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2B93/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二七册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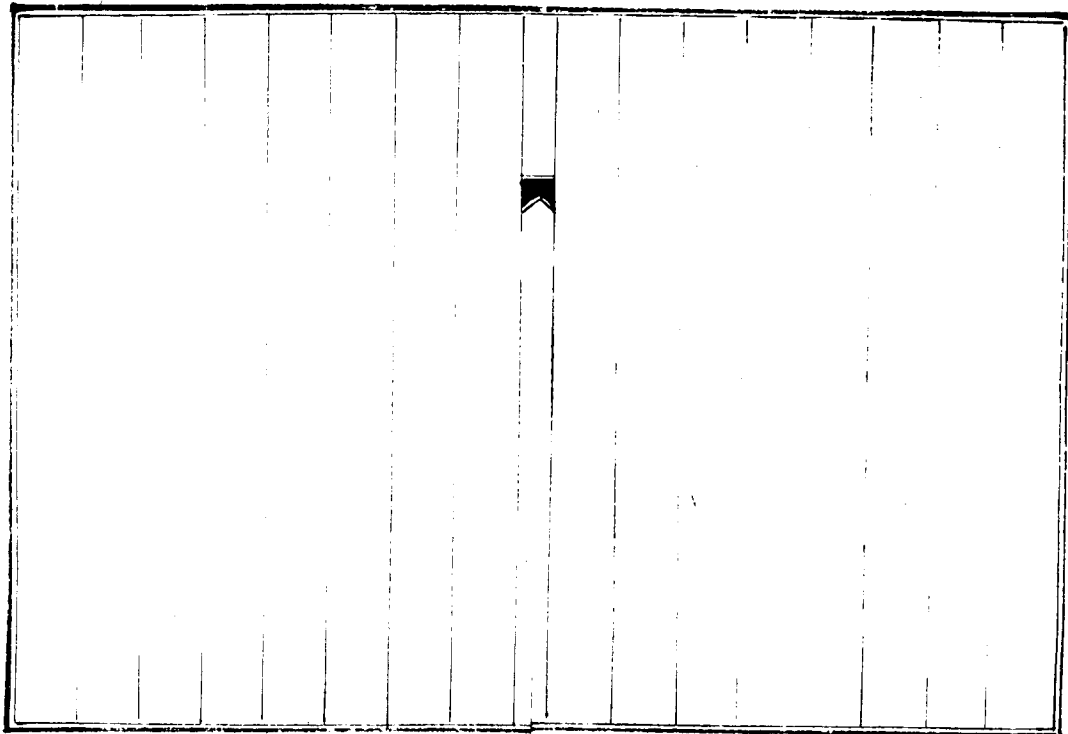
史部・地理類

籌海重編十二卷 〔明〕鄭若曾撰 鄧鐘重輯 河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一
海防述略一卷 〔清〕杜臻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二五六
〔康熙〕延綏鎮志六卷 〔清〕譚吉璁纂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補本……二六八
蠻司合誌十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五八二
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 〔清〕姜宸英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七〇三

籌海重編十二卷

〔明〕鄭若曾撰　鄧鐘重輯

河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籌海重編十卷》提要

酒肉而虜之患常在西北倭之患常
在東南西北習虜故利於禦虜東南
習倭故利於禦倭葢虜與倭異情而
我所以禦之亦異宜其大較若此矣
虜姑無論倭自嘉隆以來海波不揚
者垂三十年東南且忘倭何言西北
歲辛卯閩人自海外來備言倭關白
匪茹狀守臣以聞

天子下羣臣議防倭計無何倭果入朝鮮
迫遼左如閩人言而臣彥適有督兩
粵之役粵以東固海國也其曷敢無
備葢余筮仕武林嘗讀所爲籌海圖
編者亟摉之篋中得之談海事甚具
於是手而授之總戎童君元鎮曰其
校之童君曰鄧鐘可任也於是則付
之鐘芟其繁蕪參以續聞而童君復
相與訂而正之編旣成手其稿請於
余余曰是編也不可以無傳傳之郎
西北且習不傳之郎東南且忘余懼
其忘之也夫是編也其可與九邊圖
論並存已九邊圖以防虜籌海圖以
防倭兩者其何能爲然余竊有感於
往事焉嘉靖中東南數中倭我奸民
王直徐海輩竊據海上日糾倭入寇

無已時至動天下之兵以勦之不支
而胡尚書宗憲定任之宗憲曰二酋
不擒禍未弭也多方用間誘二酋而
弄之股掌之中卒之倭殲而二酋戮
患遂息尚書性豪邁不受束縛墨輕
千金如塵其冒與不能無濫費費且
不可詰而東南十年之患一旦底定
則尚書力也倘可比李之市秬陳之

及聞金平尚書既以論罷罷而搆尚
書者旋誣以蜚語
詔逮問賴
肅皇帝聖明寬其身又賴
今上聖明寬其家而尚書竟客死於邸其
家亦幾於壁立余仕武林則武林人
莫不為尚書嗟者豈惟尚書鄞有蔣
陳兩生者應尚書募航海諭日本陰

誘直而卒以直來兩生者其人不可
知其干文罔不可知要以狎風濤出
十死一生以為所欲為斯亦難矣直
戮而兩生坐危法幾論死今其畧俱
具圖編中故夫國家之難也常難於
任人而人臣之難也常難於令終則
豈非當事者不暇顧其後而議事者
不復念其前兩相戾而無當哉今

天子拊髀才賢保乂疆埸而秉成芫樞三
五大老又皆破拘攣之見以鼓舞豪
杰蘄收實用即以一能一技自來試
朝至而夕錄之不少後嗟乎斯又千
載一時已章縫介胄之士草茅閭左
之賤誠有其人乎振長策行獨意斬
關白之頭以懸之闕下何疑何阻其
惟今日哉其惟今日哉余不敏書以
俟之且以質之能為胡尚書而不為

胡尚書也者

萬曆壬辰歲八月之望宛陵蕭彥書

籌海圖編序

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虜

然言倭事者畧矣畧矣何者我

國家之有天下寔逐狄君而宅之狄君遁逃而遺孽

支屬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

成祖三犁然地廣種繁滋殖甚易故永樂來馬哈木

阿魯台本雅失里之徒跳梁蹢躅至爵之三王而

印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

後少戢以定矧又割大寧而棄之其後寖然寖熾

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并

朔方河南故地遂失矣自是國門戎索之憂肘腋

腹心之患日切孔邇憂及

廟廟卽

廊廟不遑暇食文經武畧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

撫臣又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於延寧甘固

四鎮而止其後宣大遼薊則皆並設至於兵備寔

使叅遊副將之屬不可勝紀法益日詳密矣故西

北邊事雖苦宂費鉅然以張皇戒詰卽韋褐文

墨之士類能言之而其輿地形勢與書疏論著世

多有而傳焉事往往在人耳目倭之負海卽自玄

莵樂浪迄於徐聞東莞要無慮萬餘里所在可犯

然自

聖祖拒絕信國經畧之後伏不敢動者頗歷年所永

樂中雖嘗蠢動賴劉江望海堝之捷寧謐益百餘

歲要不獨韋褐文墨之士不能詳其本末卽縉紳

樞筦者流亦與相忘久矣比歲海防闊疎舶利美

溢濱海三窟之豪造舟貸直淵藪卵翼橫行洋中

翩翩如雁春來秋去各有主名當事者卽知其然

而憂連懼及托於曾且贖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

陳而敝以圮法久而蠹且蠹益其理也重以風俗

崩頹紀綱瀾潰君子小人交騖於利以陰召陰小

雅廢而裔夷乘矣前此十數禩

廟堂益憂患之嘗遣重臣巡視竟以罹禍自是益靡

所忌因緣忿怒轉為叛逆乘勝從衝從為思啓益

自壬子至戊午黃巖至淮泗沙埔場渚至村落邑

鎮而兩浙三吳長淮之蹂變慘矣所賴

聖主憂民天心悔禍英豪傚力兇渠授首雖其遺蠱

餘烈時或灼然而巨酋大勢益其遏矣顧當時變

出倉卒事承蠱壞徵兵調賦剞吏建官一切從便

頗覺煩費多事焉爰有崑山鄭子伯魯故太常卿

魏莊渠先生高弟子也有志匡時而阨於命親在
圍城竊觀當世舉措有慨於中念欲記載論著貽
之方來即凡兵興以來公私牘牒旁搜遠索手自
鈔寫家本劇郡而居又密切理所夙以德學見禮
有位故得究詳焉他日以其間繕造沿海圖本十
有二幅附以考論郡守太原王君爲之板行因獻
督府梅林胡公公見而驚曰章布中乃有斯人耶
此世所稀睹余比欲爲之而未皇暇及章布中乃
有斯人耶於是檄來武林使益成書伯魯感激知
遇追跡寇始詳稽典制參質風謠即賊所入寇歲

月道路克捷債北與今昔主客兵馬饋餉之數舟
楫器械戰守屯戍之法備書具載凡爲卷者十有
三蓋後經世者有據依矣雖然前茲所載譬之局
方醫案已事云爾若夫審運氣之流行察藏府之
虛實辨脉衛之理亂增損劑量弗泥弗執則係乎
神聖工巧之人矣昔仲尼吝顓孫氏知來之問而
反復乎損益之際孟子與告畢戰井地之法亦曰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嗟夫損
益潤澤道豈虛行變通神明是維賢者至於制治
未亂保邦未危防乎其防則余益深望當世之君
子焉

嘉靖辛酉秋八月旣望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滁上胡松序

刻籌海圖編引

於戲天地剖判厥有華夷華內而夷外華𨼆而夷犇坐
冠裳而夷鱗介斯陰陽之大分也山海之險天固將爲
之防乎是故先王因其防而防之因之時義大矣哉昔
因之則我可以守彼不可以來不善因之則所謂險者
彼反乘之敝我矣吁可畏也夫夷之域於海有王名而
可知者無慮數種而倭奴尤黠勝國而上無論也我
太祖高皇帝驅虜奠極四夷咸賓獨於倭奴則絕弗與通
爲防益切
神謨淵識蓋至今日而始驗云壬子以來倭之變極矣乂
乃得今少保胡公祗承
天威殫慮紓策元兇授馘餘黨底平當變之始作也蒞事

者欲按往迹便地利偵颱技以圖萬全之功而紀載蔑
如無所從得僅有日本考畧而掛纖漏鉅無關成敗咸
以爲恨荆川唐公順之謂曾宜有所述毋復令後人之
恨今也稿未半荆川不逮鄢伯王公固命成之無何少
保公以王記來召發篋啓牘且獲從幕下諸文武士聞
所未聞數越月而書竣事夫天下猶一身也善攝生者
凜凜未病之防不幸而疾則必酌方投餌不忍一日安
於其心有仁天下之心者何以異此曾非其人也然嘗
觀國手之治疾而得其說矣願竊有擬焉是故人之身
百骸九竅經絡相應非顯揭而指示之則憎無所見節
宣之度何自而施故昔之以輿地諸圖人而男女起處
飲食克護克毖勿豎其常則榮衛調適膚革充盈天門

不足患故次之以王官出使入貢事畧其變而五火鬱
其中六淫感其外則疢疾具作而醫工奏能故次之以
倭寇始末又次之以大捷諸紀知如此而病卽知弗如
此弗病其症以某方廸其方以某症易某藥備錄而存
之俾後事者不必近扁尉而痿瘵可瘥故復以經畧事
宜終焉廼若謂諭諸夷以禁倭亂許互市以順夷情是
困而委蠱怨家御女而求百一之助恃其所必不可恃
背吾之精以速其亟爾曾無取也是編也肇意於荊川
王成於郡守而少保公實主之其翼而輔之者則栢泉
胡公松晴江杜公拯中方范公惟一妻江唐公愛泮山
淩公雲翼二華譚公綸印東王公春澤一菴唐公樞允
齋嚴公中鹿門茅公坤翔海戴公冲霄松坡黎公秀南

塘戚公繼光水南蔡君汝蘭九河俞君獻可考閱史志
以備採擇則吾兒應龍一鸞傾莪究委商訂義例則丹
陽邵君芳之力居多邵君有經濟之負隱而未試少保
公所器重而賓禮者因面命而得其相切磋云
嘉靖辛酉冬十有二月朏日崑山鄭若曾謹識

凡例

一籌海圖編先是少保胡梅林公徵鄭若曾氏於幕府
而成之也邇海上傳警
制府蕭公慨然懷安攘之畧因取是編而筆削之删其
繁冗者十之二三至洽華不同擘畫未備者屬鍾重
輯之題曰籌海重編夫政之所及者近書之所傳者
遠非存心於天下者不務也

一是編爲籌海而作必冠以輿地全圖者示一統之盛
也舊本失今增入

一不按圖籍不可以知扼塞不審形勢不可以施經畧
邊海自粤抵遼延袤一萬五千餘里皆倭奴入犯之
處地形或凸入海中或凹入內地皆備載之舊本闕

廣二圖多差訛今從新改正浙直以上見聞必眞依
舊圖稍櫽栝之

一載王官使倭及倭國入貢事略者見歷代之服叛不
常附針路經者便使事也

一各省先沿海總圖使郡縣衛所一覽盡在目中各府
山沙圖不復贅入

一各省倶載兵防官考以見備禦之密且信地昭然即
桉籍可明功罪江北以上信地未悉當闕所疑

一各省倭變紀皆存其大者如攻城破邑及覆軍殺將
之類其小小刧掠倏往倏來者不及纖載萬有大捷
考遇難徇節考今倶纂入倭變紀中不重復嘉靖四
十年以後係增入

一各省事宜或採奏疏或據誌籍或訪輿論皆仍舊貫
而稍損益之大都論及海防者載之其有關係雖大
而與此書不相涉者弗及也

一載倭國事畧倭國圖者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也
附入寇圖者知所由入則知所由禦矣舊編在各省
之前今移各省之後庶華夷得體朝鮮圖說係新增

一寇踪分合始末見倭黨名酋中國之人居多禍之興
有自來矣

一經畧必首寇原者何法家先案而後斷名醫因証而
酌方兇事必有端變不猝至識其端而預防其漸尤
經畧之上策也

一當道海防長策或已經舉行或行之未盡或一事而

甲可乙否均備採擇與夫兵船火器兵器有圖有說
皆經畧之不可無者故倂收入

一當事諸公仍舊書名示可傳也

一編中如尚書譚二華仍舊稱海道少保戚南塘仍舊
稱叅將者就其建功時議之日書之不敢改也

一編中先廣東次福建次浙直者從萬里海圖自南而
北也各省兵防官考粤先南澳閩先烽火浙先海寧
者從各省總圖自北而南也

籌海重編目錄

卷之一
一統輿圖
萬里海圖
卷之二
王官使倭事畧
倭國入貢事畧
針路經 附
卷之三
廣東總圖
廣東兵防官考
廣東倭變紀
廣東事宜
卷之四
福建總圖
福建兵防官考
福建倭變紀
福建事宜
卷之五
浙江總圖
浙江兵防官考
浙江倭變紀
浙江事宜
卷之六

南直隷總圖
南直隷兵防官考
南直隷倭變紀
南直隷事宜
卷之七
山東總圖
山東兵防官考
山東倭變紀
山東事宜
北直隷總圖
北直隷兵防官考
北直隷事宜
遼海總圖
遼海兵防官考
遼海倭變紀
遼海事宜
卷之八
朝鮮國圖
朝鮮事畧
日本國圖
日本入寇圖
倭國事畧
寇踪分合始末
卷之九

經畧一

卷之十

經畧二

卷之十一

經畧三

卷之十二

經畧四

籌海重編卷之一

崑山鄭若曾原輯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一統輿圖

廣東海圖

福建海圖

浙江海圖

南直隸海圖

山東海圖

北直隸海圖

遼陽海圖

一統輿圖 一卷

渤海

天竺

東南諸夷凡朝貢者三十

西南諸夷凡朝貢者四十

廣二　卷三
瓊州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茲圖其大槩耳
對岙地
蛇洋地
三亞分總
高路巡路
大洞大
小洞大
鹽水港
黎癩港
水口港
傅放港
調懶港
浪白港
生黎
生黎
生黎
生黎
生黎
萬州千戶所
陵水縣
大平驛
高村堡
昌化縣
樂會縣
儋州千戶所
新英港
烏坭地
此海有暗沙不可來往大船難過
大蛋港
洪排港
水淺難泊大船
樂民港水淺難泊大船
白鴿寨
舊烏兕寨
永安港水淺難泊大船
永安所
抱金營
樂民所
調田營
洪排營
節制營
海康所
老沙營
那朱墩
忽安驛
窖尾
凌虛司
大廉山
白石驛

廣三　卷四
長岐港
新寨
東莞都
定安縣
五指山
瓊州府海南衛
清瀾港
此瓊州各港海賊聚散往來在此處拋泊邀截商船
船由硇州山外而下必經于此
銅鼓營
抱凌墩
抱虎墩
會同縣
樂會所
白沙寨
白峙澳
鋪前港
急水門
沙汗
汗口
此汗口過船險須用慣熟水手
如往瓊州必經此汗過君從清瀾港口硇州外可去
北利村
沙汗
東海場雷州府
沙頭洋
雷州港內水深可泊兵船數百
南門墩
調黎墩
濟安墩
對樓墩
對綱墩
潿州巡司
海寧圖
英利驛
徐聞縣
至白沙湖水
至潿州湖水
海安所
潮州哨白鴿寨分界
雷州府雷州衛

白鴿門寨
東頭山
麻鞋塘
本寨兵船
劉此内可容
船數千艘

北津寨
放鷄山
海陵巡司

廣六
卷七
北津寨
廣海寨分界
大䕶
小䕶
亞公山
廣海寨

廣七
卷八
廣海寨
南頭寨分界
浪白
崖山
崖門

廣八 卷九

佛西洋船由此出入
管杯山
九凹山
九洲
龍穴山
香山澳
東洲營
石岐墩
黃埔墩
河南三村
赤岡頭
深井
新造村
虎頭門寨
三門
林洲尾
廣東省城
廣州府
南海縣
番禺縣
波羅廟
鹿步巡司
東洲驛
中堂巡司
石灣
東莞縣
南頭衛

廣十 卷十二

礵石南頭 行哨於此

大星山

大星港

此澳大可泊東北風至盤頭半潮水至長沙百里

小白沙湖

長沙港

此澳深可泊東南風至大蓑港一潮水至海豐一百里

鹿州

大蓑港

坂下村

平海所

廣十四 卷之十五

南澳設鎮總兵柘林寨守備玄鍾遊兵把總等官調度

前江

長沙尾

大金門

小金門

松柏門

芒洞村

柘林寨

福四 一卷十九
浯嶼寨
南日寨分界

福五 一卷二十
南日寨
莆田縣
興化府

福建浙江分界

金鄉盤石二衛故有金盤把總南至鎮下關與福建烽火兵船會哨北至楚門與松門兵船會哨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皆其信地並聽溫處參將節制
金鄉衛
長沙門
鎮下門
蒲門所
壯士所
東門塞
大岙塞
城門隘
下埕隘
上埕隘

浙二
一卷二十七
南郊山
北郊山
五嶼
長沙寨
南龍山
長腳山
銅盆山
竹嶼門
東落山
小衢山
大衢山
仙口寨
仙口烽堠
海安港
丁田寨
田寨
飛雲港
平門寨
村落

浙三
一卷二十八
前山
大麥嶼
黃山
鳥星山
石馬山
東山港
大岩頭
東山烽堠
沙村寨
沙村烽堠
九甲烽堠
中界巡司
太平縣地方
北監巡司
龍灣寨
石浦烽堠
館頭巡司
蒲溪寨

浙六
卷三十一
松門舊門沒有倭海地廻南至温州蒲岐北抵寧波昌國石浦沿兵船合同台州沿海一帶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爲台州恭將調度
松門衛

浙七
卷三十二
積谷山
大陝山
東崎山
三良山
泥嶴烽堠
新所
長浦巡司
金絲橋
長嶴

浙八 卷之三

台州府
桃渚所
健跳所
黃礁山
清門山
三門山
吞山
五嶼
牛頭門
大松山
洋嶼
桃渚門
東山隘
長沙隘
甲山烽堠
長嶴烽堠
蛇隘
武田隘
北山隘

浙十 卷三十五

錢倉所

爵谿所

象山縣

游仙寨

青門

大目山

海塘隘

浙十二 卷三十六

浙十四 卷三十九
五嶼
白雀山
龍頭烽堠
龍所
龍頭鋪
寧波府

浙十五 卷四十
觀海衛
三山巡司
向頭巡司

浙十六
卷四十
三山所

浙十七
卷四十二
三江所
上虞縣

浙十八
西湖
錢塘江
赭山寨
上干山
鱉子門

浙十九
卷四十四
小衢山
大衢山
黃道關港
西山烽堠
南門總寨
荊山
高洋山
黃灣寨
石墩山寨
石墩巡司
丁家村烽堠

海寧衛倭把總浙西沿海一帶自鱉子門起至金山衛止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屬杭嘉湖參將調度

灘山
許山
黃盤山
新建帥府

直隸一 卷四十七

洋山

胡家港

金山墩

金山營

金山衛

青村所

青村場

袁浦場

下沙新場

蘇松參將駐劄

卷五十
三片沙
山前沙
揚子江
狼山

直六
卷五三
亂沙
開山
東郡山
淮河口
金城鎮
雲梯關
東澳山
廟灣巡司
廟灣場
羊寨巡司
羊寨營
范公場
馬邏巡司
沙浦營
南營
北營
新興
劉莊烽堠
劉莊寨
白駒寨
白駒場
伍佑場
劉莊場
草堰場
丁溪場
河垛場
東臺場
石駒烽堠
虎班水
鹽城縣
千戶所
鹽城守備

九峯島
馬山
浮山島
大河口
巴頭河

山東一
青泥烽堠
金線墩
石河烽堠
石城烽堠
董家烽堠
胡家烽堠
南龍灣巡司
信陽鎮巡司
湖水烽堠
琅琊臺烽堠
逄猛巡司
小珠山
蜈蚣山

山東二
卷五六
近添設有
沙溝守備
花山烽堠
長城嶺烽堠

山東三　卷五七

田横島

膠州所

山東五 卷五十九

竹島

福島

竹村堡

靑山堡

黄山堡

大嵩衛

大山所

雄崖所

小山堡

君山

寺山

王龍山

羊山寨

山東六 卷六十

塔島
唐山堡
赤山寨司
鉄槎山
斤山
火燒山

山東九 卷六十三

東島烽堠

北峯頂烽堠

青山烽堠

蒸餅烽堠

成山

馬山烽堠

牛月烽堠

可山烽堠

山東十二卷六十五
劉島山
天都烽堠
峯山烽堠
曹家烽堠
威海衛

山東十二卷六十六
長角嶺烽堠
馬山烽堠
戲山烽堠
辛安堡
峯山烽堠
杏林烽堠
板橋烽堠
管山烽堠
駱駝烽堠
宋家烽堠
金山烽堠
小峯烽堠
乳山寨巡司
繫馬山
湯西堡

山東十三

高家庄

竿山

龍山

嵩山

嵩山巡司

側山

山東十四

山東十五
石馬島
大山
三島
桑島
單山
王徐烽堠
東良烽堠
東良海口巡司
庄頭烽堠
界河烽堠
楊家店烽堠
白沙烽堠
任家烽堠
黃縣
馬停鎮巡司
蔚陽山

山東十六
卷七十
東島
萊州洋山
海倉巡司
福島
柴葫巡司
萊州府
萊州衛
天柱山
馬鞍山
馬埠寨
三山島
三山烽堠
東寨烽堠
松埠烽堠
馬埠烽堠
武家店烽堠
海廟烽堠
單山烽堠
黃河烽堠

椒島
花山
松山
黑山
圓島
紅嘴島
海山寨
大寨
向陽寨
柳樹寨
小貼寨
新關寨
長老寨
八家寨
蓋州衛

遼四
卷七十九
左所
金州衛
海頭島
和尚島
石門島
平島
楊家島
王官寨
劉家寨
馬雄島
太平島
樂古山
蓮花島
花洋島
布袋島
杏園島
青泥島
新寨島
沙河島

原缺第八十一葉

鳳凰城
新寨堡
湯站堡
鎮東堡
花島寺
千山
連山
小河山
小河堡
鳳凰山

北直隸二
半邊山
直沽河口
武清縣
運司
梁城衛
遞運所
靜海縣

原缺第八十四、八十五葉

恭惟
聖祖電掃胡塵龍御寰宇溥海內外罔不賓服一統之盛
從古所未有也鍾謹按海圖自欽州龍門港抵南澳
爲廣東界延袤計五千里自南澳抵烽火鎮下門爲
福建界延袤計二千里自鎮下門抵金山許山爲浙
江界延袤計二千七百里自金山衛抵東海所爲南
直隸界延袤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鹽山場爲山
東界延袤計二千里自鹽場抵山海關爲北直隸界
延袤計五百里自山海抵鴨綠江爲遼東界延袤計
一千三百里蓋北接朝鮮南連交趾共一萬五千餘
里焉猗歟盛哉若山川之要害官兵之屯戍星列棋
布一展卷盡在目中矣觀河洛而思禹功者其亦有
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志乎同校是圖者同安林孝鍾
也

籌海重編卷之二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王官使倭事畧

魏三條
宋一條
隋一條
唐一條
元一條
國朝七條

倭奴朝貢事畧

漢三條
魏三條
隋三條
晉七條
唐十六條
後梁一條
宋一條
元三條
國朝二十二條

使倭針路經說

籌海重編卷之二

王官使倭事畧

魏正始元年遣使如倭

太守龔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印綬使倭國拜假卑彌呼爵命幷齎賜金帛錦罽刀鏡等物

六年賜倭臣綬

詔賜難升米黃幢付帶方郡假綬

八年遣使詔諭倭王

太守王頎到官卑彌呼與狗奴國王卑彌弓呼交兵遣其臣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郡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諭之卑彌呼已死宗女臺與嗣政等以檄告之

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倭國

帝遣文林郎裴清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于海岸自竹斯國以來皆附庸于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歌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欲遣朝貢我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故清來道飾館以待天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先時其王冠服仍其國俗至是始賜與衣冠乃以綵錦為冠飾裳皆施襈綴以金玉云

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持節撫倭

倭使入閩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撫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元世祖至元三年遣使往諭日本不達而還

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乃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

即命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
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
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於
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
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
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
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
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
部侍郎金贊等道詔使黑的等徃日本不至而還

至元四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
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
為海道險阻不可奔天使○九月遣起居舍人潘
阜等持書徃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

五年遣使日本

九月命黑的復持書徃至對馬島日本
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而還

至元六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所執二人俾中書省牒其
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七月

命秘書監趙良弼徃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
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
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令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
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
是不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
皆不可知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民
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
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徃
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或猶豫
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徃乞
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
禮數可言帝從之○十二月詔高麗王植送良弼
通日本期于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
送抵海上俟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

至元十年遣使如日本

六月趙良弼復使日
本至太宰府而還

至元十一年命將征日本

三月命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
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
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
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擄掠四境而還

至元十二年遣使日本

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
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徃使亦不報

至元十七年日本殺使臣杜世忠

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
請自率兵徃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
征日本八月詔
募征日本士卒

至元十八年再征日本

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
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勅
曰始因彼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徃彼遂留我使不還
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
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
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等有所議當同
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
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
洪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
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征日本又為風水不便再議定
會於一岐島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
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

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徃伊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
為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
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
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
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
佐水手總管陸文正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
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
入海七月至平戶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
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
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為主帥號張總管聽其約
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
三萬為虜去九月至公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
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省官議
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
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至元二十年遣使征日本不果

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
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船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
吉兒上言民
勞乞寢兵

大德三年遣僧往說日本

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國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遣使招夷

遣使臣趙秩往日本招來倭夷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之語王曰吾國雖處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蒞華而以小國視我使趙姓者訹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發水軍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
天子帝華使亦趙姓得非蒙古使之雲仍乎亦將訹我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不旋踵矣我
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
朝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
朝之孔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于是王氣沮下延秩禮遇有加

秋使行人楊載齎璽書諭日本國王

倭冦惠潮濵海
上命載往使齎書諭其國王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入而據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國之舊家恥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絶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廷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絶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

洪武五年遣僧往諭日本

先是天寧寺僧祖闡以高行召至會
朝廷將遣使　詔與瓦鑵寺僧無逸俱往祖闡毅然請行
上壯之賜以綳器衲衣之屬令大官饌享于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諭以善道設化將天界寺僧宗泐亦寄詩餞之其詩上獻凡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彼逆世朕於君臣大義勿以六言平等法行之無猶彼此之異未言使旋方盡終始之義
太祖俯賜和之皆用古帝王同仁無遐邇擧猶蓋來錯我令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嘗往至于舍導內人不自西來意爾僧遊遠方毋得多生事入爲佛見予出爲我朝使珍重浦泉經勿失君臣義此行非溺海一夫萬里地既辭釋迦門日日宿海決艤艫掛飛飄天風駕萬里乎心勿變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緊諸我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當方毋失經之理入判有齋將齋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盡含化頑心了畢繞方已歸來為拂塵界終必見始祖闕受命而行自翁州啓擢五日至其國覺又驗月始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
聖教數演正法無非約之以彝聽者聳愕以爲中華之禪伯咸白于王請主天龍寺乃夢窓國師道場定名剎也祖闡以無
上命力辭之且中布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僧奉方物稱臣來貢既歸
上喜恰倫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縑

成祖文皇帝永樂九年遣使日本

遣三寶太監王進奉使日本收買奇貨至寧波選壯軍領通號大漢將軍同往彼夷初御以禮後起別議

輝下滾江龍于港口得支港潛出彼夷婦客引而還

永樂十五年遣使如日本

倭寇沙圍所邊將執其酋首送
京師詔待以不死遣刑部員外郎李淵等使日本璽書責以敬
天事大之義次年淵還其國王亦遣刺史奉表稱謝

宣宗章皇帝宣德八年遣使吊喪

倭王源道義卒
上命太監雷春少卿潘錫等出使弔吊以盡懷柔之意

世宗肅皇帝嘉靖三十四年七月遣使移諭日本

先是海商王直挾倭以叛互市不得遂糾島夷入寇而身爲之謀度浙直廣福沿海悉被殘破候往倭來范無寧歲御史胡宗憲按浙廉知其情與督察侍郎趙文華奏乞遣使宣諭日本國王令其禁戢島夷以弭邊患實從行間謀以勾致王直而絕禍源也疏入
上命廷臣議之咸稱曰便乃令布政司爲檄致之宜布
朝廷德意募能使者寧波生員蔣洲陳可願請行於是僞以市舶提舉暫充正副使以往檄曰王國自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以來世秉恭順貢款
天朝

天朝待王恩亦不薄上下安和悠承天道各保生民今[illegible]
倭劫掠居民念惟王國法令嚴明部民益一雞一犬
者必殺無赦豈有縱民侵劫之理必是欺蔽國王私
出爲非故特差正使蔣洲副使陳可願移撤報知王
若能守
祖宗之大法思
聖朝之厚恩憤部民之橫行分投遣人嚴加約束不許私
出沒海洋侵擾中國使邊境寧靜釁隙不生共享和
平之福如此本可即爲王奏聞
天子必有大旌勞之典史冊書美光傳百世豈不快哉否
則奸商島民扇構不已黨類益繁盤據海島窺伺竊
發恐非王國之利如昔年安南國王陳氏之禍可鑑
矣今日移文報知亦非爲中國也王其深體而速行
之洲等捧撤以行十一月望日至其國五島地方偶
遇直養子毛海峯在焉洲等以移諭事告之遂引見
直洲等論以
朝廷遣使之意及軍門招徠之心直爲感德然不欲國王
之知之也謂洲等曰夷意惟在求互市而已既
朝廷有嘯蕩之恩吾當爲若等謀之然天文國君孱弱不
能號令於其國其能禁戢諸部耶須歷島諭之亂可
盟也遣毛海峯華送可願回而留洲在島者數月海
峯以報効爲名賫何內地貨賣與當道待直之意何
如以爲進止特宗憲已總督軍務洞悉其奸乃故示
以寬厚之意准令立功報効而爲之奏

詔賞賚優渥海峯還報直始挺身而來謂市舶可通而躬
顯可致也然猶慮中變仍挾倭數千而來港延海上
者又兩閱月洲與可願反覆說之又携貳其黨與始
入見軍門於寧波而生致之斬之市曾傳首
京師自此海上少戢矣後御史趙孔昭以洲擅命佐使不
逹其王謂爲直黨惡奏繫詔獄論死總視軍情郎中
唐順之謂不赦洲將來者必以使絕
域爲辭而阻宣力報効之心後奏釋之

倭奴朝貢事畧

漢武帝建武中入貢

帝滅朝鮮使驛始
通使者自稱大夫

光武中光六年入貢

奉珍朝賀
賜以印綬

安帝永初元年入貢

求獻生口百六
十人願相見

魏景初二年朝獻

公孫淵誅後卑彌呼遣其大夫難升米牛利等齎方
物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使吏將送詣京師明
帝詔賜卑彌呼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以難升米
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

正始四年入貢

卑彌呼遣大夫伊耆掖邪狗等八人獻方
物詔拜掖邪狗等率善中郎將各假印綬

八年入貢

卑彌呼死宗女臺與立率善中郎
將掖邪狗來獻生口白珠雜錦物

晉泰始初年入貢

臺與遣使朝獻臺與
死其國復立男王

安帝時通表

倭王讚通
表江左

文帝元嘉二年入貢

讚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子珍立遣使入貢
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斯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
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
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
軍輔國將軍等
號詔並聽之

二十年入貢

倭王濟遣使奉獻復以
爲安東將軍倭國王

二十八年加封王復入貢

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
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幷除所上二十三人職將死子
興遣
使貢

順帝昇明二年入貢

倭國王武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
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
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
宗不愆于歲道經百濟裝飾船舫而高麗無道圖欲
見吞臣亡考濟亡兄興並欲大舉問罪不幸奄喪父
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
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
武使持節都督倭斯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
軍事安東大
將軍倭王

文帝開皇二年入貢

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詣闕上令所使訪其風俗使
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
坐日出便停理務去委我弟文
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

煬帝大業二年遣使入貢

多利思比孤復遣使朝貢使者云聞海西菩薩天子
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門數十人來學佛道國
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煬帝
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大業三年入貢

報使
也

唐太宗貞觀五年入貢

倭使入闕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許貢仍遣高表
表仁往撫之使者不宣朝命而回○詳見出使事略

永徽初年貢寶物

遣使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時新羅爲
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

永徽二年夷使偕蝦蛦入貢

倭使攜蝦蛦人偕朝蝦蛦亦居海島中其鬚長四
尺許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

咸亨元年入貢

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
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
所併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誇其國都
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卽毛人云

長安元年入貢

時遣眞人粟田貢方物○彼國眞人猶唐尚書冠進
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粟田好學屬文進止
有方且求書籍武后宴
之麟德殿授司膳卿

開元初年入貢

仍遣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
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
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
衡歷左補闕儀王友文多所該識久乃還

開元四年入貢

彼國寶龜二年遣僧
正玄昉入朝貢物

開元二十四年入貢

遣二僧靈仙行賀入
唐禮五臺山學佛法

元和元年入貢

東遣僧元萬野與空海大師及延
歷寺僧登入唐請天台山傳教

會昌元年入貢

遣僧貢物入唐
禮五臺佛法

光啓元年入貢

遣僧宗㕑貢
物入唐傳教

大曆十二年入貢

遣使表
貢方物

天寶十二年朝貢

時朝衡復入朝貢物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
護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新羅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
貢

建中元年入貢

夷遣使眞人興能獻方物眞人蓋因官而氏者
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曉何物所造

貞元末年遣使入朝

其王桓武遣使入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
業歷二十年使者高階眞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

貞元四年入貢

遣文明
使貢物

後梁龍德中入貢

遣僧寛建
入貢方物

宋雍熙元年入貢

夷遣僧使大周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
十餘事并本國職員及年代紀各一卷大周然衣綠
自云姓藤原父爲眞連○眞連官名其國五品職也
○大周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俗但書以對云
國中有五經書及佛法白居易集七十七卷並得自中
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錄以貢賦民王自古
傳襲王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皇系詳見
年代紀上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祚遐久

其臣亦繼襲不絶此蓋古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郡
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續緒朕
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
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
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又云其國多中國典籍大周
然來復得孝經一卷即鄭氏註越王孝經新義第十
五一卷即唐太宗子越王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
古等撰也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復求詣五臺許
之令所過給食又求印
本大藏經詔亦許之

端拱元年夷僧奉表來謝幷貢方物

大周然遣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
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大周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王
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忘
鴻霈之恩周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大周然附
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
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岳易過妄
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
外之跋涉宿心克協歷觀宇內之環奇況乎金闕曉
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局晴前拜聖容于五臺之
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
筆出于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于東海之東重
蒙宣恩忽遂來跡李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
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
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
新大周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
只想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百年
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
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并大朝剃
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
次戊子二月八日又別啓供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
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
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
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三
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
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
松烟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
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
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十橛螺鈿書案一螺鈿書
几一金銀蒔繪平筥一納白細布五尺鹿皮籠一納
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
屏風一雙石
硫黃七百斤

咸平五年來貢

建州海商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
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

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
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州名年號上合滕木吉
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
國人不習戰鬭賜木吉時裝錢遣還

景德元年入貢

遣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
寫甚妙凡問答命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

天聖四年入貢却之

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
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商賈時有傳其物貨
至中
國者

熙寧五年夷僧獻方物

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
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晶紫檀琥
珀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
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
而來者
皆僧也

元豐元年入貢

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
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絹二百
疋水銀五千兩以孫忠及海商而貢禮與諸國
異請自移牒敢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

乾道九年入貢

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倭船火兒滕太明毆
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

淳熙三年入貢

元至元八年遣使入朝

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趙良
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

至元九年遣使來朝却之

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
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
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
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
願先遣人從使回報良弼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
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
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如誠如
聖筭彼恐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寬
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
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

至元十四年遣使易錢

日本遣商人持方
物來易錢許之

大明洪武二年入貢

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薄海之外莫不臣僕惟日本未至
乃遣使臣趙秩往諭之○詳見使倭事畧○其王良
懷乃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
詔賜祖來等文綺及僧衣比辭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
護送還國仍賜良懷
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洪武十二年入貢

倭船一隻稱貢緣無表文却之
來人分發雲南川陝三邊安插

洪武十三年入貢

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之類亦無表文
以其私貢不納來人仍發三邊安插

洪武十四年入貢

七月國王良懷遣僧如瑶貢馬十匹及方物通行前
來人船花名乃命行取赴京宴賞歸國○舊典記十
二年貢者作七年十四年貢者作發三邊安插與南
京禮部案不同必記者之悞耳○通志作却其貢

洪武十五年入貢

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
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得中
密與設計令將歸廷用誣爲倭寇分
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

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之貢

賢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
回就借精兵四百與僧如瑶來獻巨燭中藏火藥
兵具意在圖亂
上大怒磔賢于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祖訓云以日
本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
足以使令故不與兵致伐著爲訓章絕其往來

永樂二年入貢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
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即命治以彼國
之法盡蒸殺之金銅甑猶存爐竈遺址在盧頭堰降
勑褒獎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
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制限進貢方物　馬　鎧　硫
黃　貼金扇　牛皮　鎗盔　蘇木　塗金裝綵屏
風　劍　灑金廚子　灑金手箱　灑金木銚角盥
刀　灑金文臺　描金粉匣　描金筆匣　水晶數
珠　抹金提
銅銚　瑪瑙

宣德元年入貢

入貢人船踰數刀劍過多特諭來使今後貢船不
過三隻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不許違禁

宣德七年入貢

來使不知畫法
甚擾于民禁之

宣德十年入貢

弁本表謝恩以八
年遣使甫表也

正統七年入貢

時貢船九隻使人千餘分發兗清天寧各寺安歇
朝廷罷貢其延滯以遠人慕化亦寬容之八年六月使回
送大使頭普福二人在樂清沙嵩嶺坊長孔希名
投辭稱總遣回普福在途悲感有詩云來遊上國見

中原細酌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猶客
路三千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
門花柳巷不知
何日是歸年

天順二年入貢

至
京師燕賞豐渥掘載而歸

成化二年偽貢

時都指揮張翥洞燭
其偽貢之奸而去

成化十一年入貢

諸使詣京沿途騷擾
朝廷為禁約之

成化二十年入貢

六月使臣周瑋入貢
勑諭彼王知會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也

弘治八年入貢

五月差使壽蓂入貢方物赴京沿途生事至濟寧殺
買貨物彼此殺傷罪及解官府照磨童釗指揮魏政
提舉王昭俱降調通事林春充軍次年使歸
司府失於檢點致鄞人朱縞填欠貨物而去

正德四年入貢

五月正使宋素卿副使源永春貢方物請祀孔子儀
註朝議孔子中國聖人不當為夷狄褻瀆不許素卿
者鄞人朱縞其家鬻于夷商湯四五郎越境亡去
至是充使入貢重賂逆瑾蒙覆其事蓋縞在倭國偽
稱宗室苗裔厥後取寵權臣直欲
爭功要利而夷夏之釁遂釀于茲

正德八年入貢

五月夷船三隻使僧桂
梧貢方物越歲而去

嘉靖二年入貢

四月夷船三隻譯傳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宗設
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
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入貢道至寧波江下時
市舶太監賴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
後至先與盤發遂致兩夷讐殺毒流寶市宗設之黨
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而還至寧波脅寧波
衛指揮袁璡奪舟越關而遁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
賊戰沒于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

同心濟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患賊有漂入朝鮮者
國王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發浙江按察
司與素卿監禁俟
旨法司勘處者凡數十次而夷囚竟死于獄倭奴自此懼
罪遁誅不敢犯
闕者十餘歲

嘉靖十七年入貢

五月夷船三隻使僧石鼎副使僧周良持方物表貢
且求還前遺物法司以事已經亂貨無入官且無從
索之良等乃不敢言
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責令遣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
新者遵
照入貢

嘉靖二十三年入貢

是年六月夷船一隻使僧什壽光等二百
五十八人稱貢無表箋且以非期卻之

嘉靖二十六年入貢

四月使臣周良人船踰例且非貢期
朝議欲卻之以其遠來勉順且貢期止隔一年乃泊外海
舟山停泊至
明年而後納之

鐘按外夷自越裳氏重譯來歸之後君天下者於是
有修心焉不知戎狄交侵無損於王室之盛呼韓稽顙
何補漢祚之衰是故明王內脩外治彼倭貢者其來
不足喜其去不足怒也

往日本針路（見渡海方程、海道針經）

太倉使往日本針路

太倉港口開船，用单乙針一更，船平吳淞江。（每一更二點半約行一百里。若夜分為十更，以焚香枝數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迅緩，定更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用单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寶山，到南匯嘴，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坭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茶山水深十八托，一云行一百六十里。）

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單正與此合）、灘山。灘山在東北邊。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单丁及丁午針針三更，船至霍山。

籌海重編　卷之二

霍山用单午針至西後門。

西後門用巽巳針三更，船至茅山。

茅山用辰巳針取廟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升羅嶼（廟州門水深急流）。

升羅嶼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雙嶼港。（升羅嶼、崎頭俱可泊船，崎頭水深九托。）

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雙嶼港口水流急，孝順洋水深十三托，泥地。）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西邊有礁，打水行船。宜用細一云亂礁洋亦深六托，泥地。）

九山用单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打水七八托，泥地。南邊泊船。）

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艮針。

福建使往日本針路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单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

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鷄籠嶼及梅花瓶、彭嘉山。

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針，或用单卯針，或用单乙針。西南風，用单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

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单卯針；東南風，用单卯針，或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

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針；東南風，用单卯針；西南風，用单甲針，或用单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

籌海重編　卷之二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单卯及甲寅針；西南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船至古米山。

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避南風，用单卯針及甲寅針，五更，船至馬岛山。

馬岛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至大琉球。

大琉球那霸港泊船。（上官把守港口。船至此用单卯及甲寅針，行二更，進入那霸內港，以入琉球國中。）

那霸港外開船，用单子針四更，船取離倚山外

過船南風单癸針三更船取熱壁山以行

熱壁山南風用单癸針四更船取硫黄山

硫黄山南風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南風用丑癸三更半船取夢加剌山南風用单癸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

大羅山用单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通七島山

西邊過船

萬者通七島山用单寅針五更船取野顧七山島内名叫兵之抄是麻山與野顧山用巽寅針二更半船但彌山用艮寅針四更船取亞甫山（一云野顧山對西行六十里有小𡾍四五箇最宜艮避在北邊過船用艮寅方行一百五十里至旦午山用艮寅方行二百四十里至亞甫山）

亞甫山平港口其水望東流甚急離此山用艮寅針十更船取亞慈理美妙若不見此山用单艮針二更船又艮寅針五更船取船滘奴（一云沿渡）奴鳥佳眉山沿渡奴鳥佳眉山用单癸針三更船若船開時用单子針一更船至而是麻山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套礁（一云名佐東北沉長礁）邊過船用单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单子針四更船取大門山中

大門山傍西邊門過船用单丑針二更船取兵䃅山港

兵䃅港衕本港直入日本國都

二卷終

籌海重編卷之三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廣東總圖
廣東兵防官考
廣東倭變紀
廣東事宜

廣東圖
東福建界
贛州界
平遠縣
程鄉縣
大埔縣
饒平縣
潮州府
海陽縣
揭陽縣
惠來縣
潮陽縣
澄海縣
大城所
海門所
蓬州所
靖海所
甲子所
長樂縣
興寧縣
龍川縣
和平縣
河源縣
長寧縣
始興縣
翁源縣
仁化縣
南雄府
保昌縣
英德縣
從化縣
廣東
廣州府
番禺縣
南海縣
博羅縣
增城縣
惠州府
歸善縣
海豐縣
平海所
捷勝所
碣石衛
南頭寨
新安縣
東莞縣
南海衛
香山縣

廣西界
開建縣
連山縣
連州
陽山縣
乳源縣
清遠縣
廣寧縣
四會縣
封川縣
德慶州
肇慶府
高要縣
三水縣
羅定州
東安縣
西寧縣
高明縣
新興縣
新會縣
陽春縣
恩平縣
新寧縣
陽江縣
海朗所
廣海衛
電白縣
神電衛
高州府
茂名縣
化州
吳川縣
石城縣
遂溪縣
雷州府
海康縣
徐聞縣
海安所
錦囊所
白鴿寨
廉州府
合浦縣
永安所
欽州
靈山縣
海康所
白沙寨
儋州
萬州
北津寨

廣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箚省城各路將領俱屬節制有坐營官統領標下客土兵三營又中權左右二部兵船各十隻官兵各四百二十五員名泊虎頭門專聽調度策應

潮漳副總兵

駐箚南澳柘林守備專屬調度有廣營陸兵三百名又中哨兵船一十三隻官兵三百五十六員名專聽坐駕遇警追擊

潮州叅將

駐箚潮州遇汛則出駐大城等所有陸兵五營專聽調度兵遇汛亦出沿海

惠州叅將

駐箚惠州遇汛則出駐碣石衛有陸兵四營碣石把總專聽調度

南頭叅將

駐箚新安縣遇汛出海大小兵船五十三隻官兵一千四百九十四員名陸兵一營自巽寮港接碣石信地起歷大鵬佛堂橫琴三竈至三角洲止與廣海信地相接廣海守備虎頭門把總俱屬節制

雷廉叅將

駐箚雷州陸兵二營白鴿門把總專聽調度

瓊崖叅將

春冬駐瓊州夏秋駐崖州陸兵五營白沙把總三亞分總俱聽調度

潿洲遊擊

駐箚潿洲兵船大小四十九隻官兵一千六百六員名自海安所接白鴿信地起歷海康樂民乾體港至欽州龍門港止皆其信地

柘林守備

該寨原大小兵船四十五隻官兵一千一百七十五員名近添防倭戰船二十五隻新增官兵一千二百八十五員名自福建遊兵交界起歷南澳長沙尾至井洲淺門海門等處至惠來神泉港止皆其信地與碣石相接

碣石把總

該寨兵船大小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五十四員名自神泉港接柘林信地起歷甲子港田尾洋白沙湖長沙等處至大星山巽寮港止皆其信地與南頭相接

虎頭門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二十隻官兵四百四十四員名東南接黑石角南頭信地西至香山界北至布涌喉界

廣海守備

該寨原大小兵船一十八隻官兵七百四十七員名今增兵船十隻兵三百三十五名自三角洲接南頭信地起至芒洲娘澳止與北津信地相接

北津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三十四隻官兵九百七十六員名自芒洲娘澳接廣海信地起歷海陵放雞連頭至吳川赤水港止與白鴿信地相接

白鴿門把總

該寨大小兵船二十八隻官兵八百四十六員名自赤水港接北津信地起歷限門沙頭洋至海安所止與潿洲信地相接

白沙把總

該寨遠設海外駐箚白沙大小兵船三十隻官兵八百七十八員名三亞寨分總大小兵船二十七隻官兵七百七十四員名如文昌清瀾會同樂會澄邁臨高儋州昌化陵水萬州感恩魚鱗洲等海洋皆其信地東接白鴿西接潿洲各海界

此外有東山西山叅將肇慶練兵遊擊本省都司兩廣軍門坐營都司總兵坐營羅定恩平南部守備各路陸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潮州衛 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八名

大城所旗軍三百八十三名

蓬州所旗軍三百八十八名

海門所旗軍二百二十五名

靖海所旗軍二百八十二名

碣石衛旗軍一千二百八十四名

甲子門所旗軍二百八十七名

捷勝所旗軍五百八十二名

海豐所旗軍四百零二名

平海所旗軍四百四十七名

南海衛旗軍一千三百七十一名

大鵬所旗軍二百二十三名

東莞所旗軍三百二十八名

廣海衛旗軍一千一百六十五名

香山所旗軍四百二十八名

新會所旗軍六百六十四名

海朗所旗軍二百八十四名

肇慶衛旗軍八百六十七名

新興所旗軍二百五十二名

陽江所旗軍三百八十一名

神電衛旗軍一千五十八名

陽春所旗軍二百一十名

雙魚所旗軍一百七十七名

寧川所旗軍四百五十七名

雷州衛旗軍見在一千一百九十五名

石城後所旗軍二百三十四名

錦囊所旗軍二百三十五名

海安所旗軍一百八十一名

海康所旗軍三百三十三名

樂民所旗軍三百四十五名

廉州衛旗軍九百五十二名

永安所旗軍三百九十五名

靈山所旗軍二百五十四名

欽州所旗軍二百一十七名

海南衛旗軍一千三百七十八名

儋州所旗軍四百八十四名

萬州所旗軍四百六十九名

崖州所旗軍四百一十八名

清瀾所旗軍四百八十七名

昌化所旗軍三百五十二名

南山所旗軍二百一十五名

沿海烽堠

潮州府

白沙　黃崗　白峰　井洲　雞髻

鵝山　新村　環山　錢塘　浮山

石牌　大場　下嶺　沙尾　錢岡

石城　南下　南山　鈞簾　文昌

惠州府

安充　鉛錫　競山　後標　前標

桑州　吉頭　麗山　麗江　新逕

平安　新設　石山　古逕　河甲

大麻　東坑　白沙湖　芳茅　虎白

長沙　凹背　野牛灘　沙江　沙澳

水頭　舊大鵬　銀平　燕州

廣州府

風門凹 狄風角 鹽田 蠻福 觜角

赤岡 福涌 冷水 鰲洲 南山

岡村 英村 青紫 黃埔 石岐

員欖 長洲 蟹江 節尾 青藍

石門 四會 稍潭迴 白沙 亭子角

水南 黃岐 馬鞍 大人嶺 北寨

企觀 白石角 陳村 雙江 奇梨

放火南 鎮口 寨南 白蒙 峯前

豐田

退田

肇慶府

虜儒 三了 丹草 北平山 南洋

烟仔 那蘇 北津 尖山 白沙

邪貢 潭村 合浦 麻里 赤水

壽長 白沙 那浮 石門 北額

南涉

黃村

高州府

羅浮 白山 連頭 大陳 山尾

蒲弼南 蒲弼北 尖峒 調高

雷州府

北黎 麻障 石城 北月 北品

西堡 南甫 淡水 草綠 調陳

通明 南門 傍家 寧海 調黎

清安 踏磊 對樓 討網 包西

八盤

遇賢 那宋

瓊州府

白沙 七星 凌水 中場 大場

赤石 蓮塘 馭北 楊調 凌水

木口 牛頭 大營 南山 郎樓

佛老 古奔 魚鱗 白沙 山南

南港 北港 禾田灣 大材 南岸

洋冲 安海 崁蔓 大英

烏石

澄邁

廣東倭變紀

洪武二年倭寇惠潮諸州

明天下初定海內乂安倭夷竊發沿海一帶俱被殘擾乃命行人楊載使日本以璽書諭其國王○書詳見使倭事略中

四年倭寇海晏下川指揮楊景討平之

時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自稱總兵挾倭船二百艘寇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指揮僉事楊景追捕至陽江平之

永樂七年冬十月倭陷廉州教授王翰死之

翰河南人任廉州府學教授嚴立規程教誨不倦倭賊陷城民皆逃匿翰整衣冠端坐明倫堂賊至欲執之罵詈不屈遂遇害

九年三月倭陷昌化所千戶王偉死之

時副總兵李珪等擁兵不救城遂陷王偉力戰而死軍士死者甚衆城中人口糧食軍器皆被劫掠

十九年正月辛巳李珪敗倭於潮州靖海海濱

珪先以昌化之陷戴罪殺賊大敗賊于靖海生擒十五人斬首五級悉械送京師

嘉靖三十二年春正月海賊許棟寇潮陽縣招收秋九月許朝光殺之

棟饒平黃岡人自結髮爲盜橫通倭夷每肆掠海上當及莫年潮人苦之棟無子養謝氏子爲己子曰朝光以所統賊衆數千半令掌之尋復流劫潮陽招收等里自往外洋留朝光屯海上及棟還自日本朝光迎棟于石碑澳殺之汎中因盡有其衆自立爲澳長召朝光之殺許棟與安慶緒之殺祿山其事殆相類盜祿山忘唐陛之分以無君許棟成系梓之邪以無父其滔天之罪均也使其伏鎖乎法啻斷頭于佹人之手何足以明人紀今乃以匕尺之軀見斃於其子謂非天道福惡之徵報乎

三十三年海寇何亞八等引倭入寇提督侍郎鮑象賢總兵定西侯蔣傅討平之

先是亞八與鄭宗興等潛從佛大泥國引番船于浴官軍捕殺遂併稱光收殺亡數千與陳老港花王斗

王直餘黨方武等流劫浙閩復回廣東[illegible][illegible]賢遣到
使汪佰指揮王沛黑孟陽督兵捕之及於廣海三洲
環生擒亞八等賊一百一十九名斬首二十六級餘
黨脫逃徐銓方武等又自福建流突潮州爲黑孟陽
所破徐銓授首分巡兵備等官兵於湖州柳林等海
洋擒斬一千二百有奇亞八宗興武與陳時傑等俱
斬于市海
島遂平

三十四年撫盜許朝光分據潮陽牛田洋後爲陳滄海所殺

朝光自殺棟後沿海焚劫日熾當事者乃始昌爲招
撫之說聽其自據潮陽闢望村威制海上又分潮
揭牛田鮀浦等處凡商船往來皆給票抽分名曰買
水朝光俱深居大船公行擊斷間或出入城郭列羽
衛以裝治官之宴其横如此後朝光又爲其酋陳
滄海所殺聞者快之今南澳有許朝光舊寨云

三十七年正月壬午倭犯揭陽入蓬州所官兵擊敗之

先是壬子歲倭寇初犯漳泉僅二百人其間眞倭甚
寡皆閩浙通番之徒髠頭以從至是船十三艘賊八
百人自漳泉犯揭陽縣遂蓬州千戶所城崩賊遂擁
入殺百戶李日芳等提督都御史王鈁遣副使林懋
舉僉事徐彦宗參將鍾坤秀知府李春芳指揮劉天
倫等官兵擊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名顆劉天倫復追
至東隴港與
倭血戰死焉

十月甲子倭賊自饒平攻黃岡鎮據其城官兵敗之

經彦宗等大敗賊衆俘斬一百四
十大名是戰也鄉夫之功居多

三十八年二月寇圍揭陽官兵大破之

時軍門駐潮州肇慶同知呂天恩與僉事徐彦宗率
鄉兵合擊之斬獲甚多寇復趨揭陽圍城彦宗帥師
救之鄉夫斬金甲賊酋一人賊大敗走俘馘無算會
彦宗報罷僉事殷從儉代之乘勝逐北賊望風而靡
黃岡鎮賊
亦遁去

十一月庚午賊攻海門所官兵敗之遂犯潮陽復破之

先是賊在福建之平和與饒平黃岡鎮隔界而鄒學至
是賊首許老等三百餘賊引倭千餘自磊門登陸攻
海門所官兵擊之賊死甚多壬申南丹土目吳善等
追賊與指揮孫敏擊敗之賊追還平和丙子許老等
犯潮陽縣丞范楠卿等兵擊走之賊由分水關犯黃
岡鎮城遊擊翁夢鯉指揮李榮知縣熊必林蔡撝率
兵捕之巳卯賊至南洋灣指揮馬良佐統川兵[illegible][illegible]
莫善分爲二哨千戶黃昇等統募兵打手爲一哨[illegible]
洋三灣諸鄉兵又協助之大破其衆賊奔潰闢望港
口甲午賊出揭陽蓬州都水溪村焚掠村舍我兵追於
敗十二月己亥賊寇饒平外浦都辛山賊[illegible]作[illegible]寇於
赤寮村揭陽棉湖寨[illegible]木新賊自福建[illegible][illegible]突入貢
嵩戊申闢望賊出掠彩塘甲寅新賊與闢望賊合踪
出掠甲子棉湖賊突往蘆清官兵迎戰皆破之俘斬
凡二百八
十有奇

三十九年正月官兵會擊闢望賊大破之

時賊爲官兵追窘移屯潮陽貴山都屯指揮武尚文
鄉兵連戰皆捷賊改營古埕乙酉賊遁往南洋
灣與膳秦金與官兵合擊大敗之斬首三百七十賊
潰渡河官兵邀之復大捷戊子賊奔江而來遂復南
洋灣之洗尚文等官兵又大敗之甲午古埕營賊出
掠官兵又敗之二月戊戌賊復回平和沙嶺己酉賊
至大溜橋日兵又勝之庚午賊復來掠守備陳學蘄
兵擊之賊大潰俘獲八百有奇四月僉事龍遇與海
道參將會師追之擒斬
三百六十殘賊悉遁

四十三年倭寇大犯潮州提督侍郎吳桂芳總兵俞大猷討平之

自嘉靖壬子以來倭奴內犯浙直諸郡以次及閩廣
潮海之間歲被其患然尚倏至倏去至嘉靖癸亥則
屯住潮揭海濱衆號一萬甲子春新倭萬餘繼至與
舊合勢屠掠焚掠之慘遠近震駭桂芳新至鎮
甫二旬卽劾董師來何而後勁湖攏土勁兵四萬五
千福兵一萬五千以仲戎營總兵官俞大猷帥之副
總兵湯克寬參將王詔閩宗文副之僉事徐甫宰監
之別將將兩月賊敗於國因不得野掠乃復分彩思逋我
兵乘勢擊之一戰於流水神山海俘斬一千一百二
十七名顆再戰於海豐大德港俘斬一千三百一十
三名顆賊奔潰下海又陸續擒斬六百六十二
名顆餘賊掠船開洋者遇颶風三日覆溺殆盡

秋八月海賊吳平攻潮陽神山古埕等鄉陷之

時倭自潮陽解圍遁去爲兩廣督撫吳桂芳總兵官
俞大猷所破皆溺海風大作倭多溺水死者至吳平
乃拔殘倭流劫惠州海豐等處復轉入縣界攻陷神
山古埕諸村殘破福建玄鍾等所勢盛熾事聞詔
斷廣兩省會兵勦之吳平退保南澳會閩兵屯至總
兵戚繼光都司傅應嘉圍攻之搗其巢吳平得間道
去以小舟奔交趾官軍竟無所得尋有旨平於海
中斬捐奴逃錢者其後平遁學爲一本等仍

林鳳與林道乾皆曾一本餘黨也各擁衆數千流劫
海上俱厭多年爲官兵所逐鳳因奔外洋攻呂宋玳
瑁港築城據守且修戰艦謀協番人復圖內逞福建
巡撫劉堯誨遣人諭呂宋國王集番兵擊之燒船
燬賊衆大挫至是又從外洋突入廣澳雲蓋乃檄總
兵張元勳監軍副使趙可懷追勦之與福建總兵胡
守仁兵合追至碣石獲賊徒男婦八十餘人復追至
淡水洋賊船飄遁兵隨擊之焚沉賊二十餘隻鳳走
遁外夷其後林道乾亦突入南澳
期月官兵擊之尋逃竄如林鳳云

五年倭寇突外洋滅之

日本薩子馬國賊合黨三百舟二十餘至溫州南洗
外洋風擊舟衆散奔有倭舟儳卸四十餘人奪舟犯
突犯大鵬外洋帶管海道副使孫光祖泰督撫方略
勦參將胡震督兵追勦至九洲洋賊櫂棄舟登黃楊
山叢林中拒敵各兵奮勇生擒二十二
人斬級六顆奪其船械及被擄者八名

八年廣海瓊廉倭番入寇總督侍郎劉堯誨討平之

是歲閏四月倭賊自浙閩直犯廣州南頭福永海面
下令海道參政劉經緯督游擊韓沛追擊于忝匪陶
娘烏豬海洋滅之既番賊自大泥國糾結千餘來犯
瓊崖聲勢張甚督撫下令參將顧宗文夏尚忠領兵
出海迎擊之毋令登陸首殄賊于威思追攻于兆黎
魚鱗洲盡滅之時副使舒大猷參議王來賢僉事薛
夢雷與移署海濱監督各將亻斬獲倭番海賊夸回
被擄共四百八十名顆口共餘焚溺及覆沒者不計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
連壤漳泊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
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
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
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
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尤宜加之意焉倘柘
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舟
師防禦有信地之責者可少懈乎

錐按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千
畝乃
國初徙發居民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擄掠
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
徒相繼巢穴於此誠盜賊淵藪也萬曆三年總督
軍門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
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之路左以伸閩之臂指
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數年來
漳潮無亡矢遺鏃之費策誠得矣其次則惠潮二
府亦當敵要衝向被倭寇殘擾爲甚今惠潮各有
參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游之藩蔽也議者謂
惠潮水道延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
添設水兵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爲犄角
而東路遂可安枕然言之於無事之日則迂矣

中路

嶺南濵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窠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輙敵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甚

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輙敵則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硇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甚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輙敵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則雖濵海居民且安枕而臥況省城乎

鏜按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則由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爲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爲崖門崖門之西則爲廣海衛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稱密邇焉異日者倭寇常殘破廣海衛矣海寇曾西華由五虎門揚帆而來鼓棹而去莫敢誰何無備故也今既設南頭叅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總鎮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束手哉然議者以濠鏡澳移爲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廬或議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隣國爲壑而徙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也夫東省之有番舶譬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痰亦爲血脉運動之資若元神虛耗營衛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爲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圖治者不容缺一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邏滿剌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盻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涠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以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可玩愒哉若廉州則左爲全廣重輕海北扼塞所有攸

寄故兵符特制於靈山建堡增屯於衍北海寇悍桀
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馬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
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濱海備倭之
制若白沙石㺹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
突來防禦甚艱近雖駐參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守
禦營戍舊額歲久寖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
經畫焉者深念預防俾幕南稽顙重譯來庭非長民
若兵者之責乎

鐘按西路要害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加密
焉自嘉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參將之設然猶
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而始專設雷廉參將
其白鴿白沙二總則設於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

總則設於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賊爲患而
始有潿洲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番
外禦交黎內擣珠寇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
矣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陷如蹈無人之
境倘猶潛延於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參將之復
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獨
瓊崖州郡在外黎岐居中五指腹心永爲左衽不
無首足倒懸之嘆嗟乎此特設兵彈壓撫馭綏徠
或覬覦而動因縣治之用夏變夷則可耳若治平
無事欲禽獮而草薙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一廣東濱海諸邑當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窖十字
滘番禺則三漕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滘順德則
黃涌頭香山新會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盜賊淵藪
也每藏集兇徒肆行搶掠珠禁弛則駕大船以盜珠
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接濟番舶爲害
最甚爲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於其
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
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於船甲長內以十
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
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
鄉中船數并其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每歲具
呈於縣以憑查考如遇劫賊則被害者能識其船迹
投首於甲長副鳴鑼追究俾遠近皆知無字號者即
係爲非許人人俱得拏送舊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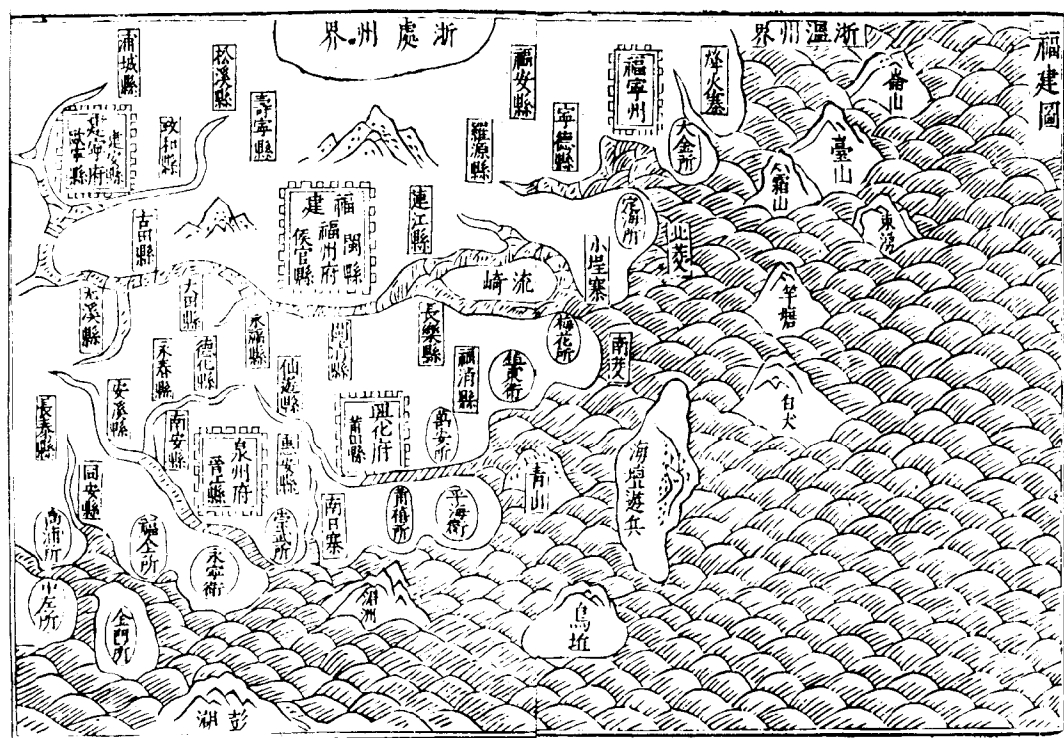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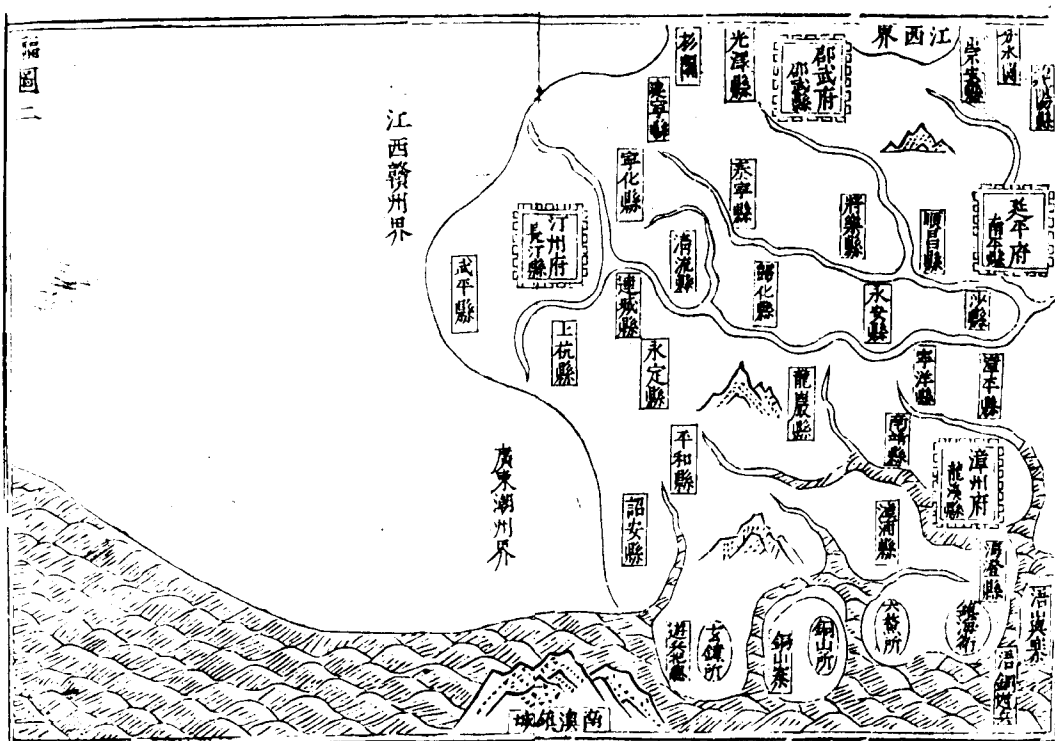
懼其反攻而不救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
紀而行劫之徒忌畏况操舟之時可以按簿呼召給
價差用而不致賣放之弊乎

一閩廣商民以販海爲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今
開之於收汛之時則商賈之利通禁之於出汛之時
則接濟之奸絕且出汛官兵凡遇海上異船便可揚
帆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
也然必閩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閏月以清明
前爲始冬汛二閏月以霜降前爲始惟此二汛海禁
不得故違餘時聽其來往則航海者之所趨避而防
汛通商兩不相病矣噫常情難與慮始惟在決斷行
之耳

三卷終

籌海重編卷之四

崑山鄭若曾原輯
晉江鄧　鐘重編

目錄
福建總圖
福建兵防官考
福建倭變紀
福建事宜

福建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箚省城遇汛則往鎮東衛居
中調度各路寨遊俱屬節制

潮漳副總兵

駐箚南澳玄鍾遊兵把總專聽調度又
福營陸兵三百名標下中軍把總管之

南路參將

駐箚漳州城遇汛則往銅山銅山寨把總專聽調度
又漳州銅山客兵共二營陸鰲土兵 營俱屬管轄

軍門坐營

駐箚省城有客兵一營土
兵一營專聽調度策應

總兵坐營

駐箚省城遇汛則往鎮東
衛有客兵一營專聽調度

北路守備

今議改參將

駐箚福寧州遇汛則往大金所土兵二營
駐本州新設客兵一營駐羅源俱聽調度

中路守備

駐箚興化府遇汛則往平海衛有興化
客兵二營泉州客兵一營聽其節制

烽火把總

該寨兵船四十隻民兵六百餘名遇汛貼駕軍兵近
千名今議增船一十隻兵一千名其北則界乎浙江
蒲門其南則界乎連江瀕與福寧州
沿海一帶皆其信地全閩之門戶也

小埕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烽火會哨南與
南日會哨西洋下目竿塘白犬皆其信地省會之門
戶也

南日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小埕會哨南與
浯嶼會哨自海壇舊南日平海湄洲一帶皆其信地

浯嶼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南日會哨南與銅山會哨自崇武永寧福全金門中左所沿海一帶皆其信地

銅山把總

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浯嶼會哨南與玄鍾遊兵會哨自鎮海陸鰲銅山沿海一帶皆其信地

玄鍾遊兵把總

該遊兵船四十隻民兵一千六百餘名遇汛畢船隻修造則兵放班南澳雲蓋寺青澳井勝澳走馬溪皆其信地今兵船各議增

海壇遊兵名色把總

該遊兵船二十四隻兵九百餘名專泊海壇信地與南日兵船協守支福州府錢糧

浯銅遊兵名色把總

該遊兵船原十六隻今議增八隻專泊舊浯嶼金門所等處與浯嶼兵船協守支泉州府錢糧

此外有都司行司汀漳守備及延建汀邵陸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福寧衛
大金所
定海所
鎮東衛
梅花所
萬安所
平海衛
莆禧所
永寧衛
崇武所
福全所
金門所
高浦所
中左所
鎮海衛
六鰲所
銅山所
玄鍾所

沿海烽堠

福寧州

沙埕 白鷺 南嶺 白岩 水澳
黃崎 龍山 金家 南金 古縣
大峰 三山 梅花 烽火崗 臺嶼
賴離 東壁 小青畫 大青畫 後崎

沙松 北山頭 長門 積石 青山
界石 塔尾 閩峽 羅浮 下章
下許 石湖 關崎 赤崎 車安
南山 留金 小南 北頭

福州府

北茭 官澳 苓嶼 奇達石 大埕
長崎 定海 官塢 褒頭 黃崎
程角 挑源 東岸 小澳 潭西
石鼓 館頭 東崎 广石 十湖
下浪 騎山 下嶼 山前 蕉山
嶼頭 松下 湘井 石門 山崎
峯前 陳塢 大謙 龍下 後營
大垃 桃嶼 馬頭 澤朗 白鶴
茶林 車盤 仙巖 前溪 塔山
頭 䃮嶼 前村 壁頭
洪坑
峯嶺

興化府

迎仙 茶浦 三江口 埕口 後壙
鄭魚 黃崎 岩沁 東林 湖邊
涵港 石城 茶山 下徐 石井
小嶼 石碑 嵌頭 章厝山 大谷

上歐 吳山 文甲 理頭山 東林 崎頭
緄嶼 深山 尖頭山 吉了
破頭 碼山 塔山 塔井
敎城 東山 磁前山 渡邊山
林邊嶼 西山 後浦 大洪

泉州府

峯尾 蕭山 大山 白崎 石門 古雲 吳沙 安平 石頭 石井 峯上 牛嶺 溪邊 西爐 徑山 東渡
高山 小砟 獺窟 青山 流石 尾寨 深滬 陳坑 蕭下 溪東 料羅 西山 下崎 浮尾 井上 馬鑾
尖山 海頭山 後任 白沙 祥芝 坑尾 坑園山 石菌 白沙 下吳 新頭 青崎 亨泥 流礁 塔頭 大員堂
後黃 馬頭 埕埭 古雷 龍坡 沙堤 東門外 潘徑 青山 白石 歐山 擱頭 洪林尾 五通 龍烟 歐仑
下頭 大砟 赤山 法石 東埔 中寨 廣山 壁埔 岡內 蒙了 大賢 嶼頭 列山 東嶼 厦門

漳州府

莊崎 小溪 烟火 蒲頭 泊洲 東澚
許林頭 月港 峯山 澚角 陳平 鹽倉
烏嶼 小嶼 洪丘 古樓 黃崎 南山
大遥 白塘 安集 蘇尖 井林 井尾
卓崎 港口 流會 川陵 漸山

福建倭變紀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海寇許二引倭入寇七月官兵討平之

先是賊首許二糾番船聚浙江之雙嶼港大爲福興諸府沿海患

上命都御史朱紈勦之三月朱以都司盧鏜帥福清兵船泊溫州之海門把總俞亨統燕山兵船協助之以備福寧之北境海道副使柯喬統福清兵船泊漳州專備海戰以遏前逸入廣之路副使翁學淵駐福寧州僉事余爐駐泉州備倭參將秀駐金門所把總孫敖駐流江各分信地水陸截捕仍嚴保甲之令樓羅接濟奸人○四月鏜分兵與賊戰於九山大洋百戶張岸衛其前○柏樺張漢等繼之敗賊衆俘斬督天新四郎等五十五名顆溺死者無算○六月賊攻沙頭奥文衛大擔外嶼者再柯喬遣百戶邵城禦之城奮勇追擊賊敗走賊首許二流劫北茭羅浮同知張魯把總王麟指揮閔溶張文昊千戶王顯王經禦之○七月許二與倭合綜以拒捕兵鏖戰自寅至午擒斬八十有奇賊錯愕投水死者千數餘衆潮退去

三十四年十一月賊攻鎮東衛城官兵禦之千戶戴洪

高懷德張鑾等死之

賊自莆田白湖江登犯過涵頭至海口十三日攻衛城洪與懷德各率出戰張鑾遇賊於路皆歿於衍嶂平海衛千戶楊一茂白仁丘珍追賊及於東岳山大敗倭衆一茂等亦戰死

三十五年三月備倭劉炌千戶王月與賊戰於石壁嶺死之賊亦敗遁

福清海口之賊逾至西鄉官兵追之斬其天紅賊首一人賊敗走於與月率兵欲伏石壁嶺邀擊之未及設伏遇賊突至山路崎嶇遂至敗歿賊流遁福寧州之竹嶼孤山官兵追之或火攻或伏弩賊輒敗走參將尹鳳蒞遣藥酒於湖坪賊中毒者數十人四月及於制山又破之賊遂入浙江

三十六年三月賊犯省城

賊於舊臘自連江港登陸就據爲巢至是復自流江至小埕水寨遂犯省城沿城焚掠去戰艦二十有奇又焚毀四十餘艘守備黎鵬舉追擊之連戰至福寧大金沉其一舟而還

十月賊攻連江縣官兵擊退之賊乃宵遁

先是北茭得原屯倭寇進無所掠乃遁出洋遇賊船
遂會綜進攻連江官兵以矢石殪其精悍者四人明
日分門四進又擊敗之
乃夜遁如拱嶼澳出洋

三十七年四月賊入安海城官兵追擊大敗之

賊入城居民拒之不得掠僉事盛唐叅將黎鵬舉等
分兵逐之賊遁至康店官兵逆戰皆捷至水澳賊遁
出海水兵又擊
敗之沉其二舟

陷福清縣

賊犯閩安爲叅將尹鳳所敗進攻福清據門外
山頭用砲乘高擊壞雉城遂陷居二日而出

攻興化府

賊自福清進攻府城越翼日不退廣兵及鳥銃手殞
其乘馬衣紅賊首一人從賊四十餘各兵出城追之
賊敗
走

攻惠安縣

賊自興化爲官兵敵退遂至惠安攻城有自水涵潛
入者官兵覺殺之於是連攻五晝夜皆被官兵敵敗

賊死者百餘人乃遁官兵截之於
洛陽橋又大勝之斬首五十有奇

五月賊攻泉州府

賊復自惠安進犯府城巡按御
史樊獻科自督兵敵退之

入南安縣

縣故無城知縣徐光裕統民兵禦之遂被突入時居
民已遷避賊無所掠官兵追擊之乃遁晉江海澇揚
船出海
而去

攻崇武所

賊分綜之新到者攻
所城凡五日而後解

突犯惠安知縣林咸與戰死之

賊自崇武分突惠安來寧地方咸率兵
與戰陣亡官兵繼之擊敗賊衆賊乃退遁

攻鎮東衛城提督都御史王詢遣兵追擊大敗之

賊三千餘人自松下突入海口澳登陸攻衛城者三
日益以新至賊千餘合勢來攻城幾不守時閩中海

比海洋皆賊惟此賊獨劇且逼近會城陸走合綜勢
益熾浸王公乃多方集兵設伏據險剪其羽黨向皆
合攻仍宿今水兵布於海外賊勢窮促乃遁出
洋水兵乘勝逐之沉二十餘艘斬首四百餘級

賊首洪澤珍引倭入寇

澤珍故通番逆賊積年啓釁引倭內
侵至是復引倭泊舊浯嶼盤據爲巢

三十八年三月賊攻福寧州不克遂陷福安縣

賊攻州城者凡五晝夜分守叅議顧鉀督兵固守賊
計無所施乃退往福安適霖雨城崩知縣李尚德恐
難堅守督兵出城迎擊賊屯城北
山上窺見守禦兵少遂分踪擁入

四月叅將黎鵬舉大敗倭賊於屏風嶼海洋

鵬舉與指揮盧鼎臣攻賊於屏風嶼鎮下門及三沙
海洋沉其四舟擒斬一百五十有奇焚溺者無算時
賊乘汛突至未得登劫我兵邀擊
外洋擒斬頗多賊皆望風遁去

五月賊首嚴山老等遁出海洋叅將王麟等追擊大敗
之

山老連年引倭入寇分踪四掠鱗等兵船按伏海上
賊由祥芝石湖南潯出海者鱗追敗之于大柞島近
自峯頭澳出海者都指揮唐倖澄追敗之于野馬外
洋自閩安洪塘出者叅將尹鳳備倭張儞追敗之於
梅花外洋山老就擒賊舟沉者七十八艘死者
數千人而洪澤珍之徒亦自燬其巢遁去

十二月官兵會擊上逕之賊大敗之

先是賊徒四千餘人自海壇山登犯副使張情叅將
曾清督兵劉逐屢摧其鋒賊乃移屯上逕曼延日久
提督都御史王公詢巡按御史樊公獻科今僉事萬
民英叅將王麟把總朱先等期朔旦擣巢至期官兵
夾擊之賊遂大敗死者八百
餘人燬其巢死者復千餘人○朱先今福建總兵

三十九年三月賊攻平和縣

賊首蕭雪峯張璉等引倭千餘自大埔及三饒
嶺來攻縣城官兵出城夾擊之賊遂退屯承坑

攻大金所

五月月港之賊敗遁出海官兵追擊大敗之

先是賊巢月港官兵於泉州海倉白石鎮海野馬井
尾等處擊之皆勝至是追出海洋叅將王麟追及於

古浪東碎鎮海山把總劉一桂追及於料嶼尾五替
勝之沉其舟數十斬獲數百賊首徐老許西池王老
及日本頭目皆就擒所部
三千餘徒悉溺水無遺

七月賊自廣東來寇官兵擊敗之賊復入廣

廣東謝賊等突入走馬溪勢極猖獗把總徐濂沉其
數艘賊大敗遁去官兵乘勝追至廣東南澳外洋而回

八月賊入安溪縣

四十年正月安溪倭賊流犯長泰同安等縣官兵追擊
大敗之

賊自安溪爲官兵所敗遁至長泰典史葉露百戶金
綵敗之乃往同安復爲鄉兵所襲奔竄石菌海濱

五月賊攻寧化縣

賊夜攻城知縣
陳添祥擊敗之

攻詔安縣

先是賊首陳思達等潛入城內王妍氏林勳宋爲內
應外合之計知縣龔有成防詰甚嚴賊計不得施乃

內殺出思達就擒而勳等爲
內應者凡數十家至是皆敗

閏五月賊復攻寧化縣

時賊久在縣近郊時來攻城官兵擊敗之遂僞爲通
計知縣陳添祥謹防其至賊果分布四門一時突擊
又爲雲車一乘覆以牛革履以大砲佛朗機礮賊而
賊之在雲車者來愈力乃出打手二百人擊之賊乃
敗走

四十一年賊陷鎮海永寧二衛崇武福全等所

閩遭倭亂以來民不聊生山海之寇蝟集蜂起九漳
泉瀕海衛所悉遭殘破是時倭猶乍來乍去而從倭
者則一唱聚而勢不復返也賴在漳則參將楊震專
事斬艾以威之在泉則參將黎鵬舉指揮歐陽深且
剿且撫以散之半載間醜類蕩平然
倭奴本遺大創也故復有興化之禍

冬十一月賊陷興化府次年春陷平海衛

興化之陷起於武備久弛民俗競奢有海寇之風遂
使島夷垂涎戊午年倭寇攻之不克至壬戌年十一
月攻之守[illegible]可七尺晝夜來障城外西北隅山高賊
所視盡知虛實郡中居民舊飲水於河從木蘭陂堰
流而進也賊決木蘭陂城中大渴食王薪桂衣爲大
行總兵劉顯來援衣甲俱發天兵字屯駐江口以兵
少不敢進二十八日遣帳下兵八人衣天兵之衣貴
文于翁分守時器不意賊殺前兵取其衣衣之紿城
而上翁不指是夜八人者斬關延敵賊擁入人不
之覺少頃閣府呼聲起視則戈鋋塞路死者相枕藉
矣遂燒焚公署民居火經旬不滅于久王吊撥掠殆
盡沉連散宴歷六十餘日以城中脛蹟不堪廼趨乎
海復彼平海城如摧枯朽矣數百年文物之地一旦
陸沉豈不傺哉蓋其先亦有天兵殺人之夢兆云

四十二年春三月戰于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等死之

歐陽深泉州人少游鄉校後納粟授指揮僉事子歐
陽模己未進士深爲人慷慨好施予重然諾先是郡
有惡少謝愛夫者數往來倭國習夷語錫術號謝半
番結二十四將爲倭羽翼焚掘泉州士大夫墳墓以
百求贖深之先墳亦在掘中於是集家丁募壯士數
百人往攻之半番墓深信義遂聽招撫及攻其餘黨之
不服者泉藉以安興化城陷巡撫游震得檄深領半
番兵樹擒瀕溪而以西鄉兵隸之防其南侵也後賊
攻破崎頭平海久之以風汛近欲從外洋歸游騎過
蕭塘半番兵追之不敵深策馬先士卒殊死戰中纓
墜馬半番累其死返游巡撫爲之立傳曰成仁取義
歐陽深之謂矣是時有鞠躬盡瘁而死事者原任副

總兵鄧城有羅馬厲劍而死事者
泉州衛鎮撫白良王俐并得書事

聞歐陽深准世襲指揮使白
良王准蔭著指揮同知

四十二年夏四月都御史譚綸督總兵俞大猷戚繼光
劉顯等討賊于平海崎頭滅之

先是閩中倭寇猖獗巡撫游震得請以總兵俞大
猷劉顯督制江閩數道兵馬劉顯先至兵少未可以
戰比俞大猷至則賊已先破興
化據平海矣巡按李邦珍疏聞
天子震怒罷游震得回籍聽勘用譚綸爲巡撫而以戚繼
光爲總兵俞大猷戚曰今日過異常之變必興數萬
之師先差參將二員各督兵船二枝把截港口使不
得由海脫遁劉總兵督兵一萬由北而下俞總兵督
兵一萬由南而上戚總兵督兵一萬由西而東堂堂
正正一鼓殲滅譚巡撫然其計戚俞劉勿戰俟戚至
於是俞總兵結營於秀山劉總兵結營於明山深滬
高壘賊水陸無所之困斃甚猶冀新倭來得由海脫
歸也四月十九日戚繼光領浙兵一萬至是夜四鼓
三大將分道並進砲聲動地直擣賊營賊騎首就戮
躍走者盡陷淯中無一瀕者迅霆疾雷則戚總兵之
力居多然而戚所將乃素練之兵俞劉所募乃烏合

之衆而俞劉當方張之勢戚值困憊之餘戰守遲速易地則同然也若譚將將之功偉矣

四十二年冬十二月倭攻仙遊縣總兵戚繼光討平之

是年十一月倭寇百餘艘乘汛登岸直搗仙邑薄城下環結巢壘戚繼光帥師來援軍于沙園去倭壘二十里許度寇衆且銳日旲未可輕戰也先遣精兵百餘人入城以助守禦仍分兵諸路遏賊衝俾毋肆剽寇亟連日攻城戚又遣勁卒攜火器從間道縋入城寇造呂公車內藏兵械危梯于車前運至四門晝夜悉力以攻勢益迫十二月二十六日初出東巳臨壕去城僅只尺城中人恐慄不可支頃刻望見大師如雲從東南二路並集雷轟電發直搗寇壘呼曰戚虎來矣倉皇奔竄師從之斬獲首級無算收還所擄男女三千餘人戚遂登城城中老稚戲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生也爭宰牛酒犒師翌日下泉南追剿諸逆寇所向皆捷甲子春二月班師閩中從此安枕矣戚摧陷廓清之力豈可忘哉

鄭若曾曰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內地奸民勾引之也其時爲嘉靖二十五年禍尚隱而未彰微而未大都御史朱紈用海道副使柯喬議欲以海滄月港等澳

耆民充捕盜撲之備倭都指揮黎秀獨謂不然上議於巡按御史金豪曰日本倭夷先年內犯

朝廷屢下備倭之

詔及委重臣以督海防是以海洋久安今承平日久軍民趨利忘害而各處輕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貿易向嘗絹絕今復啓釁若不預行究治恐禍患日深卒難禁制也既而復上議曰近署安邊館事諗知違禁通番大船之詳其船皆造於外島而泊於外澳或開駕以通番或轉售於賊黨而嵩嶼漸尾長嶼海滄石馬許林白石等澳乃海賊之淵藪也本職欲行禁治恐澳中勢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禍乞行府縣巡捕官親詣各澳密行擒治船隻應燒燬者燒燬應留用者留

用廣頑民知警而通番之風少息矣議上秀遂大忤漳泉耆民植盜怨謗致劾免官後十餘年倭患大熾沿海數千里生靈靡不荼毒人始服黎遠覽而惜其寃抑向使早用其言胡以有是今論者但知紀錄戰功而曲突徙薪謾不之及不能無感故志之

福建事宜

題設寨遊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倭奴爲患自古已然故在洪武拾玖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玖年則以侍郎焦宏景泰貳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畧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爲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威內固有自來矣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登舊制盡失加以內地奸民勾引接濟南澳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爲番船所據於是廣募民艦旋

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寡所在莫支至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 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浯嶼三綜爲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爲奇兵而又爲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賊寡則自爲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抗扼外洋海防爛然一新而南澳屬閩廣之交海寇往往煽害萬曆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軍門 題設南澳副總兵玄鍾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氛祲漸消矣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道不過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犄角誠不爲疎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改爲小兵僅存其三分之二又太半貼駕軍兵人無固志官難約束望其乘風破浪殲鯨鯢於海外不亦難哉倘欲禦大夥倭寇非復譚軍門兵制之舊不可也

寨遊要害

福建五寨三遊鱗次海外舟師錯落扼險據隘比之他省防禦似加密焉論要害則烽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庠南日烏坵浯銅彭湖玄鍾彭山皆倭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廻則莫如彭湖蓋其山周遭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往時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不可也分兵者於法

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輸不及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然則南澳何爲而守也曰不同也南澳雖在大海之中與內地蓮隔一水商船海賈往來必經吾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失守是隔閩粵之肩臂而塞漳泉之咽喉也彭湖去內地也遠風順尚有日半之程惟漁舟出沒耳販海之舟不必經也故彭湖譬之石田棄之可也然使倭寇結綜而來則彭湖其巢穴矣又將何如曰脩內地之防嚴接濟之禁而後相機以撲滅之耳

海禁

漳泉負海之民舊有商夷爲業自
先朝設禁遂致勾倭釀成禍府至萬曆初年巡撫龐尚鵬

請開海禁准其納餉過洋既裕足食之計實寓弭盜之術
蓋市禁則商轉而爲寇市通則寇轉而爲商理固然
也惟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
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禁之
物如此則賦歸于
國廷民亦何所利而爲之哉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
何也過洋自我而往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
有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且資中國
之利二者固大不侔也若海禁愈嚴則獲利愈厚而
奸民愈趨之矣嗟乎利乃亂之囮也

一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
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泉漳四郡

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
潮之米爲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温州之米爲多玄鍾
向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糶利常三倍每至輙幾十
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擔
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衆大戶所積莫肯輕糶海運
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匱也故經略福建
之策莫先於處糇糧糇糧若鈌則五澳之兵雖設譬
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觀而五內腐裂四肢痿痺未有
不喪亡者今日足食之計有二其一須申明
祖宗之意止嚴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
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絶民採捕於內
海販糴于鄰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
有無相通而福民不患于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
兩輸解督府春夏給爲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兵
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銀秋糴賤米則米數多春而
隨兵所至就以爲餉官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備民
食亦允豈惟倭夷不能爲福建患將使福民之勾引
接濟與倭爲黨者永不敢矣

一往年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計非能自至也由福
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
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道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
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
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
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
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要之雙桅重底始可通番
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計號違者
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
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
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是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
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
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
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官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
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而又
嚴保甲連坐之法申汛期販海之禁如此而謂通番
之不可除未之信也

鎮撫鄭以忠曰杜接濟在乎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
防官夫接濟之船非可以朝具而夕發也聚貨槩糧
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舉者是連坐之
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於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
海防官多置耳目於沿海出船之地着實體探重懸
賞格但獲通倭接濟之船盡船貨賞其所獲之人官
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家甲知而不
舉連坐夫用法有經權用於無事之時則宜寬用於
有事之日則宜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游擊王有麟曰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爲說
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
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與不必復者
皆剿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閩人問於鍾曰倭情見矣今之倭視昔何若曰昔
之倭倭之部落也其來無幾今稱關白者倭之酋
長也其衆難計殆甚也今之民情視昔何若曰昔
之民情病在怯敵今之民情患在狃敵夫倭情不
同不過厚爲之備耳至於民情不同則其故難言
已自嘉靖末奸民誘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視倭如鬼神虎豹不可禦邇一倭持刃數十百
人豕奔雉解無敢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止
此耳乃一二名將遂收功蕩平間有餘黨伏窮寇
餓於山谷間樵夫豎子皆得誘而擒之今猶耳濡
月染知倭之莫能爲毒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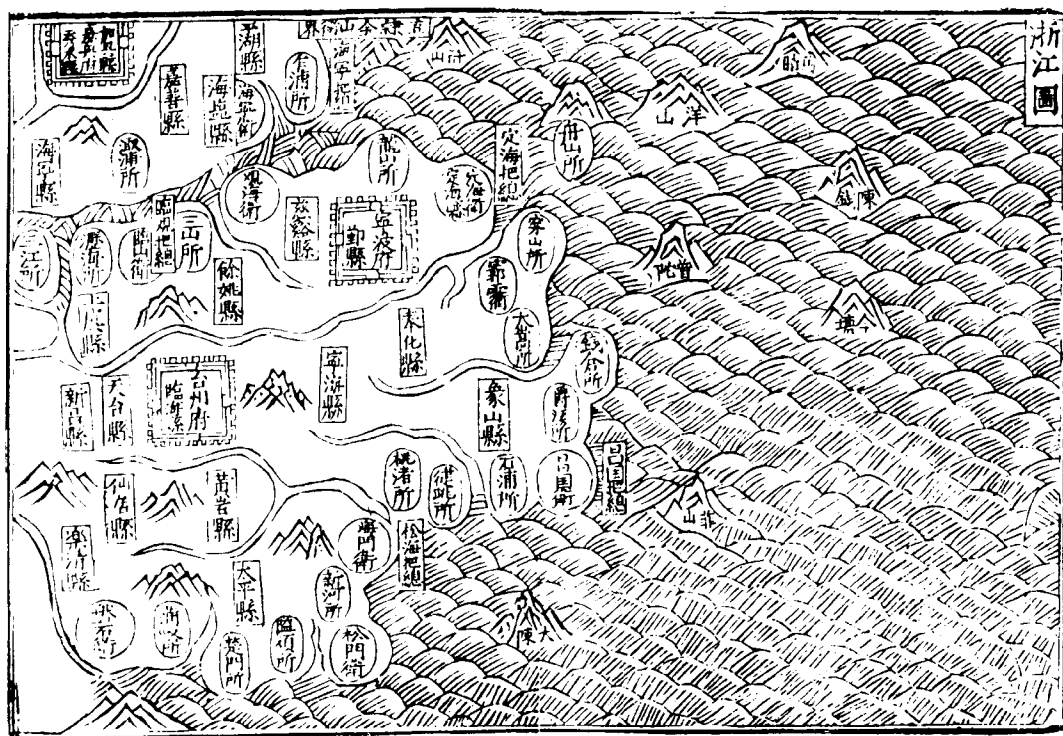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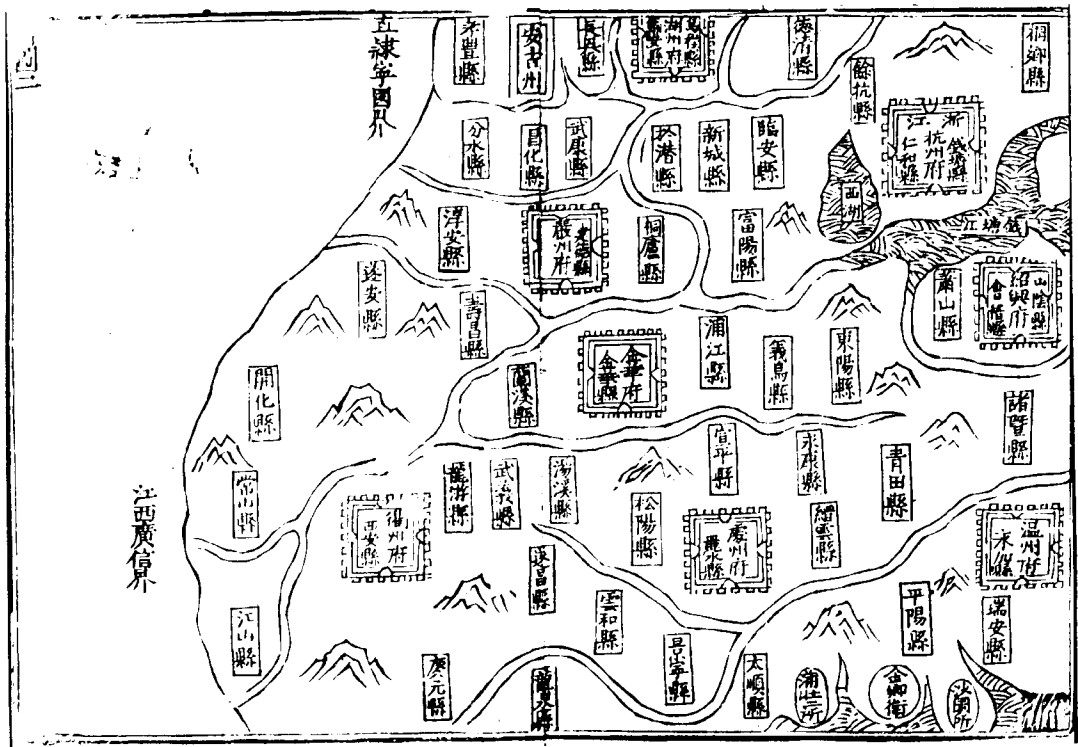
少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彼貧者視富家之豪華則
曰倭來若等我耳又或爲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
若無噍類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因
之以爲利而其不可言者無論也嗟夫此豈可聞
於敵哉故曰昔之患在怯今之患在狃患怯者在
倭患狃者在吾民也然則如之何曰以閩中論之
但當禦倭於海則變無從生若一入內地其禍曼
延矣以天下論之惟當禦倭於朝鮮使片帆不渡
若一犯中國則未易救藥矣乃若撫馭人心則有
主者

籌海重編卷之四終

籌海重編卷之五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鐘重編

目錄

浙江總圖
浙江兵防官考
浙江倭變紀
浙江事宜

浙江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駐劄省城汛期出駐定海不時親歷海上各路將領俱屬節制新設坐營官一員統領操兵哨船

杭嘉湖叅將

駐劄海寧衛海寧把總專屬調度浙西沿海一帶自鱉子門起至金山衛止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實省城之喉舌嘉湖之藩籬也

寧紹叅將

駐劄舟山臨觀定海昌國俱屬調度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東至蘿山延袤三百餘里皆其信地

台金嚴叅將

駐劄海門衛松海把總專屬調度台州沿海一帶南自溫州蒲岐北抵寧波昌國延袤五百餘里皆其信地

溫處叅將

駐劄盤石衛金盤把總專屬調度溫州地方與閩接界延袤四百餘里黃華飛雲江口三港皆為要衝

海寧把總

海寧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杭嘉湖叅將所轄即此總之地北出哨金山洋山與直隸兵船相會南出哨許山衛山與臨觀烈港定海北哨俱相會

臨觀把總

臨山觀海二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寧紹叅將所轄即此總之地東與定海兵船會哨西與浙西兵船會哨

定海把總

管轄定海衛并在外後所郭衢大嵩中中中左五所北自管界巡司起南至湖頭止及外海舟山皆其信地

昌國把總

管轄昌國衛并在外前後錢倉四所及遊仙寨北自湖頭南至石浦馮家山止皆其信地

松海把總

松門海門二衛設一備倭總其分守台金嚴叅將所轄即此總之地東與寧波昌國石浦港兵船交會南與金盤兵船交會

金盤把總
金鄉盤石二衛設把總一員其分守温處參將所轄即此總之地北至楚門交界與台州松門關兵船會哨南至福建交界與烽火門兵船會哨

此外有軍門坐營左遊擊右遊擊三都司總兵坐營衛州總捕守備陸路官兵不具載

沿海衛所

海寧衛

乍浦所

澉浦所

直隸都司

海寧所

紹興衛

三江所

臨山衛

瀝海所

三山所

觀海衛

龍山所

定海衛

舟山中中中左二所

穿山後所

霩衢所

大嵩所

昌國衛

錢倉所

爵溪所

石浦前後二所

海門衛

桃渚所

健跳所

海門前所

新河所

松門衛

隘頑所

楚門所

盤石衛

蒲岐所

盤石後所

寧村所

温州衛

海安所

瑞安所

平陽所

金鄉衛

沙園所

蒲門壯士所

沿海關臺寨烽堠

乍浦所

寨十一 獨樹林 長沙灣 梁庄大 蒲山西 梁庄背 金家灣 蒲山外 唐家灣
西山嘴 陽山總 聖妃宮
臺三 益山 東山嘴 長沙灣
烽堠 高公山 觀山 陳山 惹山
海寧衛
寨三 北舖 三間 藍田大
臺四 岑生堊 北臺 朱公亭 南臺
烽堠 九里 藍田 海口 奉桂山
澉浦所
寨五 東隍園 南門總 西嘴 葫蘆灣 混水閘
臺一 東中臺
烽堠 清山 西山 椅山 廟山

海寧所
寨三 黃灣 豬山總 石墪山
烽堠 鳳凰山 丁家村 尖山 下舖 石墪山 廟前 潘家浦 松林
[illegible]路 料山 巖山門
三江所
寨一 發風岱
臺一 蒙池山
烽堠 杭塢山 宋家樓 烏峰山 周家墪 馬鞍山 桑盆
瀝海所
烽堠 捷樹 胡家池 西海塘
臨山衛
烽堠 槎浦 烏盆 荷花池 廟山 下蓋山 羅家山 趙港 泗門

方路 周家路 道墺
三山所
烽堠 徐家路 撮嶼 瀝山 蔡山 眉山 吳山 滸山
觀海所
烽堠 西龍尾 新浦 向頭 古窰 瓜蒂
龍山所
臺一 龍山
烽堠 施公山 道塘 龍尾 清溪 龍頭
定海衛
關一 定海
寨一 江北
烽堠 高山 竺山 鸛鵝 張師浦 汪家路 打鼓山 招寶山 大尖岡

大漁灣 峙嶼 長山 小山
舟山所
寨三 西碶 沈家門 千磈
臺一 青雷頭
烽堠 外湖 西山 鹿頭 碇礵 螺峯 奇嶴 蒲沙 郎家碶
袁家碶 程家 三江 吊嶼 千磈 小展 石碑 邵嶴
赤石 包家 接待 石牆 沈家門 謝浦 石衕 舟山
穿山後所
烽堠 碶頭 崗子 所後 嶼山 鍋蓋 撩蝦 西山 白峯 黃崎
霩衢所
臺一 三塔山
烽堠 燚嶼 蝦麻 高山 梅山 觀山

大嵩所
烽堠　大干　尖崎　昆亭　港口　黄巖　横山　慈嶴　蘇家　蛤嶴
錢倉所
烽堠　青雷　前山　東門嶺　塗大　蒲門嶺　杉木　中堡樓
爵谿所
烽堠　公嶼　屏風　半嶺　王泉　趙嶴　外嶺　沙頭
昌國衛
寨三　遊仙　南壁　黄沙
烽堠　赤坎　何家礁　黄沙　後山　嵩嶴　烏石　仁義　前山　崎頭　十澳
石浦前後所
關一　石浦關
烽堠　後山　土彎　前山　松嶴　大金山　寶彎
健跳所
臺一　高彎
烽堠　馮家　大魚西　茅頭　小魚西　後沙　折頭　爬字頭　長跳
桃渚所
臺一　桃渚
烽堠　望火樓　石柱　大荊山　中舊城　獅子山　蒼埠　洞井　竹嶼　嶼頭　下舊城
海門衛
臺二　東中　中鎮
烽堠　磊石　中山　輕盈　眉山　長沙　外水
新河所

烽堠　楊嶼　箬岑　泥嶴　新場　淨應　烏沙
松門衛
臺一　小高
烽堠　南寨　甘嶴　盤馬　車路　松門　沙角　烏沙　雀梅　磊石　蛤浦　荒澳
隘頑所
烽堠　長沙　後灣　白巖　靈門　峽門　曾蓮　江綃　長山　鷄頭
楚門所
寨一　楚門
烽堠　漁井　馬鞍山　洋坑　塔山　泥湖　丫髻　梅嶴　楚門　清港　茗山　石橋　小青山　東門　大青山　西門
蒲圻所
臺一　下堡
烽堠　東山　下頭山　南浦　鉾鎣　後塘　高嵩　前塘　樓澳
盤石衛
臺二　白沙灣　黄華
烽堠　岐頭　車澳　平山　沙角　嶼山　三嶼　雙峰　日團　池澳　洋田
寧村所
寨五　沙溝　沙村　龍灣　長沙　前岡
臺一　楊頭
烽堠　龍灣　九甲　石浦　七甲　沙瀟　長沙　沙村
海安所
寨四　丁田　上鳴　田宋　東山

臺一　白塔山

烽堠　龜山　錢家埠

沙園所

寨五　斗門　罾石　壯　仙口　江口　看石

臺一　看頭

烽堠　冷水　朱埠　仙口　烽火

平陽所

寨四　江義　牧路　眞門　廟背　蔡家山

臺一

烽堠　福泉　平嶺　峯瑞

金鄉衛

寨九　舥艚　炎亭　石坪　大嶨　石塘　大魚埜　小魚埜　大獲　小獲

烽堠　半塘　尖山　白崎　馬跡　舥艚　鳳凰　貓頭　莫山　上洋　畢灣　嶺門　東嶺　東山　蒙灣　蘭頭

蒲門壯士所

臺二　高陽　水竺

烽堠　石砌　尖山　時家　騎中　四表　南堡

浙江倭變紀

洪武二年倭犯温州

中界山永嘉玉環諸處皆被剽掠

六年掠海濱

七年靖海侯吳禎敗倭於琉球洋

倭擾海邊禎遣舟師追逐之及於琉球洋中斬獲甚衆悉送京師

十六年寇金鄉小渡亭官兵敵却之

二十六年寇小尖亭

二十七年寇小尖亭

三十四年九月寇蒲岐所

永樂二年四月寇穿山百戶馬興與戰死之

日本國王源道義知之出師獲其渠魁來獻黨類悉就擒

朝廷嘉其勤誠降勅褒諭〇餘詳見出使事畧卷中

二十年寇浙東朱亮祖徐忠擊敗之

亮祖破之於温州忠破之於桃渚斬獲獻俘由是賊始知戢歛云

二十二年寇象山縣縣丞宋眞教諭蔡海死之

眞持竿擊賊海罵賊不屈皆被害

正統四年陷大嵩所昌國衛

賊舟四十餘夜入大嵩港襲破所城轉寇昌國衛城亦陷備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爵溪所以獲賊首畢善慶得免

八年六月寇海寧乍浦諸處十月寇壯士所

景泰六年寇鍵跳所

成化二年寇陷大嵩所

賊僞稱入貢官軍不爲嚴備遂襲破大嵩官兵夜刃其舟論燈達曙不移舟已乘潮遁去燈皆懸於竿

蒿草沙上荅說許以赦追兵也臺閣大臣以失機蒐罪

嘉靖十九年賊首李光頭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爲巢

光頭者福人李七許棟歙人許二也皆以罪繫福建獄逸入海勾引倭奴結巢於霩衢之雙嶼港其黨有王直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出沒諸番分䑸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

二十七年四月都御史朱紈遣都指揮盧鏜副使魏一恭等擣雙嶼港賊巢平之賊首李光頭就擒

時海寇多警軍無紀律浙福二省互相牴牾賊得肆志議者請設巡視都御史以節制之

上命朱紈行公至郎行二省守巡諸官各分信地或戰或守皆有專責而以福建都指揮盧鏜諳海上事即以委之鏜乃與海道副使魏一恭備倭指揮劉恩至張四維張漢等部署兵船集港口挑之賊初堅壁不動迨夜風雨昏黑海霧迷目賊乃逸巢而出官兵奮勇夾攻大勝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賊酋許六嫌大總與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貫劉奇十四等皆就擒鏜入港燬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賊巢自此蕩平餘黨逋往福建之浯嶼鏜等復大敗之翼日賊流依泊南麂山女兒礁洞門青纂者知巢窟已破無所歸去之下入山滸泊

五月官兵築雙嶼港

朱都御史初欲於雙嶼立營戍守爲一勞永逸之計而平時以海爲生之徒邪議[illegible]延搖惑人心沮[illegible]士氣禍兵亦稱不便朱公歎曰[illegible]大事以人心爲本論地利以人和爲先不得已從[illegible]聚木石築寨港口由是賊舟不得復入而二十年之賊淵藪之區至是始空矣時二十五日也

六月賊首許棟就擒

二十日金鄉衛指揮吳川追攻於近山海洋賊船爲我所迫又遇暗礁舟一覆所遁纔二人棟與其弟社武官兵擒之積年巨寇一旦生俘之蓋天意假手云王直徐惟學毛烈收其餘黨復肆倡亂廣東賊首陳思盻自爲一綜與直弗協直用計掩殺之由是海上之䑸并受直節制者不得自有而直之名始振聾海舶矣直以殺思盻爲功叩關獻捷求通互市官司弗許

三十一年王直移巢烈港

直既破陳思盻求市不得乃引倭夷入定海關宦兵部之遂移泊金塘之烈港亡命之徒日益附之

是遊海郡邑無處無賊矣

四月攻遊仙寨百戶秦彪戰死

彪爵溪所人賊登赤坎攻遊仙寨甚急彪曰遊仙與爵谿唇齒無遊仙是無爵谿也先人遺我汗馬勳不死戰而死怯何以見於地下乎乃與弟漢疾馳赴鬬力不能支遂俱死焉

五月攻瑞安縣百戶李潮高良戰死

初十日賊自江口登犯嶺門岐頭等處入坡南匯至瞭高山下潮等與戰死之遂乘勝攻縣城把總夏光知縣劉畿率官兵擊却之賊乃退泊東山港

陷黃巖縣

二十八日福清賊首鄧文俊等率倭夷二千直入縣中焚戮縣治居七日而出時縣無城而賊乘潮猝至故陷

六月賊攻霩衢所指揮樊懋力戰死之

二十日賊以破黃巖得利復攻所城二十日夜半乘雷雨先以草人用竹揭試幾入城懋急督兵力戰死之時守禦指揮魏英督兵夜戰至天明賊從北門而出

十一月叅將湯克寬追擊賊於下馬洋大敗之擒賊首鄧文俊等

十二日克寬統兵追黃華賊與戰於下馬海洋越三日復戰遂擒文俊

三十二年閏三月官兵追擣烈港賊巢王直敗走

烈港地形曲折賊負固盤據卒難進剿都御史王忬躬至溫州閱圖審形謂兵船雖多難以直擣乃令叅將俞大猷湯克寬分爲二哨部署既定大猷由列表門進以當其前克寬由西後門進以防其逸謂賊列一出則一哨可以追勦不動亦可以全制至是大猷募熟諳山脈徑路之人侯得等潛入賊營則以十一日寨火爲號而後營本寨拒賊巢止隔一山分遣把總張四維毛龍山黎秀屯霩衢遏爲聲援夜四鼓促得等縱火賊營出戰敵天官兵乘之賊驚奔爭舟死者無算乃大敗走直率精銳潰圍而走泊馬蹟潭軍門以大猷兵獨進雖破賊巢而違我節制使賊得逸深責之

四月賊攻海鹽縣海寧把總馬呈圖等與戰死之

初四日賊自太倉上海而來攻縣城二日始解去
六月賊至海寧衛馬呈圖督官兵禦之弗勝冢與指
揮梁棟百戸王拍姜揖呂鳳桃岑皆死于行陣既而
把總王應麟率兵追逐之與戰于海口巡司大勝之
賊以伏兵衝我師我師遂潰千戸
王繼隆百戸楊臣康綬亦死焉

条將湯克寬破賊於鱉子門

初九日倭犯平湖官兵追之連戰皆敗叅指揮等死焉
王公命克寬往勦之及於鱉子門大破之俘斬二百
六十
有奇

賊薄省城指揮吳懋宣率僧兵禦之於赭山敗績

懋宣以僧兵爲可恃欲
藉以立功竟失陷而歿

賊攻松門衛把總劉恩至追擊於舟山岑港大敗之

賊初至勞甚倡議攻衛城弗
克而去蓋依王直爲窩者也

陷昌國衛百戸陳表死之

倭賊入城表曰吾力無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攝印
多吾死置印何地遂送母出城納印於千戸金鰲出

門追賊奮
鬬而死

賊犯定海官兵擊敗之

賊皆鴉鳴山人沿海爲患十二日
都司劉恩至破之於蘆花港口

官兵進勦馬蹟潭王直敗之

十四日湯克寬等兵船進搗賊巢大敗之因砲聲驚
起盤龍官兵覆溺者甚衆直遂走直隷地方俞大猷
又追敗之所
存僅百餘人

陷臨山所叅將俞大猷等追擊大敗之

廿四日大猷與都指揮
劉恩至俘斬二百有奇

五月賊破乍浦所百戸陳綬指揮陳善道死之

賊自金山而來城破綬死之善道從湯克寬率兵
來援與賊戰於長沙灣與冠帶哨旗張霈皆死之

攻新河所

時兩浙之賊充斥郊野所過殘破村落爲墟而乍浦
以東迄於直隷之拓林二百里之地皆爲賊巢矣

克寬兵將於崇[illegible]港例使李文進[illegible]兵俞大
猷兵將於蓮花洋停所勞多而賊猶不知戒云

七月賊攻台州寧海縣

初四日攻城
凡七日而解

八月把總鄧城等擊賊於普陀山洋敗之

先是賊首蕭顯犯直隷之崇明南沙修船爲逃歸計
都御史王忬計其勢必流入浙境預令都指揮劉恩
至把總鄧城指揮張四維等分爲二哨一自觀海臨
山趨乍浦遏賊來路一自長塗沈家門設伏邀擊賊
果南遁官兵與遇於普陀落伽山臨江海洋連與戰
皆勝之岑賊敗登普陀依險爲巢指揮白衛叅將俞
大猷督官兵進攻之二十一日夜自石牛港進張提
整衆而前不與交戰潛遣守兵由西北巡檢司直入把
總鄧城陷陣先登武舉火斌黎俊民繼之賊遂敗走
茶山絕頂與日郊城由東北茂步沙進火斌由鸚哥
巖進黎俊民由中路進劉恩至等統
大兵居其後四面夾進俘馘無遺

十二月賊攻瀝海所千戸張應奎百戸王守正張永死
之

三十三年三月都指揮劉恩至等敗賊於三岳山

賊至三岳山恩至與指揮張四維督舟師進攻勝之
尋與指揮潘亨會兵再戰又敗之賊乃由赭山道去
雖暫賊三江瀝海餘姚
直走定海之王家團

賊首蕭顯流突海鹽官兵追擊大敗之於二十里亭追
至慈谿平之

顯叛結倭夷連綜入寇首犯直隷之上海盤據南沙
劫邑攻城號稱勍敵後自松江敗蹈遂率精悍數百渡
海而南下公命官兵設伏於要路賊至二十里亭復
大敗走顯復統所餘梟銳南奔官兵乘之逐於三江
斬于龍山閫于定海困十
慈谿分道夾攻賊遂就滅

賊據普陀山分踪流劫內地叅將盧鏜邀擊於石墩洋
破之

先是賊入寇歸棲普陀爲息肩之地官兵守之既久
旬將搗其巢先一日遣諜覘之險無一船至是四合
鼓噪而前值他島賊自彼來精悍異常遂合攻官兵
官兵腹背受敵被敗劉亡若四六因歸賊以先所

得貨滿新舟令其半先歸而留梟悍者入掠由是海陸沈上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嘉善皆被其害而石墩洋之捷僅斬賊二百餘級云

五月叅將盧鏜追擊石墩之賊大敗之

賊久盤據海寧縣之石墩爲巢至是出洋追敗之俘斬二百有奇

九月浙西之賊分掠浙東蕭山臨山瀝海上虞

攻嘉興府官兵追之與戰於孟家堰等處指揮李元律等死之

孟家堰之戰元律與千戶薛綱宋應麟死焉既而賊走嘉善叅將張欽等敗之賊奔百家山百戶趙杓梁瑜戰死賊䧟沈家河都指揮周應禎亦死之

十月百戶張曜禦賊於湖頭死之

賊自寬與登坳突溫州之湖頭曜統兵禦之敗績乃力戰而死

賊尋至東陽南午嶺巡檢朱紀死之

賊自湖頭之敗走樂清越盤石嶺趨台州黃巖仙居遂至南午嶺紀統鄉兵邀擊之力戰而死

指揮戴祀等與賊戰於芙蓉海口死之

祀與江九山千戶崔海鎮撫劉成百戶易文皆戰歿

攻乍浦所

賊自金山而來攻所城弗克乃分掠平湖嘉興等處復回柘林

十一月賊入嘉善縣遂至湖州

賊復自柘林而來入縣治又越嘉興府而西流劫湖州諸縣

十二月賊復入嘉善縣百戶賴榮華死之

賊歸自湖州復入縣治榮華統福兵禦之來勝逐北賊預伏鳥銃手以待兵潰榮華死焉翼日賊焚縣治自是而後賊入縣治凡十有七次無城故也

三十四年破崇德縣

將築城未完賊以小舟潛從南水關入

賊至湖州橫塘官兵與戰敗績福建副理問閔一貫溫台守備周奎等死之

時同死者青州指揮徐勇羽林百戶陸陵右衛百戶周應辰山東把總梁鄂武生郭周張景安朱卞姚清孫曾故青齊驍將也是役亦手刃數賊以衆寡不敵故敗歿

四月賊攻乍浦所不克遂至嘉興府巡按御史胡宗憲敗之於王江涇

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探知嘉湖兵調松江擣巢率衆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次攻杭軍民洶懼御史胡宗憲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詣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逼近薄城外衆益懼甚胡曰兵法攻謀爲上角力爲下矧又無兵乃密屬吏取酒百餘甕鑽其頸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遣兵辛擇警而猛者假冠服持赤幘坐船上稱解官餠酒餉軍故向賊所從道見賊即佯去冠服上走賊信不疑馳報諸酋長諸酋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高飲率多死然賊黨尚衆我兵寡且恇怯適保靖宣慰彭藎臣所領士兵數千至乘銳直前遇伏墮賊計控於城南石塘灣胡深憂之於是親詣軍營宣諭且勞苦之曰勝負兵家常事若等無畏顧兵多無衣與器械乃加賜錢帛牛酒召諸工晝夜繕造器兵懸重賞苗兵感激思奮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設伏夾擊賊果僨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當賊不知會督張總督從松江兼程來視師而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泖湖西出胡公又同督察趙公部署參將盧鏜等艤激之且躬擐甲冑徑馳馬趨出四面合圍軍聲洪大振賊大沮遂走王江涇遂大潰不支土兵與我軍乘之斬倭首千餘級墮河水死者不可勝數

浙東賊犯紹興百戶葉綱韓綱死之

賊自錢倉白沙灣入本府仇村經金城突七里店寧波衛百戶葉綱與戰而死賊由前東走寧海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定海衛百戶韓綱以戰亦死之至會稽副使許東望率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圍之困於絕地殺盡殲之知府劉錫縱之走由白米堰沿海塘過蕭山入富陽趨直隸徽州等處

五月賊犯餘姚省祭杜文明死之

文明糾鄉兵累立戰功至是統士兵禦之斬賊前一人從賊三十二人文明亦戰死焉其父杜槐亦死於楓樹嶺之戰父子忠勇人所難及

賊犯平湖指揮李希賢敗之

賊自柘林出掠至平湖希賢邀擊之大敗之梟俘斬一百二十有奇既而賊益衆攻城月餘始解蓋賊首莊艮之蹤也

賊攻三山所把總指揮劉朝恩擊敗之

時朝恩已承院檄他委離所一舍聞報即馳還率軍民固守値霖雨城圮者數十丈賊譁呼請降手可陷城中洶洶或勸朝恩突走朝恩叱之曰我祖宗世受國恩今日正我報效之秋豈可以事倖去已而規避耶且我去則此城一身之利得矣其如生靈何遂以身蔽圮所督戰甚力復以木城障之將城上矢石如雨而木有中賊者朝恩悟曰此幻術也投以生犬首發矢即中其酋帥貫喉而斃賊驚潰走朝恩復追躡之斬獲數級是役也内外居民全活者三四萬人

六月賊犯省城燒北關市總督尚書張經統兵禦之大戰於塘棲敗績

初賊敗於王江涇精銳者多死柘林諸賊亦驚愕破膽胡御史計乘勝進擣賊巢欲令永保一兵由金山

海洪而進尾氏兵合遊擊鄧繼芳由閔行黃浦而進狼兵攻其東苗兵攻其西海洋戰艦截其遁歸之路必使賊無噍類以絕後患張不能用竟分永保兵以援蘇州等處二兵困于奔命且衆寡不敵故有是敗

賊尋走吳江之平望浙直官兵會擊大敗之

詳見直隸倭變紀

賊從嘉善縣遁去嚴州府推官劉泉復大敗之

賊既不能取道蘇州乃折而東南從嘉善乍浦以趨舊穴泉率鄉兵邀之于三塔塘復大破之斬首四百六十餘級焚溺中毒死者復千餘人蓋不藉客兵之援而專督鄉兵之功也

浙東賊犯餘姚鄉兵擊敗之

賊自觀海遁歸官兵追敗之于霍山洋

賊自觀海出洋都指揮王霈與把總閔浯張自維等邀擊于霍山海洋悉沉其舟

參將盧鏜敗賊于馬鞍山新林復追敗於勝山龜鼈洋

八月副使孫宏軾等破賊于大陳山擒賊首林碧川

賊首林碧川自柘林遁出海爲颶風沮回泊台州之螺門宏軾與兵備許東望參將盧鏜知府宋治都司王霈等督舟師追之賊敗登山官兵留之月餘碧川與高贈烏魯美他郎等一百五十人俱俘斬無遺

九月賊至舟山把總鄧城大破之

新倭方至海外傳警是日風浪盛作諸將相視莫敢發鄧城奮曰寇不可玩當冒風濤一戰斬其不用命者遂將數舟以往抵舟山伺之俄而霧合咫尺莫辨乃令掩旗息鼓薄暮賊舟果至泊謝浦天昏黑不虞兵船在也城令善泅者渡木罌覘得虛實誡兵士枕戈達旦黎明縱舟奮擊賊逆戰倉皇不支俱騈首就擒斬獲三百餘名顆沉溺者無算

十一月官兵追賊于龕山平之

龕山之賊自温州登岸蔓延於會稽過曹娥江順流而西初總督都御史胡宗憲方在浙西勒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竟未有能殄之者至是親提大兵至欲斬不用命者以徇因擇地形壁龕山之巔分諸將信地皆露宿以待時參將盧鏜戰還總督促明日再戰鏜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總督佯許諾而密召親兵謂曰若曹豢養久未立戰功今賊行滅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徑渡錢塘江奈何今日正若曹立功之會能乘其不意而襲之賊可盡也衆皆踴躍請効死已乃檄令典史吳成器統之以進不數里遇賊亦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循海而走登匿山坡壁我兵四面奮擊不得已登屋擲瓦礫下瓦盡繼之以槍槍盡投刀刀盡乃下死守我兵攻堅破之悉斬首以獻

賊登犯海鹽知縣鄭茂指揮徐行從即日討平之

賊自秦駐山登泊茂等率兵撲戍之是戰也賊雖止於八十有奇然以是日登陸而官兵以是日盡殄之則前此未之有也

十二月賊犯平陽三港守備劉隆等死之賊尋平

賊自南麂山流入金鄉至平陽之三港官兵邀擊之破之賊佯爲我兵裝束遁出陣後而以精悍者衝其前鋒隆等奮擊我兵遂潰隆與千戶鄭綱百戶張登死焉賊尋至嵊縣提督軍門胡令副使譚綸勒之援以成笧仍令典史吳成器爲鄉導引官兵由新昌遊出賊後期客美田九霄兵至夾擊之百戶丁世臣等又各分守要害以防賊遁至是官兵分作五哨四面埋伏止以一哨誘敵賊出戰伏兵四起賊遂大潰先清風嶺烈女廟官兵乘勝攻之斬馘無遺

樂清賊犯寧海王簿畢清死之

清善騎射屢立戰功至是禦賊於堀樹嶺力戰而死

尋至平陽壘指揮祁嵩等死之

嵩與百戶劉懋俱力戰而死

指揮閔洛亦戰死于舟山

三十五年正月官兵擊賊于後梅大破之

乙卯冬十一月倭賊自福建入浙趨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與前倉賊合幾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蔓提督都御史胡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容美土目田九霄同知曲入繩等兵往戰之遇賊江橋乃令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挾至大潰而走至後梅匿民家宗憲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死地復何能爲乃悉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值大雨宗憲與將士立田中夜五鼓大霧咫尺莫辨賊乘黑衝典史吳成器軍成器故善戰驅兵四面合擊之擒斬俘若干人然脫走者猶衆計賊必由山西嶺而遁命設伏以待夜將半賊果至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積五百二十有奇餘奔太平蒲岐港官兵復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偪賊壘投以霹靂火器譙若刼營者賊驚起自相攻擊死者又若干人得脫者無幾竟出洋去

三月官兵進擊舟山謝浦之賊勝之

參將盧鏜知縣宋繼祖生員李良民武生婁楠等會兵進攻大破之賊移屯邵嶴

柘林賊攻乍浦所

賊首徐海陳東等自柘林沿海而來欲取乍浦爲巢進攻杭州次及蘇常以至南京兵備副使劉燾疾馳應援與賊相持官兵大勝斬首五十有五賊勢少挫翌日賊自金山而下者復萬餘遂圍燾于城中日夜攻擊燾督官兵禦之賊不得間九日乃解去由海塘而西燾尾追之斬首一百三十賊過海鹽轉塘灣指揮徐行健禦之因衆寡不敵而死賊因野無所掠分作二支一逕至長安一由硤石章婆堰與長安賊會知杭州有備不敢攻而去

四月攻嘉興府指揮程祿死之

賊回至上店復分爲二半由海鹽塘半出長水塘會攻府城時嘉興兵俱往杭州賊偵知之故乘虛而至也適程祿所統陸兵五百至與金册所將水兵夾攻之斬獲頗多賊後至甚衆共陸行者徑過城下我兵爲其所綴賊遂過城下而西急趨烏鎮祿追之賊預伏民房以待祿遇害時官兵死者千餘人

浙東新賊攻觀海衛龍山所進陷慈谿縣

時賊自鳴鶴場臨山三江登岸者各千餘越數日始進攻觀海龍山生員李良民統兵禦之賊乃往慈谿慈谿無城知縣柳東伯率民兵禦之而賊分蹤遶出兵後衛縣市都長沈宏率族屬土兵禦之斬首百餘賊即遁去賊首爲周乙豐洲酋也○沈氏慈谿巨族家界於觀海鳴鶴間家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鬬自嘉靖以來海上多事從上堡山烽鳴鶴縱橫蹂躪沈氏不惟自衛且能殲其渠魁奪其所掠賊甚讐之至是賊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無出婦女無葺貨財誓以死守不能者先戮之章氏誓於內曰男子死鬬婦人死義寧與死等耳衆婦皆竦聽既而賊圍沈氏羣婦聚於一樓賊散入戶章氏遽出投於河周氏馮氏繼之共死一所柴氏方爲夫彌刃賊已所戶入矣柴氏即以刃斫賊一旋自刃孟氏孫氏姒姊爲賊所得相扶不放詈賊不屈奪賊刃自刺皆殲焉思橋之難沈宗婦死難者三十餘人其六人尤烈者也章沈祚妻

參將盧鏜敗賊於慈谿之丈亭

時賊將掠餘姚鏜遏之於丈亭大敗其衆賊乃不得至餘姚餘姚上民感之爲勒石頌功云

佐擊將軍宗禮與賊徐海戰於崇德三里橋死之

海統賊萬餘流劫烏鎮胡宗憲遣千總錢燦率兵百餘人僞爲亡命投入賊中以爲內應而撫知縣張晁剿之賊內外驚擾不得寧居欲仍往杭州至崇德三里橋禮與鎭撫侯槐何衡忠勇官霍貫道率兵九百禦之三戰三捷北賊死者以百數賊分巷死鬬禮等以孤軍力戰多殺不敵遂皆死之

賊攻平湖縣

指揮翟文擊之賊退走指揮劉儒預伏潘巷復出戰至九里橋敗之

五月浙東賊復入慈谿焚縣治攻龍山所

賊分二支一入縣治一攻所城爲龍山兵所擊死者數十人乃解去

賊首周乙就擒

乙統賊四千餘劫慈谿不已而延及餘姚爲浙東之大患至是就擒

福建流賊破僊居縣入據之

時方築城未完且值霖雨新城崩壞賊進攻者三知縣姚本崇悉力禦之賊夜分三支攻城西南而以一支潛由東北登陴遂入縣治先是賊自莆田岐頭沉劫北至青田百戸方存仁死焉賊遂猖獗攻破縣城巡檢劉岱率兵求援亦死之

浙西賊圍桐鄉縣

宗禮兵既敗致賊益縱肆提督阮鶚入壁桐鄉賊就圍之副使劉燾遣指揮朱文王彥忠來援擒斬賊二百六十餘人以衆寡不敵我兵遂却

總兵俞大猷盧鏜敗賊于漁山馬跡洋

松浦口之賊自古窰逃出漁山海洋鏜與指揮張四維等追及之沉其數舟擒斬二百大猷復追及于馬跡洋俘首百餘

桐鄉圍解

副使劉燾遣指揮王彥忠等敗於斜塘

賊有復自松江來者屯斜塘風涇王帶等寇勢甚滋蔓燾令彥忠等逐之賊大敗復由澉浦東去

六月官兵進擊僊居之賊平之

賊據僊居胡公宗憲阮公鶚檄之又檄副使許東望知府譚綸總兵盧鏜等從東路進賊聞大兵至乃走斷橋彭溪官兵圍於林同知家指揮伍惟員犯其前鋒俘斬三百死水火者不計餘賊六十人逃往天台復為鄉兵所殺而福建流賊遂無孑遺矣

應襲管懋等誘擒賊首華開陳東等

事見徐海本末

八月兵部郎中郭仁副使劉燾擒賊於泰駐山

時諜報泰駐山支嶺之上有華倭棲之其舟為舖艦所破不能長往仁與燾時駐乍浦即欲遣兵擊之將上皆云窮寇據險難以仰攻乃許令兵士挾降倭一人往說之許其送付徐海其黨五十餘人悉棄兵而來因次第縛之

官兵敗賊於乍浦

詳見後敍中

賊首徐海乞降既而復叛據沈家庄總督侍郎胡宗憲督察侍郎趙文華提督都御史阮鶚率官兵討平之

事見後敍中

盧鏜擒賊首辛五郎等於清港洋

辛五郎者宿寇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葉麻輩同巢穴林攻乍浦圍桐鄉毒螫吳下諸郡其志欲吞全浙寬留都勢甚猛也總督胡公欲滅之忌海與其黨既而海受餌爲我用擒其所惡陳東葉麻輩而遣其所權以歸爲五郎在焉公密令總兵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截殺諸寇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接密諭時方對諸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山客相顧莫知所謂鏜自乘福船令將官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落泊少選大船艤金塘之麓賊皆登懲鏜知其爲五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總以銃炮賊以手且拯且招拯者示勿攻擊招者示之有所言也哨兵毀言曰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一家之義乃倭話也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放囘者也哨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藉之謂五郎曰汝既爲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懸

款洽而洋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隨鏜厚加禮貌五郎不疑安至深夜鏜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梯俄而哨船蝟聚鏜問之曰如何稱應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夷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下至蓬戶外望維海不見五郎悟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卧榻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卧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叐盡卽前夜起雙燈時也是了者乃復命也羣賊死時皆不知軍門之謀僉訐哨兵所行慢殺五郎亦自以偶遇盧鏜被執不知其出於軍門也

副使許東望擊賊於馬墓福山洋敗之

賊酋二隣來乃從賊七十餘皆就擒

九月百戶郎官追賊於臨海兩頭門死之

副使王詢總兵俞大猷率中軍侯廷佐擊舟山賊平之

俘斬一百五十餘

十二月官兵進搗謝浦賊巢平之

先是賊據吳家山官兵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公命把總張四維以麻陽兵當歲除夜襲破之俘斬無遺

是年自浙之賊數踰二萬皆次第就擒而謝浦之寇卽舟山之餘孽云

三十六年四月賊犯定海關應襲百戶俞憲章死之賊亦敗遁

賊舟漂至沈家門副使王詢總兵俞大猷令把總張四維誘降五十三人至定海關適別綜賊殺憲章恐其中變悉斬之而移兵擊新至者賊敗宵遁

十一月賊首王直款定海關要互市總督胡宗憲誘擒之

事見擒獲王直

三十七年二月賊酋毛烈據舟山之岑港

王直旣就擒毛烈等欲爲之報仇不肯還島而據岑港分綜出掠官兵屢攻之弗克

都指揮戴沖霄等擒王直謝和餘黨頭目陳秀山等

秀山王信郭喬恕等直部下酋項松吳九等十五名和部下酋也

賊攻樂清縣城

賊舟入石馬港者甚衆卽進縣城副使袁祖庚參將張鈇逐之至和尚嶴與太平流寇合兵五千餘人金盤指揮劉茂朱廷鎬千戶周賓百戶李爵劉深與戰而死鄉官僉事王德民督鄉兵禦賊亦死之

四月賊攻台州府

賊酋二千餘人臨海島朱門劫松門寨寇台州象山桃渚又有繼至之賊與合爲一攻府城僉事李三畏知府譚綸率兵剿之至隘頭所海濱大敗之

溫州賊過太平縣典史葉宗與戰死之

攻溫州官兵討平之

時台州賊復合樂清賊攻溫州府總督胡公遣參將戚繼光追之及於盤石館大敗之賊遁出港參將張鈇預奉胡公方畧艤舟師江口以待斬首百餘焚賊舟數十賊死者無筭先是賊分二分劫象山寧居知府譚綸悉擒斬之戚繼光又追及於海洋賊遂全敗

八月官兵進剿舟山賊巢平之

詳見後敘中

三十八年三月賊巢象山何家礵副使譚綸討平之

賊自何家礵登犯者三百餘據險爲巢樹木營以自固總督胡公檄副使譚綸剿之綸與總兵俞大猷計曰堠者報賊甚多而今登犯者止於三百其當我乎乃令大猷率舟師備之於海而自率陸兵往禦之至定海卽欲進兵將士請曰兵士遠來乞休三日而戰綸曰賊數不及三百久掠不去者蓋謂我無兵耳今聞大兵四集不走且嚴爲備宜出其不意急擊之乃進兵至馬嶴賊繼至者五百自金井頭而來至近綸卽移兵先擊之前鋒旣接綸分兵從中衝之賊遂大敗追至落頭斬級以百計賊避入山中竟宵遁焉翌日綸率軍進搗何家礵賊巢賊殊死戰綸遣奇兵從間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潰入舟中因縱火焚之俘斬略盡

賊犯樂清參將張鈇敗績千戶胡鳳等死之

賊自梅嶴劫大日至窯嶴鈇迎敗之乘勝進攻賊伏發田中官兵入其伏遂潰千戶胡鳳朱璠百戶姚恩

皆死焉

賊犯定海把總陳其可與戰敗績武生蔡啓元死之

賊自岙家洋入犯爲參將戚繼光所敗至奉化之蔣家舖副使譚綸遣其可擊之其可違綸節制乘勝逐北爲賊所乘遂潰敗啓元死焉

四月賊攻樂清縣

賊自石馬港入者二十人張鈇射死其酋二人賊驚潰奔舟

桃渚圍解

時賊攻所城甚急幾至陷沒總督軍門檄譚綸往應之綸至入所城與戚繼光合攻之俘斬頗衆賊遁首埠依山爲固官兵又進攻之復大捷賊遂併入栅浦賊巢

參將張鈇敗賊白沙嶺

賊自松海登陸及太平遁至之賊合踪至白沙嶺鈇預設伏以待賊至入伏正兵方合伏兵總起大敗之賊遁出海去

五月柵浦賊夜襲松門衛城副使譚綸等擊破之

綸既破桃渚之賊即回軍向松門擊柵浦賊既入衛城以守城卒久而疲且風雨晝晦恐賊乘官兵初至來攻城乃令諸偏裨悉軍過衛以備巷戰而令戚繼光軍分配城守諸偏裨皆竊笑之夜漏下四鼓果有賊數百襲西門先登者且三十輩殺城卒火城鋪守者紛紛墮城走章廷廣陳其可督兵大戰斬數賊敗乃退兵計脅通綸與繼光尾賊後計賊必出金清閘鑿二舟塞之賊果至起塞時綸駐新河所城堰獻示弱詐爲新河老人遺書于賊約饋千穉令勿攻城賊信之乃不起塞明日繼光軍出壁牛橋誘賊賊果悉衆往綸盡銳兵出南門復遣人樓賊伏悉走之賊依舟以拒官兵攻之沉其二舟賊大敗奔陸復大敗乃棄舖重越過南岸官兵追之及於南滸嶺賊復據濱海高山分五部以拒官兵蔡汝蘭等進搗其巢先令奇兵間道奪其巔以柵其背張左右翼以貫其中遊兵復四面環攻之賊遂大敗斬首三百生擒數十百人賊潰圍奔樂清黃華掠舟出海而去

副使劉存德參將張鈇進擣海游賊巢平之

先是存德鈇預令把總任錦等設伏石所岸港口而自督兵進剿之賊知大兵將至即遁出洋伏兵擊敗

之追至獨頭洋又敗之追至青門洋又敗之沉其舟數十俘斬數百餘賊會屯海爲游兵擊斬盡絕

九月福寧賊流至桐山指揮盧鏜等敗之

賊掠福建而去爲颶風所擊復至桐山鏜與梅魁等搗其巢預遣人伏賊巢中約被擄人爲內應而令指揮李光佐與史黎喬伏水北策應之夜二鼓賊巢火起各兵乘亂夾攻賊大敗奔前岐官兵復追及之斬首一百三十

十一月賊遁往福建盧鏜等復大敗之

鏜等知賊將遁設伏秦嶼港口伺之賊至大敗官兵追至同坑適仙居知縣區益以坑兵來會前後夾擊復大捷俘斬二百有奇

十二月王直伏誅

四十年四月官兵擊賊於馬蹟沙埃大敗之

賊新至官兵遏之於海洋中追逐至馬蹟沙埃敗之賊奔陸適冠帶把總章廷廣守舟山引兵設伏埃上約水兵合擊之賊遂大敗

賊犯新河所官兵擊敗之

賊自週洋港登劫僉事唐堯臣遣指揮劉意等擊敗之復用火攻賊死者百餘遁太平漁嶺復追敗之

賊犯台州參將戚繼光敗之

賊自桃渚登陸流至台州爲戚繼光所敗追至新橋賊又敗走死者百餘而繼至者復二千餘人至黃沙爲繼光所敗乃登山以拒官兵復追敗之圍於白水洋民居火攻之賊遂盡絕是役也賊多兵寡而我兵九戰皆捷俘斬千餘焚死者稱之

五月賊犯大嵩官兵擊敗之

賊爲我兵所逐出至横浦拒於水兵不得去乃奔入鮚綺副使王春澤檄總兵盧鏜出南路奉化以入象山而自引兵由大嵩望湖頭裘村進期與合擊適賊至裘村官兵擊之賊大敗潰斬首一百五十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吳淞江入略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過乍浦而登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

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援急者特客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藉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於江淮吳越諸州郡間以拒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燄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可晝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總督檄未至夜半閭乍浦閭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激浦海鹽之閭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栖相犄角居塡之游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鶩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所阻尋罷乍浦閭閭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略峽石越皂林出爲鎮以北烏鎮若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既獲諜度蘇湖之間惟營湖爲四戰之地於是撤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墊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客美上兵衡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宣直果威恍懾如約遣其養子壬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勾薩摩諸烏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閭也胡公策日宜與海難順逆不同其勢固居齒曲亢阬悔梧海獨不可以大義諭之乎不然彼負人也誘之

以利或可紐其心間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賊永保反兵不至因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吳遣諜者陰遏海所曰宜已遣子款定海附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也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保請轉以銀牌符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歸之酋阮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祝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切疑海私公遣猶鞅鞅未之從也海聞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日其已聽總矜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栴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若當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心訴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檣擁竿以擁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緒備提督阮公復躬屬矢石徇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擁予自樓檣中蹕而擁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緡索圍擁竿所擊故猛處竿至郎綿撓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焚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遁東既無何闘海等所去道遠勢且狐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

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將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西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圍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胥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晃勒兵自湖州入壁爲鎮衆將丁僅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店指揮樂填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丑皂林之敗遁超惶怖不敢遁而公業遣謀斷說服亦日夜望永保成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又援兵不介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誇若與爲飛詐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迄仰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析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腑斷交所嘗兩排轂中朝以鎮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鄒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闘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圖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犂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楊虎陵之間無足慮海爲巨學問雖紐而內附中囘不可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貲謂者昭海以金帛而流之東出海上擊他呟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

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兼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謀洞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募奪其輸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綦享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獻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闘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叛於公遂葦故所載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閭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塵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厥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了言微郤井用周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謀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林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學則又以他罪縛得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脅相徐頃以桐之役兩暱耽者也數遣諜持督珥殘翠還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闘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因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及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遣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仗并縛東海讀其書涕變下益德公之不恐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諜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淚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降斬若干級兵威大

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恐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旦召公故所遣諜而詰之曰若爲我論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以千餘金賂王爭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卸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捐繼縛而諸酋長洵洵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闘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互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薄責海疏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非官兵又業已內附不恐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葉日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日我固欲覓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艘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殺以謝趨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日諸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其日時其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首令梁酋逐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家中官兵郎舉縫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後酋逐海上艘如織不及還兵闘於是諸官兵待乘勝蹶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若無弄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廷顯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間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辛擁誘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飾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以求四公四公者計不許恐他後遂許海與諸酋長北衛面四公拔次稽首呼天星翁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翁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内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弁爲尊海復稽首呼天星翁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猶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志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彊務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桀黠若此於是閩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徑鷙難即破永保兵猶遠遁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徙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喧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幾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白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覺禍且肘腋間胡公因日遣諜詗海且陷海如囊待公內諜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冥陳東黨業已深疑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間沈家庄故東西

兩處而中貂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手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許爲書夜遣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還卒東沈家庄道上邀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扎還卒職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鬨日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鬭海中稍宋大亂明日官兵回面合梏立而進保蛸兵先當之稍邦河剪兵哭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爵聲此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戰壘下學會風烈公麾衆東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沈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矢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兒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沈河處永保兵逆蹈河斬海級以歸副使茅坤撰

擒獲王直

王直者欽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畧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嫗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嫗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峩冠者詫曰此孤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竊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於是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磺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等爲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滶爲之腹心會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于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剿之無孑遺者而聲言宣力

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爲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入內地侵盜直又嘗以扁舟泊列表參將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風猛突圍去怨中國益深且形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清黃巖昌國臨山崇德桐鄉諸城皆爲攻陷焚掠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塡溝壑者亦以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莫敢攖其鋒但爲計致請毋殘破處必詭云某

島夷所爲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特見其猖獗橫皆授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酋來者背自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爲坐遣無疑先是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爲餌而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其實汪意何察直也

上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授洲等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于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嵎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王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非中偏裨雜種侵軼我遏閩商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布

皇靈以攜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則賊之勢自不能容然後道之減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洲等領計敬諾而行居無何倭酋並二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所料不爽毫髮中外始眈然知狀于是

上以公灼見禍本降

璽書褒勞而閫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

旨規羅益密御史金淛內承學交章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之

詔曰可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洲等至五島遇王滶道以移諭事滶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島夷所宗令承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客館見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簇擁洲等心

勦坐論鄉曲設酒食据對情欵和沙洲等曰總督公
遣洲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無海介逋臣
德督公不曳只經牽而鞫之而遠勞訊使死罪死罪
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稱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爲
盜賊之行何也直曰總督公之聽誤矣無爲
國家驅盜非爲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凶命
料合倭夷殺人剽貨坐分鹵獲而爲之辭曰我并爲
盜者是何異于昏夜操刃以臨人之泄執之則日我
非盜魚者爲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
矣直語塞洲等曰總督公統領官軍十萬盡以鎮溪
麻寮大剌土兵數萬艫艘雲屯戈矛雨汪水陸戒嚴
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爲是何異于驍
蟑臂以當車轍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
民足下壽毋令妻于獄中館轂甚厚則公之心事可
知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拏此轉禍爲福
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
從此風聞外夷隨其順指者頗少變而叛賈倘益爲
淵藪者多有謝心直始不安于彼矣初直聞毋妻爲
數心甚忿欲犯金華及聞洲等言無恙又竊喜于是
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日令
日之舉未可月時以往也當遣我至巍爲彼所素信
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彼全師從進始
可以遲直笑曰妙算也遂托宣諭別國爲名留蔣洲
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同陳可願同至寧波詰
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擒薩摩洲夷過洋
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効力成功
之後他無所望惟願
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始從所請疏
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有零寇
百餘據舟山爲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剿之盡
殲焉公疏
上功大犒賞有差王激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
印如斗大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萬
餘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
張甚公乃謀之王激等以觀其意激等初欲小試恐
勤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
大事者且欲迷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謙須
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部出觸王汝賢在軍
門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
犬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跡章露委心留川工次
賢等撫摩若君子然葉宗滿兄勞並奸醴遇時時對
將吏上民曰直非反賊顧掘强不一見我見我當有
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朴可欺欲乘擄以全家屬
且未知徐海等敗沒以爲縱不如所料亦可與之應
後背志而去逐決策渡海先遣蔣洲次遣王激葉宗
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州王入
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等慷既登舟
釃酒誓衆曰今大獻吾當戰之例妻泊岸時須謹滿

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調兪大猷于金山
而以總兵盧鏜代之已盧鏜者舊與王激等從事舟山
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羣倭礪
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時公
計已定仍姑列狀
上請以安其心
上已知直爲釜魚智力俱非胡公敵乃顯
詔王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貢爲詞胡宗憲可相
機設謀擒剿不許疏虞致墮賊計公奏
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閫方略密諭參將戚繼光張
四維等督諸從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棊列魚
烏莫度乃以夏正等爲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
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
誰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即往見軍門敢留汝邪況死
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
降且萬有一生焉直怫然不悅而公與共所覬信王
激禁宗滿先遣來見者連床臥因佯露諸將請戰書
十餘篇于几案王激等竊視驚怖夜半公作許要中
詐云吾欲活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夜出名綳
其辭吐滿床王激等漏之于直直始疑之又管其丿
澄菌菇血寓直書云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恨驗汝一
見使單門有辭于
朝廷印許眷屬相聚汝來軍門尖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
必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邵岳童華等往來游說
直猶豫未決公以直孰愁岑港已諳五旬察其心神
終屬觀望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探知四面兵威
甚盛終無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歎曰
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
柰我何乃曰部兵無統欲得王激辦之公知海上諸
賊推直多智習兵入雄異域得人心爲難制其餘皆
鼠子輩毋足慮諸將亦云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
激往直乃欣然詣軍門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
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三司諸大夫參議曰王直
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
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刼海宇震動東南肇釁
雖稱悔過以來歸仍欲挾倭而求市上有干乎
國禁下貽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問擬斬罪籍有
餘辜公具疏
上請得
旨斬直于市梟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王汝賢葉
宗滿俱從末減邊遠充軍王激出洋爲嚮風所覆其
餘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勦除黨與
皆絕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
上請
詔曰大憝既除海氛已靖部議報謝徐徐何也胡宗憲可
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一子
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者陞賞有差

浙江事宜

論要害

兩浙形勝大半負海島夷之來最為切近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洨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堂奧自安矣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韮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守藩籬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突出海外固為當敵要衝浙西雖涉境海而豪

華財帛之所聚也尤為賊所垂涎兩浙設禦其容以軒輊耶

論設備

浙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為四參六總矣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為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為里者四為縣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公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其見左矣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即今屯兵哨守豈非守江必守淮之微意哉

論會哨

倭寇之來每自彼國開洋必徑抵陳錢山欵潮候風集艘分犯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則望韮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佛頭壬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戶桐山流江實閩浙相依之唇齒今以直隸兵船會哨於洋山福建兵船會哨於流江嘉興寧紹台溫兵

船各會哨於隣總各取印信到單繳驗本總兵船各分哨道更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責令收集柴草按伏瞭望遇警亦如烽堠之法舉火放銃則遠近易知兵船無悞而倭寇可無虞矣

總兵俞大猷云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砂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泊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椗椗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赭哨探遠諜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岸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

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
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
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
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
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嶴兵船在海毎日遇晚俱要酌
量收泊安嶴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討今晚
收泊何嶴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又云沿海之中上等安嶴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
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途曰高丁港曰沉家門曰
舟山前港曰滰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
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嶴曰海門港曰松門
港曰蒼山嶴曰玉環山梁嶴等嶴曰楚門港曰黃華

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嶴曰女兒嶴中等安嶴可避
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
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
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嶴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
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嶴其餘下
等安嶴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
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
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團土無嶴一面之
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
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
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
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卽打

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
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
把總蔡汝蘭云台州遼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渚
金竹北有桑洲桐巖西有關山衛登疊嶂層岡重關
鳥道眞可禦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
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
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
達實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於
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難卒至者惟此耳曩者戚
參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遺輸糧銀經月不
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於台州專立督餉方面
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衢

北衛寧紹權非遜制而威可近飭也
鄭若曾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
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為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
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淸野之策也趙侍郎近
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卽可墾
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毎歲可得
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
屢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爲糧結巢于此兵費反多其
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
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
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
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

海洋有豬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緒
巢之念矣
都指揮戴冲霄云議者皆謂玉環等山可興屯田之利
以給幕租愚謂此等山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皆
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知惜哉亦
念荒山起税爲利不多卽以萬頃計之不過千石若
寇據此以爲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賚盜糧
爲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民
屯種其爲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求查復
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鍾按金塘玉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
屯者將安取衷哉大都海外絕島但當計其要害

不當計其小利如地有所必爭則雖無所利猶當
守之況有屯田之利乎如地在所可棄則雖見有
居民猶當徙之況無居民乎何也溟海孤懸島夷
易犯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敵也若有兵守之
是利十而費百也試觀浙之舟山閩之海壇粤之
南澚皆稱膏腴然其守之者艮以固內地之藩籬
耳若問屯田所入之利豈足以供兵費之十二三
哉卽此可例論矣
一台州沿海近漲灘塗長數十里闊十里若放范蠡圍
田之法令民耕種外設海塘一條以捍鹹潮俾不得
傷稻每歲　科以給幕租可得若干萬石
一浙江平倭亂之後不二十年又有壬午兵民之變雖

緣撫御乖方亦以其地習戰鬬所用皆土著之兵若
閩中土客兼用軍兵並駕雖有一二脫巾終不敢爲
大逆亦得犬牙相制之法也然其原在於將領不知
大體無有勇知方之訓而越中兵柄多歸有司將帥
無權平時威令旣不下逮有急安可望其節制此皆
覆轍所宜更張者也

籌海重編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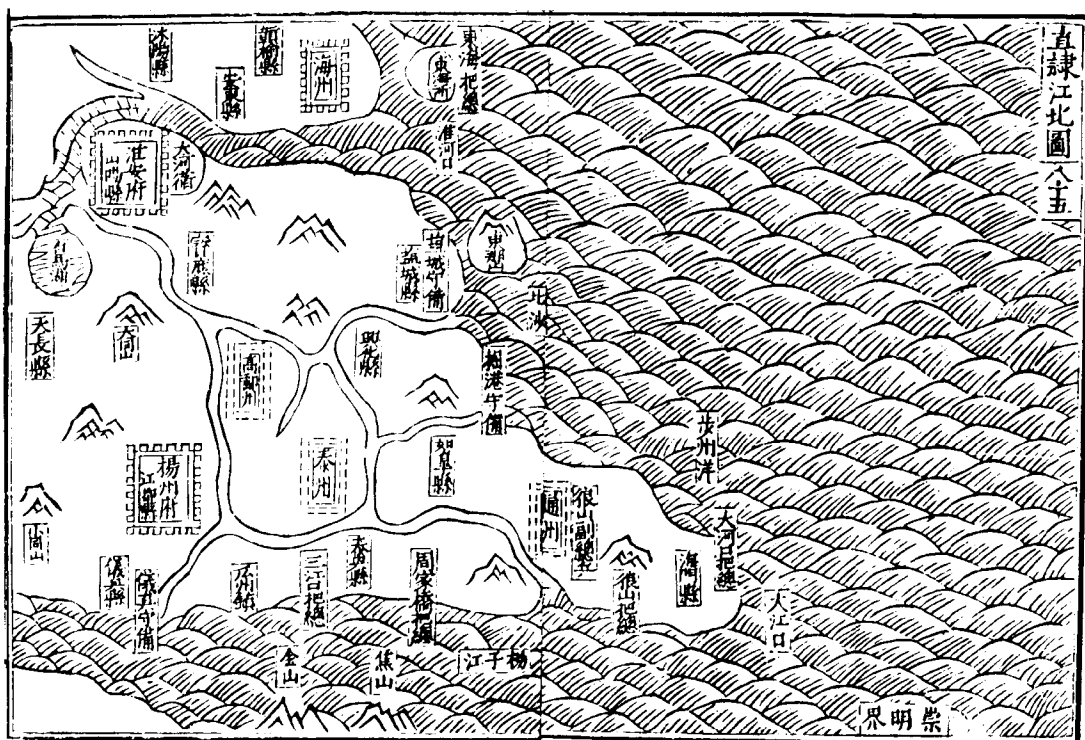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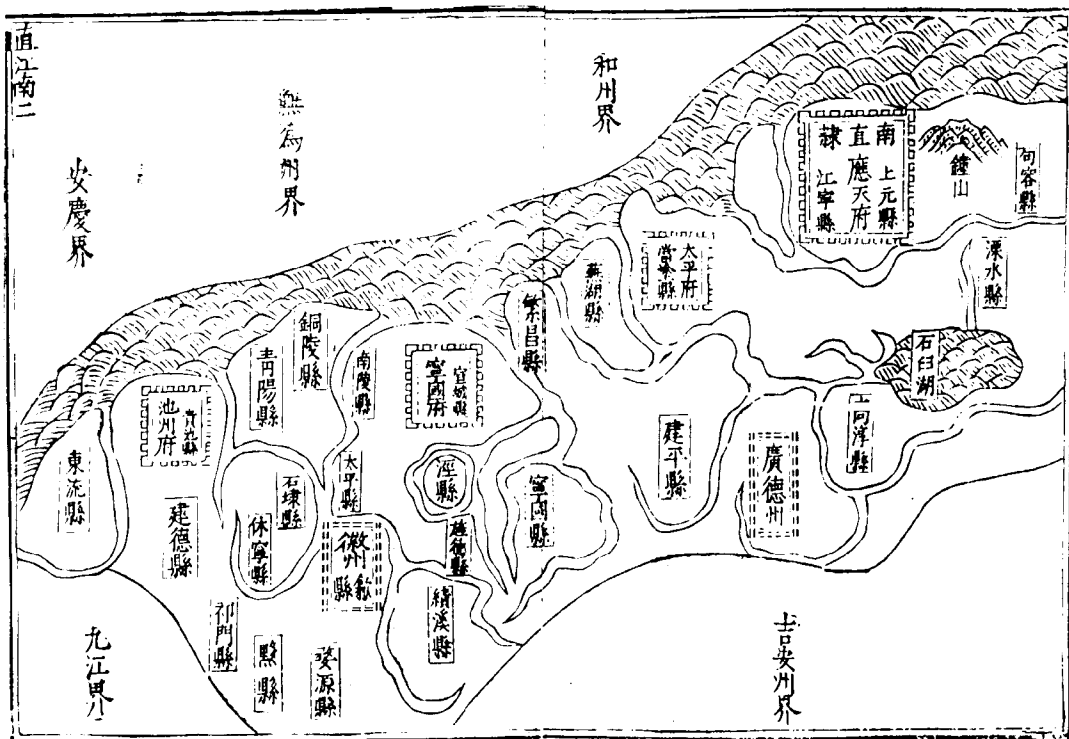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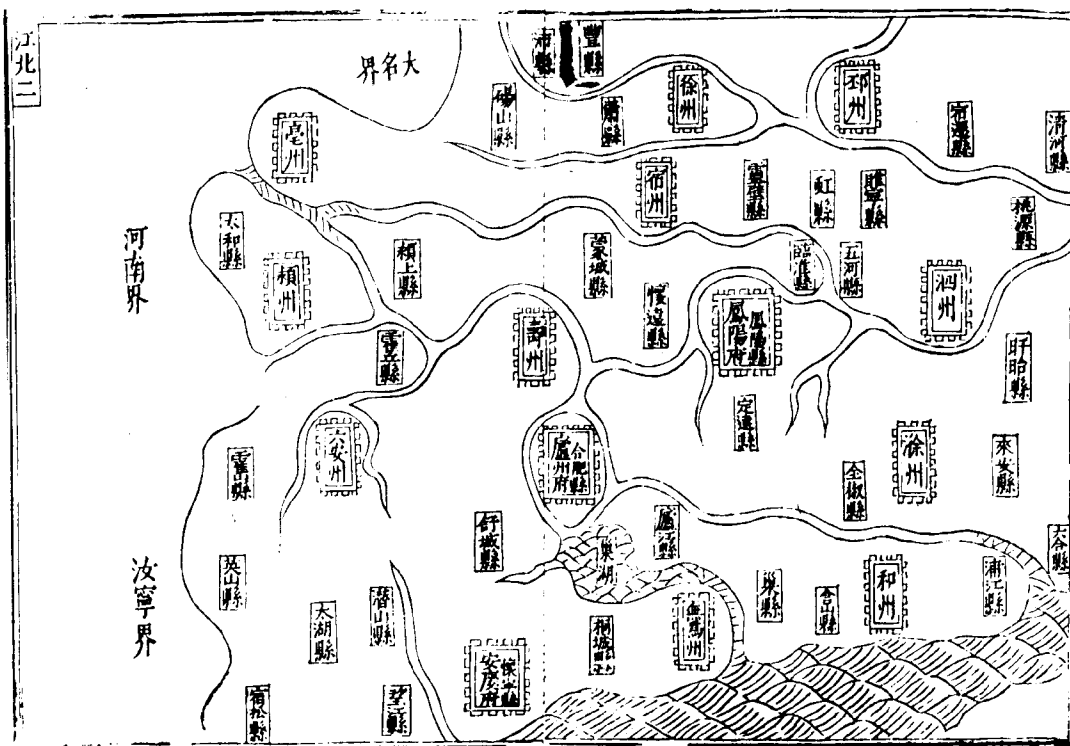
籌海重編卷之六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　鍾重編

目錄

南直隸總圖
江南
江北
南直隸兵防官考
江南
江北
南直隸倭變紀
江南
江北
南直隸事宜
江南
江北

直江南二
安慶界
無為州界
和州界
南直隸
應天府
上元縣
江寧縣
鍾山
句容縣
溧水縣
石臼湖
太平府
當塗縣
蕪湖縣
繁昌縣
銅陵縣
青陽縣
南陵縣
寧國府
宣城縣
池州府
貴池縣
東流縣
建德縣
石埭縣
太平縣
涇縣
休寧縣
徽州
歙縣
旌德縣
寧國縣
建平縣
廣德州
高淳縣
績溪縣
祁門縣
黟縣
婺源縣
九江界
吉安州界

直隸江北圖
沭陽縣
贛榆縣
海州
安東縣
東海把總
淮河口
淮安府
山陽縣
大河衛
寶應縣
鹽城縣
天長縣
興化縣
高郵州
泰州
揚州府
江都縣
如皋縣
掘港守備
通州
狼山副總兵
狼山把總
海門縣
儀真縣
三江口把總
泰興縣
周家橋把總
金山
焦山
揚子江
大江口
崇明界

直隷江南兵防官考

鎮守江南副總兵 駐劄吳淞所

蘇松叅將 駐劄金山

蘇松遊擊 駐劄劉家河

福山把總

劉家河把總

吳淞中軍把總

吳淞遊兵把總

川沙把總

柘林把總 以上俱兼防海

巡撫標下坐營

楊舍守備

京口圌山把總

江防把總 駐新江口

江口遊兵把總 駐京城外

狹港把總 以上俱係防江

沿海衛所

鎮海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崇明所

太倉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吳淞所

金山衛

左右前三所俱在衛城

後所今調守柘林鎮堡

中所今調守松江府縣

南匯所

青村所

沿海營堡臺烽堠

蘇州府

營堡六

福山 七丫 野水滧 三丈浦 甪浦 唐浦 金涇 大錢涇 雙鳴 下涇

九折村 劉家河 福山港 烏沙港 西洋 盧浦 許浦 千步涇 唐西涇 黃涇

雙兵村 白茆 鰻魚 小秦 雀浦 商加 白茆 黃泥 貝港 耿涇

奚家 黃溪 海洋 新江 黃洪 鹿鳴 七丫 張浦

烽堠

南窰 孫衙 呂家圩 周家洪

新塘 五岳 馬沙 生宇圩

月浦 寶山 中沽 徐陸涇

蔡涇 東沽 侯有 大陳浦

練祁

松江府

營五

大盤 金山 川沙 柘林

小蒸 獨樹林 蔡廟港 胡家港

江門

堡四

塘鋪二十四

前所二瞭守軍四人 右所二瞭守軍四人

左所二瞭守軍四人 中所十七瞭守軍三十四人

烽堠

南匯十八

十八墩 十七墩 十六墩 十五墩

十四墩 十三墩 十二墩 十一墩

十墩 九墩 八墩 七墩

六墩 五墩 四墩 三墩

二墩 頭墩

青村十二

五墩 舊四墩 新四墩

三墩 三墩 頭墩

左所三

焦樹 大門 宋家

戚崇 東泉浦 西袁浦

右所三

陸鶴 周公

漴缺

胡家 東新

西新

前所四

金山 戚家

徐鎮 衛歷

後所三

葛逢 江門

新廟

直隷江北兵防官考
狼山副總兵 駐劄通州
狼山把總
大河口把總
掘港守備
鹽城守備
東海把總 以上俱兼防海
徐宿歸德叅將
鳳陽中軍都司 駐淮安
儀真守備
泗州守備
安慶守備

周家橋把總
三江口把總
滁河把總
浦子口把總 以上係防江淮
沿海衛所
淮安衛 軍八百五十名
左右前後中左中右六所
東海中千戶所 軍五百五十名
海州中前千戶所 軍四百七十五名
大河衛 軍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左右中前後中左中右中前八所
儀真衛 四千四百八十名

高郵衛 旗軍六千七百二十名 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興化千戶所
楊州衛 旗軍八千九百六十名 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海鹽千戶所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泰州千戶所 旗軍二百三十二名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通州千戶所 旗軍二百三十二名 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沿海營堡臺堠
楊州府
營十五 徐稍 大河 麥角嘴 壯提 壯武 掘港東營 鎮遠 輕忠 濟武 掘港西營 登庸 平定 忠節 興義
寨九 羊寨 劉莊 白駒 角斜 李家堡 㳺茶 徐稍寨軍五十人 麥角嘴軍五十人 大河口軍二百人

烽堠九十三
劉莊寨烽堠一
白駒寨烽堠一
角斜寨烽堠二
李家堡烽堠五
㳺茶寨烽堠四
泰州烽堠十一
掘港烽堠九
海門縣烽堠二十八
通州烽堠八

直隸倭變記

江南

洪武二年二月倭寇崇明諸處指揮翁德朱文擊敗之

賊犯崇明德督舟師禦之於海門之上村斬獲甚衆既而復寇吳淞江沿海一帶文亦破之俘斬獻捷

永樂二年四月對馬岐倭寇蘇松

賊掠浙江穿山而來轉掠沿海上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議源道議出師獲渠魁以獻

十四年倭寇崇明

朝廷發鎮江鎮海二衛百戶十員率軍士千餘禦之寇平遂隸崇明守禦所其舊戍官軍發爲水寨自是賊無至境者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賊首王直犯嘉定

賊自烈港之敗以百餘人自白馬廟而來收集餘黨流突蘇松掠嘉定之寶山鎮撫陳憲疑爲鹽盜率輕

兵追之後知爲直不敢襲

破南匯所

自望日而後十日賊破城者再

同知任環守備解明道敗賊於吳淞江口

賊至劉家河揚帆而西明道與六合知縣董邦政率兵迎擊之追及於吳淞江口仙繇洶港復有新賊至者與之合蹤勢益倡獗官兵莫敢進都御史蔡克廉遣同知任環往助之賊遂敗走俘斬百餘

四月賊圍太倉州

時賊勢甚急直逼太倉城蔡克廉躬率城督戰賊乃去而城外居民焚掠幾盡

五月賊破吳淞所入據之越十日守備解明道敗之

賊既破城遂據爲巢明道襲敗之斬首百餘賊首三大王六大王死焉遂復所城敗遁出海復爲州判金汝舟千戶楊縉所敗擒斬八十有奇

賊首蕭顯入上海縣鎮撫胡賢死之

顯自浙西流突直境過金山至天妃宮浙江領杭兵指揮聚鵬舉與賢禦之鵬舉被創賢死焉賊遂突縣市焚治所自是而後浦東沿海二百餘里間新舊之賊往來絡繹無虛日矣

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攻嘉定縣參將湯克寬擊敗之

顯自上年入寇上海而去爲官兵追迫登據崇明之南沙官兵圍守且半載值歲暮守者懈顯得遁至黃窰入攻縣城又分掠南翔等鎮參將湯克寬擊敗之

攻上海縣

顯自嘉定循海而南攻圍上海甚急時城初築未固勢且陷官民洶洶兵備僉事任環統民兵三百僧兵八十往援時賊船泊黃浦者以百計而自吳淞江南行者不計焉環追襲之於五里橋賊敗南奔環追敗之於曾家墳賊始懼適浙江都御史王忬遣都指揮盧鏜來擊賊乃解圍而南

二月都指揮盧鏜敗賊於史家浜僉事任環敗賊於歸家港

時顯據史家浜爲巢鏜進擣大敗之賊死者無算乃遁往浙江海寧縣鏜復追敗之其別蹤之在歸家港者環亦

敗之

三月攻松江副千戶童元巡檢李叢祿禦戰死之

賊自曹涇而來元與叢祿禦之於蕭唐力戰而死賊遂渡浦攻府城環與克寬擊敗之賊乃退入大門塹

四月賊首王直等巢柘林

賊與徐碧溪吳德宣等皆以柘林爲巢窟連絡二百里如老鶴嘴七入圍之間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間分一支自青浦白鶴港而北出太倉分一支自劉家河入趨崑山

州判金汝舟指揮姜統敗賊於劉家河

賊自正月復據南沙至是突入劉家河統與汝舟率舟師擊敗之斬首百餘

攻太倉州

松江之賊出青魚涇遇賊艙自劉家河入者六十餘合攻州城

攻崑山縣

賊自劉家河入越太倉至崑山知縣祝乾壽攝任甫一月聞報即督官民死守賊攻圍甚急蘇州路絕乾

壽夜募死士持檄書浮水而行入巷夜始達郡城遇
撫屠大山巡按孫慎遣都指揮梁鳳應援兵竟不進
生員龔良相泣請兵於孫公始知鳳逗遛之罪逮
良相監督以行鳳大怒欲殺良相良相不爲動從之
並力鳳不得已至三里橋望賊即潰而西遣火器二
船於賊佯報賊已遁去孫公信之賊得火器攻城益
急至有登陴者有穴城門下者乾壽與鄉官朱隆禧
等分門捍禦而令生員張光紹潘尉卿武舉郭龍躍
等督將士民竭力禦之城賴以全時賊欲據崑爲巢
故蘇州各縣皆被攻圍而攻崑尤急以崑山爲蘇郡
州縣適中之地得此爲巢則沿海諸邑聲援
俱絕進可以蠶食蘇常退可以拒援兵也

總兵俞大猷敗賊於吳淞所

賊船入吳淞江者十六艘大猷敗之
沉其舟十一斬首二百五十有四

賊攻蘇州府

賊首阿八王自崑山分蹤進掠府城
參政翁大立提兵禦之賊乃退遁

五月賊解蘇松圍而去州同張魁千戶田應山追敗之

賊糾浙縣精悍者凡七千人攻崑山縣期於必破知
縣祝乾壽殪其渠魁一大王賊大潰圍歸而各縣之
圍皆解遁出劉家河者數百艘魁等
追擊大敗之斬首四百四十有奇

六月賊犯蘇州府

賊自松江來者分作三支一由嘉定太倉大道而進
一由闕橋清浦間道而進一出唐行千墩而進會於
崑山期犯府城兵備任環禦之於鼂義弗利百戶劉
愛臣死焉賊遂進至府城焚掠諸市鎮而去取道於
行春橋由鮎魚口出太湖過吳江知縣楊芷舉人周
大章率舟師追擊於下江涇爛溪鶯湖等處皆勝之
賊由菜花涇過嘉善而去

八月賊攻嘉定縣

賊首王直分遣其酋吳德宣徐碧
溪自綵淘港率衆千餘入攻縣城

參將許國李逢時敗賊於師家洪

直知官兵將搗其巢乃進營於師家洪列七星陣以
待官兵擊之大敗而去既而又進攻之賊固守其舟
時二參將所統者皆北兵不知地利也所遇潮退者
其衆無何賊出原港出海水兵追戰於老鸛嘴之西
馬洪大
敗之

十二月賊陷青村所

先是賊攻所城者數次官兵守備極嚴賊皆負傷而
走積忿詰柘林借兵二千來攻弗克賊亦計窮欲去
會守門百戶之伯有爲賊所虜者賊令叩南門呼姪
求入姪聞伯音以縋下挽昏黑之際賊乘隙以登百
戶首先被殺賊遂入
城焚殺比他地尤慘

三十四年正月賊攻南匯所僉事董邦政擣川沙窪賊巢破之

時賊死傷者五百餘
監生喬鏜復追敗之

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孫宏軾等敗賊於勝墩

賊自嘉興流至吳江之平望分道而來一支由太湖
爛溪南麻一支由張村黎甲出牛場涇期會於蘇州
兵備任環知府熊桴知縣楊芷禦之於海堰鶯湖自
勝之賊乃遁去以嘉善道阻復合兵由大道進至勝
墩環與知府林懋舉等率狼兵自北擊之浙江副使
孫宏軾總兵俞大猷率宣慰彭翼南兵自南擊之狼
兵首殪其渠魁一人賊氣沮捐貲於狼兵求脫弗聽
東西皆阻水官兵南北夾擊之賊遂大敗斬首三百
是戰也提督都御史周珫巡按御史周如斗令所在
清野凡賊所向民間釁具悉毀之而令環等扼之於
前浙江巡按胡宗憲復督宏軾等自後
追之賊進不得食退不得息故有是敗

賊入崇明縣知縣唐一岑死之賊旋就滅

賊夜襲破縣城一岑與之巷戰身被數刃猶力戰賊
敗出城一岑傷重而死居二日賊復至據縣城諸耆
民相與謀曰唐父毋被害而吾輩乃容賊盤據吾
縣耶於是相與僇力爲死鬬賊二百人皆就滅

三月賊圍上海縣

賊五千餘屯新場下沙千餘屯閘港數千屯川沙與
進逼縣城特總督都御史張經調集廣兵湖兵數萬
駐松江賊乃退入舊巢完壘治兵爲拒守計而諸營
連絡聲勢益盛張公欲伺其出海擊其惰歸故擣巢
之策卒
不果行

賊攻金山衛總兵俞大猷敗之

柘林新至賊乘銳來攻守者發矢石禦之賊中傷首
其衆乃解去既而又來攻大猷敗之俘斬二百餘

四月兵備副使任環擊敗常熟三丈浦之賊

先是賊屯三丈浦者勢甚猖獗且易官軍不爲備環
陰部署主客官兵以保靖應襲彭守忠爲中哨太倉
耆民爲右哨知縣王鈇爲左哨躬擐甲冑激勵三軍
我兵皆踴躍思奮進攻之賊遂大敗俘斬二百八十
有奇而我兵不損一人自用兵
以來未有如此者也

常熟知縣王鈇與致仕叅政錢泮禦賊於上塘港口皆死之

三丈浦之賊爲任環所敗勢已破沮值陸涇壩敗遁
之寇與之合踪復肆猖獗欲攻縣城鈇泮率兵禦之
賊佯爲村民避賊若依官兵爲援者官兵方共宿之
倏爾起鬪兵士驚潰鈇泮猶督戰不已遂皆遇害

柘林賊首徐海分踪出掠

賊知官兵將擣其巢乃分兵四出以牽制我師東掠
崇明常熟以達江北西出嘉湖以搖動全浙而川沙
之賊先屯老鸛嘴者以
聲勢不繼俱併入柘林

五月任環復敗三丈浦之賊

賊既殺王知縣勢甚猖蔓而太湖之賊復與之合益
驕肆無忌環率官兵進攻大敗之殺其伯眉王酋賊
乃大懼稱環爲拚命
官人數遷徙避之

官兵擊賊於陸涇壩大破之

松江柘林之寇千餘人流突李塔匯歷張庄小崑山
趨郡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藎臣兵追之抵蘇州之陸
涇壩壩離城十里而近兵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
其梟帥俘斬五六百級水火死者不計屍盈阡陌
水爲赤殘寇僅二百人值
暴雨追不克遁歸柘林

遊擊將軍周藩與賊戰于朱涇敗績死之

賊掠浙江取道蘇州出海至平望浙直官兵會擊大破之

官兵敗賊於吳江之平望先是永保之兵既皆失利
賊遂肆意猖獗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南犯杭
嘉胡其犯杭州者至塘棲二宣慰俱失利賊掠北關
去欲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鄉兵會擊之
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我兵邀擊之斬首
七百有奇是戰巡按御史胡宗憲副使董士弘僉事
王詢以浙兵至叅政任環知府林懋舉以直隷兵至
而三店則推官劉泉功居多皆不藉客兵之援由是
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嗚
呼客兵之用豈得已哉

常熟三丈浦賊出海太倉知州熊桴敗之於登舟沙

俘斬一百二十有奇餘賊南遁至吳淞江口復爲把
總劉堂所敗其酋急速如郎亂擒斬首二百六十

七月松江府知府方廉計殺柘林賊千人

時巢賊甚熾廉遣諜投毒井
中賊死者千餘人斬首數百

浙江都御史胡宗憲遣都指揮王沛敗賊於金山洋

先是賊自王江涇陸涇壩平望數敗之後勢甚窮促
叅將盧鏜都指揮王沛梓往撓之賊死傷及疾疫者
過半乃潛伏巢穴不敢出掠日爲遁歸之計恍而爲
官兵邀擊遂沉舟破釜示無去志然實覘官兵不備
之於海而得走也胡公諜知之預遣沛等率舟師伏
海口伺之賊果遁去沛等追敗之於金山洋悉沉其
舟賊溺
死無遺

柘林賊改屯陶宅

賊出海復爲總兵俞大猷叅將盧鏜把總婁宇所敗
乃復登陸結巢陶宅其一艘飄泊海門則賊首林碧
川與其下一百二十餘登大
陳山爲把總任錦俘斬無遺

八月劇賊五十三人流犯蘇州提督都御史曹邦輔討平之

倭一賊自象山登岸由浙江歷寧太突犯南京殺一把
總一指揮走無錫而南都御史曹邦輔引兵馳護孝
陵因追及於蘇州之許墅賊騎蹇盂甚胡與副使王
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林懋舉知縣康世權把總婁
宇日此賊勍敵我地形兵力彼所窮他日大舉入
寇何以支之誓滅此而後入乃分投信地以崇古邦
政宇率指揮張大綱武生卑保賊所向遇敵先登
爲正兵懋舉世綱各領兵屯吳抵扇之左北護都城
南扼賊衝爲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
爲奇兵度賊走大湖募水兵[illegible]湖濱東山逕檢領船
數十往來哨探爲指兵土官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
兵擒斬二十七人餘其揚山遁至露敬舒民船由新
港出太湖欲走洞道見我兵旗幟不敢波彼登岸至
横垩前馬橋匿一民舍我兵圍而火攻之賊潰出遁
代旧木中不能得由深捫其所殺人肉向木寒又草
露未勤乃令衆人吁賊在此果然驚出遂俘斬之無
一人得脫者而大綱
手外數人力盡死之

七丫港吳淞江賊遁出海洋把總楊尚英追敗之

沉其舟六十俘斬三百有奇

九月浙直官兵會擊陶宅之寇指揮邵昇姚泓生員于岳皆死之

昇等乘勝進攻賊死守其巢乘高剌下三人皆死焉

總督都御史楊宜遣遊擊將軍曹克新副使任環搗川沙賊巢擊走之

克新統川兵攻賊大敗之燬其巢賊遁至吳淞所環督舟師襲之斬獲大半餘黨走淸水窪

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搗周浦賊巢大敗之

先是楊總督潛令武生朱光胡亘等設伏賊巢約縱火爲號希程監督川六與曹克新乘雪夜襲之先等縱火焚寺賊驚亂四面伏起斬首二百三十有奇而賊巢燬焉○朱光令福建總兵

官兵敗賊于吳淞江口

周浦賊遁出吳淞江副使王崇古總兵俞大猷追擊大敗之俘斬一百七十

三十五年正月參將尚允紹擊賊於四橋死之

賊首陳東時屯新場爲巢

二月賊首徐海復巢柘林

新場賊首陳東自燬其巢來與之合

三月賊據蔡廟堡參政任環參將喬基等大破之

時賊新至漴缺胡總督令環會基兵擊之賊逃入蔡廟堡環乃以把總陳習攻北門率衆攻西門張惟孝攻西北路鳴鵬攻西南賊死守官兵攻之戰方酣工宿等兵潛從東北入賊遂大敗悉斬之

官兵擊新至賊於七寶洪等處悉敗之

時新至賊一支自漴缺登犯遊擊宗禮敗之一支自七寶洪登犯僉事董邦政敗之一支自南匯所登犯參政任環敗之參將婁宇又敗之俘斬甚衆所存無幾先是賊據松江累年未有能挫之者及胡公爲總督於是官兵僇力而新至之賊皆渺办以敗云

陶宅之寇爲官兵擊敗遁出海洋參將婁宇等追敗之

總督胡公會浙直兵進搗陶宅之寇大敗之賊死者甚衆遁出漴缺外洋婁宇與把總王應麟復敗之於九團洋俘斬踰百

參政任環僉事董邦政擊界嘴新至賊平之

賊新至自界嘴登犯胡公檄環邦政會擊之大戰一日斬賊十之七入明日復戰遂無孑遺

賊犯西庵董邦政平之

賊新至自金山登陸流至西庵胡公檄邦政攻之賊大敗走匿法昌寺邦政復火攻之盡殲焉

賊犯青村把總王應麟討平之

新至賊自青村焚舟登陸應麟敗之賊匿民房官兵復火攻之賊突走爲官兵所截不得去乃復匿民房遂悉斬之

賊入吳淞江總兵俞大猷都指揮鄧城等大破之

賊船十六自寶山入江大猷與都指揮鄧城把總楊尚英劉堂等設伏海口待之賊至伏發沉其舟十三斬首二百五十

賊攻江陰縣知縣錢錞禦戰死之

時賊攻圍甚急塡壕直逼城下勢且陷錢錞議欲出兵拒之兵備副使王崇古不從錞獨督民兵出城捍賊力戰而死然自是賊亦稍稍引去矣

賊入楊子江鎭江衛千戶沈宗玉王世臣戰死

五月賊攻上海縣尋進攻松江府官兵追擊於泖湖敗之

時賊新至者以萬計復屯柘林乍浦總兵俞大猷同知袁文貴知縣楊旻等敗其前鋒既而賊攻上海縣又爲官兵所敗而去遂攻府城把總劉堂追擊於泖湖敗之參政任環同知熊桴復追擊於澱山湖東又敗之前後俘斬三百餘賊

六月新安衛百戶帥印與賊戰於靑村德勝港死之

時印統兵追賊廣

總兵俞大猷都指揮鄧城邀擊遁賊於茶山洋大破之

七丫港賊與吳淞江賊爲官兵所敗相繼遁出海洋大猷設伏劉家河海洋待之且攻且逐追及於茶山東北鄧城督舟衝鋒賊披靡沉其舟六十俘斬三百餘殘寇宵遁復爲颶風所覆無生還者

總兵徐珏擊孟河賊大破之賊遁出楊子江把總張成已復追敗之

時賊在孟河勢頗猖獗成與賊戰大敗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先是督察尚書趙文華在江南預戒兵將無得貪功取級以陷賊計故是役殺傷獨多既而賊遁出江成已率舟師復敗之斬首百計

八月常州賊遁出海總兵盧鏜等追擊大敗之

賊掠江陰無錫爲官兵所敗遁出海洋胡公命鏜等追敗之沉其舟數十俘斬三百五十有奇

三十八年四月賊據崇明三沙七月遁往楊州

賊舟爲颶風所擊登三丫沙總兵盧鏜與把總楊尚英迎擊之沉其三舟俘斬百餘既而欲突入內地爲官兵所截遁過三沙鏜等復攻敗之胡總督恐其溢蔓檄副使熊桴副總兵劉顯與鏜協攻之通政唐順之適至乃帥官兵渡海而東與賊相持者月餘官兵屢進撓之賊屢敗窮促乃造小舟數十乘風雨從北河遁往江北官兵追之弗及

江北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賊犯海門知縣趙卿敗之

時賊首徐海屯松江之柘林知官兵將搗其巢故分掠江北卿敗之斬首一百五十

五月參將喬基等擊賊于呂四場敗之

基與都指揮張恒通州同知印宗統兵夾擊賊大潰俘斬一百六十

三十五年四月百戶戚繼爵與賊戰于狼山死之

都指揮張恒千戶羅大爵百戶曾沂禦賊于楊州死之

時賊一從瓜州入一從新港入一從通州入

賊攻楊州府同知朱裒等死之

賊攻小東門甚急官兵用佛郎機礮賊數人賊乃退去裒與千戶賈勇應襲男恩率兵出城禦賊死焉高郵衛經歷晏銳爲賊擄去

五月無爲州同知齊恩與賊戰于圌山之北江中死之

恩陝西隆德縣人祖欽知四川蒲江縣殺賊有功與二子俱死於賊

詔爲立祠恩蔭入國子監授序班遷河曲知縣禦寇修邊有功撫按保留又任九年考績遷無爲同知閔東南久罹倭患竭中圖報練兵衣械一毫不取於民長江嶺以保障賊犯上流奉檄即率子孫姪兄弟凡十二人領兵赴敵一至圌山即身先士卒鼓衆而前殺賊數多賊遂畏懼奔潰乘勝逐北快中戰誓戒子姪曰一死莫惜圖成功以靖國難舉家赴敵至於力竭勢窮又曰兒輩勉存宗祀吾與此賊誓不俱生自是丈夫子齊嵩等四人得脫恩與長男尚文孫童叔仲實弟實榮姪友良人大卿力戰不屈俱死于賊一門忠義自有倭患所未有也人以爲克繩祖武云

副使馬愼追賊於狼山敗之都指揮鄧城又敗之

賊遁出江愼追敗之既而鄧城又追敗之沉其舟十五是年犯江北之賊凡五而廟灣之賊尤劇副總兵盧鏜參將劉顯土舍人彭志顯屢進攻之敗遂敗遁

三十六年四月賊攻海門縣應襲百戶俞憲章死之

賊入寶應縣

先是揚州東關及泰州俱有堡城至揚州不得掠乃從高郵至寶應寶應素無城焚掠殆盡

賊犯天長都指揮沈山把總筒君寵與戰死之

六月副使于德昌參將王元伯劉顯擊泗州賊破之

時賊掠泗州為官兵所敗德昌等會擊之顯身先士卒殺衣紅賊首一人羣倭大亂元伯督兵乘之賊大潰敗追及於舟所水兵復自下應之賊死者無算既而賊遁出海總兵劉顯敗之於安東千戶汪時中又敗之於廟灣匯于港賊竟遁去

三十八年四月賊犯如皋副總兵鄧城擊敗之

時狼山新設副總舟師兵器百凡未備倭數十艘猝至城出死血戰攻沈賊舟十餘隻賊遁棄舟犯如皋城設伏布奇敗之明日復戰於白蒲倭選鋒跳盪賈勇城連發三矢射殺之賊遂挫銳官兵乘勝逐北擒斬四百餘級

賊犯盧家場千戶汪時中擊却之

賊從大河口呂四場登者以千計據盧家場時中與把總張大義合兵圍之大義意欲困之且待諸兵齊至然後進擊時中奮然曰我等既受委任坐視賊之肆虐民之荼毒而不肯前何也大義固止之遂與有隙時中單騎提雙刀突入賊營斬賊數人賊大驚與相顧錯愕莫敢誰何似有嘆羨其勇而欲收用之意時中繞賊營後賊追之部兵往救賊大敗走為之喪氣

參將胡宗義與賊戰於海安兵潰千戶趙世勳鎮撫韓徵死之賊尋為副使劉景韶所滅

時海安故有毛葫蘆營毛兵素倚宗義新任無紀毛兵為賊所餌而敗官兵皆潰世勳與徵死於陣提督李遂檄召副使劉景韶率遊兵逐之賊大敗奔張家庄官兵圍之因縱火攻焉賊奔新州官兵後追敗之俘斬盡絕約三百五十有奇其別支之在曹家庄者亦為景韶所敗奔湳家庄景韶復斬絕之

七月副使劉景韶參將丘陞擊賊於舊場敗之

三沙遁至之賊也既而賊遁仲家庄官兵圍困是夜漏下三鼓賊乘雨潰圍而走官兵復追敗之斬首三百餘賊遁七還河

八月副總兵劉顯曹克新等敗賊於白駒場

賊既為劉景韶所敗遁白駒場官兵圍之四面逸出後為官兵敵退回守其巢顯身先陷陣賊死者百餘乘夜遁大海沙洲顯復陷陣攻敗之賊潰走走即陷沙塗中官兵又敗之俘斬千餘亡餘見淮揚之役

賊遁聊角嘴副使熊桴敗之

賊為劉顯等所窘將遁出海總督胡公預檄蘇松兵備副使熊桴率舟師設伏海上至是賊逸官兵敗之總兵盧鏜又追敗之

淮揚之捷 附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始淮揚故多大賈富戶賊至輒獸以去自是歲以為常丁巳夏賊千餘深入天長泗州祖宗陵寢震驚廷議特設提督都御史而以豐城李公遂至即立什伍之法定援應之規練鄉兵以嚴保甲設將官築城垣造戰艦為水陸戰守之計賊知有備艘泊港者不敢登岸而去江北賴以無事已未賊萬眾連艘分道並入中外震恐時四月一日也公閱兵通州計賊若從海門西亭趨如皋則通州在賊外乃隸程趨通泰州而以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駐兵如皋以扼要害檄各路兵並黃橋海安等處援應已而賊至益多我兵迎戰挫其前鋒賊果出西亭知如皋有備遂由通州東趨白蒲鎮公計賊深入利在速戰戒海防等兵據丁堰東北堅持不出時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公籲天以祭風即回連三日乃援申誓師斬不用命者人皆踴躍以進又計賊過如皋必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留都搖動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為矣乃身當泰州之衝而以黃橋西路責景部等賊求戰不得進據丁堰丘陞從河北縱火焚之遶兵衝入賊營毛葫蘆兵復從南出首尾夾擊賊退乜二十里連日接戰斬其金盔賊首一人日且晡我兵少却賊進至如皋公計其必奔揚儀與海防遊擊兵從間道越過賊前徑趨泰州若以為西路之防其實於泰州待敵也執賊黨潛入城為內應者賊未至三十里輒從富安沿海東出我兵追躡賊後公戒毋輕戰晝則過今不得久駐夜則退乜以防衝突公親提大眾馳淮安馬邏之間約與諸將夾擊於廟灣賊覘知之分其眾一由西亭一由白浦丁暇以奉制我師公令景韶陞專擊二賊而身赴淮安以當大敵丁堰流賊至曹家堡與我兵遇逐北不滸庄今移覆沒全至淮安而總督仍即胡公與視軍過敗唐公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公乃部分中軍馬兵為前驅曹克新兵為中哨青州邢鎮兵為左部沂州何本源兵為右哨中軍倪祿梅三總合曹沂徐邳等兵為後總列陣於姚家蕩以待援賊計我兵綴於丁堰之賊急走淮安欲擒其無備北

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銳衝我左哨公揮兵四面圍擊悍斬八百有奇焚溺外者不計賊不得已奔守廟灣于時西亭之賊夜走海安諸將不能禦公以廟灣賊垂盡恐揚儀有失乃視往揚州而視師唐公援兵亦至時賊已奔張庄因益兵赴俟海安而與唐公俱還廟灣督諸將搗巢令軍中多具畚鍤先塡溝港毀民舍之傍賊巢者我兵分番進攻斬級一百五十有奇賊乘風雨夜遁而西亭亦以全捷來告無何閩中之賊止近百然沿海轉掠來去無定踪不可力取爲颶風飄至者公令守備揚縉擊滅之斬其酋長八大王孟得山崇明三沙之寇潰圍而來時海門狼山如皐泰州揚州俱潛有備賊由七星港焚舟登岸深入拼茶塲楊縉陳忠等兵尾擊之自是連戰皆捷斬級三百有奇賊乃竟走海塗而公巳宿城沿海無得泊舟以是賊不得去復敗之劉庄會唐公遣副總兵劉顯適至公益以親兵使與賊戰賊連敗走竹堰仍沿海北遁我兵追及之於七鼃斬級九十有四又及之茅花墩斬級一百七十賊奔唐家潔僻遠無兵復登岸掠食而公故所練鄉兵追兵蔵逐之斬級一百四十有奇賊遂盡絕矣是役也自春及秋僅四閱月前後斬發焚獲不可勝紀其成功之偉何如耶于嘗宦遼陽聞永樂間都督劉公江鎮遼將有倭患望海堝之戚斬級千餘生檜四百封海寧伯至今海上之烈人猶頌之公以文臣特起其所建立卓卓如此真足以宣揚

朝廷之威發舒華夏之氣匪直淮揚之利而已夫賊之始至也非公決戰通泰則瓜儀惟揚必受荼毒而運餉不究焚掠賊之東奔也非公出賊不意收功姚蕩則淮城多不可守而鳳泗不免震驚三沙之賊北渡也非公預有成算厲兵急戰則以彼勝勢乘我困疲又適我地災饑幸亂樂禍之人內應必衆事變未可測也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於三者實兼有焉予不文聊述其所見之畧○兵部侍郎蔣應奎撰文

直隸事宜

直隸東濱巨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爲蘇松常鎭諸郡江北則爲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也故各有巡撫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防淮三者之責以其均之爲直隸也合爲一卷

江南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滙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如金山衛以西守禦獨樹江門二營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兵共一百名金山衛以東守禦金山營胡家港堡蔡廟港堡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軍共三百五十二名巳上正守軍人係金山衛查撥貼守軍係太倉鎭海二衛嘉興千戶所調發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滙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滙官軍把守今查脩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鎭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滙與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創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畧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漴缺等處南滙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左右前後所每百戶所造出海哨船四隻共計八十隻青南二所每百所造出海哨船四隻共計八十隻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船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貱合今每馬二疋造船一隻冊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

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輳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為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為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於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為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於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哨塔船鷹船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

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駐劄上海專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為本府所屬為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山各數十隻沙者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任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為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為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賊船綜散而少我船綜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竈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烙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勦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畧也

已上都御史方廉前任松江府呈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窰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為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為最以哨 裏惟勝山為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自泖

口七丫港黃窰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為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鯮泊於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鯮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發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為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似為有備但賊船之來聯艅接艦乘風駕

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劫無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為非所事事矣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窰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為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矣至於腹裏如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

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為功則各該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一可以責成兵勢聯絡不致孤懸矣

已上副使温景葵前任蘇州府議

都御史唐順之云海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圌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圌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為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奔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謂下

策與無策矣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咽也握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有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七丫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丫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為江陰為靖江又西為孟河為圌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崗山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江北吳淞

遊兵把總駐箚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鎮𠫭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既嚴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頃年皆賊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此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副總兵鄧城曰倭自彼島入寇必乘風汛之便如遇正東風必由下八陳錢馬蹟等澳以犯浙江遇東南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隸所以然者以海中山沙自馬蹟而北至於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艄不能東西飛渡故

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堡寨以控禦之至爲精密承平日久寨衛徒設倭患浸興今督撫修復舊制凡海中諸山沿海險隘建官屯守分哨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衢馬蹟洋山爲倭所必經之地而陳錢尤爲分艐要衝設正副二總兵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𠫭將分屯馬蹟等山以防倭寇之從下八山來者又於狼山𧂭角嘴設遊兵把總以防倭寇之從茶山來者又於昌國以北崇明以南沙均迂廻羊山中時仍設遊𠫭二員一駐定海一駐竹箔沙督各總南北會哨以防倭寇之四散逸入者伺察旣嚴警報尤捷居常各督所轄有急互相策應賊又安地越過各島流毒內地哉當職者誠能守如赴戰哨如賊臨運籌使指滑機伏形或迎其來或邀其歸萬無不中矣

江北諸郡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剿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
應拖船過其水路自清溝喻口進攻則兵勢既便而
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勢既
迂而饋餉亦難
又云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
戰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
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
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等處則又自浙入
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要害
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

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贑州嶼游山皆淮
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
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可
以停船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吳郡監生金魚云倭寇之患起於吳浙而沿及淮揚蓋
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聞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
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任其遊遨無如
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歆豔而揚州爲賊所必窺
之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瞭角嘴大河口以
及呂四廟家等場沿于揚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
皐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州矣過揚州而西稍北則
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爲徐步營又北則

爲崛港又東北則爲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臨城
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
海口矣劉庄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爲海州贑榆
泰州西北則爲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爲淮安淮安轉
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畧也賊入海
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爲一道新港即所謂三江口蓋
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下家墳周家
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
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大
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姚
家蕩俱爲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潮岸等處賊
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

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
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崛港新插港之東亦
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可
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則
不一東則瞭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
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
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歆慕惟在揚州一執居民便
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
榆西等處率民以掣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
州若于瞭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崛港以進使于榆
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東
榆西等處最爲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

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黍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松爲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嬰其鋒也旣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捷以西北騎兵三千爲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湖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溢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塲西北抵姚家塲綿亘幾三四百里高岡平衍可用騎兵爲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於聨角嘴呂四塲及新揷港崛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庄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湖岸以西北騎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一戰成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揷港東臨北海素

有鹽徒數百艘聚泊崇明北徙之寇欲刼鹽協徒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于此以提督鹽徒使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亦一見也夫寇興以來燒刼屠戮之慘奐浙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　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况其地運道

陵寢在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塲俱在海內不爲要害其要安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鎭也栟東栟西等塲也聨角嘴呂四塲也崛港新揷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塲姚家蕩也今皆以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揷港且有鹽徒聚艘於此者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鎭而可通大海口也故當事者欲以把總二人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爲陸路遊擊住劄海安鎭若海安在如臯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也

鏜按往者倭寇煽亂江北常被禍矣未有如江南之慘且旋奏大捷者何哉葢倭寇無他長所恃不過一刀縱有倭弓鳥銃亦無幾何惟其深入則專必敗則鬬且性狡譎善於設伏故常以寡擊衆江南地多溝洫騎不得長驅步不得用衆往往爲其所陷江北則地多平原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强弩風馳電驅未有不如駭鯨之决細網者劉顯淮揚之捷是也若在東南非節制之兵兼火器長技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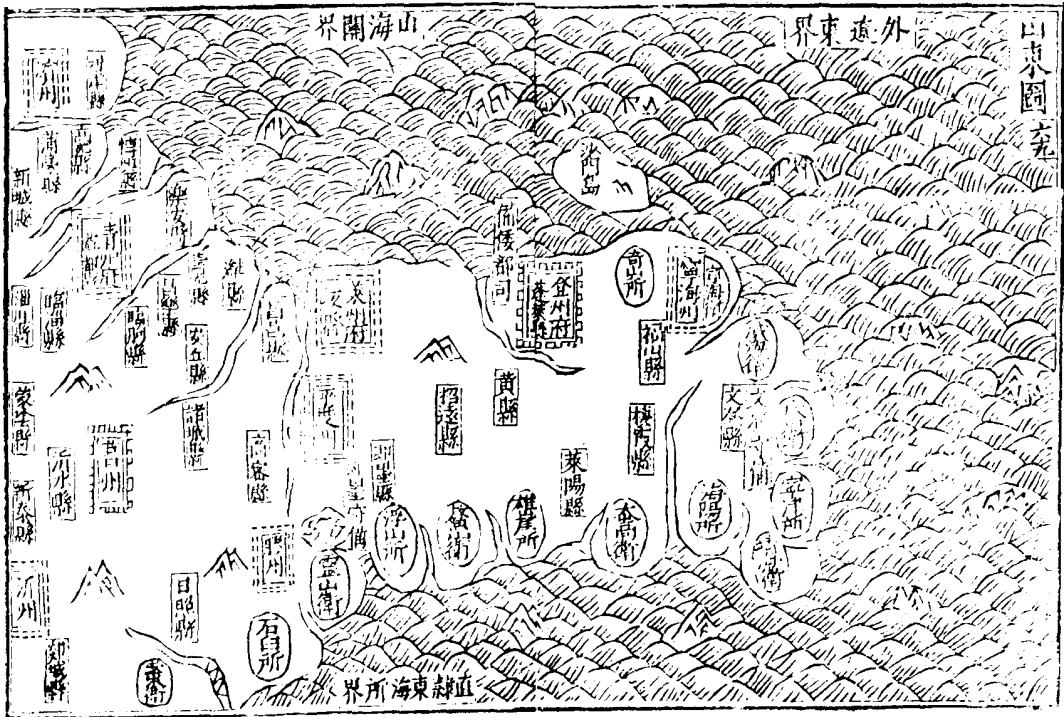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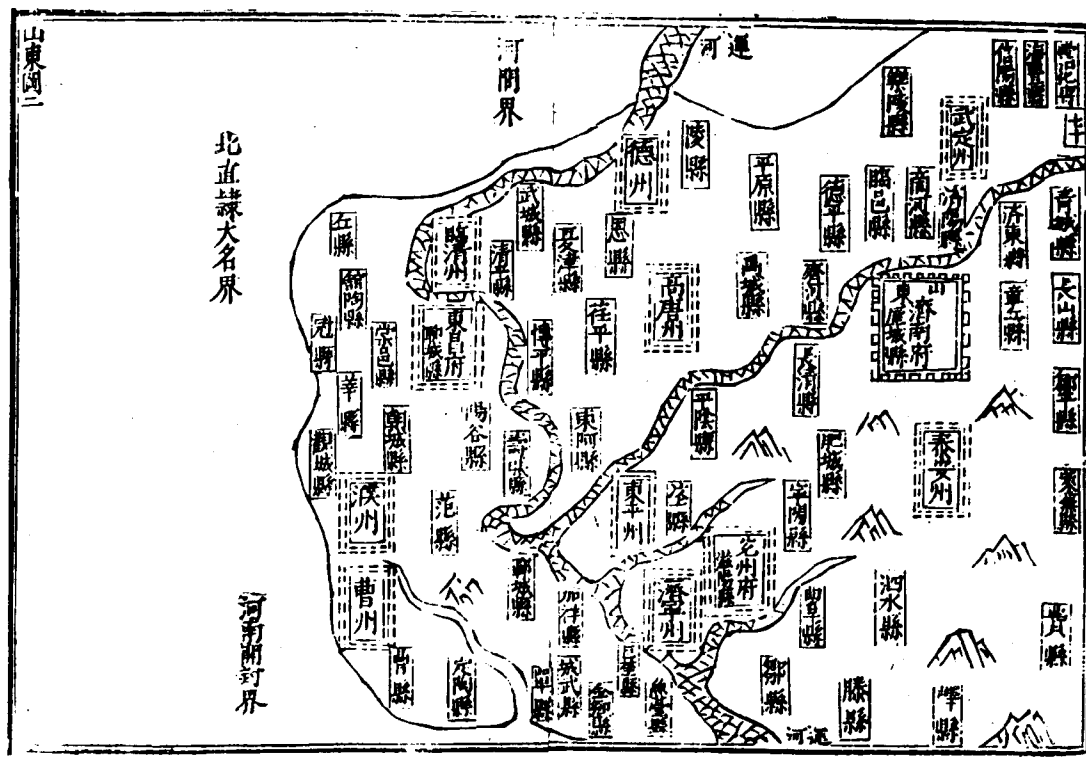
易以較雌雄矣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而禦之於海爲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禦之於陸亦易不惟地利所宜誠以南人使船如馬北人乘馬如船正當以長擊短而不以短擊長也

籌海重編卷之六 終

籌海重編卷之七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鐘重編

目錄

山東總圖
山東兵防官考
山東倭變紀
山東事宜
北直隸總圖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事宜
遼海總圖
遼海兵防官考
遼海倭變紀
遼海事宜

山東兵防官考

備倭都司今改遊擊

文登守備

即墨守備

沙溝守備

此外有都司掌印僉書各一員春秋領班僉書六員

沿海衛所

青州左衛 京操軍三千六百二人 屯軍四百五十三人 城守軍七百二十人

萊州衛 京操軍二千七百二十八人 屯軍四百四十七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八人 捕倭軍四百十三人

王徐寨所 守城軍餘四十八人

登州衛 京操軍二千九人 屯軍一百一十四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人 捕倭軍八百二十八人

福山所 守城軍餘 百十四人

寧海衛 京操軍一千六百六十五人 屯軍三百九十一人 城守軍餘一千二百一十人 捕倭軍三百五十四人

奇山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八人 屯軍六十人 城守軍餘一百十三人 捕倭軍七十五人

威海衛 京操軍一千三百六十八人 屯軍二百二十四人 城守軍餘七十五人 捕倭軍二百八十五人

金山所 城守軍餘一百十四人

百尺所 守城軍餘三十五人

成山衛 京操軍一千二百五十六人 屯軍二百四十人 城守軍餘二百六十一人 捕倭軍二百三十四人

尋山所 守城軍餘九十四人

靖海衛 京操軍一千五百九十二人 屯軍四百二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五十人 捕倭軍三百十三人

寧津所 京操軍五百二十九人 屯軍六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六人 捕倭軍六十八人

海陽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六人 屯軍六十六人 城守軍餘一百二十六人 捕倭軍一百三人

大嵩衛 京操軍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屯軍四百二十八人 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八人 捕倭軍二百四十六人

大山所 守城軍餘二十六人

鰲山衛京操軍一千六百三十一人　屯軍二百九十人　城守軍餘一百七人　捕倭軍三百八十五人
雄崖所京操軍五百七十二人　屯軍七十七人　城守軍餘九十七人　偹倭軍二百一十人
浮山所守城軍餘五十六人
靈山衛京操軍一千二百十三人　屯軍二百八十七人　城守軍餘一百十六人　捕倭軍二百九十一人
膠州所京操軍四百六人　屯軍七十七人　城守軍九十四人　捕倭軍四十四人
夏河所守城軍餘六十七人
安東衛京操軍一千五百七十六人　屯軍三百九十一人　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八人　捕倭軍二百六十九人
石臼所守城軍餘四十八人

沿海墩堡

唐頭寨所守城軍餘七十六人　守墩軍餘三十人
墩十　窩家墳　田水河　荊埠　八百　宅科　公毋堂　官臺　黃種河　上司　韓城

魚兒巡檢司守墩弓兵十五人
墩五　立魚兒　黑山　烟火　本司　河口
海倉巡檢司守墩弓兵十五人
墩五　土山　白堂　東關　海鄭　後寵
柴葫巡檢司守墩弓兵十八人
墩六　諸高　上官　太原　小阜　柴葫　諸黃
馬埠寨所守城軍餘四十人
墩四　武家庄　馬埠　海廟　松埠
寵河寨守墩兵十二人
墩四　東寨　罘山　三山　阜河
馬停寨
墩三　界百　鈴鎰旺　河口

王徐寨所
墩六　鹽場　王徐　高沙望　滋口　識會　庄頭
東良海口巡檢司
墩三　虎口　界河　東良
馬停鎮巡檢司
墩六　楊家庄　千里　白沙　西高　呂口　㻧家
黃河寨
墩五　王回庄　城兒嶺　小河口　任家　欒家口
劉家汪寨
墩三　西峯山　滑子口　白林嘴
解米寨
墩五　微家庄　解米　木埊　虛里　黃石廟

楊家店巡檢司
墩四　華石覵　白石　雞鳴　磁山
盧洋寨
墩四　城後　八角　郭家庄　城陰
登州衛守墩軍餘二十一人
墩七　蓬萊閣　王徐　田橫　教場　西庄　抗直　林家庄
孫夼巡檢司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旗竿　崑崙　峁山
福山所守墩軍餘二十五人
墩五　窟後　高山　營後　芝陽　火嶽
堡一　廟山
奇山所守墩軍餘一十八人

墩四
熨斗 埠東 木柞 現頂
堡二
西牟 黃務
清泉寨所守墩軍餘・十五人
墩六
石溝 午臺 長角嶺 清泉 高家庄 東口
寧海衛守墩堡軍餘四十二人
墩十三
馬山 豬子窩 戲山 小峯 草埠 峯山 杏林 侯聖山
石子現 板橋 管山 唐水 朱家
堡五
燕菱 辛安 修福 湯西 栲栳觀
金山所守墩堡軍餘十八人
墩五
駱駝 金山 小峯 鳳凰 扇山
堡一
鄒山
威海衛守墩堡軍餘三十六人

墩十二
天都 峯山 豹虎 曹家庄 磨兒 斜山 麻子 遶遶
古陌頂 廟後峯 焦子埠 陳家庄
百尺崖所守墩軍餘二十七人
墩九
望天嶺 蒲臺頂 老姑 轉山 寶家崖 芝麻嶺
百尺崖 曹家島 松里
辛汪巡檢司守墩弓兵三人
墩一
辛汪
成山衛守墩堡軍餘五十七人
墩十一
大姑山 大一項 高磞 仲山 歇島神 馬山 俞嶺 固嘴
褁島 白峯頭 很家頂
堡八
張家 比留村 石磞 洽口 堆前 報信 神前 不天湊
尋山所守墩軍餘五十一人

墩十七
青山 蒸餅山 大小泊 佛勝口 曲家埠 葛頭山 紀子埠 青魚島
考趙 馬山 楊家莭 小芳山 黃連嘴 古老石
長家嘴 半家島 囫山
温泉鎮巡檢司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可山 半月山
寧津所守墩軍餘三十九人
墩十三
龍山 灣埠山 蘆虎山 上現口 王家鋪 大頂山 施地崗 高棲山
芝麻灘 萬口 柴家山 青埠山 孟家山
堡二
崗山寨 帽子山
靖海衛守墩堡軍餘六十三人
墩十八
石崗 郭家口 鐸木山 柘島 唐浪頂 黑山 望將山 墳臺頂
標杆嶺 葫蘆山 荻麥寨 狗脚山 石脚山 赤山嘴 頭姚山 峯山高

泥浪 大濠口
堡三
蒸餅山 孤西山 店山
赤山寨巡檢司守墩弓兵三人
墩一
田家嶺
海陽所守墩堡軍餘五十一人
墩九
小龍港 城子港 峯子港 白沙山 栲栳港 橄雪山
驢山 帽子山
堡八
孔山 孔家庄 黃利河 孤山 泖山 扒山 桃村 窄山
洺港
乳山寨巡檢司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東口 長角嶺 浪家庄
大嵩衛守墩堡軍餘三十六人
墩七
望石山 辛安 草島嘴 崳兒山 劉家嶺 麥島 楊家嘴

堡五

大山所 守禦堡軍餘二十四人

界河 管村 青山

蕭山 小山

墩七 黃陽 虎巢山 大山 佚賜

朱皐 嶺牛山 北嶄山

雙山

堡一

行村寨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高山 田村

靈山

雄崖所 守禦堡軍餘二十四人

墩五 米粟山 望山 公平

土家山 椵村

堡三 青山 王鶱

羊山

栲栳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丈二山 金錢山

望梅

浮山所 守墩堡軍餘四十五人

墩十九 孫山 城陽 樓山 紅石

嶄山 女姑 張家庄 程家庄

東城 桃村 徇塔埠 塔山

公尾窩 錯破嶺 雙山 麥島

孫嶂 營前

明旺

中村 轉頭山 那城

馬山 大村

堡五

鰲山衛 守禦堡軍餘七十五人

墩二十 桑園 皮嶺 石爐山 黃望

峯山 走馬嶺 羊山 張家

高山 蕭旺庄 拔馬嘴 衛南

栲栳 石老人 龍江 壁石

擴擋 勞山

石嶺 分水嶺

石張一 萬口牆 孫仝

塔兒 東城

堡五

膠州所 守禦堡軍四十八人

墩十 辛庄 沙嶺 大埠 杜家巷

孤埠 石河 洋河 沙埠

汪家庄

塔埠

堡六

古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陳村 石湖 栾村

柘溝河 八里庄 庇村

墩三 西庄 古積

北青

夏河寨所 守墩軍餘四十八人

墩十六 丁家村 王家庄 小湖 沙嶺

封家嶺 走馬嶺 趙家營 車疊山

大盤 海王庄 北顯溝 徐家埠

紫良山 黃埠 夏河 大虎口

靈山衛 守禦堡軍餘九十人

墩堡三十 石嘴又 焦家村 青石山 花山

鹿角河 東石山 崇石山 交叉澗

劉家溝 白塔 孫家港 沙溝

湖南嘴 張家庄 捉馬山 藏家疃

長城嶺 黃山 野山埠 風火山

酉子埠 李家 唐島 安嶺

敵尭山 黃埠 沙嘴 將軍臺

備子山 本寨東門

逢猛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人

墩三 烏兒河 互埠

彭家港

高家港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司後

石碑

南龍灣巡檢司 守墩弓兵六人

墩二 胡家

陳家臺

信陽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二人

墩四 南黃 南石欄

東沙嶺 西大嶺

石臼所 守墩堡軍餘四十二人

墩十四 湖水 濟洛 滕家嶺 古城

石河 金線 湖水 董家口

釣魚 溫泉溝 清泥

南石臼 比石臼 孤耆山

夾倉巡檢司 守墩弓兵十二人

墩四 焦家 蔡家

柳家 三叉口

安東衛守墪堡軍餘四十五人

墪十五 蘭頭山 鴉高山 泊峯 大河口 味蹄灘 張洛 黑漆子 滑洛 小皂兒 烽火山 虎山 木寨 孫嘴 味灘

各省兵防官考俱不載巡司而山東獨及者以巡司墩寨與衛所烽堠鱗次縝錯故且載之

山東倭變紀

永樂六年倭賊襲破寧海衛 殺掠甚慘指揮過銘以失機被刑

寇成山衛 白峯頭寨羅山寨及大嵩草島嘴營山羊山寨陈島張家庄以次破掠

入千家庄寨百户王鞠死之

入桃花閘寨百户周盤死之

嘉靖三十四年 月賊登犯日照縣

三十五年四月賊登犯寧海衛官兵討平之

犯海陽所官兵討平之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山之險也登萊二衛并靑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汪解宋蘆徐馬停阜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夼鎭馬停鎭東良海口柴胡海倉魚兒舖高家港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總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横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踞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

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奴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旣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天島嶼旣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庄西山栾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罘莒島諸處皆可通番舶登突嚴外戶以綏堂閫其本營典守之責乎

文登營

登萊乃泰山餘絡突入海中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若旱門灘九峯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横沙磧聯絡潮勢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不敢猝達然考之

國初倭寇成山擄白峯寨羅山寨延大嵩草島嘴等處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吳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甯峰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寨則有清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鎭赤山寨諸司逶而北則應援乎登州迤而南則應援乎卽墨三營鼎建相爲犄角形勝調度雄且密矣有于城之寄者其思

國初成山之變而儆戒無虞也哉

卽墨營

山東與直隸連壤卽墨縣南至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邇年登萊海警告寧然淮陽屢被登刦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卽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鰲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南龍灣古鎭信陽夾倉諸司其海口若塘家灣大任陳家灣鰲兒栲栳天井灣顏武周疃松林仝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爲衝要隄防尤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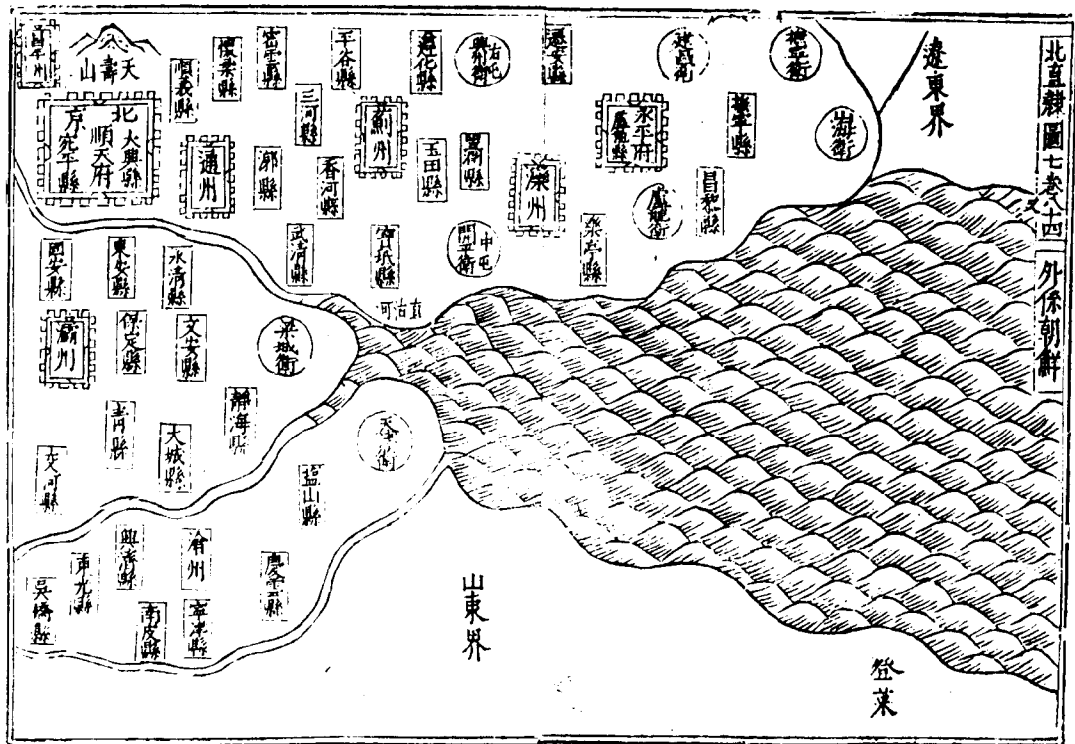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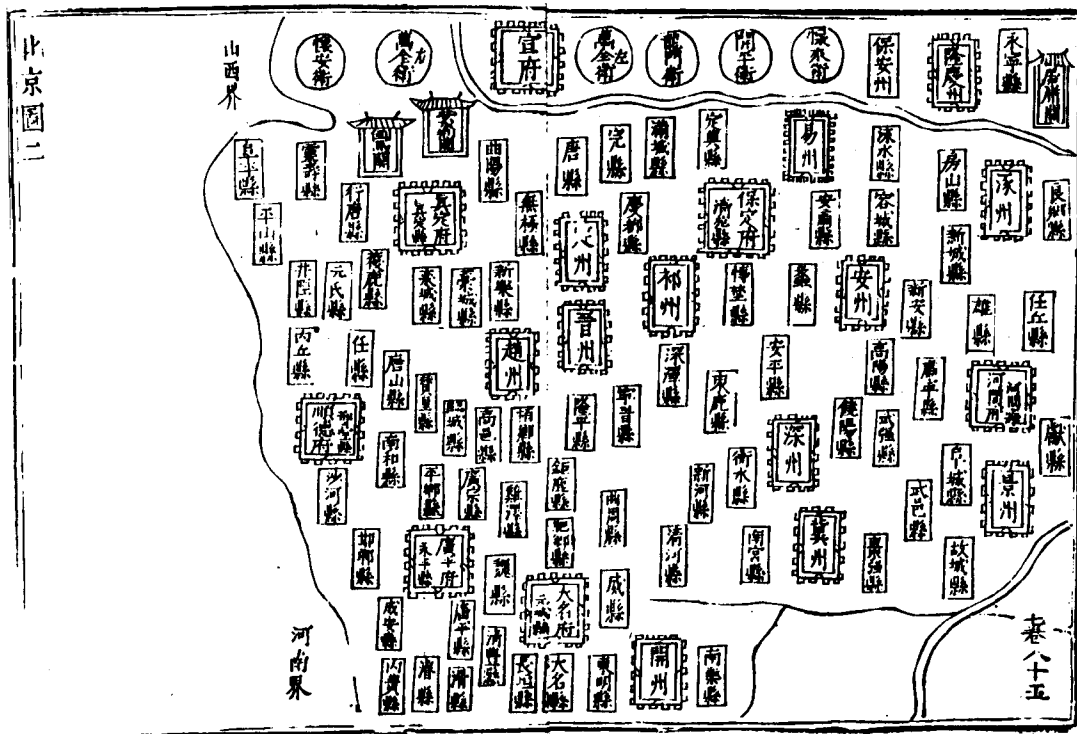
國初倭寇鰲山毒痛甚慘卽本營所轄之地也殷鑒不遠

封守者其可以弗慎乎
一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陽靡不受害而山東獨
不之及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馬
而不便于舟楫無通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焉
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擄安知其中無識海道
而勾引者乎觀山東諸郡民往强悍樂于戰鬬倭之
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
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慮者登萊突
出海中腹背受敵難于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
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旅厲庶
幾其無患乎

一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出
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
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
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入角沙門三山諸島乃
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
口橋雞鳴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
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蹤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
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
廟堂或修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一山東今日之患有二其一曰班兵懷戀邑之志久矣
其二曰登萊島民原係遼陽所徙不受法制地方難
恭宜早治而亟平之不然潰決之虞不能免也

一山東關係大要尤在海運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福
建梅花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沽沿邊五
千餘里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運者皆由漕
河所以避開洋之險也然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白
蓬頭等處危礁亂磯端流伏沙不可勝紀非熟識水
洪則不敢行宗伯席書云海運一失人不復生河運
有失尚幸不死以生易死輕重昭然是海運之罷端
爲山東之海險也然漕河自王家閘以北至於德州
千有餘里乃
國家咽喉命脉其通其塞所係匪輕况黃河漸徙而南或
衝而北易爲漕患及今承平修復海運以備不虞豈
非

國家之大計哉嘉靖初年
廟堂嘗議及此或建議欲於膠州鑿山潛土以達海倉以
避洋險山東撫巡病其煩難而止惜小害大可慨也
夫會通河也膠萊新河也登萊海險也皆山東所轄
之處也今之論山東海患者但知備倭而不知備運
故及之
鐘按日本地勢正對寧紹朝鮮地勢最邇登萊隋
時東萊造舟以伐高麗壤相近也嘉隆間倭自本
國乘汛入犯所毒痛者上自浙直下及閩廣耳山
東未嘗犯寇被兵也今倭據朝鮮則今之山東即
昔之閩浙也添守備之設留上班之軍誠急務矣
然向者爲患在數千里之外尚爲疥癬之疾今則

爲患在數百里之内實爲腹心之憂問罪興師以
除剥牀之禍在今日誠未易談也雖然高麗自
國初以來爲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者恃中國爲之
緩急耳若危不能持廢不能興則東南海外
朝貢者三十六國將何所觀望哉春秋諸侯有相侵伐者
齊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此山東往事也故及
焉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兵防官無慮百數原皆爲防邊而設未有防海者近因倭警添設提督總兵經畧標下中軍叅遊天津永平等處添註海防備倭遊擊此後式有添設未敢列定當闕以俟

沿海府衛州縣

山海衛

永平府

昌黎縣

盧龍衛

欒亭縣

灤州

開平中屯衛

寶坻縣

武清縣

梁城衛

天津衛

北直隸事宜

鍾按

京畿山河帶礪東負大海向未嘗遭倭亂亦未嘗有備倭之設故兵防官考倭變紀不錄焉以大勢論之山東遼左突出海外畿甸居中越數島而爲朝鮮暴者倭奴在其本國誠不能飛渡而肆毒也今旣據朝鮮而有之則天津永平一帶無不當敵衝者設重鎮集舟師水陸兼備誠不可後矣議者欲塹借運船禦之於海是矣但糧船非樓櫓巨艦之比而運卒豈乘風破浪之夫非計也議者又欲借舟於閩浙是矣但登萊暗礁突出千里運道久廢豈閩師能卒辨哉（此自冬月風汛不便言之若夏天南風盛發之時閩浙船師亦可取用也）是役已成之我軍而塡無窮之巨浪也無已則召閩之工匠於天津永平隨處造舟無不可者合用木料預先從裏河取運合用兵夫預先於沿海召集合用器械預先發各處打造一面清野練兵備之於陸一面鳩工造舟禦之於海木料具工匠齊數十百艘可計日而就大則爲問罪之師小則爲備禦之計此今日所當亟爲之圖也然又有說焉直隸自寶坻天津永平一帶以達山海延袤數百里水陸設備當不下二萬之衆一年之費當不下二十餘萬十年則費二百萬也倘倭奴尚據朝鮮則爲備無已時矣孰若爲一勞永逸之計與十萬之師水陸並進電掃席捲伸

天朝之威存亡繼絕固我藩籬較之年年設備便宜百之

或謂高麗失利遼左無功古今明戒子何言之易耶是大不然隋唐都於長安去高麗最遠因怒興師誠爲黷武我

朝定鼎北平與高麗共一水耳此門庭之寇當與周之玁狁漢之單于唐之突厥宋之金元例論豈隋唐高麗遼左比哉且關白封府庫撫士民財物無所取百姓無所戮此其志欲何爲耶語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此在

廟堂自有定畫無容杞憂爲也

鍾聞之俞都督曰用兵有鵰勦有大征事小敵脆則選銳輕齎襲敵不意似鵰之擊鳥卑飛斂翼而擊之也故曰鵰勦之兵如事鉅敵堅則徵兵積糧堂堂正正分道並進以數月爲期故曰大征之兵兵家必先定其規模而後行之若鵰勦矣用兵太多機自難密計糧無幾竟致乏匱是以大征之規模而行之鵰剿也若大征矣用兵大少旣無攻國之勢限以旬月不知困守之方賊遁無以堵賊衝無以迎是以鵰勦之規模而行之大征也兩不收功職此之由今日高麗之師其爲大征乎其爲鵰勦乎夫以隋唐之强尚不能得志於遼左乃倭酋關白一旦舉朝鮮若振槁然則今日問罪興師當爲大征而不爲鵰勦也明矣如其爲大征也則鍾試籌之有六焉夫倭自朝鮮而航渡天津也甚易

自遼東永平而迫

京師也甚難彼豈不知地形而故拘唐人以問道於遼者蓋聲東擊西之詭耳倘或大兵舍天津而屯遼左則彼必揚帆西渡自燕薊淮揚登萊一帶無不受敵者萬一內地奸民從而蟻附之其爲患又不止一關白矣故料敵宜審也自古伐外夷未有不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鮮用樓船將軍因而郡縣其地唐雖度遼而不用舟師以戰故訖無成功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得設備以待我舟師一至則隨地可登其勢無所逃遁故舟師宜集也倭奴向之所長者一刀耳聞之關白無論兼有弓銃且慣用撻刀撻刀者倭刀而加其柄也彼其所以稱

雄於數島者旣恃以長擊短之術則我所以制禦之者又當出其長技之外故兵械火器宜精也今日水陸之兵計不下十餘萬矣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師行糧食皆當預爲之計且朝鮮被倭殘蹂久矣其難因糧於敵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有饑色故糧餉宜足也夫有漢高之才然後可將十萬又安得若而人者而將之蓋必將將者知兵將之能否審形勢之要害何宜於水何宜於陸何者由北而南何者由東而西集謀廣思各盡所長規畫旣定然後刻期並進庶可收萬全之功故選將宜廣也朝鮮自

高皇以來臣服李氏非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草莽宗社爲

夷其中豈無忠臣義士如申包胥之復楚田單之復齊者誠因而鼓舞之彼旣習於地利便於土俗必能倒戈還向助我傳檄故因間可用也夫惟六者備然後可以宣威服遠可以恤小定傾如其未也則寧效委梁之策勿蹈救趙之危寧爲王翦之持重勿爲李信之輕舉可也或曰關白以封豕長蛇之心伐之亦入犯不伐亦入犯伐之則變速而禍小不伐則變遲而禍大奈何曰欲盡關白之衆而殲之使片帆不返此猶假於時月若欲禦之使不入犯其策甚易然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寧夏水攻之意略同但決水之策昔人常行之故皆知其便此策則自倭變以來未有行者韓淮陰曰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啓其端俾有事高麗者當自得之

此遼陽舊城今亦三衛住牧

遼陽

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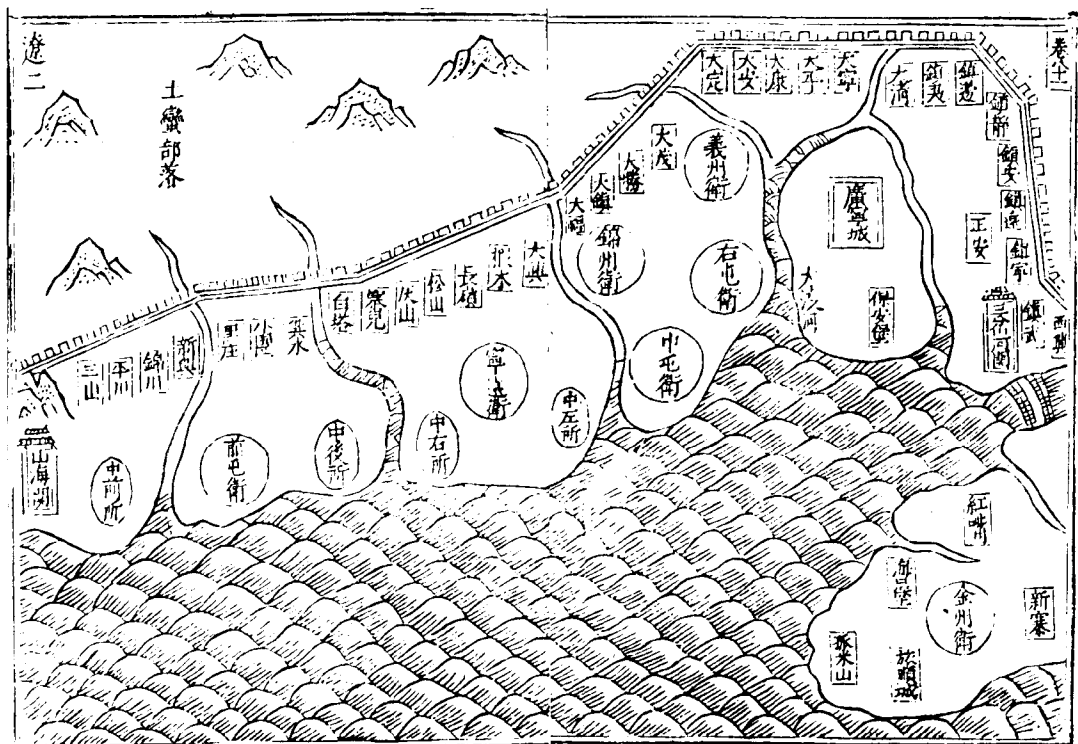
開原城

鎮北關

撫順

海州衛

復州衛

蓋州衛

遼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遼陽副總兵

寬奠參將

海蓋參將

復州參將

寧遠參將

廣寧遊擊

中後所遊擊

中右所遊擊

金復守備

靉陽守備

中前所備禦

西平備禦

右屯備禦

海州備禦

蓋州備禦

長奠備禦

遼東兵防官共五十員茲舉濱海地方者載之餘係防邊不具入

沿海衛所

金州衛

復州衛

蓋州衛

海州衛

廣寧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中屯衛

中左所

廣寧前屯衛

中右所

中後所

中前所

沿海關城墩臺

義州城

城一 靉陽

墪四 塔兒山 三山 擦牙山 城西

堡三 石家 入塔山 青榆林

金州衛守墩堡官軍一千七百二十六員名

城四 望海堝 旅順南城 伯毋山 旅順北城

墪三十八 蕭家島 小沙河 大沙河 雙湖 鵰練島 黃谷島 青山島 磨盤山 黃家島 老鶴嘴 宇鵲店 小黑山 大黑山 太平島 團山島 盧家島 馬雄島 海青島 蓮花島 花里島 和尚島 南關島 石門 召洞山 長沙嘴 寫島 沙河島 黃井山 羅山島 紅崖島 鐵山島 野鷄島 鶴兒島 穀山島 鹽場島 杏園島 兔兒島 七筒山島 三王山

臺一

堡六 黃骨島 劉官寨 新寨 山踻 海口 紅嘴

復州衛守墩堡官軍六百四十七員名

城二　得利瀛城　魏霸山城

墩九　龍王山　黃離島　梨古山　中島　峇山　長生島　松山　北青海　石家島　駱駝山

堡四　富山　臨溪　務官寨　欒古驛

蓋州衛守墩堡官軍三千四百六十四員名

墩九　草子島　獅山　兎兒島　泉井　神仙山　白狼山　梁房口　觀山　遼針山

堡五　梁房口　中山　熊岳驛　五十寨驛　入角湖

廣寧右屯衛

關一　三岔河

堡六　東海　枯芙河　枯樹　常豊　黑林　女真

廣寧中左二屯衛

墩三　望海　孤山　岙家

堡十九　樂安　富有　嘉和　長豊　順陽　團山　時和　仁和　廣濟　永豊　廣盈　臨川　大有　豊稔　福寧　西店　南陽　得安　興禧

廣寧前屯衛

關一　山海

墩九　覺華島　龍宮島　建海山　秦洋島　桃花島　望天島　歡喜嶺　大旺庄　慶春山

堡二十一　安家　慶春　古城　杏林　永豊　長安　海泉　永安　鎮南　新安　積糧　廣積　泰新　樹朴　海濱　三山　海舟　興安　城南　老軍　錫安

遼東倭變紀

望海堝之捷

永樂己亥年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劉江總兵鎮遼東甫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中王家島夜有火光計寇將至公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人以數十海艘泊馬雄島魚貫而上直逼堝下一賊貌甚醜惡指揮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公得報但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徐以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戮既而賊至公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遂大敗奔匿櫻桃園空堡中我師追逼環而攻之且請入堡勦殺公不許故開西壁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逃艤者復為所縛無一人得免者諸將請曰公見敵意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遣之何也公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法也賊始魚貫成蛇陣故作負武狀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死鬬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事聞徵至京師面慰勞之封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

遼東事宜

遼地負山阻海屹然爲東北雄鎭北隣沙漠而遼海三
萬瀋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
金復寧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京師翰
屛可謂固矣然觀今日備虜邊防頗爲有賴而備倭
海防視爲虛文蓋自劉江金線島之捷而海氛久熄
自山東海運之廢而墩寨益廢於是旅順諸堡亦無
復用識者謂遼東沿邊五路得分守應援之規沿海
衛所亦當如其制如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
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總兵撫
按之統其責者秋汛以防邊爲重防海爲次春汛以
防海爲重防邊爲次則雖島夷窺伺豈能遽犯哉

鄭若曾曰遼東倭患較諸省似可緩所虞者地千餘
里衛所軍旅將十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線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遼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吽吺待哺萬一歲歉盜
邇
畿輔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强而在食
之不足食足則兵强兵强則守固矣邇者登萊運米
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弊司國計者深
念而亟圖之可也

鐘桂遼東三面頻夷一面阻海迤東南爲鴨綠江
朝鮮貢道在焉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夷絕跡蓋恃
高麗爲之藩蔽也今高麗附矣覩脣齒之義
則爲遼左慮者豈直東虜已哉或謂倭患必不至
遼蓋以倭之志若在子女玉帛也則窮邊絕塞千
里蕭條非所垂涎明矣若其不自揣量包藏禍心
也則揚帆而渡天津豕縱豕突無所不至何必渉
遼越薊犯重關之險哉雖然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造舟秣馬水陸兼防因利乘便批亢擣虛
此今日要務也

籌海重編卷之八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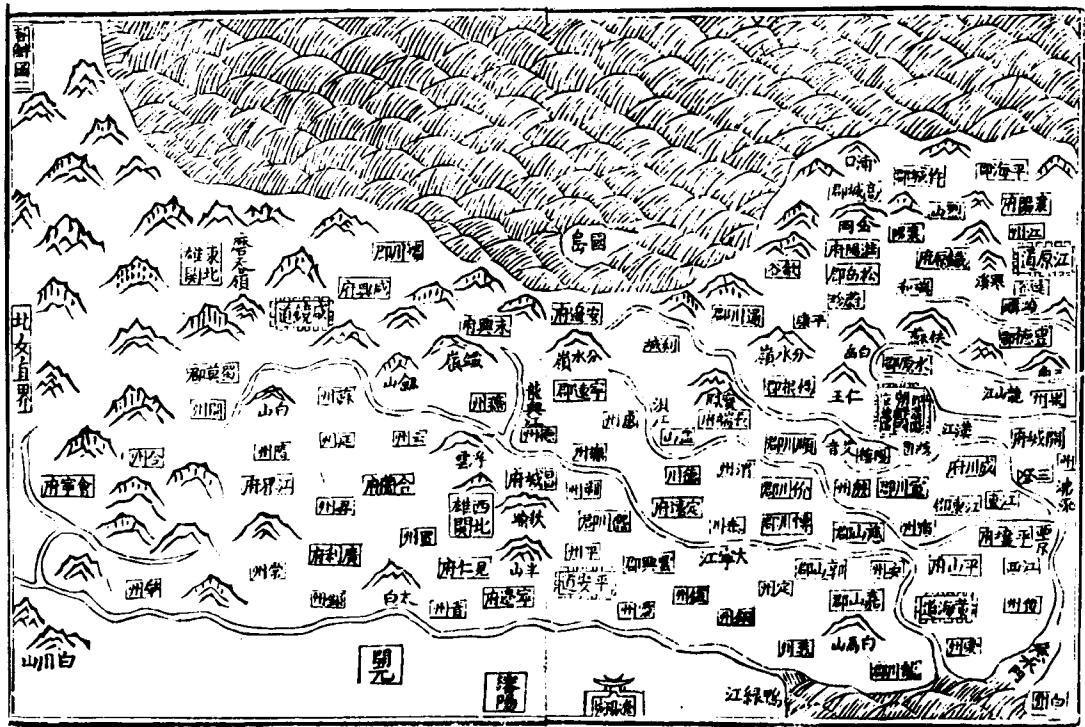
朝鮮國圖

朝鮮事畧

日本國圖

日本入寇圖

倭國事畧

寇踪分合始末

朝鮮事畧

朝鮮周所封箕子國也秦屬遼東外徼漢皆郡縣晉始自爲聲教云其國東西南三面濱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郡府州縣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而惡殺戮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於儀容居皆茅茨多茅亭有朴儉遺風以田制俸以秔釀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鎮國者九都神嵩北岳其名山也海鴨綠江其大川也金銀鐵水晶鹽綢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蚫蛤榛松人參其物產也洪武二年王遣使表賀即位賜金印誥命文綺大統曆冊爲高麗王十年以其貢使煩數論

遼東守臣謝絕之遂定三年一貢著爲令由是如期遣貢不數不疎二十四年其相李仁人子成桂篡立請更國號曰朝鮮永樂元年復賜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宣德初賜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正統間賜遠遊翼善等冠絳紗袍龍袞玉帶等服以高麗去神京不遠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比故列聖寵陵如此嘉靖人繼大統遣使朝貢三十六年王請改正大明會典所載成桂篡逆事詔從之萬曆初遣使告即位隨齎朝賀至今貢獻不絕道由遼東山海關入二十年爲倭酋關白所據王越在西海讀定中旄丘之詩重有感夫

八道

中曰京畿東曰江原古濊貊之地西曰黃海古朝鮮箕

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卞韓之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之地西南曰忠清指古馬韓之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之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府州縣

京畿道所統

郡三　楊根　豐德　水原

府二　漢城　開城　長端

州七　楊州　廣州　潤州　驪州

縣三　交河　三登　土山

江原道所統

郡七　杆城　平海　通川　寧越
　　　松岳　旌善　高城

府五　江陵　淮陽　三陟
　　　襄陽　鐵原

州四　原州　江州　槐州　濮州

縣十　平康　安昌　烈山　麒麟
　　　酒泉　丹城　蹄麟　許吟
　　　瑞和　歙谷

黃海道所統

郡三　遂安　延安　平鄉

府三　平山　瑞興　承天

州六　黃州　白州　海州
　　　愛州　仁州　鳳州

縣八　安岳　三和　龍岡　成從
　　　江西　牛峰　文化　長淵

全羅道所統

郡三　靈岩　古阜　珍島

府二　全州　南原

州四　羅州　濟州　光州　昇州

縣二十三　臨頃　茂長　鎮安　武安
　　　　　全渠　康津　興德　泰成
　　　　　樂安　昌平　濟南　會寧
　　　　　六江　臨波　古阜　南陽
　　　　　靈順　夫寧　麻仁　緒城
　　　　　海南　神云　務安

慶尚道所統

郡七　蔚山　泗鄉　熊川　陝川
　　　永川　梁山　清道

府六　金海　晉山　寧海　密陽
　　　安東　昌原

州五　慶州　河州　尚州　晉州
　　　尉州

縣十二　東萊　清河　義城　義興
　　　　開慶　巨濟　昌寧　三嘉
　　　　安陰　山陰
　　　　高靈　守城

忠清道所統

郡四　清風　溫陽　天安　林川

州九　忠州　矜州　興州　清州
　　　清州　禮州　公州　幸州　洪州

縣七　永春　扶餘　保寧　報恩
　　　石城　連山　燕岐

咸鏡道所統

郡三　端川　蜀莫　寧遠

府五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會寧

州八　延州　德州　開州　惠州
　　　蘇州　合州　燕州　臨州

縣一　利城

平安道所統

郡十一　慈山　价川　郭山　雲興
　　　　熙川　宜川　江東　慈山
　　　　龍川　順川
　　　　博川

府九　平壤　見仁　成川　寧邊
　　　定遠　江界　昌城　合蘭　廣利

州十六　安州　靈州　青州　定州
　　　　朔州　昇州　平州　撫州
　　　　常州　義州　宿州　銀州
　　　　鋼州　渭州　鐵州　貝州

縣六　孟山　殷山　陽德
　　　江東　中和　泰川

鍾按朝鮮也乃漢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也隋唐時竭天下之力以爭之而不得姑無論已我

朝高麗王李懌嘗馘倭酋古多羅等三千獻

闕下何其壯耶乃今爲關白所據如發蒙然豈盛衰固有時哉善乎薳啓彊之言曰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有國者不可狃承平而忘戒備也如此茲謹録其圖并說如右匪有事

朝鮮者無庸聚米云爾

西北至朝鮮國界
日本國界
日本二島
西南至福建界
洋界
至義云州
五島
男島
女島
硫黄山
七島
筑前州
筑後州
肥後州
薩摩州
大隅州
豐後州
領八郡
領十郡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卷三
日本
薩摩州
五島
對馬島
大琉球
朝鮮
從此入朝鮮
旅順
登
萊
膠
京師
松江
蘇州
常州
寧波
台州
福建
泉州
潮州
惠州
廣州
雷州
廉州
安南界

倭國事畧

日本即古倭奴國也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隋書記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地形類琵琶地勢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奧居東爲尾至山城早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奧爲頭薩摩大隅爲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其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筑紫宮後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尼翼諸名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歷而知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爲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奧北邊海爲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中越後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爲播摩攝津太和河內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爲佐渡在南懸海則爲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而其間廣狹至則有不能考者今據譯記所傳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其南海懸泊舟者爲阿貴介撒凡爲歪打阿波爲子撒凡爲夫王者爲沙界衣又其南爲沙界其地甚小方沙界之東南爲紀伊東爲三河出海之口爲演大海其島爲康大爲科什麼爲奴智紀伊之西爲伊勢北爲三河其懸爲腰大爲阿乃奴子山城之西爲丹波左爲攝津其懸爲瓢船谷爲阿家世奴乎辣爲素埋爲男女傢東南懸海爲安防州左之西爲播摩其懸爲那敗爲舍固世爲杭茄爲教遠古爲磨羅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波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其懸爲凡什麼船茄賣茄里爲多夭爲左之西爲備中出鐵其懸爲山子加爲言奴乎瀨爲耶什摩其南爲達島懸海三十里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浴海但乃沙無懸可泊其鎮爲阿家殺記爲倭于介爲他奴賀知其北爲竹島懸海三十里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其懸爲一子該一知爲于奴舁爲和奴賓知爲拏敗爲赦東大出雲之南境其懸爲脊你爲山子介爲欽子溪爲戶流爲非頓吻爲失喇咯㕭爲也生思爲谿和奴大

記其北爲隱岐懸海三百五十里備後之西爲安藝其懸爲翁家吞一日比敗爲法子加一日知爲窟撒子爲谷也爲佐加歪喇其南爲宮島懸海三十里出雲之西爲石見出銀與銅其懸爲南高香馬爲香馬搭爲哥爲撒奴市爲有奴子北至海三十里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橫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懸爲翁哥里爲密大逝里爲東大爲陀奴迷爲吩迷奴失記爲奴羅市爲米其北邊海之懸爲斯殺爲賣抵咯和爲夜市爲高奴烏賴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山口之西爲長門橫直皆二日程懸爲花浦爲蕭州爲番記爲倭委北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馬其西早關爲阿介馬失記抽分司設於北渡此而西爲豐前橫五百里立四百里其懸爲可苦喇馬賴介袱大爲大義地爲野慢加爲阿世夜爲暮治爲一賣其南爲豐後橫直皆六百里其懸爲阿福乃爲倭凡奴法賣爲鎖孤舟爲由奴烏喇爲撒一基爲島丙基爲又其南爲日向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懸爲多故奴東治豐前之西北爲筑前橫六百五十里立四百里其懸爲右勢爲加菩里爲加打也馬爲多賣里其懸爲一萬宇爲奴打爲世加爲經宇里爲多羅爲宿那多爲法哈達即博多之別名也其北離伊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爲筑後橫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爲大隅其南濱海之懸爲什麼烏恩迷今之人訛傳爲懸海乃大漁洲也大隅與日向薩摩等連懸名爲九州大隅之西爲薩摩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懸爲哨宇喇爲延麻子訖爲羊理南爲康國什麼爲羅里爲花馬里爲羅頭馬里爲鸐哥里爲年市米爲仙臺爲審字署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佐土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豐後海面七十里薩摩之北爲肥後橫直皆五百里其懸爲牙子世六爲阿麻國撒爲昏爲一國撒介烏喇爲閟傢世利爲嗟加什麼爲什嗟一加又其北爲肥前橫直皆五百里其懸爲鐵來爲什言奴氣子爲法司奴一計爲客舍其內浴河泊舟交易之處爲法倭磨喇爲知十至爲法一溪爲夜闇迷爲坐迷子爲迷坐骨知爲一標佛爲愛奴乎剌爲世子爲迷古里爲夫撒爲喃哥呀爲帷婆哥爲乙松本一名馬子喇爲法麻撒肥前西懸海爲平戶海面東西十里西北至傳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戶之西爲五島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中有懸可泊乃日本西垸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百日四望無山直扶陳錢鞏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與肥前

相去四百二十里與平戶相去二千五十里五泉至山口必由平戶經過其縣爲乃路爲倭奉家爲衣屋奴密爲通記爲達奴烏湖爲烏茗爲話谷嵯北爲多藝爲伊岐橫有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日爲對馬島梢二百里其所晷爲哥爲廿大略東南里爲沛乃哥世西北爲椎沙几爲山谷爲儆思乃爲知六鹿爲彸打北爲伏奴烏喇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介島之人俱至拉沙几嶶思乃山谷三晷開洋至高麗之則夫多順風一日約至五百里南至琉
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
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
貢舶回則徑收長門因柚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
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
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分鯮或之泉州等處或梅花所長樂縣等處之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
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綜或

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大犯游人金塘崎門
犯象山奉化犯東西厨人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觀海門松門諸港
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綜或
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霸頭洞三茳山入瀝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瀝海山洋五嶼烈表乎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人鼈于門茅山則薄省城或由
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大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
沙而入大江過茶山人[illegible]角常熟狼福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
歘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傷州再截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
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
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
下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

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
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
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不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
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
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
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
也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薩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商爲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如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貲至百萬者又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戶皆居積貨殖有淑有慝如薩摩之黟哥里方數千里其邑長安慶能納民于戰物無一人爲盜又如宮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詣神廟罰錢又如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形專習武藝殺人而不犯中國富而淑者或登貢船
而來或登商船而來凡在寇船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
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
之義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
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焉其君亦爲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惟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自王一山城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州五

山城

六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
道七
東海道 十四州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 九州 竺前 竺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共統九十三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淡路 阿波 伊豫 土佐 讃者
右共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越中 越後 加賀 能登 佐渡
右共統三十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彈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山陽道 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共統六十九郡
山陰道 八州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者 出雲 石見 隱岐
右共統五十二郡
海曲部
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各統二部
驛
九四百一十四
戶
可七萬餘
課
約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寄語島名
山城 羊馬失羅　筑前 職骨前　太和 野馬多
筑後 職骨背　河內 茄懷知　豐前 宇前

和泉 因宇米　豐後 蓬哥　攝津 于弩因你
肥前 非前　伊賀 衣加　肥後 非谷
伊勢 衣舍　日向 兄加　志摩
大隅 阿思米　尾張 倭阿里　薩摩 撒子馬
三河 迷茄懷　遠江　紀伊 乞奴苦藝
淡路 山奴計　駿河　阿波 挨懷奔
伊豆 因慈　讃者　甲斐 既怡苦藝
伊豫 伊布　相摩　土佐 拖撒
武藏 木撒暑　山口 仰周防羊 馬窑諸　安房 阿空
美作 迷馬撒家　備前 避然　上總 茄迷倭撒
下總 什麼倭散　備中 避晝　常陸
備後 避卧　若佐 僕加桐　安藝 阿剖

越前日知前　攝摩法甲馬　越中爪古
長門奴茄多　越後日清介　丹波丹白
加賀坑茄　丹後丹哥　能登奴孕
但馬啖什麽　佐渡沙渡　因幡奚奴白
近江多烏米　伯耆花計　美濃米奴
出雲因字木　飛驒非大智　石見
信濃申阿農　隱岐和計　上野康子計
伊岐尤計　女島　下野什麽子計
陸奧訴收　多藝　出羽迷外
官島迷挨什麽　五島我烏　男島賀什麽
小島利什麽　對馬島則什麽　連島辛頻甚麽
種島他尼什麽　博多花岺迸　竹島他計什麽

平戶　佐加關　三島密什麽

寄語雜類

天文類

天天帝　山虛露　月禿計
星付泥　風有米加前　雲
雨挨迷　霧古利　雪計伏六飲計
霜名末辟滿　落雨挨迷付魯

時令類

早來運梭梭發耀　夜挨落　午非路
晚盃撒旧午　明挨介水　暗骨辣木
冷三字水　煖挨撥水　今日許以吁鷄寧介香
明日挨迷亞失口　後日亞撒里　昨日傑奴

前日耐多唯　日暮非故　路路　今日來个內別俚
明日來挨戌打俚　後日來挨殺核門耶俚

地理類

地大樣禿智　山羊賣爺　水明東
海烏霸　沙何吉大水　石依水在木古
火非　鄉羊壄俚　江打各計

方向類

東熏加　南迷南來　西義西
北尤几俚　前日日皆門利婆　後吾失利

珍寶類

金空措泥　銀失蘇措泥　珠他賣
錢前移　黃銅中若佐　紅銅箆更措尼

水銀明東措尼　好銅錢桃禮善泥

人物類

皇帝里大利天王家　官大米烏野鷄　百姓別姑常
公翁知　大官鷄大大烏野　婆猶蒲翁妃
父阿爺　母發發　兄挨尼
嫂阿尼尤尼　弟阿多多　妹亞尼多一沒多
姊亞尼　嬸完多　子莫宿哥
姪何義　女莫宿眼　孫阿奚胡來
丈人子多　丈母子多哆　叔何治王官老前
丈夫壽山　婦人倭家倒　老禿古耍个
男何奈公姑　後生倭家迭　孩歪鼻
親眷新雷　姐夫不哥迷　朋友道門大聖門大帝

女婿 米哥　倭 三三字郎　小厮 [illegible]
和尚 才老烏索　老實人 埋骨名　艱難人 [illegible]
强盜 六宿鼻鹿　瞎子 眉骨艇　獨眼人 密皎闘鴻
你 熱哥了梭里　誰人 將陸　我 何埋俚阿奴利
徒弟 加食難　財主妻 斗烏㕛　生得好 眉眉月失 眉眉姚水
外甥 晌哥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報
長 吊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呆朶
生得醜 魯歪失　聰明 力哥　貴 他介水
賤 那壓羊槃　富 烏多哥　貧 聰東旦
乞丐 寬需計　好淫 梭羅　年紀 一故都
麻子 莫入骨水　村 孫　拐 科木非計
賊 陞宿人

八 事類

要 坟水水　不要 依也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烏將 卒　拿來 未低吉反俚 未得哥巴
拿去 未底於古　相擾 括計括盆　亂說 恩量骨多莫 話介反俚
看 覓見迷路　不送 何埋解邵 賣　嬉 挨核蕭
坐 移路阿將梭　病 羊埋依子　揖
罵 覓彼計乃俚 話鸞褪皮　鮮 因彼計　詈 烏論羊埋水烏 蠻希計
睡 密路　去 漫陀羅穫俚 旦多　在 何故伊虜 何打路
不在 論速捋槃　來 何耶伊吉人　便來 羊佯地何聊 俚慢陀的姉
回來 慢慢的耶俚　便去 密路　快來 發下何耶俚 法古
送與我 而皮　愛惜 操落扛蕭　怕 倭疎路路
出去 一一計　前行 殺鷄倭　行 挨龍門

喜 一喫水咣羅打 步　說話 未納然打 俚　[illegible]
飲 那慕　獨樂 哥賣　羞 [illegible]
喫 何賣利　安排 蘇路　不來 木旦盧買矢
走 法古　快去 法古計　打人 生亞達達个
借 賍路各火　買賣 烏盧加　不喫了 禁哥
唱 嘔天　莫怕 哥面乃磴　多喫酒 何賢鼻日
教 何水尤路　喫酒 麻黑殺鷄　那里去 陀如移㑹
添 所有路路　行路的 益磨滅　曉得 火 个个俚打夫
賣 烏路無六　叫人 多奴　老實說話 多 買多些
痛 一軛水　起身 倭逆的攪　多多喫了 前行哥
遊 西孫步　還了 誰也數　不曉得 夫打 揩來路不
殺 其奴陪咀郎　請人 家那擱多　慢慢的 貝得貝科
害 天　不賣 烏魯賣加　恁麼 難烏龍在
肚餓 勳大路水　哭 乃古　多少 一故賴介
打 坍子　有情 亞妫吉乃　無情 水 亞妫吉乃乃
醉 邀帶　撰 皆貨　無工夫 一孫擱水
惟 發賴日多堅固　死 身大　腫 刺大
喚 加右　笑 歪罷　活 吉打
買 加利　輸 埋計打利　傷寒 鷄骨
寫字 加計

身體類

耳 眉眉　口 骨上　鼻 發杰
眉 賣　手 鈦　足 挨身
心 介介路　頭 客成頰　鬚 蕙

髮揩肸　夾洸　肚發頰　指衣皮
爪亨腿　齒法

器用類

小刀厮過乃空客　中刀歪司柴需　大刀稠中提打禁
刀柄脫个爬打乃　甲大買䏩　弓沺米
盒子剛有哥　紙揩袂加迭　硯孫助俚幕力子
砂石揩路依水　筆粉地　墨孫煤
薄紙沃發于　扇黃旗　鎖哥利素
厚紙沃速水　船浮泥　針快利法利
鑰匙坑其　鑊難皮　磨刀石依水
泥銅扇法古黃旗　篩花鷄　泥金扇空揩泥黃旗
等子發介俚　小箱法哥　硯箱孫助利法哥

酒盞曬加滕　鋸拿剛挙利　碟曬頰沙頰
銀株失祿挨指水　鏡坑皆彌　枕麻骨頰埋骨頰
麝香射哥　漆烏諭水　蓆不奴
木香木哥　傘隔落隔曬　盤何水鷄
沉香沉哥　筯法水　碗倭古賍湾
酒瓶哭筭昆皮　榜誅水飛計　香宜哥

衣服類

衣服類乙麻俚　靴骨都　鞋水托里失其里
箬帽挫婆俚　錦歪帶　短衫迭奴
手巾達帛介　綿布木綿　夏布奴奴綿
被伏思麻

飲食類

茶解素　酒曬笡　白酒[illegible]
燒酒隔辣曬箕　老酒福祿㮰　飯[illegible]
飲酒酒加乃　鹽失河收河　喫飯密黍阿羅
醬彌沙　米科骨科丹　油挨蕭頰
大麥烏蒙崎　小麥柯蒙崎　穀蔡米倭米
菱水路　荳麼米　肉恕恕
笋乾大吉摺古　醬瓜可羅米搖

花木類

杉松計　檜去那鷄　松埋止
梅臼婆水　芥恕辣木　菜柰
瓜烏埋　麻莫入骨木　茄子乃沈皮

鳥獸類

牛胡水　狗意奴　猪豕豕
鷄机泥㭘地泥環多禮　鵞解如　馬烏馬
魚遊河　蟹措泥　鹿失辣木
羊羊其　鼠眠助木

數目類

一禿多子丟微哂多　一箇个利　二扶迸子丢四多
三密子倏哂多　四學子提提敵　五意子于難難多
六後于　七乃乃子　八效于
九个个乃子　十多　十一多多禿迸子
五十大　百法古　千借一呂
萬慢赤

通用類

有挨路泱路　無乃　好高高的佛鍁麃
極好明哥多　不好由無乃大計加小思姑柰何
小發旆　少素古乃水　多快都河河水
遠多佽　近的个　瘦牙十大
短迸加　細相快大　朽骨旆路
厚挨卒水　薄溫卒水　歪貨不高歪賴水
破羊鉞里里　不是係松用乃　要緊馬多合子
緩慢大慢大　無有設計　多有何何水
未慢大　香千屛水　臭骨旆水

倭船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財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到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鬬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

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與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illegible]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遇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頮沐浴海水山水皆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裂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甕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真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倭好　昔賢論上三表五餌之策知倭國之所好則所在是而悟所以制之之術矣故志之

絲　所以為織絹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之中國絹紵但充裏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六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　髡首裸程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　用為常服無綿花故也

綿紬　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

錦繡　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　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為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乏每一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　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乏每百斤賣銀三百兩

針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分

鐵鍊　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啜已即以茶壺懸之不許着物極以茶為重故也

鐵鍋　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為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

磁器　擇花樣而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為尚碗碟以菊花稜為尚碗亦以葵花稜為尚制若非觚官窯不喜也

古文錢　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illegible]

用永樂間元二種

古名畫最貴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書房粘壁之用廳堂不用也

古書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氈毯

馬背氈王家用青官府用紅

粉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蘿用竹絲所造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附

鄭若曾曰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其所悅於中國者皆用物也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狥其求而從期許貢無端互市斷斷乎不可也

寇術倭奴之勝我兵專以術也得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勝矣誌之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

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强爲鋒最强爲殿中皆勇怯相參

賊每日鷄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爲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導莽卽返各獻其所刼財物莫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竊綱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焰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愚語我民勿使邀擊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

行循阡陌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

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

火炮

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詐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

鉋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斂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

將野逸則逼城

欲陸走則取艀

或爲穽以詐坑

或結稻桿以絆奔
或種竹簽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 引誘吾軍之進陷而樂
罷吾軍之邀追
俘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
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
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
間常一被重圍矢餌以僞皷而逸之或披蓑頂笠沮溺
於田畝或雲巾衍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

投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篷以空吾
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弭退吾之後逐
凡舟之裙墻左右悉褁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
鬪間或附蓬而飛越卽雷震而風靡矣
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披籍呼名每處爲簿一
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眞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
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
鄰不知猶然稱賀
倭刀 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惜重價而制之廣延高師而學之其貧者所操不過下等刀耳善運刀者在前衝鋒可畏頗有限也中國人不知望之則裹面避爲擒獲夷刀亦莫辨高下混給兵士故志之
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

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
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
乃隨身必用者也
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用謂之先導其
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
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
又有作贄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
上等
上庫刀 山城國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加世代相傳以此爲上
次等

備前刀 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幡大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形著在外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
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劍亦然
鐘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四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
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
亦不祥也大哉王言其天地覆載之心乎乃今蠢爾
關白奄據朝鮮聲言入犯嗚呼此其自爲不祥也

寇踪分合始末圖譜

金子老—屯雙嶼港—合踪—子老歸福建

嘉靖十八年勾引西番人交易　十九年與李光頭合　二十一年後不復來

李光頭／許棟—巢雙嶼港—分掠—福建／浙江—敗走就擒

二十二年合踪　坐港其徒　二十七年四月盧鏜擒李光頭　六月許棟與仲社武爲吳川所擒

雙嶼港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頭以梟勇雄海上子老引爲羽翼迨子老去光頭獨留而許棟王直之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二十三年始通日本浙直禍自此始矣許棟滅王直始盛

王直—入雙嶼港—往日本—改屯列表—併陳思盼

二十三年入許棟踪爲棟領哨馬船　爲司出納　隨貢使交易　二十七年棟破後直收餘黨自作船王　三十一年

分踪入寇—走泊馬蹟潭—分掠浙江直隸等處

求開市不得分掠浙東沿海　三十二年閏三月列表爲俞大猷所破　四月賊掠沿海城池上自吳淞下及昌國多被陷没

敗走白馬廟—往日本屯松浦—就擒—伏誅

馬蹟復爲湯克寬所破　自此以後雖坐遣徒黨不自來　三十七年八月胡公誘就之三十八年奉詔斬于浙江市曹

先是日本非入貢不來互市私市自二十三年始許棟時亦止載貨往日本未嘗引其人來也許棟敗没直始用倭人爲羽翼破昌國而倭之貪心大熾入寇者遂絡繹矣東南之亂皆直致之也自胡宗憲誘致直而海氛頓息縱有來者剿之亦易易矣

陳思盼—屯長塗—尋爲王直所滅

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屯日本楊哥—入寇—攻遊仙寨—攻瑞安

三十一年四月　五月

入黃巖—攻霸衢—出洋—鄧文俊就擒于下馬津

五月　十一月爲湯克寬所獲

巢柘林—歸日本—復巢柘林—分掠直隸蘇松

三十二年四月　十月　三十三年正月　四月下自金山上及蘇州皆被劫掠

復分掠—杭州—敗于蘇州平望—回柘林

分掠紹興等處—出海—林碧川就擒沈南山就戮

九月掠蕭山臨山瀝海上虞　浙直會兵破之　爲任錦追敗于大陳山

林碧川鄧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三十一年浙直之禍碧川實爲之首破黃巖獲利遂啓羣盜貪心三十二年蕭顯繼出碧川與顯以次敗亡而徐海陳東又繼之爲浙直大患

蕭顯—寇太倉—陷上海—巢柘林—破南滙

三十二年四月　分屯川沙

據南沙—攻嘉定上海—敗走海鹽—就戮于慈谿

八月崇明　三十三年三月爲盧鏜　五月

遁出洋没于普陀山

正月　任環所破　此别踪爲劉恩至所滅

直隸之禍類首之善戰多謀王直亦悍而讓焉者

也

鄭宗興何亞八 三十 合踪—分掠—廣東 汪柏遣王沛 敗于三州環

徐銓方武 三年 福建 黑孟陽破之

宗興亞八就擒 武興宗興

銓武遁福建—流突潮州—敗滅 武被擒 銓死 伏誅 亞八皆戮

此三十三年爲廣福之大患者也其勢雖張旋就殄

滅都御史鮑象賢定西侯蔣傅之功

三十四年正月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諸島倭來寇

徐海率諸倭入寇屯柘林—犯平湖—犯湖州

攻乍浦—攻金山

破崇德—嘉興

蘇州—掠太湖 敗于陸涇壩 爲熊桴所破滅于登

常熟 屯二丈浦 攻無錫 合于三丈浦出海滅

四月 分掠 崇明—江北—敗歿 亦爲熊桴滅于登舟沙

湖州—遁歸柘林—復分掠—乍浦 平湖 杭州

嘉興—敗于王江涇 爲胡宗憲所敗

浙直會兵 七月 敗于平望—改屯陶宅—出海而去—復與柘林 三十五年二月再來

破之

陳東自沙川 三月俱 合踪 屯柘林 分掠 松常鎮淮陽

葉明自老鸛嘴 浙東—入定海關

陷慈谿 四月 攻餘姚 攻龍山所 五月 周乙就擒

四月 合攻乍浦 五月 圍桐鄉—分屯 新場 陳東葉明 李巷 徐海 合屯乍浦

滅于沈家庄 八月胡宗憲趙文華等平之

乙卯丙辰之亂海爲之首陳東葉明爲之輔衆至數

萬總督胡宗憲計殄滅之自此海氛漸息矣餘黨悉

皆淪于海蓋胡公佯與之舟雖縱之走舟遇巨浪輒

裂故也

三十四年正月肥前築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來寇

陳東率諸倭入寇—攻南滙金山—入崇明 二月 攻青村

三月 圍上海—遁歸日本 三十五年正月再來 復屯川沙 與 併入柘林

攻乍浦 與徐海分 分屯新場 復與徐 合屯乍浦 滅于乍浦城南

圍桐鄉 與葉明合 海爲援

此薩摩州王之弟掌書記酋也其部下多薩摩人

三十五年正月築前和泉肥前薩摩紀伊博多豐後來寇

葉明率諸倭入寇屯老鸛嘴 四月 併入柘林 合攻乍浦

分屯新場 合屯乍浦 就擒 徐海奉胡總督之命 生擒來獻

驍勇善戰爲諸酋冠明侊就擒海黨與遂皆携貳以

至于亾

洪澤珍 三十七年 五月 巢舊浯嶼 三十八年 三月 攻福寧州 陷福安 四月爲黎鵬擧所破 敗遁出海

餘黨屯海壇山犯漳州

此福建積年通番巨寇漳泉福興之禍連綿不已皆

漳珍爲之也

嚴山老 三十七年 一入安東城一陷福清一攻興化惠安泉州崇武

松下新至賊
海口新至賊 合攻鎭東衞 遁去 三十八年五月

此亦月港積年通番巨寇也

許西池 三十七年正月 一屯月港積一犯揭陽一入蓬州所敗還月港 爲林懋擧等所敗

十月復入廣東 犯饒平一據黃岡鎭 三十八年二月 一遁去一圍揭陽 三月又入廣東 一攻海門所 十月

籌海重編 卷之八 百七

敗還月港 爲孫敍所破 復入廣東 犯潮陽一攻黃岡鎭一敗于南陽灣 爲秦金所破

移屯赤寮村一分屯楓湖

分屯闢望一分屯揭陽蓬州所 與雲霄新至賊合

三十九年正月 移屯潮州貴山都一分屯古埕一復回月港一被殺

此月港通番巨寇連年犯廣東而不解者也

蕭雪峰
張璉 三十九年三月 合屯大埔一攻平和一攻大城所一出海

此賊三十九年始著名四十一年江西閩廣三省會

剿磔于市埔餘悉平

吳平 四十三年 一劫惠州府海豐等處 沿海居民被害極慘 一攻潮陽村落

嘉靖四十一年 陷玄鍾所一巢南澳一敗走 閩廣會師勦之

曾一本 隆慶二年 一流劫海上 三年二月 一犯高州雷州二府 從間道走死

殺參將繆印等 直抵五羊譯焚燒兵船一出海一就擒伏誅 三年六月閩廣會勦生擒斬之

曾一本吳平海上巨寇也出入閩廣大肆猖獗而林

道乾林鳳皆其餘黨云

林道乾 萬曆元年 一據華美寨 閩一本被擒 一遁廿坡寨一突入南澳

籌海重編 卷之八 百六

餘黨至彭湖爲林鳳所併 敗走

林鳳 萬曆三年 一據神前赤澳一劫海豐一攻呂宋 奪玳瑁港據之

突入廣澳一敗走一復入烽火一遁去浡泥

右賊凡十七踪皆昭灼人之耳目也故詳列之其餘

或入寇而姓名不傳或有名賊酋而未嘗專主兵柄

與夫事跡之未詳者不敢濫錄也

鍾按倭寇之爲中國患非倭寇能自爲之也皆由中

國之人勾引之資其接濟導其虛實故掠地攻城所

向輒克至於民不聊生而山海之寇遂烽起而響應

之裔外之倭寇非藉奸民則無以肆其侵陵之毒內

之奸民非藉倭寇則無以啓其煽亂之端唇齒相依
東南之變侵尋二十餘年而後定今據寇蹤始末合
金子老王直以至林鳳皆中國人也噫中公巫臣教
吳侵楚中行說教單于拒漢如此等事何代無之春
秋之法嚴治中國而恕治夷狄其旨深矣

籌海重編卷之八終

籌海重編卷之九

崑山鄭若曾原本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經畧一
敘寇原
除內逆附
定廟謨
擇將才
御將附
貴軍伍
選士卒
恤軍屬
精教練
練鄉兵
足兵餉
精屯糧
汰冗食
愼募調
客兵附

敘寇原
禦海策要云爲民禦亂莫若絕斯民從亂之心今之海
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
千其餘則皆中國無賴者附之耳大畧閩南居其太
半而寧紹亦間有之夫豈盡爲倭也倭有時可使之
無遺種而其雜以土人也幾何有寧日哉故愚以爲
今之當事者當一面督兵截殺以治其流一面重撫
百姓以治其本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盜賊起於民窮民窮由於賦
役之繁重官吏之貪酷而官吏貪酷又其致盜之大
本也盖使官吏循良則部檄雖有征歛而亦爲之周
旋善處民之被害亦輕官吏貪酷則

朝廷雖有寬恩善政而亦被其停廢尅削民之受禍不減
故盜賊之興多由貪吏而亦最恨貪吏覩方臘之亂
所殺官吏備極慘毒此其驗也故自古明君良臣平
日選用良吏爲弭盜之本臨難委用良吏收平盜之
功龔遂治渤海賈琮平交趾皆是道也爲今計者宜
簡命風力憲臣出詢民瘼而又選用循良之吏委以
便宜寬其文法倣龔遂賈琮故事使得推誠布德散
其徒黨而一二渠魁及奸民乘間生亂稔惡難宥者
輕則就委守令設法擒捕重則選委將帥調兵剿除
則盜賊平而患永絕矣
主事唐樞云備倭之法防海之禁斤斤明于
國初然寇未嘗絕何也夷夏有無之互以通也承平日久

市舶之官勢勝流職於是爲私通之計自天順末以
來安之而海上亦無盜警凡商於海者武具而力齊
雖有小寇無所容于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
私請商市漸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鑰申禁於六年張
一厚申禁於十七年六年之有禁而胡都御史璉出
十七年之有禁朱都御史紈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
何也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
商轉而爲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寇勢盛於嘉
靖二十年後是時居有定處隨泊[illegible]
嶼澳而巳又人有定夥名酋不上六七許柳[illegible]
就擒張月湖蔡未山[illegible]陳思盼爲王直所殺王萬山
陳太公曹老又皆不聞矣又況入有定時登岸擄人

人致其巢責令以貲贖後乃盤據內地隨在成居而
惡少繼發徐明山者三十二年前之禪詮約步避於
浙之西東而莫之識也當夫壬子前盜形已具沿海
有司爲禁益嚴內外商物不得潛爲出入內地人素
與交識者因負其貲而不償夫然後壬子之變作矣
都御史章煥題內一款云倭夷安從至哉有首亂有嚮
從有導引明乎此而後賊可理也故外賊易見內賊
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道路之紆曲民間
之虛實官府之動靜纖息必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
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罔善
[illegible]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也夫吾民重困欲爲盜
久矣然時有兒執之患自賊間入而爲之用進有望

外之獲退無盜賊之形海濱無關隘阻詰柔艣輕舟
往來甚捷此賊之由通也與賊連衡與良民雜居賊
未至皆良民也賊至則良民去奸民留賊去又皆良
民也此禍之所以難測也兵入其地以爲居民詢賊
情問道路悉爲所誤當此時以爲奸民殺之然有良
民也以爲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故兵多惑亂而怠
行倭夷有由入也亂賊有由熾也兵行有由誤也良
民有由擾也城郭有由驚也奸民有由自也奸黨不
消則賊患不止故安攘之計莫要於安反側夫反側
之初良民也橫征暴斂迫之耳故奸民不可以形也
治倭寇以兵治反側以誠內賊爲急外賊次之政事
爲急甲兵次之誠得良吏而分治之行寛大布恩信

問疾苦時拊循明示不校反側者回心矣此襲遂所
以治渤海之盜也且今良民安居而樂業彼將反本
而呼天捐親戚背鄉井冒危險豈其情哉是散賊黨
而伐賊謀也故良吏優於良將善政優於善戰且天
下寧獨倭夷可爲亂哉故安反側爲要夫反側者反
間之因也敵情所由得也善致之則爲我用不善致
之則爲賊用此尤兵家之要徼乎徼乎不可盡言者
也

太守嚴中云海商原不爲盜然海盜從海商起何也許
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刼奪募島夷之驍悍而善
戰者畜於舟中泊於雙嶼列表濱海之民以小舟裝
載貨物接濟交易者夫人欺其單弱殺而奪之接濟者
不敢自往聚數舟以爲衛其歸也許二輩遣倭一二
十人持刃送之倭人還舟遇船即刼遇人即殺至其
本國道中國刼奪之易遂起各島歆慕之心而入寇
之禍不可遏矣

海道副使譚綸云片板不許下海禁華雙桅大船乃屢
朝明例以銷禍未萌意至深遠柰何沿海竈丁假以採辦
私造大船違禁下海始則取魚繼則接濟甚則通番
十數年來富商大賈牟利交通番船滿海間有朱秋
崖任事之臣力行禁捕而大家竈戶浮議橫生不曰
小民無以聊生則曰國課必致虧損加之監臨憲臣
偏護竈丁過抑邊官擒拾小懲節次論劾海道備倭
勘斥相繼遂致避禍遷就海禁愈壞養成大禍毋有

敢言者往年倭寇刼擄漁船過爲黨與既得其船以
張聲勢又驅其人以爲嚮導蘇松之寇半皆脅從擒
獲有贓尤多竈戶必須申明嚴禁仍乞特
勑巡監御史鈐束竈戶止於額設海邊場蕩採辦煎鹽遵
照節題事例小船編號朝出暮入不許造大船入洋
探捕招惹倭夷仍立連坐之法以稽私出之弊如有
縱容下海爲盜者運司場官併得坐罪

鍾按寇原有咎於海禁過弛
者必如何而後可夫政過嚴則民激激則生變過
寛則民玩玩則生亂要當酌而行之如過洋船則
開納餉之例仍嚴私販之防如過肖船收汛則許
其爲商出汛則禁其下海如此則寛以導民之利

以最絶民之奸仁義並行百世無弊可

除內逆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蠢爾倭奴敢肆流劫者皆緣我之
內逆爲之嚮導也倭奴非內逆無以逞狼貪之志內
逆非倭奴無以遂鼠竊之謀必須禁捕內逆方可消
除外寇合行督撫諸臣責令軍衛有司將沿海居民
逐一清查造冊在官稽其生理時加約束敢有仍前
不悛從倭爲逆許令同里之人赴官首告即於犯人
名下追銀三十兩充賞本犯從重處治拔本塞源此
爲要務也

定廟謨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東南雖
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幾萬今年寇江北寇浙東
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不下二三萬則是殺者不可
勝紀而寇者不爲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口外原有
韃子腹裏原無倭子今口外尚有一兩年無寇而倭
子却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患將爲內虞古
云兵久則變生近者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挾官
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蘇人素怯弱而游冶子弟懷毒
蓄機日伺倭來裏外合應幸早發之猶燒官寺劫獄
囚閧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
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寇之來一歲支却一歲一番

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
聖明勑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策及
勑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絶無倭
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
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
內臣工方畧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
却此賊臣猶以爲速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
猶以爲浪戰

擇將才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諳歷
戰陣者尤難得今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或
家貧不得管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
眞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
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衆家
貧不得差遣者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備禦等職
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伍士卒果
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使其得
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品級以
備將官之選

又云武職中固皆可將然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故

自國家用兵常之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
爲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
上也乞
敕兵部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
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不願者不强選在官
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令等項名
目畧加優䘏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斬積勞多者量
授職事仍賞犯重罪者即發邊方立功至於兵部亦
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幾員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疏以習運籌
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
[illegible]備識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illegible]少救

養既多其間必有眞才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晉悼公使
欒糾爲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爲戎右以訓勇
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
腹心之士也歐陽脩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
位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貪
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
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校同每百人
團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
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
擇有見識之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
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柎髀

之思庶幾可息乎

御史徐敦題稱先該巡按御史周加斗疏請於沙兵者
民之中照例論功陞賞不願陞授者許其子弟讀書
者入學不讀者充吏承其舉人監生人等叙功加級
選用此亦因時處置鼓舞人心之術而未經詳議舉
行者何也不過以名器至重豈宜私濫然既與之冠
帶矣許之援例入監補官矣則何惜乎此而不以勸
效死之人心作東南之士氣哉合無推廣前例激勵
後圖仍嚴行監軍御史敘論功次分別等第不致冒
濫或許實授或許入學或許敘用而將領之久效勞
於海防者仍念人才爲今日之急勝負爲兵家之常
通論功過勿以一失而遽棄之

參議唐愛云今之將官自俸錄外更無舒展何以感勵
軍士致其效命必厚體恤其情
奏爲定例總其歲與者聽其作犒賞之用不問其費之
由則將領得以計部伍禁其尅剥責以成功則在上者
心無不安而在彼亦得以足兵足餉選練攻守綽乎
有餘力也或者曰使其妄用與入己如之何曰通計
總參能幾何人試以浙江一省計之不過費銀六千
兩而止耳使其能衛生民不受屠戮之慘則數歷風
濤衝冒矢石勞苦萬狀即以此而優厚之亦豈爲過
不然廉者雖望其立功貪者難責其守已蠹國殃民
多靡邊費比之明與六千之數損益不大相遠哉
御史張椿云爲將須有膽有略有量有德殺人如刈草

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拘泥故常不
敢分毫出格者不足與有爲也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法曰有良將無弱兵宜將外衛官
員照京衛保舉會舉之例拔擢聽用文職之中有能
知兵善陣者參酌通用不必拘以常格則豪傑之伏
未必無人或致仕官僚或罷監生員或山林草布諸
凡術數小道有能占天文曉兵法閑武藝善游說一
切可爲海防之裨者皆招致之察其聲實之如何隨
其材品之高下使之各盡所長以神鼓舞則人莫不
激發而賈勇效能矣此王陽明于居家握兵之日每
能延攬以寓此意
鄭若曾曰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副將偏將亦不同有先

鋒有哨探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後論
夫選之之法何謂大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虛懷而
取善不遺用材而器使各當古人所謂善將將者也
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苛遇敵而不懼奉令而不違沉
幾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將兵者也要之
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兼此三者而後可以
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禽遁之傳不知乎駕風
鞭霆之術孰爲勝地而宜據宜爭孰爲要路而宜守
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
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
爲職者也若識不足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
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爲職者也若提

兵既遣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
成功乎昔王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
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
吾置之於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疏至人咸稱服選
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虜
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
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
仇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地坑令三十人埋伏覆以蘆
席仍以浮土二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虜至此果
札營夜半銃發坑卒拋雷亦起虜疑大軍驚之自相
蹂殺過半而走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
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命將亦不必循資

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選偏將者當以李忠宜爲法
鐘按將材有大小其論當矣古之名將姑勿論論
耳目所睹記者如俞都督虛江用兵則尚謀畧跡
其南征交黎北練兵車東平倭亂西復古田靖山
海之寇無算皆先爲必然之畫事後成敗如燭照
而龜卜且譚節制則先仁義論事功則本忠孝故
本兵譚二華稱之爲大將如戚都督南塘用兵則
尚節制選士有法束部有方耳目則別金鼓旌旗
手足則定技藝擊刺營陣戰守莫不有一定之律
且賞罰信必威克厥愛是以在閩越則倭難蕩平
在薊鎮則北虜不敢犯邊者十五載故本兵譚二
華稱之謂名將又如劉都督草塘用兵則尚驍勇

益其膂力絕倫騎射命中用能躍馬揮戈披堅執
銳出入倭夷之衝所向披靡且善愚士卒之耳目
人多樂爲之用是以著淮揚之捷成閩蜀之勳故
本兵譚二華稱之爲戰將是三將軍者劉則起於
布衣戚則出於世胄俞則奮於武科皆一時之選
非借才於異代也柰之何今無其人哉惟世之求
將者其上則知求戰將而不知求大將則大才者
遺矣其次則取貌言而忽實用則似才者進矣其
下則先債帥而後孫忠則真才者遠矣或曰三將
軍功建名立故人知之若未有所樹者將何如選
然則八驗九徵亦足憑乎曰蕭何一見韓信奇之
爲大將劉玄德一見孔明歡若魚水何待徵驗哉

惟堂上有真將堂下真將至爲古今名言
又按選將當讀柳子厚梓人傳彼執斧斤刀鋸環
立左右而斲削者羣工也持引執杖舍手藝專心
智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者梓人也得羣工易得
梓人難

御將 附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陸贄有言師貴專謀兵以奇勝軍
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而欲敦以付授之
義固以禮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
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蘇轍所言宋
祖用將之善而欲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
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此御將之術也
又云自古御將莫如宋祖昔人謂其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
其官而責其成功萬世御將者所當法也

實軍伍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領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清勾之法以廢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於犯法充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殳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都御史唐順之云逃軍許其自首隨處收補一節論明決直截僕亦同此意蓋與逃而無用不若就近而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旣而思之深有未便者蓋苦寒

磽确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猶在任者多逃而逃者不獲若逃軍旣許改編則雖素不逃之軍亦孰不逃焉是今日逃軍之補見役所以釀成異日見役者之作逃軍也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遽有題請

海道副使譚綸云衛所官軍旣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衆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賣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甑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挨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溺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

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藝業投兵搬戲及隱容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官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奬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參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

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死不敢擅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

朝大明律一款云云云夫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也自古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可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為必勝矣設有所損其數豈可量哉蓋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之當慎故以是垂訓使為將者常以失機為憂全勝為念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立法之至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有權衡於其間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懼之猶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定律後莫敢不遵凡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司據之以問擬將官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軍士非問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若有敗衄軍額不虧則失機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民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

大也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為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似為徒勞不練亦為無害在班似為徒費逃亡亦為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為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缺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按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肯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設總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一時亦不能正其弊不容不用義勇民壯弓兵見不堪用不容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徵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為鄰援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此相須之事也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然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同似宜遵稽

太祖云云之言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嚴

勅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年半年務有實用仍

勅總督提督今後賞罰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其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今戴罪俟後有功准贖若損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綫以或

去其官或行降調俾之戴罪殺賊覗後次大小而量
處之若隊伍敗衂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機處斬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而凡戰
軍莫敢不用素練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遇權變與民宜之乎不然軍固命也民壯
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以犯律
而論失機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十人三百人
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死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民捍
患民反代之戰焉天下之寃孰甚於此此弊無人敢
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戰則軍伍之缺
不必僉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調何人以布列之耶

上之費吾不知其所窮而倭寇之患吾不知其所
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馬牧於官古之良法也
欲補軍伍須改遠為近則服水土便勾攝如是而逃
者乞題照職官謫戍但逃殺之例著為定法此非變
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
鄭若曾曰向來不敢用軍出戰端為律法太嚴而兵難
遥度恐少有挫衂則犯失機之罪故但用民兵易於
掩覆此誠將官之積弊也然兵部題准已有新例矣
大畧云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
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所在巡撫兵備衙門正宜
舉行以實軍伍以之操練以之征剿可也論者未知
新例故尚泥舊制耳矣

都指揮許國威曰國初之軍必清各省補京衛者[illegible]
以遭征討之後死匠過半 都城廣民居稀須徵各省
之人以備京師乃為居重馭輕之策也及今二百餘
年生齒日繁肩摩比屋則又烏用外省之人哉且外
省清勾一軍其費百倍在京補伍一軍其苦百倍如
遇清勾也吏胥里甲之奸拘提解究之擾父哭子在
兄悲弟行[illegible]人行戍及至京補伍也則水土不安
動起鄉思雖有軍貼漸次用竭勢至鶉衣藿食礶屋
以居頹遁以役故不逃則貧不貧則逃興言及此令
人悲嗟昔王明陽有言曰清勾之要在於因地利而
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
南人之不安於北北人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

其清之已得者隨籍之本土以其清之未得者隨發
本土者撥充之庶乎兩得之矣
鐘按兵宜募軍宜勾何謂兵宜募天下之事成於
專兵惟募則耳目專於行陣心志安於殺伐教之
易從作之易奮譬之士農各專其業乃克有濟故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是也何謂軍宜勾衛所
單弱已甚幸有清勾之例軍士知其與衛所世世
相屬所謂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故猶有桑梓之義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若變舊制不行清勾取附近之人
頂補則軍與兵等耳無賴之徒掉臂而去尚安得
而用之不數年衛所且空虛矣蓋兵所以戰軍所
以守戰宜客守宜主縱權之義也

選士卒

參將戚繼光云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怠戰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者黑大粗壯手面皮肉堅厚有土作之色此為第一然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于伶俐此不可

以為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為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及此選士之術荒矣然豪四者而別圖之不可也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言高藝添於有膽之人非謂懦弱之人苟熟一技即能膽大也然此輩不易得武藝尚可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而膽為主膽不可見何以選為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選人以精神為主而當兼用相法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用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畏法不測我顛倒之術最易感孚氣易振作先以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氣則為我用令無疑此萬試萬効之方也若愛先于前而後繼之威則怨讟而恩不感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功但威嚴不能自行使威嚴之永行無阻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恩以佐威廉威恩為有濟雖後日名將必不易于言也

鐘核選水兵之法與陸兵不同陸兵必先試以捉

石水兵必先試以搖櫓陸兵凡豐厚脩長者俱可收水兵偏是堅實之人能抑風濤而耐勞若至察其精神取其福氣則水陸同之也大抵衣者捉其領舉綱者挈其綱大要出入波濤之中惟頭目最宜精選頭目既當則兵士聽其自舉無論族黨親識只求慣海之人主將不過程其能否覘其強弱而進退之則既無脫逃之虞且有共濟之義雖烏合之衆隱然臂指相使號令節制易為力也

恤軍屬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優恤軍士著在令甲仰如近日山西等處之變固是諸軍自干

天憲至於處置乖方當事者亦不得不任其責合無備行督府總兵等官令所屬大小將領將部下士卒察其饑寒同其甘苦務使人樂爲用關明信義整肅威嚴務使人不敢欺則感恩畏義無不願死以報上矣

鍾㨗恤軍屬之說是矣而恤水兵則未有言及也試以水兵之疾苦與陸兵較之陸兵列營而居卽有飄風暴雨無能爲患也水兵則托身寸板跬步必㨿脚船隆多風雨取水起椗龜手裂膚是勞逸之不同也水兵勿論當敵卽出洋遠哨時而風恬浪靜則有鼓棹之艱不幸而颶風起於呼吸則不免爲魚腹之物矣陸兵自對敵之外無慮焉是生死之不同也陸兵自盔甲器械皆取足於官卽有敝壞不假私賠水兵船器雖例有估修然或估價太廉又如蓬椗縴索捲舵之類未及期而壞豈能卽時取給兵安得不私賠乎是賠費之不同也夫勞逸生死賠費與陸兵不同如此然水兵之糧不加多又有收汛從而減之將何以振作士氣哉誠宜裒多益寡酌量而加恤之則舟師咸奮樂於效死矣

精教練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議者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以調遣之失業也科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强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貪難下戶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無賴猾氓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科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聚居相近團聚大率以若干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爲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立爲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領甲正幾人某人某人甲副幾人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伊令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幾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銃砲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卽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勸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調發而收保障之績矣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精選各戶壯丁年二十以上十八
以上氣力強壯身才矯捷之徒籍紀年貌選委教師
演習武藝仍編每十名一甲外立小甲一名另添雜
役備欵一名以應古伍子之制每甲共十二名每五
甲六十名為一總外立正副總甲各一名以應古正
副隊頭之制分為八總每二總共選立百長一名統
率共該民壯五百名其餘二十六名作吹鼓手每總
內前一甲十名內五名學牌五名學鎗第二甲十名
五名學鈀五名學夂第三甲十名俱學弓箭第四甲
十名五名學銃五名學弩第五甲十名五名學棍五
名學長刀其總小甲俱執旗鎗仍帶弓箭或腰刀副
總甲執刀并帶弩箭在後押隊仍選身材長者學弓
箭銃弩短者學鎗牌耙棍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云八九年閒為督撫者亦幾何人
中閒以練兵為說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見總
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非一日之故而兵
之不練弊亦久矣竊以為目今權時之宜但可責鎮
兵以為守量調客兵幾枝以為戰待鎮兵練得一枝
精銳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軍盡練得精銳
士爭抵掌人賈餘勇一旦遇虜必不退縮屹然足為
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則望實不失而經權
兩得也

主事唐樞云練兵如近日教場下操之類俱虛應故事
務令精尋齊一而後膂力之强弱技能之長短可以

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不謬五教不亂[illegible]
是用志不分臨者應手此必平居歲月習成穰苴以
他人未教之兵為已卒然之用不得已殺其監軍助
長以求速效然亦可濟臨時之用故練兵之法或暫
或久可勉可安兩法俱在存乎其人

參議唐愛云練兵之事當責之將官而不當任之兵憲
何也兵憲不自分領分領者將官也若兵憲練之將
官領之則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何以制馭而取勝乎
必用此將官管領卽用此將官教閱熟演於平日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臨陣無不順意矣兵憲不過日
省月試孰為當賞孰為當罰孰為可進孰為可斥執
監督之權而已總督則但總夫握兵調將之權其職
掌愈尊則體統愈大此練陸兵之說也若在海船則
以風潮為主有難於操演者其緊要惟在舵工轉運
趨向皆出其手遴選賞罰非總副叅遊之所當注意
者乎

又云使船必用造船之人則不惜工料而且知愛惜領
兵必用練兵之將則用心訓練而亦相識認故平日
憲職練兵而禦敵付之武將非計也必令將官自練
而兵憲不侵其權不奪其功然後可責其成效

海道副使譚綸云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作進
退之法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節制者如
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卽人心齊一進非[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
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illegible]如以三千

人分六總計之十人爲一隊設一隊長百人爲一哨
設一哨長五百人爲一總設一把總合五把總爲一
營設一參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在一營則責之參
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
則責之隊長如是則莫敢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失一
參將則斬五把總失一把總則斬十哨長失一哨長
則斬十隊長失一隊長則斬九卒如是則轉弱爲強
因循縱化無不如意古人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
正是此法苟徒具是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
參將戚繼光云今之軍士設使平日所習所學的號令
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
者用之則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

件之利奈今所學所習通是一箇虛套其臨陣的真
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
番新法令却與平日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
一千年便有何用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
豈是好看的令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
花草看營陣但視戲局套數誰曾考問操法也是此
花法勝而對手工夫漸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真
營却廢制陣之病也司閱者可不端明雙目以任習
服之人爲較量之衡耶
又云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雖閒居坐臥嬉
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然活潑或逸而動之
或勞而息之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樽節之故操

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使其氣性活潑又須收
其心秉畏競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謹
譁散野似活潑懈苦不振似兢業爲將者知此可以
語韜鈐之秘矣夫好生惡死人之情也欲使人樂死
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有生道存乎其間故所
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
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
威操之於場肆者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閭閻亦謂之
操乃真操也此聖賢之精微儒者之能事
鎮撫蔡汝蘭云兵猶食也欲談兵請先論食夫歲大饑
宜告糴少暇宜藝畝一年積則糴可弗告何也足於
已無待於人也客兵猶告糴土著猶藝畝其說甚易

明曉也夫燕雲之兵以騎射驍雄奪虜氣臨淄之兵
古稱進如鋒火戰如雷霆尤善長鎗而勇於公戰故
募兵者必以爲首談下此則狼苗諸部以楯弩防突
冦而於衝堅長驅之雄或歉焉蓋以東南諸郡久安
忘其血刃之慘鬭見未及若或海警少揚民將移避
不遑有司莫之柰何而募兵之說行焉故不得不贍
其犒賞以招來之不得不寬其約束以羈縻之不得
不厚其賞賚以激勸之若或警息而遣之懼其春汛
之復至也如之何則可夫所重于客兵者爲其各有
長技也豈夫人之所難能哉是惟弗之習耳苟習焉
則東南之衆是亦雲淄狼苗矣愚敢曰募兵戰不若
募兵教今宜于客兵之中精選其技藝之尤者各數

人厚其糧餉用以訓練騎射長鎗甲胄弓弩分部習學一教十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日省月試務肖其真而已由是則藝精氣壯以土產之食養土著之兵以土著之兵禦土地之患兵不加多而民皆樂業此土著之愈於客兵而募戰之不若募教幸較量而取舍之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軍之克敵者在器兵不完利與空手同弱不中的與無矢同海賊之器械惟任短兵我軍足以制之者火器弓弩也然善射者寡乞放神世衛教射之法懸銀錢于百步之外不中者宜罰其矢以與勝者三罰而受責三勝者得銀錢又當令其三六九日演習如鎮江會手然每下操之日爲數下偶

使各官分臨之庶不費時日而官可善射其他應軍用器械鎗棍弩鋭皆以是法校之數月而軍成矣此精技之法也

御史徐栻云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古兵法也今賊常態每以三五星散誘致我軍發伏取勝此慣用奇兵也手揮雙刀中者立斃此慣用短兵也勝奇兵者必以正兵勝短兵者必以長兵明部分正約束遠斥堠行如戰戰如守是爲正兵强弓勁弩射疏及遠是爲長兵以史思明善野戰遊兵及于石橋而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近聞官軍過安亭鳥驚魚散無復隊伍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賊若掩襲邀擊將可擒也茲豈所謂行如戰耶趙克國渡湟使壯士御枚先渡立營已定引軍畢濟慎密如此是以羌零之輕彼不減倭夷而終以萬全去年官軍出劉家河者輕卒赴敵被賊伏兵自蘆葦小港中突出衝斷首尾我兵大敗而將僅以身免茲豈所謂戰如守耶自此一敗賊益輕我爲害愈熾蓋旣不能用奇而又自棄其正是以百戰百敗所向喪氣甚非長筭也今欲習用正兵先須定什伍之法自五人爲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于將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應雖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寨嚴整號令明肅動止不亂則賊雖變詐安能撓我此正兵之法也多置毒藥弓弩聚集善射勿與短兵相接而常隨諸百步之外此長兵之用也前時我軍不能自立無

暇乘賊之間今我軍堅無隙可乘而賊跳梁既久勢必衰沮若覘得其實鼓衆突入乘機掩擊立可擒滅此又正能生奇之妙用也故兵法曰奇正皆得則國之輔夫擊虜以殄滅爲期豈可犯危險而取必旦夕凡此皆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至於因勢利導隨時變化又存乎良將之善用而未可以遥度也

鐘抜練兵有二練其技藝與陣法耳俞都督云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練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力雄故劒經一書所以練技也又云陣法象于積卒原于河洛成於易卦合乎禮樂故韜鈐續書所以練陣也要之陣法即一營之技藝也技藝即一人之陣法也合而言之節制也彼世將不知技藝

曰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不知已之技藝不精則人之技藝何從品題法之虛實器之工拙何從別識縱日比較亦虛文耳又胸中原無陣法不過沿習舊套如釋子誦經罔識意義縱日操閱何裨實際務令主將真知技藝凡火器兵器長技短技件件俱實法訓練則兵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矣主將真知陣法進退分合步伐止齊俱是臨陣紀律件件實用則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謂不成節制之師未之有也雖然技藝可以形求也陣法可以意授也至於運吾陣法施吾技藝使三軍之士畏將而不畏敵愛將而不愛死則神乎神乎未易言矣故欲練兵莫先選將

練鄉兵附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近日虛談兵事者動以陽明先生保甲之法爲言殊不知此法止爲安新附之民禦鼠竊之盜耳自古及今未聞以此制禦夷狄也若謂可制禦夷狄則古聖帝明王賢臣良將當先爲之矣豈待今日二三言事者倡爲此說而後知哉此老當時擒宸濠平桶岡搗八寨只用保甲之人乎抑曾借用狼土等兵也世儒不考顛末妄言兵法真所謂恣虛談而貽實禍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鄉兵之議盖起於先年調到客兵統馭非人所在撓擾百姓厭苦言官建議詔下有司訓練土著之兵以省徵調之害此誠廟謨之至計也然數年以來督責雖嚴明驗未覩其故何居豈皆有司奉行之未至與盖緣前後議者止論練鄉兵之槩而未及養兵之詳而境内士民又稍病加賦往往互會失指以爲練鄉兵則不費官帑不用民財不煩素養之勞坐收制勝之策且援引其縣某鄉曾掩殺一二殘敗之寇以爲証據遂使良法美意室礙難行有司百執事奉行無術反以虛文漸貽實患殊不知鄉兵之名則一而其義有二有召募之鄉兵有團保之鄉兵召募之鄉兵選其土著之驍健者爲之繫其名籍於官而又以將臣領之優其餼食明其步伍時其教訓嚴其賞罰之條無事則作其投石超距之氣有事則責以衝前擊後之功是爲素練之鄉

兵有其對客兵而言又謂之土兵兵之有實用者也
至於團保之鄉兵不過因其地方之遠近人民之衆
寡使之自相團結諭以共保室家小警則虛張聲勢
以牽其賊之不來大警則預行收斂免致受禍之大
慘如是而已矣今不求建議者之本意而牽制於含
糊不決之虛文以彼力穡之民盡爲荷戈之衆誠恐
操練無素則爲不教之民揀閱以時又有妨農之怨
聽其自食則人弗樂從給之官帑則所費滋大勢既
難行事多虛應誠不知其可也爲今之計不若以調
客兵之糧增廣土兵之額爲之慎其委寄核其名實
寛其文法而總論其成功將不出全浙之間自多熊
虎之士誠計之得者而又責成有司撫字凋殘團集

保伍平居則齊其心志臨事則遞爲聲援庶兩利而
俱存之可以有備而無患矣

足兵餉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
一曰廣屯種夫屯種非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
增者意于地不得利也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
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欲查北北
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
拘士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
而人樂于興種矣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發銀可糴邊
儲自足至于南方窮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
房真正家小到彼盡發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
收管使爲墾田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

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今聞戶部又查出永
樂二年令各衛所屯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
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
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
起科明是舊例可行有益邊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
聽開墾永不起科或候三年成熟徵糧則臣前所謂
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人不敢開墾矣二曰興鹽利
今天下生齒煩于
國初數十餘倍矣故今私鹽成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
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恐皆奸滑之詭也今宜
于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錢出買補者勢要占窩

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聽其就彼募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綫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至于竈煎私鹽宜于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許賣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

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邊者量地遠近米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呈撈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遲掣則商人益勸于輸邊竈丁益利于煎鬻軍民得易于食鹽而巡邏之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爲上下之利不一而

足也三日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預買及臨用兵之時發銀貴糴且逼人强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年豐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彀後二三年之用宜卽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于他邊米賤處所糴之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亦濟變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立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雜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矣

又云昔我

成祖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墪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墪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劍生齒日遂凋落地方日遂困敝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成祖皇帝之鹽法矣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各處名山香錢鈔官俸銀川廣鹽銀廣東稅銀大造黃冊過割地畝銀俱可取用至於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査取徵解銀再可借解天下

各司府州縣贓銀紙價自嘉靖三十五年爲始一毫不許別用暫解軍門聽用其出入務赴巡按衙門掛號查考御史徐敦題稱東南之民方困而派常賦之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加之民兵工食臣愚以爲軍需必不可缺而民困在所當蘇非仰藉官帑量爲給發隣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之科派速爲議革止令雇募民兵則民不重困於誅求之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難蒙賞者益思報效而窮蹙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得用兵以錢糧爲本錢糧不可器械船隻不備賞犒不克威權不著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自嘉靖三十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貲致塵宵旰之

憂者亢以爲生民也今本處燒刧僅存之民常賦之
外海防銀兩未巳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巳
而復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
所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者
半天之下至於各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備不測
饑荒榷商稅銀恐亦無幾俱難輕議査得應天巡撫
奏留嘉靖三十五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兩奉
旨錢糧著戶部議處來說候覆間今徐敦復請於兩浙歲
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
國家京邊重務所需哉葢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以爲
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存留若干以
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銀二十萬內借

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缺官俸銀川廣鹽
銀過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査取不許留難此外又
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査照工部開納事例兵
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咨送總督收置軍門許令
軍民照例上有願報効者一體收用其餘掛號稽察
事宜悉如都給事中丘嶽等所議施行及據各官
所陳專官管理一節巳經本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別議
合用錢糧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以後年分各府
州縣比照原額工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各照丁田
多寡量爲輕重派徵申呈撫按刊印書冊頒布曉諭
不許數外多派重困小民士大夫之家隨例應優免之
外一體均派收貯官庫按季給發沙兵工食聽督撫
官酌量於浙直二省不經倭患府分坐派徵解聽按
察司官以時給發其一應見在地方主客兵行糧及
賞勞修造船隻置造器械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弃
奏留銀兩數內支用通要造冊開註出納明白以憑
巡按御史稽査
丙辰會試策云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
方其兵之初調縣縣傳送道理之費不可勝言也所
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戶養
之供餉甚煩而擄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今議
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財之乏此所爲舛也因其乏
而議加賦益財此又舛之舛者也昔先零之役當其

兵集耿中丞糴四十萬穀而不足及充國罷騎兵班
師不費斗穀而羌平人皆知充國屯田之興利而不
知班師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爲練兵之費百調兵
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
費者而練兵何弗强也以其所省者而克費何弗贍
也此其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秋成地方素無積蓄者宜出告示
曉諭軍民不許將米穀浪費及因而糶出外境其君
本處軍民得過之家收積米穀在家待價糶賣以圖
利息者聽從其便在城人家有能收積稻穀一千石
米五百石以上者即係聽敎良民本府凡事量加優
恤鄉民屯軍人等今等務要掘塘積水趂時勤耕以

務多收米穀秋成之後如果穀賤仍照民間應納
差銀糧價及贖罪等項俱許依時增價折納稻穀本
府另措糴穀銀兩申稟上司代其納官

一事廩糧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
晝則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纔得轉息若先給與盤
纏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饑之病北方行軍每
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合計筭
總支應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行布
政司官將官舍目頭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
見在確數計筭經過州縣若干每驛該銀若干就於
軍餉銀內支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别

項科派於民

御史徐栻云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祗因犒餉缺乏沙民
㕁兵未協故鋒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挫矣且聞總
兵等官跟隨親兵每名止日給米一二升尚未得一
飽而求其冒波濤嬰鋒鏑樂爲用命不亦難乎然東
南民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多解給邊儲
公私匱乏俱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其可不預爲之
備哉伏乞
勑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錢糧
不拘寄庫正庫無礙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量聽解
以備行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仍許巡撫
權宜行事將起解錢糧暫借軍前應用一面題

請事寧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冗費
有司官毋得分毫科派以病疲民管領官毋得出入
尅剝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拏問參究如
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可坐而策矣

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夫兵
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臣熟思之竊有一
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即做古常平倉之意爲之欲
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地方即行府
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稍增一分招
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空寺院待明
年夏米乏之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一分糶之不
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一員司其出入只此

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甚貴人不傷一也城中充實
膽壯百倍二也粟多入城默寓清野之意寇縱焚掠
所失亦少三也米價常平饑民得食不驅爲盜四也
耕種無資稍給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
不絕五也十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六也冬
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七
也乞
勑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既有戰士捍禦於外
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安內攘
外何求不獲哉

清屯種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是卽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墾納糧者矣若欲一一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乏殆半間有存者每年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查各衛軍士各今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南半之先儘原額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沙沒罪人之田其有

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銀收買民田如宋時役田之制務彀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操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葢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糧歲數百萬矣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

知府嚴中云

國朝屯田之制北方與南方不同南方與中州亦不同北方之屯田重在鹽法兼重馬政而行之也中州之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直之屯田則以屯軍將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充補月糧福建則又不然其屯田至多不若浙直之少故專設一屯田僉事領之與浙江水利道帶管不同大抵屯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弊於軍餉大爲有助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崇明田若干糧若干坍海若干實徵若干升合不起運而官吏師生守禦官軍俸糧猶未能給每數年大盜一興動費錢糧數萬沿海州縣居民刧燒之害又不可數計則

國家何利哉太鎭二衛之設本爲崇明盜賊何故緩急未得其用乞于南沙平洋沙增設守禦所脩古土著

屯田法庶有實效若仍舊春秋二班交代虛應故事其勢安能久乎葢舊制崇明守禦所之外又有太倉中所八百戶鎭海前後所三百戶在于崇明潭子港備倭後因坍海改撥劉家河把港既而太倉沙指揮具呈空閑人數取補上運今申明舊制改設南沙守禦孰曰不宜又曰屯田之設本備軍儲今屯軍在太倉而屯田乃在常熟嘉定崑山等縣且屯田零坐各區各圩其勢安能耕種未免轉佃居民而屯軍坐食不差有名無實莫若通變宜民擇沙上常稔不坍田與守禦軍屯種以舊屯軍田易銀與沙民別置田產實爲兩便

聞縣知縣仇俊卿云征調戰攻之日官軍行糧口糧照

日給發不暇計費若夫敵退盜寧之後兵火少息之
時各處要衝添設把守員役使其聚之而食則倉廩
積畜莫非小民脂膏何可繼也合無做渭上湟中故
事將沿海空閑地土督令開耕不起科徵且屯且守
一年之後人將自食其力不惟省養兵之費抑且行
寓兵之法
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粵中
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
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
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
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
以增賦亦富強之一助也
參將江應龍曰三代兵農合一萬利稱利今墾田之法
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效於營兵查得雷州附營
一帶廣衍膏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
開墾計畝均分無事且耕且守有警荷戈以戰則金
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職向在薊鎮查照潞水客
談開載西北水利曾於豐潤玉田等處督率軍兵開
田萬有餘畝收穫不減南方今若營兵墾田之議一
行則沿海窮民覩西成之效聞風興起亦未可知蓋
國無游民則地無遺利民生既厚則盜源自消不但
寓兵於農彷彿三代之制且容民畜衆遠垂萬世之
利矣

汰冗食

兵部尚書楊博云
國家養育邊軍極其優厚故居則有月糧出則有行糧寒
則有冬衣布花至於獲功則又有重大陞賞無非欲
得其精健以爲敵愾之地耳乃今老弱參雜所養非
其所用逃亡控月有名而無其實近戶部題稱督撫
諸臣之奏求應援則曰軍馬寡弱逃亡過半請糧餉
則曰兵馬衆多供億不支觀此則坐食民力者豈皆
投石超距荷戈彀弦之夫未必無老弱疲癃之士與
夫缺伍寄名之人也自今合行督撫諸臣各選風力
守巡兵備官員親歷各該城堡將見在兵馬逐一查
驗精壯者照舊存留老弱者盡行沙汰戶內果有壯
丁准與收補其軍士逃亡即行開除如敢仍前作弊
以虧邊儲聽各該巡撫御史查究參治
副總兵李應詔曰自海上傳警以來議者皆云增兵增
船增器其實兵不精壯與無兵同船不堅緻與無船
同器不犀利與無器同今誠不必加增惟隨在沙汰
訓練隨在督責覈實使一卒當一卒之用一船當一
船之用一器當一器之用則費省而功倍矣

慎募調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今之用兵大率有三曰練曰募曰調調遣之舉本非得已蓋緣本地兵力寡少遇有重大聲息不能不調若使哨探明的慎於徵調不惟芻糧一無虛費亦且戰守均為有益但邇年邊境多事張皇偶有小警輒行請調恣目前偷肩之好為日後掩飾之計相應通行申飭督撫等官各將兵馬嚴加操練務使精强遇有𧦲報相機堵截不許輒張虛聲妄議調遣果有大舉之信徑自斟酌量行調撥亦不得因而藉口及悞軍機又須遵奉
明旨務以團練土名為主如果日下不堪戰守早為計議某處某兵可調某處某兵可募應徑行者徑自酌行

應具
奏者以次具奏奏俟主兵練成即為停罷

又題云今日之事不難於禦寇而難於馭兵不難於足兵而難於足食故建議者每以罷客兵為説但各省投募之兵多有游民參雜其間官司未得其用地方反罹其殃合咨河南山東湖廣廣西等處巡撫都御史將本處游民嚴加禁約務令各安本等生理如無招募明文私自出境投兵者即將家屬收禁里隣坐罪仍刊刻告示遍行曉諭庶投兵之風少息地方之患不滋

都御史唐順之云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為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梟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驟如借倩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于遠方無賴託名土兵報效希圖擄掠群然麇至在此不由軍門之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每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為説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弊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鋭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而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為今之計合以練兵為實事以募兵為權宜以調兵為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鋭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鋭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

聯束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為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為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宣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

鐘按前人所論當倭亂初起時浙中未嘗有兵即浙兵亦未嘗有名也乃今浙兵半天下人之勇怯豈以山川限古今殊哉在上之人振刷而作其氣耳苟有以作之則甲楯三千足以抗衡上國[illegible]古也無以作之則秦之鋭士齊之技擊燕趙之[illegible]慨又惡知其今不異於昔所云耶

募客兵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閩廣諸兵其長技故智利在水者可習而知而吾昌蒼山下八山之人熟閩廣之技者亦非少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事在反掌而有勇知方是在上之人使之耳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爲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況今日之邊防特舟師爲長技以火攻爲要術乎

主事黄元恭云客兵有至有調而至者有募而至者調而至者統領有官籍貫有的用則劄之至有不用則劄之歸卽無事矣募而至者烏合無統領之素萃聚無籍貫之眞況多游手好閑無籍惡少安知不恃其武習反衛爲仇嘯聚山谷黨附海島皆不難矣

鄭若曾云募兵之法但當於本處報選何也其家在是則所獲工食便於歸寄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則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積青蚨幾文馴至一貫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精能汰其懦怯夫然後募得其人也若四方泛募則烏合之聚無賴之徒招之甚易散之甚難今日之兵夫他日之盜賊也蓋離家久遠財不得寄歸淫酗賭博恒心亾矣一旦革之非刼奪何以生乎

荆川云遠募不如近募亦此意也

御史徐栻曰客兵之爲地方害夫人而知之但方今之事正如病疽者急則治標以毒攻毒之時也特視制之何如耳很兵其貪如很土兵似之而性尤狡譎客兵中很兵土兵尤甚一勝之後其氣必驕猛無忌況左江田州之兵與右江南冊那地東蘭三州兵素不相睦散不相顧聚則仇殺雖有二游擊分轄之然其所見憚者岑氏家法與該管土官頭目而已土兵忌很兵先進以攘其功很兵忌土兵後至而挫其銳氣態相戾功次相競可不知所以處之乎

調客兵

都御史章煥題云今治倭者無他調兵而已臣愚以爲非久計也小發之不足多發則用度不計久駐則老師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且衆兵雜處爭隙易生壯健久曠奸盗自起故客兵協守惟都城塞下可以居之客主相當有所忌也江南民弱客兵所爲㕍羸視之者淫婦女刼貨物殺良民客兵之亂與倭夷等前世調兵江南皆有明戒

又云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獷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不可輕用亦不可久用者也是在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病而攻病去卽巳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懸賞求之勢緩則厭棄置之求之則易驕棄之則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也

兵部主事黄元恭云唐德宗藉回紇以解圍而遂甚旋入之擾石敬塘因契丹以取唐卒釀播遷之禍很土蠻兵非我族類山東徐邳騎不習步四川廣西嵓不

諳槩用其所短行其所疑則何賴焉且必重責以致之應募則有挈家在途則有傳食卸營則勞來安插月給行賞計每主兵四五而贍一客兵然爲合無籍戀家寡情故逃使之易勞使之難恍使之從怒使之拂利使之來罪使之叛至其習見我之無內侍而專外藉則遂驕恣橫行所過塞門以防其虜遺發議賞而後行重賞之格不旨

朝廷出幸勝必獲賞而復進速勸之令不旨軍門出首級則僞良爲賊自從爲主而不得覈之論功之典不旨寇臣出敗衂則棄營而逃以避誅再募則逃者重冒以趨利在營者原籍官司不得羈縻而閱實待之如此其厚也養之如此其驕也然湯克寬一試之而徐

邳之卒敗李逢時許國再試之而山東之卒敗至于今永順保靖麻陽酉陽苑氏賴陽諸兵潰且散散而盡矣其効已明然猶甘心捐厚畜驕而無變計亦獨何哉

丹陽邵芳云練本地之兵但可爲本處防守而已不能追剿大敵也欲追剿大敵須調兵何也土兵習知地利顧戀桑梓故選而練之可爲常計若別省有事欲望隣省之民團作一處協力以拯之能乎不能乎且如往年徐海陳東輩領寇數萬歷而境來蘇松杭嘉各自保不暇其能相顧而協剿乎故練土兵與調客兵不可偏廢

御史邵惟中題請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大臣從長計議如徵調客兵必責令大頭目統領益有大頭目則所調客兵亦精而法令必行仍以監軍等官控制之類造各兵年貌籍貫文冊照其實數給以糧餉解赴軍門照冊查點犒勞報効立功果有功次速行奏請陞賞如有退縮卸以軍法處治其逃歸者行彼處巡按提問

都御史章煥云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爲之輔夫邊兵矩度素閑可以消狼苗之逸志狼苗有變而邊兵之強足以制之夫藥有相佐亦有相制惟兵亦然

裕州知州王宇云按邊兵習慣苦寒日夜備虜不寧寢食以爲兵戍皆然一旦調至南方見蘇杭富饒逸樂

武備廢弛不惟歆羨而不甘抑且玩侮而無忌我

祖宗立法止是原調用于北邊自正德間議者不深顧念調剿劉七及江西之寇邊兵遂驕邊患遂啓難於收拾今欲更調之以備倭後患有叵測者湖兵款兵之當慮也亦然故調客兵不如不調或曰鄉兵僅可各守一方調往他處不能也捍禦大敵不能也不調客兵何以支倭之大舉曰春秋之齊國嘗受晉楚之師晉師中豈無邊兵乎楚師中豈無土兵乎不聞齊借何地之兵以禦之也若必欲以夷攻夷齊師中夷何在乎兵之強弱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內政寓軍令之法遂霸天下今若有人能倣其義於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

出丁者出銀[illegible]貼則不患于無兵與無餉矣就其中
更選一班精銳專一聽調謂之遊兵如此豈不攻守
皆有備乎
鄭若曾曰今之論禦寇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
募土著之兵愚以爲募土著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
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旣
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爲我殺敵乎故客兵有
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
養之今之錢糧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與則民因
貧而拔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與則凡民之無
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與則
田多者恐其始倩勇夫以充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

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兵技乎況防春正值農
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
他處不樂也故鄉保甲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
今未聞以之而禦夷狄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
募兵一事執利權以圖民擇選之精訓練之勤賞罰
之嚴悉由乎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
加賦以養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衛
所額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
有司自用取其二而團聚於府沿海弓兵亦取而團
聚之通計三項用其精強易其老弱大約以三千爲
卒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者豈不足以供其數乎軍
糧每歲九十六斗以一衛計之則五萬石矣民壯弓

兵每歲身銀柒兩貳錢以一府計之則幾千百兩矣此
國朝定額見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
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平居則
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官使
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必擾民而餉自充也哉是之
謂土著之兵所當募者此也然欲復
祖宗之軍額須復
祖宗之糧額凡衛所之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
可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徵解民壯
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索諸民不可也

處客兵

主事唐樞云諸客兵每日供費須集議的當錢米數目

令可永爲遵守其數目須相去不遠使無彼此相形
其間若欲厚薄只於犒賞處低昂之

客兵附錄

狼兵

廣西狼兵尤悍然不易得其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
親行部署纔出其餘不過柳州所爲水東岩之游民
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亦無以加於嘉湖販鹽
者流也
東蘭那地南丹州之狼兵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
何者三州土官之狼兵大略如昔秦人以首虜爲上
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
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

人呼而夾擊而一伍軍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
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
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
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
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
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
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
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
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臨陣躍馬前鬬因而
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
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救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
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

岑氏家法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
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雖
有照護主擊刺者之責然不必其武藝之精絕也我
祖宗舊制狼兵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狼兵性貪淫離
家遠出罕御酒肉又不獲縱貨色之慾含怨斂恨惟
刼於其主之威而已若有司不善遇之擄掠之患所
不息也

湖兵鈎鐮鎗弩之技

湖廣土兵永順爲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强焉近
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
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
人横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爲第三重又其
次七人横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爲第五重
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
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
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
十四人皆精選之人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抽選
宣慰親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
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稟
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
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
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俱沿途剽掠胥謂其不可
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
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殺

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永分爲二班輪調每調
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每歲十四萬四千兩先以四
萬兩與調官領給土兵途費不必騷動有司及稽途
程其來也一以宣副督之宣慰主禁令調官專主聚
泊每晚不許舟師亂泊須視調官搴旗然後魚貫而
泊次早即行勿容登岸有功者照常每給賞銀三十
兩給與本兵無使土官侵匿宣慰土官大加陞賞其
歸也宣副調官仍照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
勵何剽掠之有所患者土兵無鳥嘴銃須軍門以素
演熟者三千撥助用其技藝十全矣

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撫長官等司

麻城等所土司等州各有驍勇土兵慣熟戰陣

河南兵

嵩盧等縣毛葫蘆兵

懷慶弘農二衛守禦官軍多驍健可用

睢陳二衛宣武彰德二衛軍兵可用

礦夫

嵩縣盧氏縣永寧縣靈寶縣俱堪調取

角腦兵

打手

打手須用行文四處選取每百餘名選一驍勇知名之士率領其給賞冠帶假以把總名目與礦夫同

北方兵

山東直隷徐邳山西善使雙頭棍標鎗打手

徐州箭手

保定箭手

涿州河間等兵

徐邳淮揚乃勁兵所產之處就委慣戰者兼遊擊率

僧兵

今之武藝天下皆推少林其次爲伏牛要之伏牛諸僧亦因欲禦礦盜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鎗是也

邊兵

延綏遼東兩鎮官兵

大同邊兵

福兵漳兵

背水戰鬭於諸兵中爲最

坑兵

浙江以處州爲絕勇處州守坑之軍其性健鬭但未

背水戰

義烏兵

浙江處州坑兵之外以義烏兵爲第一溫台兵次之

寧紹兵又次之

竈丁

直隷鹽徒慣海可爲鄉兵

都督俞大猷曰東南各省地方原有可調之兵如山東有長竿手河南有毛葫蘆浙江有金處台福建有漳

泉廣東有新會東莞江西有安遠龍南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各有土官兵務遇巨盜生發就近徵調三二萬衆隨檄而集且各省地方原有可用之器如長竿手慣用長竿諸器毛葫蘆慣用短鎗諸器金處台慣用狼筅竹鎗諸器漳泉慣用藤牌鏢鎗諸器新會東莞慣用長牌砍刀諸器安遠龍南慣用大旗長鎗諸器土官兵慣用鉤刀鏢牌藥弩木弓諸器一遇調募各挾慣用之器而來又如海上之戰廣東有烏船橫江船福建有尖艚仔艚船浙江有八槳巷山船近因地方多事彷各式造在官遇有大調官造者不足用役用之民間亦各應期而至故敢稱其器與船以成功此皆身經而目擊之也

九卷終

籌海重編卷之十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鍾重編

目錄

經畧二
集衆謀
收圖籍附
定武畧
誠軍氣
公賞罰
禁妄殺
處首級
禦海洋
固海岸
勤會哨
諳瞭探
重隣援
散賊黨
慎招撫
用間諜
降宣諭
通貢道
開互市

集衆謀

副使吳子孝云鄉宦舉人監生生員人各有職下至諸老總理人等不拘貴賤但有所見許其面陳許其具手本來說虛心以受之下禮以招之則奇計出矣若更許其為舉多能之士畢集軍門智策不可勝用矣然須有一二名士高才定其可否迂濶狂妄者不用則群小無以售其奸諸葛公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尋攻吾之闕一字不可少也

舉人王文祿云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為知縣必知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為省省積而為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己畧去勢分屈降吝詢邇言不遺寸長必錄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為急則庶乎其可也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無敗況其下者而可不集衆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衆謀為先也

吳郡生員盛之化云周文襄巡撫江南父老士庶無不延訪或時在路亦止輿受言陽明先生自入仕以至秉鉞動隨生徒顧問帷幄後遇逆濠之變若龍光黃受諸人或為間諜或潛伺察或通機密皆以平日腹心為之遂能成功邇年東塘毛公征交南大開言路

有賞無罰謀士集者八十二人遂能開削故道洞見
敵情奮士鼓行繼王納欵此皆前事之足驗者

收圖籍

都御史唐順之云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
以制虜者可以按圖而坐籌之虜人非萬騎不能大
衆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
騎者尤為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
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
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
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
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衆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
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
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
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為深按伏皆都大半氣力矣

定武畧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皆
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殺人以救人非
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
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外勢將入寇
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曾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卽聽
處夹擒殺者得已明別無他議若民間盜起則宜查
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勑諭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卽便衆
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
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

失守於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
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應職坐視及有事逃方[illegible]
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
誤事甚者卽照先年重例處

皷軍氣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戰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以勝四夷者氣也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蔘尊武臣恬嬉而寄身閑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銷臣親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于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發乎地而我將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桿目眩夜聞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視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憝臣竊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

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師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濶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莅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

按荊川皷軍氣之說不如東坡倡勇敢之論蓋士氣精明必須養之有素臨陣得善戰者作之若但使文臣戎服先登以倡疲卒則疲卒望敵而憤從送文臣與賊殺之而已無益也軍之取勝全在乎氣作之誠是但如此作之恐難

公賞罰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家右之貪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冥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何以臨師服眾哉必須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

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

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仿泆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都御史方廉云用兵之際衝鋒為難斬級次之今海上

賊船初來能迎其鋒犂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俟去
之賊犂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搖駕小
船務取首級者不惟不賞仰以退縮論陸地之賊初
來疲困甚易擒剿延至二三日仰復强悍但初剿之
不令貽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其間能衝鋒破
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三百兩若夫鄉村零斬必要
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賊犯某處從何斬獲取
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虛冒仰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
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
備海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
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具題擊來
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眞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
兩自今如故擊來船眞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
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豈足使水卒感恩懷利
盡使擊賊哉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
惰賊資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
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
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
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總督胡宗憲云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堪
然嘗思之地里有險夷而士著者無險人情有利害
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陞調官軍必於沿海衛所自

少生長身覆日擊雖或利遷異地事無弗同至其乘
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廩止以常格論功其視
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者今須多處行
糧豐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而於海
洋擒斬首級得敘異格各軍人等此內地所獲功次
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如此則人皆爭奮
而無不堪之情矣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聞各處兵戰多因割取首級及爭
縛生擒撿取婦女財物以致費力悞事乃將欽奉
奏例并斟酌事情預定臨陣賞罰條格惟臨陣先登破
敵者第一人賞銀十兩第二人第三人各賞銀五兩
其先登破賊擒捉而後兵進救得勝者亦賞銀十兩
其擒殺諸賊首級俱依
欽定賞格對敵陣亡者先給埋葬銀二兩子孫陞世襲
官一級不願官者另賞銀三十兩若退陣逃回被賊
趕殺者不賞亦不收葬
又云夫以賞言首級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鬭者手眼瞬息不得差
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
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
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眞也貪軍冒死殺賊止望得
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
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
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

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充
軍殺虜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
瞞得利人何若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
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
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
墩堡任其攻克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
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
恐彼査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假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
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
有守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
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

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
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
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
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决不必一
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
備査審衆証其人設策其人當先破陣其人殺死幾
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
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
人以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
扶同隱匿或冐功賞其所私者許從巡按訪實糾擧
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詐冐有搶奪甚至戮平民假以

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惟
朝廷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秉公而執法其所
身經而目覩者其陣得其人之效謀而得勝其陣得
其人之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其人敵退其人其既
勝也其人斬獲幾首又其人奮敵不過而被殺其人
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參之於衆見而報之
於紀功之人由是證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
首級也至於凱旋之日則其人書辦得用其人隨從
有勞許以上奏而量加甄錄固亦可也若冐報立功
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
之人其僞立見矣在公濂所言遴任紀功之官更立
賞功之式而欲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皆良法也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凡有官員舉監生員義民人等督
領家丁赴軍門隨賊截殺得獲功次及仗義輸粟濟
軍者俱聽軍門及撫按官臨時酌擬奏
請從厚陞賞以爲懷忠慕義者之勸至于耆民統領沙兵
或爲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其所獲功次仍照部下
功論擬陞賞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云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爲觀
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敵之
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
史傳所記子玉治兵斬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
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誠之而無不如意
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略可見也請於常廪之外多餘

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
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軍令所謂鞭笞貫耳
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之以示威或聯爲伍法
罰及同伍紀律旣明人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
而不畏敵矣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欲人出死力不與同其利自古未
有能濟者也乞依晁錯遺事胡人入驅能止所驅者
以其半與之凡巡捕所獲鹽船賊船聽其照例估料
納銀不得如舊惟聽勢要在官人徵價給領利歸他
人如此而再犯贓壞法照依文官永不許管軍管事
庶不敢顧利不敢輕犯
明憲而可責其盡職矣此使人自爲戰之法也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臨陣退縮軍法甚重今領兵官員
畏罪掩飾每遇賊入犯卽妄稱領兵追賊其實去賊
甚遠不惟不見其形雖賊之衆寡虛實亦不得而知
也及尾賊出境乃妄報追至其處與賊血戰沉死者
不計燒死者不計斬獲首級一顆豈有與賊血戰而
斬獲僅一顆者乎此名爲追賊實與退縮何異不加
究治遂效尤接踵習爲故智豈不敗乃事哉今後須
申明軍法務使從實追剿如果賊勢重大兵力寡弱
徑自明白聲說以爲別圖如或窮追連旬累月不聞
一戰直至賊出境虛偽浮詞妄附觀聽者聽本道查
實叅呈重究與退縮同科庶可以破其欺罔之故態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可

以强吳三略曰軍無賞士不往故賞罰兵家之所尚
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肺章襪抱而報功者
有于役功級而爲人攙奪者亦有喪師僨事以爲捷而
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亦有乘喜怒
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顚倒繆迷如此
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顧其鋒鏑縱橫之際存亡
呼吸之閒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矜察
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
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餓主賓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
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
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蒙矢石亦賞之所推首也苟
或倖降以邀功誘虜以遊合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
克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
爲之主焉若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疏雖已事之後
猶不忘前功斯可以永昭勸懲者也

鄭若曾曰已上諸論皆賞罰之常格未盡其妙也夫賞
罰者榮辱之謂也大而官爵之命小而言語之褒皆
謂之榮重而斬刖之刑輕而斥訾之及皆謂之辱施
恩而可測者非榮也惟施不測之恩人方以爲恩而
知所勸耳施威而可測者非辱也惟施不測之辱人
方以爲威而知所懲耳故有今日爲行伍而明日拔
之爲將領者有侵晨在人上而薄暮降之爲役卒者
褒貶予奪大公無我頃刻豪傑莫知端倪則人孰肯
甘處其辱而不思所以爲榮哉在上者能測乎此則

激怡爲勁轉弱爲强不必用衛所之官而民間自有良將可選不必調浙粵之兵而鄉間自有勇夫可練矣

鐘按平倭事例内稱遇衆至五百名以上大夥倭賊我兵數僅相當有能衝鋒陷陣一鼓蕩平或以寡擊衆力戰成功者列爲一等内擒斬有名眞倭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五十兩如賊數不多易於取勝者列爲二等獲有名眞倭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俱照舊外議自萬曆六年九月以後擒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賊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隻以上爲一等所獲眞倭從賊一名顆者陞署職

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三百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爲二等所獲眞倭從賊三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如不及數二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顆者賞銀十五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二名顆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顆者賞銀十兩賊不過數十人船不過一二隻及敗後散逍零星擒斬者獲有名眞倭賊首一名顆者賞銀二十五兩不願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眞倭從賊一名顆者賞銀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五兩此外軍中尚有衝鋒賞格只要衝殺賊徒敗走仍直前趕

殺不拘斬級以賊大敗卽爲首功俱卽時照格陞賞不容斬吝至若賊犯信地官兵逡巡不進致賊深入或脫走者或舵工繚手故意不直射賊船者或貪取賊人遺棄財物買海縱賊不追者或巡海疎虞致賊登岸焚掠者或賊登陸官兵失于堵截臨陣退縮者俱卽時處以軍法近奉兵部題奉
欽依比照禦虜事例如有容令一船泊岸一倭登陸者卽坐以失機之罪有能堅守信地一倭不犯者卽爲首功雖與前人所論不同似可酌議而行也

又按斬首賜爵始於秦然在泮獻馘已見於詩則上功首虜所從來遠矣我
朝軍功凡非臨陣親斬者不得世襲而領兵官自守把參

遊以上皆不得上親斬功豈以爲將者責在旗鼓而不以斬馘爲務哉抑以其功易於虛冐而不錄耶然爲將亦有摧鋒陷陣身先士卒者又焉可盡誣其皆虛冐也惟領兵官無親斬功則有身爲大將而其子孫僅襲一千百夫長至其廝役走卒因人成事往往得襲萬戶者豈非小功反錄而大功不賞哉如蒙
題議以後領兵官不拘總副參遊守把如果親身督戰勝一陣者得陞實職一級因其賊之多寡功之難易以爲等差亦激勸戎行之一機也或曰如此不幾於陞賞太濫乎曰不然夫一陣而斬倭虜一百則陞賞百級矣斬倭虜一千則陞賞千級矣彼百與千者不各賞而獨斉於領兵官之一二級是豈千金而連豆羹食也可乎哉

禁妄殺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各領兵官員旣不能奮勇運謀爲
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逃回或窮鄉避難之民殺以
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群不敢獨行是不能禦賊而
反爲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可痛恨今後報首級止
一顆二顆者聽本道查訪果有對敵實迹方轉送紀
驗其或詐冒無據者即鞫究明白坐以抵命至於指
稱奸細殺以爲功者猶爲易見蓋謂之奸細必至一
二人假裝善民或探聽消息或潛爲內應旣已覺露
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
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
御史徐栻云自古命將出征師還奏凱取魁首以爲大

戮後世緣此遂尚首功故首級不明非惟功賞不實
亦多戕害人命西北邊功正患坐此流弊也我
祖宗深鑒玆弊惟北虜女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以其種
類別而眞僞易辨耳近者斬獲倭寇得比照流賊事
例已該兵部題奉
欽依但恐貪冒成風功次失實未免貽誣殺冒功之害願
皇上勑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以後凡遇海上報
捷仰使詳加勘驗果係皮肉緊縮有血蔭刀痕及項
心顱門無髮又非刀剃者方爲眞正首級論功奏
請陞賞其有中國勾引之人雖係有髮須在大夥賊內對
陣擒斬者方許比照從賊生擒例議賞如有誣殺平
民妄報功次者叅究坐罪

慮首級

都御史唐順之云鳥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暇割首級
論賞與餘軍數照分給假如百人爲率或鳥銃手十
名餘軍九十名鳥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
得一首級該銀叁拾兩則鳥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
共分銀三兩人數多寡分銀數多寡率照此例筭
太常寺卿魏校云臨陣不可生擒在野不可妄殺陷陣
先登者爲上功繼而登者次之尚功首虜敗亡之道
也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各兵懦怯者旣不肯前而勇悍
者衝鋒多因砍取首級以致敗事若一兵砍取首級
則傍兵見必爭之況得首級者欲全賞功銀兩未免

先奔一兵相爭則衆兵皆亂一兵旣走則衆兵皆擁
兵因此而驚潰賊乘此而進衝今須於將臨陣時審
其願衝鋒者各給與衝鋒小木牌使衆兵皆知其爲
衝鋒彼雖欲不前誰則容之衝鋒者決不許砍取首
級若有衝鋒兵先拏首級來獻者打一百棍仍不准
給賞陣後助陣兵夫許令斬級如一陣斬獲首級若
干顆該給賞功銀若干兩內以七分給衝鋒兵以二
分給與助陣砍取首級之兵以一分驗其在陣被傷
者給之庶賞有差等不致爭亂而人皆思奮矣

禦海洋

總督胡宗憲云海防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

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堠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大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嶼避風之處前把總周易等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拾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嶺嶴反可泊船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廻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

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拒來寇而其外陳錢諸島乃為賊衝兵部原題副總兵統領戰船往剿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參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過各島則破姦無所施變孽不作內地安堵矣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竟罕有能禦之于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觀矣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有設險以遏海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也

國初置縣設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合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海中督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

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為盡善至于列船港口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寢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丙辰會試策云諸將海戰而勝者常十八其內地戰勝者常十一何勇于海而怯于內也其故有四士卒入海人無還心皆殊死戰無所逃難一也洪艦巨艦易以凌賊勢便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截水而飲開口待斃勢不能持久四也而其後不能禦賊者亦有四犯不測之險以命博賊而常賞不當生其怠心一也海中無人易以為解二也既不能賞易於姑息將不能驅三也海波不常或利或否四也議者皆言海術戰具反其四失守馬蹟殿前諸山以控吳守大衢諸山以扼越守陳錢諸島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

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惰歸
攻銳難人情所皆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
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於既
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
僅一二見而尾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
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
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戮力急如救
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寧耶

總兵俞大猷云倭賊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徑由茶山
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
風必由下八山陳錢里西倒球子邪清水馬蹟蒲岙
丁興長途衢山楊山普陀馬墓等岙經過然後北犯

南直隸西南犯浙江請于浙江共設樓船貳百隻叅
船壹百隻分伏于前項海岙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
遊兵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

主事黃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長於水戰短於陸戰而倭
奴則長於陸短于水故禦之莫若于海中陳錢馬蹟
大衢殿前揚山當倭奴往來之衝誠設總兵於駐陳
錢叅將叅員分駐馬蹟大衢殿前揚山常川督哨禦
其來而邀其去賊殲而魚矣愚竊謂其策甚善而難
行蓋海樓經月必有颶風巉岈劍峰難於椗泊癸丑
春叅將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被颶驚砲而起幾至
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
路疾風暴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萬計是亦乘危幸

功者也夫大海無際何獨稱四山為賊由之衝益航
海者必晝行夜止依山宿泊自倭東南而來望中惟
此四山相去各一二程始至陳錢必泊次泊馬蹟次
泊大衢次泊殿前洋山若驛傳驛然固非若子午
谷東西莫適必由途中行者賊誠知山有兵東西南
北何所不適雖失所依泊然魚紀官兵之必死寧肯
風濤之不測且閩長老云起椗揚帆舍山泊而適大
洋此避颶風之妙術而豈謂必死地哉知死地而不
避有生途而不趨賊必不然矣然則禦其來而邀其
去不可為歟曰依此四山但嚴遣哨探浴師伺之真
無不中若設官叡駐是亦趨避之標耳故是策也宜
潛不宜露宜邀其歸不宜伺其來蓋歸路可計日候
風信故也

禦海策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
海遠征島夷雖以元世祖之威伯顏孛木兒之勇縱
衝千里旌旗蔽空一遇颶作萬人魚鱉此其明驗也
而况沙石起伏洲渚驟阻風候向背潮汐高下波濤
洶湧至到淺深彼皆素所諳練以我之迷而蹈彼之
危能為必勝哉

海道副使譚綸云禦寇海洋使不得登岸策之上也今
之士夫皆主此說其實大海茫茫剿賊甚難蓋賊之
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不其難
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伺其順而追之愈
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即使及矣逆風逆潮不難結

乎況賊見我舟能必其不遠遁乎運艅之間咫尺千里我能必攻之乎故海將專以風潮藉口實繇閃焉吾何所據以査之耶陸戰則不然瞬息生死勢不兩立非彼即已將士不能作弊況海中殺賊縱能滅其幾舟在彼猶不幸而失風耳其所全者衆常懷僥倖之心陸地之戰彼將全軍覆沒能無懼乎故講海戰不如講陸戰之爲善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吾昔使日本經歷海中諸山汪意觀之陳錢乃孤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不可下椗又無岙可泊惟小漁舟螘舣至此即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役仍拖下水而回欲以此爲期會之地恐不便也馬蹟大衢洋山則不然蓋馬蹟有小潭可以泊舟但

有龍窟不可放砲遇敵難戰此山雖在陳錢之西離大衢尚遠賊舟西來一過陳錢即是馬蹟以此爲會哨之地可也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岙不可以舟泊且亦有龍窟宜避之其東南有衢東岙者可容廣福船四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壞不如以大舟藏于長途之北而以哨舟泊于衢東岙遇警舉號招廣福船剿之豈非長久之計乎但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東縛其勢甚疾哨船戰船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策應亦有不便者

崑山鄭若曾曰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者爲定乎曾嘗親至海上而知之何來定海奉象一帶貧民以海爲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䑸以犯閩浙直隷北華恒先過之有被殺者有被虜爲嚮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得以深入此胡總督與趙尚書之議所由建也然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將官行之覺有不便者何也離内地太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艅船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掣剌之難將官之命危于累卵無惑其爭執爲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預之爲備亦甚易非若乙卯以前倭船岸人猶未覺其爲寇也苟因將官之不欲而遂已之烏可哉知愚

見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善體二公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叅將吳顒忠曰用兵必察地利豈特陸兵哉即防海亦然浙直沿海小山聯絡其外有洋許諸山當日本之衝又其外有陳錢等山近以陳錢等山難使泊船止行哨探而多設舟師於洋許諸山是羊許諸山猶之外邊然縱賊逸入以致登岸則守羊許者即同失機是矣乃閩廣則沿海無山即有之勢不相及不能必其盡不入也是閩廣之防海與浙直異以其地利之不同耳識者不可不知

固海岸

通政唐順之云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饑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内地縱蔓藏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擁城覘望而不顧内地之殘破内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宜分定沿海保護内地内地策應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宜坐内地不能策應之罪内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又如同是一様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温台賊由温台登岸温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則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過賊鋒阻

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準平倭事例如此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覬免門户常扃堂奥自安矣

知府嚴中云外洋禦寇豈不是上策但在將官有難於奉行者何也海中無風之時絶少一有風色天氣即昏面對不相見矣須十分晴明方能瞭遠歳在巳未颶風大作四百戰船一齊覆沒利害如此將官出哨豈敢遠泛大洋必尋澳内收泊令一二小舟行探耳若迎風而上遇敵歸報賊便順風瞬息數百里報至賊亦至矣若順風而去遇敵歸報甚難甚難况遇賊被殺將官不知此常事也故謂海戰為可恃者必其未嘗親至海洋者也若見海洋自知此說之難行而以固海岸為不易之定策矣

又云海防不設險于海岸而設險于海中山沙猶論北方邊務者不可但守近邊須遠守于邊墻之外其見同也昔者余子俊嘗因偷外邊費財甚多其後邊墻反易壞而難守何也離内地太遠照顧之力自有所不迨也且如此邊之制每城朶相去六尺一軍守之積而三千六百丈之遠不過守以千人而已虜來攻城動以數萬計六百丈之間只此千人如何相策應而禦乎此與水兵哨船出海太遠聲援不及備禦甚難同一義也

國初信國公不肯設險于險之外豈其智不及此哉可以悟矣

鎮撫蔡汝蘭云環海兵船之設其法不為不善其備不為不周矣通年未收全功者有說焉夫茫茫巨洋極目無際雖於要害之處聯艦設備而疾風怒濤不時亦必擇善地而停泊焉豈得揚帆起椗常出洋外而能盡阻賊船之不入盡遏賊船之不歸哉但能於大數内打得分數中幾分耳必欲盡收全功以為經久不易之圖在於水陸夾攻夫倭寇之發艅犯我也每徒止備一月行糧而飄泊二月者有之每船可載百徒而滿載二百者有之及其抵岸困憊莫甚使得焚舟登陸奪險鼓勢養鋭蓄精然後出我兵以臨近者十日遠者一月方得與賊相望反主為客轉佚為勞豈能得志為今之計宜於春汛小汛先期一月將各

道兵士督發各海口要害之處安營操練與兵船相
表裏以爲防守萬全之計脫或賊船潛入海口則水
兵星羅於其外陸兵雲布於其内將至也擊其困憊
旣至也擊其先登旣登也擊其無備以疲憊倉皇之
賊而當我養盛豫備之兵一鼓成擒不血刃而收全
功矣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汛之期
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利而倭
警不必防矣今宜於每年三月九月初將各道統兵
官分與信地令其督領部兵出沿海兵船停泊之處
安營操練防守賊至卽擊春汛至五月終小汛至十
月終方令撤兵歸道嚴立限期則防禦周而賊無逞
掉先聲播而賊無伺志矣

參將吳顯忠曰水兵惟取其諳水性往往不以技藝敎
之殊不知舟師禦賊於海上勢或不能盡殲賊且逸
入内地觸處登岸水兵不諳陸技水窮則止今宜將
各水兵盡教以步伐止齊之節攻殺擊刺之宜若徒
登岸卽舍舟而從之陸兵迎擊於其前水兵追躡於
其後彼首尾受敵進退維谷此則無調遣之煩無奔
逐之勞而所以全取勝養水兵一萬兼得陸兵一萬
之用矣

勤會哨

廣福浙三省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閩
受敵勢弱而危查得亡命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
夥流刼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
蔓延於與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江而下達於
福寧蔓延於與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
若欲調兵勦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
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綜有難於卒殄此夷
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
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
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
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

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
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
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
則哨至蒲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
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
南澳等處與玄鐘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
會捕賊勢豈有不孤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

國初沿海相近地方轉相哨報勢合情聯承平旣久人多
好逸事機漸疏卽以東南沿海直隸與各省相近之
勢言之浙之海寧等處則北與直之金山崇明等界
相接其蒲壯等所則南與閩之流江烽火等寨相接

閩之銅山玄鍾等澳則又南與廣之柘林寨蓬萊驛相接向來各省自分彼此不相哨報緩急難倚今欲與各省相近衛寨轉相會哨往來絡繹使萬里海洋無懸料叵測之患其會哨官軍船隻須各給字號牌票以防險細混雜爲奸併註到銷日期以杜偷玩

又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嘗聞海寇往來其大船常縣睎外洋山嶼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貨若東洛稭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浯嶼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也自浙逾北則極于料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則灣于南澳而屬于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槩也此往事今亡矣

東粵水軍約法云會哨爲水兵第一要務蓋每日有船海中行使遇有賊船便知追擊若在澳臨時起篷起椗緩不及事今議各寨各哨俱立會哨簿一扇左右中前後哨日各出船相會彼此塡記上簿關防鈐蓋至如柘林之會福建碣石之會柘林南頭之會碣石單日自南會北雙日自北會南椎之各營寨絡繹相聯莫不如是如遇大風則免會本哨官自塡簿上以便掣簿查考但不許虛塡及差人齎簿由陸塡印查出哨捕并役備總不稽督者定行參究

謹瞭探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哨探者兵之耳目也哨探旣眞則先事有備今沿海守把官員遇賊初至皆不聞知及已近岸倉皇失措甚則我船亦有被虜以爲賊資者今後把總官務要督同各哨官員多置蜈蚣棱船精選熟知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投哨探如有聲息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急隨合䑸約會截擊大洋庶可獲制勝之功如賊從某官某信地登岸把守官不先期傳報附近官兵聞報不卽時策應以致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聽本道查實指名參究坐以失悞重罪其有與賊相拒衆寡不敵者原情另處庶人心兢惕海防可固矣

鄭若曾曰哨探與間諜不同間諜者使人於敵中設法離其腹心覘其虛實之謂也哨探者將欲進兵預分遣人裝作田夫漁樵之類於兵所經行險阨路口宵行晝伏窺輯於我兵將到之前夕某處有伏某處無伏逐路預報兵得以安心前進也此須極其機警熟知道路之人方可任使乃將之腹心所托兵之安危所係也非平日恩信相孚者不可

重鄉援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南北總督總兵職專閫寄欽奉
勑諭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並無中制之意至於止以血戰
應援爲功不以損軍擅離爲罪又節奉
俞旨永爲定額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鄰封如果有警
本鎮撫誓卽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自分彼此
秦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參奏
舉人王文祿云今當著爲合救之令若攻一省諸郡救
之若攻一郡諸邑救之若攻一邑鄰邑鄰所救之正
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保家保身而不可
緩也夫所謂救之者非盡撤居守之兵以救之也每
郡每邑每所抽其精者而救之則合少而成多也惟

抽其精者而勵之以敢死之志歆之以信賞之榮或
負砲夜偷或繞擊不意則寇腹背受敵驚潰莫支解
散而不暇攻矣蓋城旣被圍兵不能出以應敵必得
鄰境外兵始能救之不然坐待其斃耳

太常寺卿魏校云海寇須開其自生之路自古豈有三
三千人致死命不開其生路而欲盡殲之者諸人能
不以克勝受賞爲心方可與上帝之心合其事方可
成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常受
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
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
主事唐樞云內地人入賊夥者須許親識的當人共結
令其自新以散賊黨幷可因而行間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聚其初必未同情有冤抑
難理因憤而流于寇者有憑藉門户因勢而利于寇

者有貨殖失計因困而營于寇者有功名淪落因傲
而放于寇者有傭賃作息因貪而食于寇者有知識
風水因能而誘于寇者有親屬被拘因愛而牽于寇
者有搶掠人口因壯而投于寇者諸如此類中間不
無可矜雖在寇盜之日未必皆無求生之心招徠撥
乱轉移亦易吾將爲攻心之謀伐交之計必明揭榜
示通衢或書黃旗標插寇所內地之人有願歸籍許
令不時投首官給口糧押赴各該鄉井有親鄰識認
者卽時放釋並不加罪中有豪傑能以智力取倭首
來獻者另行重賞若能說誘謀主出降者
題封見任官職如此彼心危疑其黨易散又聞寇至地
方必先虜其土著之人以爲鄉導吾卽以鄉人之知

巧者遺之虜去反行間諜或假作接濟之人與之從
來使不相疑或賄賂之財使厚相結兼餽飲食使用
相狃如此未有不可得彼之情以行吾計取者也

愼招撫 附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
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
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何也寇亂
之始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
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
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脅之民不任其
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
無所畏而出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

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
平民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因征
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
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
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
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
者此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
必撲滅於微

用間諜

都御史唐順之云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鬭最是攻
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于地形則
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且我兵形既露虜
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
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是故得敵情爲難

鐘抜間諜機事也一則當用得其人一則當不吝
厚賞如漢以千金使陳平行反間是也去歲陳申
見告閩中議論紛然有策倭寇之必入犯者有策
倭寇之必不入犯者總涉逆度終無眞見鐘謂欲
得其情甚易不過召二海商給二船引許其過日
本貿易人無不樂往者彼中有大明街皆中國人

一至其地虛實可得夏往秋還僅數月耳時閩中
亦欲舉行而卒不果信乎任事者之難其人也噫
用間且無人况使人反間哉孫子云非聖智不能
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有餘味矣

降宣諭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朝鮮居東北日本居正東偏
北故日本諸夷凡由海上入中國交通生事舟必經
過朝鮮海面先年倭首宗設等犯我海道大肆叛逆
屠害中國軍民數多時朝鮮國王李懌聞賊歸由彼
海憤其作孽盡遮殺之隨即具奏倭奴打刼上國致
殺官兵不伏天誅過境仰仗
皇威剿殺幾盡幷將擒獲賊倭中林望古多羅等及賊首
級三千顆與長箭船隻等物連搶回人口王樣等差
刑曹叅判成洗昌等先後齊獻
闕下此固未暇深究其故但朝鮮能殺日本之人則驗矣
請乞宣諭朝鮮國王查賊經由海面旣與日本密邇

王須並申初議盡行截殺仍行國王就近轉查日本
管國者近年倭寇是否由其縱放若果知情速令悔
改若係左右奸宄或係中國逋逃假借妄為就令其
盡將首惡擒斬獻報是亦一策也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查得先該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
題臣聞東南之倭寇猶西北之匈奴詛詐勇猛强不
可禦乘風迅速來不可測故我
朝備倭北自山東南抵閩廣規畫經制不減西北且嚴通
番下海之禁明十年一貢之規使常脩巢不失豈有
邊患但數十年來事皆廢弛番商海寇俱至浙洋寧
紹蘇杭姦宄射利之徒接濟交通勾引貿易自嘉靖
二年宋素卿入擾之後邊事日廢遺禍愈重閩廣微

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民里巷皆名
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則聯夷肆刼巨
室為之隱諱官府惟務調停識者固知有今日之變
矣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其雄狡若名徽州王
五峰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
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皆厭布奸細包藏禍心雖恃
海洋遼闊亦由倭國為之淵藪也節據被虜人供稱
本國酋長請有入貢勘合得行則利歸于上今各倭
私自貿易利歸于下彼中酋長甚是不樂嘗禁各倭
西犯昨刼黃巖去者多被擒殺今春關隘亦加嚴禁
曾追回倭船二十餘隻幷審擒獲賊首李哪嗟亦稱
渠魁沈南山等安任倭國分遣其黨同倭入寇此若

不除海無寧日若差人曉諭國王定將各逆幷爲夷
刹送此雖未可輕信而國王感恩慕義之心亦豈盡
無查得永樂年間倭夷入貢又有倭寇犯邊令來使
追捕得倭賊若干許以彼國法治之以次蒸死數拾
餘年海洋平靜海道副使李文進屢以議呈欲臣具
請特
旨北行朝鮮南行琉球轉諭彼國及令布政司咨行述其
許貢之由勉以藩屏之義令將中國逋逃盡撥起發
嚴密各島不得出劘庶使賊勢日孤兵力可逞但恐
夷情叵測
國體攸關未敢遽陳卽今警變異常正多方圖濟之日乞
要查酌議擬等因本部咨行禮部查議訖又該刑部

河南司主事郭仁題云今之倡亂者已經兵部明言
有賊首王直盤據海島招納叛亡然畢竟勾引倭奴
張大聲勢故敢倡亂一至此也臣承乏刑曹凡遇朝
鮮國解至日本薩摩州失風流賊望古三甫羅等轉
行到部有被獲火銃木牌刻有軍門及松江府字號
則倭奴之流劫江南也無疑常考洪武二年遣臣趙
秩諭日本來貢五年復遣僧祖闡無逸往宣佛法諭
其來貢
太祖爲賜詩送行實重厥事也乃十餘年得安堵焉永樂
初命太監鄭和等招撫諸番日本獨先納貢并擒獻
犯邊賊二十餘人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于鄞地
盡行蒸殺至十五年復入寇邊將執其酋首送

京師
成祖侍以不死遣刑部員外郎李洏等使日本降
璽書責以敬天事大之義次年洏還其國王源義持亦遣
刺史奉表稱謝
成祖特釋其罪宴賚有加嗣是終
成祖世不復入寇此仁義並用
祖宗駕馭倭奴之長策也即今海島群盜旁午使舟或未
能達昔
太祖嘗以三佛齊梗化阻絕使臣商賈命禮部移文暹羅
國王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于三佛齊令無査照故
事遣使朝鮮
諭令差官齎送

璽書前往日本宣揚
朝廷威德戒令歛戢屬夷該本部覆議移咨總督會同採
巡撫按等官轉相計議題奉
聖旨已經通行督撫等官識處去報近又該督察侍郎趙
文華咨送通事一名降倭二名前到兵部譯審得入
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對馬小夷被中國遁逃之徒
糾同打劫倭王未必盡知所據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題
請前因似亦有據及要宣諭朝鮮一節又與王忬郭仁所
奏大畧相同且日本原係朝貢之國載在典制遣官
傳諭于義無乖合無從禮部酌量査照
祖宗故事差官齎捧

璽書前至朝鮮
[illegible]令傳諭日本國王以示君臣之義禍福之機令其禁戢
屬夷擒斬華逆以効臣節如果罪在夷屬國王無預
輸誠聽命海氛肅清許其遣使奏報另議褒奬是亦
不戰屈人之一策也
海道副使　云照得倭夷諸島種類雖繁部落相聯
亦有酋長衆所尊者號曰天文其法最嚴其威懾衆
一人爲盜一家盡滅一島有犯鄰島移平即奉令勘
合以時來貢者彼中故事毎遇閏年則諸島富倭各
出以貲輸於天文請得勘合方來入貢實則貿遷有
無以侔厚利利權在上天文所欲者後因海禁廢弛
奸民通番殷實之倭徑自貿易不請勘合利權下移

天文所不樂者加之徽賊王徐閩賊林陳華假稱名
號竊錄勘合妄具禮儀私通酋長遂至招呼益衆往
來無稽天文所不知者此皆彼中情狀博訪似實故
本職在昔具呈逕
請許令省諭蓋嘗反覆思之審矣若頒降
璽書特遣使命恐偶不徹反生事端若令琉球高麗就近
傳宣事在彼中難於取必不如止行浙江巡撫得以
從宜省諭當如永樂事例取高僧數人移文乘桴直
至天文詳爲傳諭宣畀
朝許貢之恩禁近來倭夷之擾發王徐之僞收逃叛之民
許脩常貢操利權天文雖愚必知所擇蓋日本所需
絲綿藥物器用之類悉皆仰給中國不能缺者若或

海禁皆嚴通番盡止彼日用不足勢必請貢惟命是
從而我所欲爲亦無不遂此又拔本塞源之術也
通政唐順之云宜諭日本浙江軍門常請命遣使矣竟
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乎倭
畧所載洪武永樂間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
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特遣僧往諭古者兵
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
蔣宗滿之坐重罪而逋逃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
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爲諱或宜減宗滿之罪以
示信于逋逃之徒寬蔣洲之獄以留使絕域詗敵情
之一路
兵部主事黃元恭云策倭者曰倭夷犯順乃群小之僭竊

其君不知也誠遣使諭之彼王必能禁其下海寇安
矣百萬之師何如一介之任耶竊惠之昔晉李陵戎
伐潁周景王以弁髦之徹告晉辭直獲免而說者以
爲失君臣上下華夷之分今堂堂
天朝玉帛萬國威迅九垓雖倭奴爲患譬則蟁蝱之螫耳
未若唐之回紇宋之金元何至其衰周之不屑耶且
倭奴狡猾素無慕義之誠其臣復數十年不爲梗者
特通貢之利足羈縻之耳今入寇之利百倍通貢充
其貪心何所不至猶恃中國之威懾服有素而群小
之回誘說未通若遽遣使諭之假其重以寢其兵示
弱明甚矣安知不啓通國之貪乎
海道副使譚綸云移諭日本之言似不可行何也通番

接濟乃吾中國沿海之人也中國之官不能自禁而
欲夷王禁其所屬不爲所笑乎欲望夷王之禁其屬
以先自禁始
鍾按先王之馭荒服也不貢不庭則有征伐之兵
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故
太祖
太宗遣使遣僧諭日本王者再矣古之帝王皆行之安可
謂失華夷之分貽後世之羞哉第恐山城君威令
不行未必能禁止其群小之不爲盜且倭夷譎詐
終不可以誨化懷服耳

通貢道
通政唐順之奏云據總兵官盧鏜手本內一款撫處夷
情以尊
國體事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過三隻
人不得過百名旣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
中國之貨以爲利而中國亦以覊縻遠夷使常馴服
不爲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
貢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
鼎等齎獻貢物幷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貢期復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
使周良等坐船肆隻復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

事例徑自阻回從此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
中國之貨旣不與貢則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
引同利爲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貢期阻回之故也
爲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貢果有眞正表
印勘合別無詐僞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請起送赴
京譯審來寇之端
勑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歛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
夷知有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携勾引之
徒亦可暫縛矣鏜老將也二十餘年在海上熟諳夷
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勑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論
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
今亦可借以爲喻也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前此入寇以通番下海勾引嚮導
者多也乃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是
止沸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行於國中
卽便通貢뵨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貢夷止數百計
而寇邊者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欲貢而不得
貢者乎請宣須明詔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貢則
却而驅之出境寇則草薙而禽獮之則奸謀狡計破
阻不行矣邇者臺省部寺會疏奏行九事一曰選武
將二曰任文職三曰精選練四曰愼徵調五曰處軍
餉六日守要害七日明職掌八日明賞罰九日行撫

諭酌以時議之允協者而兼行之以內收順治之功
而外樹威嚴之績如其且寇且貢反覆不情則用威
讓之令文告之辭以却絕之是恪遵
太祖高皇帝之明訓義之所以爲盡也如其引慝伏罪重
譯効欵必欲幸賓王化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
其信使堅其誓約
勑令禁戢各島不復犯我邊疆期以數年爲斷共命不
渝而後如
先朝著例容令入貢此
成祖文皇帝綏徠之方仁之所以爲至也是故明徵定保
君子監成憲而行之爾
尚書楊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自歷

以至近代巳嘗爲中國疥癬矣
國初洪武間嘗來而不恪
朝廷旣正其罪復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
貢而後許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
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挐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
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
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
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
不得間乃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稠載而歸則巳中其計矣正統中來
而得間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廒燔室廬賊殺丞

庛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
號以爲咲樂捕得孕婦則卜其孕之男女刳視以賭
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
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
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
七八年間邊堠安堵而奴倭潛伏罔敢擒焉兹者復
來窺伺而我軍懷夙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
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
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
朝是將復中其計矣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艾民稼穡爲之給館[illegible]

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助力爲之役使防衛[illegible]
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
道强市物貨善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
縣莫敢詰何民從譁然不寧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鄞者乎且其所
貢刀扇之屬非特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
民生而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
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
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弭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
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
康居罽賓隨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
倭奴乃我讐敵而於構釁之餘復敢懷其徂詐很貪

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可與之
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旣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
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
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
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驕不水旱而
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
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
境申命海道師臣益嚴守備伺其復來則草薙而禽
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
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遐方珍恠之物無所
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浙江以達京畿且數千里之民衆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之服者萬不侔矣

鍾按帝王之於夷狄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來則款之去則聽其自外而已惟倭奴之與北虜桀譎驁悍若虎豹之不可以圈籠非若牛馬犬羊可以羈馽福銜畜養之也故不得間則稱貢得間則劫掠是彼以稱貢爲劫掠之媒也貢亦入寇不貢亦入寇是我蒙虛名而受實禍也中國何所賴焉惟謹

備而已

太祖其燭其兇狡深痛絕之可 謂明見萬里矣

開互市

王事唐樞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二年遣使趙秩招諭日本次年國王良懷奉表入貢五年復遣僧祖闡往諭之隨遣人奉方物將祖闡之使也宗泐以詩別

高皇帝親和之有同仁無遐邇之句十三年貢使無表文俱發三邊安揷十四年貢使表有前使姓名乃悉放還自十五年賊臣胡惟庸黨備倭指揮林賢入倭搆亂十六年寇金鄉十九年進巨燭暗藏火藥兵器佐惟庸爲不軌于是

高皇帝立訓絕其往來夫招之者帝王無外之仁也無驗而拘之及得其實而卽歸之中國柔遠之禮也其奸

深禍結示以永拒聖人誅罪之義也然不卽勤兵于討以訓令代鈇鉞明于勢之所不及不欲以全律之也

文皇帝繼世定貢加賚遣使給符封其鎭山初禁似與全釋嫌後先殊局彼此異宜而其致一也嘗考大明律凡將物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罪止杖一百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及考問刑條例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處以極刑若止將大船僱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發邊衛充軍若小民撑使單桅小船于海邊近處捕魚採木巡捕官兵不

許據守欽訓
皇敕防民以恐交而不濟過其販貿杜民以奸構而不直
撓其生業故海上境外之貨寶與夷爲市罪惟杖而
不過謫不勝其重也其誅斬焉則人口軍器恐啓寇
兵益盜黨耳違式巨艦雖成濟具而原其所欲爲若
只從互市罪亦不刻奴款大然後知
先皇制律之意嚴奸宄以沮其漸復因利用以備其變似
當事者不意論慎訓一切矯枉而踰于正豈
先皇大道爲公之謂哉
巫政曆順之云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爲日本入貢
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輳許

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爲利也譬之礦然
封閉礦洞驅斥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因收其
利權而自操之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
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峿嶼南嶼諸島
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
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
主事黄元恭云或者云中國繁華之盛四夷慕之吾民
之出而勾引彼夷之入而横暴皆此爲之媒故浙之
定海有關號稱要害誠於此立市多設防兵以通諸
番之貿易則夷人有自通之便吾民杜竊之之端凡
所欲物以好取不以攻取夷酋何憚而不爲廣中歲
通市舶百姓安堵是明徵矣雖與諸番類觀廣浙事
體大不侔也若閩海島諸夷惟倭彼猾爲甚出沒無
時所在登劫故沿海諸郡盡設守備把總等官軍以
禦之曰備倭益患之深矣廣東舊有諸番之舶而無
倭故通市無恙若乃定海本倭入貢之道定海通市
舶倭奴原在不拒之中昔在
太祖朝猶慮倭奴通貢之後而不與
成祖嘉其擒獻叛寇之忠始許之自劉江擒斬盡絕之後
寇臣有司能束以法恪守陪臣之分帖帖者數十人
至嘉靖癸未夏宗宋二倭構孽中國莫能禁自是遂
萌驕桀貢不及期獻不盡物爭屠牛剥狗之故相矛

環視者屢矣當是時守臣已難禁戢况通市於大亂
未懲之後誰復能以綱紀馴擾之昨倭自寧波登劫
者八十人南京横行兩省而後殲之計市舶之倭當
不減八十其或外順内奸乘吾不備甚易易也况今
無他安保吾民不有奸貪愚弄以起隙又安保彼中
不有淫慝驕恣以生我一有不虞將何以禦之此端
一啓朝夕慄慄官除者必掛納歷處者必播遷昔人
倡爲馬市之說以弭亂得乎失乎鑒不在遠矣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舶宜進開
廣事例開市抽税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
彼彼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範禁密猶
惴不測而况可啓乎况其換貨求利者仰非肺肝欲

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豈
以我之市不市爲彼之寇不寇者哉殷鑒不遠元事
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爲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
得其所需窮兇以逞則將何以禦之乎今之寇邊者
動以千萬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闘鳳
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搭之而卒不與市
將何詞以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備夷以千市
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
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
則我之備禦之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
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
繆乎

鄭若曾云今之論寇禦者一則曰市舶當開一則曰市
舶不當開愚以爲皆未也何也貢舶與市舶一事也
分而言之則非矣市舶與商舶二事也合而言之則
非矣商舶與寇舶初本二事中變爲一今復分爲二
事混而言之亦非矣何言乎一也凡外夷貢者我
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羅諸番而
設在福建者專爲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爲日本而
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
是有貢舶卽有互市非入貢卽不許其互市明矣西
番琉球從來未嘗寇邊其通貢有不待言者日本狡
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爲二百舟爲二
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也今非此言

市舶當開而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趨貢與
互市爲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來互市矣紊
祖宗之典章可乎哉何言乎二也貢舶者
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
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
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舶廣東之私澳官
稅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
海倉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
冬而去可與貢舶相混乎何言乎二而一一而二也海商常恐遇寇
海寇惟恐其不遇商如陰陽晝夜然相反爲商者
曷常有爲寇之念哉自甲申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
貢使適至海商遂販貨以隨售倩倭以自防官司禁

之弗得西洋船原回私澳東洋船遍布海洋而向之
商舶悉變而爲寇舶矣然倭人有貧有富有淑有慝
富者與福人潛通改聚南澳日本夷商惟以銀置貨非若西番之載貨交易也福人利其倍稱其抽稅買失底船今外海販造而往澳之此固無利於市舶之
開而其互市未嘗不行者也貧者剽掠肆志每歲犯
邊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貲也亦不欲也此非開市舶
之所能止而亦不當及錫之名曰者也故不知者謂
倭寇之患起於市舶不開市舶不開由於入貢不許
許其入貢通其市舶中外得利寇志泯矣其知者哂
之以爲不然夫貢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
合表文爲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僞也
國家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開

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之名為入
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旣不可許市舶獨可開乎或
謂日本國王號令不行山口豐後互相雄長金葉勘
合散於兵久矣如責其期拘其驗則彼終無貢而
市舶終無繇開矣須弘包荒之量昭無外之仁可也
又不然夫貢而無驗招寇之囮也貢而無期弛備之
階也緩其期稽其驗隄防猶難矧可頻貢而勿驗哉
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伸之後則人知恩今寇犯
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殄倭未知畏也此須肅
清之後俟其請罪求貢或如永樂初擒斬對馬壹岐
故事夫然後許之則撫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兵部尚書鄭曉云洪武初設市舶于太倉名黃渡市舶

司尋以近京師罷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九月
又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
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
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市舶不復
利歸豪強而
國家坐受其害若慮各夷幷至市舶司難于防閑查照西
番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貢使
自陝西入事例而今日本等國至浙江市舶司琉球
等國至福建暹羅滿剌加等國至廣東亦可近見若
溪先生言都憲陳金西軒集中有開市舶十利疏大
抵事體宜然
鄭若曾曰倭國服飾器用多資于中國有不容一日缺

者安能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
若禁其貿易則入寇劫奪一定之勢也蓋倭國雖小
亦有君臣朝貢燕享禮儀使無絲線等物則無禮文
而不成乎國矣彼旣不容不資於我而利重之處人
自趨之豈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嚴小民寧殺
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熾也但
朝廷無命孰敢私許互市以干
國典哉此只消一海道有機敏有力量者活動行之不失
於縱不失於激如其海與其老歷年商舶之頭也欲
律以通番必罪罪未必及而亂先激矣必申明
朝廷之法寬處而羈縻之且重其責成曰商販貿易姑聽
其便但一方之責皆係於汝一方有倭變即汝一人

之咎也彼以利為命者利旣不失而又不峻繩以法
則感恩畏威必不僨事矣一面修吾海防不容夷船
近岸販貨出海者關口盤詰勿容夾帶焰硝之類載
貨入港者官為抽稅以充軍需豈不華夷兩利而海
烽晏如也哉此之謂以不治治之也見今廣東市舶
司處西洋人用此法若許東洋島夷亦至廣東互市
恐無不可
鍾梭市舶之開惟可行於廣東海禁之開惟可行
於福建何也廣東去西南諸番不遠其載到貨物
皆足資中國之用非若日本惟一刀一扇耳且南
方風氣柔弱非倭奴慓悍之比故香山之抽稅凡
以收諸夷之利也福建阻山負海商旅病於跋涉

民多販海為生若禁之太嚴則奸民無措其勢必
而為盜且納餉通洋之例開此豪猾之徒有利可
務何苦而犯法網哉故海澄縣之開禁凡以除中
國之害也若行之於他省則如王直構禍遂使倭
亂侵尋可為殷鑒矣然海禁開於福建為無弊者
在於中國可往諸夷而諸夷不得入中國也倘嚴
其違禁之物重其勾引之罪則夷夏有無互以相
通恣其所往亦何害哉

籌海重編卷之十終

籌海重編卷之十一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晋江鄧鍾重編

目録

經畧三

擇守令
拯民窮
恤傷殘
詰奸細
嚴守城
築城堡
廣團結
行保甲

擇守令

丙辰會試策云將之所轄者廣而守令之所守者專如使守令能用其民則諸郡邑皆兵也否則將以賊所至而用兵兵不得不寡如使守令能率其民以禦賊則賊所至皆其敵也否則將禦其東而賊轉西將禦其南而賊轉北賊無端而將所向之方有限將不得不勞其勞而將勞立敝之道也故李廣守北平而匈奴遠遁魏尚為雲中守而虜不敢犯龔遂為渤海而盜賊散昔黍至樂安而渠帥降此其已然之效也其法莫如部使者察東南諸郡守令之宜而易置之又使天下部使者皆察其可為東南守令者上之銓司又使諸臺諫徧察中外以請又使銓司按諸察舉擇

其宜而授之如賊小至則各以其地戰大至則固其地以待援能守者與勝賊者同賞賞必速玩寇者與將敗者同罰罰必重如此則守令與將同心而諸郡邑與幕同體合而為一以禦賊何賊之不滅

茅坤云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雞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為治最矣特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帝方聞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為守尉竊謂今日近海之州縣也亦然為撫巡者當令郡縣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各使之

大畧近海者則擇其趫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藉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恭靜之士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畧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任臺諫給舍我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即

陞侍郎胡儼由知縣竟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寡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馬者惟圖取賄要錢以防速退上馬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民心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查復

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于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閑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于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于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

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己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
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
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
事財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即
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之久任知府九年上者即陞四
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叅政副使等
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叅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
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
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
者選為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
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
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遇凶荒盜
賊可保無虞矣

拯民窮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東南自有倭患以來兵荒相繼十
室九空良可痛心合行總督撫按官督同司道府州
縣官務將殘民多方撫字一切無名之征以次停罷
被災地方應該作何賑貸作何蠲免具實奏
請聽候戶部處分其大小職官黷貨害民者文書到日限
一月以裏各取太甚三四人指名參奏請
旨拏究大抵為政在人政貪則民殘政清則民安此首務
也
鄭若曾云民窮當拯至哉言乎讀其詞令人傷感不能
寢食自非萬物一體之念素切於中安能建議若此
之懇惻哉詞尾歸重貪官尤為萬世不易之論使長
民者能體是心而行民必無失所之患逋逃勾引何
自而作蠹茲島夷何自而至哉曾之集經畧也凡若
干類此條所係尤為緊要

夜平安舉一火閙警戒舉二火見烟塵衆三火見賊燒柴籠及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爲賊所捉一烽五人六人爲烽子遞加更刻觀視動靜一人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

馬舖 每舖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烟塵入境即奔馳報探

遊奕 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舖上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遊奕人知副使子將已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城池接近蠻寇者不可不豫備也至於攻蠻寇破營寨則有火攻水攻二法焉火攻者火兵以驍勇夜銜枚衔馬口人負束薪麻藕懷火直赴敵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勿攻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舍茅竹積蕪糧軍營於[illegible]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也

又有**火獸** 以艾縕火置瓢中瓢開四孔繫懸于野猪獐麋項下繫其尾[illegible]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繫敗火發

火禽 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火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也

火盜 遣人潛伏與敵人同者夜竊號逐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必亂而出

火弩 以贊張弩射及三百步者

以弩盛火附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芻草積聚處

火箭 以小弩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illegible]敗油散因燒矢簇內中射油散處火出然復以油發翼之則樓櫓盡焚

火杏 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入城壘上棲宿其聚廬舍須臾火發

毒藥煙毬 毬重五斤用硫磺一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焰硝一斤十四兩巴豆五兩很毒五兩桐油二斤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礵二兩黃臘一兩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搗合爲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斤半爲毬子更以故紙一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黃臘二兩半黃丹一兩二分炭末半斤搗合塗傅于外若有氣薰人則口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拔者

煙火藥毬 郎煙火架上所用作四方架縭毬其小遇風勢便用火攻以小船先潛使人架于敵舟上點著疾則而乾敵隨之則敵舟盡焚矣

水攻者以水 因地而成勢爲原高于城而斜小可以遏而止可以決下流故平水可以灌實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可以漂城灌單沉營殺將而照板度竿亦不可無也

水平 一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横闊一寸八分長一寸深一寸二分分闊相去一尺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下木闊狹微小施日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二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以目視之齒齊平則爲天下准式十步一里乃至數百里目力所及置板度竿亦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照版 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

度竿 長二丈刻作二百寸十分每十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尺寸相乘則山岡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而度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夜斫其營或夜放砲銃使賊驚疑其圍自解

一凡賊可結巢去處如松江柘林陶宅等地方必諭令居民盡行搬移入城房屋拆卸務使賊難棲止

一大兵進攻賊巢城內不無空虛恐墮誘敵奸計或賊出我之背乘虛來襲危矣必須嚴加防守仍撥人把截往來要路

海道副使譚綸云自來城守攻破者少襲破者多嚴夜巡詰奸細爲第一要緊事也

一城守之器佛郎機發熕鳥嘴銃牀子弩旋風砲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然亦不可不備

一凡城有敵臺者最好守若無敵臺架櫓起望臺亦善或皆未備則用架被桃懸出垛外五尺以蔽矢石庶臨敵無失

一凡敵在城外不獨當爲守具亦當爲守城之具如木石灰磚之料與匠皆不可不備

一守城用燭不如用松明一松明可代十燈

一凡遇劫敵須在城外爲三四壘屯兵拒守與城中爲犄角敵築甬道架雲梯以攻我或穴地道以襲

我則又當臨事有應免致臨時倉皇無措

一凡敵夜襲我多在五更悉衆攻我多在黎明出我不意也

一凡敵環而攻我至曠日持久計內乏薪芻則佯退數舍夜則還襲之或伏賊雜爲採薪者入城爲內應此皆不可不知

一凡應敵用雲梯攻我必先驅吾人負土塡濠我即皆爲之備矣

一敵每擄吾人或挾其父母妻子使爲間諜內應此最難辨識當事者須嚴察之

一凡詰奸須立木柵在濠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以待之遇警則閉令人開警

輒將城門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詰奸又在城門之內外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孰從而詰且辨之

一凡敵在城外攻我不得須懸賞選敢死士時而出奇擾之或焚其輜重攻且待其走而邀擊之乃爲得策

參議唐愛云

一守城之法每垛口五箇爲一伍置木牌牌上寫趙甲錢乙孫丙李丁周戊每夜一人守一更四人穩臥每更置一小旗上寫更分夜巡兵姓名在上如趙甲爲一更錢乙爲二更之類巡更者執持在手只瞭望五垜口城下有無奸細一有賊至叫醒同伍四人執持灰瓶石塊器械攻打如此庶使五垜不過數步之內易于瞭望一人巡更四人休息精力不疲緩急有備餘垛照此式若每垛口原編二人牌上備開十人每更止用二人瞭望尤爲加慎酌行之

一守城各垛兵夫勤惰不一不可不稽察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嘎則守垛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城小以城門爲限如自東門至南門南門至西門西門至北門每門用巡邏兵十名每更分二名巡視垛口不許叫喝搖打梆鈴止挑燈巡視若有輪更守垛兵夫睡熟不行瞭望者則時掣更旗明早稟治仍喚醒防守不得驚擾擅自責打實法并

究五垜之內燈火斷滅即記輪更之人并治城夫自東門某窩鋪至某窩鋪巡邏週而復始每更二人稽查均照前式

一設巡邏之役又恐疎虞誤事每門另選職官二員各與以馬給以更牌更箭如東門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巡警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爲號彼此各收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換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爲先次查各垛口偶有睡熟失瞭者許即責治執其更旗次早連巡邏人并送總巡官處治其巡警官止許巡視亦不得呼喝點名搖打梆鈴以

警樓守垛之人此周圍夜巡之大畧也若城有衛所者衛官有司分門巡警不必另選職官馬各自備尤便

一城上白日止張旗號非寇臨城不許鄉夫上城以疲其力臨戰登埤俱要雨具器械遶城不許喧嚷屏去鈴柝若無人者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不諱城外有警庶可傳報以便策應各門另設遊兵五十人各持利器鳥銃俟有警併力禦敵仍先示約凡遇夜間賊集衆攻門方許放火箭三枝冊緊發銃三箇十分緊急鳴鑼三通原派本門遊兵一向禦敵總管另帶枝兵應援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尤禁梁兵

警樓離次至于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易懈弛困倦賊每乘間登城此當嚴加申諭可也

一守城之具甚多急用惟灰瓶石塊爲便候圍久勢急因時出奇又當措備城上將籠每五垛口止用燈一盞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以一小瓦片以防風每燈製一挑竿索懸城下離城七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我瞭垛口賊不見我換燭即輪更之人不許誤事若官府給燭五人輪管使兵夫自備恐曠日持久所費不給未免誤事油燭官處爲便不當靳小費可也

一守城官兵至城邊向內射放箭銃城上不得喧嚷俟賊近城令慣熟銃手善射者乘便打射務要巧發命中得斃賊人一二其餘自退更不知我兵伎倆虛實毋得一槩亂發以窮矢藥若四面雲梯攻圍當併力捍禦又難拘泥

一閑雜人等不許無故上城垛口窺視擾亂軍伍且防城外矢石誤中旁人趨避不便驚惑衆心倘有奸細亦難防閑相應嚴禁如賊向城射箭放銃守城官軍各帶綿被或用牌盾取便掩掛垛口露隙瞭望以防矢石

一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蘆葦恐防城外火箭飛入在內柴堆亦易發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遠置隙地爲便倘城中偶有失

火去處城上訛言賊人驚亂爲害不細平日有司分定坊隅編立保長小甲名色各分信地多備水桶藤斗鐵鈎麻搭竹梯斧鋸每一坊隅火起即以本坊火甲救之不得亂嚷守城兵夫各顧垛口就使本家失火不許離次若係本坊火甲救援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一體以軍法處治如此緩急有備防守無虞此在平日素講而預備可也

一城門多備水缸水桶一以濟渴次備火攻樓櫓城間當路間設火器品窖蒺藜以防衝突若賊囊土束薪塡塹登城者此無別法惟鳥銃並發人不敢近此無庸慮然亦在臨時計策之

一城包山者峻處城垣宜增倍高厚或內立一敵臺
瞰外以便瞭望運發矢石城峻處賊不敢近則城
中虛實不得窺測而平城易於防守矣若繞山築
城勢若仰盂賊憑高窺見城內更當盡驅老弱為
兵多用鮮明器械旗幟虛張聲勢使賊不敢易此
不得已之策又在臨期應變何如耳難以懸論也
一城外民居近城者如賊勢重大將逼城下須用拆
毀不然賊將藉為遮欄且登城尤便于雲梯是不
當姑息若水門柴米出入所須尤急但要視勢緩
急委官嚴加盤詰不致疎虞可矣一槩閉絕適以
自困此守城者所深戒也若城中無水宜多穿井
無米者亦宜預備或勸富戶積粟許其乘時取利

官弗為禁或官移帑金先期買米以備緩急至於
鳥銃火藥燈籠油燭之類邊海衛所縣分賊每登
犯者尤當早為計處庶為有備
一城外沿濠欄馬墻此不可不堅築用高六七尺內
多留穴空以便窺伺更容放鳥銃每城一面另募
敢死士百人各執鳥銃利器潛布於內賊夜攻城
必渡濠踰墻而入使內有備不必喧嚷俟半渡擊
之近墻手及之城上城下俱不得傳呼叫喊使賊
不知伏兵故輕犯而多敗馬墻有備城上更無虞
矣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切照各城雖有濠河之險必須
附城濠邊挑起淤土離城腳丈餘臨隄圍築五尺高
墻使賊雖或渡濠難抵城下此古人羊馬城之制也
況不時出奇兵數千人于城下得此遮蔽可以藏伏
窺覘如賊近對濠我兵即于墻內潛發火器使彼不
知我兵多寡有無所謂有有無無虛虛實實也且四
鄉避難男女得此可以暫容其身既有此墻只須謹
閉城門俟賊到城方去吊橋亦不為晚每敵臺左右
各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避難者吊人之
法男婦隨即吊上若係男子須審其聲音貫址方許
吊入其城無敵臺則不能眺遠顧下何以言守必貼
城增築每坐相去五六百步或七八百步或二三百
步各隨城勢曲直以為遠近臺下須離濠水丈餘有
近濠水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于水中高出水面尺

許防其樓船臨衝我也各城樓設遊兵二隊每隊約
兵二十五名左右往來巡警每垛派兵一名專守之
其敵臺上垛口每垛用兵三名選擇精勇者傾身外
望以背向裏遠近彼此互相顧視其守之之法最禁
諠譁庶臨敵不亂又必將各臺編以字號分以信地
別以號旗金鼓與响器之類日則覩旗色夜則聞號
聲各將字號大書垛墻使各熟認各分信地俱以敵
臺為準如天字號敵臺左邊向地字號敵臺管垛若
于地字號敵臺右邊向天字號敵臺管垛若干兩臺
中分信地如天字號該管四十垛以一十為一號第
一號十垛用紅旗用鼓則大書日覩紅旗夜聽鼓聲
八字下垛墻第二號十垛用黃旗用鑼則大書日覩

黄旗夜聽鑼聲八字于垜墻第三號十垜用青旗用
喇叭則大書日觀青旗夜聽喇叭八字于垜墻第四
號十垜用白旗用太梆則大書日覩白旗夜聽梆聲
八字于垜墻卄六餘敵臺垜口皆然如賊日犯天字第
一號信垜城下該管臺上揺紅旗而該垜亦竪紅旗
夜犯天字第一號信垜城下該管臺上起鼓而該垜
亦擂鼓信守兵夫一齊戒嚴俟擊左右城樓各遊兵
到彼應援而兩邊附近敵臺相向護爲催擊其餘臺
垜官兵非信地者不許亂動各門雖無警亦加戒嚴
不許擅離應援恐賊聲東擊西乘虛而上庶防守嚴
備而靜治不亂矣又慮賊攻日久我兵疲倦必更番
休息若欲再加嚴固沿城垜上竪架柰何木其制竪

立架木二根機關横挑木各一根上閣一木謂之柰
何木木上錯綜釘以竹籤其木之輕重與挑木相稱
賊來攀援則其木自然下擊人既不能攀躋又不能
放脫也敵至城下我兵輕動其木墜下又可擊之此
木易造費又不多今各縣城低難守相應速製至于
夜間守城燈燭費多且皆高懸垜上賊得覩我利在
彼矣必造鐵火毬中燃柴木每垜口二十箇或三十
箇用火毬一枚挑出垜外墜落于城半則火光在下
我覩在上我得以見賊而賊不能見我其利在我矣
又如製造紙糊圓砲不過震响而已無益也因此變
爲新製待糊成紙殼之時中合小鐵刺菱二三十枚
地火鼠一二十枚入藥于內然後緊糊其口每砲一

枚開藥線眼四處賊近城下時燃之砲一响而砲中
刺菱自然布散其中火鼠飛走賊被焚身必走而刺
菱又傷其足城上且擊之矣若城中一時火發恐奸
細爲内應或居民失愼守城兵夫未免驚疑往救家
宅必棄所守請先出示禁諭庶免踈虞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墻不可
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
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
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
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避所以安體力
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疾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
須參酌定規遍諭各城守習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城門可去土塞止于門扇中當胷
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能近矣

又云戰卒不睡恐賊夜乘其疲而竊入焉不若晝令
輪班休息

又云箭將盡不宜亂放有號纔放發

又云無先閉門以示賊怯而使屬邑破殘

舉人王文祿云海寇之來我兵俱守城中城外之民棄
之而不復顧不敢出一兵以撓之寇又多疑誠恐我
兵出城與敵併以數寇爲攻城之勢以綴遏我兵使
不能出乃得深入内地横行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
攻守互應之法也自古用兵非執于一攻之中有守
守之中有攻且一城之中不下數萬家若閫困日久

食盡兵亂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守乎凡寇攻城不過數次甚急扞禦已過寇亦必怠乘其怠而懸兵夜出負砲偷營寇亦撓亂自救之不暇而何暇攻我若獨爲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曠日不解而援兵不至則我坐守以待斃無益也昔者已巳北特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精兵皆出城外石亨于謙督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督兵于城西每每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逃去若使文臣謙淵無謀武臣亨堂無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而大事去矣惟攻不怠守而守不怠攻是以克濟時艱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島夷志在得財因糧于我無他轉運我能堅壁清野則失其入寇初意衆既可離勢亦難

久乘其敝而擊之在我將易如拉朽在彼且終身創艾矣攘夷安夏計無出于此者顧其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何者邊氓習知利害故行之輙有成効今浙直之民被害處少倖免處多凡聞寇至則彼此觀望不爲遷徙卽有從者又近在山林之間計小費而忘大計此行之甚難一也世家宦族蟬聯鱗湊一令之出兢相非是煽惑齊民耳同燕雀有司督行之嚴輙飛語流布此行之甚難二也浙直之地沃野千里宮室器用習爲奢僭棄徙爲難寇至倉卒各以牛酒鏹幣開門延納以圖僥倖又預集冊籍以資其去彼此顧其廬舍焉念法度自爲一家一時之利曾無遠大之慮此行之甚難三也爲今之計惟在責成有司

親諭各郷多方譬曉使之預於二月初旬盡將所有積聚徙入附近城郭仍會同衛所掌印官爲之安插得所其倉廩搬運不盡者卽及時發賣有司嚴督糶長糴買上倉一切兵餉有可以徵本色者作速改議徵收凡城中穀粟止許于城中糶賣不許顆粒糶運出城其有不肯預期搬運臨時棄遺在郷致資盗糧及以牛酒鏹幣開門延寇卽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從重問遣其有已遺棄而偶未遇賊亦通查入官以充兵餉有司務要用心毋事姑息間有成績者卽註以上考部院特加獎賞其有偏拘悞事者卽與失事武職官員一體從重叅究如此庶法令必行而長策畢舉成効可臻矣

往年蘇郡戒嚴畫守城條約頗詳悉似可爲法備錄于後

分信地

一六門城樓各派定府佐一員專督該門守城大叅府佐不足以所屬州縣佐內科目出身謫官之才能者充之

一城中心本府與長吳二縣掌印官住劄玄妙觀一以居重馭輕一以接應各門事宜一以近憲院謀議一以便士友叅謀就以陳把總統兵六百名屯處其中作中軍名色

府主縣尹不宜同事俱係一邑之主諸事藉以奉行故須同處

一府有府庫縣有縣庫獄囚皆須防守府中用首領
官一員縣中用佐貳官一員看守
一各城門另設府首領或縣佐貳有才官一員典守
城上一應器用隨時給發
一分屯守城池之兵於六門附近寺觀無寺觀者近
門公廨屯劄
一請鄉官分守各城門（各就其家近便與情之合者分配）
分職掌
一設法大戶米穀進城
右一項長吳二縣掌印官專督之
一設法守城物料進城
稻草　石灰　磚石　鉛鐵　火藥　油燭

右六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設法竹木遠去與進城
右一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查脩城屋城門閘板製造城垜燈架燈籠（燈架燈籠俱照崑山縣式）
右一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一製器械
發鑛　佛郎機　鳥嘴銃　鉛錫銃　火毬
火箭　噴筒　煙罐
箭匠　竹匠　木匠（造火器架子用）　銅匠
鐵匠（合火藥人）
右火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長鎗　刀　鐵盔　鐵甲　皮披牌
紙甲　弓箭　弩（太倉州取弓匠來造）
鐵匠　皮匠　竹匠　木匠　裁縫　弓箭手
右兵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先揀選舊時所蓄可者用之不可者作急製之
某人某人長於揀選者也某人某人長于置造
者也與府佐相協贊庶不為各匠所欺
備儲蓄
一區處米穀入城
着長吳二縣正官先行察訪城外及各鄉鎮大戶
有田收米在家者與夫田少用銀糴米待價者查
審的實總票察院差官二員着落兩縣糧塘嚴催

搬運入城任民堆積開糶其時價高下官府並不
參與期定某日糧塘開報已經搬運入城者幾家
本官親行勘驗恃頑不搬留資盜糧者治以養倭
重罪糧塘回護親故之家混開已運入城者許貧
民出首一體加罪仍給賞首人十分之三其七分
沒官作養守城兵夫之用
一區處鉛鐵入城
鉛鐵資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蘇城
客販冶坊俱在城外須先查鋪行及冶坊等姓名
賊有警報着本地方總甲押催依期搬運鉛鐵鐵
鍋鐵器入城任從放置專督官再行逐一查訪不
搬入城者本家治以與賊交通之罪總甲不行開

報一體問罪鉛鐵等入官公用

一區處火藥入城

蘇州硝黃之類進城有限務先查定各南貨舖行賊有警報着本地方總甲押催依期搬運入城任從進置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尊督官查訪不搬運入城者治以私販火器與賊交通之罪總甲不行開報一體問罪

一區處磚石入城

城夫不閑武藝須用磚石擊賊賊警急時城門已設盤詰矣軍民人等每入各城門要帶磚一塊置月城內空地守城軍搬運上城每五十塊作一磊以石灰封識聽用如不帶磚者盤詰人員不許放

入本職仍差湖船裝載西山石片交與把門人員運至城上助用如不移運上城作磊罪加把門員役

一區處石灰入城

灰䉰毒藥脩砌等項俱資石灰仰各窰戶領價依期送運石灰入城封識沿城寺觀以須急用

一區處稻草入城

城上燒賊必資稻草先期派價與各糧塘領買若千萬束不拘蘆柴稻柴茅柴堆置空閑倉厫以須急用

一區處城外竹木

竹木行俱附城郭若不遷徙皆賊攻城之具也須仰各商將竹木行依期輸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名排移去五六十里外隱僻港中暫置以待賊退復業如不遷徙俱取入官公用

一區處油燭入城

賊臨城下缺乏油燭必無處置查各城門外一應油行及出販舖家仰總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荳油舊油桐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舖交易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如不依期搬運尊督官挨查連總甲枷號問罪其油入官

一守城器用明瓦燈三千六百三十副每副價銀五分通計一百八十一兩五錢着長吳二縣設法處造勿累保長等人

蠟燭每夜二萬七百九十枝連六門城樓用通計三萬枝以一月計之計九萬枝通計銀一百一十兩長吳二縣分備

鐵鍋四百隻冶坊備之事已給還

行竈四百隻每隻價銀二分該銀八兩每縣出銀四兩置辦

水缸八百隻每隻價銀三分該銀二十四兩以二徒罪贖銀辦之

酒䉰三萬每十箇價銀一分該銀三十兩

蓑衣箬笠一萬一千副每副價銀三分該銀三百三十兩兩縣置辦勿累城夫

草薦二千七□五十條連預備三千條該銀十五

兩大樣蘆席一萬一千領每領價銀一分該銀一
百一十兩將贓罰銀給各區糧長辦之
竹木罰臨時不搬竹木行者用之
其餘物料先行預置寺觀公廨去處差官封識有
事隨以本官給發

慎防禦

一某官見練兵千餘名已有武舉三員統領若賊臨
城某官帶兵六百名屯處玄妙觀中護衛以為中
軍復以原統兵武舉一員統兵二百名屯處府前
防守庫藏并司獄司獄囚再用武舉二員各統兵
一百名屯處長吳二縣前防守二縣庫藏獄囚若
賊未臨城之日上司有調遣之事先分若干應命

賊入腹裏即收其兵入城原如前法處置名曰聽
調之兵

一擇用官生六員俟其俱到即令會議各人平日所
知精兵召募一千二百名團聚北寺中以團練府
佐一員專督官生六員參謀其中合聚訓練務期
可戰可守以須實用待賊臨城每門分遣原練兵
官生一員各帶兵二百名屯處于附近城門寺觀
中一處有變隨以本處兵應之別處不動若賊攻
城危急應該用兵攻擊亦待中軍方略已定有信
牌發遣然後行動名曰實用之兵

一城中先計道里適均定作十二處派定地方某處
某處止分遣省祭雜色等官十二員每一員率領
火夫五十名屯處所分地方庵院中給與水桶水
斗梯鉤等項以防一方火患假如某方火起止許
信地火夫救護撲滅城上人夫不許亂動城中居
民亦不許喧嚷奔走擾亂地方仍給虎頭火牌一
面上書專委救火與夫禁戢擾亂地方等字樣以
專委任亦便夜間救火執照以開巷門其火夫着
各該圖舉報極貧人戶每名日給米二升自贍
共計火夫六百名每日該給米十二石通計一月不過用米三百六十石此法一行名雖救火實則處置饑民得所

一賊將臨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之各保自
行曉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留奸細者一甲連
坐軍法重罪不得與平時止坐直日者輕罪例論

其寺觀給與住持使各房互相糾察待賊一退即
收信牌不准此例及令開時着官一員先刻小牌
計在城甲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

一盤詰奸細之法差官帶領知事人役在城門外吊
橋邊逐一仔細認辨各色人并檢驗物件用衛官
一員有精力教官一員省祭雜色官一員兼領其
事守門官員再行查驗不可但恃官廳為盤詰之
地

定夫役器械附

一姑蘇城垛九千七百九十新增敵臺大約不過一
千每一城垛用一人守之通計城夫一萬一千人
派夫照依先任溫公之法大戶五名中戶不過二

名下戶用二人三人朋充一名實爲情法兼盡今
長吳二縣除士宦舉監生員外通將居民合二萬
二千人之數分作兩班城夫雖有兩班口糧止用
一班上班之日第一班直一晝夜至次早第二班
人夫更替及令閑將先就居民近住城垛處寫定
班名於名城垛上賊在百里外先用保長甲長到
城看守候賊近城五十里保長喚集散夫上城其
法以百人爲率常以五十人分立一百垛口看守
將身向外觀望五十人食息便厠則二垛常有一
人看守至夜間亦用五十人立一百垛口看守五
十人睡至半夜代換後半夜巡城官生至則五十
人起而交代此勞逸適均之法也

一城上各敵樓每處派定舉人一人或監生一人各
帶家丁生員二人不拘家丁有無事在上歇宿督
視本處垛口城夫晝夜防守若各地方有賊攀樓
上城坐名申呈憲院提問亦不許科擾保甲長人
等
一指揮六員每員派定一門白晝各行巡視以整齊
保甲長散夫人等站立觀望及防不測之變其官
生六人每人派定一門給與巡視虎頭牌面上寫
遇夜令行巡視信地站立人等至交界處方回循
環不息官生每人給馬一疋
一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郎機一座隨
用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

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矢及堅固防牌使賊臨
城隨取隨足宜歷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
備用若庫中封識不盡更用沿近居民空房一二
間封鎖亦可須差官一員常時看取給發
一保長每人青衣裝束各帶腰刀一把號旗一面其
散夫各備長柄鎗刀一把又帶鐵錐一箇或斧頭
一把任從其便如缺一件卽加重責每三垛備明
燈一碗燈架先置城垛外可照城足其燈每一保
長給與二十三碗每日着一縣佐次第分派本日
一夜之燈與保長每保長派好燭一百九十八枝
任其分散丁夫以備一夜之用若保長有弊許丁
夫口告罰燭一夜其合用煎油煎糞鍋竈等項每

保長一名預給鐵鍋二隻行竈二隻水缸四隻酒
瓶二百箇擂木二根備用如有警急再行分派物
料至於暑雨合備細密堅厚篛笠蓑衣每保長一
名給與百付分散丁夫穿用遇夜合備草薦等項
每保長一名給與草薦二十五條大小竹一百根
蘆席一百領以作蓋棚歇息城夫之用
一打牲船上弩矢百發百中此船吳淞江陽城湖陳
湖太湖水鄉多有之着各區圖報舉入城不許容
隱其人官府照養兵口糧給與工食計名分派城
上緊要去處有功仍加重賞
一城外濠內週圍空地多有居民占造房屋賊若攻
城必先渡濠頓住城足城足有屋賊可隱身城上

矢石難施且賊登屋可以發火器矢石攻城前任
巡撫御史孫下令焚燬實萬不得已也不二三年
愚民貪昧又行葢屋若姑息之是將在城數萬之
命而爲僥倖之啚也今後賊將入境務要拆御如
不從者臨時照前院法無悔

鄭若曾云從來城守攻破者十一襲破者十九襲破
之說有二其一是伏奸細於城中放火守城者奔
救敵乘間而登其二是暗約奸細上城照會賊
處用雲梯登至垛口揮刀殺人守者驚散賊從此
上故守城之法須設兵一枝專司救火不許守垛
者下城守垛者各持一斧分班專視城足凡賊登
城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亦多在黎明守者
散班故也把守之嚴賊豈能襲我乎所苦者盤詰
奸細甚難葢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其家屬劫其
內應吾烏從而覺之今之詰者多在城門內使賊
假裝吾民從此擊殺門豈能遽闔乎又或閉城太
早止通一二門出入人愈衆則詰愈難不若大開
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於門下方善

鍾按倭寇之來禦之於海爲上禦之於陸次之至
於守城乃危道也故是編獨詳焉惟編城垛一節
最宜秉公寧多派於有力者之家切不可難爲貧
寒下戶葢愛惜身家者類皆有恒產者也彼貧民
救死不贍安保其有恒心哉若有力者不思自爲
戰今乃貽累貧民致其怨咨則城未攻而先潰矣此又守城第一義也

築城堡

都御史章煥云北邊城堡相望凡以防衝突備虜掠也
南方之畜侈于北邊風帆之力疾於馬足苟無城堡
賊何畏而不來民何恃而不散且夫賊勢之熾凡以
鄉民奔竄奸民或亂助其聲也有城堡則居者守迯
者歸耕者歛且遠近按堵什伍相保奸民無所容無
奸民則無嚮導何以能深入居民不散田野不蕪賦
稅不乏根本之要也及今秋冬宜令諸鄉大者爲城
小者爲堡而聚民其中城堡羅列賊必不敢越境而
內侵東南世世之利也或曰公私俱竭如冗費何夫
軍興不止費且不貲民散不復賦將何出城堡所以
省軍需足
國計者也何謂費也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使治倭
有他策也
聖慮當先之矣今安用紛紛爲也

又云賊遠來人持數日之糧未達岸多苦饑者賊之死
命制于數步之內矣徒以海濱廪藏露積賊至而捲
據之因糧以爲食因財以爲用故奸人爲之嚮而窮
民爲之役所向無前乘人不備如使蓄積收歛而野
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也不數日乃成禽耳故議守
者莫要於城堡城堡相望遠近相倚少則不能攻城
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賊
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

多獲則來者無利而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須兵而守矣愚聞倭夷樺以成風天性好鬬誠難與爭鋒獨其久饑乃爲易制遁者我師三捷皆乘其饑剖腹視之類多青草禦之要可知也

副使茅坤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諸縣已皆縛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于市鎮如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饒者並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小爲之均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爲之約束期會鈎考布算之以責其成功而已其財不必籍入於官入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敵樓城門弁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辦者官糧籍庫貯以助之至于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亦聽近聞耳蕭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雖虜數萬控弦而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火器下礧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僕竊以爲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者並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

廣團結

青浦縣知縣鄧鏕云城外團結法嘗廣詢博訪宜以二十家爲一團除租房軍丁外每一團令養客兵一名每家各設器械一件出人丁一丁以爲團兵凡二團四十餘家各出銀一錢造一巷門門上蓋一更舖舖內置鼓一面鑼一面鐵銃三口香盤一方就四十家每夜輪人夫二名守之居常無事止鳴金鼓巡更一有寇警則本處即連放三銃四十團兵各執器械追截諸團皆應之其所養客兵官嚴立法不許擅離本團騷擾團戶每日有暇即教習本處團兵軍門復時時委官查省之責成之衆既以勢分而不得爲非團兵之布列者又以聯絡而相爲友助況一團有賊諸團應之四郊之外固有隨地皆城隨民皆兵而召募屯守之卒將有不必用者矣

行保甲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矣

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將土著之人各就一鄉編入保甲盡歸團練五人爲五十人爲甲五十人爲保上下聯絡委各府州縣佐貳官賢能者不時就其一鄉團兵閱其武藝又因而稽其人丁如有潛入賊中勾引或探聽者坐罪若有隱弊互相連坐

副使譚綸云連年倭患皆爲私通貿易而起浙人多詐竊買私絲水銀生銅藥材一切通番之貨抵廣變賣復易廣貨歸浙本謂交通而巧立名日走廣不此之禁則履霜之漸馴至堅冰欲行究詰則奸宄之雄彌縫百端徒滋擾耳爲今之計莫若趁此議練鄉兵之時立爲保甲之法委所轄各府佐貳官公同屬縣掌印官省約輿從親詣地方不問腹裏沿海與城郭鄉鎮夫處官吏生徒舉監之家務逐戶挨查每十家編爲一牌牌內分十直格皆以巷道爲准如是東巷門起則于牌格內左甲尾下塡註東巷門字樣從西順挨一趙甲二錢乙三孫丙四李丁五周戊六吳已七鄭庚八王辛九馮壬十陳癸各塡註人丁生理明白即於右甲頭下塡註趙子姓名是爲第一甲其第二甲牌格內左甲尾下塡註陳癸姓名亦從順一趙子二錢丑至十家止三牌四牌亦依次聯絡挨塡如一巷之內人家已編十牌外有零者即將大家中人丁壓多者報足編之如村鎮無巷道者亦依村鎮編之就於本名下坐定日期每一家輪直三日第一家輪初一十一二十一日第二家即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以次塡註挨日於本家門首懸掛仍每一牌年輪一名爲甲長管領九家每十牌年輪一名爲保長領百家其中若有遠出不歸或私收絲綿火藥等項假名走廣潛往通番或逋逃海外久不還鄉者許牌內直日之人抱牌赴首官爲拏究敢有隱不覺舉一家有

犯十家連坐毋容姑息其有原犯通番但逃回自首免罪編完之日府縣仍將牌每甲一樣再塡一張類釘成冊存留在官巡捕官時加查考一體稽察若有假公濟私乘此害人從重懲治如此庶通番之黨自消而地方之不逞亦不可以禁絕矣

籌海重編卷之十一終

籌海重編卷之十二

崑山鄭若曾原編
晉江鄧鐘重編

目錄

經畧四

廣東船圖說 以下係兵船
尖尾船式圖
大頭船圖說
大福船圖說
草撇船圖說
海滄船圖說
開浪船圖說

叭喇唬船圖說
艟䑸船圖說
蒼山船圖說
八槳船圖說
鷹船圖說
漁船圖說
網梭船圖說
兩頭船圖說
沙船圖說
船筏圖說 附
蜈蚣船圖說
兵船總論

兵船稍手 附
粵兵盔甲圖說 以下係兵器
燕尾牌圖說
挨牌圖說
藤牌圖說
銅發熕圖說
佛狼機圖說
鳥銃圖說
子母炮圖說
一窩蜂圖說
天墜炮圖說
地雷圖說

大蜂窠圖說
火妖圖說
火磚圖說
火藥桶圖說
火礶說 附
火箭圖說
神機箭圖說
飛天噴筒圖說
火器總論
礮圖說
兩廂藥箭圖說
邊箭圖說

原缺第八十八葉

弩箭圖說
伏弩圖說
馬箭圖說
標鎗圖說
長鎗圖說
梨花鎗圖說
筤筅圖說
天蓬鏟圖說
偃月刀圖說
劍圖說
唧杖圖說
棍圖說

兵器總論

東莞縣大頭船

廣船今總名烏艚
又有橫江船各數
號其稱白艚者則
福建船式也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衝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衝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爲便易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脩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于浪漕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虎敵人之膽耳所恃者有二發鑛佛郎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粉一也以火毬之類于船頭相過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大福船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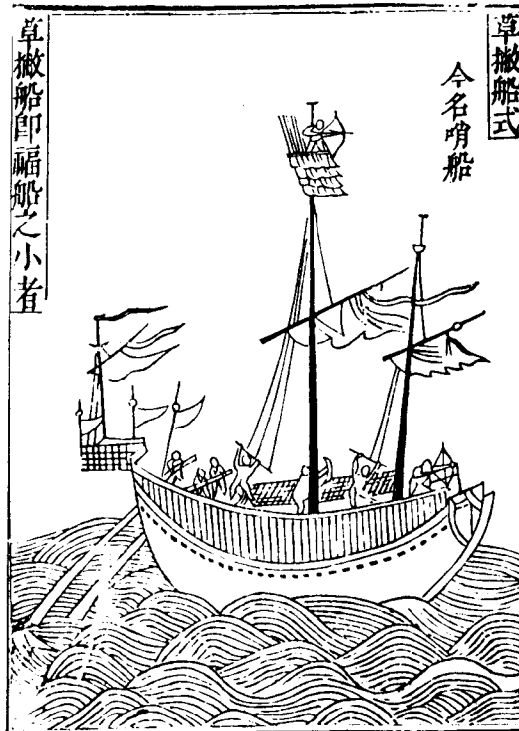
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福船俱松杉木經蟲易食常要燒洗過八九汛後難堪風濤矣廣船木堅蟲不能食之亦難壞也

大福船式

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護板裼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板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棕纜下椗起椗皆于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于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順風順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先任參將戚繼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鬪船力而不鬪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但喫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為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衝犁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惟近時過於節省兵船脩造估價太廉求其不板薄釘稀不可得也欲船之堅須知劉晏取與

草撇船式

草撇船即福船之小者

海滄船式

今名冬船

冬船與哨船同特兩旁不釘竹𥴧耳

戚繼光云海滄稍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功力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鬬不可勝之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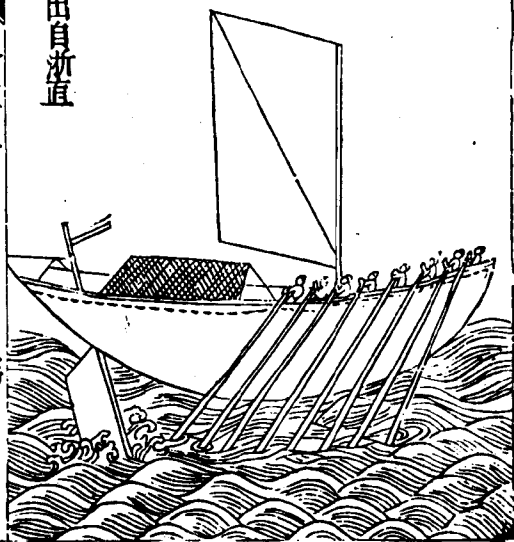
開浪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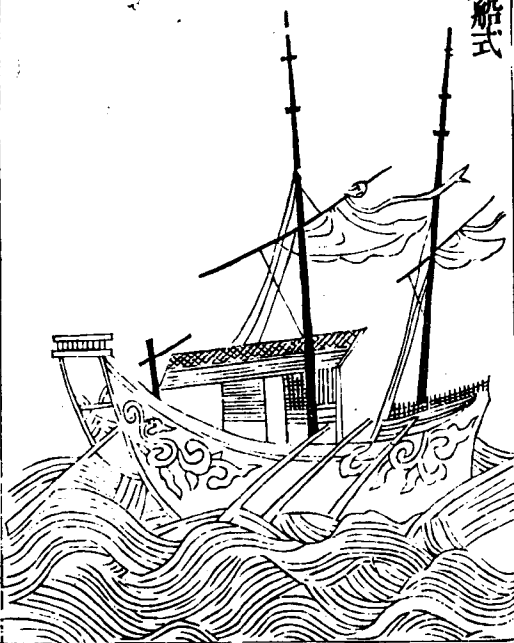
即鳥船特今不用槳快船與鳥船亦同而差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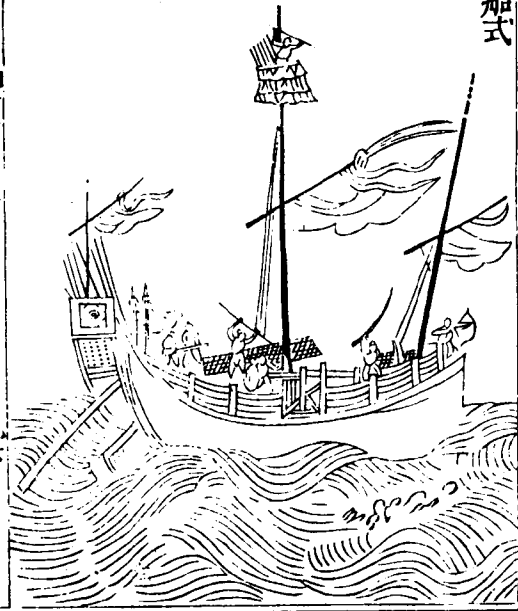
戚繼光云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

守備莊渭揚曰廣船不如福船者廣船下狹上濶不耐巨浪又其上編竹爲蓋遇火器則易燃不如福船上有戰棚禦敵尤便也往年遊擊侯國弼改造福船業有成効今合酌用其制底用廣船式上用福船面庶足涉鯨波而銷氛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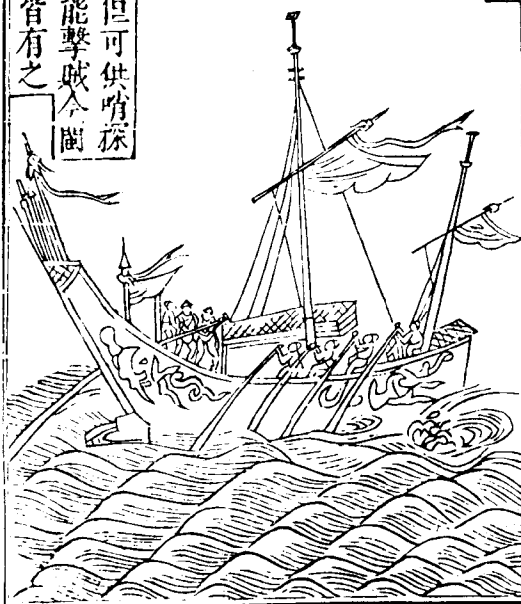
叭喇唬船

以後船製出自浙直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制底尖面濶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濶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倉艙面兩傍各置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槳斜向後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航賊甚怕之也

艟𦪇船式

戚繼光云近者改蒼山船制為艟𦪇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為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枝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之舟中則比陸兵戰加一舟險其功倍於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惜而不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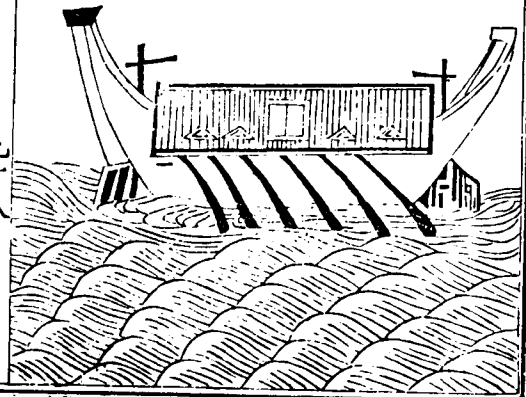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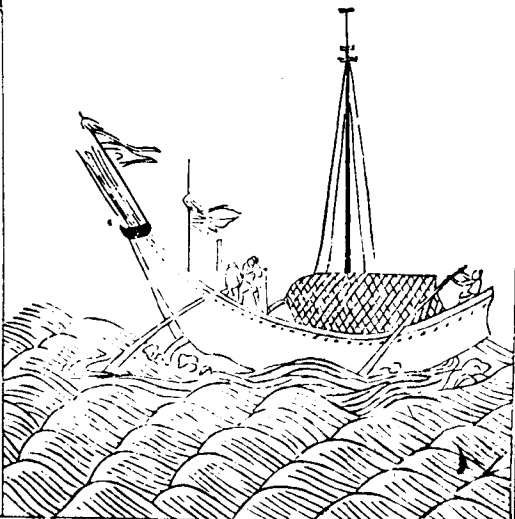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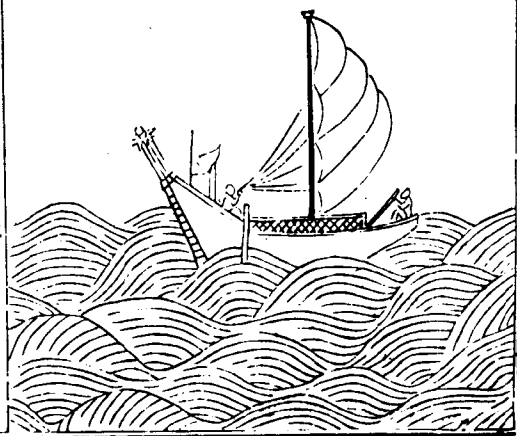
蒼山船式

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櫓兼用風順則揚帆風息則盪櫓其櫓設于船之兩傍腰半以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櫓之未用也以板閘于跳上常露跳頭于外其制以板隔為二層下實鎮之以石上一層為戰場中一層穴梯而下臥榻在焉其張帆下碇皆在戰場之處船之兩傍俱飾以粉並畢監於廣福船而闊于沙船者也用之衝敵頗便而捷温州人呼為蒼山鐵

戚繼光云蒼船最小舊時太平縣地方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殊不知彼時各漁人為命負極之勢亦由賊之入我地是也今應官役便知愛命然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過五尺賊船與之相等既勢均不能冲利若使徑逼賊舟兩艘相聯以短兵鬬力我兵決非長策多見悞事但若賊舟甚小一入裏海我大福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以追之此船喫水六七尺與賊舟等耳其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搖馳而快便三色之中又此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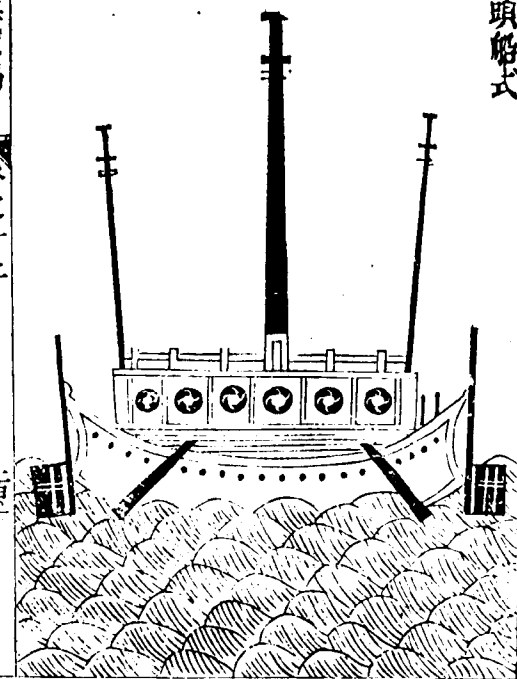
八槳船

八槳船但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今閩廣淛直皆有之

鷹船式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猫竹板密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之內船之外隱人以盪槳先用此舟衝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郄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漁船式

魚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布帆輕捷無墊没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網梭船式

此船定海臨觀象山一帶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猫竹桅布帆僅可容二人衝風冒浪專入大洋柢下八山取殼菜紫菜打魚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以舟舁置灘塗避風潮若欲西歸仍舁舟下水不能禦敵但可為哨探之用乃魚船之至小者也

戚繼光云網船形似織梭內二人前後用二人以篊槕之風浪大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喫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蜂集蟻附沿海沿途而打之甚妙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兩頭船式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為海運為船巨遇風艱難旋轉兩頭製舵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患不妨於遠莫為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衝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

沙船式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在直隸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於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蒼及廣東烏尾等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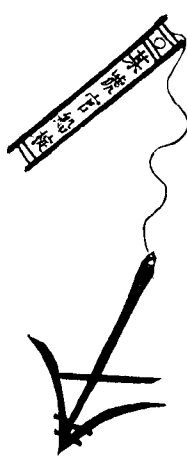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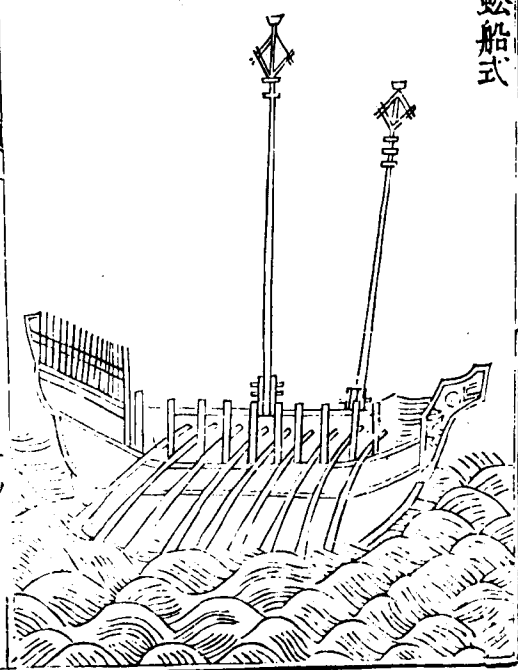
沙船能調戧使鬭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北洋有滚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拋鐵猫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椗此船常與鷹船說參看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

太祖舊制深嚴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浸弛雙桅習以為常甚至有五桅者長江六沉一日千里近蒙當道建言申明舊制曉諭改正而未嘗着實舉行故沙船入港頭桅多寄海口或倩人遊說官府航海非雙桅不可蓋便其私蓋單桅雙桅無不可行但有大小遲速耳定制沙民止許戶船一隻巡船宜快便多桅櫓如櫓船有一定之式以便江海識別沙船宜朴實單桅仍禁雙桅耶責令本州縣及守禦官限一月之內改正違者即係賊船許諸人擒獲首告即以充賞惟有副帆副桅以備損壞而桅眼止一者聽庶幾我常強而彼常弱我常速而彼常遲此造船之良法也

船椗圖

走風捉颶事急追賊車關人力起椗遲悞備此臨急解繫繳尾泛之以便回取

船椗

船曰蜈蚣象形也其制始於東南夷專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至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雖木石銅錫犯罔不碎觸罔不焦其達之迅也雖奔雷掣電勢莫之疾神莫之追蓋島夷之長技也其法流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諸凡火攻之具砲箭鎗毬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其功用之大也葛稺川曰蜈蚣之氣能逼蛇夷之制義毋廼爲是故與夫海宴河清萬世所願使長蛇之勢不能盡偃則蜈蚣之制其能不與也乎名器尚存述之以俟

海行甚速而遲者閼風故也如大食國在漳州東南每歲之番者必候冬初西北風盛而去夏初東南風盛而來所謂海舟無風不可動也惟佛郎機蜈蚣舡底尖而闊兩旁列楫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故倣其制造之則除颶風暴作任風怒號外有無順逆皆可行矣况海中晝夜兩潮順流鼓枻一日何嘗不數百里哉

都御史唐順之云制賊船衝突灘淺處多釘賠樁船遇之必碎此一說也先發制人一着惟有望斗上做工夫然必須以利使人每夜編定船十隻每一隻望斗人給與銀一兩使一夜常有人坐在斗上看賊動靜雖黑夜若撐船來必無一二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脚不患大船赶賊不上也月夜則斗上纖悉必見至如小船叭喇唬八槳船宜多置銃守火器既多賊來便炊打又有望斗十人先報不患小船制賊不下也望斗人每夜與銀一兩毫不可少就是一月浪費銀三百兩支得一月賊必擒矣若有誤事定以軍法斬首蓋賞重則罰亦重也

椗海上瞭望每更輪流船頭船尾各一人海水與

河水不同海水夜明雖黑夜試以石投之其噴光如珠故海上有船行使非遇濛霧皆可望而見不待上望斗也荊川此論恐是與賊對壘或把截港口防其宵遁故有此說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地有南北時有冬夏自春徂夏則時多南風而利于北行自秋徂冬則時多北風而利于南行此番泊往來出沒之候也彼㮣其時輒乘風連雲以出洋我當其衝欲逆濤破浪以邀擊未必其勢之便也蓋亦隨時以應之時乎北風必先于北道之防以遏其衝而以南舟曳于後其中間各寨澳之舟又從旁遮出而擊之時乎南風亦如前法或遏于前或躡于後或擊于旁此亦迭肆之法長蛇之勢然

未有不困疲而就縛者海上可立京觀矣

又云

國初置沿海衛所每所船五隻每船軍百名其法備載會典自一所一衛推之則合省之海船海軍可總其實也使法之常存何慮海寇之㨿向來脩復一二止可用于哨報難以衝敵及其事急借發福淸鹽船併報各澳民船柰彼不忠

國家之急皆存繫各之私雖給價値終不直前況福淸鹽船雖大不可以當海寇之夾板船叭喇船漳州之草撇船淸之大鐵等船又不可以當海寇之烏尾尖艚如東仔銅芟等船又不及也昔人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㮣艨艟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進蒙衝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艀艋海鰍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為中軍座船而當其衝以船之中者為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銃吾亦以銃為應中軍大船仍用佛郎機大銃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銃數十架其小船亦載鳥銃鉛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擊鼓為節迭出更進則彼此衆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此渠魁者也今蒙委官鳩工大造船隻戰船之造必有定議但船之外旁又須護以牛革漁網氈絮之類其大者更用列木為柵可避砲石又有車船之製令戰士前後踏輪舟自進退所謂中流上下迴轉如

飛虜衆相顧駭愕者用此法也又須預募能泅鳬鳌浮之人一遇番船或以火箭焚之或以水鑽溺之是或皆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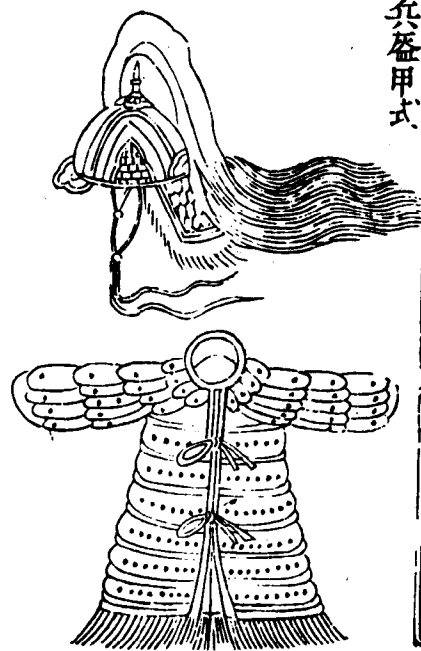
總兵俞大猷云或問兵船官造與私募孰便曰造易而脩難也雖督造之官用之海上衝敵激浪不旋踵必議脩矣脩船之弊奚啻萬端議脩之後閣岸日多浮水日少以之守港則可以之出洋追捕則全不足恃矣在官府不能立無弊之法在民間不能克不可制之情天下古今豈有視官物為己物者哉此惟熟於海務者自知之烏得而盡言或曰民間安有許多私船可募乎曰厚之以稅使逐利之民爭造新船以應募何患其不多責所淵以及時給稅責船戶以及

修整則經年累月皆有堅船可用然則用官造之船以守港用私募之船以追捕則如何曰必若是然後攻守各適其用也

鍾按閩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由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船制兩旁設架便於搖櫓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篷用捲便於使風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於盪槳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深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島如浮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則使風逆則戧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嶼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處時有近岸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丈潮退僅可尺許故以喇唬沙船專事盪槳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磯㬢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福船不可益福船之制其蜂𢂞垣墻卽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堅牢卽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為工

又按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海將尤難者風濤難御舍衆違之難其人也

兵船稍手附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沿海居人多便于舟楫雖未習水戰亦易于為敎今于出海之數或欲以沿海者居其十七其内地衛所者居十三餘撥防邊以助守望使漸教習人人皆可為勝兵所謂水虎捷陵波軍者不患無其人也如此亦可以節省雇募水稍之費

副使茅坤云粵中獨田州甲爲番自盔以下並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胷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别爲小牛角片置雲肩蔽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鬭者試令召田州之工匠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畧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

守備傅良橋曰人馬格鬬非堅甲鐵冪誠不足以敵矢石然甲以鐵裝則服過重人服重則不便於擊刺馬負重則不便於奔馳似宜置爲軟甲軟甲者以布爲之製如夾襖用綵綿沙紙釘成厚寸許納之於中則輕快便利不惟足以盡其擣擊之能且足以爲鋒鏑之蔽即昔人藤甲之便弗右此矣況費半而功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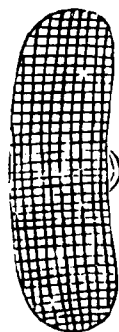
原缺第一百一十一葉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牌有二式有手牌即燕尾牌也有挨牌用繩緣用木橄欖者用手牌便於用力先以鏢鎗飛擊先挫賊鋒然後用刀則前後左右隔賊枝器施我刀法此手牌之利也用挨牌則以牌上長繩上木橄欖加入繩圈中掛於項上以左手中指縱中夾牌下短繩上木橄欖仍以五指挽鎗前半節右手執鎗後半節或伸或縮或出長出短或左或右旋刺非惟護自身且護從牌之兵

又云各兵衛進必列牌於隊前以蔽矢石牌乃陣中第一器所不可少者所謂公侯干誠所謂干戈戚楊當肸子路初見孔子亦執干以爲問夫干者楯也即今之牌也所以捍外而衛内者也有手牌有挨牌用各不同其利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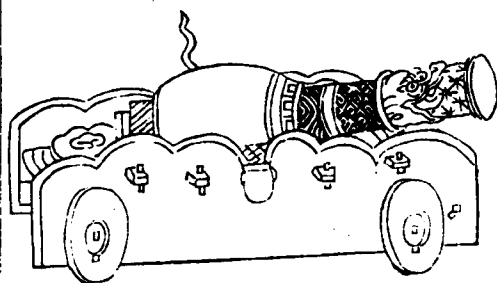
副使茅坤云海寇恃强在舞刀毋輕我兵不能射久其所輕莫悉於習弓弩而破其所强莫悉於倣狼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柁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側身前逼雖當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廣中狼椰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鷙鳥而進不必盔甲而賊皆墻立不能敗此廣中所最尚者欲訪置在浙中惟温州桐木柁木爲多可易辦也

挨牌上鋭而長步兵所用朱漆金字長可蔽身内施銷木倚立於地

藤牌

總兵俞大猷云錯以步戰乃中國之長技今鈎刀虎叉二手隨時教閱充用惟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海澄縣土名海倉許林嵩嶼長嶼赤石站尾月港海頭沙坂等地方此各地方山川風氣生人剛勇善鬪重義輕生若責其本府縣官用心選募約得三千人每名月給工食銀一兩伍錢行糧四斗五升俱自家起行之日為始人每名另給衣裝器械養妻子共銀二十兩若至軍病故給棺木銀六兩陣亡給埋葬銀一十二兩今欲募之先將銀兩解發該府坐委本府佐貳官一員知縣一員先募的當頭目六十人每月各給工食銀伍錢責其每人各募前項地方壯兵五十人每十人編為一甲每一甲各領一十人千百戶一十五員各分領二百人仍差前項府佐知縣兼理錢糧各至軍前聽用其各兵在途行糧水路船隻陸路挑行李夫各官合用衣裝行糧俱要議處此兵可以禦北虜而吾廣產藤宜依其製以代挨牌若征海寇俟其登陸用之

戚繼光云有圓長二色其來尚矣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木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為牌近出福建銃子雖不能隔而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頗稱極便其體須輕堅密務使遮蔽一身上下四旁無所不備用牌之間復有所謂標者所以奪人之目而為我之擬兵所賴以勝人者也牌無標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標勿輕發以敗其事腰刀用於發標之後以殺敵非長利輕捷則不能接遠其習牌之

人須膽勇氣力輕足便捷少年然後可授之以此置於行伍之先為衆人之藩蔽衛以長短之器為彼之應援以之臨敵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此藤牌之功也

又云試牌跳牌舊法聽鑼聲為度覽牌如壁閃牌如電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滾牌不露足惟牌能殺敵能蔽身用之乃拒勁敵以衛兵也

每座約重五百斤用鉛子一百箇每箇約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大敵數萬相聚亦用此以攻之其石彈如小斗大石之所擊觸者無能留存墻遇之即透屋遇之即摧樹遇之即折人畜遇之即成血漕山遇之即深入幾尺不但石不可犯而已凡石所擊之物轉相搏擊物亦無不毀者甚至人之支體血肉被石濺去亦傷壞又不但石子利害而已火藥一熱之後其氣能毒殺乎人其風能煽殺乎人其聲能震殺乎人故欲放發熕須掘土坑令司火者藏身後燃藥線火氣與聲但向上衝可以免死仍須擇强悍多人爲之護守以防敵人搶發鐵之患若非攻堅奪險不必用此也或問用之水戰可乎曰賊若方舟爲陣亦可用其小者但放時火力向前船震動而倒縮無不裂而沉者須

另以木筏載而用之可也曰城上可用乎曰發鐵便於攻高不便於攻下用之遠擊亦可也

遊擊彭信古云火器之大者莫如發熕但放之難今又覆思之每銃設軟架一座架後設桄木一塊各綢以大纜置之船頭則借金頂之力發之船傷則加擔梁一根其桄木內又設軟庳一件以黃麻水草結之彼銃一發去勢必倒回架有綢纜多不能坐絕即或斷絕坐至桄木上有軟座可抵剛猛有大纜可制餘威使一發中賊收利十倍遠而陷陣無踰此矣

原缺第一百一十七葉

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郎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卽報總督陳西軒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

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

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

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

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其銃以鐵爲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

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箇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時因征海寇通事獻銃一箇幷火藥方此器曾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後汪誠齋鋐爲兵部尚書

請于

上鑄造千餘發與三邊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於佛郎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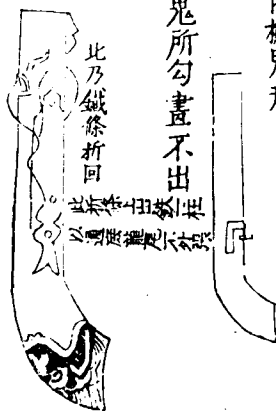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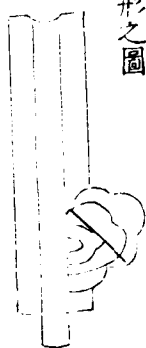
每坐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箇每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於西洋番國

嘉靖　年始得而傳之中國之人更運巧思而變化之擴而大之以爲發鑟發鑟者乃大佛狼機也約而精之以爲鉛錫銃鉛錫銃者乃小佛狼機也其制雖若不同實由此生之耳其石彈之大如升力氣小於發鑟而大於鉛錫銃若遇關隘人守堅不可過者以此攻之借勢而渡

戚繼光云此乃天下通有利器製者多未盡精微其妙處在母銃管得法子銃在腹中亦要兩口得法使火氣不泄又每放時擊出子銃數次傷人必用鐵閂者佳其妙處有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對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若子母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准法既

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

鳥銃式

架內撇鬼形

其鬼所勾畫不出

此乃鐵條折回

此鐵條上曲處拄住
以通蛇龍頭入外殼

鳥銃後門形

前口形

鳥銃分形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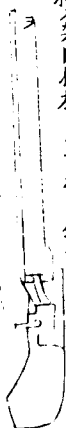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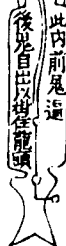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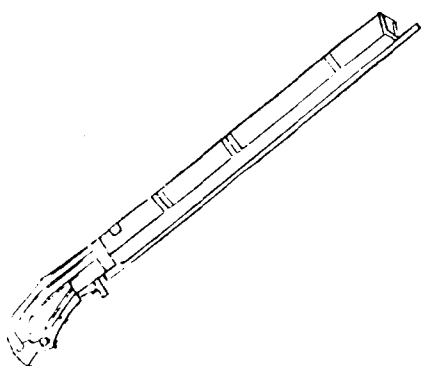
火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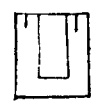
絲轉形

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銃架形

此插入架內䄍杖　此上只是鳥銃全身

䄍杖即插入內者是也今重另圖此

造鉛錫銃者須知煉鐵蓋鐵中原有查滓夾雜須煅煉
不已融盡查滓底於精純方免脆折爆碎之患故十
斤而煉用一斤者爲上十斤而煉三斤者次之其管
欲員而淨其梟欲端而直司銃者須擇手足便捷之
人臨敵裝藥入彈覘梟焚火庶不遲悞若但見梟而
不見管則失之仰但見管而不見梟則失之俯皆不
能中也此器今人類並立而用之遠攻非也須近敵
乃用長短兵相夾乘勢速進使賊避銃目睫閃肱之
間而我兵已入其隊中矣鉛錫銃之妙全在此也
都御史唐順之云虜所最畏於 中國者火器也天助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朗機子毋砲快鎗鳥嘴銃皆出嘉靖
間鳥嘴銃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

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
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
臬以目對臬以臬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
人眉鼻無不著者捷於神鎗而准於快火杖至此而
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中國習之者也
戚繼光云鳥銃之准在於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
於前手拏在銃腹點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
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
用木馬繫而多誤勢難而發邊銃手執後尾其重在
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鳥銃
傳自西番未得其妙歲戊申盧鏜破雙嶼獲善銃者
授其方於命馬憲制器李槐製藥始精絕云

子毋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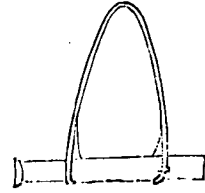
子砲信妙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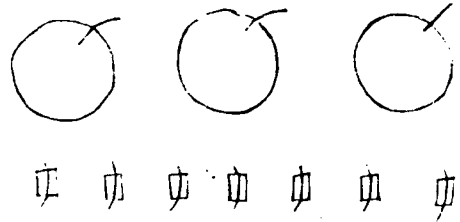
總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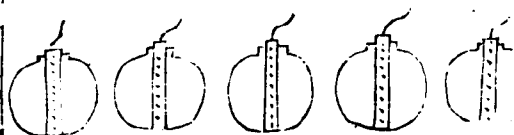
子 毋 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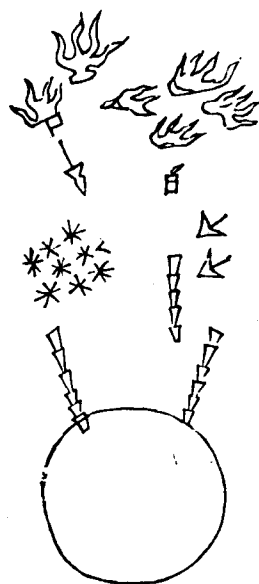
内爲刻木信以藥線纏之外用精紙紮緊合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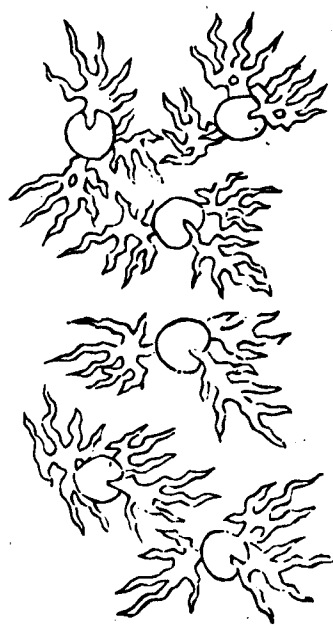
把總鄧銓曰此用驚營或夜間遠達放入賊壘少停於城
壘中銃發無制之兵烏合之衆奪氣之寇勢必驚惶我
得乘之此器最妙

一窩蜂

其狀如鳥銃之鐵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
一百枚燃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
參將侯國弼云鳥銃所發止於一彈所中止於一人中則
傷人不中則無所傷矣一窩蜂一發百彈漫空散去
豈無中傷者乎其力量真可以爲佛朗機之亞但佛
朗機器重難帶一窩蜂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
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足駕地昂其首三四寸蜂尾
另用一小木樁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若欲爲
坐營之用則以木床載於營門床身左右各置二輪
以便進退可以爲守營之寶

天墜砲式

丹陽邵守德云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墮於賊巢震響
如雷黑夜令賊自亂相殺內有火塊數十能燒賊之營
寨必不能救

地雷式

丹陽邵守德云以生鐵鑄成實藥斗許櫃木砧砧至底砧內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寇必由之地掘地作坑連連數十埋地雷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土掩如舊機關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焰冲天鐵塊如飛蝗着人卽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天蜂窠圖式

都指揮鄧中溥曰此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工此兵船最利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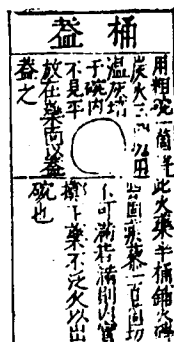
紙薄弩大內蕩松脂入毒藥外煮松脂構油黃蠟燃火抛打煙焰藜戳却利水戰守城俯擊亦可

戚繼光云火器之法製度甚多其實大同小異皆不甚利于用只此數種盡其妙矣故不繁載至如弓射箭頭用火之類又不如火箭除水陸通用者先附陸兵技藝之後凡陸所不用只可用于水者故備于此以上藥線各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點擲之際一擲風其藥線便滅或擲至別船如賊見線尚長而拔之或反擲我舟今用子毋銃藥線法凡火器一件其藥線之處用細竹管一箇直插于腹內至底藥線安于竹腹之內待外點火燃線已入竹管之內不見方才擲下則線在竹內燃至竹底方透火器擲下之時藥線在竹內燃並無閃滅之事且擲于賊舟只見凝然一物並不知點燃何處就擲在水內則線燃于腹火氣衝于口水爲氣所逆亦不能入雖在水底尤能燃放而後已此極妙極驗萬無一失者

火磚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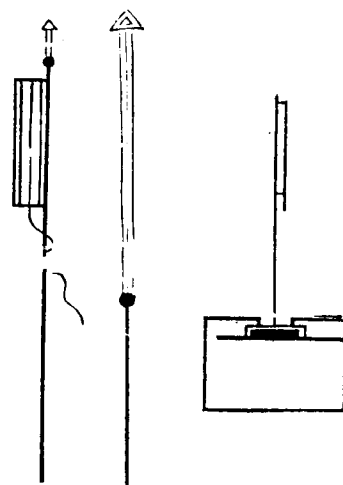
竹筒穿藥線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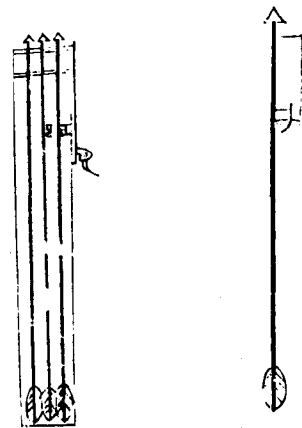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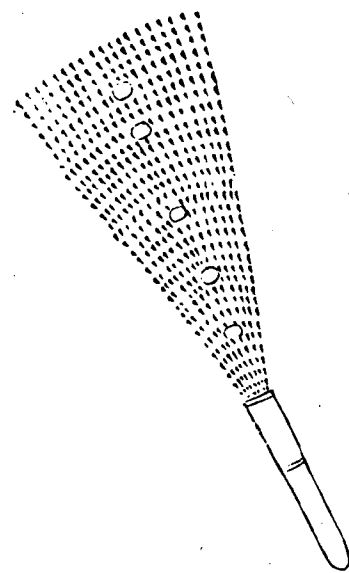
包式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箇排爲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篾横束合洒火藥松脂硫黃毒烟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糊以油塗密另於頭上開口下竹筒以藥線自竹筒

火礶說附

戚繼光云舊用火藥傾下賊舡此固長策然又別用火藥或炭火再傾擲使之發藥毋每或連桶擲入水中或被賊以水沃濕皆未中肯綮不如遠則只用飛天噴筒近則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除此之外所謂火箭神機火磚之類皆遠不及此茍用此二種則他種皆不必用也

鐘按近有火礶之製用瓦礶不拘大小入藥於內藏鐵蒺藜數十又加毒藥之類外用火繩數根懸於四旁敵船相近仰然火拋過磁礶擊碎內藥噴發功用尤爲簡捷火礶設而火桶爲虛器矣

火箭

戚繼光云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此器之利也大端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錯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者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其肯綮全係於線眼之歪正深淺桿要直翎要勁羽長而高藥筒用楔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此物最不耐久收也

又云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當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丹陽邵守德云造法黎紙爲筒內入火藥築令滿實另油紙封之以防天雨後鑽一孔裝藥線用箭竹爲幹鐵鏃如燕尾形末裝翎毛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矢望敵燃火能射百步利順風不利逆風水陸戰皆可用用之水戰能燔舟蓬用之陸戰能燬巢穴中毒必死

戚繼光云截徑二寸竹裝藥製打成餅修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用送入推緊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徑粘帆上如膠立見帆燃莫救此萬分妙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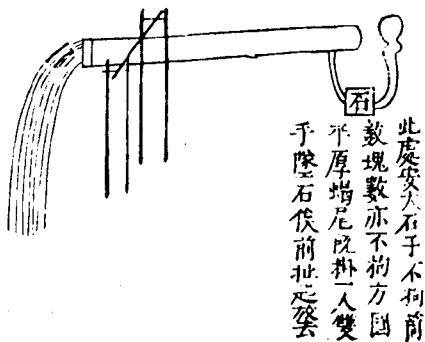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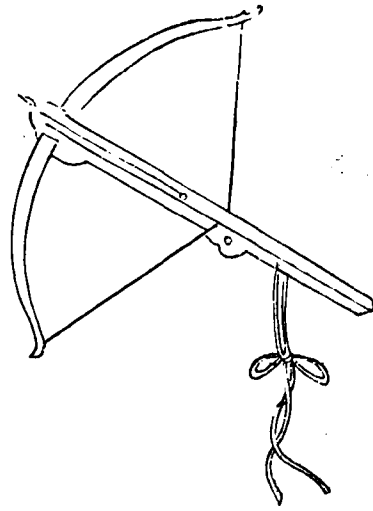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火器所及能加于數百步之外今海寇所恃全在火器緣硫磺出於琉球諸夷製造又多巧思惟焰硝中原所産嚴其禁約不許人下海潛通以資其用則彼失所恃擒之亦易矣

鄭若曾曰按海中戰法攻船爲上若以吾大船犂敵小船觸之無不壞者其次則恃火器火器之中火箭銃礟之類亦多無用惟火毬火藥桶二者投入賊舟即時焚燬爲至妙也或問我以火攻敵使敵亦以火攻我如之何曰以火攻敵全靠舵工得人持舵得法我常據上風則敵之火攻將爲風所驅而反攻之矣大抵火攻之法須先自爲水備假如一舟五十人只用十人持火器其四十人俱執水斗水桶遇敵火攻舉手傾水滅之烏能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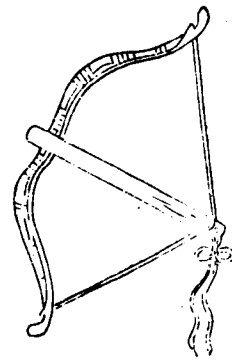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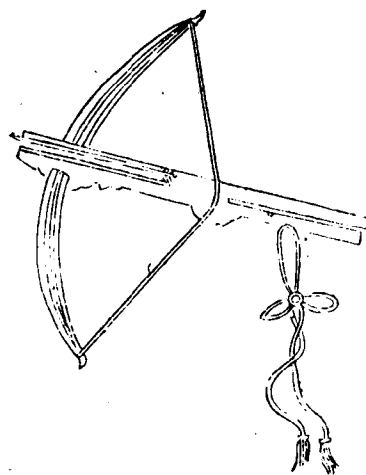
我耶或又曰設使我用火攻而敵知水備何道以焚之曰敵若知備則雖不能焚敵亦必救火而亂矣我乘其亂而擊之豈有不勝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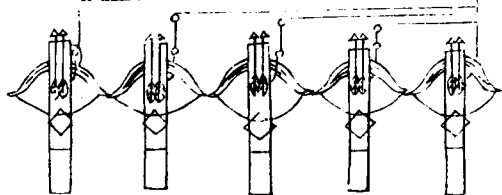
鍾按墨子爲木鳶飛之三日人羨其巧墨子曰不如爲車者之巧也觀此可以悟火器雖嘗得風雷集二種皆火器奇方非今時有者後思之對敵亦不假此何也如以近時水陸所常用者論之勢大力雄無如發熕更番迭進無如佛狼機精巧命中無如鳥嘴銃傷人數多無如百子銃至如賊舟相迫兩陣交鋒之際則飛天噴筒火礶火箭之類皆爲得用但當製之精而習之熟耳苟製之不精則發熕百子銃而炸佛狼機而了毋不相合鳥銃而火門銃門不如發飛天噴筒火箭火礶之類或放之不去或去之不遠與無器等耳又如習之不熟則見敵而股慄有棄銃而走者有顛倒錯亂者有敵未至而先發有發之而不中者與無兵等耳夫劍一也或能斷龍舟或不能斷腐草豈可均謂之劍哉此製之貴精也射一也或能穿楊葉或不能中正鵠豈可均謂之射哉此練之貴熟也製器之精在乎有司練兵之熟在乎將領若不求切近工夫而馳騖於奇巧欲以勝敵則木鳶之謂矣

礟圖式

礟為守城第一器既有火藥之費又有不乏之資

兩廣藥箭

弓弩必搽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令弩師而教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

或云毒箭射人遇衣絮沾染藥即脫落箭鏃着肉際毒已緩矣不能殺人也須於鏃上鑽孔以藥塡入則雖透衣而藥不脫傷者應弦而絕

邊箭式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知射長箭而不知射邊箭弩手亦不知用弩之法況各止用竿子雖可取勝殊非長技爲照長箭去遲而敵人易見故彼得以閃避且得拾取復射其利在彼邊箭去疾而敵人難窺非惟彼不能避抑且不能回射況邊射所到倍長箭百步有餘其利在我長邊二箭務令弓兵兼習若賊尚遠緩則射邊箭而來近迫則射長箭各從其便也

松江府同知羅拱宸云用弩必須力重而機巧其矢之長短輕重大小要與弩弦相比乃能命中而及遠若敵在百步之外我兵必須用弓弩及邊銃以制其鋒及至來近短兵相接尚在三十步內外則用鏢鎗以飛擊之

戚繼光云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費矢竭力

丹陽邵守德云其工價甚大其用有三若伏於營寨要道可以禦賊之偷營劫寨若伏於山野僻路可使寇不能近若伏於富家門戶可使賊不能入造法以檀木柘木爲身茅竹爲担弩後置一木人上弦或連發二矢或三矢量賊往來必由之路設之以木架架弩任意高下或竹籬或稻麥叢茂翳容處設百餘把止用一絲線作機關不須人守賊至不疑而動其機百弩齊發一人不能逃生也倭奴善遁荒村窮谷無處不至用此器甚妙

馬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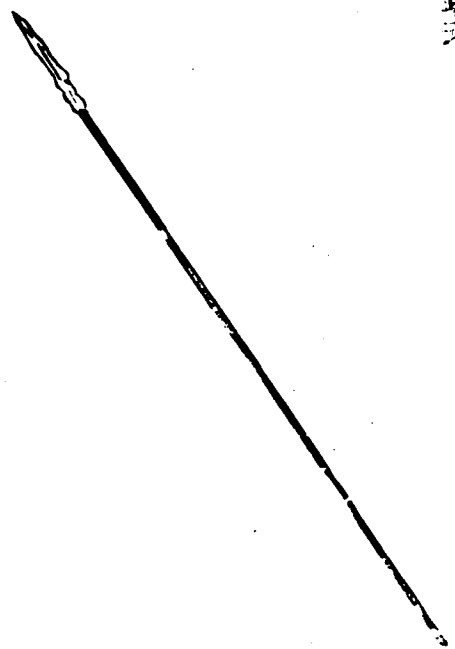
鄭若曾曰馬箭之法有三曰分鬃向前射也曰對蹬向傍射也曰抹鞦向後射也此武士之常技也愚謂分鬃者以馬之頭鬃爲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於此挽弓就於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移悞對蹬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於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然是法但可施於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耶學騎射者須習左右手皆便方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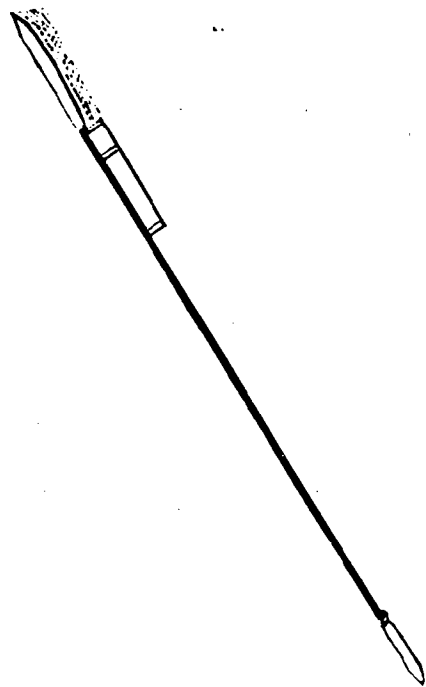
鐘按是編言騎射矢而獨不及步射者豈以射法汗牛難悉載耶然射法雖多大要不過審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闊弓欲滿視的欲審發矢欲分（分者兩手知覺齊分也）者滿之象也而審益稍臂力者固之微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鉄工夫靡不命中矣而先之以入肥壁立爲入門以治心養氣爲根本至於射敵又與射的不同射的貴從容射敵貴神速射的則弓矢稍輕而調猶可以及遠中微射敵非强弓重矢安能殺人於百步之外哉故倭虜人畏之者矢皆重弓皆勁近而後發發必中人中者必斃此吾人當用其所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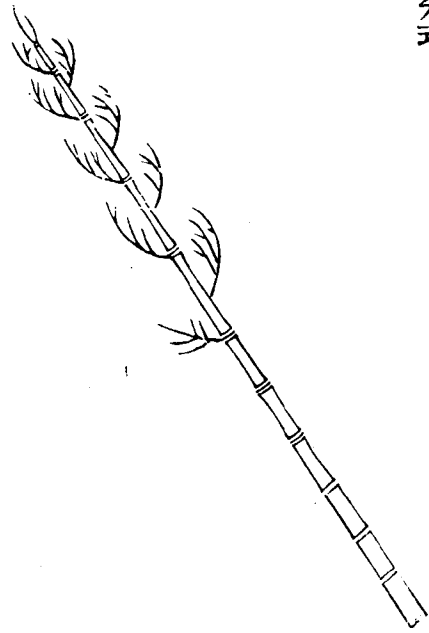
標鎗圖式

標鎗或用稠木細竹皆可但前重而後輕前稍粗而後稍細爲得法

戚繼光云標鎗非兩船相逼不用用往下打更難准

鎗式

總兵俞大猷云長鎗後手要粗可盈把庶有力若細則掌把不牢鎗腰要從根漸漸細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拏如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拏打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輭細要自後漸細方有力尤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舉動是自棄鎗也鎗頭重不可過兩其稈椆木第一合木輕而稍軟次之要劈開者佳鋸開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不可用

梨花鎗

梨花鎗者以梨花一筒繫於長鎗之首臨敵時用之一發可遠去數丈人著其藥即死火盡後仍可以刺賊乃軍前第一火具也宋李全嘗用之以雄山東所謂二十梨花鎗天下無敵手是也

狼筅式

狼筅必獵戶能使製筅之法用毛竹長而多節者末銳包鐵如小鎗兩傍多留長刺其刺每莖用火熨之一直一鈎其直者如戟鈎者如矛然後以熟桐油灌之敷以毒藥鋒利難犯

戚繼光云狼筅之為器也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戶扃鍵而盜賊能入者故凡用狼筅須要節密枝堅杪加利刃要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為物之所使夫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舉動疾齊必須釵鈀大刀棱翼然後筅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於用此者緣士心臨敵動怯他器單薄人膽搖奪雖平日十分精習倘多張皇失錯忘其故態惟筅則枝稍茂盛遮蔽一身眼前可恃足以壯膽助氣庶人敢站定若精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為重贅之物矣

鍾嘗較藝兵中見狼筅手俱弄花步有守法無進法因召鎗筅教師問曰筅與鎗敵孰勝教師曰鎗好勝筅筅好勝鎗鍾曰非也鎗豈能勝筅哉由筅之不精耳因取鈀法用大當小當大壓小壓為守法又取劒經所云一聲響處直千金彼失隄防我便贏為進法授之筅教師與鎗教師較十較而十勝有老兵蹝曰處州筅原如此後人失其傳耳鍾以此語客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筅鍾曰筅何足恃也筅當以籐牌勝之蓋牌法勢險節短一挨入則筅為贅物矣此以

捷勝鈍也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牌鍾曰牌何足恃也牌以俞家棍勝之俞家棍着力用陰陽轉一殺則牌自顛仆矣此以實擊虛也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棍鍾曰棍何足恃也棍以楊家鎗勝之蓋棍短而鎗長以長擊短必為所乘矣客曰然則通營何不俱用鎗鍾曰鎗則筅可勝之鎲可勝之矣故五兵之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均不可缺推此而制陣之方火器藉兵器以無恐兵器藉火器以取勝形格勢禁使之無所顧有所恃如淮陰背水陣法此又一二名將所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當自悟也

天蓬鏟式

形如月牙內外皆鋒刃橫長二尺柄長八九尺或一丈兵馬步戰第一利器也

此器直推之可以剸手　往上推則鏟首向下推則鏟足或鉤敗卒之足或於上風揚塵妙不勝述

偃月刀

鄭若曾曰使刀無如倭子之妙然其刀法有數熟高而能識破者禦之無難惟關王偃月刀刀勢旣大其三十六刀法兵仗遇之無不碎者刀類中以此爲第一馬上刀要長須前過馬首後過馬尾方善

劍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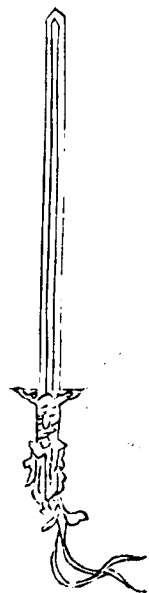
有五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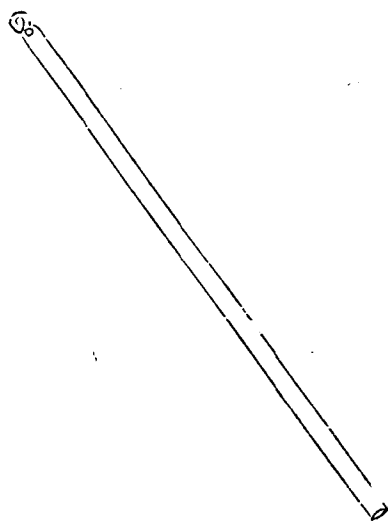
一曰馬明王

一曰先主

一曰卞莊

一曰王聚

一曰馬超

銜枚圖式

竹籤四寸長五分濶上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飾掛頸靜絕響各銜枚肅靜代圓枚而用更可參考

棍式

少林棍

俱是夜义棍有前中後三堂之外前堂棍单手夜义也中堂棍陰手夜义也類刀法後堂棍夾鎗帶棒臨紫薇山爲第一（牛山僧善弄之）通虚孫張家棍爲第二

河南棍

趙太祖騰蛇棒爲第一賀屠釣竿與西山牛家硬单頭皆次之

安猴孫家棒（汴城淮慶人多用之）

鐘捘棍法有三十餘家但多花步惟俞家棍俱實法故所向無敵習武藝者先習俞家棍則鈎刀鎗鈀俱從此出蓋棍法譬之四書各藝譬之一經四書之理旣明則六經之理亦明矣俞家棍法備載劍經其要緊者惟歌訣數條錄于後兵家熟此亦足以壯膽氣當一陣矣

一總訣歌

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　前脚要曲　後脚要直
一打一揭　遍身着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一總訣歌

中直八剛十二柔　上剃下滚分左右
打殺高低左右接　手動足進參互就

一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　柔在他力後
彼忙我靜待　知拍任君鬭

鄭若曾曰按古人之戰有三有天戰者有地戰者有人戰者蓋兵器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器之用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其製器之法製藥之方雖見於武經總要多不切於禦倭紀効新書所載似切矣而亦惜其不多愚見學士大夫談經濟者多有不傳之秘如無形渡之類隨時變化出奇制勝尤爲將者之所當知也但不可顯言以示敵故書之所已刊者愚擇而錄之書之所未刊者愚不敢錄惟提其端以俟將官之自訪而自悟云

籌海重編卷之十二終

籌海重編後序

堯年之郎職方也時
制府蕭公以諫議奉
璽書閱寧夏甘肅諸邊所條上封事
得與聞而讀之言言皆壯猷石
畫及公總督兩廣諸軍事堯又
量移廣東左使獲奉約束公進
而談當世之務適寧夏哱賊變

作公度其據堅城不北走虜終
爲釜中魚未幾果就擒蓋寧夏
在公目中而籌之預且定耳防
倭與防虜其事勢略相當而倭
每爲東南患浙閩廣三方寇近
受蠆雖乘風飄泊來去靡定而
島洋山川繆錯假令不披圖而
辨要害遲速之區原分合出沒
之路考今昔廢設之由一旦有
警茫然不知何處爲當守或此
嚴而彼疎或寇集而我散或頭
擊而尾不應或外防而內先潰
欲制勝可得乎此籌海圖編乃
故尚書胡公防倭時集衆思而
刻之浙與九邊圖論並存者承
平三十餘年而海上多潤略有

慮其不測而入犯即指徙薪爲
憂杞而迂之今倭且陷朝鮮逼
遼左徵兵四出東北亦苦倭而
海内騷然矣公下令修飭武備
首選將而蒐材增舟師置器械
練士著繕城垣凡可爲防倭計
者靡不殫思竭慮而堯以職事
得承行之公又慮弗習倭者每

侈爲空談而不適於用如石田萬畆象八千羣奚足以裨緩急乃取籌海圖編已試之策而授總鎮童君以幕下前都司鄧鍾芟繁剔穢參以續聞而相爲訂正付之剞劂命之爲重編俾一開卷便知某處宜加堅壁某處易於入寇某處可斷歸路其間

處置最急者絕導引接濟之徒勿使奸民再肆狼毒他若緊要澳寨港隘關所須一切簡閱精銳以備固守以克戰擊譬之醫家脉絡明寒暑辨然後調劑鍼砭之術可隨施而取效矣公籌邊如燭照其籌海而加意是編計至預也使將吏能體公之心

以周先事之防又何憂乎倭患之突來哉夫刱公慷慨任事者也以平倭而有大造於浙不宜苛責而没其功公語之篇端見運用之妙有超於是編之外者意深遠矣堯固非習倭然歷浙而閩而廣咸詢知地方曾被倭不敢置其防而不講故奉公命

而末附其名於重編

萬曆壬辰秋望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費堯年書

籌海重編後序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顧巖棲者烏足語此竊嘗考鏡往事則倭情與計可得而求也夫夷性狡詐而嗜利其視我珍巧綺繡之積如蟻慕羶業非以貢爲市無繇通萬一故洪武初趙秩始使朝貢隨入其後或詔禁絕或予限例或羈縻徙邊牖死獄中或數創以兵然彼之市心終不爲衰止則情在利也吾因是以校其計大略有三林賢磔市繼以望海堝之捷國威甚盛故積百餘載雖有揚舲奮距以抗吾執事者之顔行然終不敢大逞此其計王於伺朱紈入倭禁綱始溯繼若李七許棟皆吾中行說

之倫而王直徐海最驍日夜從臾倭以厚集其衆飈忽而四攻之欲使我疲於奔命則力詘而歲市必通可以得厚利此其計王於脅關白後起顧前之伺者脅者皆爲鯨鯢且東南雖饒不足當重地而朝鮮邇遼海爲畿輔左臂廼蹈瑕而走李昖欲使我方震于鄰復假大義類云志不在小者以惑衆聽陰結諸行間數恫愒我以不測之辭謂彼欲求封修貢市皆宜少狥其請否則頻兵遼左將爲吭背憂此其計王於要夫要也而遽聽計乎哉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廼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今坐策情勢有

廟筭在巖棲烏能測此要以權能制勝則異時胡尚書最矣或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若編所云云得無隱慮乎哉不佞請以醫喻夫治病大略疇能舍古方書然有王方者有王王方者此誠獨運于心疇能窺而傳之姑不遠述卽關白至不逞也其事覩前王直徐海華能

一較乎哉故察病而治病者異察變而制變者異語曰觀智用智探奇縱奇此醫之所貴於神聖工巧也董將軍慷慨有智略雅喜孫武子兵法不佞向得習於粵西前制府蕭公數與策海上事謂雖將家子乎於王王方者稍得其肯綮因授是編屬令緒校以傳昔公乘陽

慶得善方數私以授倉公囑曰毋以教人大臣義切時艱欲令諸應病者得吾方書云爾雖傳庸何傷若以其爲隱慮也者而私之則今中國之神聖工巧豈乏於司馬門哉獨何效公乘陽慶之爲區區也編中訂訛增益附以論著則連帥鄧君居多前制府自敘之其義甚

偉不佞何能有加焉

萬曆甲午重陽前二日東官袁昌祚撰

籌海重編跋

淮

聖皇撫運廣布惠威占雲望日

錫土姓以懷之負山阻海列營衛以控

之雨露霜霆毫髮詎爽顧我

中國亦亾介順逆于么麽外夷也

大司徒蕭公總制兩藩靡僯爲整無

籌不密無海不籌重而編焉固明

威寔敷惠已鎮幸奉約束旦夕服

膺甚有得臨事方畧于言表腕或

狂逞試嘗將嚴霜迅霆下呼吸見

虀粉矣豈區區尋常左券云

萬曆壬辰之中秋鎮守廣東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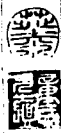
地方總兵官前奉

勑征蠻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始

安童元鎮謹跋

題籌海重編後

鍾不佞少習博士業輙棄去學劍叨一命執戟

海上志大才踈不能突梯脂葦以趨時一再用

再罷乃杜門著武備輯畧一書上述天門下及

地利中論人事總之兵家者言屬草未定值島

夷傳警

粤總鎮童大將軍謬以鍾習海上事言於

制府大中丞蕭公檄致幕下至則上所著書以謁

蒙不棄千慮之一因命之曰籌海舊有圖編今

昔稍異于其校之鍾奉命唯唯無何編就凡十

二卷大都因前人已事間有增損皆出

制府指授

總鎮從中酌之鍾何能贊一辭云夫以書爲御

者不盡馬之情乃斤斤于舊章是討何哉傳曰

聖人則天賢人法古故彩鷁樓船艨衝巨艦雖

非刳木之舊然不因刳木則無以爲舟也龍旂

大路武剛鹿角雖非服牛之舊然不因服牛則

無以爲車也兵家三門四種七軍六花雖非軒

轅古法之舊然不因古法則無以爲今也是以

畫之者圖籌之者編神而明之者人此則重編

籌海重編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鄧鍾撰鍾字道鳴晉江人萬歷二十年倭大入朝鮮海上傳警總督蕭彥命鍾取崑山鄭若曾籌海圖編刪其繁冗重輯成書冠以各處海圖次記奉使朝貢之事又分按沿海諸省記其兵防制變各事宜而以經畧諸條終之於前代舊事亦間有引証前有彥序一篇極稱胡宗憲功蓋宗憲倚趙文華勢擴張經血戰之功固難逃清議而其所自設施亦頗著勲勞受禍以後衆怒平而公論定固有不容盡沒者也

海防述略一卷

〔清〕杜臻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防述略一卷》提要

清　秀水杜　臻遇徐著

廣東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惠潮爲東路省會廣州爲中路高雷廉爲西路東路與福建連壤而潮爲嶺東之巨鎮焉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衞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儻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

也不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而不知柘林之地尤爲南粵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遊番船自福趨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掣回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覩我無備乘虛衝突不亦危乎故必以愼固柘林爲要而附近城所戍卒互爲聲援斯爲勝筭焉至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乃明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嘉隆間倭泊於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巢穴于此故萬歷三年設副總兵以彈

歷之若廣州地雖中處而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接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設備遏其衝而不得泊勢必越于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

亦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硇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甯海朗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況會城乎其西路高雷廉三郡以倭寇東來言之似防守之責可緩然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剌諸番島嶼森列遊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按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來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漳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淸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操縱反側者也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故兵符特割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海寇峒獠外彝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濱海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飈風突來防禦甚艱凡此皆西路所當汲汲經畫者也故其分守也東路則于柘林

設把總哨全豬頭嶕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參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之設中路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州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麖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之設西路則于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漳洲會而漳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寨則又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

福建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其鋒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庠南日烏邱浯嶼彭湖元鍾銅山皆島寇必經之地故分布五寨以鎮之俱江夏侯所設也一曰浯嶼水寨始設于海邊舊浯嶼山外有以控大小岨嶼之險內可以絕海門月港之奸誠爲要區後遷入厦門舊浯嶼棄而不守遂使番船南來據爲巢穴是自失一險也今欲復舊制則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寇來攻刦哨援不及兵船之設何益哉故與其議復舊規孰若愼密厦門之控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墜

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聯絡當非計之得者哉一曰南日水寨原設于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湄洲岱墜之阨亦要區也景泰以來乃奏移莆田縣之吉了仍以南日爲名舊南日棄而不守遂使番船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險也今之事體與浯嶼相做一曰烽火門水寨原設于福甯州三沙海中永樂閒倭寇犯境議撥福甯衛大金所官軍防守秦嶼羅浮官井洋皆轄焉正統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風濤洶湧不便棲船徙今松山寨地方其後官井洋雖添設水寨

而沙埕羅江古鎭羅浮九澳等險孤懸無援勢不能復舊矣一曰銅山水寨漳州府所轄也漳浦一縣最近海嶼聲水寨者二銅山西門澳爲把總水寨而元鍾則受其節制焉故今止以五寨爲名初水寨在井尾澳景泰間移今西北地方北自金石以援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險阨所係匪淺淺也況倭船自浙趨閩所必由宜嚴遏其衝并絕慣徒之勾引援濟者則有以控八閩上游之勢矣一曰小埕水寨北連界于烽火南接壤于南日蓋連江爲福郡之門戶而小埕爲連江之藩翰也海

壇連盤雄踞聳峙若南屏然爲賊船之所必泊其所轄閩安鎭北茭焦山諸巡司爲南北中三哨無事往來探視有警協力出戰則此寨之設爲不虛矣番船自粵趨閩而入于南澳粵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沙此番船

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南日則有代隆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潰者況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故其分守也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于舊轄元鍾所增遊兵寨設

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竿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甘底廣東界之信地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會爲小埕之南藩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大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惟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甯直抵甯德縣廉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

浙江

兩浙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横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甯波之定海太液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海寇規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論洋海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

甯之洋山許山皆洋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然溫州與閩境接壤寇賊揚帆必首當之惟先嚴莆門鎮下官嶼南臺之險以扼其來于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爲正兵而台爲應援甯區速宜戒備矣台州四塞之國南有桃嶼金竹北有桑州桐巖西有關山衛墅壘嶂層岡重關鳥道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海寇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于數百里之外孤危之勢誠可畏也務在

加力防守過溫而台則台為止兵甯為應援溫則為後
襲矣甯區之衝石浦昌國爲最石浦一城去昌國僅十
里城下一帶水涯堪以栖泊戰船對面有山卽石浦舊
城山外大洋有山名曰壇頭盜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閩
寇南犯必由三門林門下灣門東門四路而入倭寇東
犯必由牛欄基洞下門等處而入今策其最要則洞下
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船進此必紆
回磬折于兩岸夾山之下而石浦左連一山名打銅坑
與洞下門直衝相對撥兵分據使寇艘不得飛渡所謂

以逸待勞此守洞下門之一策也三門去石浦頗遠與
台區未門海洋鄰界其港頗闊以諸汛稍緩之兵併力
隄防此守三門之一策也至下灣門外係壇頭大洋內
則舊城東門港闊潮急且與火爐頭對峙于火爐頭更
宿重兵與對岸舊城東門互相防擊此守下灣門之一
策也而其最要者則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且東北一
隅山石參差每爲下塗捷徑倘賊舟揚帆直抵城下尤
宜備禦杭州則鼈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
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唯羊許獨立海中東控衢
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三門戶洋許二山有防然後石
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鼈子門可甯此
其大略也嘉區之南鹽海甯及乍浦澉浦梁莊等處海
以城爲垣城以海爲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岸卽可攻掠
所謂洋山許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矣往者攻犯乍
浦慘不忍言顧議及浙海輒以甯紹台溫爲上游而嘉
區爲可緩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故其分守也浙江
有六總金鄉盤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
北與松門關會哨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

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
岐北哨至昌國石蒲港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
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
在外前後錢倉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
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
後所郭衢大嵩中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
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
一領甯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
里及在外金家島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甯紹之參將

海甯衛設把總一則浙江沿海一帶起自鼈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

江南

江南東濱上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其與浙江連界者爲松江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而金山北衛松江南援乍浦尤爲要區若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漴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洼清水洼等處防守宜嚴萬一外守不固則黃

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也今吳淞江口卽爲黃浦口予故設兵一枝以防深入至于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渡浦甚易防禦宜密然寇船之來必至海外太山停船候齊則洋山之地外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矣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窯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徑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爲者况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泖口七丫港黃窯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

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于吳家沙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于營前沙堵截之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至于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惟吳淞所爲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者也崇明孤懸海外又天生此一塊土以爲蘇州之屏障江海之鎖鑰者也若常鎮之所防

者在江而不在海海寇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圌山相對爲第三重門戶緊守門戶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疏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矣故其分守也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之乍浦以東則松之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參將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之黃浦以北則蘇之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駐劄把總之哨守遊兵把總之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舊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圌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衞江甯也所以備蘇松常鎮之寇者如此

江北

江北局勢與江南浙福不同難恃舟師止仗陸戰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據守所當先者而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曰新港即所謂三江口蓋由江南狼山越儀眞瓜州而入登岸則卞家墩周家墩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其二則蛤蜊廳線等港與沿北大海口大河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家莊姚家蕩俱爲大鎮賊若據此官軍屯于湯潮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崛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此但可從而入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廖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故其分守也則江海淮三者竝防廖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爲全揚之門戶則有總兵特

駐焉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溹與之衝犯又西設三
江會口把總設儀眞瓜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皆意
專防江其自海門而北爲崛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
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
皆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自雲梯關以東爲東
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楊州
設陸營官兵以待調遣接應所以備淮楊寇者如此

登萊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

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海之險
也登萊二衛幷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
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
汪解宋盧馬停阜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
山孫夼鎮馬停鎮東良海口柴葫海倉魚兒鋪高家港
諸司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牛洋西抵長
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銘以爲
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
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
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呶跳梁可畏而不可恃
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
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而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
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非輕自營城以東若
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盧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
工莊西山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罘莒島諸處皆
可通番船登突嚴外戶以綏堂閫其本營典守之責乎
登萊突入海中至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
若旱門灘九峰赤山白遂頭諸島縱橫沙磧聯絡潮勢

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未敢倅達然考之明初倭
寇成山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奚而有是哉故
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甯海
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甯
峰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寨則有青泉赤山等
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鎮赤山寨諸司透而北則應
援乎登州迤而南則應援乎卽墨三營鼎建相爲犄角
形勝調度雄且密矣其與江南省連壤者爲卽墨縣南
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偷海波告警

淮楊被刦則自淮逆萊片帆可至也故即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鼇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捍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南龍灣古鎮信陽夾倉諸所司其海口若唐家灣大任陳家灣鵝兒栲栳天津灣顏武周睡松林全家海靑島徐家莊諸處俱爲衝要隄防尤難封守者可勿愼乎故其分守也自靑之贑榆界而東于安東衞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鎭巡司而東于靈山衞

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於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衞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設水陸兩遊擊分扼兩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而海與靑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靑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

沿海全境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粵爲文昌界鋪前港爲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爲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爲臨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峩許山爲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爲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爲崖州界牙娘澳雙洲門爲凌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爲欽州界革木營烏雷山爲靈山縣界靑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爲廉州界邵州爲永安所界硇州爲康海所界潿州爲

錦農所界調洲獨豬山爲石城千戶所界鋼洲小黃程汾洲爲甯川所界靑聚山羅浮峰爲神電衞界海凌山爲雙海所界小獲山爲海朗所界中獲山爲陽江所界大獲山爲新甯縣界西熊山鵲洲山爲新會縣界萬斛山上川山爲順德縣界石岐峰爲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爲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爲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爲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爲東莞縣界合蘭洲爲大鵬所界馬鞍洲爲鐵岡驛界甯洲山桔州山爲惠州界記心洋爲平海所界徐娘山爲海豐縣界大星尖山

捷勝所界吉頭峰爲碣石衞界前標峰爲甲子門所界
陶娘灣靖海島爲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爲潮陽縣
海門所界小柑山爲遂州所界大柑山爲大城所界大
京山九猴山爲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爲
元鍾所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爲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
汭島爲陸鰲所界大散嶼壁洲山爲鎭海衞界小散嶼
爲月港界舊浯嶼爲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爲中左
所界小担虎頭山爲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
所界大捕山小捕山爲永甯衞界呈埭峰獺窟峰爲崇

武所界沙塘灣爲惠安縣界灤嶼白嶼爲峰尾巡司界
湄洲山爲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峰小粤峰爲平海衞
界呈口三江口爲冲心巡司界綱山王家嶼爲萬安所
界六湖山砦水島爲鎭東衞界蹕門山爲蕉山巡司界
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卽會城三坡焦五虎粤爲連江
界下干塘四嶼爲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巡司界飛鸞
渡爲甯德縣界青山峰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家程大
俞山三星山流江爲福甯州界計二千里抵浙江懸中
峰爲蒲門莊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爲金鄉衞界

鳳凰山爲平陽所界銅盆山爲沙園所界仙口峰飛雲
渡爲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爲海安所界霓島披山
爲甯村所界黃華港爲磐石衞界太巖頭爲磐石後右
界前山戛斗門爲蒲岐所界九眼塘斗山關爲三山巡
司界丫髻峰爲楚門所界臨門隘爲隘頑所界省梅坑
爲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爲松門衞界金青閘西
嶼閘冰豐閘皆朱文公所造爲新河所界金沙灘鐺焦
爲海門衞界海門港爲海門前所界五嶼爲桃渚所界
三門山爲健跳所界石蒲港爲前後二所界青嶴灣爲

昌國衞界小目山爲爵谿所界西廚山爲前倉所界孝
順洋白塗爲大嵩所界大射山爲穿山所界洛茄山長
白山爲中左所界大魚灣爲長山巡司界招寶山巾子
山爲定海衞界金家島爲甯波界邱家洋爲慈溪界金
塾浦爲龍山所界松浦港爲松浦巡司界橫山爲觀海
衞界破山浦爲三山所界化龍浦爲餘姚界臨山港爲
臨山衞界西海塘爲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爲紹興三江
所界龕子山爲蕭山界和尚山栲門爲會城界茶浦門
爲海甯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爲澉浦所界桑扶山爲海

甯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爲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江南省三姑山爲金山衛界胡家港爲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爲青村所界蒲島爲南匯所界陳前山茶山爲南蹌巡司界寶山爲上海界永宁山分水焦海焦山綵淘港爲吳淞所界泿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爲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爲崇明福州狼山三槿口爲通州千戶所界塘家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爲鹽城界開山淮河口鶯山爲安東界蚄山

高公島爲海州所界清河口巴頭河爲贛楡界旬島勞山島爲安東界孤耆山爲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洗峰歷湖家峰爲高港巡司界沙嘴峰爲靈山衛界黃埠峰爲夏河寨界洋河峰爲膠州界大勞山田橫島爲鼇山衛界走馬峰爲卽墨界馬山爲浮山所界旬島赤島爲雄崖所界吾島徐福山爲大山所界巨高島爲大嵩衛界竹島爲海隅所界松島莫邪島漫𪁺島爲靖海衛界佛島爲津甯所界五壘島下勞山爲尋山所界歇馬墩洛口堡爲成山衛界海牛島爲不夜城界

資家峰爲百尺巖所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山所界新安堡戲山峰爲海甯衛界海雞山爲寵司寨界武家莊爲馬埠寨界洋山爲萊州界八角島盌蟻島爲登州界劉家窪爲盧洋塞界沙門島爲解宋寨界卑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塞界龜島爲昌邑縣界歆末島爲壽光界都里鎭爲蒲臺界青島爲利津界黃島爲賓州界直沽口爲寶坻縣界塔山爲盧龍衛塞界南半洋山爲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山爲山海衛界蔬菜島爲中前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

山爲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爲蓋州衛界屏風山爲復州衛界鳳凰山爲中左所界女兒河爲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爲廣甯衛界麻田島平島爲海州衛界湯站堡爲鎭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爲鴨綠江朝鮮界

海防述畧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國朝杜臻撰臻有閩粵巡視紀畧已著錄是書臚列沿海險要形勢及往來策應諸地於諸洋列戍哨捍事宜亦併及之按臻於康熙二十二年奉詔偕內閣學士石柱往閩粵定疆理茲書蓋其時所著也

〔康熙〕延綏鎮志六卷

〔清〕譚吉璁纂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綏鎮志六卷》提要

重脩延綏鎮志序

賜進士第原任翰林院檢討陞沼　太倉州學教官清溯吳鼐撰

國邑之有志昉於禹貢及周禮大司空所掌而漢書因之作地里志後遂各爲紀乘以志郡與邑是志也者存其星野土風人官物曲所以備稽詢而資治道也我

國家奠鼎以來九有允綏四隅式廓誠爲輿圖之極盛矣今

天子躬理萬幾遠覽古今特

詔尚德緩刑期登比屋可封之治迺精選才望分布

封疆如　大將軍許公都典雄鎮文舞武略茂濮望

謐　憲副使高公以清勤勵己威惠覃洽荒餘悅服斯時也內外臣工莫不仰符

睿慮加意民生海寓承流蒸蒸稱化而又得嘉興譚公以鳳閣右史出守延綏中路夫榆陽爲延綏重鎮地廣而蕪民無生業自昔爲然公蒞茲土政簡刑清多方軫恤循猷種種表著西陲因念兵燹之餘舊志散佚一切故實事宜無所稽考洵非細務也若撰輯增删未免勞心思而費物力矣公請諸　憲臺毅然以纂脩爲己任於是博採旁蒐綱提臚列僅逾年而書成　許　高兩公斟酌至當復捐俸付剞劂以傳永永走四百餘里徵序於余余質病交侵筆研荒廢

然隸在編戶誼不敢辭雖僻居下邑未睹其志之詳
而生逢
文治之光昌日聞輿人之歌誦知公爲築巖先生之
子築巖先生昔以五經應制海內誦其文章且又與
余家大司寇若水公同年進士而公克繼之才名品
望世德淵源經緯錯綜恢恢乎有餘地則實心實政
眞足以上報
聖朝求治之至意矣是書也不僅見公之麗藻鴻辭
而且覘公他日之事業幷傳不朽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在癸丑秋八月

延綏鎭志序
邊志由昉　四川分守川北道按察司副使前榆林道糧儲兼攝營務[illegible]
天下之勢在九邊而秦有其三三邊之勁甲天下而
榆林居其首榆林曠衍無阻足據何師出輒以勁聞
曰其人忠勇勇可恃乎山川不習險易不明餉不籌
兵不簡練器械不戒方略不嫻勇無能爲也明末榆
林之已事可鑒已闖逆百萬之師壓鎭城環攻旬日
城不陷及陷猶殊死巷戰可不謂勇歟而卒以不保
豈非以不習不明不籌不簡練不戒不嫻之故哉然
則何以習之曰高陂深谷之必悉也山川宜有志何
以明之曰阸塞築壘之宜講也地爲城郭宜有志何
以籌之練之戒之嫻之曰趙充國屯邊韓范閱邊瑞推
孫李討索韜略之必預也兵食水利馬政軍器人物
藝文宜有志此延綏志之所以作而舟石譚使君之
所以爲知務也使君之守延綏也留心邊事既熟悉
其地之形勝與風俗矣已乃身覽三十六堡若者利
戰若者利守若者先事而綢繆久之石畫以定而志
成焉攜其書過予問序予惟外史掌四方之志以貢
天子郡國皆有志邊塞無志非無志也充國金城圖
上介子蹶如搏兔頃刻之閒變態風雲故寄其機不
以告人若無志然然九邊考諸書何嘗不直指利弊
耶今天下中外一家烽燧郎寂無警而思患預防之

道弗可弛則志誠要也志二十四卷使君一手定之
副憲高公　大將軍許公相與有成其他則未能增
減一字焉志山川地理城池也遠近以其方高下以
其勢義取乎設伏設險而天文星野以觀象社稷學
校以受成志兵食也詳多寡盈絀之數義取乎稽古
以善今而水利以佐飛輓馬政以備佶閑志官師人
物藝文也重長子之選錄奇正之略義又取乎將將
而摅策而紀事以昭往猶此意也其意將欲後之入
歷其地讀其書思所以明之籌之餙練之戒之嫺之
而非徒以其文也使君眞知務哉且夫夫君志也作
者之志也使君以董賈之才出入承明之廬補袞旣

有其事矣今者職在城堡以志先後者志禦侮凡所
規畫卽未施之事其志不較然在人哉舊志鏡淵涂
公纂於萬曆間合延綏二郡州縣爲一書茲刪去不
存者邊塞有志原取乎習山川明險易籌餉練兵戒
器械嫺方略而非徒以其文也自茲以往三軍勇矣
而又有以習之明之籌之餙練之戒之嫺之榆林之
甲其可以加九邊幹不庭而
皇圖其永磐石矣若夫擴蘊揮聚根之學恃例發凡
祖之史摘精捃藻歸之文則此書之餘事耳
康熙十二年秋七月之望

重修延綏鎮志序

鎮守延綏等處地方掛印總兵官都督僉事前鎮城許占魁文元父撰

延綏鎮之有志也自有明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汝梅
榆林兵備副使趙公雲鵬始而書猶未成也至萬曆
三十六年巡撫都御史鄭公汝璧涂公宗濬榆林兵
備副使劉公餘澤相繼爲之討論乃鋟板以行兵火
之後典籍散失榆林兵備副使高公澂恬多方購募
僅得其一最後又得巡撫都御史劉公敏寬所著圖
說一卷而其書始完然中多殘缺而無倫次高公手
自脩葺而同志者少余於康熙九年秋蒞鎮任事高
公閉爲余言余謝不敏高公曰闢將軍之風久矣將

軍善書昔在業荆關求文字者屢滿
上特召將軍備鎮延綏
賜以弓矢將軍賦詩以紀盛都人爲之傳誦何多讓
焉余唯唯否否適城堡同知譚君舟石從中秘來余
曰此史才也其可藉之以觀成乎遂相與搜緝未期
而卒業爲刪其舊蕪者十之三集其新英者十之二
鎮志復爲完書矣余以鄭涂兩公之時爲萬曆之季
河套之火落赤吉能日尋干戈而猶於治兵之暇從
事筆墨勒成一書前人之勤如此蓋山川險易兵馬
彊弱征伐機宜具載此書不可一日而缺也今當
盛世偃文革外一統　總督鄂公　提督王公　巡

撫阿公謨猷暢洽勳烈光延　蒲臺吳公　臬臺巴
公愼賦祥刑治同分陜而三十六城堡之兵民嬉然
含哺以遊有猨鼓桂弓之樂且黃羊白酪助我嘯歌
紅泉紫塞供我[illegible]染是書也又烏可已哉爰時聚于
署之東偏曰飲綠之堂絲竹襍奏觴酒閒行而譚君
時出一篇言天地則星連珠而山聚米也言建置與
祠祀則宮觀參差馨香闓而羽旛覩也言兵食則荼
火在望綴粟飛而牛馬流也言職官而循吏彷彿于
西漢矣言人物而耆舊不讓于荆楚矣至於載紀之
要詳英雄之割據以及歷朝之高文典册無不備載
於中乃與高公讀而論次之或欣然以歌或[illegible]然[illegible]

悲而不自知其頹然以醉而拔劒起舞矣余識人鳥
知文然射者不知爲弓而張如水引如環不必夫人
而能爲弓也甲者不知爲函而舉而豐囊而約孫必
夫人而能爲函也余敢不自勉追隨高公使四方賢
士大夫知延綏文章政事之盛上以佐
朝廷一統志之採綴而下以補陜西通志之所不及
也與
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仲秋之吉

延綏鎮志序

廣東鹽法驛傳道按察司僉事虜瀧王令仲藝文撰
志與史有異乎曰其體則異其於立言則一也國之
有史方之有志皆所以昭政治表風物錄人才顯節
義而示勸戒以及邊疆阨要戶口疆賦鹽茶屯牧之
政廟祠學社之典與夫遠近險易之異孰嚴守攻取
之異宜自非曠世逸才不能爲史鮮有能志者如延
綏鎮志廢缺者久其搜羅纂脩余也有懷而未逮會
大將軍許公以經文緯武之才坐制雄鎮　副憲
高公以星分岳降之德節鉞巖疆海內無事中外統
一正徵文考獻之一大會矣哉　使君譚公入典

制誥由分郡獻以天祿石渠著作之手輯成是書余
得而捧讀之見編年則祖左氏紀傳則本司馬若相
如之高文典册枚皋之馳檄飛書使君兼焉是以畫
野則井鬼珠聯披圖則城堡錯峙籌餉則輸輓得宜
計兵則廟算握勝是皆
國家切務而公之經濟遠矣至徘徊低昂於選舉之
閥踴躍奮迅於忠孝之傳與史之襃貶何異若夫闖
逆一案誠一代興亡之大鑑其閒書人書事記年紀
月或敘羣寇情形或載將略機宜其言覈而盡其事
核而實以視野史流傳風聞影響者不啻霄壤余習
見樵史史略諸書未愜於心今得是書擊節心賞追

萬世必傳
國史必錄者何勿序也嗟乎古今志者多矣或叙而不斷或斷而不確未有如是之詳且當也三千年事而斷之於五千萬言之中惟遷史爲然使君其流亞歟
康熙十有二年癸丑中秋之吉

重脩延綏鎮志序

整飭榆林西二路兼分巡濮陽按察司副使齊晉高光祉撰

鎮之有志以記事其來已久萬曆甲辰開鄭公汝璧受命撫軍重加纂輯數苜尤詳迨繼任涂公宗濬剞劂始竣閱七十年運際鼎革兵燹迭罹多殘剝失次會郡丞譚君都雅淹洽嘗讀書祕閣窺石渠金匱之藏以嫻習吏務出典邊陲慨文獻日湮身任操觚旁搜博采者老之遺聞鄉曲之逸事手裁確當志乃聿新予亦從而點定之夫自鄭公迄今世歷六紀位茲鎮者上而中丞次而部使其意再次而郡佐亡慮百什輩皆以郵舍視其官君獨汲汲焉考鬬振墜徵信來

禩可謂知所務也已鎮距塞垣八里外即河套地古稱朔方歷代爲中朝有明宣既棄東勝內守綏德豐國千里邊境恆不寧余肅敏公子俊相度形勢建議城榆林控扼襟喉開府聚兵招商賈設學校闢井幅輳屹然爲雄鎮矣東接偏關西連寧夏綿亙千五百里先後築塞垣墩臺堡砦棊列星羅呼吸相應扞禦方固厥功偉哉今予與君共處嚴疆幸遇
郅隆之世遠瀋荒裔罔不咸服烽燧寢息鼙鼓不驚故得咣毫染墨歌頌昇平不然亦何能舉此第榆土磽瘠廣沙環壟四望不已悉仰資軍儲與稽舊籍鎮戍萬人有奇歲給糧餉一十餘萬故稱富疆近則抽

汰過牛犢儳亦少減矣且明季墩臺嚴衛長城一帶
莫不整葺今半成坵途多可越內治自脩綱紀責
隊後之覽是編者惟朝夕兢兢勤爲愛養慎固封守
庶不負職司云爾
康熙癸丑中秋之吉

重修延綏鎮志序

中憲大夫陝西延安府知府三韓王廷弼調鼎父撰

夫文獻爲風化之本風化爲政治之源未有文獻無
徵而可以觀風出治者故代必有史所以紀一代之
文獻而方必有志所以紀一方之文獻凡封疆建置
河山形勢秩官宦績美行嘉言莫不於志是徵則志
之作也亦猶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史紀之列傳年表
春秋之左傳國語以志地志人志事志言而昭示來
茲者也其所關於政治裨於風化亦綦重且鉅矣余
以關左侏儒謬刺爲延睹城市之荆棘愉人物之凋
傷惟以教養生聚振儆撫綏爲急務雖云郡志一書
缺焉未講然於治內之疆域山川城堡關梁庠序坊
表郵程墩戍以及軍容吏治土俗民風戶口田賦鹽
茶屯牧人文典秩祠宇災祥莫不識之於胸以待書
之於帙第愧才疎學淺未克纂編成篇而郡丞譚君
襲行同心乃請之於　大將軍許公　憲臺高公該
今稽古博覽遠搜延綏鎮志已先我告成矣夫延郡
爲雍并上游榆林又爲三秦要地內屏馮翊外蔽河
套其間雉堞烽煙典章人物向稱寰區雄鎮今以數
十年兵戈寇攘之後其山榛塞艸而淹沒無徵者久
矣譚君以嘉禾名宿由中翰而分符北地其班馬之
才布龔黃之治勑南畝薄稅斂脩[illegible]學宮農妥

然於野商旅晏然於市行旅晏然於途多士晏然於庠
序之冗役以汰獄訟以簡庭有縣無境無鳴鴈悍伍
不能爲害吏胥不能爲奸人不佩劍犬不夜吠化未
三載而百務振興於是毅然取舊志而纂輯之存疑
去誕删華傳實不飾詞以夸前代不增美以炫後人
綱舉目張有倫有序志也而實史也今之體國經野
採風問俗以出政臨民者可不於此志是尚哉故按
籍以稽知疆域之廣袤山川之阨要可設險以固吾
圉也知城堡之遷移關梁之沿革可建置以立民義
也知庠序之廢興坊表之存沒可以振學校而勵廉
節也知郵程之近遠墩戍之疎密可以均勞逸而恤

民力也知軍容吏治之或整或弛可以鏡得失而布
善政也知土俗民風之或貞或詭可以興教育而還
民性也知戶口田賦之虛盈鹽茶屯牧之利弊可以
通財源而致富彊也知人文典秩之嚮往祠宇災祥
之祈報可以闡經術而行典禮也是志也豈特足以
徵一方之文獻而風化之本政治之源皆從此出焉
余故曰今之體國經野採風問俗以出政臨民者可
不於此志是尚哉觀斯志者當亦知譚君之政化爲
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八月之吉

重脩延綏鎮志自序

陝西延安府管理延綏各路城堡兼理屯田同知加級譚吉璁舟石父撰

志者記也言其所記識之事也周禮邦國之志小史
掌之而其地之求與事也則土訓誦訓詔觀焉其方
之新物與華離也則訓方形方道正焉由是邦國之
山川谿谷道里貢賦以及古今鬼神寒煖剛柔食味
器械無不聞於天子故以之爲政則齊以利則貫以
俗則安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此有周治之極盛而
後世不可及者也則志也者不獨天子有之諸侯皆
有之矣又不獨大國之諸侯有之小國之諸侯亦皆
有之矣若鄭之有書滕之有志況延綏鎮之大郡者

乎鎮之得有志禮也余昔爲弘文院中書舍人職典
制誥而天下古今之書籍圖志俱貯於弘文院之庫
中時一爲校正焉則舍人之官其亦猶周之小史也
與今出爲延安同知天祿石渠之藏瑣門玉署之府
固可望而不可即矣然昔也掌邦國之志而藏之今
也輯邦國之志而獻之此亦小史之職也今
天子聰明仁聖臨雍釋老之後復開
經筵脩明憲典館中四部諸書有殘脫者悉爲刊定
文章炳炳與三代同風矣又允閣臣請
敕脩
大清一統志凡天下之邦國皆得以書上之

澗下且榆谿舊塞經李賊百戰之後邑里蕭條幸歲
以大熟邊服清謐而套中之來者牸牛羶羊又資其
毛血之利鄙陋如余得以羊皮爲衣沙糜爲食几案
多暇訟庭之艸至不可芟除歌咏太平以潤飾鴻業
會其時矣而可不勗
朝廷之德意乎爰取延綏鎮舊志請之於　大將軍
許公　憲副使高公咸相嘉歎爲事之不可已者然
吾觀舊志創之於巡撫王公滋梅而涂公宗濬繼之
始爲完書今七十餘年以來久已殘缺放失　公以
京國之彥持節來守是邦且世爲柱下史歷朝掌故
皆博覽無遺下筆妙天下一時之政事尤彰彰耶緝

删又得　大將軍橫槊磨盾以相左右乃屬余探纂
未期而卒業得志六卷分爲二十四目上記殺泰下
至勝國凡山川谿谷道里貢賦以及古今鬼神災祲
剛柔食味器械無不備而於有明特詳焉蓋其始則
地棄東勝而受河套之患終賄賊起延綏而中滅亡
之禍豈非近之可徵尤敗之可鑒者哉周之盛時有
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言文
王能官人而有文章也棫者白桵樸者枹木也枝條
相樸屬而生者叢小之木也猶必析而薪之載而積
之燎而祭之無一之或棄者是以周官三百六十自
冢宰而下至舍人小史之徒無不得其職以助成天
子之文章焉余不材忝竊是官今又僻處荒邊身際
太平思以文采自見猶彼叢小之木亦將積之爲燎
祭之用矣或得土訓形方之官取是書而貯四部之
庫中以節道焉使千載而下知
聖朝一統之大聲教固已訖南暨而東漸海矣今自
延綏之西近若河套爲我內臣即極之金城葱嶺無
思不服而玉門關亦不閉焉豈有以見舍人小史之
徒能白俯飾成美如周官時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八月之吉

重脩延綏鎮志姓氏

總裁

鎮守延綏等處地方掛印總兵官都督僉事許占魁 字文元陝西西安府蒲城縣人

整飭榆林中西二路兼分巡道陝西按察司副使高光祉 字叔祐直隸真定府寧晉縣人

監脩

延安府知府王廷弼 字調鼎盛京奉天府蓋平縣人

纂脩

延安府管理延綏各路城堡兼理屯田同知譚吉璁 字舟石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

參閱

綏德州知州祖允圖 字濬九盛京錦州府寧遠州人

米脂縣知縣黃離焰 字兩作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清澗縣知縣江雯 字又卓江南徽州府休寧縣人

榆林衛儒學教授王調元 字贊伯陝西漢中府洋縣人

綏德州儒學學正王思同 字爾貢陝西西安府醴泉縣人

考訂

原任安慶府監紀通判王世泰 字心宇陝西榆林衛人

榆林衛貢生呂開基

校正

榆林衛監生劉開基

延川縣儒學生員王玥

榆林衛儒學生員米逢年

榆林衛儒學生員段新蛟

延綏鎮志舊序

明巡撫延綏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昌涂宗濬文甫撰

天下之大防莫嚴於中外之辨其處之也有道而防之也宜豫其禦之也有徵而禦之也宜熟故將以明其事之得失是非彊弱之故以為法戒不得不有所寄以彰往而詔來此志之所為作也然事在上古或希闊而無徵在當身或散逸而難考欲以學道其放失之文以識周其難知之事以道垂其會通之典以才達其隱與之情則亦待其人矣書益之戒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及其格有苗第曰舞干羽於兩階而已不煩兵也詩言文王之服昆夷第曰有疏附有

後先有奔奏有禦侮而已不勞力也乃若宣王六月之詩第惟載其驍壯之閑則戎車之軒輊旌旆之悠央弓矢之調佽而宣王中興之業已宛然可繹思矣夫聖人神明之德默運於形迹之表以為悅近來遠之本詩書第以數言括之而無遺則執簡操筆而記載者可易言哉方鎮志雖不敢擬經亦不敢當史而記事均也延鎮故有志其書成於守巡參議王公憲副平陰壽峰趙君其用意已勤但榆林在周為朔方秦收河南地歷漢唐皆中國有至宋併於夏在元為河套地我太祖混一區宇築東勝等城屯兵戍之正統初套中阿羅也先渡河入套始城榆林成化

閲余公肅敏始建議徙綏德鎭榆林至今又百三十
年矣古事既已難詳近代又復多變建置之沿革亦
少異焉括蒼崑巖鄭公萬曆癸卯奉命來撫茲鎭以
舊志多闕文謀之觀察使千乘劉君餘澤採摭搜剔
輯而成之視前志爲加詳焉不佞以丙午代鄭公受
事時火落赤報警欲稽往牒以察敵情得新志伏而
讀之若歷代建置沿革之由山川險易阨塞之處兵
馬收集選充之實餽餉儲積田賦登耗之數力役征
調支應之煩祲祥賑䘏補救之方風俗學校興鳌之
法文武經歷建豎久近之蹟河套僾犯要挾之情宂
老經略條奏籌畫安攘之策靡不犂然備具一展卷

盡在目中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由今志所
載究河套得失之故則知桑土戒備之宜早觀山川
險易之處則知地利據守之當因詳兵馬收集之難
則知訓練愛養之宜周推軍餉充匱之原則知轉運
儲積之宜預察力役征調之煩則知樽節減省之宜
亟省災祲警告之異則知脩救脩備之宜先鏡風俗
學校興鳌之法則知振作鼓舞之宜勤考宦業久近
之跡則知當官職事之宜勉讀議論經略之文則知
籌策謀慮之宜精安攘之業不出鎭志所載而已備
矣若夫勤思於詩書之文深探於格攜懷遠之本有
非記載所能及者則亦俟乎其人不佞又何知焉

延鎭圖說舊序

明巡撫延綏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邑劉敏寬延余仝撰

榆陽一鎭橫亙千餘里之長邊北鄰十餘萬之凞敵
蕃嚴塞也綿賅如余奚知所措仰仗聖王威靈廟謨
勝算由是鎭守鼓率將士傾心稍稍乎安輯矣然狃
小康而弛戒心非遠計也及此閒暇之時爲綢繆牖
戸之計如道路之遐邇地利之險易宜判也城郭之
堅瑕墩垣之整敝宜稽也將吏之崇卑勇怯士馬之
虛實彊弱宜覈也錢穀之有無多寡器械之完缺利
鈍宜晰也戎行之攻圍戰守應援宜經理也部落之
勝衰遠近叛服宜審察也雖然亦綦繁矣一旦而欲

明如觀火捷若運斤其能乎夫天下之事覩記䟽則
遺忘之易機要憫則振擧之難必操何術而後可彼
龍馬負圖而易闡之神龜兆象而疇演之開萬古之
羣蒙而成天下之大務於不窮其圖說之祖乎是吾
師也乃合鎭之大勢爲圖一各城堡分勢爲圖三十
六繫其說而著其論於後彙爲一册命曰延鎭圖說
帙簡而所載者繁辭約而所該者博所謂道路地里
城郭墩垣將吏士馬器械錢穀戎行部落燦然備列
宛在掌中將足不履階序而彊圉可以臥遊身不蒞
帷幄而情形可以坐照今而後庶幾乎不至張皇而
失措矣是編也經始於辛亥小春告竣於壬子秋杪

脩文協謨則延寧糧儲前任張正郎我繩見任金正郎煉也榆林道陳右轄長祚神木道鄭叅藩友周靖邊道李觀察維翰也飭武襄事則榆林鎮守前任張大將軍鎣峰見任官大將軍肖園也副將杜文煥王學書美𧗾也綴千腋以爲裘集萬木而成廈敢曰一人之手足云乎哉

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孟夏之吉

延綏鎮志序終

嘉興譚吉璁重修

舊志姓氏

總裁

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涂宗濬

監修

整飭神木兵備左布政使陳性學

纂修

整飭榆林兵備副使劉餘澤

叅閱

整飭榆林兵巡右叅政許汝魁

延安府推官曹徵庸

提調

延安府城堡同知陳大務

延安府中路管糧同知左之龍

延安府城堡同知王國昌

延安府城堡同知陳效忠

考訂

四明逸史金錺

武鄉教諭謝天眷

校正

榆林儒學教授張惟嶽

訓導[illegible]

延綏鎭志凡例

延綏鎭者榆谿舊塞也昔秦開榆中地千里大約直抵河南朔方北地新秦中而計之非專指此卽隋之榆林郡亦然今之延綏鎭與古異故槩稱者不書若榆中男北地太守朔方節度使是也

延綏鎭明有慶陽延安綏德及榆林四衛皆為鎭屬故舊志載延慶兩府及州縣今皆不書惟自定邊至黃甫川三十六城堡而已葢州縣各自有志而慶陽衛今屬之寧夏卽延安三衛亦皆改軍為民而無兵馬可紀故不書者遵

王制也

傳志有河套圖考一卷今套中為

本朝屬國紅山神木黃甫川諸市口往來無閡何此疆彼界哉合書之者大一統也

延綏兵馬與前代迥異而猶存有明會典不敢略者亦以證今亦以觀世也

文章之事難言矣而況頌禱之詞哉故一槩生祠德政去思之碑不書

名宦人物久而論定皆存者而加以飾詞則誣矣非君子之所樂聞亦不書

自唐及今出塞之[illegible]浩如煙海將烏乎正之非切榆林及神木者不書

名公奏議身雖不在此地而有功德於鎭者不同泯也

天有分星地有分野故天文第一地理次之天險不可升也地險王公之所守也沿革不同山川則一有山川而後有城池有城池而後有官府有社稷有學校故建置次之祠祀又次之建置定而後兵食興故兵志次之食志又次之然不得其人誰與為守故官師次之官以長之師以教之人材於是乎出故志人物人物者或出或處各行其志而非功名之路也故選舉志備矣歷代之廢興皆存國史而有關乎延綏鎭之安危者則括之於紀事志中而僭據者附之太史採詩以觀民風況政教號令尤言之行遠者乎則藝文志不可已矣故以藝文終焉第僻處不毛聞見尠陋有謂予失於寡搜而書之無文者則以俟後之君子

嘉興後學譚吉璁識

延綏鎮志目錄

卷之一　計四号

圖譜
星圖　城圖　邊圖

天文志
星野　歲時

地理志
沿革　河套

地理志
山川　水利　風俗　景致

卷之二　計四号

建置志
公署　學校　倉庫　驛遞

祠祀志
文廟　武廟　壇壝　羣祀

兵志
兵制　馬政　軍器　烽火

食志
屯田　本折　戶口　賦餉　運法　牌場
鹽法　茶法　權稅　市集　物產

卷之三　計四号

官師志
文職

官師志
武職

官師志
名宦上

官師志
名宦下

卷之四　計四号

人物志
列傳上

人物志
列傳下

人物志
忠義　孝友

人物志
列女　隱逸　流寓　仙釋

卷之五　計四号

選舉志
文科　貢　封錫　恩廕　例監　吏員
武科　武官

紀事志
歷代編年

紀事志
僭國列傳上

紀事志 附闕列傳下

卷之六 計四目

藝文志 誥 勅 制 御札 表 奏疏 劄子

藝文志 序 檄 教 書 啓 簡 頌 議 對 問 辯 判

藝文志 記 墓誌 墓表 碑 銘 文

藝文志 詩 辭

延綏鎮志卷之一 一之一

圖說

圖何昉乎自河出圖洛出書始易為龍河有圖也馬負之也馬負者何馬之背有旋毛如圖而洛之書則龜甲之坼文也此吳澄之說較諸儒為近理則天文地理之有圖尤其顯而易明者矣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圖之作也宜也嘗聞之天文家尾十九度井三十三度夫天之一度為地一千九百餘里則延綏一鎮以句股法算之不及天之一度而圖之以二宿者何也秦之分也秦地大矣而延綏為秦之西偏或足當天之一度乎姑存之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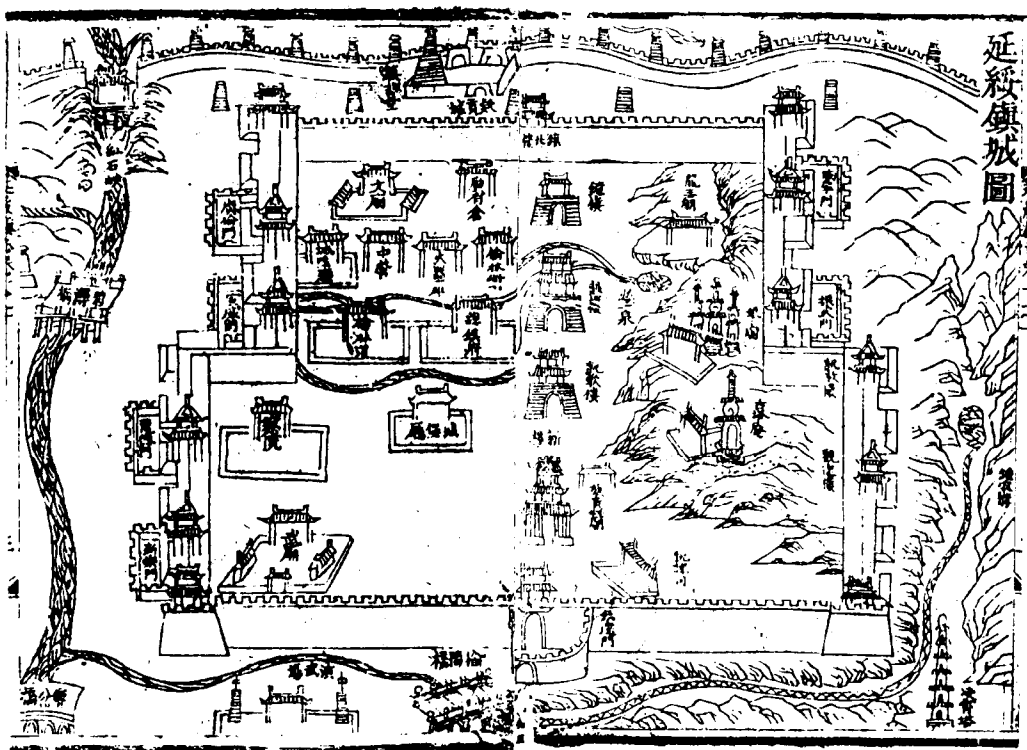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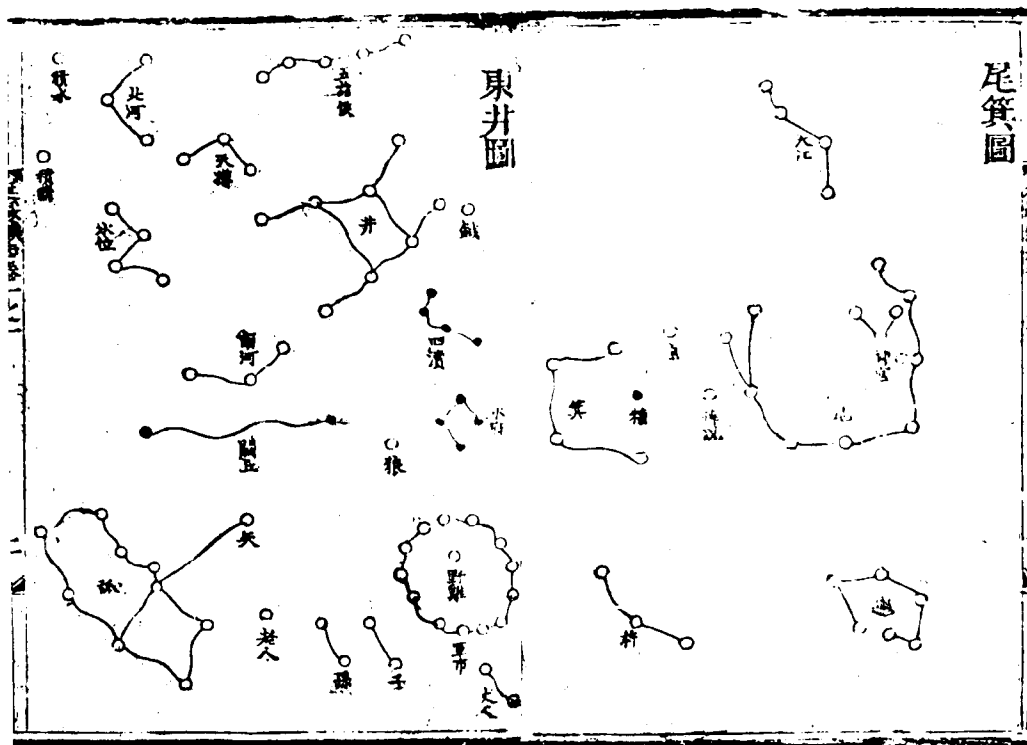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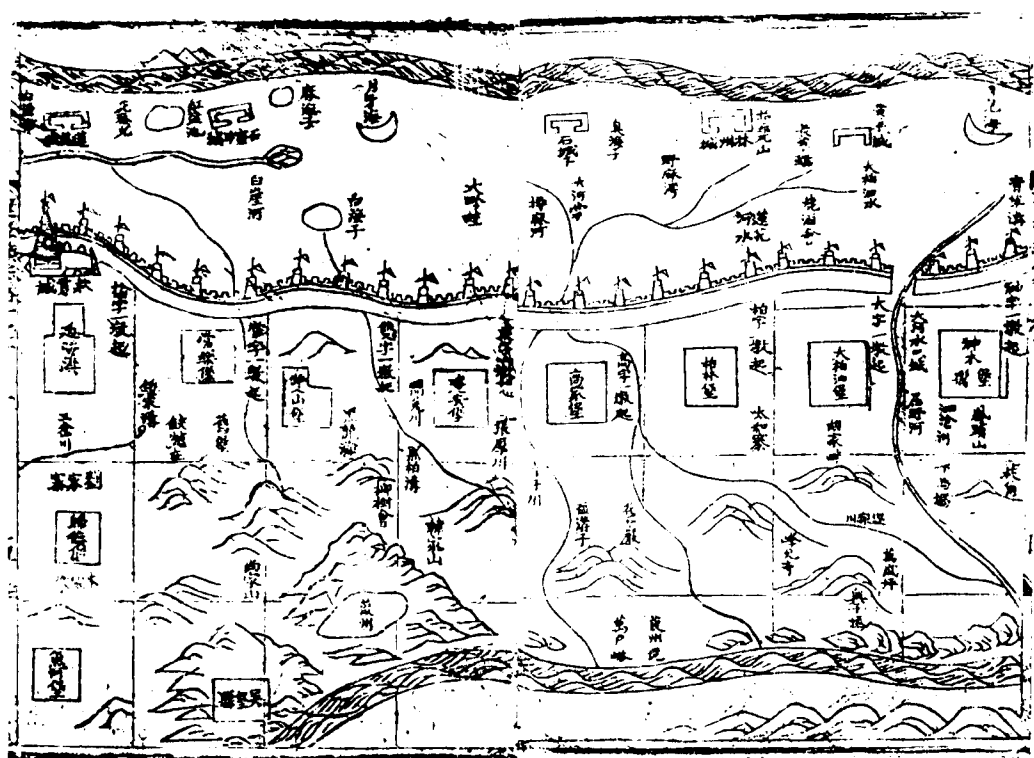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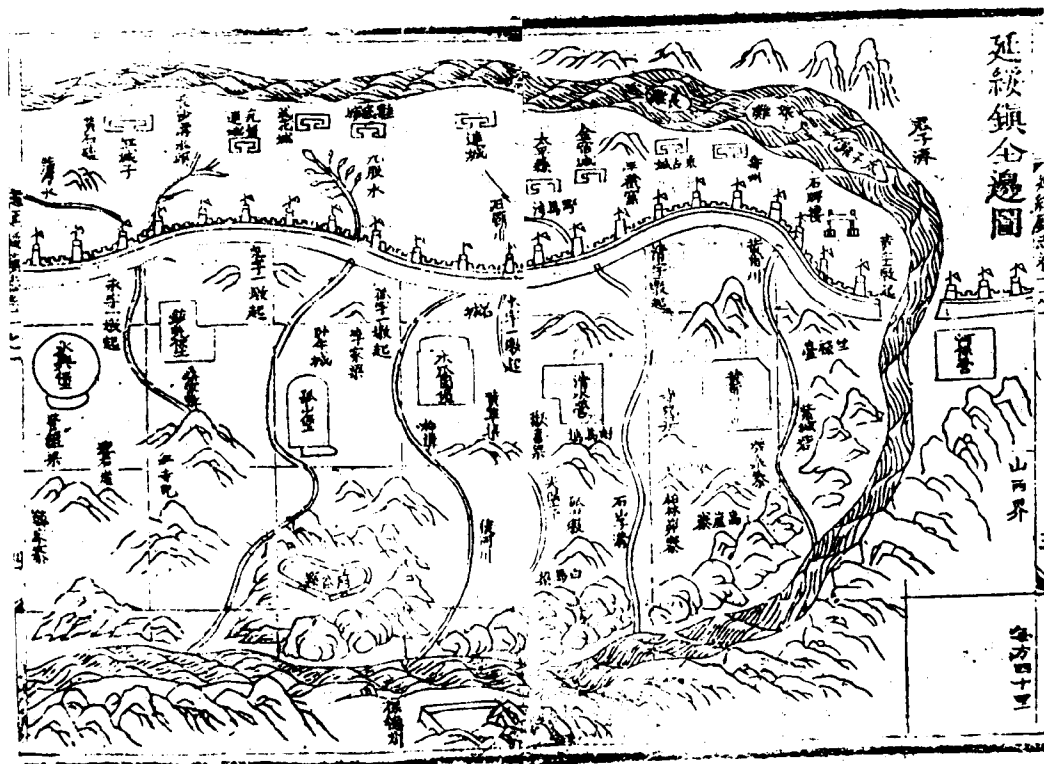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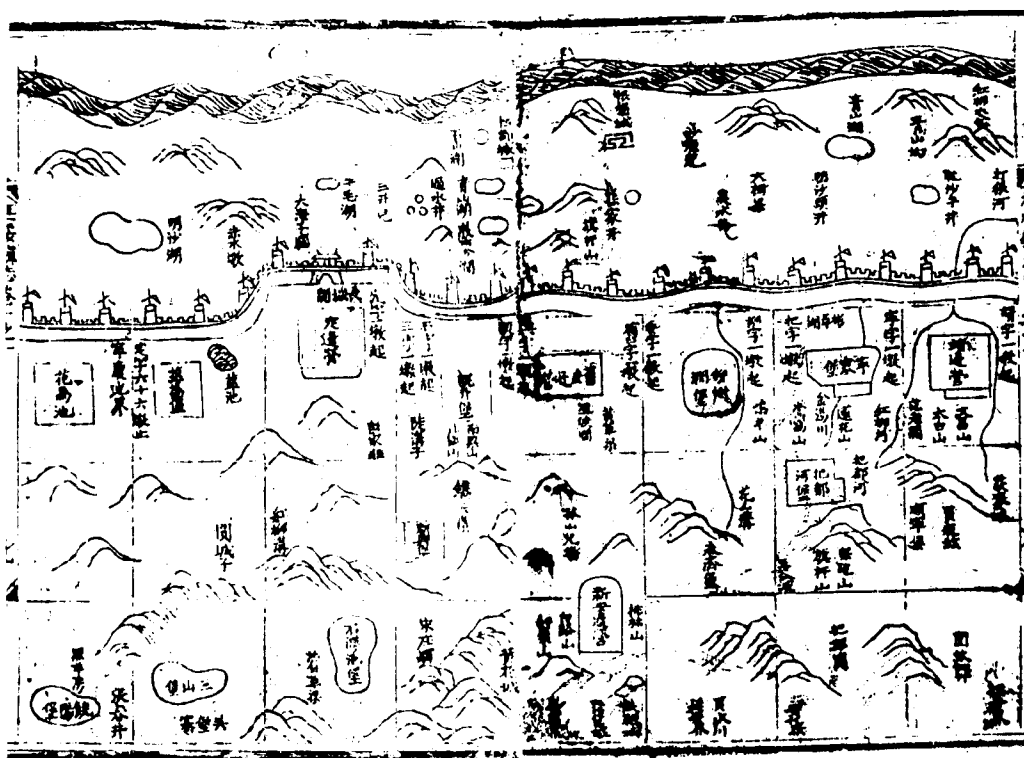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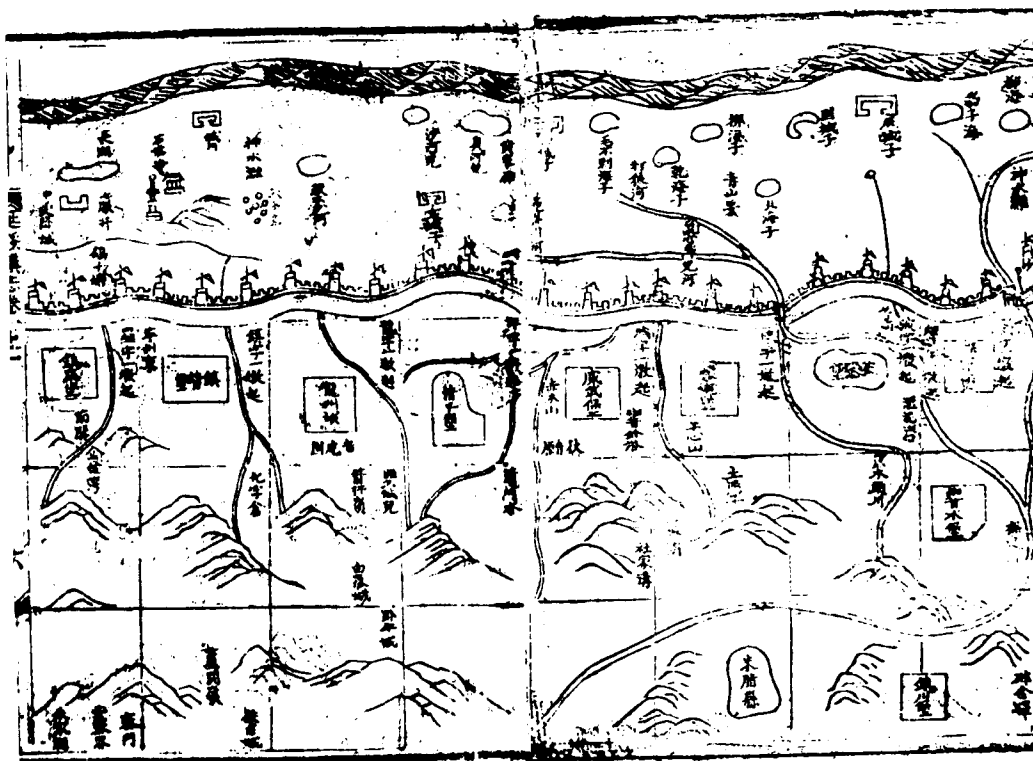
尾箕圖
東井圖

延綏鎮城圖

延綏鎮全邊圖
山西界
每方四十里

評曰天文地理如石氏星經圖裴秀方丈圖詳哉其
言之矣唐虞時在璿璣玉衡是制器以整齊之而非
圖也故漢世以來制之渾天儀者歷代寶焉若夫欲
周知天下戶口阨塞之數非地圖不可雖然亦不
過爲方輿廣輪計耳至於兵之要則未也昔趙營
平稱宿將矣而猶曰兵難隃度至金城上方略卽淮
南王之諫用兵也以爲南粵之地圖察其山川要塞
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不能盡
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之□□書果可據以
爲信也哉盡信書不如無書書猶不可信而況圖乎

延綏鎮志卷之一

嘉興譚吉璁重修

延綏鎮志卷之一之二

天文志

史記天官書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又曰東井輿鬼雍州

漢書曰漢元年十二月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此東井爲秦地之明效也

後漢書曰井弧皆秦地孝安永初元年客星在東井是以羌反斷隴道漢遣鄧騭將左右羽林及諸郡兵征之是其應也　又曰永和三年辰星入輿鬼爲大臣有死者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爲羌所沒　又曰永和六年彗星在奎一度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秦爲羌所攻鈔是其應也

天文志曰涼州入箕十度西河上郡北地入尾十度　又曰雍州躔井三十二度而雲中雁門褒代太原各地方入鬼十度而上黨復入鬼二度

評曰昔范史以秦燔典籍幾爲灰燼星官之書全而不毀司馬談父子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遂著天官書蓋漢去古未遠而司馬氏又世其家也則後世之言天者尚矣嘗考之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

野雍州屬魁星則其斗乘之言尤負周禮有合周禮
曰馮相氏掌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又曰保章
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而發之
者以爲星分之書已亡今可言者十有二次之分若
鶉首之次在未爲秦是已司馬氏即以東井與鬼爲
之其郡國所入度雖非古數或東西南北有不依國
地而占之而自漢以來其言諸國皆有徵應乃知太
史公著述之精意信而好古有如此後人生於千百
年之下紛紛羅辯有謂李淳風之非僧一行之是者
將何所折中乎雖然舉言淆亂折諸聖今周禮具在
而獨不之信者何哉差乎疇人分散天官之書多不

學即知其一二者又雜出於傳會若隋代陳後主逃
於井開府鮑宏謂東井上於天文爲秦王都所在而
投井以應之其爲誕也甚矣故吾惟本之六經參之
三史晉以下無取焉

歲時附

正月元旦鎮俗先一日門換桃符或貼宜春字夜半
起以黃阡敬事天地祖禰恭拜父母及親戚之長者
飲屠蘇酒由少而老以少之先得歲也放花砲以代
爆竹驅邪閭里交相拜節　五日黎明掃除塵垢名
送窮神是日飽食謂之塡五窮　六日炒黑豆撒於
房壁名爆六甲　七日用糠著地上以艾炷灸之名
救人疾俗以疾七聲相近也　十日名老鼠嫁女日
是夜家人滅燭早寢恐驚之致羣相害穀麥醬子之
也　十五日上元天官誕辰俗所尤重街市徧張燈
火花砲及火揚倡優鼓吹士女聚觀焉是夜用麪爲
不托名燈琖注油然燈至　十六日各作羹食之示
收燈也晡時士女或往來於親戚家或載酒出郊外
名散百病　二十三夜聚豬羊骨雜燒之名煉乾俗
諺曰大忌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庭煉乾者煉丹也
桃符者一名桃板一名仙木其上或書神荼鬱壘
字　黃阡紙錢也　三國志曰熹平中妖賊大起
漢中有張修爲五斗米道有病者請禱爲法書作

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
水謂之三官此三官之始也　火揚聚石炭如斗
大者累作幢塔狀或獅象形然之通明竟夜　不
托者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故名俗作
餺飥字今榆人以爲燈琖者象形也揚雄方言餅
謂之飥
二月朔日俗名開龍門龍神起蟄宰牲以祭　二日以
灰圍宅舍謂之圍蚰蜒　三日蒸取元旦所作黃米
大磨和燒黑豆炒之謂之散疵子
磨平聲磨麥成麪溲之使合弁也稱磨者從其始
也北方又謂之波餑一名胡餅言以胡麻著之

趙録曰石季龍改曰麻餅或麻磨之音訛與韻書有慶字

三月清明士女俱插柳毛柏葉於鬢出城墓祭踏青郊外選勝飲酒謂之上野墳或分朋較射兒童競放風箏兩日乃止　穀雨日貼厭蝎符於壁書呪其上曰穀雨日穀雨晨奉請穀雨大將軍茶三琖酒四巡送蝎千里化爲塵叉書八卦賊嘩字於四隅

柳毛白楊芽也春放莛時其莖若毛然故名

四月八日爲浴佛辰僧尼庵多作佛會街市散豆結緣

五月五日餽米粽繫艾葉插菖蒲午時書避兵靈符市售長命絲縷飲雄黃酒然以釜而不以午也

六月六日雞初鳴作菉豆湯俗呼婽水遲明各攜至祖塋澆奠名解炎熱人以後至者爲不孝又汲水貯器中作麯醬及醋不穢敗取竈灰覆裘氊諸蟲畏之

七月七夕婦女夜焚香設瓜果於庭祀河鼓織女亦有乞巧者瓜副之有法如諸式　十五日農家蚤向隴頭擇禾之長茂者懸五色紙旗名曰田幡慶秋成也是夜于佛寺作盂蘭會

八月十五日中秋瓜果香餅賞月并以月餅相遺

九月九日重陽節爲花糕採菊花登高飲酒爲聯讌之遊

十月朔夜家家剪紙作寒衣焚於門外以送亡者

紙衣名爨一名鬼衣一名明衣段成式曰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

十一月長至日以黍糕爲饋

十二月八日謂之道德臘用黃黍作糜下油鹽於中謂之餠飯（餠俗音同盂）又用米豆八種爲粥亦名臘八粥

二十三夜祀竈神用糖餅以糖泥神口祝曰毋以惡事訴上帝也　二十四日掃舍宇　除夕老幼設席飲酒夜半不眠謂之守歲

糜少用水煮米使糜爛而稠以兆來歲百禾稠密也昔陳元方季方炊忘箸箄飯成糜類是

評曰榆人每逢佳節婦子相向而哭於門外蓋百戰之後邊戍者多而陣亡亦衆也去秋半碧濤橋初成余乗月上出城方循橋而西忽聞哭聲大作與波流相嗚咽余本恨人豈止雍門之泣哉昔張方平諫用兵書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嗚呼聞方平之言而不心動者難矣

延綏鎭志卷之一　　嘉興譚吉璁重修

地理志

延綏鎮在周爲玁狁春秋爲白翟地戰國時屬趙秦始皇三十二年命蒙恬略河南拓榆中地千里屬上郡漢廣長榆爲雲中郡及五原郡之南興縣地而榆谿之水出焉所謂榆谿舊塞是也東漢因之晉爲九原雲中二縣地屬并州新興郡隋初置勝州煬帝初州廢置榆林郡統縣三曰榆林富昌金河有榆林宫東爲榆林關唐武德中没於梁師都師都平復置勝州榆林郡領縣二曰榆林河濱宋没於趙德明爲夏境金元爲米脂縣地明洪武初定陝西分綏德衛千

戶劉寵屯治正統中河套騷騷爲患害特敕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城鎮舊治綏德而外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七年都御史王鋭置榆林衛九年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創議乃城榆林堡屹然稱巨鎮焉邊墻起自黃甫川抵雙山十二營堡爲東路神木道領葭州暨府谷神木吳堡三縣起常樂抵清平十堡爲中路榆林道領綏德州米脂清澗兩縣起龍州抵鹽場十五營堡爲西路靖邊道領保安安定安塞三縣轄衛四城堡三十六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東抵偏關西接寧夏綿亘千八百里而延綏鎮之名自此始

國朝因之罷巡撫不設以慶陽延安二衛改隸州縣而靖邊道亦併於榆林轄衛二營四城堡三十一

評曰按地理志曰榆中金城郡之屬縣故徐廣史記音義曰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然始皇本紀西北逐戎人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此推之則蘇林以榆中在上郡非矣然三十五年使長子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今之二冢俱在綏德州雕山之陰豈蒙恬略河南開榆中而仍置師於上郡不可得而知也要之大漠止有亭堠而無道里可稽不過據虛空爲路計之而已榆中榆林何必爲是紛紛也且金城之南山有梁㺚者爲羌中渠帥移居枹

罕以所執榆鞭豎地木便成林即榆中亦有榆林之名矣大抵塞外土宜榆柳余嘗北出居庸關至宣府有驛而亦曰榆林焉即長城之間復有曰小榆林者則知地之目以榆者不一也故先王名之爲荒服荒者忽也簡略也得之矣以上沿革

延綏鎮城半倚駝山爲固西臨榆谿芹河諸水係極衝中地東至常樂堡四十里至偏關五百里又東至京師二千一百里南至綏德衛四十里至陝西省城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至保寧堡三十里至寧夏一千里又西至固原一千二百七十里北至邊墻八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於舊城北增築城垣置榆林衛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二十二年巡撫黃黻展北城弘治五年巡撫熊繡展南城周圍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隆慶元年巡撫王

邊又自水西門起至信地樓止築邏城七里萬曆元年巡撫張守中修築高厚頂闊三丈底闊五丈高三丈六尺嘉靖時巡撫張珩隆慶時巡撫郜光先萬曆時巡撫朱守約王汝梅憲副洪忻趙雲翔總兵傅津賈國忠周圍瀬用磚甃共大樓一十五座腰鋪四十七座東門二西門四南門一萬曆三十五年巡撫塗宗濬於城北十里築鎮北臺於欵貢城高七丈層臺峻堞稱天險焉邊垣長三十一里零三百五十八步墩臺七十四座

保寧堡（東至鎮城三十里西至歸德堡四十里南至響水堡四十里北至大邊二里）舊名梁城明嘉靖四十三年巡撫胡志夔創建城設在平地係極衝下地周圍凡二里一百四十步樓鋪七座萬曆六年重修九年參將臧士賢增東關邊垣長二十里墩臺三十六座

歸德堡（東至保寧堡四十里西至響水堡四十里南至魚河堡四十里北至鎮城四十里）唐党項州貞觀五年僑治銀川境疑此明成化中余肅敏公北據虎都伯言置今堡城設在半山半川係腹裏中地周圍凡二里六十七步樓鋪一十五座嘉靖時築關城萬曆五六年重修

魚河堡（東至榆林石佛堂界六十里西至響水堡四十里南至米脂縣七十里北至歸德堡四十里）漢圁陰地為黑土圪塔明正統二年巡撫郭　置魚河砦於九股水成化十一年余子俊置今城撤魚兒河軍守之城設在平

川係腹裏上地周圍凡三里三百步樓鋪一十五座萬曆四年磚砌牌墻垛口

鎮川堡（南至米脂縣三十里北至魚河堡五十里至鎮城一百三十五里）明嘉靖二十九年巡撫張珩建城設在平川係腹裏上地周圍凡一里三分舊隸保寧參將轄

響水堡（東至歸德堡四十里西至波羅堡四十里南至綏德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大邊七十里）漢圁陰地明正統初巡撫郭　置八年移守平夷堡九年余子俊撤平夷仍守響水城設在山坡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里二百一十步樓鋪八座萬曆六七年重修磚砌牌墻垛口邊垣長一十九里零二百七十六步墩臺二十二座

波羅堡（東至響水堡四十里西至懷遠堡四十里南至綏德州二百五十里北至大邊十二里）漢白土縣地明正統十年巡撫馬恭置城設在山畔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二里二百七十步樓鋪十座萬曆年間重修磚砌牌墻垛口邊垣長三十五里零四十七步墩臺三十五座

懷遠堡（東至波羅堡四十里西至威武堡四十里南至安塞縣三百里北至大邊二十里）漢白土縣地名為白家梁天順中築堡撤土門堡軍守之城設在山上係極衝上地周圍凡二里零一十七步樓鋪十二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垛口邊垣長四十三里零三十七步墩臺二十七座

威武堡（東至懷遠堡四十里西至清平堡四十里南至安塞縣三百里北至大邊四里）漢白土縣地後為響鈴

塔明成化五年巡撫王銳置撤大兎鶻堡軍守之城設在山阜係極衝上地周圍二百八十步樓鋪一十四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邊垣長三十四里零三百二十一步墩臺二十六座

清平堡東至威武堡四十里西至龍州城三十里南至延安衛七十里北至大邊十五里漢白土縣地後為磚營兒明成化初巡撫王銳置撤白落城兵守之城設在山原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百八十四步樓鋪一十三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邊垣長三十一里零二百六十九步墩臺三十一座

常樂堡南至葭州一百四十里北至大邊十里東至雙山堡四十里西至榆林城三十里漢榆谿地又名岔河兒明成化間巡撫盧祥置弘治二年巡撫劉忠因

地沙磧鈌水北徙二十里建今堡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中地城垣周圍凡三里零五十步樓鋪一十五座萬曆六年重修邊垣長一十八里零一百七十六步墩臺三十七座

雙山堡東至建安堡四十里西至常樂堡四十里南至葭州五十里北至大邊十里漢真鄉縣地明正統二年巡撫郭　築永濟寨成化間巡撫余子俊移築今堡仍栁樹會兵守之萬曆六年重修城設在山岡係極衝中地城垣周圍凡三里零九十步樓鋪一十四座邊垣長三十里零四十五步墩臺四十座

以上中路

建安堡東至高家堡四十里西至雙山堡五十里南至黃河一百五十里北至大邊五里漢圁陽縣地後為嵬寺子明成化十年巡撫余子俊增置城設在山畔係極衝上地周圍凡二里零一百七十二步樓鋪一十五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墻長二十里零八十一步墩臺二十三座

高家堡南至葭州一百六十里北至大邊三里東至栢林堡四十里西至建安堡四十里唐豐州地宋飛鴉川元彌川巡檢司明正統四年巡撫陳鎰建後余子俊展修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上地周圍凡三里零二十九步樓鋪一十五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四十二里零二百三十八步墩臺四十四座

栢林堡東至大栢油堡二十里西至高家堡四十里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北至大邊二里唐勝州地產栢故

名明成化初巡撫盧祥置城設在山原係極衝下地周圍凡二里零一十二步樓鋪八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四十三里零一十六步墩臺二十六座

大栢油堡南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北至大邊三里東至神木堡三十里西至栢林堡二十里唐麟州地明弘治初置城設在山上係極衝下地周圍凡二里零九十二步樓鋪一十二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二十七里零三百三十步墩臺一十七座

神木堡東至永興堡四十里西至大栢油堡四十里南至黃河二百二十里北至大邊四十里春秋屬趙漢五原新秦魏朔州隋豐州後改為銀勝二州唐麟州地

宋移治旲兒堡改鎭西軍後爲神木寨元置雲州明爲神木縣後因爲堡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五里零七十步樓舖三十三座隆慶五六年加高萬曆六七年用磚包砌邊垣長七十五里零八十六步墩臺六十座

永興堡（東至鎭羌堡三十七里西至神木堡十里南至黄河九十里北至大邊二十三里）隋連谷縣唐麟州郡宋爲黒城兒明成化中余子俊遣鎭羌指揮宋祥設城設在山上係次衝中地周圍凡二里零二十五步樓舖八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六十二里零八十六步墩臺三十九座

鎭羌堡（南至府谷縣八十里北至大邊十里東至孤山堡四十里西至永興堡四十里）隋連谷縣地唐麟州郡明始守東村成化二年巡撫盧祥置城設在山原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二里零二百二十九步樓舖十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四十五里零一百一十九步墩臺二十九座

孤山堡（東至木瓜園堡四十里西至鎭羌堡四十里南至府谷縣四十里北至大邊一十五里）唐勝州地後爲孤圪塔爲營明正統二年巡撫郭登築堡西山成化初移置今堡城設在山畔係次衝上地周圍凡三里零三十四步樓舖一十四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三十七里零二百五十五步墩臺五十座

木瓜園堡（東至清水營三十里西至孤山堡四十里南至府谷縣五十里北至大邊四十里）唐勝州地明成化十六年設堡隸孤山二十三年展中城弘治十四年募軍治爲新城城設在山上係次衝上地周圍凡三里零九十步樓舖一十七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三十三里零一百五十四步墩臺三十二座

清水營（東至黄甫川一十五里西至木瓜園堡三十里南至府谷縣八十里北至大邊二十里）唐勝州地宋屬府州路元爲芭州明成化二年巡撫盧祥置撤府谷縣兵守之城設在山坡係次衝中地城周圍凡三里一十八步樓舖一十九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新修關城三里二百九十八步邊垣長三十二里零二百步墩臺三十二座

黄甫川堡（東至黄河三十里西至清水營十五里南至府谷縣九十五里北至大邊二十里）春秋趙地唐勝州宋府州地明天順中清水營弘治初始添設關城城設在山畔係次衝中地周圍凡三里零二百七十四步樓舖十六座萬曆三十五年巡撫涂宗濬用磚包砌邊垣長三十里零二百一十步墩臺二十八座

中路

龍州城（東至清平堡三十五里西至鎭靖堡四十里南至延安府三百里北至大邊五里）漢爲龍州宋夏州石堡砦爲范仲淹宵馬營明成化五年巡撫王銳建城設在平地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二里三百一十六步樓舖九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牆垛口邊垣長三十四里墩臺二十五座

鎮靖堡(東至龍州城□□□里西至靖邊營八十里南至延安府三百□□里北至大邊二里)宋夏州地後爲白灘兒明初始守塞門成化五年巡撫王鋭進守鎮築城八年余子俊移兵守之城設在山畔係極衝中地周圍凡四里三分樓鋪一十九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邊垣長四十七里墩臺四十三座

鎮羅堡(南至延安府三百里北至大邊半里東至鎮靖堡四十里西至靖邊營四十里)宋夏州地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百七丈邊垣長三十里墩臺一十座

靖邊營(東至鎮羅堡四十里西至寧塞堡四十五里南至延安府五百二十里北至大邊一里)宋夏州兀喇城保安軍范仲淹即其東西築哨馬營明景泰四年巡撫陸矩改築新城成化十一年余子俊改置靖邊營撤保安兵守之城設在平原係極衝上地周圍凡八里樓鋪二十九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邊垣長四十五里墩臺三十二座

寧塞堡(東至靖邊營四十里西至把都河一十四里南至保安縣一百四十里北至大邊一里)宋夏州地舊屬栲栳城明成化十一年置堡撤二谷堡兵守之城設在山原係極衝中地周圍凡四里三分樓鋪一十八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邊垣長五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墩臺五十四座

把都河堡(東至寧塞營三十四里西至永濟堡三十里南至保安縣一百二十里北至大邊二十里)宋夏州地明始守栲栳城成化九年余子俊置城周圍凡二里一

百八十步樓鋪一十一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今裁併寧塞

栲樹澗堡(東至寧塞營四十里西至舊安邊四十里南至永濟堡三十里北至大邊一里)宋夏州地古有栲樹澗故名明始設堡成化九年余子俊奏守永濟嘉靖三十七年巡撫董威築舊堡復自永濟移守於此城設在山上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三里七分樓鋪一十八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邊垣長三十三里零二百三十六步墩臺四十八座

新安邊營(東至永濟堡三十里西至新興堡七十里南至慶陽府五百里北至舊安邊六十里)宋夏州深河兒地中山坡明成化十一年余子俊置今堡撤舊安邊兵守之城設在山坡係極衝中地周圍凡四里三十五步樓鋪一十四座隆慶六年加高邊垣長一十二里墩臺一十七座

舊安邊營(東至栲樹澗四十里西至磚井堡五十里南至新安邊六十里北至大邊一里)宋鹽州地後爲深井明正統二年巡撫郭[illegible]置成化十一年改置新安邊營成化末以定邊孤懸復守今營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中地周圍凡四里三分樓鋪二十座隆慶六年加高萬曆六年磚砌牌墻垜口邊垣長三十三里零二十三步墩臺五十一座

新興堡(東至新安邊七十里西至石澇池堡四十里南至定邊營一百[illegible]里北至磚井堡八十里)宋夏州地舊有東西海螺二城明初始守磚井成化十一年余子俊始即東海螺設今堡城設在山上係次衝中地周圍

凡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樓舖八座隆慶六年重修萬曆六年加高邊垣長七里墩臺一十一座今裁併定邊營

磚井堡（東至舊安邊四十里西至定邊營五十里南至新興堡一百里北至大邊一里）宋鹽州地舊新興堡有古井以磚甃者故名明正統二年巡撫郭智置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上地周圍凡三里二百五十步樓舖一十二座萬曆六年加高磚砌牌墻垛口邊垣長一十七里墩臺二十二座

石澇池堡（東至新興堡四十里西至三山堡六十里南至慶陽府三百里北至定邊營一百里）宋鹽池地水鹵不可飲東有澇池堡人汲者便之故名明初守磚井成化十一年余子俊增築堡城設在山上係次衝

地周圍凡三里一百八十四步樓舖三座萬曆三年加高邊垣長九里零二百七十四步墩臺一十四座今裁併定邊營

三山堡（東至石澇池六十里西至花馬池一百五十里南至饒陽堡七十里北至定邊營九十里）宋鹽池地三山兒明參將岳嵩退保余子俊撤磚井兵守之成化九年始增築城設在山畔係次衝中地周圍凡二里二百四十步樓舖三座萬曆三年加高邊垣長五里墩臺八座今裁併定邊營

定邊營（東至磚井堡五十里西至花馬池六十里南至石澇池一百里北至大邊五十步）秦漢北地郡地後魏大興郡西魏改五原郡兼置西安州以近鹽改鹽州隋初廢煬帝置鹽川郡唐初爲梁師都所陷武德元年收復鹽州更五原郡設都督府貞元二年沒吐蕃九年復城之領縣二曰五原白池宋咸平中陷於夏明正統二年置定邊營嘉靖中遊擊梁震設關城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上地周圍凡四里一百七十五步樓舖二十八座萬曆元年展西關三四兩年加高六年磚砌牌墻垛口邊垣長五十四里墩臺七十七座

鹽場堡（東至定邊營二十里西至花馬池二十里北至大邊五十里）明成化十三年余子俊置堡城設在平川係極衝中地周圍凡二里三分樓舖九座弘治四年巡撫劉忠增修萬曆三年加高

饒陽水堡（東至張家畔五十里西至寧夏紫城一百二十里南至環慶城九十里北至三山堡四十里）宋夏州地

饒陽水頭古蕭關明成化十三年余子俊置隸慶陽衛十五年巡撫丁川改屬本鎮城設在腹裏周圍凡二里三十步樓舖八座萬曆二年重修今裁併定邊營（西路）

附記

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illegible]距二千里而遙南則限以邊墻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二三百里惟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孃孃灘羊圈渡口爲寇近其地東北有大山而河流其中濱河之地往往有城郭皆漢縣也河水自富平故城而來東北逕渾懷障都尉之所治而障之西南有圻

都城又軍腦兒城者嵬城峰城兒駱駝山麥垛山舊花馬池石崖山河水出共西山上之石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故亦謂之畫石山河水又過朔方臨戎縣西北逕三封故城臨戎者王莽之所謂推武而輒把湖在其南也河水又東逕沃野故城遂北屈而爲南河又北逈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又自縣西出雞鹿塞其水積而爲屠申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河水又屈而東爲北河逕高闕南昔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連山刺天兩岍雲舉故名闕也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漢武帝封代恭王子劉賢於此爲侯國又至河目縣故城西又東逕陽

山南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而至陽山皆北假也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河水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有東部都尉治又南逕馬陰山西漢時稱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是也陽山之間有東勝州城唐龍鎮而陰山一名鍾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河水又東逕朔方縣故城東北連鹽澤青鹽澤并在縣南有蓮花城紅鹽池在其東長鹽池在其西漢置典官治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又逕西安陽故城屈過九原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而南流入君子濟遂與圁水榆溪諸水合爲黃河焉而其中小水之支流者黃羊城東之牛心

山山東北有月兒海子水石猾山城東海子山有水出其下白城子紅城子交城子之東有北海子水佛堂寺海水鴛鴦湖水兎孩水紫河水皆混濤歷峽而分注於河蓋禹貢之析支渠搜也秦爲新秦中漢爲朔方郡領縣十晉因之後爲夏赫連所據周爲蕃戎落立朔州以統之隋置勝州榆林郡唐以降突厥置六州曰魯曰麗曰含曰塞曰依曰契以唐人爲刺史武后時并爲匡長二州中宗神龍二年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爲縣明皇十年復改爲州又增置宥州天寶中改寧朔郡景雲二年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與突厥以北河爲界界有拂雲祠突

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禱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烽堠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後安祿山反天子幸蜀肅宗至靈武以朔方兵校李郭諸將東討史思明安慶緒雖兩京恢復而鎮兵遂單弱不振矣憲宗時復置宥州於長澤縣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遂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五代及宋爲李夏所并元滅之廢宥州設西夏中興尚書省明初爲王保保所據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并立屯戍英宗天順六年春毛里孩等

入河套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
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
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始入河
套然以爭水草不相下時遣人貢馬無大寇成化初
始盜邊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楊信禦之遁去大學
士李賢奏河套寇延綏接境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
孩盤處其中出没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
乞令兵部會官博議於是兵部尚書王復集議以大
同總兵楊信舊治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
算其陝西寧夏延綏甘凉大同宜府鎭巡諸官亦宜
勑令整飭兵備俟期調發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

而請和者謀也不許毛里孩遂渡河東侵大同乃出
撫寧伯朱永爲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
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
毛里孩以攻殺孛來弑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更立
可汗毛里孩復弑之并逐少師阿羅出自稱黃苓王
與癿加思蘭寇大同撫寧侯朱永帥師禦却之其明
年癿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裔滿魯都入
河套癿加思蘭者亦蒙古別部居哈密北山至是始
盛侵掠哈密旋覘諸番竟東渡河與滿魯都合邊人
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
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

路險遠難於守禦欲得威望素著大臣統制諸軍乃
以武定侯趙輔充總兵官征河套無何稱疾還乃加
思蘭復糾兀良哈寇延慶命撫寧侯朱永爲將軍都
御史王越參贊往延綏禦之以捷聞朱永等以套寇
未退議上戰守二策兵部尚書白圭等以馬勞瘦損
供餉不敷勢難進剿請命諸將修築守禦以圖萬全
乃召朱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并命吏部
右侍郎葉盛行視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
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主
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
帝從之成化之八年春兵部尚書白圭復上言套寇

不驅邊患無已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征伐於
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將軍王越爲督師仍再出擊河
套五月寇大入延慶輔無功還乃詔寧晉伯劉聚代
之其明年秋滿魯都與孛羅忽并寇韋州總督王越
偵知其輜重於紅鹽池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等
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
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毛里孩自據河套
以來數爲邊害諸將皆擁兵却縮乘賊之退徼擊一
二老弱以冒首功即朝廷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
出師大抵堅壁示持重歲費糧仗以萬計敵益驕至
是大創賊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邊境少安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衆入河套住牧木蘇
據之當是時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
計以故總制邊務楊一淸議復河套守東勝會孝宗
崩一淸復上經略三疏一議守守其所必入一議戰
戰其所必敗一議攻攻其所必救而劉瑾用事無可
爲者一淸尋得罪去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
撤墻入固原平凉涇州殺指揮楊洪千戸劉瑞是冬
寇固原環慶間殺傷以萬計十七年巡按山西御史
何贊疏言河套爲吉囊所據外連西方海賊內構太
同逆卒宜急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二曰勢
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

以裕邊儲議格不行二十四年秋套寇擁衆二萬餘
入寇榆林塞乃逮繫總督尙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
立詔獄其明年套騎三萬入犯延安府至三原涇陽
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河套條爲
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
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
長技文多不載方下兵部議行總督曾銑又奏延綏
寇與套寇爲鄰自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
是道所當急爲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
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
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下段期以

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宜大山西故事銑又言套賊
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鍊兵六萬
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夏秋之交攜
五十日之餉水陸并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材官騶
發礮火雷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勵彼勢
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
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隍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
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
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
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
凶殘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陛下裁之

帝曰寇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
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
謀甚見壯猷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
器便宜調度支用爲防禦計其明年夏總督曾銑出
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銑督兵出塞掩擊亡其士卒
十二三匿其敗狀至是復襲之寇覺銑躬率銳卒督
戰益力殺獲過當敵移帳北去聞以輕騎追數百里
亡所見引兵而還銑旣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
弗問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其冬總督曾銑會同
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
及三鎭總兵議復套方略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

套修築邊墻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贏進兵機
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
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
寬文法處孳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
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
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下兵部尚書王以
旂會廷臣集議進囘者久之乃上言負銑先後章疏
事體重大請恣聽聖斷帝諭輔臣曰師出果有名兵
食豈有餘成功其可必耶如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祇
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戮耳卿職任輔弼果眞知眞見
當定擬行之大學士夏言等不敢決復請聖斷帝諭

以前諭發兵部集多官再會疏以聞初嚴嵩入相同
事者多罷去後帝微聞其橫獻之[illegible]還詔起夏言言
至爲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旨專制而已不復顧
問嵩嵩惟唯唯不敢言時時斥逐其黨不敢救由是
爭恨嵩子尚寶司少卿世蕃通賂遺爲姦利言特其
事請察嵩懼甚攜世蕃詣言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
直入與世蕃拜床下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怨
恨之於是嵩揣知帝意乃上疏曰銑以好大喜功之
心而爲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
所畏不敢明言幸賴聖心遠覽活全陝百萬生靈迄
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弼不能先事匡正有

負套任請從顯黜帝曰卿旣知其不可何不力正言於
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
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爲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狗曾
銑殘欲耳卿宜盡忠供職不必亂聽帝已大疑言懼
不免因上疏曰臣愚識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聖諭
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謨好生大德非臣
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
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陷臣自解所幸軍旅
未與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下吏禮二部
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嵩復疏辯曰銑疏初至臣
心知其非而不正言罪無可辭臣與夏言同典機務

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決常務
旣不與聞卽興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并無
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聖旨
詔各奏稱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
至於每擬諭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上意於外而
示親厚於銑故廷臣皆謂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卽臣
不知亦恐皇上別有諭於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於
閣言獨留看三日復出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閱隨
卽隱匿并不出片言商可否臣竊自知其負不宜復
靦顏在列乞罷帝閱[illegible]之是時帝意且不測而嵩攻
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遂罷言逮銑詣

京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軍務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弁罰言官廷杖有差會俺荅踏氷踰河入套將謀犯延寧聲勢張甚巡撫延綏楊守謙以聞嵩微言俺荅合衆入套皆曾銑開邊所致以激上怒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初被銑劾奏逮京嵩更授意亦上疏訐銑下吏議得棄市罪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東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斬首惡遼以無事時論稱其才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好邊功遂力主之嵩素與言有隙因鼓成其罪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後九月俺荅復寇宣府帝怒曰開邊之禍何未已也遂弃斬言天下冤

之小王子者脫脫不花可汗之子太師孛來立之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爲太師亦不剌所殺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之子卜赤爲亦克罕後亦不剌入西海其部遂歸吉囊合爲四營滿官嗔部營八分屬火篩俺荅吉囊者小王子之從父火篩俺荅者皆阿著子也夫當洪武之初套中皆爲棄地忽來忽去乘其虛亦易逐而東勝不守藩籬自撤自後防河之戍既罷巡河之議又寢居然甌脫焉是河套非彼奪之實我棄之也夫保之於未失之先易爭之於既失之後難與師糜財利鈍難必即衞霍復起而與之計不知策之何出也今以地

圖考之中受降城南直朔方今之寧夏鎮也西受降城南直靈武今之靈州也東受降城南直榆中今之延綏鎮也明初爲東勝州今套中之所謂白城子黑城子者是也皆統隸於理藩院而受祿於

朝王俸月一百兩公貝勒俸月八十兩貝子俸月六十兩其王爲古祿王與古祿什貝子索鈴貝子紫歲公打兒丈貝子掃閣貝勒是爲六掌撒統領部落其下俱號台吉駐牧於鎮之邊外自神木以西封古祿王爲晉王駐伍奴故兎古祿什貝子捏克台吉各分駐其中黃甫川南爲索鈴貝子駐焦家坪孤山堡以北爲掌歲公駐北黃河畔高家堡外左直榆林爲打

兒丈貝子及哎歎台吉引張耐台吉駐五藍惱兒紅山市以往爲喇迷達台吉彭松台吉駐什喇百黎定邊右轉薄寧夏爲掃閣貝勒駐什喇波里常樂雙山之外爲黃台吉坐挾冊台吉駐克路漢才兇栢林以東爲聶克台吉駐耶波兇把漢波兇循滉忽都河接懷遠爲馬麻泰台吉捧素台吉駐速蓋波羅威武北境至淸平爲超羅代台吉五枴式台吉駐海琉兎凡出師則以兵屬合收也吉者兵罷則歸各部之掌撒其迤西部落首領俱號買賴隨水草遷徙無常處焉海鹽鄭曉曰榆林舊治綏德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議徙鎮榆林堡內地稍

安又築邊墻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得地利焉寇遂不敢輒渡河我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稱雄鎮矣當是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亦修邊寇不敢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玩弛墻薄溝淺始得以套爲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屢有修套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舊城或謂當徙守東勝然審時度勢未易言也鎮城四望白葦黃沙地無産穀商無通貨一切芻糧仰給腹裏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色爲折色重以災祲民逋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謠即寇壓境據我魚河餉道

遂絕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食倪岳許論嘗欲通舟河渭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敢鬬戰不貫胄寇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

鄭曉號澹泉浙江海鹽人明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端簡所著有吾學編徵吾錄諸書

河東劉敏寬曰按榆林古朔方地河流自西而東由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套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由黃甫川入葭州界謂之入套紆迴二千餘里環抱河南之地謂之河套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城一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匹馬一人不能隱敵輒望城引去遂遠居沙漠河限之而套爲內地時候河冰乃乘間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守其往來侵邊惟遼東宣大寧夏甘肅莊浪一帶頻苦其毒而延慶無患者河套蔽之也迨東勝不守外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矣先是鎮兵駐綏德苦於遙制遏敵入犯比出兵每不及而返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相度形勢東至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之花馬池築邊墻二千里增置營堡創榆林衛移綏德重兵鎮於此清釐陝人有伍籍脫落及罪謫者徙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

師教之又闢界石外地興屯田廣積穀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爲雄鎮弘治中郭廷清明河曲無患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日頹塞不治而叱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圖犯春出剽宣大以爲常七年火篩寇固原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議而卒不果行孝宗之後逆瑾專政以修邊過費而邊備日弛嘉靖中總督侍郎曾銑上復河套議而終梗之文簡之言套可搜者非一人而王越行之有明效使當時力主之何至有後患哉

中路論曰榆林城在常樂保寧之中文武開府其間

五營重兵彪騰虎踞且左山右水固天設之巖疆全鎮之上游也保寧波羅相去八十里中雖有響水一堡去邊七十里舊恃無定河爲限所慮者氷堅之時耳今河水淺不足恃宜於保寧波羅之間添置一堡移響水之兵守之遠邇威武清平邊垣雖臨險阻高峰峻坂似若可據然衝口實多川面平衍如西川小理河汊壩最爲首衝若或大舉南馳則安定白落臥牛諸城悉被其毒矣且東起常樂西抵波羅沿邊積沙高與墻等時雖鏟削旋壅如故盡人力之不敵風力也保寧昔稱水澤之區年來潴水漸涸馬無所飲倘保寧日就凋疲則歸德之餉道可虞是今之首當

加意綢繆者也然猶有隱憂焉保寧常樂實爲歸德魚河大川之衝雖除上郡在在可慮今雖設有中協副將一員可以聯屬一路但兵不滿二千馬止於數百苟且支吾以幸無事豈完策哉

東路論曰榆林東路黃甫川堡與晉之岢嵐樓子營僅一河之隔迤西至雙山一十二城岡阜交錯深塹高崖蜿蜒四五百里東南逼臨大河故[illegible][illegible]之利利在險也雖間有竊掠而大衆深入則昔多未有然秋則慮入雙山之大川南近米脂爲最衝冬則慮黃甫之河氷一馬可度隨時設備其容緩乎且密邇葭州府谷神木吳堡諸邑軍民雜居收保爲難爲東路計者嘗以捍禦責之將領收斂責之有司庶望可堅壁野可清矣

西路論曰延鎮西隣寧夏與花馬池接壤者定邊之鹽場堡也定邊轄而東爲磚井龍州寺五營堡皆依山臨塹倚險可守然寧塞柳樹澗平川錯雜爲延安之門戶居常小竊秋高大舉較之鎮靖靖邊猶爲要害柳樹澗迤西則曠野平原無險可據新安邊新興石澇三山諸堡設在腹裏議者欲分其[illegible][illegible]添貼守瞭未必非補偏之一策也磚井去定邊五十餘里而遙欲於灰衕梁增設一堡如鎮羅堡故事以便接應或以兵糧無措竟同築舍奈之何哉定邊西鄙之外

南北二沙最爲邊患除之復聚徒煩畚插之勞不若增築磚墩之爲因地制宜也

論曰明成化時有謂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復河套爲失策蓋以河套爲詩之朔方故也詩不云乎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箋之者曰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爲近玁狁之國耳未嘗指爲河套地也後人不察以爲帝王之遠略如此則文王先秦皇漢武之流耳何以爲文王也況明之棄河套也久矣在洪武時止守東勝未幾又不守而守綏德且漸當土木之變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謬乎自後曾銑倡其議以忤嚴嵩而死憐之至今猶不思西北邊

境互相啻還必選將練兵時講備之而不徵者此明太祖之訓耶至若安南永樂時之郡縣也宣宗朝猶議而棄之而謂子俊之失者不亦謬乎由今觀之曾銑之論輪田之謀也子俊之策朱崖之議也而子俊之功遠矣嗟乎有明三百年士之通經者止知宋以下之經而不知漢以前專門之學則殷之南仲不幾爲唐之朔方節度使也哉悲夫

延綏鎮志卷之一

嘉興譚吉璁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一

山川上

鎮之山蕩然黃沙而已連岡疊阜而不生草木間有層巖叉峯皆頑石而色頹無足觀今志其有名者然在鎮南衙嚮於州邑則不及也鎮之東爲駝山一曰東山城半跨其巔形類駝鎮之得名駝城者以此山有關王廟二少南則有天地廟祀三官也翼然西立三峰爲堡兒山聖母祠在焉又名扇山廟上有塔俗名文筆峯峰下少北則爲壽寧寺寺自宋建也自東而南爲鳴鳳寺榆陽寺中有臺曰榆臺後有凌霄塔又南十餘里爲萬佛洞仙又二十餘里爲炭山產石炭鎮人賴以炊食也又二十里爲牛坡峯又十里爲木碯神山成化前有妖神棲此立廟祀之後有道士經此曰祟也書符咒之廟中隱隱有哭聲即日焚其祠遂殄息焉又南八十里爲魚河境境之南爲銀州關本漢銀州地榆溪無定二水之所交也又五十里爲碎金鎮宋與夏人互市處明於其地置驛也又十里爲鎮川境境之南有歸武城山山石砌而上宋人城此四面石巖高於[illegible]又舊爲羈縻城而宋之永樂

堡在其東北矣自堡兒山之北有東嶽廟又北為廟
兒梁有蔣三尹墓尹名賢靈璧王簿死難有司造墳
焉又北四五里為紅山環列若屏障落日照之如霞
起焉其上有欽貢城鎮北臺易馬臺山之南崖為
紅石硤飛湍電轉紅影外浮昔夏李繼遷葬其祖彝
昌障水別流鑿石為穴既瘞復引水其上疑即此緇
衲者鑿山為洞因名紅石硤寺供金粟其中複道飛
簷望之如畫榆林險要四榆谿仰河之水所
自出也巡撫鄭汝璧改曰雄石硤矣越榆谿而西為
十里沙風吹積成龍鱗逶迤十餘里抵
黑山之巔也自黑山而南十里為

王墓山有斷碑字已磨滅相傳為夏元昊之祖墓也
自木碣神山而東為
羊羔山入常樂境又南十里為
暖泉山又二十里為雙山境境之南十里周之真鄉
縣隋改為中鄉矣又南百里為通秦砦砦居昇雞嶺
宋元符中建也北為
官家岔有土佛寺又東南二十里有金河寺
塔兒山及圓峰子又東四十里為建安境古開光縣
在開荒川境之南得建安關又二十里有
金佛崖又西四十里為高家堡境境之南百二十里
有

萬戶峪宋咸平中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及[illegible]
所部叛訛引趙保吉之衆從此入至麟州西遷於龍
松巖矣又東五里有龍陵都督府唐開元中置也又
東南有
花石巖又東四十里為楊林境境之南三十里有
點軍崖秦王過此點軍今有馬牌及人[illegible]在
石又東二十里為大柏油境境之東南有
石盤山又沈家寺山石有巨人迹長一尺五寸寬五
寸車輞跡一道俗傳周柴世宗駕至此又東四十
里為神木境境之北有楊業八營臺又南有石[illegible]
度使麟州總管劉倫墓又東一里有

鳳頭山筆架山[illegible]眼鏡界山五原故城在其南
漢之光祿塞也元之雲州故城在其東唐之麟州故
城及連谷城在其北今淪入於套矣銀城廢縣又在
其南四十里魏之石城隋改為縣也而者之新秦縣
及唐之靜寇塞與惠寧鎮那二堡皆在其境焉又東
四十里為永興境有
高寒嶺又東四十里為鎮羌境有天城關又東四十
里為孤山境境之南五里有折太君墓宋名將克行
之母也而芭州城在焉又東四十里為[illegible]
之南十里有
石佛堂元建也又東有[illegible]寺又東三十里為清水

川境境之南爲
三山又東十五里爲黃甫川境境之北有
丝琭臺巨石巑岏又名蓮花纓也又有
青石崖自王墓山而西四十里爲榆溪州唐處契苾
何力之衆今有廢址俗名古城兒又八十里爲波羅
境有波羅寺寺依崖構有石洞卧佛上又有石足跡
二一顆一晦俗傳佛入東土返西天之所復有一跡
在威武響鈴塔舊傳之爲靈異也有懷德關又東
十餘里有土門砦又北五里爲
馬鞍山又西二十里爲三墩關又西六十里爲威武
境境之西有響鈴塔元泰定間建時有白鶴巢其上

有威武關又東十餘里爲
牛心山又西二十里爲
赤木山又西八十里爲龍州境有龍城關境之北十
里有瓦窯寺元建寺廢而居人耕地時獲其錚鏵矣
又東南爲
箭杆嶺又西四十里爲鎮靖境境之南有
蘆關嶺延水出焉邊外七十餘里有古城名城川有
神水灘水如趵突冬夏淵渟矣又西八十里爲靖邊
境有
文昌山太白山范老關孩麥城皆范龍圖所築也城
之下爲孩麥河水上有永濟橋今廢城西南五里有

皇華城又四十里爲寧塞堡有
蓮花山順寧川昔范文正公立寨存焉有駙馬洞相
傳姚駙馬居此有把都河河北有
鶯窩山河之南爲
架砲山旗杆山二山崔嵬相峙立亭燧焉又西三十
里爲新安邊之東有
桃林山又南十里爲
白路山及紅糜山又西六十里爲磚井境境之南有
冢嶺俗呼南梁山山下之水亦名洛水焉與嶺相對
者爲
北極山一峰巋然望之若虬龍奮迅而上又有

黃羊嶺及鵠天嶺有鐵脚城夏人築又東北五十里
有恒都城在寨外漢用兵之地每朝霽望之靄靄有
樓櫓旌旗之狀如蜃氣矣有黃花城古戍也又西五
十里爲定邊營其東北十里有石坑寺坑深丈餘洞
佛皆石元大德中鑿以爲沙埋弘治十四年寇犯邊
軍中見白鼠入穴衆畢而掘之得石柱柱之下有池
池之東丈餘有聲如鐘磬乃得寺焉又二十里爲鹽
場堡有大鹽池周圍三里許中有井引水溉畦一昔
視之若積雪焉此九種之一也堡之西入寧夏境
評曰十有一年之春歲在壬子余有事於定邊山行
者半月積雪在地馬滑不可度或升或降即紆回九

折不過也然自龍州以西極望皆崇山比陟其巘更
如陸海乃知雍州積高稱神明境由斯以往至崑崙
之墟三級峻絶爲萬一千餘里之遠也信矣

山川下

四瀆莫大於河而鎭之境則三面距河也河自東勝
州從塞外經君子濟折而西南入黃甫川乃到府谷
營唐家會於此渡而逕行極偏關也又過府谷縣葭
州綏德州之南圁水注之又南會者延水得延水關
是唐之蘆子也故以河水爲經流圁水爲支流而不
及延水者其流在淸澗也若三山水別出於環縣者
則入於寧夏矣

河水過圁陽東南諸次之水入焉山海經曰諸次之
水東逕楡林塞自谿西去悉楡林之藪矣常樂獐河
水又西注之而其源則自塞外葫蘆海也會獐河而
南流入紅石硤水匝隍塹於城之西遂爲
西河得淸波橋巡撫李尚智同知邵世祿之所成也
今修治改爲碧濤詳余記中而
芹河之水合焉芹水在長城北可數十里經魚溝子
而南會於谿平波澄澈芹藻繽紛如翠帶故有斯目
矣
龍王泉自東北來注之龍王泉有二其水自東山出
者爲南泉周淮城中鎭人之所汲養也即嚴冬翁薆

勃勃水氣如蒸池矣其水自鐘樓街中出者爲北泉
渟瀦不流其上皆有龍王廟而南泉之饗祀豐也水
之不流者邊人通謂之海如谿西之
楊官海方家海酸蔡海天鵞海皆在長城之西四五
十里水不大而海之者停之盛也又少南
鍾家溝水西注之得楡陽橋巡撫呂雯修治又南五
里屈而東流得響岔橋又谿之東北十里許得水掌
兒有黑龍廟龔家橋水洭之是爲
劉指揮河也又榜河水自西南注之又南二十里得
三岔川納石窰溝水又納焦家川水又納紀家灣水
自川東李三家溝而上得鐵爐莊又東得殺草灣石

窰水之源也又自殺草灣至張官兒菲之東得劉家
灣焦家川水所發而會於紀家灣凡此三水皆注於
谿也又東南十里
騶馬井氷洭之而南四十里爲
五女川五女墓在焉元兵亂父死五女誓養母不嫁
而沒今塚東有石洞刻像祀之姓氏失傳矣又南五
十里得
黑河水又背干川水自葭州西南流自鎭川堡而入
於圁水焉
圁水出淸平堡外白城兒東流合㝎河兒入
波羅塞滉忽都河水會焉

滉忽都河水出龍州城南宜家𡉏合城北烏龍洞泉水及城西水東流四十里清平水北注之烏龍洞者元人鑿其神最靈禱雨輒應又東

𣘰泉兒水北注之又東

秋青原水北注之過響鈴塔威武堡腦門水出其東鎮靖堡之海棠河及東西二河水俱從塞外而來會焉又東過懷遠堡苦水川出其東南陬同圓水而東爲

無定河滹波奔流時或逆上若海之潮也又黒木頭灘水鮑家寺水東注之又過響水東得

響水石橋昔河廣半里水從巖落成化中有僧從水底鑿成三竅河流積疊而下若沃焦尾閭焉而因之巖際令爲鰲背人履其上爲石梁矣此爲下響水橋也而上響水橋亦如之旁兩竅俱崩中尚有一竅河水過而伏行今石間鐫跡猶存此又誰之功也乃知僧人爲假合矣又東至魚河城與榆林西河水合又南過綏德城東會

大理河又東南入於黃河河水又南合

大栢油水大栢油有東西二水俱自邊外入南合栢林城東關王廟水經解家鋪東折入神木之

屈野河

黃甫川水出塞外牛武城南流經堡東入黃河河水又過葭州南

沙河水注之其水出雙山唐眞鄉之西北陬南合堡東之朱家河水又南合謝家莊東道灘水又南至接河會關家川水過𣘰樹會又南合

眞鄉川水又南入葭盧河葭州城南入黃河又

蒺藜川自西北注之而

永利河水合焉會於

禿尾河蒺藜川水出建安大林原崖寺子南流至四字川入禿尾河永利河水有二一出栢林堡境外野麻灣一出水洞岔俱西流至高家堡青陽岔合栢林

堡南水掌兒水經高家城北注禿尾河而高家堡之南有彌勒川宋置此又名彌勒砦有金剛灘皆永利水之所經也禿尾河水自建安堡塞外檀巖山分流一爲穗麻河一爲懸水河又東屈逕高家堡邊外又南過虎頭峁折入葭州大會坪東十五里合蒺藜永利二水入黃河

評曰榆林之榆谿山經水志未嘗不言之詳道今求所謂諸谿水者則不可得嘗聞之鼻蘭山北亦有榆谿焉或稱謂之相亂與嗟乎道元魏人而言魏國猶如此彼所云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存非焉有隱昇焉無者其信然耶不然則書之不可盡信也矣夫

水利

榆溪之水自塞外虎素兎河而來入
紅石硤向有渠今廢而
片河之水今碧澤橋以西堤堰已成可修而灌也若
城中之園圃則
龍王廟水溉之鎮城之南爲
南渠劉指揮河水溉之水多蛙黽土宜葵菘矣三岔
川田在鎮城南二十里
驊馬溝水之所溉也又其南十里爲夾寨園田
劉官兒寨水溉之又其南爲
歸德水　九股水　魚河諸水　碎金驛水皆溉旁

近園田種稻至禾穎翠發時有白鷺黃鴨泛濫其間
頗若江南矣常樂堡之東園田鎮之東
岔河水溉之高家堡川中田
永利河水溉之
人栢油水溉堡南田
兎毛河水石壑子分水皆溉神木河西田昔參將王
劾之所引也尋廢鎮之西
黑河水及寺子溝水溉響水堡田
波羅水溉堡西田然波羅水即圁水之旁出者也勢
微緩而收實與
清平沙外水溉堡東田至
新安邊饒陽諸堡水味苦色深黑灌田苗爲之枯萎
其地近鹽池古謂之渴水也信矣若
清水營水黃甫川水汪塡閼茂稻粱而平緣行水之
法未盡其利不亦甚可惜哉

風俗附

俗驕悍喜功利習騎射尚忠勇地處沙磧不事耕織
昔多世祿之家以奢侈相尚故至今華而不實漸習
陵矣且兵民參半以餉爲命家無儋石稍稍水旱輒
肆擾竊爲隱憂焉
漢地理志曰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修習
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

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
隋地理志曰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戎性多木彊皆
女義而婦處平凉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
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幷有
金方之氣矣
評曰爾雅謂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都其氣角立
其風精悍榆林去崆峒不甚遠而俗尚雄武則其性
然也觀自漢以來諸地理志語焉不詳不若吾鄉之
鄭端簡公之志之善也其言曰多將材有節氣視他
鎮爲最徵之明末而以孤城拒流賊也益信故申胥
之救楚也秦爲之賦無衣而出師先王之風其百世

不易者耶而車馬田狩之論抑末矣

景致附

東谷寒泉　西橋倒影　芹澗春香　榆河秋色

白崖明沙　紅山夕照　水簾飛雪　石洞棲雲

評曰吾見三輔黃圖風土記諸書多矣未嘗有所云景致者也景致之目俗甚又往往作詩以標置之何與世傳瀟湘八景西湖十景夫人而知之矣然湘山錄湖山勝槩二書皆鄙而不道予於志中八景詩還半删去間有佳者易其題以存焉覽者能自得之然未易爲俗人言也

延綏鎮志卷之一　嘉興譚吉璁重修

建置志

鎮之公署俱爲賊燬所存無幾矣凡文武官屬之裁革者又十之七哉如鎮撫之〻都察院〻戶部分司　中路管糧廳　撫賞廳　榆林局　經歷司　鎮撫司　陰陽學　醫學又　西路按察司　定邊之行太僕寺及〻管糧廳〻都察院中軍署并廳　按察司中軍廳　坐營都司廳〻參遊幕府坐堡廳　巡捕廳　淸平鎮靖安邊之左參將府三　神木孤山之右參將府二　鎮羌靖邊之千戶所是也今所載者　總鎮府在中城鼓樓西明天順中置　中路按察司卽舊都察院在總鎮府西明天順中置後圖有淸寧臺舊名德風臺巡撫鄭汝璧修築　城堡廳在城隍廟西者舊署也今在凱歌樓東街明萬曆中置　東路按察司及〻管糧廳俱在神木縣　西路管糧廳卽按察司改在靖邊　總鎮中軍廳卽舊中路按察司康熙三年改　榆林衛舊在儒學東今以中路管糧廳改　稅課司新鼓樓北今移南門之東　道紀司上帝廟內　僧綱司壽寧寺內　神木副總府　波羅副總府　定邊副總府　延安營參將府在本府　宜君營參將府康熙八年參將張光煥建在縣治　黃甫川遊擊府　靖邊遊擊府　綏德

衛守備廳　綏德州城守守備廳在州治及各堡守
備廳而已至若鎮城之　總鎮中軍府　守備廳
左營遊擊府　守備廳　右營遊擊府　守備廳
城守營都司及榆林驛則皆僦屋以居也行署向有
總督府　公議府　布政司今盡燬惟剏設　察
院在西水門之東順治十三年都御史馮聖兆副使
王廷諫城堡同知魏霙因杜氏宅改爲之城堡同知
高選有記
鎮榆樓鎮城北門樓名明嘉靖三十七年巡撫董威
僉事喬應光建萬曆九年巡撫宋守約副使洪忻重
修　觀遠樓東城　太平樓城北來安門上樓萬曆

二年巡撫張守中副使李承式總兵程九思建　譽
遊樓中城西戰學門　信地樓中城東北隅　鐘樓
北城大街康熙十一年總鎮許公占魁副使高公光
祉城堡同知譚吉璁重修詳余記　鼓樓中城大街
康熙十年總鎮許公占魁副使高公光祉重修城堡
同知譚吉璁有記　南鼓樓南城大街高六丈　凱
歌樓即舊城南門名懷德正德末都御史姚鏌爲巡
撫更今名　南關樓在鎮南郊上有立馬關帝廟舊
爲關廂內列客肆今盡燬而樓存焉
評曰易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在以爲行人有司之
義也則今有司之視郡縣猶傳舍也不亦宜乎然先
王祿糈以養之廨舍以安之尚恐不給而猶若行人
者然今乃使之僦屋賃僕以守其職無怪乎卒卒焉
若僑寓其地也
榆林衛儒學在城西北隅成化十四年都指揮丁大容
建明倫堂五楹左右爲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其
後爲尊經閣巡撫楊浩置正德十年按察司閻鏵重
修改置文會堂閣東爲教授宅西爲訓導宅兵火後
唯堂齋僅存康熙十一年總鎮許公占魁榆林道高
公光祉延安府知府王公廷弼城堡同知譚吉璁重
修大門一儀門一泮宮門一改博文約禮二齋尊經
閣一祠魁星於上外木坊一事在余記中

社學二　一在南門內　一在龍王廟西肅敏余公置又
有北社學南社學嘉靖十八年巡撫張珩三十二年
巡撫李如桂復設教讀後廢萬曆三十二年巡撫鄭
汝璧修復焉今俱廢惟於民房立義學榆林道二總
鎮府十俱延教讀與之廩給皆捐俸爲之也
書院舊有榆陽書院弘治八年巡撫熊繡置嘉靖二
十一年巡撫張𫐓檄曰願貞書院萬曆十年間廢
興文書院在文廟西萬曆三十二年巡撫涂宗濬置
今廢
衛學廩生緣起
榆林諸生舊無廩膳嘉靖八年巡撫蕭淮每生遞

芍優等各月給米三斗銀五分稱為正優隆慶六年巡撫郜光先憲副蕭大亨設立餼糧將魚河南鹽地起科并高通判入官地歲得糧價銀一百五十八兩六錢零充諸優生餼糧月給三錢至萬曆中巡撫劉蔡鄭汝璧優給至五錢或七錢三十七年提學道段猷顯改稱廩膳生員始與府學等矣

附學田學店舊碑記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榆林衛經歷司為蒙恩給買學田事蒙延安府城堡同知王帖文蒙神木帶管榆林道陳案驗奉巡撫延綏都御史涂批詳前事議允將教場迤西地土照舊作為學田備將地畝丈尺界址入誌勒碑永為遵守　教場東至沙山偏坡西至學田東界南至響水硃北至流水溝渠長二百六十二丈東西濶九十七丈零五尺　原發學田銀四百兩內買過學田東至教場西界西至成天受等地界南至官路北至流水溝渠　遊擊崔崇武原佃北面瓜廠地一段南北長四十一丈東西濶一十三丈計地八畝八分七釐給過價銀二十五兩又告佃教場菜畦地一段築牆奏方復買成天受地一塊其總又得南北長三十九丈東西濶二十一丈計地一十三畝六分五釐給過

地價銀二十九兩四錢五分　遊擊李國兆李成告給教場菜畦地二段南北長九十四丈東西濶一十八丈計地二十八畝二分給過地價銀三十六兩八錢一分二釐五毫　舍餘馮雲鵬原佃南面未墾荒地一段南北長四十九丈東西濶一十一丈計地八畝九分七釐給過地價銀一十兩無人佃種以上共計地五十九畝六分九釐共用過價銀一百一兩二錢六分二釐五毫　南門外號房官地一塊南北長二十一丈東西濶九丈係先年守備馮應元用價十兩告佃已經退還原價給馮應元訖委官趙汝崑建蓋學房前後連門樓共四十五間月出賃銀街面每間六分裏面每間五分一年共銀二十九兩二錢八分

靖邊所儒學設在靖邊營明萬曆元年建

評曰按初設衛學原無廩額有明之巡撫及榆林道蒞茲土者始或取諸罰穀或取諸贖鍰後又置學田學店以為廩給嗚呼前輩作人之意何其盛與今天下以養兵為急鹽課已入公帑所存之田與店又磽瘠不可耕而且無遺堵焉宜諸士之終窶也已雖然詩有曰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又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言君子長育人材若沚中有潤草得長遂且文武并用如楊舟之載沉物與浮物者然則養兵養士又

安可偏重乎哉
倉庫今存者惟
鎮城廣有倉　廣有庫　軍器庫卽舊火器庫　綏
德衛新建倉　雙山堡常盈倉　保寧堡倉　魚河
堡永充倉　響水堡永益倉　波羅堡廣足倉　懷
遠堡永盈倉　威武堡富有倉　龍州城宏阜倉
鎮靖堡巨積倉　鎮羅堡常裕倉　靖邊營利益倉
寧塞倉　柳樹澗倉　磚井堡新建倉　舊安邊
城舊便利倉　定邊金備倉至若
鎮城廣儲倉阜平倉火器庫藥局西路利益庫常樂
堡倉建安堡倉永興堡倉鎮羌堡豐盈倉歸德堡倉
清平堡常積倉把都河倉新興堡倉新安邊城新便
利倉石澇池堡倉三山堡倉饒陽水堡倉高家堡阜
益倉柏林寨倉大柏油倉神木倉孤山堡廣濟倉木
瓜園倉清水營倉黃甫川倉今俱廢
養濟院二一在榆林衛局西今廢一在管糧廳北今
衛署之東康熙十二年城堡同知譚吉璁重修
演武場在南郊昔鎮西將軍治兵處也成化中建爲
賊燬順治間巡撫王正志馮聖兆總兵沈朝華李延
春相繼修復　演武廳五間後爲　寢室崇臺三階
東西爲　鼓房各五間又外爲　將臺二高數仞磴
道北上所以樹旗旗立表撤此南可里許爲　望軍

臺巍然有亭其上爲坐營之所居也康熙十一年總
兵許公占魁重修其別在榆溪之西者爲　小教場
今廢
漏澤園三其一在教場之東明巡撫鄭汝璧置一在
南壇右一在北門外
驛遞自鎮城至米脂爲驛三俱建自成化中
榆林驛在三官廟西北今本驛額設馬二十匹每匹
月支草料銀一兩五錢驢三十頭每頭月支草料銀
七錢五分馬夫二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銀九錢共銀
八百七十六兩內修鞍屜鍘刀藥材等項銀三十兩
槓驢夫工食銀四十七兩九錢七分六釐零安定縣
協濟明倒馬一十七匹站銀一千九百四兩
歸德驛距鎮南四十里額設夫馬草料工食修補等
項應用站銀八百五十九兩七錢五釐三毫零葭州
協濟
魚河驛距歸德南四十里額設夫馬草料工食修補
等項應用站銀八百一十四兩二分七釐零神木縣
協濟明倒馬一十五匹站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
東西各路俱沿邊無驛每堡額設募夫二名站驢十
頭以接塘報募夫工食每年十兩八錢草料與各驛
同其錢糧俱從布政司給發　南路則爲銀川驛所
入米脂縣不載

許曰李自成一銀川驛之馬夫耳奮臂大呼九州幅
裂使十七年憂勤之主而禍同金統酷甚流殊自書
契以來未有若斯者也初不過爲裁省驛站計豈意
游民無所得食而饑荒又迫之卒至於土崩而不可
救嗚呼明太祖有言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
充之有司務加存恤蓋鑒元驛之苦累也使子孫世
守祖訓李自成者胡爲乎來哉

嘉興譚吉璁重修

祠祀志

文廟在城隍廟之西北　大成殿五楹舊設先師及
西配十哲像弘治十四年災十七年巡撫文貴復創
嘉靖五年重修基崇三丈陛七級廣七丈五尺康熙遠
地三尺有七寸康熙十一年榆林道高公光祉城堡
同知譚吉璁重修　東西兩廡凡三十六楹北與大
成殿爲左右門南環　戟門凡三楹康熙十一年榆
林道高公光祉城堡同知譚吉璁重修高三尺陛四
級門之外左爲　名宦祠右爲　鄉賢祠各三楹南
爲　欞星門亦三楹　泮池舊在門內巡撫[illegible]鑿

跨石橋三西引榆河水自來安門入經射圃東折榆
林衛西墻南注泮池復西流出郭外今移在欞星門
外引龍王泉水注之
武廟在南城之西原入衛遊擊公署萬曆三十五年
巡撫涂宗濬改爲廟　正殿三楹　左右廡各三楹
中門一楹　大門三楹　武教署一所今廢
社稷壇鎮城北二里許舊周以墻垣封樹儼然今廢
祭永安門郭中
風雲雷雨壇城南一里許有碑　厲壇城北里許今
廢致祭於東郊城堡廳主之
城隍廟在榆林衛街鎮城各營堡俱有歲清明中元

下元迎祭於厲壇　八蜡廟在榆陽橋南歲以秋祀之　上帝廟在鎮城大街正中後有玉皇閣　大馬神廟在鎮城東南山嶺　小馬神廟在察院西北各營堡俱祀　旗纛廟鎮城南關外各營堡間有歲惟霜降一祭鎮城總兵王之今在南鼓樓之左康熙八年總鎮韓應琦建　火神廟中營遊擊府左旬歲九月二日祭萬曆二年巡撫張守中重修　文昌祠鎮城文廟外東南隅營堡惟高家清水祀之　東嶽廟鎮城北營堡惟神木清水龍州把都河祀之　北嶽廟鎮城北五里營堡東路多祀之

余肅敏公祠鎮城南門內正德初勅修祀巡撫余公子俊鎮八歲時致祀以開創有大功也　姜公憫忠祠鎮城南門西祀寧夏總兵官姜漢正德初死安化王寘鐇之變勅建今俱廢

靖邊所

文廟靖邊營城之北　大成殿一　啟聖祠一　東廡一　西廡一外　文昌閣　習儀亭在焉萬曆初建

評曰舊志文武兩廟有祭器經籍二志凡籩豆與夫十三經七書之屬靡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宮墻荒毀而有司之所存者又安可問哉至於鎮城之建始自余肅敏公耆老至今能言之功在斯人而祀典寢頓其於桐鄉之祠謂何嗟乎古之道廢贻久矣泮水澤宮賢琳堂梵宇之不若而甘棠之遺亦復忽焉即有所立之祠非生而甚貴者不能也不又可哀也矣夫

延綏鎮志卷之二

嘉興譚吉璁重修

增補

文廟始自成化歷年久矣但地處窪下易於傾圮自康熙十一年榆林道廳修後迄今二十餘載殿宇廟廡漸次摧毀門祠坊闕半委榛蕪康熙三十四年總鎮柯公彩榆林道莊公揖城丞同知張公臯輔目擊廟貌之頹力肩振興之任爰各捐俸共謀重修自是美輪美奐聖宇重新矣

外史李龍雯評曰明成化九年余肅敏公始議立榆林學宮以培文風以訓武胄甚盛典也但歷年既多成毀不一自譚舟石司馬捐葺後迄今廿有三載月爲風雨所剝巍巍宮墻又將鞠爲茂草幸逢總鎮柯公觀察莊公司馬張公首崇膠序同志重修俾黌宮泮水煇煌生色豈獨肅敏專美於前與爰附編末庶天下後世知三公澤在邊隅而於肅敏並傳於不朽云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秋九月榆谿李龍雯補刊

增補

城北雄石砭舊有閣名翠然康熙十二年水漲衝激蕩毀無存總鎮柯公彩以地屬乾方全鎮風水攸係因捐俸重建凡五楹上祀關帝像名爲鎮遠其崖畔佛龕僧舍補緝修葺遊人莫不改觀　東門外舊有無量寺屏蔽東城以衛民社歲久頹廢寺僧他徙總鎮柯公彩捐俸重建又於寺前起蓋店房爲寺僧取租　演武亭在南門外總鎮柯公彩捐俸重修規模宏壯按期操練以重邊防　龍王廟在紅山市南比年雨暘不時春夏多旱總鎮柯公彩虔誠致禱輒有感應捐俸重修　東南駝嶺有大馬神廟年久坍塌總鎮柯公彩以神司馬匹營伍攸賴捐俸重修　準提寺在鎮署之東順治初建總鎮柯公彩捐俸新之傍設義塾延師教讀童蒙肄業者甚衆　文昌宮在西門城上棟楹蠹朽丹堊剝落總鎮柯公彩捐俸重修士子咸稱慶焉

外史李龍雯評曰鎮城自兵燹後未聞有修舉廢墜者即南郊之演武亭用兵家往往視爲傳舍以致漸將淪沒而況其他哉今總鎮柯公講武之餘歷覽名勝比年來捐捨金錢雖更僕數而又擇其關切地方者力爲鼎新而不辭如石砭樓無量寺龍神祠馬王廟以及署左之準提禪室城頭之司祿文宮與教場

演武一亭次第告成屹然巨鎮氣象矣孰謂公之乃心邊隅也不與創始同功乎

兵志

國朝經制官兵九千六百二十九員名馬二千六百四十二匹 明會典經制官兵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員名馬騾駝三萬三千一百五匹

鎮城中營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一十六名守兵五十二名馬三百九十八匹 明制官兵三千六百四十四員名馬騾駝二千八百八十四匹

左營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四百七名守兵六十三名馬三百九十八匹 明制官兵三千一百十四名馬騾駝一千九百七十八匹

右營馬兵三百九十八名步兵[illegible]百七名守兵六十三名馬三百九十八匹 明制官兵三千三十九名馬騾駝二千六百四十匹

城守營守兵五百名

中協波羅營馬兵三百名步兵二百五十九名守兵一百名馬三百匹 明制軍丁弁守瞭軍共八百二十八名馬騾三百五匹

保寧堡守兵八十名 明制軍丁弁守瞭軍共一千二百八十名馬騾駝六百[illegible]十五匹

常樂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弁守瞭軍共六百四十八名馬騾二百四十三匹

雙山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六百
六十名馬騾三百三十一匹
歸德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四百八名馬騾一
百一十七匹
魚河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五百名馬騾二百
五十匹
響水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七百
八十六名馬騾駝三百九十八匹
懷遠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
七百三十九名馬騾三百五十七匹
威武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六百

四十名馬騾二百七十四匹
清平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二千
二百二十四名馬騾駝一千五百九十八匹
東協神木營馬兵一百五十五名步兵六十名守兵
二百名馬二百五十五匹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
二千四百五名馬騾駝一千二百七十七匹
黃甫營馬兵八十名步兵五十一名守兵六十六名
馬八十匹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一千六百七名
馬騾一千一百四十九匹
建安堡守兵一百二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
六百八十名馬騾二百四十七匹

高家堡馬兵一十五名守兵一百三十名馬一十五
匹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名馬
騾駝一千五十八匹
栢林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
六百二十七名馬騾二百二十三匹
大栢油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四
百六十六名馬騾一百四十九匹
永興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
一千一百六名馬騾三百九十九匹
鎭羌堡守兵一百一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
七百六名馬騾二百二十九匹

孤山堡守兵一百二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
二千六百五十六名馬騾駝一千七百六十四匹
木瓜園堡守兵一百二十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
共八百七十九名馬騾二百六十四匹
清水堡守兵一百名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一千
一百二十名馬騾四百二十八匹
西協定邊營馬兵二百六十名步兵七十五名守兵
二百名馬二百六十匹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二
千六百九十名馬騾一千五百六十五匹
靖邊營馬兵八十八名步兵五十名守兵六十五名
馬八十八匹　明制軍丁幷守瞭軍共二千二百五

十五名馬騾九百二十匹
龍州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舍守瞭軍共五百五十七名馬騾二百四十七匹
鎮靖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匹　明制軍丁舍守瞭軍共二千五百三十七名馬騾駝一千七百八十九匹
鎮羅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舍守瞭軍共四百四十一名馬騾一百六十匹
寧塞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匹　明制軍丁舍守瞭軍共二千四百四十五名馬騾一千五百七十一匹

柳樹澗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匹　明制軍丁舍守瞭軍共一千八十二名馬騾三百八十四匹
安邊堡馬兵三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三十匹　明制
新安邊堡軍丁舍守瞭軍共五百九十一名馬騾一百五十二匹又舊安邊堡軍丁舍守瞭軍共二千八十四名馬騾駝一千二百二十五匹
磚井堡馬兵一十名守兵一百名馬一十匹　明制軍丁舍守瞭軍共八百五十名馬騾四百三十三匹
鹽場堡守兵五十名　明制軍丁一百二十名馬八四

綏德州城守營馬兵二十名步兵三十名守兵一百五十名馬二十匹
延安營馬兵二百七十五名步兵一百三十五名守兵二百名馬二百七十五匹　明制軍丁一千五百名馬五百匹
宜君營馬兵三百三十名步兵一百八十名守兵二百五十名馬三百三十匹
鄜州城守營馬兵三十名守兵二百名馬三十匹
附明制
撫標官軍一千八百三十三名馬騾駝一千五百九十五匹　入衛三營官軍二千九百六十二名

馬騾三千七十三匹　撫邊都司及衛所操局守瞭官軍一千五百四十五名馬騾二十一匹　石澇池堡軍丁舍守瞭軍共四百四十二名馬騾二百一十九匹　三山堡軍丁舍守瞭軍共三百七十二名馬騾二百二十一匹　饒陽堡軍丁二百二十七名馬騾八十五匹今裁
軍數舊額
明洪武二年延綏守臣建議開設延綏各衛調銓官員編選軍士於時有歸附者有收集者有選充者有編撥者共爲四等此外有額字號軍蓋天順初陝西參將李源清出各衛逺年無勾之軍同名同姓而相

推不承者逦悉發楡林衛續伍缺謂之老軍　又成
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
邊民多驍勇耐寒敢於戰鬭若選作土兵必能奮力
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縣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
州府谷神木米脂吴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
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其
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戸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
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於時得壯
丁五千餘名又弘治中延綏巡撫復題名募土兵名
義勇軍計得一萬三百七十六名此延綏土兵之所
由始也　又成化八年毗加厮蘭侵套吏部侍郎葉

盛會總督王越總兵許寧奏請清解六年七年各省
軍之不服水土者暫留實邊與清勾雲南兩廣福建
浙江衛所軍人俱解楡林各衛以實邊備巡撫余子
俊亦有是議詔可之謂之雜抽軍　又成化六年楡
林置衛時三衛老軍摘撥戍邊數少巡撫議從老軍
戸內陸續抽選壯丁分四班輪流操備謂之四班壯
丁自弘治以後共計得軍四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名
爲原額　又弘治十三年延綏巡撫陳壽議奏官軍
之家三丁內選一丁以補軍伍空缺計選軍二千名
又正德五年左通政叢蘭經邊各軍戸內五丁以下
者擇一丁六丁以上者擇二丁計得軍丁一千五百
二十三名謂之選丁　又嘉靖三十年巡撫張愚奏
於免糧土兵餘丁內每免糧五石以下者抽一丁五
石以上者抽二丁十石以上者抽三丁三十一年巡
撫張珩以免糧十石上下者抽一丁俱夏秋備邊過
冬疎放謂之免糧抽軍　又成化十三年巡撫余子
俊奏綏德衛十二隊每隊五十名共六百四十四名
延安衛一十九隊有奇共九百五十三名慶陽衛八
隊共四百一十九名凡屯軍每年俱十月初一日到
邊備冬次年三月初一日疎放農作嘉靖二十四年
巡撫張子立題留本衛設官操練以備征戰謂之屯
軍一名備冬軍　明制江南北淮東西軍衛皆領漕

運河南山東軍每歲分番戍邊名曰班軍正統初兵
部節議輪班官軍陝西西安左前後右四衛潼關衛
蒲州守禦千戸所河南南陽衛寧山衛穎上守禦千
戸所通共輪班操備官軍兩班計一萬一千六十三
員名嘉靖三十一年奏冊尚仍舊其後南陽潁上寧
山三衛軍免班南陽等衛軍戍楡歲二月赴邊次年
二月放歸嘉靖四十三年巡撫胡志夔疏議免戍三
年每年每軍徵銀五兩四錢解鎭募軍之用限滿仍
復上班萬曆三年閱邊郎中熊秉元總督石茂華巡
撫張守中會議照舊徵銀以資工費而班軍之制廢
矣　又嘉靖二十九年咸寧侯仇鸞疏歲徵各鎭兵

入衛以楡林四營更番戍守謂之入衛軍當時呼之爲小馬軍

評曰明之衛所卽唐府兵遺意也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法誠善也洪武初延安侯唐勝宗及長興侯耿炳文等奏訓練陝西都司所屬官軍數目凡三十四衛馬步官軍十六萬七千有奇此大較也自後承平旣久衛所指揮諸官皆世冑不習武而是時之軍士彊壯則占役於權門疲羸則掛名於公府支糧則有其數調遣則無其人卽或一二大臣有意釐飭之將領惡其害己而驕悍之卒又輒肆噪呼如嘉靖二十二年延綏巡撫張穗叅糧道王納言之激變并以自刼者可鑒也自逃亡者旣不勾補占役者又不着伍急則籍口召募及調遣而已故老軍變而爲土兵土兵變而爲抽選班軍變而爲改折舉祖宗之法而盡變之以至於亡而不悟悲夫卽京師之三大營額兵三十萬一變而爲團營再變而爲十二營後又引宣府大同楡林遼東邊兵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盡壞沿至崇禎末求勝甲冑者而亦不可得矣近在輦下者且然况九邊之遠哉夫以三十萬之衆生聚教訓積二百年之久宜麗之不可億計矣乃卒守空籍而國隨之者何也唐兵三變而亡而明與之一轍也

馬政

鎮馬原額常操輪班備禦官軍騎操馬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七匹皆取足於茶馬鹽中馬兌糧馬陣獲馬互市馬死馬而買補之價則以京運地畝給之乃又設以樁朋嚴以馬禁其制固詳且密矣

國朝茶馬仍設但鎮兵旣減閫營額馬僅二千九百耳之內地而已足故西寧領馬歲止數十匹死廢之牧以實郵傳而池鹽互市等項盡行罷革惟樁朋與馬禁俱沿明制　茶馬洮岷西寧各設茶馬司合番易馬巡撫項忠題請三邊照年輪領後楊一淸以西寧距鎮太遠請以洮河馬專給延寧而西寧歸甘肅嘉靖初巡撫張宏因套兵日彊奏請破格給賜額外茶馬二千匹間歲一領從之　苑馬設監寺臣主之駐牧平涼以西本鎮唯嘉靖中撫臣張宏奏討苑馬三千九百餘匹給軍　鹽中馬天順中每中馬一匹給鹽八十引計兩池歲課四萬五千引每該馬四百五十餘匹尋以所中馬不堪征操奏准折價每引一百道中銀五十兩計二馬之引可充三馬之費每歲解鎮後池爲寧夏所借正統中復歸本鎮然鹽政大壞徒存空名而已　兌糧馬始自成化九年余子俊題兌土兵本戶稅糧二十石以下并其差役專買本

軍馬匹牧養其軍四千八百六十八名免糧六萬四
千九百三十八石該馬四千八百六十八匹至萬曆
四十三年巡按沈涵奏請免糧買馬不若徵銀給價
始令土兵每糧一石徵銀三錢三分延慶二府徵解
榆林以管糧通判司之凡土兵買馬每匹領銀十二
兩然其後弊竇漸滋鎮城軍丁非土兵而往往冒領
東西二路雖土兵不得給價及巡撫鄭汝璧嚴覈着
令鎮城土兵仍給價十二兩而三路土兵各給五兩
焉　陣獲馬嘉靖以前凡奪獲馬匹盡行給賞未幾
擇騸馬給軍伍而騍馬駝牛與本軍其後幷取變賣
充撫賞費而士氣衰矣　互市馬始自嘉靖中仇鸞

奏許馬市計節次易馬六千匹分給軍士及萬曆末
吉能乞欵每歲除貢馬三百四十匹外互市之馬不
滿二千驃壯者給軍老羸者變價充賞　京運馬價
正統初年軍伍缺馬奏發內帑銀六萬兩買馬給軍
嗣是無定額惟遇馬缺巡撫奏討或三五萬或六七
萬嘉靖十一年至十萬後更以幾何馬兼給弘治中
陳壽奏討四戶馬三千匹正德中兵部咨給保定寄
養馬二千四百匹陳璘奏討紫荊關馬三千匹嘉靖
時張宏又奏討紫荊關四戶馬三千匹凡募軍俱有
奏討馬價每匹給價十二兩與樁朋每匹十兩者不
同　地畝馬價成化六年兵部議馬價不足於屯田

內每頃出銀一錢屯官徵收解鎮收買戰馬給軍不
許那移年終奏報計榆林衛五百五十九兩三錢綏
德衛二百九十六兩九錢一分延安衛五百九十八
兩八錢七分慶陽衛三百三兩六錢共一千七百五
十八兩六錢八分至萬曆末年水旱逋欠加以侵漁
歲所不滿三百金矣　樁朋成化十三年兵部議行
各邊凡馬匹遇有倒失酌量官軍朋合出銀買補每
年遇雙月都指揮出銀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軍
五分走失被盜者各加五錢扣存官軍照時買馬約
一年應扣五千餘兩鎮巡官半年一奏報
評曰盜與馬何與哉天下有盜而無馬者矣馬之禁

盜乎盜之待馬乎馬與盜果相輔而行乎何馬禁甚
嚴而盜猶如故也此與壽王梜弓矢之對同然無有
一人為
上言者可歎已便非
朝廷洞然而弛其禁則陝西四川貴州民間之苦將
何所告愬哉嗚呼民之種馬養馬俵馬之獘極矣至
本朝而始革今又與民同其利則塞之序也亦何難
致橋姚之富耶

軍器

大小車三十九輛　一丈長空木桶砲四位　小竹
火箭七千五百枝　五尺長空木桶砲一位　生鐵

小炸砲五千四百三十箇　生鐵大炒砲九箇　火箭桶一十三箇　鐵箭一百四十四枝　遮牌八面

磁炸砲八箇　生鐵礶二箇　生鐵蒺藜七千三百七十箇　紙火繩五十六根　刀五口　鈴貝九十箇　大鉛子一百二十箇　鉛子六百箇　鳥鎗鉛子三百九十六箇　大小鐵子五十四萬四百二十七箇　火礶三十六箇　磁炸砲二百八十三箇

鐵炸砲二百四十二箇　竹杆六千八百五十六根　火箭墜二百七十箇　火箭頭一千四百八十箇　起火三百一十箇　大小石子一千三百五十箇　熟鐵盞口砲一十八位　鎮殿銅將軍砲四位

鎮殿銅發貢壺砲四位　鎮殿生鐵將軍砲六位

生鐵馬腿飛砲二十三位

評曰兵家言火攻者非若近今之佛郎機三出連珠百出先鋒毋子火獸布地雷十眼銅砲四眼神鎗諸器即明初之破張士誠者用礮而非砲也礮者飛石也俗文從石包聲不用石而鑄鐵製藥為之失其義矣葢佛郎機自嘉靖初得番人蜈蚣船銳法始以後各邊遂恃為長技若夫平原易地彼我相當固無所施即有險阻又極重難致則宜於守而不宜於攻也明矣語曰火攻固是下策而況本非兵法之所有乎

烽火

舊制遇警日則舉煙夜則舉火鳴砲一沿邊傳至鎮城若不退每一時照前舉行一次如出境日舉空煙夜舉空火不鳴砲其三五十騎至百騎日則懸黃旗一夜則懸燈籠一二三百騎至五百騎日則懸青衫一夜則懸燈籠二六七百騎至千騎以上日則懸皮襖一夜則懸燈籠三五七千騎至萬餘騎日則懸青號帶一爐煙一夜則懸燈籠四

東路煙火一把則為　黃甫川　清水營　木瓜園　孤山二把為　鎮羌　永興三把為　神木　大柏油　柏林四把為　高家堡　建安五把為　雙山地界雙山墩起至常樂兒笤坡墩止七把為　常

樂橫河墩起榆林城永昌墩止八把為　榆林城永昌墩起保寧鎮疆墩止

西路煙火一把則為　新興　碍井　石澇池　三山　定邊　塩場　饒陽水二把為　把都河　栁樹澗　新安邊　舊安邊三把為　鎮靖　鎮羅靖邊　寧塞四把為　威武　清平　龍州城五把為　波羅　懷遠六把為　響水七把為　保寧八把為　榆林城永昌墩起保寧鎮疆墩止

評曰嘗攷永樂時總兵官武安侯鄭亨敕書云各處煙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煙墩上收貯五箇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煙墩傍邊開井井外圍墻與

煙墩相平使外而望之只是一箇煙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噫其綢繆之至計與及甚褢也李賊過雁門度居庸烽火無一傳矣雖曰天命而使狐鳴之盜無斬山緣道之艱者人謀非也

按各邊鎮守官有總兵副總兵叅將遊擊總兵總一鎮之兵謂之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謂之奇兵遊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謂之遊兵叅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謂之援兵此邊兵之制也而後其寡矣

食志

屯田

榆林衛原額屯地共五千七百七十四分內官地七十四分屯地五千七百分以六頃為一分共地三萬六千九百六十頃零除撥附鎮田七十四分為隻身百戶外共五千七百分自威武以西盡定邊界南接保安安塞合水環縣北至剷削二邊其屯田軍丁原係延慶二府名募及賴宇號軍籍名五所每分徵糧六石共徵糧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八石　成化中增馬價銀五百五十九兩三錢　萬曆後除荒地一千八百四十

二頃零實存地三萬六千一百一十七頃二十九畝零增糧六千八百六十一石五斗零共實徵糧四萬一千四百二十石四斗三升零增均徭銀一千八百五十二兩四錢零增九釐銀一百四十兩五錢馬價除荒實徵銀九兩四錢八分

國朝順治年間題免荒地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六頃四十五畝五分　康熙三年本衛實熟地一千八百二十頃八十三畝六分徵糧二千一百五十一石五斗七合零徵九釐銀一百兩二錢六分七釐零均徭銀三十七兩七錢六分七釐零俱分隸中西二路各堡　清平堡實熟屯地一十六頃七十

三畝五分徵糧二十石一斗四升一合均徭銀八錢四分五釐零　龍州堡實熟屯地一十三頃八十九畝徵糧一十六石六斗六升八合均徭九釐銀八兩五錢八分九釐零　鎮靖堡實熟屯地六十六頃七十五畝徵糧八十石一斗四合均徭銀五兩四錢二分五釐零　鎮羅堡實熟屯地九十五頃七十五畝徵糧一百一十四石九斗均徭銀八兩三錢五分九釐零　靖邊所實熟屯地四十一頃二畝五分徵糧四十九石二斗六升六合零均徭九釐銀一十三兩二錢九分五釐零　寧塞堡實熟屯地五十頃一十九畝徵糧一十二石九斗四升四合均徭九釐銀七

兩八錢四分六釐零　柳樹澗堡實熟屯地三百五十頃九十四畝徵糧四百三十一石一斗三升八合均徭九釐銀一十五兩四錢六分一釐零　舊安邊堡實熟屯地四百五十八頃八十六畝六分徵糧五百五十石六斗三升九合零九釐銀四十兩三分零　新安邊堡實熟屯地一百四十頃四十一畝徵糧一百六十八石四斗九升二合均徭銀八兩六錢一分九釐零　磚井堡實熟屯地二百八十六頃六十七畝徵糧三百四十一石四斗九升四合均徭九釐銀一十五兩九分九釐零　定邊所實熟屯地二百八十頃六十九畝五分徵糧二百九十四石三斗八

升五合均徭銀五兩五錢九分三釐零　三山屯實熟屯地二十五頃二十九畝徵糧二十五石五斗九升四合九釐銀一十一兩一錢一分一釐零

隻身下實熟屯地六十二頃五十二畝五分本衛徵糧七十五石一斗六升八合

界北新增原額地四百四十三頃七十九畝三分糧五百六十三石一斗九升零草四百八十四束順治年間題免荒地四百六頃八十八畝三分今成熟地三十六頃九十一畝坐落龍州堡一十五頃八十四畝徵糧二十石二斗五升六合草八束一十四斤靖邊所二十一頃七畝徵糧二十五石五斗九升五合

零草二十八束十斤零

南關夾道原額屯地五頃五十畝徵糧六石六斗坐落鎮靖堡今熟地二頃四十四畝徵糧二石九斗二升八合

界石迤北原額屯地五十八頃六十三畝徵糧二百石坐落本衛城南今折徵銀二十一兩二錢七分一釐零

廢糧地原額三千五百四十四頃二十畝八分徵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八錢一分八釐零又丁祭銀二十二兩一錢一分三釐今靖邊所徵熟銀八兩一錢八分三釐　鎮靖堡原額地二百一十五頃五十一

畝三分今熟地二十一頃十六畝徵銀二十一兩六分
靖邊所原額地三百一十七頃一十三畝五分三
釐今熟地三十頃徵銀一十二兩二錢二釐零　定
邊所原額地一百五十七頃六十五畝今熟地三頃
八畝七分零徵銀一兩五錢　磚井堡原額地八百
四十八頃六十六畝八分今熟地一十三頃四十三
畝六分徵銀八兩七分
綏德衞原額屯地五千七百分每分一頃二十畝該
地六千八百四十頃除右所姜楊二百戶屯地都塘
初緣邊築入夾道內并百戶裁去共實在屯地六千
六百三十六頃內雜清澗綏德吳堡爲下屯地自米
脂葭州以東盡威武距鎮城內鼓樓界爲上屯每分
各百戶科糧草不等共徵糧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
石五斗五升九合一勺徵草二萬二千二百七束
成化中增馬價銀二百九十六兩九錢一分　萬曆
末加徵九釐銀七十一兩五錢七分　零軍器銀
二百七十五兩六錢四釐均徭銀一千一百二十九
兩一錢七分七釐零均徭無定額每歲本衞酌其經
費多寡詳撫院批允開徵減馬價十八兩四錢八分
六釐實徵馬價銀二百七十八兩五錢二分四釐
國朝順治年間題免荒地五千一百五頃五十二畝
康熙三年本衞實熟地一千五百三十九頃六十二

畝四分徵糧四千一百四十九石九斗二升一合二
勺零草五千三百二束六斤零馬價九釐軍器均徭
諸項銀俱仍舊額內實熟屯地四百六十七頃六十
五畝三分零徵糧一千三百三十二石六斗六升九
合草二千六束五斤零屬本衞新建倉徵收　又上
三屯實熟地四百頃四十六畝一分零徵糧一千四
十石四斗七合零草一千二百四十一束零屬本衞
經歷司徵收納鎮城廣有倉餘分屬
中路各堡　保寧堡實熟屯地七十八頃六十六畝
徵糧二百二十七石三升四合零草二百六十五束
六斤零　雙山堡實熟屯地一百二十五頃一十八
畝徵糧三百五十二石八斗五升零草四百一十九
束五斤零　魚河堡實熟屯地一百四十五頃五十
一畝七分徵糧三百六十四石二斗九升零草四百
三十束六斤零　響水堡實熟屯地一百四十八頃
六十三畝四分零徵糧三百二十三石二斗四升二
合零草三百六七束七斤零　波羅堡實熟屯地五
十七頃六十三畝徵糧一百四十九石八斗八升一
合零草一百九十五束三斤零　懷遠堡實熟屯地
五十七頃二十七畝徵糧一百六十三石八斗一升
六合零草一百九十一束四斤零　威武堡實熟屯
地七十七頃二十四畝徵糧二百四十二石三斗七

升一合零草二百五十七束一十四斤零　清平堡
實熟屯地二十七頃八十四畝五分徵糧八十二石
八斗二升四合零草九十三束七斤零
界北新增原額地四百七頃三畝糧一千一百九石
六斗六升零草二千一百二十束九釐銀一百八十
四兩九分八釐零順治年間題免荒地二百六十頃
四十一畝今成熟地一百四十九頃九十二畝糧四
百四石一斗四升八合零草七百四十五束一十五
斤零九釐銀一百五十五兩九錢六分零
夾道糜糧地原額四千五百六十三頃二十二畝在
界石北馬路南與草場相參環瀦澤中頗稱膏腴但

切近大邊視邊事之緩急爲地畝之荒墾官給牛具
每歲照牛徵租萬曆中徵糧至九千七百九十七石
二斗二升後改本色爲折色以充撫賞之不敷及明
季屢荒加之變亂熟者百不存一今中路各堡則熟
地七十頃五十畝徵銀八十兩一錢五釐零西路各
堡則熟地二百四十五頃九十八畝七分徵銀一百
七十四兩九錢三分零
延安衞原額地三十七十二頃六十六畝八分糧一
萬四千五百七十一石七斗零草二萬二千四十一
東坐派延豐等倉上納馬價等銀六百二十六兩二
錢一分零今裁併膚施縣而地之近邊者則屬之於

西路各堡　龍州堡實熟屯地八頃八十四畝糧四
十二石四斗七升零草六十四束　鎮靖堡實熟屯
地一十六頃三十六畝糧七十八石五斗五升草一
百一十九束　鎮羅堡實熟屯地一十頃七十四畝
五分糧五十一石五斗九升四合草七十八束零
靖邊所實熟屯地三十頃一十一畝五分糧一百一
十七石三升零草一百六十八束零　寧塞堡實熟
屯地二十五頃五分糧一百二十石七升零草一百
八十三束零
東路柏林堡原額糜地二十七頃一十畝糧五十四
石二斗折徵銀三十二兩五錢二分　大柏油堡原

額糜地二十一頃七畝糧四十二石一斗四升折徵
銀二十五兩二錢八分四釐　神木營原額糜地四
十四頃九十二畝糧七十四石三斗八升折徵銀四
十四兩六錢三分八釐　永興堡原額糜地三十七
頃四十六畝五分糧七十四石九斗三升折徵銀四
十四兩九錢五分八釐以上四堡今歸併神木縣
鎮羌堡原額糜地二十五頃糧五十石八斗一升折
徵銀三十兩四錢八分六釐　孤山堡原額糜地一
百四十一頃七十三畝八分零糧二百七十三石八
斗七升六合零折徵銀一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零
木瓜園堡原額糜地九十三頃七十畝五分糧一

百七十九石八斗六升折徵銀一百七兩九錢一分六釐　清水營堡原額糜地八十頃五十一畝五分糧一百五十三石三斗八升折徵銀九十二兩二分八釐　黃甫川堡原額糜地一百五十八頃二十六畝五分糧三百一十石四斗二升五合折徵銀一百八十六兩二錢五分五釐以上五堡今歸併府谷縣　高家堡原額新增地五十頃九十五畝二分內除荒地三十五頃一十三畝七分實熟地一十五頃八十一畝五分每畝徵糧二升共糧三十一石六斗三升草四十八束

評曰屯田足食由來尚矣明制延綏三衛各設千戸所五一所統百戸所十每百戸所百戸一員總旗二小旗十領軍一百名地一百餘分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法未嘗不善也自後承平日久武事廢弛衛中軍丁即一躉上諸生皆得而奴使之百戸又敢有其田哉即巡方御史及滿軍之官執簿[illegible]名惟避奴客克數而已宜其客兵日多糧餉日匱而國勢日以不支也可不鑒哉

折色

廣有庫額收衛併州縣起解銀四萬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九分四釐零　綏德衛起運地丁折色馬價九稽軍器鐵料均係等銀一千六百五十七兩九錢六分零　榆林衛起運地畝折色九釐草場養廉地租糜糧等銀三百九十九兩一錢九分三釐零　保寧等堡起運糜糧地畝升新墾糜糧養廉銀四百四十兩七錢三釐零　高家堡起運九釐銀四兩八錢三分四釐零　鄜州起運地丁雜項銀四千六百七十一兩五錢八分五釐零　延川縣起運地丁雜項等銀一千三百九兩八錢九釐零　宜川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三千三十七兩五錢六分五釐零　延長縣起運地丁雜項銀八百七十兩二錢五分五釐零　中部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七百二十五兩六錢三分五釐零　洛川縣起運地丁雜項銀六千四百

四十六兩九錢七分五釐零　米脂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六百六十九兩三錢六分四釐零　綏德州起運地丁雜項銀二千六百二十一兩六錢七分九釐零　安定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三百四十八兩一錢八分四釐零　安塞縣起運地丁雜項銀八百七十一兩三分九釐零　葭州起運地丁雜項銀二千五十五兩五錢三[illegible]二釐零　神木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六百[illegible]二錢九分八釐零　保安縣起運地丁雜項銀六百五十三兩四錢七分八釐零　宜君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九百一十四兩七分四釐零　清澗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八

百五十六兩五錢一分三釐零　甘泉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五百八十一兩三錢七分六釐　府谷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七百七十九兩八錢二分一釐零　膚施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三百一十二兩五錢八分六釐零　吳堡縣起運地丁雜項銀一千三十兩

延安稅課司額解銀一百六十八兩二錢三分八釐零

鎮城南門稅課司每歲約解銀四百八十兩有奇

明制稅糧

廣有倉本色糧米共九萬二千八百七石一斗三升零　料四千八十六石四斗六升零　草七萬六十

五束零

夏稅　宜川縣小麥一千四百五十石豌豆六百石俱赴綏德廣盈倉上納　延長縣小麥六百石豌豆三百石俱赴綏德廣盈倉上納以上二縣每石外加脚耗二斗官為轉運　洛川縣小麥八百三十一石九斗三升豌豆一百石俱赴延安府延豐倉上納每石外加脚耗三斗官為轉運　綏德州小麥七百石　米脂縣小麥五百六十三石三斗豌豆五百八十石

秋糧　宜川縣粟米三千石黑豆六百石　甘泉縣粟米一千二十六石七斗二升黑豆二百一十三石二升　洛川縣粟米一千一百三十八石　鄜州粟米一百五十石　米脂縣粟米三千二百五十九石七斗黑豆一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九升　綏德州粟米三百三十七石八斗黑豆五百三十五石二升

榆林衛新增粟米三百三十七石八斗黑豆五百三十五石二升

廣儲倉本色糧米

夏稅　宜君縣小麥二千六百七十三石六斗四升赴延安府延豐倉上納每石外加脚耗三斗官為轉運

秋糧　中部縣粟米一千四百四石　洛川縣粟米一千五十六石二斗三升　宜君縣粟米四千五百二十八石八斗九升　延長縣粟米六百三十五石黑豆二百石　甘泉縣粟米四百二石二斗六升四合黑豆二百二十三石三升　鄜州粟米四百八十五石八斗七升四合黑豆二百五十石　綏德州粟米四千石

各堡本色糧餉

膚施縣糧三千六百三十二石七斗納鎮靖堡　鄜州糧八千七百一十八石四斗納靖邊　中部縣糧四千八百九十石一斗納綏德倉　甘泉縣糧二千

六百四石納靖邊營又八百一十一石三斗納常樂
堡　延長縣糧五千八百二十二石九升納綏德倉
又三百石納常樂堡　延川縣糧五千七百二十三
石納魚河堡　清澗縣糧四千六十四石三斗納歸
德堡　米脂縣糧一百二十石納常樂堡　葭州糧
一千九百八十九石五斗納建安堡又一千二百石
納高家堡又九百三十二石五斗納雙山堡　吳堡
縣糧五百四十二石四斗納魚河堡　神木縣糧一
千三百三十六石存本縣倉　府谷縣糧一千一百
四十三石五斗納木瓜園堡又四百石納清水營
安定縣糧一千四百三十七石納清平堡又九石九

斗九升納龍州堡　保安縣糧一千一百四十二石
四斗納寧塞堡　安塞縣糧二千八百八十石三斗
納鎮靖堡　榆林衛糧二萬七千五十三石納威武
堡　綏德衛糧五千一百六十七石五斗納綏德本
倉又一千六百六十石二斗納鎮城又一萬九百八
十八石八斗五升納高家雙山響水魚河波羅威武
懷遠七堡

廣有庫折色銀兩京運銀共十八萬四千三兩零民
運銀共二十一萬七千兩零　陝西布政司夏秋糧
草銀一十八萬四千兩零　西安府夏稅秋糧一十
四萬八百八十石零馬草二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
八束零各折價不等共銀十三萬七千四百六十八
兩零　延安府夏秋稅糧四萬四千二百二十石零
馬草二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束零各折價不等共
銀三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兩零　鳳翔府夏稅七千
二百五十八石馬草二萬四千三百四十八束零各
折價不等共銀六千九百六十兩零　慶陽府秋糧一
千石米豆折價不等共銀二千三百四十二兩五分
零　漢中府馬草一千[illegible]百八十六束零每束折銀
四分共銀六十三兩[illegible]錢六分零　河南布政司河
南等府夏稅七萬八千石折價不等共銀三萬四千
兩

西路各堡折色　龍州堡原額各項折色銀五十九
兩三錢零　鎮靖堡原額各項折色銀一百五十五
兩零　鎮羅堡原額折色銀三百一十九兩零　靖
邊所原額各項折色銀三百九兩六錢零　寧塞堡
原額各項折色銀六百八十一兩四錢零　柳樹澗
堡原額各項折色銀四百三十九兩零　安邊堡原
額各項折色銀三百[illegible]十五兩七錢零　磚井堡原
額各項折色銀四百[illegible]十七兩零　定邊營原額各
項折色銀三百四十九兩零

戶口

有明時三衛皆軍也今占籍而爲民然流亡者十不

一二於順治年間編審漸次安集矣
榆林衛戶丁實在三百一丁額徵銀一百七兩四錢
九分
綏德衛戶丁實在二百九十二丁額徵銀二百三十
四兩
延安衛戶丁實在一百二十九丁額徵銀一百一十
九兩七錢歸膚施縣

賦餉

國朝官與兵俸餉米乾糧銀共二十萬五千七百七
十三兩七錢五分六釐零馬戰兵每名春秋月支銀
二兩夏冬月支餉糧二石步戰兵春秋月支銀一兩

五錢夏冬月支餉糧一石五斗守兵春秋月支銀一
兩夏冬月支餉糧一石外鎮守兵月支銀九錢其馬
匹鎮營冬夏季每匹月支料五斗春季月支乾銀九
錢冬季月支料九斗秋季月支乾銀五錢各營堡冬
春每匹月支銀九錢夏秋月支銀五錢同明制康熙
三年加鎮軍月米每名月支米三斗給折色銀四錢
唯南路諸營以內地不加　明制每守軍一名月支
餉一石本色二斗折色八斗每斗領銀七分共銀五
錢六分其戰兵自一石起遞加至一石八斗止視技
力分爲九等亦止支本色米二斗餘各照數領銀至
馬匹緑鎮城草地少每匹冬春草料銀月支一兩二

錢夏秋月支九錢外堡冬春九錢夏秋五錢俱按月
放給
許曰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輸民運屯鹽足以
自給未嘗有所謂兵餉也即余子俊初開榆林衛時
增置城砦以民運不繼奏請江南折糧銀以備緩急
然不過一時之權計也自後軍政不修屯鹽漸廢遂
發帑金歲以爲常嘉靖之末延綏一鎮軍餉年例實
以二十七萬計況萬曆以後之紛棲哉夫以在邊數
十萬之衆不耕而仰食於民國家之力而曰不困者
未之有也

運法

京運折色者本鎮之年例銀也成化以前止三萬後
增至四十餘萬今停
民運折色者正德以前行之及馮淸以便民爲言始
爲改折若西安延安鳳翔慶陽四府及河南省共計
二十餘萬今止延安一府解鎮餘解藩司轉給
民運本色者明初河南及陝西各府正德後止延安
一府今止延北十州縣矣
屯運本色者昔有延慶等衛今止榆綏二衛除荒徵
熟者是
空運者明成化中鄜延本色輸鎮城環慶等處輸邊
堡嘉靖中巡撫張子立所設也今廢

銀易者本色之數或不敷則以折色及鹽引銀兩而粟入倉以備軍儲今廢

評曰天順中戶部尚書楊鼎奏請師古人法於黃河轉運沿河置倉遞相委輸嘉靖時御史徐汝圭又言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而卒不果行者何哉蓋戎馬之地舟楫非其便也至榆水通圍水通河中有崙石不數處間用陸運避之似可行船漕也然無徵不信而與之慮始難矣

草場

牧馬草場共一十六萬二千三百三十頃三十畝

鎮城三千七百八十頃一在城東至常樂堡一在河西沿邊抵響水堡　響水二千九百十六頃　波羅二千九百十六頃　懷遠二千九百十六頃　威武五千四百四十三頃二十畝　清平五千八百二十二頃　龍州七百五十六頃　鎮靖一千七十二頃　靖邊二千二百四十頃　寧塞三千四百九十三頃　把都河六千八百四頃　永濟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頃　新安邊八千五百九十頃　舊安邊八千九百九十頃　新興一萬二千九十六頃　石澇池一萬九十四百四十頃　三山一萬三千五十一頃五十一畝　饒陽八百十頃　定邊八千一十九頃　常樂一千四百九十頃九十畝　雙山三千五百六十四頃　建安五百六十一頃六十畝　高家三千二百九十四頃　柏林三千二十四頃　大柏油二千一百八十七頃　神木三千二百四十頃　永興九百七十二頃　鎮羌一千八百九十頃　孤山五千六百七十頃　木瓜一千八百一十四頃四十畝　清水三千一百三十二頃　黃甫川二千九百十六頃　歸德一千九百四十四頃　魚河八十二頃

評曰牧馬之地宜高凉善水草則大蕃息今延鎮之草場大抵不可考獨鎮城歸德之南常樂之東鹽畝猶未湮滅而常樂之鴛鴦湖爲尤善昔時至京秋湖中草衰即科發葭州各堡之民刈運至鎮城此誠芻茭之不可闕者也今總鎮許公念此民勞乃於湖之廢置五六閑畜牧於中歲省民夫以數千計而逸特教駣之法又出而時敓焉害馬者去民其休息乎

鹽法

大小二鹽池明附靈州鎮兵歲給鹽引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引淮引八萬五千七百十二引每引納銀五錢浙引七萬七百七十引每引納銀三錢五分共銀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零鹽商照時估糴米豆赴鎮城保寧及東路各堡上納以東路無屯而延南州縣道遠難運故也納畢始領引赴產鹽所支鹽天順四年太監王靑奏請中馬小鹽池額課三萬引大鹽池一萬五千引成化八年每引中銀一錢五分延

寧三鎮兼放正德十年輪年解發三邊買馬始延綏次寧夏次甘肅時二池額課止一萬三千九百餘引嘉靖二年戶科給事中王瑄條奏停革買馬專一色商以供茶馬芻豆九年總制王瓊以大鹽池去靈州頗遠且寄邇延綏奏改屬本鎮乃分大池額課三百餘引每鹽二百斤入價三錢五分西路管糧道開中明制榆林倉 淮浙引四萬四十道 保寧倉 淮引五百道浙引二千九百八十六道 常樂倉 淮浙引一千四百四十四道 雙山倉 淮浙引五千一百八十五道 高家堡 淮浙引七千五百道 柏林倉 淮浙引三萬一十道 永興倉 淮浙引六千五百五十道 若 建安 神木 鎮羌 孤山 木瓜 清水 黃甫諸倉舊志已不載引數今無攷

國朝鎮兵裁減停止邊引歲額引一萬四千四百道徵銀二千二百四十六兩四錢行之於延安府十三州縣及西路各堡而已監池官有靈州州同一員鹽場堡大使一員隷慶陽府

西路各堡鹽課 龍州堡原額鹽引七十二張徵課銀一十一兩二錢三分二釐 鎮靖堡原額鹽引一百四十五張徵課銀二十二兩六錢二分 鎮羅堡原額鹽引一百三十張徵課銀二十兩二錢八分 靖邊所原額鹽引一百一十六張徵課銀一十八兩九分六釐 寧塞堡原額鹽引七十二張徵課銀一十一兩二錢三分二釐 柳樹澗堡原額鹽引一百一十五張徵課銀一十七兩九錢四分 安邊堡原額鹽引三百二十五張徵課銀五十兩七錢 磚井堡原額鹽引二百五十三張徵課銀三十九兩四錢六分八釐 定邊營原額鹽引一百七十六張徵課銀二十七兩四錢五分六釐 三山屯原額鹽引一十四張徵課銀二兩一錢八分四釐 鹽場堡原額鹽引一十五張徵課銀二兩三錢四分 饒陽屯原額鹽引七張徵課銀一兩九分二釐 以上三屯營今歸併靖邊所

馬湖峪三眼泉周田寨鹽即碎金驛鹽也漢桑弘羊大農部丞隷上郡之獨樂鹽官宋改獨樂為永樂在今魚河堡碎金驛康家灣之南隷魚河堡計鹽鍋起稅每熬鹽鍋一口歲徵鹽十二斤共鍋八百二十八面該鹽九千九百三十六斤徵解榆林衛為賞夫匠支用鹽地每畝稅銀九釐共地一百五十四頃五十七畝六分該銀一百三十九兩一錢一分九釐徵解榆林監收通判衙門為榆林衛儒學廩生餼糧支用凡鹽行路道近供鎮城中東二路營堡并附近州縣 舊志中未經註明以致爭訟多年今於康熙十二年 中 東二道審定神木府谷二縣及東路各堡俱行魚河堡票稅神木縣領票五百五十張額徵銀三十二兩府谷縣領票四百二十張額徵銀二十五兩二錢

國朝除荒外歲徵銀一千三百六十十兩零克餉城堡廳印給小票行之名曰票稅 魚河堡 鹽鍋二百八十五面每鍋一面額票二十四張共票九千二百四十張每張額鹽一石稅銀六分共計稅銀五百五十七兩四錢六分九釐零又徵榆庫廩餼銀二百三十三兩八錢內地稅一百八十

五兩六錢二分入撥本堡俸餉

綏德州鹽鍋一百八十五面稅銀二百六十七兩六錢五分又榆岸康鎮鹽六十六兩二錢米

脂縣鹽鍋二百九十一面稅銀四百三十九兩四分

按鹽池考之西漢朔方郡有青鹽澤金連鹽澤又北地之弋居上郡之龜茲屬國都尉西河之富昌朔方之沃壄五原之城官各有鹽官唐有鹽池十八其在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與會州河池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今鎮屬之池東有長鹽池紅鹽池西有西紅鹽池鍋底池狗池及大鹽池其長鹽池兩紅鹽池鍋底池俱僻境外固無容議而西路如狗池與寧夏之橫陽一堡無故棄之惜哉

附考環慶兵備副使一員成化八年巡撫馬文昇奏設往環慶弘治初裁革未幾巡撫熊翀議復兼管靈州鹽法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奏准靈州大鹽池增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額課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幷餘引銀一錢每年該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其行鹽地方計通漢慶二府與河東鹽相兼發賣所收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軍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是後委慶陽府同知張賢監小池通判趙諭監大池額增課引共五萬九千有零外仍行餘鹽鹽法通行至嘉靖十年總督尚書王瓊奏革環慶冗員兵備遂以鹽法屬之寧夏兵糧道而批驗所復移於甜水堡計已二十餘年損課幾不下百二三十萬嘉靖三十五年奏改鹽法於慶陽分守道又行花馬池郎中兼領併歸延鎮今之管鹽者雖有州同大使然鹽課仍屬之榆林道考成則轄之於慶陽府事權不一尚有可議者也

許曰鹽法者何益佐屯田之不足者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上納本色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或於屯地開耕故邊方米豆無甚貴之時弘治間鬻貨之臣有葉琪者受商人金奏廢延邊報中之法以引鹽之銀悉輸戶部太倉始有齎送之煩而邊儲乏矣嘗考正德五年去弘治猶未遠也而戶部侍郎叢蘭整理陝西糧餉即有令百姓徵銀二兩五錢糴米一石者矣病國病民已受其獘誰爲厲階至今爲梗嗚呼

茶法

國朝順治十年榆林神木二道始行茶法從御史姜圖南之請也中路紅山市口額發茶引一千道徵價銀三千九百兩東路神木黃甫川市口額發茶引三百三十四道徵價銀一千三百二兩六錢其引於巡

按茶馬察院領徼商人俱往湖襄市茶至邊口易賣康熙七年歸併巡撫甘肅都御史而司其出入者則屬之中東兩驛焉至契稅雜稅稅大使掌之

評曰茶字不見於經乃引詩及周禮之荼字證之或云自唐以前不知有茶者皆非也按晏子春秋嬰相齊食脫粟飯茗菜而已漢王褒僮約曰五陽買茶三國韋曜傳曜素不飲賜茶荈以當酒夫茶之粗者曰茗晚取者曰荈而皆見於史傳第不若今時之用之盛耳夫唐之時回紇入朝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得緡錢四十萬使舉世不知而回紇者從而市焉則回紇之智不幾出陸羽之上與

煙稅

煙性熱味辛有毒王寒溼胸膈痞滿益津止飢多食傷氣嶺南江東諸州及齊魯秦晉閒往往有之射利者藝之於圃其苗挺生如葵其葉光澤形如紅蓼不相對高數尺三伏中開花色黃八月採陰乾用酒洗切成絲而各省之有名者崇德煙黃縣煙曲沃煙美原煙焉惟日本之倭絲爲佳

黃甫川市口比他處蕃盛昔年行茶者與煙并至每歲額課千餘金不數年邊口既衆市利甚微又從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總督白如梅疏請蠲免從之至今謳思焉夫始也煙茶並行既以煙困而止今之茶猶昔之煙也蓋套中有板城者去張家口古北口及殺虎口最近私茶盛行而莫之禁甚至紅山市外反有以北直山西之茶在彼中交易者矣則茶之滯而不行宜哉夫榆中之商皆小賈也今之貨留而無息惟有智盡能索已耳司計者其思所以蠲惜之乎

評曰鹽茶及煙之在今日皆服食之不可缺一者矣然鹽則有鹽字之疑茶則有茶字之疑而煙則有菸字與蔫字之疑又不見於本草方書藥譜將從何而取信哉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其神農之謂與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服之即愈風后隨而筆之於書如方悉驗故曰神農師藥獸大禹師黃熊非虛也然煙也用火然之服之而醉名之曰煙酒又謂之相思草余嘗深思之終不得其解嗟乎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莨菪之膏野葛之乳物化者有然矣又安得而求其甚解也哉

市集

邊市距鎭城之北十里許爲紅山市又東爲神木市又東爲黃甫川市皆屬國互市處也正月望後擇日開市閒一日一市鎭人習蒙古語者持貨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帳焉其貨則瀕茶蘇布帉段鹽煙不以米不以軍器蒙古之至者則羊絨駝毛狐

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馬
鎮城及營堡俱有市而沿邊村落亦閒有之如黃甫川之朵黃坪清水營之尖堡子神木營之紅寺兒靖水坪高家堡之豆峪萬戸峪建安雙山之大會坪通秦砦金河寺柏樹會西寺子波羅遊西之土門子白洛城臥牛城威武清平之石人坪麻葉河鎮靖之筆架城靖邊寧塞遊西之鐵角城順寧園林響吳旗營杷都永濟新安邊遊西之鎮骨朶城張寡婦寺李家寺沙家掌互箇掌者是也其稅少止數錢多不過二兩而已各堡之守備把總司之於春秋兩季解布政司充餉

評曰有明之互市惟於西番行之[illegible][illegible]最久若開原廣寧大同宣府諸市或開或罷惟延寧之花馬池市紅山市頗有利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余嘗讀楊繼盛請罷馬市一疏切中時弊乃至廷杖謫典史以去嗟乎明世宗稱賢主而猶有殺諫臣之失邊隅於三代之下不亦難哉

物產附

黍　稷　稻　粱粟　麥大小二種　莜麥　麻　胡麻　芝麻　豆紅小菉黑白青黃豌赤凡十餘種　沙米苗莖如麻葉類[illegible]又而稍圓有刺高尺許生子成房粒細如[illegible]黍[illegible]去皮用羊[illegible]作食味甘滑利大腸服之不飢邊[illegible][illegible]名黍[illegible]剌棘謂[illegible]

[illegible]曰彼[illegible]人斯不耕不鑿地不愛寶求民之莫秀發沙中瑞同旅穀　燕麥與江淮閒同榆人多種之九月收其實細於小麥不甚有稃炒食佳譚吉璁曰南箕北斗兔絲燕麥胡獨於斯是刈是穫毋曰春華亦有秋實

評曰黍詩曰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所以釀酒俗謂之穈有二種黏者謂之輭米作酒味者謂之黃米作飯葉似蘆而高丈餘者是高粱而非黍也稷詩曰維穈維芑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又曰粢稷也亦謂之穄穄稷也俗謂之粟米有粱穀青穀白穀苗葉俱與黍同微有毛粒稍細為異亦有黏疎二種堪為飯作酒不甚佳但其穗總而圓不似黍之散垂耳氾勝之種植書曰陶隱居八穀者黍稷稻粱禾麻菽麥俗人尚不能辨況芝莢乎嗚呼世儒不察轉相承訛說其理而不知其實亦可哀也已

右穀屬

蔥　韭　薤　蒜　蘿蔔黃白紅三種　菠薐　蔓菁　芫荽唐本晙曰臭如蘼艸味比菘薹肉食者喜藿食者諸　蔯蒿　莙薘　菘即白菜　芥菜王世懋曰芥種多以春不老為第一北京為上南京次之江南不逮也

芹　蒲筍王鴻漸曰蒲兒根生水曲年年砍蒲千萬束水鄉人家衣食足今年水深淹絕蒲食盡蒲根

生意無　蘑菇　蒔蘿　萵苣高濂曰采取去葉去皮寸切以滚湯泡之加薑油糖醋拌之亦佳　豆莢有黑白赤三種綠豆及紫羅帶　茄　豌豆芽譚吉璁曰楡俗於臘盡用豌豆淘淨盛水碗中置炕傍芽出長三寸許謂之豆青寒食前作菜食　薯蕷程棨曰避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宋英宗諱曙遂名山藥屠本畯曰誰將薯蕷沙畦種煮得清泉映白石但可吟邊細細嘗豈應辭後頻頻食　茄蓮葉如藍艸而肥厚種之畦塍根圓大類葵露出土外開黃花京師謂之撇藍能去煤毒　玉環菜京師一謂之甘露楡俗呼滴溜屠本畯曰甘露艸何闌珊堪綴步搖照玉環一嚼蕭爽齒牙間

以上圃蔬

水芹屠本畯曰有芳者芹香滑擬蓴薄言采之於河之滑相彼野人欲獻至尊　小蒜葉似薤而細根白譚吉璁曰我近得心齋葷艸且休摘何彼張融而食指之不息　沙韭與韭無異有一種粗大者俗名龍孩兒肐膊不可食譚吉璁曰避五穀隨六遂勝靈蔬豈天茁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　羊角菜葉似羊角花黃而扶蔓甚長根亦甘美譚吉璁曰羊角菜緣如贊不羨爾之能扶搖且供我山中之晚食　燕兒菜葉長如燕尾譚吉璁曰燕子來燕子來沙際黃黃翠甲開東籬有物名燕來田園荒蕪幾時回

黃花菜即蒲公英可作蘸王鴻漸曰黃花兒郊外艸不愛爾花愛爾兒我飽洛陽姚家深院深一年一賞費千金　地輭一名地耳一名地踏菜狀如木耳春夏雨後生陂地上王鴻漸曰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郊原空海前兩婆呼兩翁相攜兒女去匆匆須臾采得青滿籠還家飽食忘歲凶東家嬾婦睡正濃　沙木耳沙蒿朽根中生者雨後采之作葅譚吉璁曰寧爲菌而不爲芝豈以其朽也而忽諸　枸杞菜陳達叟曰丹石累累綠苗青青餌之益之心開目明　馬齒莧高濂曰初夏采沸湯焯過曬乾冬用佳王鴻漸曰馬齒莧馬齒莧風俗相傳食元旦何事年來采

莧頻終朝賴爾供飧飯　灰莧菜高濂曰采成科熟食煎炒比家莧更美楡俗謂之灰菜食之能破腹而菜之三月種者名熟菜王鴻漸曰灰條復灰條采采何辭勞野人當年飽藜藿木盤得此爲佳殽　薺菜兒一名東風薺春月采之生熟皆可食王鴻漸曰薺菜兒年年有采之一二遺八九今年纔出土眼中挑菜人來不停手而今狼藉已不堪安得花開三月三　掃帚薺一名獨掃春采熟食王鴻漸曰掃帚薺青簇簇去年不收空倚屋但願今年收兩熟場頭掃淨掃盡飛　筆頭菜播之恒曰鬼蓋與繖鬼屋皆菌種而異名夏日得雨驟生一名地蕈地芩又名鬼筆者

生陰處頭如筆紫色名朝生暮落花今榆俗之筆頭菜卽此采乾作食佳與南方異譚吉璁曰樂恬死鬼筆出我欲抽簪以爲毫而胸爲約結　野落籬正二月采頭湯過可食王鴻漸曰野落籬舊遮護昔爲里正家今作逃亡戶春來荒薺滿皆生挑菜人穿屋裏行　苻菜陸璣曰一名接余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　蘋陸璣曰水上浮萍是也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　茶陸璣曰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葉是也　甜苣葉尖微長有稜四五月開起莖開黃花三月中采食根亦佳譚吉璁曰多且苣不登俎鵝鴨嗜負孜　苦苣葉苗莖與甜苣同鵝花紫爲異譚吉璁曰疾生於疢口利於苦貌類龍葵味如諫果　沙葱葉細長不甚類葱譚吉璁曰不種五十本不課三畝怠且學茹葱長而爲君子擇　沙芥葉類菠稜而尖長肥厚有光潤作虀味辛過於芥譚吉璁曰植金方氣蕭殺爽爾口嗷吾骨亦猶夫薑桂之性而到老愈辣[illegible]

右蔬屬

王瓜　西瓜　瓠[illegible]　甜瓜　菜瓜　南瓜長者肉

右瓜屬

桃　杏　林檎周氏花木記曰林檎有六種蜜林檎花紅林檎水林檎金林檎轉身林檎操林檎一云館來禽也　蒲萄[illegible]　棗[illegible]　李[illegible]　梨　無花果　山木瓜北方一名文官果一名檳榔榆俗不知採食俟其子熟取油用周氏又曰木瓜有五山木瓜轅條木瓜宣州木瓜香木瓜榠樝

右果屬

酥　鹽紅鹽池鹽色淺紅狗池鹽微腥其鹽根多山形及器物形花馬池有靑鹽入藥

右食屬

百合　大黃　紫蘇　薄荷　車前子一名[illegible]　茵陳　防風　益母　葶藶　蒼耳　白蒺藜　扁竹一名[illegible]　瞿麥　知母　浮萍　夏枯艸　澤蘭　柏子　杏仁　夜明砂　漏蘆　豨薟　秕仁　苦參　紫胡綏州者佳　枸杞子　黃芩　款冬花[illegible]　荊芥橋山者佳　地骨皮　兔絲子　菖蒲　側蒙花　草烏　菊花　穀精艸　蒲公英　罌粟　海金砂　刺薊　牽牛黑白二種　小茴香　榆錢　地丁黃花紫花二種　馬兜鈴　威靈仙　佛指甲　野茨菇　墓頭灰

右藥屬

石炭

右石屬

龍須艸[illegible]　垂盆艸[illegible]　沙竹性柔堅光細無節且長屈之可以爲棬　葦　苜蓿　蔚薊　鎖把艸

可備客救　蘆蘆稠疊似竹葉其莖如雖馬嗜之　水黑豆
生水中有子扁似黑豆　沙蓬　野蒲萄細如小豆
色紫蓓蕾而生狀若蒲萄蟠之高樹縣附可觀
評曰余之官時從保德州渡河而西黃沙極目朔風
獵獵中有枯艸團欒信屈轉輾於馬蹄之間訊之土
人曰轉蓬也昔黃帝見轉蓬而製爲車者此與余念
弱冠以來由粵之燕今又遠處秦邊驅馳者不啻數
萬里猶彼飄蓬伊於胡底傷哉

右艸屬

松　柏　榆　柳　楊柳即垂楊柳條者　桑　槐　青楊
曰楊　樗　楸　檉柳俗名沙柳又名三春柳生水濱

霧柳叢生材中箭笴　杜梨即甘棠也

右木屬

芍藥　迎春　月季　百合花　萱花　山丹　珍
珠花一名　馬乳類黃刺梅結子似馬乳　雞冠花
米囊即罌粟花有千瓣五色其粟可作腐澁精物也
又有一種小者名懶欛頭江南呼爲虞美人又名滿
園春千葉者佳　刺梅紅黃二種紅者名玫瑰甚香
乾可作囊以沙餹同搗謂之玫瑰醬　石竹二種單
瓣者名石竹花千瓣者名洛陽花　扁竹蓮狀似蓮
花瓣色黃有黑點　十樣錦節臨秋變雁來紅以雁
來而色嬌紅老少年至秋深脚葉深紫而頂紅少年
老頂黃而葉綠　錦葵　鳳仙俗名指甲花　金盞一名長春　紅
蓼花一名水葒　蜀葵一名戎葵又曰一丈紅又曰茈芣
後姚婆一莖作蓓蕾開花五六瓣翠色俗云後姚
婆者猶母也亦曰虞美人　粉團團一名纏枝牡丹
柔蔓倚附而生花有牡丹態

右花屬

雞　鴨　鴉　鴿家野二種　雉　鶉　小雀野雀　乾鵲
鵪鶉　慈烏　鴉白項紅嘴二種　天鵝　蒿雀能逐更夜啼　鳩
燕　沙燕　鷹　鷂　魚虎　鳶俗名老鷂　雁大小二種
鴒　啄木　布穀　戴勝俗名服雞　訓狐惡鳥也聲自
呼其名兩目如貓大於鸜鵒作笑聲有人死韓愈有

射訓狐詩　鴇一名花豹陸佃曰鴇性淫而無定匹
故老妓曰鴇　黃鴨野鴛鴦也　鸖生水艸中大如
鳬鷺羽色微灰黑嘴尖如錐頸足俱長其翎堪中箭
羽謂之鸖翎鸖當作鶴　山雞類斑鳩紅嘴足而毛
文小異可爲囮禽也　半翅一名半癡大如鶉見人
鳴喚不去故有癡之目矣　鳩俗名鵰怪非茅鴟也
爾雅萑老鵵木兔也兔頭有角即此

右鳥屬

馬　騾　驢　牛　羊　駱駝　虎　豹　鹿　狼
狐　狸　貒一名貉　兔　黃羊無角善走杜甫云黃羊
飫不羶然黃羊有二種類山羊者瘦類綿羊者肥以

尾上有白毛者辨之

右獸屬

鯉　鯽　鯰　鰕　田雞　鰍　鲃（[illegible]頭圓身尖逆水而上最多）

評曰昔范希文戍邊狩水濱甚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好裏面有蟲絲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蟲也此見之江鄰幾雜志今榆人所嗜者羊耳或見水族皆輟筯而不敢下其猶淳朴之風與

右魚屬

蝦蟇其子名科斗　蛇　蜥蜴俗名蛇鼠頭圓色灰者名沙和尚　蝸牛　蚰蜒　促織　粉蝶　蚱蜢　蚤　黃鼠孟熙曰北方黃鼠穴處中作小土窖若湫

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也秋時蓄黍菽及艸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一名艾猴一名黃鼠狼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銜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今其種榆中絕矣或曰年荒則生殆不祥之物與　兔鼠頭耳如兔足前短後長亦食禾稼疑卽埤雅所謂碩鼠兔首似鼠而大者　吉靈鼠蒼質白文斑駁可愛走甚駛取皮以佩小兒云能辟不祥今鄉音轉吉靈爲格利矣　會鼠卽鼬鼠也一名土鼠無目黑色穿土而行天將雨則鳴行必成羣銜尾魚貫而進以目瞽懼顚蹶也　蝙蝠

右蟲屬

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著毛詩艸木鳥獸蟲魚疏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宋尚書刑部郎中著雜志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宋資政殿學士著埤雅　程棨宋人著三柳軒雜識　陳達叟宋人著蔬食譜　周氏宋鄞江人失其名著洛陽花木記　王鴻漸元高郵人著野菜譜　孟熙明洛陽人著霏雪綠　王世懋字敬美太倉人明進士太常卿著花果疏　高濂明杭州人著野蔌譜　屠本畯明甬東人著野菜箋　潘之恒

明新安人著廣菌譜

延綏鎮志卷之二　嘉興譚吉璁重修

官師志

文職

巡撫都御史一員有明時或陟自左布政或出自副僉都御史京卿之屬今革 三路兵備道皆按察司之貳也榆林中路道一員轄綏德米脂清澗三州縣中路十堡自戶部撤而始兼籌餉之責矣 東路兵備道一員設自隆慶轄葭州神木府谷吳堡三縣東路諸營堡及河西沿河州縣 西路兵備道一員設自天順中轄西路諸營堡安定保安安塞三縣兼理鹽政康熙元年裁歸中路 戶部分司一員總理全鎮額餉今裁 城堡同知一員駐榆林中糧同知一員今裁歸城堡廳 東糧同知一員嘉靖前以通判分理萬曆中改同知駐神木 西糧同知一員隆慶初設通判萬曆中改同知駐靖邊自康熙元年西道裁始屬中路 綏德衛經歷一員 榆林衛儒學教授一員 靖邊所儒學訓導一員 稅課司大使一員 廣有倉大使一員 榆林驛驛丞一員若 榆林衛經歷一員 衛學訓導一員 廣有庫大使一員 廣儲倉大使一員 各堡倉大使三十餘員 魚河歸德驛驛丞二員今俱革

巡撫延綏都察院

巡撫延綏都御史之官自有明始也今考正統時則有陳鎰(蘇州人) 王翺(鹽山人) 馬恭 景泰時則有陸矩 曹璉 天順時則有徐瑄 徐廷璋 成化時則有盧祥 王銳 余子俊 丁川 呂雯 楊浩 黃紱 弘治時則有劉忠 熊繡 王嵩 陳壽 杜忠 徐以貞 文貴 正德時則有曹鳳 黃珂 鄧璋 金獻民(綿州人) 吳世忠 陳璘 姚鏌 嘉靖時則有周金(武進人) 張綰(巴縣人) 蕭淮(桂林人) 胡忠 李如桂 張宏 李淮 于桂 張珩(石州人嘉靖二十一年再任) 賈啟 尹嗣忠 萬潮 張聽 張子立 張問行 楊守謙 張愚(天津人) 王輪(潮州人) 石永 董威(信陽人) 孫愼 胡志夔 王遴(霸州人) 隆慶時則有李尚智 何東序 郜光先 張守中 萬曆時則有宋守約(長治人) 王汝梅 梅友松 賈仁元 李春光 劉葵(通州人) 王建賓 孫維城 鄭汝璧(縉雲人) 涂宗濬(南昌人) 劉敏寬(安邑人) 馬從聘 金忠士(休寧人) 董國光 天啟時則有張之厚 余自强 翟鳳翀(益都人) 張九德 朱童蒙 崇禎時則有岳和聲 張夢鯨 洪承疇(南安人) 張福臻(高密人) 陳奇瑜(保德人) 張伯鯨(江都人) 高斗光 周汝弼(商城人) 劉令譽(洪洞人) 崔源之 國朝王正志(靖海人順治二年至) 董宗聖(遼東人順治六年至) 馮聖兆(東廣人順治十一年至) 周名南(瀋陽人順治十五年至) 張中第(遼陽人順治十六年至) 林天擎(遼東人順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裁)

評曰明初外官之制大抵沿宋之舊而參以元如郡

(大興人)李葵(深州人)丁琊(海豐人)杜堋(徐溝人)　正德時則有孫修(邯鄲人)賈佑(鄠縣人)蔡需(寶坻人)周文熙(麻城人)　嘉靖時則有張宏(吳江人)李際元(陽穀人)郭鳳翔(祥符人)張大用(人)須淵(德州人)章甫(武進人)蔣暘(樂安人)張濂甫(人)李維藩(霑州人)李繼宗(朝城人)薛尚義(河間人)趙紳(人)黃澄(宜興人)王用賢(祁州人)陰秉暘(人)汪廷鉞(崇陽人)江東(人)　隆慶時則有楊錦(益都人)劉應時(人)張夢鯉(萊陽人)　萬曆時則有丁誠(人)張更化(汾州人)文作(滄州人)李春光(解州人)余之禎(內江人)徐三畏(任丘人)張悰(內鄉人)李楠(人)蕭察(汾陽人)張子忠(人)劉任(商城人)王愛(任丘人)李維翰(睢州人)張舜命(人)畢自嚴(淄川人)　天啟時則有宋槃(景陵人)徐紹沅(宜興人)闕守箴(人)白節濤(武進人)葉震生(人)李若梓(南充人)戴君恩(澧州人)魏士前(人)張亮(內江人)黃恪(人)王鼎彥(安丘人)陳纁(鍾祥人)

國朝黃爾性(保安人順治元年至)王世恩(榆林人順治三年至)馮如京(代州人順治三年至)王道興(遼陽人順治四年至)靳彥選(遼陽人順治五年至)夏時芳(人順治五年至)白本質(鐵嶺人順治六年至)張四教(萊蕪人順治十一年至)婁應奎(寧遠人順治十三年至)佟國禎(遼陽人順治十年至康熙元年以僉事改僉榆林道)

評曰有明延綏三道之題名具在然二百年間大率皆用進士而以鄉貢生為之者止郭石胡穗張守中江東張亮蕭察六人而已夫進士科自唐宋以來無不崎重以致王仙芝黃巢輩及敬翔李振張元之徒叛者數起即明之末有牛金星者亦鄉貢士也數舉不第入賊中為偽相破京師時凡在朝之縉紳咸被其毒而於崇禎十六年之會試房考諸官歷方材蠹二人尤酷卒皆腦裂踝折以死嗟乎清流之禍相尋無已可不鑒哉

城堡廳

明中失其年數者則有邵世祿(河津人)張孔饗(人)范崗(人)後議裁至萬曆十三年復設則有馬循道(人)顏若愚(長沙人)張承裕(人)宋應試(人)陳大務(人)王國昌(人)陳效忠(人)陳汝元(人)　天啟時則有劉三錫(人)田之穎(人)劉之望(人)　崇禎時則有劉恕(人)黃恪(人)葉占桑(人)朱慎簇(人)

國朝閔先箕(大興人順治二年至)李兆男(人順治五年至)陳陞(人)楊呈彩魏震(人順治十一年至)高選(人順治十六年至)王瑞麟(人康熙三年至)譚吉璁(康熙九年至)王守祿(人)時來敷(人)李翀鳳(山東人)龍潛(人)狄呂赫(人)韓奕(人)

東路糧廳

明弘治時則有龍震(永平人)杜倫(人)黃慶　倪恩(平谷人)　正德時則有李景光(祥符人)張奉(人)張恕(人)張誥(人)陳倫(人)　嘉靖時則有葉履謙(太和人)劉隆(人)徐謹(人)宋鸞(人)來廷(人)曾高(人)　隆慶時則有陶珍(人)劉弼寬(安邑人)王文禎(人)　萬曆時則有王賢(人)葛登庸(人)安禎(人)張克寬(人)武尚科(人)薛耀(人)郭馥(人)張芬(人)王邦麒(人)馬祝(人)胡以臣(人)張汶(人)以上通判　高如崧(內江人)續孟陽(人)吳宗儀(宜興人)　天啟時則有鄭師元(人)盧友竹(三河人)　崇禎時則有劉承禮(麻城人)盧元卿(人)伍中愷(人)

國朝田一沖（內江人順治三年至）郭鈐秀（嘉定人順治十年至）楊大士（高苑人順治十五年至）張楚
珩（西安人順治八年至）張劝葵（蘄州人順治十二年至）朱之鉉（奉化人順治十七年至）高顯辰（漳州人康熙四年至）
莫宗泗（臨清人康熙五年至）徐眞修（遂安人康熙八年至）于睿明（奉天人康熙十二年至）

西路糧廳

明隆慶時則有李士元（洛陽人）林燚（大理人）楊永茂（睢化人）萬曆
時則有楊文璧（南充人）應崇元（遂寧人）韓源性（內江人）劉一琳（富順人）杜
應春（彭縣人）李法（滄州人）孫善教（閬中人）楊京（太和人）李暘（樂平人）趙有功（鄢陵人）
謝國珍（莆田人）以上通判 楊嘉猷（懷遠人）周朝重（富順人）李際時
（安肅人）高士達（巴縣人）張思恭（許州人）梁方楷（懷化人）楊茂績（洪洞人）韓嘉善
天啟時則有孫誥（渠縣人）黃佐明（豐城人）崇禎時則有甯
良弼（淳安人）岳士望（楊西人）李文蛟（懷來人）高燦（洛陽人）陳嘉賓 張正

祿（海州人）

國朝鄭之俊（商丘人順治三年至）陳實（保定人順治五年至）羅長胤（閬中人順治七年至）程雲（開平人順治十年至）
閔嘉胤（綏化人順治十六年至）劉登鰲（汾州人順治十八年至）黃元驥（晉江人康熙七年至）多弘
安（阜城人康熙十二年至）劉日光（徐州人康熙十二年至）

榆林衛儒學教授

國朝王心中（鎮安人順治十四年至）王道行（洮州人順治十五年至）蘭國徵（中部人順治十七年至）
李灼（吳堡人順治十八年至）郭鍪（淳化人康熙四年至）王謂元（葭縣人康熙十一年至）

靖邊所儒學學正（萬曆元年設前無可考至順治十年始有部選康熙三年改訓導）

國朝張顧恒（長城人順治十年至）席稔（汾州人順治十五年至）王楷（渭南人順治十七年至康熙二年裁）訓導
朱啟（榆林人康熙四年至）

評曰甚矣師道之不尊也久已夫前代無論已即至勝宋而為之師者如胡先生孫先生輩或待詔於朝或敦聘於國猶有古意故儒林之後而獨以道學一傳表著千古至明則不然國學之祭酒翰林之左官也郡縣學之教職非乞恩之鄉科即養老之貢生也而欲求師道之尊也得乎然吾觀列朝試錄即萬曆以前鄉會試之房考皆郡縣教官為之故時文雖浮薄猶有程式可循者以教官無他職業於文筆不甚相遠也自後京考官出而有司者又皆几案塵縲之吏鎖闈校勘以意裁度於其間而所取之文蕩然無復檢制間有不肖者視為貨府甚則請謁於權門溫券於典客至若請衣鉢為門戶計即賢者亦有所不免

也嗟乎若知明之初制考官皆以教職為之則聲氣不通於朝廷而朋黨之禍亦何自而起哉

國朝

綏德衛經歷司經歷王維旌（黃縣人順治十二年至）李煜（歸安人順治十八年至有榆林衛志）
張應茹（固安人康熙七年至）江一經（建寧人康熙十二年至）

廣有倉大使張文煜（大興人順治十八年至）王弘（京陽人康熙元年至）王文祥（清平人康熙十一年至）

稅課司大使許呈祥（山陰人順治九年至）譚世恩（宛平人順治十四年至）趙定（山陰人順治十七年至）關和（[illegible]人康熙[illegible]年至）沈時泰（石門人康熙十年至）

榆林驛驛丞馬德（山陰人順治十二年至）黃雲鳳（大興人康熙二年至）

 嘉興譚吉璁重脩

武職

都督總兵官一員轄三路兵馬自黃甫川以至定邊內則延安宜君諸營皆隸焉　中協副總兵一員設自萬曆中駐鎮城順治十年移守波羅　東協副總兵一員設自萬曆中駐孤山順治十三年移守神木　西協副總兵一員嘉靖間設駐定邊　延安營叅將一員設自天啟初今仍　宜君營叅將一員順治九年設　明制撫標及神木黃甫川保寧清平鎮靖安邊叅將各一員今裁　中營遊擊一員　左營遊擊一員　右營遊擊一員　黃甫川遊擊一員明制

叅將今改　靖邊所遊擊一員舊設守備今改　明制鎮城及入衛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一員今俱裁　城守營都司一員康熙元年設以撫標所裁左右二營兵隸之　守備三十員　中營一員　左營一員　右營一員　綏德州城守營一員　波羅營一員　保寧堡一員　常樂堡一員　雙山堡一員　魚河堡一員　響水堡一員　懷遠堡一員　清平堡一員　神木營一員　建安堡一員　高家堡一員　栢林堡一員　永興堡一員　大柏油堡一員　鎮羌堡一員　孤山堡一員　木瓜園堡一員　定邊營一員　鎮靖堡一員　寧塞堡一員　柳樹澗堡

一員　安邊堡一員　磚井堡一員　延安營一員　宜君營一員　鄜州城守營一員　明制鎮標七營守備七員撫邊守備一員各堡操守一員坐堡一員皆以四衛世職爲之今裁　千總九員　中左右三營各二員　中協營一員　宜君營一員　延安營一員　把總三十三員　中左右三營各四員　城守營二員　中協二員　東協二員　西協二員　黃甫川營一員　定邊營二員　延安營二員　宜君營二員　歸德威武清水龍州鎮羅鹽場六堡各一員以上千把總等官向係會委不隸兵部康熙三年始入經制外鎮川堡把總一員會委　榆林衛

守備一員　巡捕千總一員　明制都指揮使一員指揮使十員指揮同知七員指揮僉事二十八員正千戶十二員副千戶三十八員又衛鎮撫二員所鎮撫六員實授百戶六十一員試百戶一百三十員署百戶一百一十七員今皆廢　綏德衛守備一員　明制指揮使五員署指揮使一員指揮同知一十三員正署指揮僉事四十五員又正千戶二十六員署千戶二員副千戶四十六員署副千戶二員衛鎮撫一員所鎮撫四員實授百戶六十九員署百戶三員試百戶八十五員署試百戶八員今皆廢　延安衛指揮千百戶鎮撫共九十三員今省衛入膚施縣裁

鎮守延綏都督府

明洪武時則有中山侯湯和（鳳陽人）潁川侯傅友德（宿州人）馬溥　王永（人）正統時則有王禎（人）　天順時則有彰武伯楊信（人）武平伯陳友（人）張欽（人）孫傑（人）成化時則有秀能（人）撫寧伯朱永（人）許寧（人）岳嵩（人）咸寧伯王越（人）神英（人）寶鑑（人）陳輝（延安人）弘治時則有陳瑛（人）張安（人）正德時則有吳江（人）馬昂（人）侯勛（人）王勛（人）柳溥（人）戴欽（人）武振（山丹人）嘉靖時則有杭雄（人）彭楧（人）陳珣（人）張鳳（人）劉文（人）周尚文（西安人）任傑（人）吳瑛（人）王輔（甘州人）韓承慶（人）張達（人）吳鼎（人）韓欽　李輔（人）孫勇（人）趙岢　郭琥（人）隆慶時則有董一奎（人）雷龍（人）萬曆時則有程九思（人）傅津（人）賈國忠（人）杜桐（延安人萬曆十四年任）董一元（一奎弟）麻貴（大同人）趙夢麟　王威（人）麻承恩（人）李如樟（人）杜松（桐之弟）尤繼先（榆林人）鄧鳳（人）張承胤（人）官秉忠（榆林人）杜文煥（桐之子）蕭如薰　天啟時則有楊麟（人）朱偉（大同人）楊肇基（沂州人）崇禎時則有吳自勉（榆林人）王承恩（人）俞翀霄（人）李昌齡（人）朱尚義（人）王定（榆林人）

國朝王挺（人順治年至）沈朝華（人順治二年至）李延春（遼東人順治七年至）哈喇庫（人）陳奇策（遼東人康熙二年至）韓應琦（河南人康熙四年至）許占魁（遼東人康熙九年至）高一孟（陝西甘州人）李承恩（京衛人康熙十九年至）馬德昌（陝西靖邊人康熙二十五年至）柯彩（臨洮人康熙二十年至）

延綏鎮標中營遊擊

國朝梁國棟（京衛人順治二年至）劉成良（遼東人順治七年至）陳永清（錦州人順治十年至）魏萬侯（廣寧人順治十三年至）張弘德（偏頭人順治十六年至）李忠（涼州人康熙六年至）謝鴻儒（平涼人康熙十二年至）閆國寶（陝西人康熙十五年至）傅爾珍（遼東人康熙十九年至）陳良璨（奉天府人康熙二十四年至）祁朝相（永昌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左營遊擊

國朝楚繼美（鐵嶺人順治二年至）李春（京衛人順治五年至）秦弘猷（瀋陽人順治七年至）劉思恩（大興人順治十二年至）郁興周（雷州人順治十六年至）蕭自啓（鳳陽人康熙二年至）錢應龍（平湖人康熙十年至）尤三省（奉天府人康熙十七年至）高聰（宣府人康熙二十一年至）林正（福建人康熙二十七年至）

右營遊擊

國朝趙業隆（順治二年至）符必昭（京衛人順治十一年至）周祺（人順治十五年至）李繼文（延平人順治十八年至）張弘（鳳翔人康熙八年至）敖應甲（京衛人康熙十二年至）蕭應秀（湖廣人康熙十四年至）李奉雲（平涼府人康熙十九年至）胡上達（京衛人康熙二十二年至）李造（福建人康熙二十八年至）

城守營都司

魏萬侯（廣寧人康熙元年至）周德甫（衛州人康熙九年至）解明貴（人康熙十年至）傅爾珍（遼東人康熙十四年至）喬瀚（榆林人康熙十九年至）王逢交（直隸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中協波羅副總兵

國朝高宗（榆林人順治七年至）侯永慶（遼陽人順治十二年至）[illegible]（遼陽人順治十八年至）[illegible]（京衛人康熙十年至）程福亮（河南人康熙十四年至）李兆[illegible]（河南人康熙十九年至）[illegible]（康熙二十年至）熊[illegible]（人康熙二十二年至）[illegible]（江南人康熙二十七年至）劉[illegible]（河南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東協神木副總兵

明隆慶時則有牛秉忠　繼至者爲張斌　田汝經　李紹祖　高天吉　丁思忠　倪英　王通　孫國臣　劉應麟　孫朝良　高天吉　陳愚聞　劉光前　至萬曆二十三年後則有王威　俞方畧　白戴延春　杜松　石尚文　姜顯謨　王學書　慎修　孫弘謨　戴燁　麻承宣　劉渠　天啟時則有王世欽　李懷忠　哈元勳　任中央　王嘉春　侯一位　崇禎時則有解國重　李釗　曹文詔　賀永寧

國朝蘇屏翰　賈梧　高萬里　吳士英　羅萬里　蘇昇

西協定邊副總兵

明嘉靖時則有徐仁　田世威　李印　時鑾　崔應奇　隆慶時則有謝朝恩　劉濟　吳嵩　張傑　萬曆時則有張翼　李節　聶大經　杜桐　曹堯輔　王保　王通　姜直　王國勳　孫朝梁　杜松　蕭如蕙　王國棟　王威　張承胤　李懷信　姜弼　蕭捷　張調元　石棟

國朝李逢茂　馬應乾　高謙　張惟一

王玉璽　朱龍

黃甫營遊擊

國朝劉光宗　符必貽　王守成　周傑　孫維統

靖邊營遊擊

國朝張玉　郭標　岳含珍　李登相　周変

延綏營參將

明天啟時則有孫鳴鶚　王興業　閻輔　李爲棟　蘇來衍　崇禎時則有李皋　張麟圖　王宗祚　張發　郭鳴鳳　陳正道　高傑　李朝雲

國朝王可就　高必昌　秦弘猷　賈從哲　李忠

宜君營參將

國朝劉國玉　常永勝　趙天祥　徐

勝 右甲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張光煥 宛平人康熙七年至 何可興 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楊宗道 寧夏人康熙十三年至 王
宣猷 人康熙十五年至 康成功 直隸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李 燦 福建人康熙二十四年至 李日榮 陝西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吳爾躬 浙江人康熙二十七年至 何士升 浙江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評曰總督巡撫既非明初之官制矣而鎮守總兵者亦豈盡明之舊哉其猶知之何内則五府六部外則都布按三司是也凡國家有大征伐或大將軍或前將軍惟公侯伯眞署都督佩印而出事已則歸於朝所謂鎮守總兵者不過如延綏之鎮西將軍及遠省各邊九人已耳盖明祖斟酌於宋之樞密院元之都護統軍元帥而爲之制使五府領天下之都司衛所以達於兵部委任專而事功立也又焉知子孫恪換靡常以日趨於亡哉

鎮城中營中軍守備

國朝王存智 京衛人順治二年至 王 璟 房山人順治七年至 張宿華 浙江人順治九年至 徐成德 浙江人順治十三年至 劉鴻圖 寧夏人順治十五年至 白彥貞 □□人康熙二年至 白爾瑜 河南人康熙十二年至 葉日芳 甘州人康熙十八年至 王啓貞 京衛人康熙二十年至 查 秀 陝西人康熙二十九年至

左營中軍守備

國朝鍾汝祿 京衛人順治二年至 楊畏知 寧遠人順治七年至 李應節 京衛人順治十三年至 殷士傑 遼陽人順治十四年至 王 邕 滁州人順治十七年至 郝國威 湯和人康熙七年至 梁 豹 人康熙十二年至 金士佐 直隸人康熙十九年至 張 成 山丹人康熙二十八年至 李桂馨 鎮番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右營中軍守備

國朝陳廣孝 靈璧衛人順治二年至 杜懋德 涿州人順治七年至 劉元慶 徐州人順治十五年至 侯康吾 保定人順治十七年至 王中首 郴縣人康熙四年至 蕭應秀 武昌人康熙十年至 吳大連 陝西人康熙十四年至 紀大龍 榆林人康熙十四年至 周 彪 直隸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王斌魁 直隸人康熙三十年至 張大雄 榆林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榆林衛守備

國朝張武俊 曲周人順治八年至 李 植 定興人順治十二年至 薛 勳 商丘人順治十七年至 程曉 紹興人康熙九年至 石得仁 山東人康熙十七年至 魏虎臣 直隸人康熙二十六年至 李崇恕 江西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保寧堡守備 嘉靖四十二年建堡萬曆四年設參將今仍守備

國朝李應斗 京衛人順治二年至 宋鵬舉 臨洮人順治七年至 韓弘基 □陽人順治十年至 劉王 懷來人順治十二年至 黃致中 新建人順治十六年至 陳有鳴 廣宗人康熙元年至 傅爾珍 京衛人康熙九年至 丘維華 陝西人康熙五年至 胡 璽 山東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崔遷梧 山東人康熙二十五年至 胡應舉 順天府人康熙二十七年至 張全倫 陝西人康熙三十一年至

歸德堡設把總

魚河堡守備 順治十二年題改把總爲守備

國朝張宿華 浙江人順治十三年至 段垂裳 臨汾人順治十五年至 袁見龍 京衛人康熙五年至 齊 治 高陽人康熙六年至 喬 瀚 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 張 錦 榆林人康熙十九年至 柴 虎 山西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鎮川堡設把總

響水堡守備

國朝崔鎮邦 太原人順治二年至 劉 玉 天津人順治七年至 陳天珍 寶坻人順治十二年至 霍 然 清苑人順治十五年至 劉有謙 大興人康熙五年至 路調鼎 陝西人康熙十九年至 李桂馨 延安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喬向魁 榆林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波羅堡守備

國朝魏起鳳 懷遠人順治二年至 毛 方 京衛人順治七年至 周必達 餘姚人順治十四年至 白乃中 遼陽人順治十五年至 陳萬庫 大同人順治十七年至 李景蘭 大同人康熙八年至 馬騰雲 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 江宏峻 陝西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懷遠堡守備

國朝徐有貞 榆林人順治元年至 吳汝芳 寧州人順治三年至 党有良 寧遠人順治七年至 孫斌 宣府人順治十三年至 徐揚威 振武人順治十七年至 張文弘 興國人康熙六年至 李鎮邦 京州人康熙十二年至 王德民 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 蘇毓功 直隸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馬佳遠 四川人康熙二十六年至

威武堡設把總

清平堡守備

國朝白承德 真定人順治二年至 方汝忠 遼東人順治六年至 盛世德 京衛人順治十一年至 茹熊 真定人順治十五年至 陳 王 泉州人康熙二年至 阮爾標 遂州人康熙七年至 陳先鳳 奉天人康熙十五年至 劉紹周 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 章 佩 浙江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常樂堡守備

國朝高文明 遼東人順治二年至 高有德 遼陽人順治七年至 滕勝龍 麻陽人順治十二年至 朱之佐 潛山人順治十七年至 党興昌 富平人康熙五年至 王 雄 陝西人康熙十六年至 楊 麒 榆林人康熙十七年至 蕭崇仁 江南人康熙十八年至 葛景臣 寧夏人康熙二十年至 張 王 花馬池人康熙三十四年至

雙山堡守備

國朝王弘基 大興人順治二年至 李文元 汲縣人順治六年至 李化中 安丘人順治十二年至 蘇文魁 宛平人順治十七年至 簡 偉 江寧人康熙七年至 王明顯 富平人康熙十六年至 毛有義 京衛人康熙十七年至 顧從綸 寧夏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建安堡守備

國朝康吉祥 京衛人順治二年至 張志忠 雲南人順治七年至 劉 璸 永昌人順治十年至 王永聘 濟寧人順治十八年至 金 鑑 仁和人康熙十一年至 孫師武 江南人康熙二十一年至

高家堡守備

國朝遊擊汪文機 保定人順治二年至 鄭世英 紹興人順治五年至 王繼明 遼陽人順治七年至 今改設守備郭正經 東昌人順治十二年至 吳顯科 真定人順治十四年至 蘇重晉 武進人順治十六年至 王國柱 昌平人順治十八年至 劉世顯 大興人康熙九年至 馬駿聲 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 尚雋 陝西人康熙二十年至 李允斌 江南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陳洪璟 寧夏人康熙二十九年至

柏林堡守備

國朝吳應舉 遼東人順治二年至 馬登科 遼東人順治七年至 劉嗣美 宣府人順治十年至 郝三才 寧夏人順治十六年至 高良武 米脂人康熙五年至 甘應科 真定人康熙十一年至 蕭 虎 江西人康熙十九年至 謝 珩 江南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于必達 直隸人康熙二十七年至

大柏油堡守備

國朝李毓秀 介休人順治二年至 童敬祖 遼東人順治七年至 孔大爵 永定衛人順治七年至 梁士淑 真定人順治十四年至 李文光 河南人順治十六年至 陳 京 南安人康熙元年至 相夢祥 徐溝人康熙十二年至 柳生芳 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 項軍振 浙江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神木營中軍守備

國朝趙國柱 京衛人順治十三年至 章光宸 會稽人順治十八年至 張 垣 京衛人康熙八年至 江韜 江南人康熙十三年至 張光斗 榆林人康熙十二年至 張四維 榆林人康熙十五年至 鄭得功 五縣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隨 澤 山東人康熙二十六年至

永興堡守備

國朝吳光先 遼東人順治二年至 李化龍 滿洲人順治五年至 高家才變死于府谷 鄭有功 遼東人順治七年至 袁應豆 遼東人順治七年至 閻 煌 宣府人順治十三年至 梁汝貴 太原人順治十七年至 樊述

英靖遠衛人康熙九年至馬應龍京衛人康熙二十年至馬王駿[illegible]人康熙三十年至

鎮羌保守備

國朝常松　許秉桂　王國才遼東人順治七年至楊彩遼東

人順治十八年至陸志弘東陽人順治十七年至賀國維真定人康熙九年至馮進才陝西人康熙十七年至杜

峯升靖遠人康熙十五年至

孤山堡守備

國朝周鳳明龍門人順治十三年至成國挺京衛人順治十六年至李士雄榆林人順治十七年至俞亮

綏州人康熙十年至侯緒興大同人康熙十九年至張觀宸寧夏人康熙二十八年至

木瓜園保守備

國朝劉吉龍遼陽人順治二年至王文盛鄠陵人順治七年至石荊玉清苑人順治十二年至宓用忠懷

安平人順治十六年至楊守高汝陽人順治十八年至何其憲廣州人康熙十年至左成庫榆林人康熙十三年至張起

奉陝西人康熙十四年至張弘勳京衛人康熙二十二年至劉子忠山西人康熙二十五年至朱定遠浙江

人康熙三十二年至

清水營守備康熙六年改設把總

國朝陸守謙　李弘謨開平人順治七年至丘承恩大名人順治十年至徐昌

期山陰人順治十二年至陳全忠鄜縣人順治十七年至

龍州堡設把總

鎮靖堡守備

國朝劉尚基遼東人順治七年至舒國忠大同人順治十一年至張炯河內人順治十六年至孟

淑統京衛人康熙六年至李大用陝西人康熙十五年至王之鳳山西人康熙二十年至童起龍湖廣

人康熙二十七年至朱德湖廣人康熙三十年至黄威榆林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鎮羅堡設把總

靖邊守禦所設千總

國朝張應龍京衛人順治十四年至何起蛟大興人順治十七年至湯國輔[illegible]人康熙三年至陳

萬忠[illegible]康熙[illegible]年至

寧塞堡守備

國朝劉九成京衛人順治二年至孫國泰遼東人順治四年至賈質大興人順治七年至劉

承勳京衛人順治十四年至李植定興人康熙元年至戴光弼榆林人康熙九年至胡時明[illegible]人康

熙十四年至馬錫京衛人康熙二十年至楊振威榆林人康熙二十八年至

把都河堡設把總

柳樹澗堡守備

國朝黄國英榆林人順治元年至羅浩然介休人順治三年至張開仕淮安人順治七年至鄧維

門靈州人順治十二年至吉象[illegible]十四年至楊正元上元人康熙五年至任承泰[illegible]人康熙十一年至

余益謨寧夏人康熙十四年至謝雄陝西人康熙二十二年至

安邊堡守備

國朝呂良棟[illegible]人順治九年至戴元樞大興人順治十三年至秦奎[illegible]人順治十六年至盧

化鳳長安人康熙十二年至夏玉鉉滕州人康熙十二年至李毓龍榆林人康熙十八年至趙文山東人康熙二

十[illegible]年至柳聯芳河南人康熙三十年至

舊安邊營裁

新興堡裁

磚井堡守備

國朝全斌[illegible]人順治二年至馬應虎[illegible]人順治七年至[illegible]文[illegible]人順治[illegible]年至舒

有才遼東人順治十四年至張遇元武進人順治十八年至[illegible]人康熙[illegible]年至劉懷義[illegible]

人康熙[illegible]年至師永譜陝西人康熙二十一年至董奇漢榆林人康熙二十八年至劉爾明[illegible]人康熙三十三年至

定邊營中軍守備
國朝李元吉（鄜州人順治二年至）薛同都（宣府人順治七年至）段九功（大興人順治九年至）周
道化（保安人順治十三年至）王虛左（蕭山人順治十七年至）周　龍（遼寧人康熙三年至）劉士英（任丘人康熙八
年至）梁伯賢（寧夏人康熙十四年至）劉丙喜（榆林人康熙十八年至）李　柱（直隸人康熙二十年至）柳成威（榆林
人康熙二十五年至）
臨場堡設把總
綏德州城守營守備
國朝党宗聖（將臺人康熙元年至）陳文道（遼東人康熙七年至）孫名元（固原人康熙十五年至）馮
斌（江南人康熙二十四年至）
綏德衛守備
國朝賈　勳（鄜州人順治三年至）梅鳳翔（宣城人順治九年至）王　標（撫寧人順治十六年至）李　斐
（曲周人順治十七年至）嚴　謙（京衛人康熙九年至）

宜君營中軍守備（順治九年設）
國朝張學堯（慶陽人順治十年至）楊威遠（永平人順治十六年至）曹章奇（阜城人康熙七年至）
白乞長（京衛人康熙十四年至）李進忠（湖廣人康熙十六年至）朱士紳（江南人康熙二十一年至）曾約朋
（江西人康熙二十一年至）
延安營中軍守備
國朝王九經（涿州人順治九年至）孫文詔（大興人順治十三年至）褚光祖（京衛人順治十五年至）王　勳
（京衛人順治十八年至）劉　豹（大同人康熙二年至）董孔教（寶坻人康熙五年至）張九江（直隸人康熙十四年至）楊
德明（湖廣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鄜州城守營守備（康熙元年裁河西道併中軍改設）
國朝葉呈蘭（寧夏人康熙元年至）王道隆（京衛人康熙九年至）王君耀（陝西人康熙十五年至）汪
可德（榆林人康熙二十三年至）

評曰延綏二衛設自明初故屯地極遼闊延安衛則
西界環慶綏德衛則東距黃河綿亙於六七州縣之
間幾半延郡即榆林最後設而其屯亦千里而遙也
有明時以世官世軍守之故不得不與州縣異今則
屯軍俱為編戶矣乃尚設守備而循指揮使之舊者
何哉即間有議併省衛所而不議改立州縣或於建
官之制猶未權其所謂因革者乎昔賈生以為漢興
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
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而曰今非其
時也豈其然豈其然

按明之總督自宣德中巡撫總督邊儲稅糧始若
總督軍務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則自王驥征麓川
始向稱總制嘉靖中改總督　參贊軍務自洪熙
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
軍中整理文書商確機密遂以參贊參謀軍務名
之若大同則為山東布政司參政丹陽沈固宣府
永寧伯譚廣軍中則為山東布政司參政崑山劉
璉山東遂安伯陳英軍中則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會稽周頤天順中一切革去都御史自圭在湖廣
自署為贊理軍務此敕中語而為官爵之稱噫甚
矣余得之鄭端簡今言葉文莊水東日記中存之

以備參考

葉盛崑山人明 進士官吏部侍郎謚文莊

延綏鎮志卷之三

延綏鎮志卷之三

名宦上

秦

蒙恬齊人也家世秦將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始皇崩於沙丘趙高乃與丞相李斯陰謀立胡亥爲太子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恬竟吞藥自殺

評曰扶蘇與蒙恬擁兵三十萬得尺一之詔即吞聲自殺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三代以下不少槩見者也

余嘗過綏德見二冢對峙時有白虹乍見乍隱豈非浩氣之常存者哉然長城之築始於趙之陰山燕之襄平魏之濟洛秦不過踵而行之至今爲萬世利而秦獨蒙惡聲恬又以地脉爲罪悲夫

漢

李廣隴西成紀人孝景初爲隴西都尉累徙爲上郡太守後名爲北平太守號曰漢飛將軍

馮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奉世任爲太子中庶子遷爲大鴻臚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

外足以處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
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冊國家樂進賢
也因拜為瑯邪太守
馮立字聖卿野王弟逡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
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
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
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
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
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
為東海太守
評曰余讀漢書至循吏傳大都以善條教稱令副使
高公見屬吏視之如子弟諄諄戒諭以寬和為治且
又刻所為當官功格一書分部宣布一時田里安樂
盜賊屏息獄訟衰止廩廩乎庶幾德讓之風矣
崔寔字子真安平人為五原太守土宜麻枲而俗不
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
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
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羌寇連入雲中朔方殺略
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寇不敢犯
常為邊最以病徵拜議郎
北魏
莫雲鴈門繁峙人好學善射道武時常與選曹賜爵

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
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
得其所卒謚敬
婁伏連代人也忠厚有器量道武初以功賜爵安邑
侯太武即位進爵為王後鎮統萬薨
長孫儉代人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
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
侯周文帝臨夏州以為録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後為
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以善射稱為羽林中郎太和初
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
統萬甚得人心進爵淮陽王
評曰三雍之禮自東漢以後廢而不舉者久矣魏孝
文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而親袒割焉嗚呼
衣冠禮樂至今猶可想見經緯天地之謚豈虛也哉
刁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與司馬休之等歸魏後除
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
奏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
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
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
綰邊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許名為刁
公城以旌功焉

源子邕西平樂都人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
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六
韓拔陵反亂子邕據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
之衆無貳心子邕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
寮屬僉云未若棄城父子俱去更展規略子邕泣曰
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
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士哭而送之子邕行數日爲
朔方戎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邕潛遣人齎書敕
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子邕雅爲羌人所敬常以
百姓禮事之子邕爲陳禍福會阿各拔死弟桑生竟
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

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
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
州徵稅租粟運糧統萬二夏漸寧後封樂平縣公

周

宇文測字澄鏡文帝族子也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
駙馬都尉封廣川縣伯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
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豫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
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
知其動靜是年冬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
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
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
以備之後爲太子少保卒謚靖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賀拔勝神武尖山人也少有志與善左右馳射北邊
莫不推其膽略朔州刺史費穆奇勝才委以兵事時
廣陽王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白勝爲軍主以
功拜統軍封高陽縣伯周文帝每云諸將對敵神色
皆動惟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卒謚貞獻

李樹字雲從隴西成紀人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
氣爲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以功進爵
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
卒官

辛威隴西人封白土縣伯鄜州刺史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周文帝
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
從平趙青雀進爵綏德郡公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少聰悟有才略初從周文
帝征伐有戰功晉公護引爲典籤授大都督進爵始
安縣男行小賓部使吐谷渾論分疆和好之事復與
宇文貴使突厥逆女頻歲出使信著北蕃除延州總
管進位柱國

隋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

遷少司丞封思安縣子開皇元年吐谷渾寇京州子
幹以行軍總管擊之功最吐谷渾復寇邊帝以子幹
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
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
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毋憂去職卒贈懷魏等四州
刺史諡懷
杜彥雲中人也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
州刺史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及雲州總管
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
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
徵拜雲州總管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榆林太守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容貌魁岸外疏內密與
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以功授大
都督護又以稽戎數爲寇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
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
戎由是不能爲寇隋受禪進爵蒲城郡公諡恭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隋文帝時以功進位柱國拜豐
州總管突厥入境輒擒斬之自是屏跡不敢畜牧於
塞下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榆林太守
唐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
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號爲割利特勒義兵起
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
都薛舉請突厥兵南渡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
以伐其謀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騎將
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
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
若專致賻賜者始引還授總管改楊國公及討薛舉
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久恐
與突厥爲脣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從息國公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

御史萬歲通天中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
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遷幷州都督長史
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
御史大夫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
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
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
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
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
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還又於牛頭朝那
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
方亦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景龍二年拜左

衞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
評曰兵法云攻不足者守有餘韓公築三城誠保勝安邊之策也然斥地三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而史更稱爲省費減兵者何也豈略地益遠而大磧荒城之中可不留兵不運糧而自足乎昔漢趙充國之擊羌戎也神雀元年春至金城其秋充國病以十二月進兵作屯田奏往復辨難者逾時及明年五月充國振旅而還則屯田之利未見也後世皆以罷騎兵省大費制西域稱之吾尤不得其解矣或兵固有先聲而奪人者與不然則作史之過也

顏眞卿字淸臣瑯琊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

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甚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爲御史雨遷殿中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更封魯郡公後爲李希烈所害謚文忠
評曰疏刺史姓名於屛風者正觀之治也不知眞卿作何狀著天寶之亂也夫共治天下者爲二千石乃至忘其姓名唐之不亡幸耳嗚呼治亂得失之原豈不較然也哉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豐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敵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瑊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郭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衞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即以子儀爲使又兼九原太守封汾陽郡王賜鐵券圖形凌煙閣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
評曰朱子綱目書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是兵未戰而先見敗徵矣

豈待相州之潰哉哥舒之敗敗於中使此天寶之近事也肅宗恬不知戒所謂載蹶而墜其胎燕者非耶至宣宗朝劉皐爲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元价誣奏皐謀叛函首以進闔朝公卿諍之帝重違百辟之言始坐以專殺之罪一再傳而令孜召黃巢之亂季述逮全忠之逆不亦宜乎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遷大理司直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於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

威名[illegible]塞外及爲河東行軍司馬冏後李說忌之回
鶻梅錄入貢過大原說與之晏梅錄爭坐次說不能
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
公耶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賓文場使去之會
有傳回鶻將入寇者帝以豐州當寇衝擇可守者文
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
帥衆與士同甘苦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二
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卒贈工部尚書
郭鋒麟州刺史貞元十二年吐蕃徐舍人寇麟州徐
舍人者司空英公五代孫流播絶域至是率師攻陷
麟州鋒死之

評曰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
州與宋之問吟和靈隱寺詩又相傳敬業亦脫去爲
僧於衡山每疑好事者爲之今英公之孫在絶域則
敬業賓王之不死信矣劉之遴有詩曰傳聞伏不闕
化爲支道林古之變服出家者豈止徐駱也哉
李聽字正思洮州臨潭人愬之弟以功兼御史大夫
夏綏銀宥節度使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聽始復屯
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
校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
軍會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嚴常以飲食

殺人迪簡不忍飲爲釂徐以他辭請易之歸嘔血不
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拘
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
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謚襄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
戰氣蓋軍中党項擾河西名雄隸振武劉沔軍破羌
有勞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
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
名雄謀曰回鶻離散當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亟
攻我徑趨其牙迎公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
諾即選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騎夜

發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氈車十餘乘從者朱碧
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
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搗烏介帳可
汗大駭單騎走遂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
引爲大將軍諭平党項羌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
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
李福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宰相石之弟也大中初爲
右諫議大夫時党項反帝頗知邊帥利其羊馬數欺
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福爲夏綏
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党項由

是遂安

五代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萬興兄弟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延州執其刺史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

折從阮雲中大族也石晉時爲府州團練使初晉割地賂契丹府州與焉會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阮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絶從阮引兵深入其境拔勝州千餘寨從阮至周漢末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陞爲邠寧節度使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

宋

折德扆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鎮府州時署德扆爲馬步軍都校廣順[illegible]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俾從阮鎮邠寧父子俱領節鎮時人榮之顯德中德扆率師攻下河市鎮入朝以其弟德愿權總州事時世宗南征還次通許橋德扆迎謁厚加錫賚德愿又破丹軍五百餘于沙谷砦宋初德扆又破河東沙谷砦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還歸鎮乾德元年敗太原軍於城下擒其將楊璘二年卒子御勳御卿

折御勳字世隆德扆以鎮府州日表爲右職德扆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改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卒

折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署爲兵馬都尉御勳徙鎮台爲閑廐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與尹憲領屯兵同攻嵐州又破岢嵐軍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將馬延忠等七人遷崇儀使淳化三年凡四遷而爲府州觀察使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既而契丹衆萬餘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汊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歲餘御卿被病德威率衆來侵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出戰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上聞悼惜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州事惟

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

折惟昌知府州事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及惟昌所部啜訛引趙保吉之衆入寇麟州萬戶谷進至松花砦惟昌與從叔海超弟惟信率兵赴戰會保吉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及惟信歿焉九月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戰於埋井峯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以功領富州刺史景德元年與王萬海等破賊砦獲芻糧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砦明年拜興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眞宗命近臣與射於苑中宴賜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賜旗三十竿以壯軍容請別給賜許之七年命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力疾領步騎屯寧遠砦冒風沙行以疾卒弟惟忠繼之

折惟忠字蓋臣初以兄惟信戰沒補西頭供奉官擢閤門祇候及惟昌卒以惟忠爲六宅使知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普州刺史進簡州團練使丧母起復雲麾將軍卒惟忠知兵善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輒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逸馬蓋賊所縱也子繼宣嗣州事寶元中繼宣坐苛虐絀爲左監門衛將軍擢其弟繼閔嗣州事

折繼閔字廣孝慶曆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進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厓壁峭絕阻河賊緣厓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繼閔以城守勞特遷宮苑使自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

折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使累轉皇城使成州團練使涖官二十餘年奏乞書藉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繼祖爲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八百加解州防禦使卒繼祖有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

孫全照字繼明莫州清苑人以蔭補殿直隸幽州部署曹彬麾下還供奉官爲廣韶鄜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率兵與李繼隆克綏州因與張崇貴等同戍守之俄護屯兵於夏州兼知州事召還爲延州監軍兼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事咸平時改知順安軍代還復爲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度靈州道路將城綏州以幕興爲綏州路部署全照爲鈐轄既調兵夫三萬餘全照言其非便乃罷遂德明納款朝議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因徙全照知永興軍仍拜四方館使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以父處耘蔭補供奉官督荆湖漕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改六宅使後爲鎭州都監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禾族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兎頭川西俘斬數千計引師至鹽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恃其衆不下遁與尹憲襲擊破之俄改領靜難軍節度使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岯擧城効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會辭

廢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鎭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拜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内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爲靈環十州都部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忠武

曹璨字韜光眞定靈壽人濟陽郡王彬之子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淳化四年擢爲鎭州行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鄜延路副都部署兼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擊繼遷俘馘甚衆入爲樞密都承旨遷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

石保興字光裔開封浚儀人守信子建隆初以蔭補供奉官拜如京使李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邏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數千騎據險渡河求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乃分短兵伏於河滸俟其半渡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優詔褒美淳化五年改夏綏麟府州鈐轄至道二年徙延州都巡檢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與范重名等五路討賊擣與岌伽羅膩數族遇保興選敢死士數百人銜枚夜擊殲之自是吳移越移諸族歸

降還至烏白池賊又爲方陣來拒保興麾衆出入陣中會乘馬中流矢復易騎而進且行且鬬凡三日四十二戰賊爲辟易咸平五年以疾歸京師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者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數中流矢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嚨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後以彰化

軍節度使知延州權樞密副使卒贈中書令諡武襄
評曰狄武襄西河書佐也逭罪入京竄名亦籍以三
班差使殿侍出爲青澗城指揮使种世衡知城范文
正帥鄜延料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惟青不懈呼
之即至每從事兩手如玉种以此器之授以兵法又
延之於范公遂成名此張舜民畫墁錄也可補本傳
所不及又梅堯臣碧雲騢曰狄青與文彥博同鄉青
建節知延州彥博令客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
合奏與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
會伐蠻賊敗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此豈實錄乎
然當時之名臣若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皆有貶辭又

何論於潞公耶存之以俟學古者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舉進士試禮部第一歷知太常
禮院元昊僭號離出兵育獨建言元昊巳僭輿服勢
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
撫而收之不報育復奏宜先諭以文誥尚不賓姑嚴
守禦特方銳意討之而諸將多覆軍者卒以無功迺
封元昊爲夏國王如育議育又上言眞宗命潘羅支
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
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
腋之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番部離散黨與使併
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久之除宣徽南

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復以爲資政殿大
學士卒諡正肅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進士知同州未逾月會元
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夏人破金明砦既去議
修復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
月而城成賊又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
使修建寧中候百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
左司郎中擢龍圖閣直學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及進士第景祐三年進天
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
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
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與
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
子谷寇所出入之道也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
安砦於谷旁數募民耕種以贍軍悉復所亡地築十
一城頗更陣法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
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
入寇籍名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
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者往返踰年又
遣賀從勗來改名曩霄稱男不稱臣籍送從勗至闕

下因使言羌久不通和而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
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
元昊既臣名籍爲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知幷州坐
擅築麟州槃堡白草平而州將武勘等爲夏人所敗
復爲觀文殿大學士徙定州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
保致仕封潁國公薨諡莊敏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累官拜右司諫趙
元昊反琦論西師形勢甚悉卽拜爲陝西安撫使進
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賫
出兵琦亦欲先發以致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鎭
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用攻策乃詔鄜延涇

原同出征旣而任福敗於好水川琦上章自劾奪一
官知秦州久之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
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名爲樞密副使加門下侍郞進
封魏國公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
經略陝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賊旣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
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
拜而薨贈尚書令諡忠獻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登進士第元昊反召爲天章
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
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時延

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大閱州兵
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
出禦敵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
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旣而元昊歸
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喩之屬任
福敗好水川元昊荅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
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降秩知耀州徙慶
州遷左司郞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進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
改參知政事會邊陲有警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
使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流

亡還者三千餘戶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遂以
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卒贈兵部
尚書諡文正
評曰兵法曰廟算勝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若將
不能矣而廟堂又無算以勝之威何得不紲國何得
不蹙哉善夫歐陽子之言曰寶元中趙元昊叛朝廷
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
撫招討使余以爲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
四面行營招討使令自於境內何所招討因竊料王
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
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

出師其亦春秋責賢者備之意與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少武勇嗣父職遷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遊奕使太平興國五年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逃入蕃落爲邊患光實乘閒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僅免使人紿光實請降光實信之定期於葭蘆川光實從數百騎往伏兵起遂遇害

王德用字元輔趙州人魯國公超之子也至道二年分五路出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六萬出綏夏德用年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俘斬甚衆進師烏白

池他將多失道不至賊勢銳甚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簡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稍却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副使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呼曰黑王相公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遂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朝廷所賜時人多之後封冀國公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爲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并命爲樞密直學士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罷爲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夏州李繼遷爲潘羅支射傷兵敗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曰必歸宋繼遷卒德明遂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手詔付以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明日名賓僚置酒縱閱命儺入將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屛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三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略天禧初加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卒謚文簡

評曰昔向文簡善爲詩在延州日有詩曰四時常有煙棚合三月猶無菜甲生雖與唐人河畔冰開長安花落之句工力不敵然延州之實錄也使採風者出而邊庭之景物不具見也哉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初爲保定軍司法參軍從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强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小郤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

兵擊賊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
賊望見以爲水有餘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尋
卒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
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
軍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
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於經略
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
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之數
日賊果至陣於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
抵暮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至即

引去既而復出艾蒿砦半夜鬬不解美使人人持一
炬從間道上山大譟賊懼走遂築萬安城而還又敗
敵於金湯城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將會兵議攻討
種世衡請直擣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
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
大破之未幾敵復略土塠砦美迎擊於野家店追北
至拓跋谷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
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由龐子部西濟大理
河屠劉萬多移二百帳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
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
是加飾黃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於無定河乘

勝至綏州因城龍口平砦加本路鈐轄遂爲副總管
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
有功諸將以此服之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授三班借職後數
年知環州累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以銀冠珮
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擢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元
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
州深柏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改解州致仕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
侍元昊寇邊遷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副總管

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
先鋒出陣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屠金明復
圍延州懷德遶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餘人擊敗之
遂解去遷廣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芙村一帶公
事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
張亢字公壽濮州臨濮人進士及第爲通判鎮戎軍
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
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元昊反爲涇原路兵馬
鈐轄知渭州徙鄜延路知鄜州會元昊盜熾以兵圍
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夏人自
後河川襲府州屯琉璃堡徙亢爲并代都鈐轄管勾

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山所援救示城上門敵既入即縱民樵采汲谷溯開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沉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卻士可用始襲擊琉璃堡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時麟州餽路猶未通敕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以兵數萬趣柏子砦來邀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士皆感奮會天大風順風擊之賊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乃修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於兔毛川先使驍將孫臣伏短兵彊弩數千於山

後亢所統軍萬餘皆京師新募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敵果趣東軍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遂爲幷汾屛蔽以疾辭爲秘書監徐州總管卒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又遷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於三川信以所部兵潰賊斬首數十級遷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乘勢擊走之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卒

郭恩開封人歷延州西路都巡檢從幷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嘉祐二年五月夏人侵屈野河西地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會諜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乃同道元夜率兵循屈野河北而行夏人舉火臥牛峰知麟州武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逮曉乃登山道元奮袂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愠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牀遣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火起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

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恩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舉進士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時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槍陣法擢通判鎭戎軍募兵教習轉運使任顓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帝嘉之改鄜延路兵馬鈐轄詔立獨轅弩軍

高永能字君舉綏州人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入雖几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

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即知城事初
爲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騎將取稼永能簡精騎
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
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與身等經略使呂惠卿
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夏兵二萬犯當川堡
永能依險設疑兵且闘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至
者畬而荒遂解去擢本路鈐轄四年西討永能爲前
鋒圍米脂城夏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
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
之可破也詰旦力戰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先降其
東壁守將衣以文錫導以鼓吹耀諸城下介訛遇乃

出降進東上閤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元豐
初神宗詔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
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至是詔給事中徐禧內侍
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餽餉禧言
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
水所吞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
不可禧以諤跋扈奏諤留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
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
舜舉還米脂以兵萬人留曲珍守之既成之九日夏
兵數千騎來攻曲珍禧與舜舉稷往援之括獨守米
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永能曲珍請及其未陳

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珍又白請斂兵
衆甚公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
何怯耶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俄夏人縱鐵騎犯陳
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鋭先接戰而敗奔入城遂被圍
且水砦又爲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
半夏人蟻附登城珍又白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
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攻擊十二
日城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永能嘆曰吾結
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
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服一卒敝衣戰而死曲珍縋城
去禧舜舉稷皆死之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

沒詔贈永能房州觀察使禧等贈官有差
論曰宦官之禍酷矣然未有若典兵之甚者也唐以
北司本兵前車既覆宋又遵而行之以致童貫秉兵
柄者幾二十餘年開邊生事釀成南渡之禍然其始
如黃道行之巡麟州李舜舉之城永樂其所由來漸
矣故當時有北司無南司之語幾何其不爲天寶之
思藝乾符之令孜也夫人主亦何利於宦官而安之
哉獨可怪者明懷宗手除魏璫之逆及其季也一惟
宦官之是信於河南之剿賊也則有若陳大全爲內
中軍矣陝州之會兵也則有若楊進朝爲監京營矣
鳳陽之援師也則有若盧九德爲總各鎮兵既而杜

勳倒戈於宣府杜之秩內祖於居庸高起潛棄師於
沙河而京師不知也循命內監分守九門至杜勳者
受僞命縋城入爲李賊遊說儼然敵國之使仍禮遣
之而去尚謂國有人乎宜開門延賊秉筆老監爲之
而無忌也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勝嘆哉書曰天既
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能無遺恨於
崇山含忿於蒼墓乎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爲天章閣待制知延州

趙卨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郭逵宣撫陝西辟
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
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卨上疏言諤
無名興兵死有餘責然寇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
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
請存綏州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
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授种世衡招蕃兵部族屯青
澗城故事朝廷從之加直龍圖閣知延州遣裨將曲
珍呂眞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寇綏遇珍敗
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卨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
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
之日復言明年遂以綏爲綏德城又檢括境內公私
閑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神宗聞而嘉
之擢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

初梁乙埋數擾邊卨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
儀曰夏卽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
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拜端明殿學士遷
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
浮屠安疆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卨
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卨與元祐棄地議係
其名於黨籍

劉昌祚字子京眞定人元豐五年徙涇原加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治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
先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焉自義合至德
靖砦綿亙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
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弱立爲定式上諸朝
夏人寇塞門安遠砦出師拒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
吪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
侍勞軍後遷武康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毅肅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
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
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捷
累遷西上閤門使

郭逵字仲通洛陽人也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逵爲
三班奉職神宗卽位遷靜難軍留後徙鎭鄜延种諤

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諭以邊釁方
起欲棄綏達切諫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
易綏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
交二砦不可與乃寢其請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
名山達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
還名山恐自是蕃部無復敢向化也達詗得殺楊定
者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囚
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
達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始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
武軍留後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名為安南行營經略
招討使請鄜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旻於便殿賜

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
宮卒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進士第為館閣校勘又出知青
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良家子馳
射角勝有軼羣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越歲
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以副總管种諤
西討援銀宥功加龍圖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
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
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名亂乃藏勑書而矯制
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書褒美

种世衡字仲平洛陽人放之兄子也歷同州鄜州判
官西邊用兵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
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
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
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
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
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
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其首領或
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
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嘗
課吏民有過失者使之射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

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
是數年敵不敢近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
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即起將所
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
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餉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
子傳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人朝夕
臨者數日青澗及環州皆畫像祠之子詁諤診皆有
將材關中號曰三种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卜

种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
知青澗城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
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

喜受而詐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削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鬬舞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坌集傅城而陳諤使名山挑戰諤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使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韓絳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起河東兵會銀州城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後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兵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大破之降其將令介訛遇捷聞帝大喜群臣稱賀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詔令班師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襲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矣會徐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謀異乃奏留諤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

种誼字壽翁熙寧中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從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禼使誼統諸將敵闘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誼倜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所戰未嘗敗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可其才從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加閤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樂之役城陷子弟死者六人珍僅以身免坐貶皇城使元祐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山進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卒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以功賜金帶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其監軍仰以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諜知之

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
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縋置伏陘中
俘斬數百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卒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高宗即位除直龍圖
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
西六路軍馬
陳淬字君銳興化[illegible]人紹聖將下第挾策西遊
時呂惠卿帥鄜[illegible]惠卿問相見何事淬
曰大丈夫求見[illegible]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
職與西人接戰於烏原等殺十餘人檎其酋王惠卿
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建炎初拜宿州安

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
使討之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從子仲敏俱
戰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許曰宋敏求稱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
守守贈以五百金後覺其僞聞之檜檜訪其人即奏
補官貧或問故檜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
縛之則北奔南走矣而惠卿之於陳淬也亦然呂惠
卿秦檜宋之所謂小人也而於用人之際識識如此
語曰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以人而廢之哉
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夏人常乘之安期
至即令築城方盛暑躬自督役不逾月而就

魏彥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府有東西二城東城爲
金人所陷遂專圖西城彥明與權府事劉洪分地而
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晝夜攻城閱
二十日城陷彥明坐於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脅
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犬彘使皆吾君乎叟宿
怒殺之詔贈中大夫
折繼世少從軍爲延州東路巡檢嵬名山之內附繼
世先知之遣其子克勤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
以騎步一萬軍於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
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遂
同名山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卒

折克行字遵道繼閔子也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
寇環慶克行以兵三千護餉道戰於葭蘆川先登斬
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嬰然曰眞折太尉
子也擢知府州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每出必
勝夏人畏之太原孫覽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召
克行問策即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爲深入窮討之
狀敵疑不敢動旣訖役又入津慶龍橫川多所斬獲
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
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
折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鄜延郭逵見之歎
曰眞將種也薦試延中補殿侍隸延州米脂之役與

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於蒲萄谷東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藉藉於軍門或欲掩殺以爲功可適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是不爲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爲異域鬼邪皆回面聲喏流涕謝再生各遣歸羌夏人十萬入寇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於尾丁磑回次櫃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迺從間道趨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蹈藉赴厓

澗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後權第十二將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詐可適密圖之會二帥以畜牧爲名會境上可適諜知之遣兵夜往襲斥俘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爲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爲西安州名爲佑神觀使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絶倫爲安邊巡檢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鞣西奔掐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催敗之俘其父母妻子至是與夏人奚人圍建寧叩壁語震曰我來報汝父之仇若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寨兵精壯者悉從折可求死於交城之戰所餘老弱百數守弗堅震奮力守城金人急攻閱旬日城中矢盡城陷震死之震之子沂中方從征河朔得免於難次子居中執中亦被害贈武經郎明年父宗閔死事於長安後沂中貴請於朝震得謚恭毅

金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爲人剛悍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有功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後權昌武軍節度元兵至城陷投解後井中死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克奉御貞祐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於安塞堡戰於鄜州之倉曲谷有功歷鎭南集慶軍節度使卒

完顏合達至大初爲延安元帥木華黎進攻延安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堅壁不出以功授虎符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

完顏六斤中都路猛安人興定中元兵破鄜州六斤自投崖下死贈特進知延安府事

元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通譯語善騎射太祖

避使宋往返數四以辯稱擢爲九原府主帥佩金符率兵南伐略地灘陝有功授行軍千戸後從都元帥塔海征蜀下興元取嶽府以善戰名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戸易佩金虎符以兵二萬鎮之復賜馬六騎金銀[illegible]有差[illegible]太原凡[illegible]卒追贈太保儀同三司冀國公諡忠定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元太祖[illegible]國王木華黎南下天應率衆迎謁軍門木華黎即承制授興中府尹從南征以功拜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天應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軍從木華黎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濟河南攻葭州拔之天應因說太

師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脱爲敵軍所梗綏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此萬世計也木華黎然之以勁兵五千留守葭蘆遂造舟楫建浮橋分兵四出悉定葭綏之地既而移軍河中金軍潛師入中條襲之天應力戰死

趙匣剌者始以父任爲千戸佩金符擢爲東川路先鋒使兼管京兆延安兩路新軍戍東安虎嘯山後於瀘州戰死

李忽蘭吉一名庭玉隴西人從征西川爲昭勇大將軍鞏東路招討使略重慶取儀州承制授延安路管軍招討使禿爵敕於六盤山乃以延安路軍會別速台趙炳及總帥府兵於六盤敗之於武川俘其孥承制授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軍指揮兼屯田守衛事元貞二年卒諡襄敏

評曰趙匣剌李忽蘭吉之二人者未嘗官延安而書之者何也見延兵之勁也嘗宋時郭逵行征交阯諸郡延河東舊吏士自隨豈非延綏之勁勇自古爲然邪兵法曰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王予敵也世競言韓信驅市人而戰而不知廉頗之思用趙人則郭逵者其知兵者與

延綏鎮志卷之三

嘉興譚吉璁重修

名宦志下

明

湯和字鼎臣鳳陽人身長七尺倜儻饒知略洪武四年以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率兵至定西襲擴廓帖木兒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封中山侯八年冬追伯顏帖木兒獲之晉信國公贈東甌王

傅友德宿州人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洪武三年從取陝西三年克沔漢是秋征甘肅還封潁川侯九年副湯將軍駐兵榆林出塞斬兵縛伯顏帖木兒以降十四年封潁國公

唐勝宗濠人年十八來歸多著勳績從潁川侯拔延安洪武三年封延安侯

汪興祖巢縣人從征皆有功克武朔爲山西行都督府僉事洪武四年封東勝侯

曹璉郴陽人以大理少卿參贊延綏軍務機事彊濟軍民賴之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進士以御史歷陞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提督三邊於固原要害處奏設靖鹵衛於寧夏甘肅邊境所增墩堡千餘所陝西歲旱力爲拯救奏減徭役蠲逋負發倉廩賑貸人以勿困既去民入私相尸祝至有疾痛號於鎰祠若響應者遂祠明之

王禎邳州人右府都督正統中鎮守延綏於榆林建設城鎮及沿邊墩臺衛堡倉場控制邊鄙

楊信六合人昌平伯洪之從子累功陞指揮僉事天順元年名冠京衛同知移鎮延綏延綏總兵佩將軍印自信始明年孛來毛里孩入寇擊退之又明年入寧夏塞信合武平伯陳友兵於安邊營夾擊遁去四年封彰武伯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塞上召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兵難遙度乞精騎疾走至榆林關上命從信言命爲將軍總諸鎮兵至延綏勵兵秣馬寇突入塞信輒縱兵邀擊之於小龍州秋青原寇錯愕遁棄所掠人畜渡河遁去明年還鎮大同六年寇又入延綏塞信西援曰套人覘我大同兵渡河必乘虛東掠設伏胡柴溝寇果至伏發斬獲功多八年又敗伯顏猛可自是套人不敢入塞與世伯券十三年卒贈侯諡武毅

徐瑄字子敬嘉定人正統間爲都御史撫延綏敷治兵終日不戮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居遠斥候廣開諜敵謀動皆知嘗入寇李羅池溝迎戰克之又入金雞峪雙海子諸屯預設伏要遮擊敗之捷上璽書加勞亡何乞歸

陳友全椒人永樂初起騎卒歷陞千戶正統閒累功封武平伯天順二年出鎮番斬獲功多克延綏總兵官封流侯

張欽睢寧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以都督僉事總兵延綏慶陽諸路有柴溝之捷賜金幣進都督同知專守延綏敵復入安邊營欽邀戰有功特敕佩將軍印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至兩府功與能可謂無媿

張傑順天人協守各邊以都督同知總兵榆林有廉幹騎射過人

徐廷璋羅田人進士天順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成化閒復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修舊壩口增立寨堡藩籬時與陝西馬文升榆林余子俊稱關中三巡撫

王銳遷安人進士成化時巡撫延綏時滿四叛於石城率兵同參將胡愷往討之寧夏兵失利遂議六路進兵銳與愷屯酸棗溝恃勇先進爲四所敗官軍四面攻之獨延綏兵與賊門相對殺傷者衆又軍於東山口回回楊虎力爲滿四謀主來約降相期於東山且云滿四最[illegible]議多延綏當於山口滿四果騎白馬出戰銳麾兵進遂擒之石城平進銳左副都御史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進士天順三年按察陝西會陝西饑不待奏報輒發倉賑全活萬人徵爲大理卿陝人兩請闕借留者千數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後擒滿四殲李鬍子平洮岷番寇師行陣雖矢石如雨無懼色成化元年套人入延綏寨忠及寧遠伯擊之遁去四年爲兵部尚書汪直黨構之落職復爲兵部尚書致仕卒諡襄毅

評曰有明時吾浙之人才稱爲極盛若四先生三與人名聞海內彬然光著矣而與于忠肅公同時又有項襄毅其人者觀其扈從北征及平石城諸功績雖古之儒將曷以加焉然予於志中之名宦止載有功

德於延綏者已耳而他則槩乎未之及也今予履其地思其人能無稱特曾於屈建磐曾相於仲翔也哉

湯胤績字公讓號東谷東甌襄武王曾孫也周文襄忱聞其名名作啟事數萬言亭立具狀文襄薦其有文武才驛召赴京于少保謙試之立將臺下問兵事應對如洪鍾萬衆環視歎賞即授錦衣衛百戶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善通問英宗於塞外天順時爲校事措撫下獄謫爲民編籍常州成化初復官充參將守禦延綏孤山堡堡無備戍卒不習戰一日登城曰四望黃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耶三年八月套人入寇大掠子女而東績率麾下百餘人

邀於境上力戰衆寡不敵死之績爲人軒豁倜儻兩骭炯然髭鬣如戟掀髯談論慨世人茂如也爲歌詩豪放奇倔援筆揮灑如風雷死之日邊人見一大將盛服鼓吹擁衆宿鄜貪質明寂無人聲題詩壁間有云手持長劍斬梟魁一箭那知中兩腮戎馬踏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遊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染遊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臺書跡宛然衆以爲神也

評曰湯胤績與蘇州劉參政昌善嘗作六體香奩詩昌序之其中之警策者有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

魂消血未乾櫑子色分金釧暖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子細看此亦何減李義山耶然當時妒之者衆生則呼之曰湯一面死則笑之曰湯一箭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從古嘆之矣

一面者以爲刺中有文武全才獨當一面之語也

朱永夏邑人愼重不洩法令嚴整天順六年總兵三千營八年兼總神機營成化初虜加思蘭入大同塞充將軍禦之退去與世伯尋充將軍出榆林禦寇有功即軍中進封侯且號總制陝西三邊與世券七年寇入屯榆樹峁示出奇邀戰有功十二年召還加太子太保進封保國公十六年出延綏禦寇十七年出大同禦亦思馬因戰海東山功賜券世公卒進封宣平王謚武襄

評曰有明之初文武既無常銜名職亦鮮定稱故傑國公武臣也而總制三邊則陝西之總督矣威寧伯文臣也而將軍佩印則九邊之總兵矣一時百僚師濟功業爛然何其盛也嘗聞明季時總兵領敕於兵部堂者必跽以請閣爲長揖則謂之非禮嚮使威寧伯以兵部尚書出爲將帥將將者是而跽者非乎蓋明之掌故盡失即子孫臣庶有不知祖制者矣嗚呼國家之亂必先壞其紀綱法度而滅亡隨之可勝歎哉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進士爲戸部主事歷員外郎開霽精敏有吏才出爲西安知府城中水鹹民飲之輒病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便利號余公渠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成化六年置衛八年子俊至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又請盡釐陝西軍中有伍籍詭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其風土者實榆林衞又擇俊子弟教之請建學校俗多棄地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墾爲屯田遂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鎭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驅套人出黃河外

至正統中始渡河犯近邊天順以來東西邊險不得
逞乃悉衆寇延慶閒地幾失後又獲鄉導饒水艸蓄
牧屯聚不散我延寧列戍罷守反在外臣以爲諸邊
界空處築城以次立砦堡地多高山陡崖因形勢下
厚者劃削稍衍者累築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於
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
里每二三里起對角敵臺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
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
墩小者七十有八大者一十有五自是寇益稀至十
二年移鎮陝西入爲兵部尚書加少保又出總督宣
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乃別上利害請築墻如延綏

事業行矣會忌者設危語尋止還理部事加太子太
保卒謚肅敏

岳嵩舒城人涉獵經史襲延安衛指揮僉事以知勇
累立奇功遷延綏鎮守總兵官與都御史余子俊協
謀修邊城有功

王越字世昌濬人進士廷試時苔策方竣稿忽大風
起飄越卷直上雲際頃之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爲言
於上得再給卷初爲御史有名天順七年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大同成化三年召署院事六年禦寇延綏
戰於崖窯川又以黃甫川功陞右都御史賜蟒衣九
年出延綏襲功擢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六年大
同禦寇時汪直喜事開邊釁越及保國公永統兵而
西未至榆林奄入大掠出塞越曰受命討賊無俘獲
何以班師遂與直永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以首功
多封威寧伯與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
寧夏尋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
以首功加太子太傅復爲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蒙古
大入塞急起越總制寧夏甘涼諸路軍務兼經略哈
密名至陛見加太子太保越有才略著威望再起益
奮勵出塞襲賊於賀蘭山奪還所掠人畜加少保兼
太子太傅十一年卒軍中贈太傅謚襄敏

評曰明中文臣之封伯者十數而威寧與新建其最

著者也若威寧之出奇制勝自永樂以來戰功第一
至其博學多聞奬掖士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
說無不精究爲歌詩尤雄渾而翰林諸公多言其任
術不足數至比之於陳鉞可嘆已若陽明先生文章
政事氣節勳烈實偉人也而猶以講學非之所謂取
彼譖人投畀有昊曷過哉

劉潮榆林人以都指揮僉事協守延綏儀容端嚴操
守不苟有文武材

傅瑛綏德衛指揮使屢立邊功成化元年設鎮立堡
命瑛督工清廉自持二年以功陞都指揮僉事八年
守定邊有功授都指揮同知後捷於紅鹽池陞都指

揮使二子釗鏜皆以邊功貴顯

李祥臨淮人以都督僉事鎮守延綏忠勇絕倫謀略出衆每遇敵爲士卒先累建奇功有驍將風軍中服其勇敢以其面黑呼爲黑太師云

呂雯字天章安州人以鄉舉選授御史數直諫有聲累官延綏巡撫時有警雯曰敵既深入宜堅壁彼無所獲必困而歸歸則以勁兵邀其後可以得志果如其言既又築邊城寇不敢犯山西饑流民就食於榆林者甚衆雯恐生變多方撫集衆恃以安爲人樂易可親交朋友待鄉黨俱厚施之遇事善裁決論象緯有驗辭命亦多奇中

神英字景賢延安衛指揮使驍勇敢戰先登累有斬獲功成化弘治間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封涇陽伯數月劉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爲右都督

黄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掌太常事以罪戍平越紱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二年進士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威賞大行紱偶出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嘆息曰我爲延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大臣巡撫者輒厚自奉健兒[illegible][illegible]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朴至死無怨言聞紱慨嘆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寇聞風不敢至俄有詔毀廢寺紱令汰尼僧盡給配軍之無妻者及紱去咸攜子女拜送道傍已爲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請老去未幾卒

陳煇延安人先爲延綏副將成化二十三年以功陞都督僉事鎮守幼習韜略累立戰功

張安大同人爲寧夏協守弘治十三年以都督僉事鎮守延綏正德四年總兵寧夏爲人多謀略嘗選敢以單騎禦之人服其勇

劉忠字據誠濮州人舉人巡撫延綏嚴斥堠練材用

廣儲積蓄芻牧塞下晏然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進士御史先巡按陝西風紀大振後撫延綏恆蔬食以自勵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性孝友尚淸節及死家無餘財嗣兒子復夭郴州何孟春爲之請諡下部奏准給繼孫熊瑞月米一石諡莊簡

陳壽字本仁寧遠人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寇分兵入掠躬親甲冑與敵力戰擒獲八十餘人未幾火篩猊羅糾衆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戰諸將請赴之壽曰彼衆未可當也自出帳擁數十騎據烏皮几指麾敵望見疑之遂引去既而授諸路將領方

略邀擊之皆大捷斬首數千級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鄭暘字宗乾安肅人進士巡撫寧夏武宗西巡命督餉於邊値葭州盜起暘討平之

劉文字道顯慶陽衛指揮使長身玉立狀貌若神足智揣摩尤精騎射守備固原花馬池多斬獲功復殲寇於凉州撫定洮岷朮舍諸番落進爵一品掛征西平羌兩將軍印又鎭延綏宜府固原諸路民望旌旗所駐如父母至及其去也扶轂涕泣克蹇道路每諸將晨謁畢卽召入閤中計事人獻所長虛衷延納至臨陣授畫獨其人知之故所向成功且忠信亮易上下咸親雖古賢將弗如也尋以疾卒於鎭謚武襄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振肅紀綱革奸除弊官至兵部尚書

姚鏌慈谿人進士正德十五年春時鏌爲山東布政使吏部擬推延綏巡撫帝覽奏以問兵部侍郎王憲且曰姚鏌南人恐不耐西北風土憲曰鏌有文武材略用之足辦帝然其言時南幸未報帝嘗奇鏌狀貌一日鏌舟誤觸黑龍舟帝所御也帝命執纜駕者問舟爲誰鏌驛宿不知也舟人以姚布政對帝笑曰是美髯者耶卽命釋之翌日諸中官以告始驚謝是年冬未得命仍朝京師從之復還山東迎駕北上十月帝還京巡撫之命始行嘉靖十四年復起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尋罷十七年卒論恭襄鏌端嚴博大所至以公廉見稱子淶狀元及第

評曰布政使者方岳之官也三年一朝古禮也是時觀禮不廢故姚鏌爲布政使得自達於天子而天子屬目焉噫何盛也武宗之嬖幸盈朝巡遊無度有若秦隋漢唐之季矣乃楊一清禦寇於陝西王守仁討逆於江右政治功勳爛焉可紀豈非本兵得人而巡撫之職能愼擇其選也哉常聞武宗幸延安至榆林守臣具膳以進鎭守太監當捧酒巡撫御史當下節駕至時軍衞雲屯巡撫都御史鄭暘不能前帝御席急呼節而人無應者帝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決不如此怠慢竟席無一語至今傳之再觀於姚鏌之觸舟而不問則帝不獨有知人之明而其大度亦可想見矣

魏鎭慶陽衞指揮僉事驍勇過人正德閒把總安邊營有功分守神木叅將歷官右軍都督掛征西將軍印中流矢卒

戴欽綏德人以都督僉事鎭守榆林文武兼資功能昇著所歷各邊敵遠遁士卒悅服

宋理字汝器清苑人榆林僉事却餘金萬計給軍士人甚戴之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進士嘉靖十年吉囊擁衆十五萬入據河套俺荅衆號四十萬亦出沒邊徼全陝戒嚴特陞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明年秋敵以精騎三千自鎮遠關入薄平遠城乃督梁震王効等分左右哨馳至柳門夾擊破之敵浮河而遁吉囊自將十萬騎入營花馬池龍乃令曰侵延綏則張鳳王之寧夏固原則効劉文王之折衝批亢則委之梁震部分已定敵從青沙峴入延安劉文率所部迎戰敵大敗於是王効敗敵於與武營梁震敗敵於乾溝二旬間凡三捷龍於三邊四鎮山川地形險阨歷如指掌爲圖置座隅坐籌之咸中機要動必有功在邊

四年朝廷倚重焉

曹雄西安人先任延綏參將繼以都督同知總兵固原廉謹忠勇馭士嚴明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名諸將吏軍卒謂之曰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悅當是時以片言解上下疑阻人謂得應機之知云

杭雄綏德人以都督僉事鎮守爲人驍勇常以寡破衆起自行伍歷鎮三邊

王憲字惟綱東平人進士嘉靖五年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簡靜嚴肅將士凜然不敢犯時有諜報套中傳箭將入寇憲預調集延綏固原寧夏兵六萬當賊入道伏而鎖合兒伯通千七百騎果由花馬池潰墻進攻黑水苑及八營固原參將劉文伏發敗之賊遁趨榆林副總兵趙英邀擊之於思哲溝斬首三十又遁至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復邀擊敗之寇衆前阻乃轉而西趨寧夏總兵杭雄統兵奮擊又大破之鎖合兒伯通殲焉捷聞降敕獎勵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卒謚康毅

陳珣寧夏衛指揮同知歷陞都指揮僉事總兵延綏所歷三鎮皆以賢能稱

張珩字佩玉石州人進士行履高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嘉靖七年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時輔臣推克侍從講臣疏辭不就士論高之嗣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延綏値歲饑躬茹疏糲一老妾亦不供炊斂公私所有以飽士士視公癯咸勸加餐至相對流涕軍遂安其後在告復起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以套人入寇永昌敗之捷聞降敕獎勵卒謚襄敏

賈啓黃岡人進士任陝西苑馬寺卿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練達治體尤通相地觀象之術而兵政

嚴明
任傑西安人總兵寧夏以才望調延綏操縱得宜賞
罰明信謀勇兼長為敵所憚
張璁字鴻舉泰興人舉人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難守璁至即舉邊務之
最急者條上十餘事上悉嘉納著為永規敵數為寇
皆敗之而去加兵部右侍郎仍賜金幣
張子立字元禮黃縣人進士以御史歷陞延綏巡撫
修城堡開紅石硤以通水利民庶攸賴用兵西夏狹
利遂被逮士民號泣遮道為立碑於學宮自奉清約
好古文戌居固原杜門謝客居常思親為涕泣不御

酒肉竟以疾卒
叅國熙永平人嘉靖間散榆林戶部郎中以總理延
寧糧儲後因延綏糧多奏屬延綏熙任邊儲冒漏謫
許白端隨事清剔夙弊悉彌兵民歡洽又以其暇創
立書院會合生徒研窮理學接引後進加以漯鑒作
人一時士類濟濟
魏祥[illegible]人任叅將嘉靖十四年敵兵大入榆林塞
祥禦之戰死詔旌其忠
楊守謙長沙人進士嘉靖二十七年巡撫延綏曉暢
軍實飭吏治增貢額衣冠禮樂一時爛然邊人到今
德之守謙亢厲廉潔一介不安取尤長於經濟籌邊

有大寧諸考巡撫保定會俺荅入寇督師勤王為口
官搆死後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王縉西安人以指揮僉事戰清水河有功遷固原守
備旋充右叅將分守延綏援勦京水灣孟家塔高松
砦及神木山累積戰功擢副總兵協守延綏進右軍
都督府拜征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寧夏
崔嵩慶陽衛指揮使歷官叅將器宇豪邁明敏過人
能以寡敵衆初守定邊點軍數千人一目不忘每戰
陣見不用命者輒識其名曰回營行法由是軍士畏
威莫不盡力嘗有敵持酒肴至城下呼曰汝太師敢
與吾對酌乎嵩即單騎出城免冑與之對酌敵權甚

弁以妓歌舞為笑樂故竟嵩任寇未嘗一至定邊嵩
以此知名後偶以百騎出游遇敵騎千餘嵩謂其下
曰敵衆我寡一走即成擒矣乃據高崗與敵作蒙古
語如舊相識敵欲乘其不意見軍甚整不敢躡而去
周尚文西安人嘉靖十七年以都督同知鎮守延綏
有勇略卒謚武襄
石永字壽卿威縣人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飭
將練兵革冗役禁包占養勇敢謹閒諜有黠寇犯灰
條溝前後斬獲甚衆歷九年民戴之尤深
王遴號繼津霸州人進士嘉靖四十五年巡撫延綏
賦性鯁介慷慨有大節會東路兵燹之後又歲大饑

公造册羅晉粟賑之存活無算又念中路清平孤險
增兵守之後寇果萬騎薄城下以有備去又築中河
至保寧大邊及鎮之邊城仍請增府同知一員專職
城堡皆永利實政焉
趙岢榆林人父英爲總兵官岢少以父廕歷寧夏副
將勦丘富有功陞延綏總兵岢爲壯兵所畏往往從
帳而暮南無王庭矣鄜延民之來田塞下者日衆黃
台吉入掠岢擊走之復犯高家堡萬騎屯明水湖龒
者以告岢合二將將五千入疾走威武塞見敵乘高
結營窺覘虛實岢潛師示弱以驕之遂突出精兵奮
擊敗遁後東勝之圍岢提師往援敵遥見旌旗便散
走岢尤多勇略善鼓士氣故每向有功子孟麟亦至
總兵官
郭琥字宗器永昌人幼機警慷慨有大志嘉靖十九
年補總旗爲標鋒陞本衞指揮僉事擢鎮番守備尋
補固原東路遊擊調邊化以功晉延綏總兵官有才
幹猿臂善射嬌絶倫輩不知書常口占作檄頗有意
理
馬永通州人讀書負忠義身當鋒鏑琴書不去於左
右志負驍悍而出入矩矱文學士咸敬重樂與遊而
永亦自任初爲延綏叅將後鎮遼東恤養戎伍與士
卒同甘苦所至感若父母而防禦飭嚴猷略沉密雖

不能大著顯功亦無失事
許曰明初之爲將者文武固無所分矣即正統閒尚
有王驥王越以兵部尚書迭居將帥世猶以武途爲
重及其後世不可言矣善哉唐樞之論馬永也其言
曰本朝武臣至嘉靖一大變爲武欲勝文矣究厥所
自國初以將對敵寇動自由以漸而制於權璫之出
鎮乃設巡撫以制羣璫又以漸而制於巡撫總督之
吹求重臣握兵權稽巡按以爲糾察又以漸而制於
巡按之翻異隨任掣肘不得不文以爲自禦之計且
文臣輕辱節陵動以不識字爲誚及其薦剡則右文
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爲自立之途於是天下靡然
從之莫知其自爲武矣此豈安不忘危之道哉然吾
觀戚南塘俞盱江之著書即宿儒亦有所不及爲文
臣者寧無愧哉
郜光先長治人進士隆慶五年巡撫延綏老成簡重
綢繆邊事築紅石峽以接大邊三十里保寧至波羅
大川口二十五里而青山口之捷尤爲首功晉兵部
尚書
張守中號大石岡晉人進士隆慶五年自神木道陞
延綏巡撫初守中在神木時廉節特著嘗夜微行過
酒家聞婦語其姑曰此釀似張副使姑詢之云清而
美也守中益自勵焉爲人質朴少文方嚴篤實鎮城

暨諸邊堡城垣衙宇學宮倉庫皆公躬蒞其所規畫
指示殫力經營時奸宄斂跡塞上肅清後陞兵部侍
郎
楊錦字尚絅號月川盩厔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以
戶部郎任靖邊兵備副使捌建龍圖書院綏惠充戎
威名流著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前後軍功屢賜金
以旌之子邦憲字孝徵號範我萬曆三十五年進士
亦以戶部郎出知西安府有異績擢關內兵備副使
陝以東大治轉補神木及榆林兩道著武功縱橫善
衆斷以計擒巨盜麻四等擢左布政使拜右僉都御
史巡撫江西邦憲爲人廉慎見者不知其爲尊顯貴

人雖仕進多所更歷而貧薄過甚世稱之從孫蘊順
治十八年進士任安定知縣以惠愛爲政能世其家
王汝梅安肅人進士萬曆九年巡撫延綏時值大饑
邊餉告匱公竭力救荒蠲租請賑生活者億萬人貢
市每求增賞公力持之內安外攘西陲底定公之力
與
賈仁元字西池萬泉人進士任延綏副都御史崇尚
節儉置鄉約所每朔望聯屬會集講說忠孝事實化
誨愚頑武功文教一時并茂遷兵部左侍郎
劉葵字効忠順天人進士任延綏僉都御史剛明嚴
斷人不敢犯簿書悉自裁決曾無留事一錢寸絲與

民公市焉
陳良知莒州人貢士任延寧糧儲郎中錙銖不染給
放以時且清苦自勵日令家人磨腐以給人稱其廉
王見賓濟南人進士任延綏巡撫洗毅多奇略每籌
畫邊務能集思廣益故動有成績
孫維城丘縣人進士萬曆二十九年巡撫延綏時秋
霜殞稼地方艱食城憂形於色多方賑貸每軍月加
本色二斗或四斗所全活者甚衆樂恬退惡奔競人
不敢干以私卒於官行之日士民擁泣輸不得前爲
評曰加米之制豈自今始哉蓋延鎮之土不毛而沙
深坂峻糧亦懸而難繼也順治初定爲經制無何爲

總督孟公喬芳題請裁去至康熙三年總督白公如
梅陳乞再三始得報可軍食得以復振至今賴焉嗟
乎昔趙奢寶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猶一朝分散而
不顧況倉有儲粟迺屑屑焉與士卒計也哉
房守士齊河人進士任榆林兵備副使質樸敏幹偕
中丞賈仁元一迺心德砥俗阜民榆俗故侈守士慨
然曰不可長也下令長袖高髻者罰罔赦一時斂華
歸實朔望名耆老氓庶陳說孝義每詣學宮鳩集弟
子員之尤者課其文藝見時斗米十錢爲置備荒倉
穀令賴之擢巡撫副都御史
鄭汝璧縉雲人進士博雅工文翰巡撫延綏創清寧

臺以望氣禨嘗[illegible]方物篇申飭吏治行於世

涂宗濬南昌人進士深於理學巡撫延綏刊聖學源流又修學宮刱書院建文塔置學田增廩餼改武庠周悉備至至於葺候臺創鎮志尤爲盛事後總督三晉尋加兵部尚書

趙楫山陰人進士以御史出爲延綏中路兵備副使有冰櫱聲累官右都御史長子璋以孝行聞比卒家婦殉之榆人爲立孝烈祠

李楠崞縣人進士備兵靖邊性清介公正視國如家其籌邊務親歷川原不憚勞勩尤能軫恤軍兵官至陝西巡撫

蕭察汝陽人進士任靖邊道正已率屬吏畏民服至若萊陽之張夢鯉浩州之文作修城立學先後媲美焉

劉敏寬安邑人進士備兵西寧有斬獲功收撫番族萬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再起延綏任時吉囊遇開府下車輒糾[illegible]挾賞寬於中道授諸將方略擒斬一百餘級遂懼[illegible]乞降許之既而破猛克什力於響水明年又破於保[illegible]又明年破於懷遠加兵部左侍郎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會寇犯孤山我兵不利適寬在花馬池督寧[illegible]總兵杜文煥率三鎮兵破之嗣後在延鎮捷者八[illegible]鎮捷者三近古以來所未見也

寬再疏引告歸寬曉暢邊情所至簡兵蒐乘備儲習稽城壘料敵先見如神所著有益智錄四鎮圖說等書行於世

杜桐字來儀延安人任本鎮總兵以謀勇著稱首功至一千八百官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弟松字來清亦爲本鎮總兵尚氣節廉勇絕倫多首功官都督同知陣亡贈少保左都督

張我續邯鄲人貢士以戶部郎司餉延寧適歲大饑續多方處給捐俸賫粥惠洽三軍瀕行有議建生祠者續力止之及去祠成

金續武定人進士督延綏糧儲事時軍餉苦不給因

力請度支嚴檄郡國飛輓繹絡軍食以饒

顧會江陰人進士以戶部郎督延寧糧儲往時大司農每發金錢不能如額如期以致師不宿飽言獨力請之司農雅重言輒如其請無庚癸憂賦性廉明出納之際吏不敢奸

麻貴大同人萬曆中以援寧夏平播賊陞延綏總兵至鎮簡練軍士信賞必罰用降丁爲向導首伺敵巢而乘之萬曆二十二年秋套人十萬入寧夏貴帥師乘虛擣其巢帳多所斬獲復迎戰於下馬關勝之次年春攻常樂貴有疾聞警輒起曰病未即死豈以愛身而廢封疆重寄哉遽夜出師俘馘甚衆八月復入

又窮追之轉戰至蕨家岔毀其巢穴虜急套人屢至
非大創之不可遂分軍爲九刻期大套二十四年參
以中路遊擊閻逢時遊擊王國棟出紅山爲前軍副
將郭有光出保寧踵其後以東路神將師以律出高
家堡戴曄出神木王威出孤山爲左軍以西路參將
孫朝梁卜天兆馬友才杜松分出定邊鎮靖安邊清
平爲右軍而自以大軍獨當一面套人莫知所備大
勝之駝馬軍器俘獲不可勝計擢閫晉秩廕一子然
貴能謙撝不伐世尤以此多之
尤繼先榆林人任昌平總兵善騎射愛士卒樂爲之
死神宗夜夢一獨目虎卧厚載門前及晨繼先入朝

眇一目賞賚有加後鎮守固原延綏謀略過人敵不
敢犯又鎮薊遼九年加少保其沒也軍中咸西向祭
之
王威綏德人鎮守延綏勇略軼羣威信流著一門多
將材死於王事者甚多
陳長祚長樂人進士萬曆三十九年以參政備兵榆
林有德政軍民戴之與都御史劉敏寬規畫便宜靡
不奇中因報三大捷朝廷頒金幣之賜會推巡撫祚
曰急流中不可不勇退也遂致仕歸
張承胤字望峰榆林人父臣歷任寧夏甘肅固原總
兵官所至有功承胤以父廕積官至本鎮總兵驍勇

過人胄負韜鈐尤精騎射後又任遼東以死勤事與
祭葬子應昌德昌全昌世比之三秭而忠烈過之德
昌字開之任南京池浦總兵調剿流賊河南與周王
困守開封賊決黄河城陷死之應昌全昌有傳
官秉忠榆林人本鎮總兵官身經百戰功在三邊
金忠士休寧人進士以御史出爲福建參政有軍功
擢榆林兵備尋進都御史巡撫延綏紅山貢市挾求
十事忠士拒之力且欲聲其罪乃乞盟忠士曰寇心
叵測不足恃也因遷徙薨乘爲不虞計未幾果大舉
入寇忠士密與大將軍杜文煥率精兵大破之凡三
捷遂以積勞卒於官

高邦佐襄陵人以進士歷陝西左參政備兵神木有
善政後爲熊廷弼監軍廣寧之役同事者諷之西走
不聽即沐浴衣冠西向再拜自經其僕高永亦殉焉
巡按御史方震孺上其事於朝曰邦佐慷慨自縊可
謂一時之烈贈卹謚忠節子曦暭皆成進士暭爲曲
靖推官有聲迹
評曰余客山西見襄陵人云高忠節公在神木時清
節著聞有兄犄驅驢貨値以自給及至神木之逆旅
放驢取樵乃肅衣冠辭主人以往質明主人見向客
從憲署出大驚欲陰爲資裝之不顧而去嗚呼儉以
養廉人固知之矣而孰知其廉以成節也哉宜曦暭

之兄弟競爽而子孫月以衆多也
杜文煥字㢡武桐之子時套警方嚴自學夏總兵遷本鎮煥至督師與戰多捷後以事謝去崇禎二年十一月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清澗諸縣起復爲總兵勦之三年遂盜王子順苗美掠綏德南關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由西川走復追擊降三百餘人餘悉散而苗美之叔苗登霧又嘯聚於安定文煥擊敗之八月王嘉胤詐降復叛去走黃甫川引套人入掠文煥同洪承疇從孤山進擊大破之四年賊首神一魁據保安㭡套中千餘騎爲亂文煥與賀虎臣合

軍圍之遁去文煥三任榆林賜飛魚寵盛無比弟子弘域官至池州六合總兵部伍肅然爲一道最自桐及弘域三世總戎當代推爲名將家云
評曰天啟元年冬套人從黃吉嶺入犯延安北關家廟焚掠殆盡閱數日引退而中文煥以蜚語事關節有議逮文煥者給事中蔡思充疏曰大將爲敵所忌而因設言以擠之有傷國體得寢是時咸咎調兵東援延之精銳半出榆關以致寇張而賊起然吾觀經略熊廷弼黠閱延綏抽調匹馬一疏有每點一兵嘆一氣驗一馬瀆一淚之語何延兵至此而行者居者之衰弱乃爾也有謂弘域駐兵通州凡榆林之精壯數手盡歸帳下豈果文煥愛子之情不勝其愛國乎然文煥謝病之後盡室而南不及於禍雖非范蠡之浮亦同宮奇之去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文煥有焉
李懷信大同人任定邊副將智勇兼優每戰躬先士卒斬馘無算壯人畏之西邊倚重爲建生祠後陞總兵
李榮綏德人任鎮靖參將建置東橋人便利涉邊德不忘也後陞總兵
杜希茂榆林人鎮靖參將時值饑荒居民流離無[illegible]復業茂百計招勸市牛給種開墾邊外沃地勞來[illegible]

至復款結北人猝無侵掠數年後大稔
楊璘[illegible]人嘉靖二十三年任神木營參將統兵[illegible]胡勝家攜對敵奮不顧身矢盡弦絕而卒立祠
史見[illegible]人萬曆二十年任神木營參將時定邊大舉入犯見應援馬遭井力戰不克歎曰今日可以報主矣遂歿於陣賜祭建愍忠祠
岳士望鎮西人任靖邊同知神賊攻城士望調度守禦危堞敵樓上矢石雨下神色自若或曳之使避士望張目叱之曰安人心外阻敵氣城賴以全
王承恩號錫宇西寧人崇禎二年以臨洮總兵勤王收復四城遷晉左都督五月論任延鎮四年七月賊

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掠鄜州列三營於太平原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降賊滿天星等自合水叛去攻中部承恩帥師往討斬獲賊首萬餘級生擒二千餘衆捷聞加太子太保十一月賊首譚雄陷安塞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即進勦安定賊潛走綏德混天猴等陷甘泉殺知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副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遣承恩分勦之五年十月承恩敗安塞遺賊於西川吳堡賊首喬六自斬其魁以降餘遁走延綏稍寧尋以華州兵潰謫去

彭述謨山西鎮西衞百戶任木瓜園守備有膂力爲一時妙捷崇禎十三年土賊閻三海倡亂潛夜刼堡城陷死之

洪承疇字亨九南安人進士崇禎三年巡撫延綏値歲大凶市無見粟斗米千錢軍民饑死者大半羣盜蝟起承疇力疏請蠲稅糧發賑濟銀十萬兩全活者甚衆且親冒矢石征勦流寇賞罰嚴明賊越境而遁後歷陝西總督至今謳思之

曹文詔大同人膂力絶人性開濟不事小節從子變蛟勇敢善戰父子相隨嚮時稱之爲老總兵二總兵賊咸憚之文詔少以部將從經略熊廷弼孫承宗以戰績顯崇禎二年京師纂嚴文詔以兵入援有功補延綏東路副總兵其冬土賊王嘉胤聚衆爲亂攻陷木瓜園堡渡河掠菜園溝文詔擊却之追斬之於陽城推爲臨洮總兵官其明年賊王老虎等陷武安華亭轉攻莊浪文詔王性善等西勦擊賊於粟圓敗之又合督撫四鎭兵先後數十戰賊潛遁其秋黑煞神過天星蝎子塊紫金梁等賊共數萬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文詔及張福臻等兵至克之於是延安慶陽稍稍得安焉是時逸賊郝臨庵可天飛與獨行狼竄入鐵角城耕牧其中爲持久計文詔又擊斬之軍聲大振又擊甘泉賊破之六年文詔敗賊於榆林時賊已竊壓總兵張應昌屯汾州不進紫金梁老回

回北犇文詔夜襲之於偏店賊墜山谷者無算追至沙河奪馬騾數千賊遂南走八年文詔勦寇陳許陽先是鳳陽賊犇蘄黃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命鄧玘文詔邀之於隨州其夏賊復入陝西承疇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文詔以師會承疇大壺賓文詔自南陽出閿鄉直擣商洛大軍馳與安邀其犇軼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進至波羅寨變蛟統鋭師在前赴利文詔殿後賊伏從中起截我師爲二轉戰至鍬頭原力竭自刎文詔忠勇著名前後殺賊數萬計至是歿焉天下惜之變蛟遂以兵屬承疇撫視之如子松山兵敗死之

陳奇瑜保德人進士崇禎五年以陝西左布政推巡
撫延綏清奔宥守其在藩司時有羨金二萬時延鎮
大饑死者枕籍奇瑜盡以賑濟全活無算六年十二
月秦賊既盡入山西兼走河南而延綏賊首鑽天鷂
開山斧獨據永寧關阻險數年不下奇瑜謀取之乃
假總督檄發兵七千抵延川潛師疾走賊不虞大兵
至倉皇奔潰分兵擊賊首一座城并斬之奇瑜威著
關陝七年二月賊又自河南入湖廣張甚廷議以爲
宜用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詔進延
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
廣四川軍務賊所向隨方剿撫奇瑜檄諸將會兵

陝州六月奇瑜及鄖撫盧象昇剿竹山竹谿各山寇
連戰斬獲甚衆復敗之於硤石八月奇瑜招降賊萬
餘并令還鄉初賊爲三邊總督洪承疇所逐竄漢中
川兵又扼險拒之賊飢無所得食遂乞降於奇瑜奇
瑜受其降設官監護之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
賊既度棧道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
盩厔寶雞衆二十萬奇瑜至鳳縣始分兵出禦而悔
已無及矣十一月奇瑜請各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
撫局大潰賊勢日盛遂落職聽勘
許曰賊之多無過於王莽時矣然黃巾平林黑山飛
燕狐根諸名皆其自相稱號未有如明之槩呼爲流

賊者也景泰天順閒有劉千斤劉長子若屯聚鄖房
山中成化時衆至數萬攻掠漢沔河南騷動撫寧伯
朱永尚書白圭討平之及至武宗劉山東劉六劉七
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
餘萬而惟劉六爲最大擁衆[illegible]京師戒嚴始謂之
流賊矣其劉流之訛與亡秦三戶兆之先見者耶是
時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欲效龔遂下渤海招
撫解散遍檄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飯食君聽撫
待以不死遂至蔓毒日甚齊魯中州及徐邳而下屢
城殺吏望塵崩潰至通州狼山遇颶風覆舟而滅招
撫誤事已然矣何奇瑜之復出此也書生談兵往

往類是而非颶風則太監谷大用侍郎陸完伏羌伯
毛銳輩不爲奇瑜者幾希矣
張伯鯨揚州人任戶部分司潔已惠民每捐俸以施
飢者延民詣闕上章保爲榆林道旋擢撫延綏初鯨
兵飢逾大譟過餉司簡輒相戒曰無驚我公也伯鯨
慰諭之始定
俞翀霄靖邊人任延綏總兵崇禎九年闖賊擁兵壯
至時翀霄蒞任甫月餘倉卒率兵五千拒之於西川
土壑砦遇賊力戰自辰至酉殺獲甚衆援兵不至遂
死焉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進士備兵榆林時賊所過奔潰

任以延綏重鎮預為守禦計適傳撫夫人鮮固志任涕泣勸諭勉以忠義賊遣人誘降者即斬之以徇賊數萬薄城下百道攻擊任隨機摧破復募壯士夜斫其營斬首數百級賊益憤攻圍愈急有為賊作內應者城遂陷任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賊帥曰若個好男子苟降無憂富貴也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

王家祿黃岡人舉人戶部員外郎榆林督餉闖逆臨城家祿拊循士卒分詣芻糧乘騎下城聞賊入即拔一卒小刀自刎未殊也衆扶上馬或來告曰賊已有約降者不死家祿於馬上唾之曰吾丈夫也豈降賊者邪更策馬至上帝廟前索所佩刀出刎死

李昌齡號玉川鎮番人任延綏總兵數有戰功以抗直不合於時罣政落職因家焉崇禎十六年闖賊屯聚於河南孫傳庭總督五省之師往討是秋霖雨淹旬我師飢疲潰於郟鄏闖賊直趨潼關陷西安府遣僞將李過劉芳亮北略榆林會延撫崔源之罷職總兵王定復棄城去城中洶洶時昌齡在旅舍或告之趣亡昌齡曰我叨列大臣莫非國土去將焉之果此城不守當與之存亡耳無何李過等下延安衆十餘萬略地至綏德十二月二十一日遣賊將黃色俊來說降於是榆林道副使都任督餉戶部王家祿中協副總兵惠顯與各營諸將集議士民咸在參將劉廷傑大呼曰賊雖破長安三邊尚為朝廷守榆林又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為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執櫜鞬援枹鼓指令三軍惟世威是任王世欽故山海總兵也前曰大丈夫世食君恩礪刀秣馬予將戰矣士庶軍餘咸瞋恚憤激登城罵賊曰我榆之人男不耕女不織賴轉餉以食受朝廷之恩者三百年矣忠義俠節著於九邊肯為賊降邪賊衆稍稍退於是共推昌齡宿將知兵署領鎮事城中各志聯結忠義大社習兵昌齡乃瀝血誓師分汛以守南城樓則為榆林道都任餉司王家祿總兵尤世威副將

惠顯定邊副將尤翟文參將劉廷傑坐營遊擊李英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東南城隅則為右營遊擊劉芳馨安邊參將馬鳴廉右營遊擊姬維新分守之城之東南觀遠樓則為左協副將潘立動山海副將揚明兵道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京城信地樓則為平司餉戶部郎中張雲鶚西安州參將李應孝分守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為總兵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奇兵營中軍楊正雜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為總兵李昌齡天津總兵王學書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為鎮安州知州彭卿等佐之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則為孫滑總兵王世國山海

鐵騎營參將尤岱隰州知州楊芳分守之新添門無
則爲避東總兵侯世祿山海總兵侯拱極左營遊擊
隊二典湖廣監紀趙彬守之城中督清街道則爲定
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整
復出銳衆以戰頗多斬獲初賊自謂榆中父老皆其
鄉人度不煩兵而下乃行堅守賊甚恨之督攻愈急
更悉衆薄城榆城三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
五墩相爲聲援賊不敢近惟東南山阜參差且有祠
廟林木隱蔽賊依之結營而海潮寺尤逼居城下賊
乃潛入其中爲地突城中亦穿地截之賊復於沙峰
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勢甚急尤世威與

其從弟尤翟文自南門出力戰於榆陽橋賊退去翟
文沒於陣東城亦選壯士懸出城外奮擊賊爲披靡
二十五夜鼓一中賊營徧吹觱篥將退守綏德請益
師而城中奸民有起火以應之者比曉賊復環攻至
二十六日南城將穿空榆林道都任議撤屋材爲重
城以備缺二十七日晡時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
銃之聲不絕至諸將之在闉上或坡傷或自盡或爲
賊縛無一人降者昌齡於十二月檻送西安罵賊不
屈磔於市是時鎮延綏者爲僞順權將軍王侯知節
度使周士奇防禦使張弘祚分守綏州者僞權將軍
高一功十七年春闖下令徵榆林舊將高顯忠等二

十四員赴西京西京者西安闖所更名也行至魚河
悉誅之四月高一功來巡城調民間之壯丁二千從
郎陽後又徙千餘丁之四川尋加侯智碓山伯一功
臨朐男而闖賊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闖令還榆林
大族實西京會
大清兵入關而止是歲爲順治元年也順治元年六
月賊帥高一功同僞亳侯李過殺王侯智於榆林之
演武場即以一功代之李過仍東防西河渡冬十月
我
大清兵臨河一功盡毀榆中廨舍造懸樓置大砲日
坐城上索奸細殺人無算十二月英王從保德州渡

河孤山葭州川東路諸堡皆爭先迎附王以大兵從
鎮川蘇南取西安分別部唐通姜瓖諸師徇榆中順
治二年正月十四日一功拒戰於常樂敗奔響水十
六日我兵入城安撫姜瓖追至波羅又大敗之高賊
遁去余素聞榆中爲名節之地每訪之故老最後得
前道守王世泰者當時亦在圍中爲余具道之如是
文經國西寧人李英字闇章鍾乾健字體元彭卿字
佐宇劉芳馨字通宇孃維新字啟周趙彬字瑞陽尤
養鯤字輔堯楊正韡字御寰王永祚字門喬陳二典
馬鳴鸞失其字俱榆林人餘別有傳

王世泰字心宇別號伯鎮榆林人崇禎六年貢入大學以知州改授靖邊[illegible]
丞復補[illegible]時張獻[illegible]安[illegible]巡撫檄調署[illegible]

功題加[illegible]初[illegible]加[illegible]清[illegible]脫[illegible]
山林以[illegible]不一[illegible]文[illegible]佾[illegible]

潘立勳漢中人武科狀元及第任榆林副總兵賊至悉力拒守擐甲達旦及賊入死之

尤世威字鳳臺府谷人以行伍起積功歷任昌平山海關總兵崇禎十六年與李昌齡同守榆林城陷世威猶率衆巷戰與劉廷傑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俱被執廷傑大罵賊磔於市檻車送世威等至西安李自成謂之曰將軍皆名將其取封侯可乎世威等仰天大笑曰驛卒敢大言某等朝廷大將悔不速殺汝自成笑前解縛世威叱曰駃驛卒勿近前汚將軍衣自成怒皆斬之世威弟世功亦爲總兵官亡於王事忠義出於一門

尤翟文字龍潭世威從弟定邊副將勇敢善戰臨敵不事刁斗賊素知其名及圍城時翟文屬其徒千人開南門出戰賊僞辟易顧見翟文所將盡步卒因相聚復進翟文力戰沒

劉廷傑字君三綏德進士彝鼎子也崇禎十六年爲延綏撫標參將時以防寇駐綏德設備謹嚴不辭勞怨已而賊入關據西安所在望風披靡廷傑同鎮激以大義遂與榆林諸將士固守未幾城陷被執賊好謂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怒曰同爲朝廷守城者我也寧死不貽君父羞烈烈丈夫豈降賊者耶賊怒支解之彝鼎聞之嘆曰可謂有子矣時從弟廷夔爲諸生慷慨任俠聞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瘞撫其屍而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祭瘞畢赴雲巖閣自投下死焉妻高氏賢明婦人也撫遺孤祖仁迨稍長一日欷歔泣謂曰我所以偷生者憐汝耳今汝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數日而絕

惠顯字晦我清澗人祖之翰嘉靖三十四年舉人大同府通判在公清介有冰雪聲父承芳萬曆二十二年舉人歷南京工部主事日講周程之學人稱爲關西夫子立表忠祠以祀建文死事諸先賢改北京户部不拜歸里有五子而顯其季也顯初名顯揚以嫌同兄世揚名去揚字以自異少爲諸生即厭薄舉子業白衣從軍思効命於疆場由步卒起積功至延綏副將賊至時激厲將士勉以忠義閉城固守城破被擒賊慰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爲世揚弟能從我則以欉將軍相授顯極口詈之磔於市從子漸字碩亭時爲撫邊守備亦駡賊死漸世揚子也

評曰惠顯及從子漸忠烈表表能世其家而清澗志失其名余竊怪之及詢之榆人皆歷歷道其行事縣志不傳者以兄世揚故也及讀巡撫膠侯賈公所修通志世揚之名亦儼然在科目之列嗚嗟乎此眞得春秋之法矣書人書名書字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

乃以世楊而并顯與漸没焉豈春秋之法哉故余從
而表章之葢孔明之所何必有兄而蔚先之兒不嫌
無父也向使世楊以不汗終不亦爲東林之巨擘乎
乃遘茲陽九老眾點染此古人所以著論於闔棺傷
心於末路也

國朝

王正志字灝夫天津人順治二年巡撫延綏時榆鎮
初定多方綏集民甚德之五年冬風聞大同總兵姜
瓖叛人未之信也其明年春正月訛言日至且云姜
兵西下葢姜瓖爲榆林人習知其狂悍人情惶駭延
鎮總兵沈朝華駐兵黄河爲遏截計正志更檄調延

安參將王永彊協防清水營及黄甫川諸路彊恃勇
跋扈素與主將不和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德張
秀首亂擁廢將高有才郭毓奇焚刼廬舍府谷叛兵
又應之二月永彊率兵馳一日夜突入鎮城屯凱歌
樓下聲言姜逆分兵過河將歸守延安沈總兵聞彊
西回有叛志從徑路襲之至神木監口爲賊所生得
有才又已馳僞檄招榆林云兵且至是時榆林城守
永彊晨起帳中偵知沈總兵敗死彊諭衆以起大事
固原副將李某遂於坐起爲亂倉庫衙署刼掠且盡
正志聞變急走至华提寺死之同時戶部分司山東
朱子昇亦死焉永彊即推榆林道孫士寧爲巡撫齋
節官張星改名李辰爲榆林道永彊自立爲延綏大
元帥又名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遂留榆將謝
汝得爲延綏總兵官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
統攝永彊勒兵至延安而高有才亦出兵於富平閻
中大震陝西巡撫黄爾信上疏請兵兼求救於漢中
平西王及固山李公各以兵出棧道疾趨三原三月
王師戰於美原大敗之永彊奔石蒲州自縊有才宵
遁至府谷據城自固僞帥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
退屯紫柏六月平西王師次田莊平德逆戰太濆平
西王遂進營於綏德之無定河口是夜暴風雷大雨
如注固山李公初欲屠榆林聞宵作默以曲赦爲祝

天忽開朗至鎮止誅渠魁餘俱不問平德竄入葭州
九月平西王圍之城破德復東渡黄河平西王遣將
追擒德斬之共冬平西王師留攻府谷不下明年冬
始克之有才投黄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評曰王永彊與延撫王正志皆爲父子及亂正志抗
節不屈而永彊殺之曾無纖介永彊吳堡人其即五
原之吕布歟

叟廷印廣寧人任神木副使在官清恪俸祿之外一
無所受順治六年高有才之變慷慨赴難死於府谷
縣邸贈太僕寺卿

新增

韓奕字克振號閒齋滿洲籍鄜州人康熙三十八年任榆林城堡同知性慈愛博學工詩文精翰墨居官清介饒有政績與觀察佟公總鎮施公同心協力關水利建文廟作士恤民諸廢畢舉邊地士民莫不德之立生祠於文廟之側癸未冬 聖駕西巡督撫稔知其才調往扈從 上嘉之賜 宸翰褒寵焉勒石明倫堂上未幾即有卓異之薦甲申秋奉 特旨陞授陝西臨洮守軍民攀轅者以萬計

榆林鎮紳衿士民公叙

延綏鎮志卷之三

人物志上

漢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靈帝崩原將兵屯洛陽董卓入都將爲亂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布殺原詣卓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性剛而褊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允既不赦涼州人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破張燕於常山紹患忌之布覺走河內與張楊合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命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陳留太守張邈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擊布破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襲取下邳自稱徐州刺史術遣將紀靈

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便嚴兵馳赴靈等
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
鈴下請靈等共飲食布謂靈等曰元德布弟也弟為
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布
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
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鬬布舉弓射
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各罷去術欲
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
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楊
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布亦素怨術乃絕婚執
胤送許曹操殺之袁術怒遣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

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謂陳珪
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耳謀無素定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
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建安三年布
復從袁術曹操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
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曹深沮其計布
遣人求救於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
出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
御其黨故每戰多敗曹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
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
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

縊殺之傳首許市
評曰王允謀誅卓時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而
卓不悟及其大會未央殿也馬躓不前布趣之行始
及於禍夫千里艸與董逃之歌謠卓既不聞矣道士
之布亦若無見也者何哉蓋賊亂之臣天奪其魄縱
彼泰窮羿而交吞射革負乘竿摩海內凶赫何益哉

晉

劉宣字上則北部都尉左賢王也（時析匈為北部）朴鈍少言好
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炎每嘆之曰宣若遇漢武當
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
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

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
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
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
定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
蒞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

北魏

梁越字元覽新興人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
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明
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雁門太守獲白雀
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評曰魏道武帝初定中原日不暇給即以梁越為皇

子師自後魏孝學與國子學弟雅雜非敦崇王業規模宏遠哉至越以三禮蔚為儒宗為周齊隋文教之所始方之江左王儉何多讓焉謂北學之深蕪者柔潤之論也

隋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為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後遷驃騎將軍襲爵北陽侯從衛王直出頓襄陽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時隋文帝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帝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飲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苟富貴持以為驗晃射而中帝撫掌大笑武帝將帝轉亳州總管意甚不悅晃因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眾天下足圖也帝握晃手曰時未可也及踐祚謂晃曰射雉之將何如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人君臨海內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遷原州總管卒於官諡敬

唐

張平高綏州人為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逐據謀議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為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公贈潭州都督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並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善相人以兄弟皆大貴每厚禮之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累遷右衛大將軍光啟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彥朗與利州刺史王建俱在神策軍建既據閬州彥朗問遺不絕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惡之謀於田令孜召建時彥朗在梓州建大喜詣彥朗因留家於梓帥麾下精兵二千至鹿頭關敬瑄後悔止之建怒破關而進遂拔漢州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攻成都建疏敬瑄之罪於朝彥朗亦表請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乃徵敬瑄為龍武統軍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陳敬瑄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韋昭度討之三年不克朝議欲息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眾歸鎮建見罷兵制書攻成都益急田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敬瑄徙居新津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為留後唐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

守厚因道𢈔奪旌節發兵攻梓州彥暉求救於王建
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𢈔救東川建密謂
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
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
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𢈔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
疾辭彥暉既與王建有隙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欲撫
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以彥暉爲東川節度
使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
請與茂貞絕乃許之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王建將
兵赴難軍於綿州又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
赴難而掠奪輜重請與兵討之遂遣將華洪大破東

川兵於楸林寨别將王宗𢈔爲東川兵所擒彥暉畜
以爲子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
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建與彥暉五十餘戰圍
梓州彥暉兵數敗乃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
𢈔自歸於建酒酣命其假子顧彥瑤殺已及同飲者
然後瑤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
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於是并
有兩川之地

評曰此通鑑本也余以唐書稍潤色之然攷綿州刺
史是爲楊守厚通鑑與唐書同而五代史名之爲常
厚豈歐公别有所據與余又得張唐英蜀檮杌攷之
亦無常厚名字乾寧元年守厚卒於綿州而復恭守
亮守信皆斬於獨柳葢守亮守信守厚皆楊復恭子
也葢十國紀年所載諸書猶有遺而未備與甚矣哉
史之難已

五代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才略黃巢陷長
安將義兵千人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
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
畱京師宿衛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
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宫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
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

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
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
黨皆盡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叩門曰季述
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
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
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
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淩煙閣俱留京師號
三使相恩寵無比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卒

評曰呂布孫德昭其人同其地同殺季述與殺董卓
其功同乃布以兵死而德昭以功名終者何也葢德

賂所將鹽州六都兵皆素所撫循者也布特一匹夫耳㝵兵亂於內李郭攻於外從武關以出敗而不亡也幸矣

宋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事契丹爲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衆來歸授承美豐州衙內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移豐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以萬計擒其天德軍節度使韋太以獻明年契丹來寇又擊敗其衆萬餘追北至青冢百餘里斬獲益衆以功授本州團練使淳化二年冬來朝令歸所部控子河汊

自是諸蕃歲修貢禮頗効忠順景德時來朝以其守邊歲久遷本州防禦使初承美內屬給奉同蕃官例至是特詔月增五萬尋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卒贈恩州觀察使官其子文寶及孫懷筠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計都父孝順皆爲金明鎮使繼周嗣掌本族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落寇清化砦繼周率衆敗之補殿前承旨雍熙中又與侯延廣敗未藏未腋等族於渾州西山淳化四年遷殿直明年討李繼遷命開治塞門鴉兒兩路又招降族帳二千餘人率所部入夏州敗蕃將於石堡砦以功轉供奉官加恩賞仍賜官第繼周以河都關塞門盧關等砦最居邊要遂親行修築有磨盧家媚咩㕈藏等族居近盧關繼周夜率所部往襲焚之俘斬甚衆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綵雕戈以寵之大軍討西夏命爲延州路踏白先鋒會繼遷邀戰於路繼周戰却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庫副使三年復爲先鋒入賊境焚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新砦解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繼周受詔率兵會李繼福掩擊之加領誠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卒詔邊臣擇其子可襲職者以名聞邊臣言其子士彬遜愞從子士用朴忠練邊事且爲部落所伏乃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爲巡檢都監以左右之康定元年元昊反攻金明士彬父子俱被禽士用官至供奉官閤門祗候

楊畋字樂道麟州新秦人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慶曆三年湖南猺人唐和等刼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遂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賊復肆帝遣御史按事還言非畋不可乃授畋荊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踰嶺南遁明年賊復出畋領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去畋感瘴疾願還舊官名還爲三司戶部判官嘉祐三年地震明年日食復上書言陛下宜立皇

嗣以荅天意改知制誥李瑜劉永年各還秩敢當州
制封還詞頭嘉祐六年京師大水敢上言洪範五行
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臣
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
失於順者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
聖并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皆悉改之卒
贈右諫議大夫敢出於將家喜學問與士卒同甘苦
性清介謹畏自奉甚約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三
百兩贈講讀官御書飛白扇置其柩

評曰歐公誌敢父琪之墓曰繼業與子延昭皆為名
將號無敵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是豈

獨宋時為然哉即今聞楊六郎之名猶無不相與咨
嗟歎息而想見其猛槩矣甚有謂其部將有焦贊孟
良者一居於延安之嘉嶺為孟良寨一居於延安之
清涼山為焦贊寨此非聞楊大眼之名而謂其目如
車輪者乎更可異者以李全之妻楊氏善梨花槍亦
謂之楊家女將有若六郎之妹者然夫六郎生於太
平之時四孃叛於嘉定之際相去二百餘年而牽合
附會乃爾甚矣里兒野豎之好怪也雖然非里兒野
豎為之而傳奇者實為之也聲音之道入人深矣况
院本併場尤里兒野豎之所眩耀者乎

張岊字子雲麟州府谷人以貲為牙將有膽略善騎
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
約還子然後歸及子還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岊
詰問岊徑造帳中諭以順逆阿遇詞屈留岊抽佩刀
貫大臠啗岊岊引啖就食無所懼阿遇復彀弓張鏃
指岊腹而彀岊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岊背曰真
男子也翌日又與岊縱獵雙兔起馬前岊發兩矢連
斃之阿遇驚服遺岊馬橐駝以去補為來遠砦主時
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岊以都
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斬偽軍主敖保
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將敵騎方熾中人促賜
征衣至麟州不得前管勾軍馬司事康德輿遣岊與

騎五十往護之至者骨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岊
拔矢闘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岊
乘障大呼擲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身被二創晝夜
督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岊與諸將一日數戰破
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三砦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
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岊為麟府路駐
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張亢修建砦保障
初議置安豐砦於石臺神岊以為地非要害遂徙砦
於生地岢堆在右咸曰擅易砦地可乎岊曰苟利國
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
馬都監前後[illegible]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王光信者青澗人初爲侍趫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种世衡常使爲鄉導數盪族帳奏還俗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初世衡在青澗城知元昊親信用事大王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皆有材謀欲以謀閒之而未有路會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孃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閒而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乃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元昊疑剛浪唆貳已且錮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唆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世衡以

白龐籍時朝廷已欲招撫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閒野利兄弟以閒被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閒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久進侍禁閤門祗候

許曰沙門佛圖澄鳩摩羅什言兵事亦多奇中然未有身自將兵如荆山居士陸法和其人也擊侯景破任約所向神異梁元帝封江乘縣公後以化去嘗改法和有恥行乃私通少姬越姥爲有司所按驗今光信之功名雖不能取封侯而改名還俗過於法和遠矣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先鋒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攻大順城復往救之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兕之又爲鬼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從攻交阯有功擒鬼章眞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

顔眞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

姚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鷄朴再轉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因其主王師征之秉常得不廢乃不息兵而以蘭會請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之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

校司徒卒

姚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從父兕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征蕩原有功韓絳薦其材閱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累官左騏驥使紹聖中渭帥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鬬流矢注肩戰彌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竄金州明年復爲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名詔闕又以武康節知熙州自熙河用兵以來十八年間更十六帥惟雄三至其地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弟古官熙河經略靖康元年與种師中勤王至京師古之子平仲先已同种師道率兵入衛欽宗以爲都統制夜欲劫斡離不營謀泄而敗後古兵又潰於盤陀安置廣州

評曰余得宋何薳春渚紀聞而讀之有曰姚麟爲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荊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皆是之此有大將風裁矣惜乎宋史不之及也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閤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時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劄爲信欲舉衆降許之將旦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寇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況爾曹皆百戰驍勇耶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還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議不一其爲朕言之對曰此所謂以敵攻敵也帝於是加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名其子弟閱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騏驥副使知麟州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元昊叛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斬其使洎入寇力戰以殁錄紹能右班殿直累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

城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奈王川邀擊於良城嶺熙
寧中又敗之於破囉川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
鄜延兵馬都監元豐西討名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
師旅遠征餽餉不繼為大患若俟西戎困糧深入乃
可得志帝以為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為
敵所忌每詔書至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
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閒害計耳紹能捧
詔感泣嘗坐譏逮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四十七年大
小五十戰以皇城使蘭州團練使卒

李浩字直夫本綏州人後徙西河務學通兵法以父
死䕃補軍破儂智高韓絳城囉兀領兵戰賞盤嶺川

殺其酋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
副使廣西都監署安邊鈐轄王安石言之神宗
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
入敘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於洽州入懿
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佶佁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
佶佁元猛元喆遂降城懿州進破黔江惇上其功擢
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
龍嶺會戰遣降羌乞蕐輕騎突敵帳俘獲冷雞朴李
密斬馘三千遷東上閤門使為副總管知河州安撫
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知蘭州
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

貶職旋以戰乞羅瓦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
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再知蘭州卒贈安化
軍留後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宣和末
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
盡取河外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絕昭率老幼
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
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乃夜縋
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眾夏人
設木鵝梯衝以臨城晝夜進攻不止賊帥悟兒思齊
介冑來以氊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語之曰

爾何不武欲見我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
信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
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耶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
眾愕眙服其勇辯是時被圍已四日城多圮昭以智
補禦勢不可復支昭退坐聽事名諸校謂曰城且破
妻子不可為賊汙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
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
眾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
之併屠其家人舁屍納井中覆以土將士有妻孥者
又皆盡殺之昭謂眾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有陰與
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今將出戰入

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聒勒衆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塡街不可行聒躍馬從城缺出壁壘中賊驚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聒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韓世忠字良臣綏德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驚勇絕人嗜酒尚氣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㕍三言後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應延安府兵籍挽彊弓二百斤嘗騎生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世忠攻銀州世忠先登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又追戰於蒿平嶺始解去俄夏人復出間道來

戰世忠顧一騎將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啜也躍馬斬之補進義副尉征藏底河有功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浙江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敗之淵嘆曰眞萬人敵也又善其飲酒盡以所隨白金飲器爲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禽臘以出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來會即命艤舟河岸約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格等夾攻之舟卒又鼓

諜敵大亂追斬甚衆遂從梁方平屯濬州方平備不嚴金人追之世忠陷重圍中力戰得出轉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遁歸尚書李彌大斬以徇衆洶洶一夕潰去詔世忠討捕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叩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有求活於草閒耶衆素服世忠忠勇投戈自歸世忠杖馬箠麾之而還以功遷左武大夫單州團練使將所部屯滹沱河時眞定失守世忠去之趙與趙守王淵固守夜刼殺其二都統翌日遁去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

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陞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旣破儀眞自金山來降李民亦擁衆十萬來降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戰於孝義橋所殺已過當而別將以後軍先退敵衆乘我幾殆世忠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震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三年金取徐州世忠渡江止餘兵三千聞苗傅劉正彥廢立仍同張浚呂頤浩入援請爲軍鋒發平江次秀州稱病不行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拘牙勝非紿傅

曰及今白太后遣往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
於是名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
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
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
進兵益急破正彥赤心隊軍於臨平苗劉遁去世忠
復辟功居多加節度使除江西福建制置使率馬彥
溥趙竭忠趙竭節等追破於建州浦城縣擒正彥傅
獻俘行在上親書忠勇韓世忠五字於白旗以賜拜
檢校少保御前左軍統制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
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
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

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鎭江既而兀朮自廣德破臨安
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靑龍鎭中軍駐江灣後軍
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願留江上截
金人歸師一戰帝嘉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
忽引兵趨鎭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
金將李選來降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
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
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
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相持於黃天蕩者四十八
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
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敵舟譟而前世
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
太一立萬馬江上銳爲救兀朮窘蹙擾莫能進一步會
不逾時數百舟俱掩獲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乃前
假道甚哀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還
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
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世忠怒且罵引弓將射
之亟馳去兀朮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世忠舟
師中流鼓枻飄忽若神凡渡口津逗又皆以八面控
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濬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
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刲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額祭
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遁世忠諜知其謀悉舟師邀

戰風弱帆緩兀朮得以輕舸度去土人指爲番人河
其後秦檜王和更名新開河先是世忠治兵鎭江嘗
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觀我虛
實乃遣偏裨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
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敵至果有五
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
得其二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止八千餘人兀
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獻俘行在帝凡
六賜札褒獎其龍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
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曹成馬友劉忠亂湖南
范汝爲據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撫使二年

復建州汝爲自殺遣提舉官董敉往道州招降曹成馬宥宥將李楨殺宥以潭州降劉忠據潭州白面山有衆一萬號花面獸世忠破之忠奔劉豫爲其下所殺加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未幾除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鎮江府儀同三司淮南宣撫四年使屯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侵淮南世忠自鎮江濟師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眎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又迭進背嵬軍命軍亂遂禽撻孛也等二百餘人又遣將董旼致之天長解元敗之承州及六合縣許世安王權敗之眞州捷聞羣臣入賀帝因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五年來朝加少保六年改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敗劉豫於宿遷又圖之於淮陽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七年築高郵城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

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世忠遂率背嵬軍迎擊於泇口破之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十一年金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世忠拒戰於淮陽走之因取劉冷莊退至沂水敵溺死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湖陵大寨擒金帥郭太師僞守王山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如故封英國公金人大會兵於淮西殺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俊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世忠赴濠州世忠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遂克鍾離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骨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

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自號清涼
居士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
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福國公顯仁皇后自
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
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改鎭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
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
封蘄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敕尚醫
視療將吏卧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
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及死
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
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
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獨攖檜
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
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世忠與檜
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在建康將苑集惡少年
敢死士爲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軍人持
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砍其胷下斫其馬足百遇百
克而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
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
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
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
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乘將旄皆其部

曲云兄世很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
子彦直彦質彦古皆以才見用彦古戶部尚書
韓彦直字子溫幾抱時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六歲從
父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
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丱角
之繻傳其首賜金器鞍馬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
司試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
忠不附和議出彦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後遷光祿寺丞工部戶部郎官主管淮東軍馬錢糧
會給糧徑往倉察之有給米不如數者捕寘於法初
代時稭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贏獻諸
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
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九江家貲歲久隱匿彦直爲
搜剔盡還之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
糧尋兼發運副使平章陳俊卿密啟換彦直武班以
荊州觀察使知襄陽府鄂州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
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略寬嵗覽朝廷
多從之因命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
制知台州還刑部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
弗承有衆證者宜令就刑彦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
家曰若是則冤獄必多矣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決
況人命[illegible]議[illegible]格會[illegible]於金帝視學以征

聞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問倭國書事論難往復金卒以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尋知溫州海寇出沒大洋勢甚張彥直授將領方略不旬日生禽之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州旬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政官之制帝悉嘉納久之轉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被論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功旨者趣之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嘗撫宋朝事爲書百六十七卷名水心鏡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爵至蘄春郡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納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評曰蘄王家居自號淸凉居士蓋淸凉山在延安郡城之外當是時秦吳已成異域回首故鄕有不可言者矣是以托志以自號示不忘本此君子之心也作史者乃以晩耽釋老目之盖誤以延安之淸凉爲五臺之淸凉矣若一麼娼爵傾忘鄕邑籍口猴冠罔知狐首者而謂蘄王爲之哉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淸砦人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爲靑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前行俄逢賊騎陷陣橫刺賊將墜馬餘皆遁去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傅劉正彥之變從世忠至臨平與戰敗之追擒之於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鉤扳艦元在別艫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紹興四年金人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鎭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預爲設伏又決河岸過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兵起乃走嶽廟伏兵又起元追之斬獲幾盡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歷精銳僞若降者金人稍懈

元乘之擒黑頭虎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
改同州觀察使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鎭江
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明年授保信軍
節度使卒
李顯忠世襲蘇尾九族廵檢後爲綏德軍青㵎人初
名世輔顯忠其賜名也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
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諜者顯忠請行有
敵人夜宿隄穴中顯忠皆殺之得武翼郎充副將金
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私泣曰我宋臣也世
受國恩乃爲彼用耶劉豫命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
奇又密戒之顯忠至東京乃遣客雷燦以蠟書赴行

在已而豫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
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
汝可於此擒其將渡洛渭由商虢歸朝我當以兵取
延安顯忠赴同州會金帥撒離喝至顯忠以計執之
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
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以撒離喝推之下山崖
追兵爭救得免顯忠繇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
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
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恨
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陜西五路歸
於夏顯忠亦得報不共之讎夏主曰爾能爲我立功

擒青面夜叉者則不靳借兵顯忠請三千騎晝夜疾
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
文臣王樞武臣移訛爲陜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
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
三十里下寨先以千騎叩城曰金人不道殺我闔門
我今提夏國精兵爲亡者雪寃守者趙惟清詔之曰
金人已割三京地界還之本朝矣太尉自與金爲讎
何與大宋而來攻城乎顯忠驚問故惟清出赦書示
之顯忠曰我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何如惟清從之
遂與惟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歸朝
延顯忠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

移訛具飲帳中夏軍悉全裝鐵甲列寨下顯忠入坐
酒三行顯忠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於是顯忠部下
僞擁數人至顯忠即起擊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
國都統帳下大喧格殺數百人迨曉招諭餘衆得馬
二萬匹至延安會樓炤宣諭陜西顯忠見之炤具揚
天子德意顯忠遂偕王樞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
名貨賚又賜田鎭江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爲招撫司
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虜壁縣又敗兀朮於合肥
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
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會金使有訿語奉祠台州
復寧國軍節度使還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

忠以本部捍禦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於大人洲敗之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於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將濟采石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督其軍遂有采石之捷盡復淮西州郡又敗金尉雕軍於橫山澗金亮切責諸將諸將不自安弑之金師退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權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赴行在隆興元年金主褒新立請和是時顯忠已與金紇軍蕭琦陰結爲內應乃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以通關陝且可起鄜延一路舊部曲取河東遂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

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力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弘淵圍虹縣未下顯忠招降之宏淵恥功不自已出由是不相能六月復宿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做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於城南戰數十合敗之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敵始退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顯忠以軍還見張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

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illegible]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命繪像閣下復太尉淳熙四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戰歿於宣威城宗顏以父廕補三班借職監閿鄉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將從張俊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顏夜襲之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顏破其前軍又從俊討李成戰於玉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能克繼擊淮北破之遷崇信軍承宣

使宣撫司前軍統制僞齊入寇淮西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張俊合兵檄宗顏自泗州爲後繼與劉猊遇於李家灣大破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顏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第也紹興九年卒贈保靜軍節度使謚壯敏

劉延慶其先西夏熟戶世爲將知名後居延安府爲保安軍人屢及夏人戰政和八年攻臧底河拔之宣和二年從童貫討方臘遣子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破之定二州累遷檢校少保節度使六年伐燕山爲都統以軍二十萬取易州屯盧溝河命郭藥師楊可

世輕兵先趨燕山光世爲後繼契丹蕭太后密名四軍大王兵自脂門入藥師等驚駭光世又不至諸軍失援而潰延慶坐削官久之乃復金人圍京城延慶守北壁出戰有功及城陷與子光國率衆開萬勝門走百姓多從之聚於瓊林死不啻數十萬延慶率衆直西以進金軍邀擊曠野衆不敢行延慶呼光國激之曰汝以五十騎往以堅軍民之心光國揮戈馳驟而去延慶曰光國五十騎尚能進況軍民數萬皆死命乎乃率之而趨遇金人鐵騎縱橫衝突衆皆星散延慶及光國皆死焉次子光世字平叔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陞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夏人

乘閒寇杏子堡敗去擢侍衞馬軍都虞侯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進屯陝府別道趨虢遂至濟州謁康王爲五軍都提舉王即皇帝位命爲省視陵寢使尋爲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平鎮江叛兵討張遇於池州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併力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再戰皆捷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爲亂呂頤浩

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於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騎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於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隆祐太后在南昌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太后退保虔州光世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鄱陽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於信州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名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別除守臣得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過江故預擇便地右諫議大夫黎確劾之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以遣之時金兵留淮東楚州被圍者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救援者五竟不行止遣王德酈瓊將輕兵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有欲歸者即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因刱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眞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浚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眞揚通承楚州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呂頤浩奏光

世軍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名赴闕世忠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皆云世忠所遣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彥光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酈瓊屯無爲軍爲濠廬援賊乃退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

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讎復諭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弃封其三妾爲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拒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乃遷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又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於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

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酈瓊遂殺祉驅諸軍降劉豫十年金人圍順昌復拜光世爲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卒贈太師諡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遇寇自資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金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

步孤虛之術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駭懼請避迪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自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知懷德軍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復破闕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悔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

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各得其所官制行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尹以治最聞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爲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疾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名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名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雄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命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

元

察罕初名益德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妊察罕時嫡母妒之以配掌牟者及里木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植杖於地脫帽寘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之乃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幷殺使者合力拒守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曰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遂攻靈州大敗之還次六盤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衆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太宗即位從略河南北還清水答蘭答八之地賜馬三百珠衣金帶鞍勒復攻褒樊有功卒於軍贈推誠宣力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毅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聞大兵南下轉客兀剌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刳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

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仲溫豐順廣額聲
音洪亮晷涉書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
行幸必在左右城上都以仲溫爲工部提領董其役
帝曰汝但執梃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後大軍圍鄂
命督諸將守江時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罾魚人賴以
飽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馳乳一夕帝閱
歛軍護諜命警備仲溫奉繩牀帝憑其肩以行至旦
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
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
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
爲河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廉舉仲溫導白水
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與從容語攻
鄂時事復曰汝將復官予朕當爲卿擇之對曰臣老
矣無能爲也一子早亡惟有孫事完幸陛下憐之即
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
慶山奴神木人守葭州夏人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
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新
立不暇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慶山奴敗之而去

嘉興譚吉璁重脩

人物志下

明

張詢字倍卿延安衛人持身清介動以古人爲法聚
生徒數十百人獎勵有方成化間以監生任聞喜縣
丞善爲縣輸餉榆林時總兵某詢之鄉人也爲留羨
金以進詢還貯之縣庫上其事於府後致仕歸貧不
能存詢處之自然以壽終

紀溫字宗直綏德人成化時舉人榆林地遍處邊人
鮮知學余肅敏公爲巡撫奏設衛學特禮聘爲師溫
規格嚴整經指授者多成立初授吏部司務時尹恭
簡公爲尚書特見器許士無問識不識皆知有紀司
務擢員外上疏請老特陞太僕寺少卿致仕溫敦重
寡言笑而綜理周密咸中條節族黨貧乏嫁娶喪葬
有所需者應之恐後樂榆林之風土徙居之相地勢
鑿山通道引紅石峽水溉田若干頃鎮人德之

時源綏德衛指揮爲人質實廉能驍勇絕倫以邊功
歷鎮三秦時蜀賊作亂遷源爲平賊將軍督各鎮兵
討平之又於陽武縣征劉六劉七有功爲起生祠

彭清榆林人任延綏副總兵分守肅州時敵擾邊清
征討有功陞都督僉事佩將軍印人以清謹稱之

劉玨榆林人歲貢篤志力學博通經史時邊務初盡

學校未知向學玒教授於鄉其誘人也皆因其性氣
而引之於道遠近宗師之後贈戶部主事祀鄉賢子
倫
劉倫正德中舉人知山東定陶縣值流賊刼掠郡邑
所過殘破倫先期繕城練士賊薄城倫躬提枹鼓破
其攻具更作高樓施大銃有攀城者輒銃斬之城賴
以全又均徭役勸農桑息爭訟興禮儀不二載縣大
治爲畿輔最定陶立祠祀之擢戶部山西司主事銃
考錢穀大有聲譽
評曰劉六劉七之亂直逼京師以都御史馬中錫提
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同征之惟因事協撫

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劉六等通謁中錫開誠撫之
劉六欲降劉七潛使人至京輦載山東所刼金銀饋
權倖求赦不得大肆刼掠衆至數萬遂逮中錫張偉
下獄罪論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中官因
謂兵事非書生所辦而太監谷大用以總督軍務出
矣嵗是時山東之地已無完邪劉倫獨能以堅城自
守此杜甫所云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
邦伯者乎
孟孝臣榆林人蘭州參將質朴有膽略與士卒同甘
苦火篩剽掠內地孝臣奉檄策應寧河一捷幾破敵
膽復潛師馳護郡城敵酋指不敢近又帥兵奪獲牛
馬甚夥火篩所至孝臣輒尾擊之會總兵劉承嗣敗
績孝臣出奇兵救入營屢立戰功
評曰蒙古在成化時大抵亥剌爲彊而小王子次之
後亥剌部落西據哈密小王子嘗入寇大同宣府關
至火篩者古脫羅干子亦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
兵約諸部屬寇邊且與小王子爭雄長榆林神木數
被其患弘治十三年入河套至正德三年小王子與
之相讎殺而火篩死夫敵勢不協而不知因以爲資
上將伐謀固如是乎
安國綏德人武舉第一爲榆林副將以功陞都督同
知鎭守延綏有文武材號令簡易人自不犯

李勳綏德衛指揮歷陞都指揮同知充參將分守延
綏素嫻將略恩威幷著
傅鍾綏德人寧夏遊擊沉毅勇敢詞翰兼長每臨陣
從容制勝動合機宜
傅釗綏德人承父瑛廕解大同圍有功授都指揮僉
事協守寧夏累官副總兵好文愛士諳達邊務正德
初命統延綏義勇軍往來破敵使不知所備號爲驍
傑
傅鐸釗之弟長於謀勇工詞翰以平洛川賊授都指
揮能以寡勝衆協守寧夏大樹風績
賀質字尚文榆林人嵗貢[illegible][illegible]以孝聞居喪三年不

出盧戸總兵彭楧重其名請訓子姪質嘆曰毋與總
兵孰重吾不能齪齪也不就楧遣子姪擔笈受業質
雖守已肅而與人和鄉曲皆嚴事之終遂高志不仕
謝欽字克敬榆林人年數歲而風神警拔弱冠讀性
理諸書務積誠以王靜爲學督學楊一淸見而奇之
語曰子才識峻朗庶幾之流歟壽命與弟鎭同冠躬
爲三加時冠禮久廢一時翕然聚觀咸嘆異焉及省
試將行預爲二詩以訣父母怪之比放榜卒于司厚
賻驛送歸葬欽嘗著榆陽列女傳安邊十策弟鎭
謝鎭字克靖少秀穎讀書一行俱下母早卒三事繼
母皆曲盡子職兄欽有遺孤方五月撫鞠過於已子

長於詩賦兼工章艸從游甚衆弟子及鄉人共資助
之援例入太學時劉瑾用事告歸終養卒士林哀之
所著有西平賦漁樵野錄行軒吟稿妻田氏以守節
終
評曰劉瑾者陝西興平人也與鎭爲同鄉里故當時
之張綵以邑子自進郎康海亦爲之比附焉乃鎭以
書生倔彊於其閒矯矯然不啻如雲中之鶴矣後綵
坐事死海爲抵所羞稱甚矣科名之不足以重人也
如是夫
王勛榆林衞指揮使以功鎭守甘肅番回厎服正德
八年以都督僉事爲延綏總兵官撫人督衆隱若敵

國一時倚其威邊之略弟効
王効以監生中武舉嘉靖十二年吉囊統衆十餘萬
陣於紅山聲言索米脂地郡邑震驚材官健將莫敢
言戰時効任榆林副將卽率所部三千爲先鋒夜入
其營斬數十級遂遁去効每遇警卽於帳中靜坐方
圖倚伏謀定後發雖親信莫測所往而取勝如指掌
時號爲掃地王言其所過風行絕迹也歷陞寧夏大
同總兵官卒謚武襄
孫錦綏德人進士初爲御史後巡撫宣府有膽捷驟
書褒異性方嚴雖私居亦整肅威儀莫干其志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衞指揮使忠勇好讀[illegible]

七年嗣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
登破寇八年進遊擊將軍有斬寇功十一年進副總
兵延綏十三年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鎭守陝
西當是時關中少寇患大同宣府寇數入塞殺掠吏
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
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軍伍紛
梗轉相搖撼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
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犯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
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大同兵語曰爾敢蔑王
將者恃衆耳兒郞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
用其衆大同兵稍斂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山

又出黑山門猫兒莊斬獲甚衆進左都督十八年震卒修五堡身先之軍中不敢譁堡成寇不敢近塞者數年卒官是後五堡亦旋廢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朝廷思其功優與䘏典贈太保謚武莊震在邊專練家丁與時出塞劫營得寇馬盡與諸出塞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寇以故益與之或謂震出邊起釁者震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寇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寇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長此安窮耶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鄭曉贊曰赳赳梁公行間奮迹鷹面鳶肩鷹胥虎額氣擁霆雷機深几席壯哉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悍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艸泉繕我溝壘紫韁千羣蒼頭百隊禍警唐藩威行漢塞何隕千城憂我恆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評曰明初邊師無加三公者或左都督而上斬級功多則加祿賜廕再有功封流伯再有功於流伯益歲祿再有功賜券世襲再有功則晉秩公孤嘉靖中內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周尚文是後錦衣衛指揮使亦循加少保以至太保矣豈不重可歎哉蓋明之會典三修而三易其故祖宗之法幾何其不斷滅而且盡也

何成榆林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戶部郎中歷山西按察司副使詞賦政績卓絕一時

龍鳳榆林人恩監任山西大同府通判有聲績居鄉醇謹人稱美之

高謙字孫益榆林人嘉靖中進士天性孝友與物無競年十九舉於鄉娶錦衣衛千戶時隆妹卽都督源之女也知涞水縣事縣近京師多中官豪縱難按治他令皆被誣劾去謙清謹自守中傷者無可糾舉歲滿擢崇慶州知州殊有名迹及卒郡人撤市巷哭妻時氏哀毀過禮一哭輒嘔血升餘貧不能歸州民合賻始克擔喪還里未踰年時竟以憂卒

楊宗氣字鍾山延安衛人其先以軍功世其官宗氣幼有大志授經書卽能領解嘉靖丙戌進士授庶吉士久之改給事中丰采峻厲多所建明世宗時爭論大禮廷杖謫戍後爲山西督糧道剔釐宿弊擢都御史巡撫雁門又總三晉軍務振綱飭紀稱屏翰名臣下詔褒錫秉節制四省吏畏民懷邊地干城實嘉賴焉時中官用事宗氣獨不附諸璫深銜之遂乞歸優游泉石者十餘年卒於家賜祭葬

評曰明之議與獻禮者人人自附於程頤朱熹矣徧不思禮本人情與國太后儼然正位長秋將不父其

父抑不母其母乎此固人情之所難而張桂之有于
苍之過也蓋考與獻者正以母與國嘉靖三年更定
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而始得帝之歡心矣乃當
時以定陶濮園之典爭詈辱呼譽幾與漢延熹宋元
祐之黨禍同嗚呼其明德之衰耶而稱嘉靖爲中興
者過矣

劉九容榆林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山東僉憲風
采巖巖庶僚畏服

孫爵榆林人嘉靖十九年舉人知山東陵縣歲荒盜
起乃招籍解散發儲粟賑濟生活者萬九千人才識
明斷冀鎮爲議軍四事立法最善見鎮定志擢漢慶
府同知再擢南京戶部江西司郎中時倭犯南浙徭
路士馬糧儲餉給不匱以致克捷

謝承舉榆林人嘉靖甲午舉人少孤能繼先業家貧讀
書不廢爲人率素搜羅載籍纂修鎮志辭藻可觀以
教育爲務游其門者成立甚多後知新都縣清省得
民心解綬歸年七十三卒

郭堅字介夫榆林人舉人號石菴少好學居繼母喪
盡哀形容消瘠鄉黨稱之署山西聞喜縣教諭廉介
自持諸生饋遺一無所受及卒不能營理因事聞喜
士人棺具收葬就爲立祠備篤其孤寡焉

崔林綏德衛千戶世居榆林以卑退自持鄉人有犯
絶不與校或侵其田林推與之家人讓之林曰沙土
磽瘠何致使人有侵奪之名耶守柏林堡嚴烽堠飭
邊防賊不敢犯及隨遊擊監海征戰奮不顧身以驍
勇聞鄉人語曰林居鄉怯而臨陣抑何勇也教子孫
以勤儉謙厚有家法年八十終

崔鏞字汝洪其先潁上人始祖程以義勇從明太祖
征建昌有功授榆林百戶世襲鏞少不好弄年十二
入學爲諸生嘉靖中成進士授潞安府推官決獄多
所平反遷戶部主事督餉昌平又二年督薊門餉尋
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陽和進左參議再進按察
司副使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俺答叩邊

求還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屬鏞議鏞曰殺降固
不可還之則又示弱莫若以那吉歸義上聞爵以官
俺答必喜使其貢款還我叛人然後予之於計便節
單騎往諭之俺答聽服上豸鏞功錫以金帛改井陘
道萬曆中又改岢嵐道時俺答初進貢一切簿期皆
鏞所手定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雁
門諸關會與御史不合鏞自劾罷及歸侍父母朝夕
自上食色養備至居家雍睦鄉里皆則傚之以丧父
過哀竟得疾卒祀鄉賢

評曰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之子也多
智有口辯俺答爲娶兀比吉之女爲婦不相能復聘

兎撦金的之女適俺荅長女啞不害之所生三孃子
者貌美已受襖兒都司聘俺荅奪取之襖兒志甚來
攻俺荅無以解卽以那吉所聘兎撦金的女償之那
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
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
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廷臣咸以爲不可
帝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
使俺荅尋亦悔擁衆十萬壓境崇古諭以存恤恩而
要其縛叛以款俺荅隨遣騎覘其孫方蟒衣貂帽馳
馬從容歸報俺荅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盡
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執叛人趙全

等九人來獻送歸那吉許奉表通貢不絕封俺荅爲
忠順王當嘉靖時俺荅蹂大同深入澤潞宣府抵紫
荊震驚陵寢且西掠延綏東寇遼陽無歲不被兵至
是款關通貢弭兵者十餘年所謂承奮擊之威值百
六之運者非歟
馬希龍字大化榆林人天資瓌傑十歲能文婉有辭
況及長博學多所貫綜於嘉靖三十七年領鄉薦善
論縱橫爲當時所稱九上公車不第年五十乞恩署
乾州訓導以人倫爲已任會山西鄉試撫按慕其名
以禮敦請鎖闈較士號稱得人丁內艱復補白水縣
教諭四方荷帙來學者甚衆陞保寧府通判尋爲王

府長史遂告歸希龍才藻知名鎮舊志多其文筆云
姜應熊字周佐愍忠公孫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奭
子也年十六爲諸生輒棄去曰將門子不執干戈以
繼先業而顧弄柔翰何也弱冠舉武科逾年攝本衛
指揮使諸所爲方略當時器重之陞宣府洗馬林守
備居二載超陞右衛參將尋陞甘肅副總兵又掛征
西將軍印鎭寧夏以所學兵法勤諸部伍與士卒同
甘苦嘉靖三十二年寇犯延綏延綏距寧夏千有餘
里應熊潛師來援寇不虞猝至遂敗於金湯　是年
秋又犯平羅城多首功捷聞陞實授都督同知三十
四年以黑疙疸功授榮祿大夫右都督兵部尚書楊

博以其遇敵敢戰調往薊遼是時嘉靖四十二年秋
也會北兵大舉薄居庸城陵京震動世宗咨選錦衣
尉伺諸邊臣孰敵衆號數十萬我兵才數萬耳敵見
兵少圍之數重應熊搏戰潰圍出復轉戰數十里至
營始覺創甚檢之得刀痕五錦衣尉已密狀馳奏及
敵退世宗曰應熊存否其爲天子注意如此尋以功
陞大同總兵官掛征西前將軍印四十一年率裨將
孫臏復戰於湯其河斬獲甚衆牛羊車仗不勝計璽
書褒美賚金幣者四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左都督廕
一子百戶一日謂客曰吾家爲將者三世矣豈無陰
禍且未嘗有橫草功而榮位過之豈可久畱以速官

詣即上表請代及歸里年四十二屢徵不出卒於家子顯宗顯祚皆有名顯祚爲榆林副將時署本鎭事有羨金五百兩輸之官於萬曆三十七年置三岔川高背地一分以爲學田可謂有敦詩說禮之風矣後爲都督同知宣府總兵官致仕卒

白棟字子隆榆林人生而穎異孩提時不與羣兒嬉戲八歲能屬文嘉靖四十三年領鄉薦隆慶五年進士除東阿令阿役繁賦重稱難治棟下車立條鞭法貧富皆以地科差邑中一切倚辦不煩里甲以卓異徵爲山西道監察御史抗直忤權貴假考察謫高郵州判官給事中曲遷喬疏薦擢戶部浙江司主事再

陞兵部武選司員外內艱歸起復職方轉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沂州未三月改昌平已而陞南京通政叅議應天府丞轉提督四彝館大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以議石尚書事不協上意告歸益自淬勵名節卒於家

評曰一條鞭法者自隆慶二年江西巡撫劉元濟奏行始蓋通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畱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有徵收不輸甲總十歲中所輸之數書之於帖而歲分焉此即今之由單也立法誠善矣然歲輸有常而幫貼仍在至其所書之數有甲戶而無子戶執甲戶而問之其總數易知也執子戶而問之其分數難辨也蓋由單者其使之由而不使之知之意與

按萬曆二十年五月日本倭關白平秀吉入高麗高麗告急命兵部尚書石星經理有游客沈惟敬者請至倭宣諭星惑之乃假以遊擊將軍往二十一年會官兵困倭於平壤惟敬往來其間倭果退軍於釜山高麗故土盡復石星力主款撤兵沈惟敬同倭帥小西飛譚守來請封貢二十三年召小西飛入朝稱其國王爲信長所弒乃封關白爲日本王給金印至釜山謝表後時不發又不奉正朔而惟敬辱國之罪著矣乃下石星吏議罪如律惟

敬竊逃入倭擒之棄市

劉國鏞字景陽榆林人祖籍浙江青田以軍功爲榆林衛世職鏞由諸生從戎累積至都督同知陞固原總兵善撫軍士大著輯寧之効後以魏璫擅政致仕歸鄉里推頌之子光祚昌祚

劉國銘字復陽鏞之兄也以歲貢入太學爲南陽府通判有賢聲繼調綏德府在官勤奮三川流化焉會毋老以終養旋里止有布被琴書而已

周臣榆林人以都指揮協鎭寧夏剛毅有幹局

高秉元榆林人寧夏遊擊才兼文武愛士恤民咸得其歡心又高秉鈞者爲榆林千總於黃甫川死事

張紳榆林人協鎮寧夏以驍勇稱
紀世祿榆林人寧夏遊擊練兵善將威名遠播敵人畏之
侯職榆林人嘉靖四十年舉人任介休縣教授擢山東鄒平縣知縣值歲饑盜起職率俸立義倉多方賑濟且躬詣盜所諭以大義盜解散鄒平立祠祀之明年入覲條奏天下利害萬餘言遷大名府通判管宣府南路事時代藩占屯田地七千頃職立爭始得還各城堡贍軍無何宣大邊寇至撫增馬價督撫知職才飭撒董互市職爲伸威平價得以無事尋致仕歸僻處陋巷晝夜吟咏造就里中後進年至七十有九卒職性方潔事繼母以孝撫諸從子若已出
傅津字龍淵榆林人由武舉官至總兵鎮延綏與士卒同甘苦威德甚著及致仕降身隱約口不言功有古高隱風年八十五卒
張世烈字葵亭延安衛人隆慶間進士仕開州知州刑清政簡以治行聞轉戶部榷關稅羨金皆入於公遷青州知府表率僚屬清操益堅歷參政至左布政使致仕名爲太僕卿終不赴恬退自抑樂與人善校藝譚經輒娓娓不倦學者師事之
王撫民延安衛指揮使祖鉞河西千戶撫民少時于道邊嬉戲拾金環二還其主里中稱之及長承襲守靖邊將苦多狡猾發如神姦非敢過焉遷延綏坐營都司改大同遷保河遊擊殺撰有方略萬曆元年遷紫荊參將旋推石門副總兵尋改薊鎮中協居無何改涼州涼州逼處番回撫民至募勇敢三千日訓勵以待敵常率所部突其鬭敵彼靡遂去涼州以安十四年遷都督僉事鎮守陝西當山道寇爲亂至即撲滅之火篩闔風不敢犯邊者數年十七年遷右軍都督同知詔還京屢疏乞歸許之未幾復起鎮守山西尋以病卒賜祭葬
程九思靖邊人由武舉官至總兵靖邊舊無學宮九思言於撫臣因題請創建至今文士濟濟皆其功也
張剛大同總兵堅之子榆林衛指揮爲神木營參將多智謀特北兵大舉入犯剛設奇策挫其鋒而去陞河乃壁寨牆垣八里迄今恃爲扞衛歷陞固原總兵
孫拱微任三屯營副將訓巡左戰死
王保榆林人以行伍起家萬曆十六年任神木副總兵時套中叛酋犯邊保力禦之十九年陞都督僉事鎮昌平二十年調鎮山西八月復改薊鎮二十三年十一月喜峰口有警保躍馬而出生擒長昂小郎兒等陞都督同知尋調征倭有叛兵聚嘯於石門將爲亂聞保至即時解散二十四年回鎮與北兵戰於雖文谷及石塘路皆有功其冬詔以原官掛印鎮守遼

東於瀋陽前屯義哲本諸處屢立戰功以滿千於海州保寬慈得衆盡瘁王事一時稱爲名將云

蕭如薰延安人祖漢立功邊陲官至總兵父文奎亦爲總兵官如薰以父廕百戶歷寧夏平虜參將所得俸賜悉給散士卒時備敢戰者陰厚焉先是巡撫党馨部卒哱拜驕悍難制馨裁抑之拜怨望陰蓄異志與健卒劉東暘深相結會刻營馬耗賊營卒月餉補足時軍士難之拜等乘衆鼓衆以請餉爲名大譟總兵張維忠不能禁擁入巡撫門殺馨又殺兵備副使石繼芳維忠自縊是時沿路守將皆奔走降附拜與子承恩哱雲推東暘爲首分守諸路唯如薰守平

虜城不下哀帝位淌赤心報國字集軍士泣諭以大義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亦出簪珥以饗士於是一軍感激哱雲來攻如薰射殺之東暘氣奪既而總督魏學曾檄延綏蘭州兵至督帥李如松以宣大遼左兵至浙撫常居敬以浙兵至卒討平東暘者如薰之功居多賊平以功陞寧夏總兵如薰好義潔已善撫士卒敬賢下士以故人樂爲用佩大將印者九都督京營兵者三好持重不輕戰以爭一時之利在軍中輕裘緩帶意思安閒如薰之督京營也駙馬侯伯柔騎貴人之爲如薰所化皆重禮之如薰好學文善詩賦以經術濟武功爲一代名將家居遇喜怒不形而書法得之蘇米[illegible]新樓閣道題飛仙橋宛如銀鉤矣子恩字慎甫襲錦衣衛指揮使逆闖犯京年二十三殉難兄如芷如蘭如蕙皆總兵一門號將材忠義著於朝廷張維忠亦延安人

評曰哱拜者蒙古種也初隸鄭印標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妊將免拜夢空中有聲天爲之裂如火焰中有一物作虎狀入施助拜手劍之驚覺遂產子名曰承恩拜以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拜雖請老居恆多畜蒼頭士文秀義子哱雲等名曰報國會洮河有警經略鄭洛檄寧鎮調援拜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往洛壯而許之賊平馳還益恣

雖驕橫巡撫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其冒糧罪而承恩又以强娶民女爲馨箠之百怨馨萬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寧夏鎮兵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軍心囂然劉東暘者靖虜衛人素梟鷙有異志於是與承恩等晨入帥府爲亂殺巡撫以下官會多兵討之至冬十一月始平延綏副總兵王通與榆林遊擊俞尚德皆爲之戰死而舊志不載惜矣至承恩之凶狡成性而妖夢是踐事非剖肋殆類豎牛則天之生亂賊也豈偶然哉

李昱字持平榆林人以神木千總屢立戰功歷陞延安參將值寇盜四起以防兵三百破賊數千於甘泉

歸陣出奇疾如風雨延以北諸縣賴之積功擢臨洮總兵援剿張李諸賊於湖廣所至軍令嚴肅居民不擾雖倉卒顛沛鎮定如山賊營每望見旗鼓即知爲李將軍惜勳未奏而卒

國朝

王相業號雪蕉榆林人故名將子折節讀書有文名慷慨能詩自許甚遠縱遊吳越鍾離間日與其豪人傑士倡屢試不第以明經起家所至有能聲歷任鳳泗兵備副使耿介自喜卒之日家無長物妻妾不免饑寒

劉永亨號正吾先籍浙之青田後爲榆林衛世職年十八以勇力聞補青泉鵬鶚諸堡守備葛峪路參將遵化副將尋以累薦加都督僉事協守綏興時浙東多土寇蔓延於上虞餘姚新昌嵊諸縣以永亨將兵剿撫所至克捷特賜貂裘名馬尋廷推爲總宣府兵晉都督同知掛鎮朔將軍印威名大著諸關以內昌平密雲諸軍悉隷宣鎮自亨始也性孝友敦故舊尤折節恭儉凡在鎮十年必歲市裘衣山給錢以予寒而無食者且爲繕修宣府龍門滴水崖城垣燧堡偃息關門屹然也年六十有五卒祭葬如例子大慶山東膠州知州德慶武舉紹慶歷生

馬仲融字以和號木臣綏德衛人童齔中嶷然授左氏春秋即能究其義長習屬文成順治三年進士除知固始縣縣介楚之光黃間多盜且新承荒棰仲融到官極意綏會課使耕桑市減丁之餘而佩刀劍者有禁未一年風俗頓改號爲勤稼以勞卒官民號哭於喪庭者屬路爲之立祠祀焉弟猶龍貢生如龍舉人各有才譽

張天祿榆林人崇禎間從軍初隸賀人龍及曹變蛟營中從剿流賊有功歷陞遼東副將池浦總兵官豫王南下上其籍於朝遂[illegible]器械有如山積擢撫江南積功陞蘇松提督轉督海上鯨帆時出沒天祿至撫剿兼施威惠並行降者踵接而北至狼山南至石浦無風魚之警矣坐鎮者十年內安外攘茂績丕著遂增秩賜金廕阿思哈哈番世襲天祿性忠勇樂善好施尤敬禮文士暇則擁壺說劍時比之杜征南子其鳳吏部員外郎

評曰余之在榆林也猶聞臣民敢言其風土之美哉厥產氈旄厥土冥昏且迦已賓絶於徐州矣又敢言其風土之美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橐之舊封而人材間出者與芝之生不根而植祭酒於鄉老成於國瞻仰景行是爲延綏之仟佰

人物志 忠義列傳 孝友列傳

宋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金帥粘罕欲臣之怒罵不屈死之

金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孫年二十餘爲元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元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元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陳和尚天資高朗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元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爲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櫬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自軍興二十年未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累遷爲禦侮中郎將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元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明

劉寬順天人也祖玉燕山右衛小旗洪武末從成祖靖難立戰功建文二年鄭霸村陣亡父世亮歷陞百戶交河大戰摧鋒陷陣建文四年喬眉山陣亡寬以綏德世職歷官指揮同知成化四年調征滿四於石城先登後無繼爲賊所執不屈至剖其腹而死子羊兒爲指揮使珍以百戶署清平堡把總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羊兒隨遊擊高極戰敗沒於陣弟珍往救之同時殉難人以爲四世忠烈而隨寬死於石城之難者有綏德衛指揮劉釗焉

評曰石城者在平涼開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懸索而登西山頂平可容一二千人城中有數石池蓄水山形甚惡滿四據之以叛殺我一伯及三指揮致煩數道兵討之逾年始克一伯者毛忠也而三指揮俱失名或即延鎮之劉寬與當時死難者既不詳即有功如延綏之參將胡愷而今亦無徵矣惜哉舊志之疏也

陶輔字公弼榆林把總正德四年夏四月寇大舉犯波羅韓家山輔隨總兵吳江往禦江素不滿輔令為前鋒而無後繼寇圍之數重江不救死之妻郭氏撫孤吾世亞植節四十餘年李遐將榆林衛百戶野天爵亦戰死於韓家山

評曰設險撫寨分辣其苦者此大將事也吳江即棄陶輔如草芥矣而獨不惜國威乎乃舊志稱其早有清譽中外服其威信是為失實余故削之為兵鑒云

姜漢字大容榆林人由指揮歷總兵鎮寧夏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之變其黨何錦周昂丁廣等謀置酒王宮伏兵名鎮巡官挾之使叛漢至寘鐇以微言挑漢漢以大義曉之寘鐇知不可奪伏兵起執之漢罵不絕口遂遇害事聞賜祭葬加子爽官指揮使後鎮甘州數立邊功能世其家嘉靖間榆林守臣奏立祠巡撫萬潮復以祠額上請詔賜憫忠歲時祠之

原缺第四葉

隨總兵王勛擊之及魚河堡鎮子灣賊橫衝其陣兵斷無援力戰死之是時管司千戶神龍亦死於敵

李恭榆林衛諸生例授秦府典膳正德十三年武宗西狩恭抗疏請誅權奸疏具江彬聞之矯詔下行在錦衣獄煅煉死之子大興逃繫詔獄嘉靖改元巡撫姚鏌奏恭父死於忠子承以孝贈紀善妻朱氏艱危守節二十餘年大興後出獄亦以清介自守撫按月稟優恤祀鄉賢

評曰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而江彬副之則恩寵也極矣恭以典膳官抗言廷諍其仁者之勇歟明朝雖設有臺省而言事者不惟其官也自部郎以下至縣

丞典史承差無不可執事以諫故權奸數起旋踵而敗其言路之廣使然歟

武成榆林人正德六年武舉同千戶李江兼管本鎮司事嘉靖二年禦賊於紅山兒賊眾兵寡力戰不支與江俱遇害至四年之死事者又有綏德衛百戶余林戰歿於威武堡也

劉縉榆林衛千戶嘉靖十三年隨總兵張鳳擊賊於爛泥海子兵潰死之又景大學榆林衛百戶嘉靖十四年隨副總兵梁震追賊至爛泥海子力戰而死詔贈千戶而同時之戰死於棗沃梁者又有綏德衛百戶高儒焉

宋鋭榆林衛百戸嘉靖十五年隨副總兵白爵拒賊於高家堡馬嶺山鋭爲前鋒戰歿事聞詔贈千戸而綏德衛指揮田龍者同時死焉先是弘治十四年副總兵劉寵戰死於高家堡又有都司僉書王國安者禦寇於高家堡賊至竹勇以六騎掠陣死之而賑恤無聞矣嘉靖時戰死於保寧者有滿喬焉亦榆林衛之百戸也

郭江榆林衛指揮歷固原總兵官戰於定邊死之賜葬祭建憫忠祠廕一子指揮世襲是時有綏德衛指揮孫仁中軍指揮賀爵者以力戰死於定邊而定邊所廝廐之龍州多瀾溝正德時有龍州把總任傑者

臨陣見殺嘉靖四十三年北兵陷鎮靖城祭酒曾與死之傑延安人

張鎮定邊人延安衛指揮使膂力絕澂素欲以身殉王事每戰必捷坐擒剿施台綏被圍射落焉爲戰鬭文解

陳鳳榆林副總兵雙山白崖兒之戰伏兵困起鳳與千戸守義在重圍中爲賊矢戮馬而死守義亦身被數創事聞賜葬祭建褒忠祠廕守義都指揮世襲後嘉靖三十二年戰死於雙山者有副總兵李梅及綏德衛指揮劉顯先後表焉

趙通二名倶天福延綏奇兵營軍也嘉靖二十四年隨副總兵李琦被圍於靖邊營小墩兒琢其管司指揮崔經力戰天福以身翼蔽左右擊刺甚傷經得免後選入衛三十二年副總兵李梅雙山之戰天福從管司賈琛先登軍敗琛力戰天福亦依琛不去琛戰死天福與同死

舊志曰報功之典詳於將吏而略於軍丁竊以爲不平也夫軍丁冒鋒刃先矢石捨已之生翼將之死甚至肝腦塗地爲世指名者無幾則悲魂窮魄號哭於陰風苦霧之中者安得起李華而弔之哉故特表而出之

馬恩榆林千戸歷官指揮僉事嘉靖中由延綏遊擊

陞大同參將前守將遇警多避不出恩至始交鋒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賜葬祭建祠祀之謚壯愍廕子時泰指揮僉事世襲又千戸姚聰亦死於大同

李芳以綏德衛都指揮歷官洮岷副總兵北兵據西寧復起固原遊擊至固原未三日馳赴景固城景固圍急芳至輒解會大雨七日夜不絕遂戰沒西人義之立祠祀焉

白世拳榆林人有膽略嘉靖二十一年道出懷遠爲掠邊者所獲世拳與三人逋歸總督疏上詔賞銀五十兩官百戸二十[illegible]年秋從指揮趙於文家谷敵人

猗士李曰短身而長髯非殺阿不害三兄弟者乎此
錄歸之時也世李竟遇害贈武略將軍而同時又戰
死於邠家梁者則爲奇兵中軍官陳鈇管司胡東陽
艾潮王宗堯賀兇災也後二十四年綏德衛副千戶
傅潛者亦於懷遠堡戰死又有榆林衛千戶李祿者
隆慶元年戰死於懷遠塞外之靑山峴著奇節焉又
弘治中旗牌官許通戰死亦贈武略將軍
殺覘榆林人綏德衛千戶嘉靖二十四年隸副總兵
李琦部深入敵巢先登斬寇二十八級師旋爲賊所
及格戰死之子懋德時幼妻崔氏撫鞠之後襲蔭
張鳳榆林衛指揮大同弘寺堡參將以罪謫戍嘉靖
二十四年總督翟鵬題起廢官立功贖罪本鎮總兵
王陞參將何堂及鳳與都指揮劉欽指揮孫世傑姚
謨徐承祿羅錦朱鸞千戶李堅百戶莊洪王國順等
咸赴爲鳳等戰於鵓鴿峪全軍覆歿詔復鳳官宣府
建祠蔭其子正千戶欽世傑謨承祿錦鸞堅洪與國
順等各贈官蔭子惟陞堂脫歸而是時死事者又有
把總宗俍臣戰歿於永興之頁沙梁焉俍臣咸武堡
人
李珍榆林衛指揮歷官參將總督曾銑議復河套爲
咸寧侯仇鸞飛章構之棄市銑以欲滅其後更誣銑子
淳侵官銀械送珍至京師訊之珍身受五毒肌膚刻

爛辭終不撓幽閉中每曰寧我死忍令曾氏絕滅耶
自誣銀一千兩繫獄乃長流淳三千里後鸞敗珍得
脫上書穆宗極訟曾銑之冤詔復銑官錄蔭子淳得
於流所放歸聞者義之
評曰李珍値讒構之日楚毒備至辭不傾移洵忠勇
之士與昔貫高榜笞刺剟身無完膚白張王不反名
聞天下高祖於是賢張王諸客無不爲諸侯相郡守
者今銑之部下如此珍固人傑而銑亦賢矣哉
高極字天樞懷遠堡人綏德衛指揮嘉靖二十九年
秋防威武堡賊犯靖平極身先陷堅部曲不繼力戰
死之
史略綏德衛指揮僉事嘉靖三十一年克左參將分
守宣府西路三十二年二月北兵犯新河口略以兵
七百追至王之馬坡陷伏中力戰死之詔贈左都督賜
祭葬立祠歲祀焉又有指揮孫世傑者戰死於宣府
鐵裹門贈驃騎將軍亦建祠祀之先是二十八年榆
林衛指揮王璋亦於宣府閻家堡戰死
岳茂延安衛指揮大同總兵寇大舉入犯墩軍與賊
通誘之深入力戰死賜葬祭蔭子千戶
王勳延安衛指揮寧夏副總兵賊犯長城勳擊之援
兵不繼戰死贈光祿大夫蔭一子千戶予葬祭
鄜復初延安衛百戶鎮靖營遊擊鄜濟之孫往磚井

堡守備遷平遼將軍陣亡
下碧榆林衛指揮任平羅衛叅將與賊血戰死之賜
葬祭推本鎮建祠歲祭後有崔世榮者亦為平羅叅
將與子同戰死世榮榆林衛指揮也
黃演榆林衛指揮歷官延綏協守出兵芹河血戰陣
亡贈三級廕一子世襲正千戶又綏德衛指揮沈應
麒亦戰沒於芹河
孫臏為薊鎮總兵嘉靖中入衛值北兵犯畿輔力戰
死之臏綏德衛指揮也又傳濬之子楫萬曆四年入
衛於古北口陣亡
白國綏德衛千戶嘉靖四十年與謝世勛劉國忠三

人同時陣亡於背千川
李汝益榆林人起行閒以驍勇名每戰克捷遷榆林
衛百戶嘉靖四十五年八月提兵禦梁深入三百里
黑山子崖陣亡
鄭東宇府賜綏德衛指揮分守蘭州寇大入金城以
援兵不至同部下總旗張興戰死金城賴以不陷興
亦綏德人也
王琮高家堡人為神木把總圍馬溝大戰琮與子賜
福皆死之撫院表其閭曰父子忠烈後有應襲劉繼
勛亦戰死於神木焉
指揮伍太千戶耿虎力猛忽兒皆自套中內附嘉靖

將以驍勇著稱後俱歿於陣
梁琰字懷玉太師震之後威武堡守備素忠勇崇禎
四年北人環攻堡出城戰死時有趙大亂者亦死焉
猛如虎者蒙古人也崇禎初與虎大威來降延撫易
其名時稱曰猛虎二將數有戰功歷陞援剿副總兵
官十二年三月督師楊嗣昌次荊門立大剿營更戲
下騎兵為上將營以如虎將之分剿流賊於楚蜀十
三年十一月時羅汝才過天星盡入於蜀與獻賊合
於安岳諸將左良玉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
張奏凱等會師於夔州督師監軍萬元吉以諸軍進
止不一宜立大帥以統之乃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

統張應元為副總統發保寧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
如虎至安岳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屯於安岳城
下十四年正月張獻忠走達州嗣昌檄諸軍追躡賀
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開縣日暮
雨作諸將咸請詰朝進戰如虎曰自瀘州逐賊馳鶩
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誰執其咎請
為諸軍先揮戈而進賊為披靡獻忠登高望見後軍
無繼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諸軍先潰
如虎子先捷戰死如虎突圍出三月楊嗣昌自縊於
軍監軍萬元吉部署行營命如虎駐蘄黃防獻忠東
逞二月李賊合羣盜圍開封陷歸德左良玉自襄陽

進師次南陽獻賊等將北向如虎扼之於德安會賊
發背退屯承天十一月李自成破襄城乘勝圍南陽
數日城陷唐王遇害如虎死之虎大威後亦爲總兵
官戰死於山西
張應昌字順之榆林人承胤之長子也初爲延綏副
總兵崇禎四年正月賊神一元陷保安應昌擊敗之
三月神賊圍慶陽應昌以兵援之解去降盜不沾泥
擁衆脇糧賞攻米脂洪承疇與應昌往討賊分兩營
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
算六月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應昌邀之
於眞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又擊敗黃友才斬之

初神一元起寧塞據其城遂陷柳樹澗保安縣未幾
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降尋叛去其黨黃友才斬之
來歸既而友才復叛至是爲應昌所誅以功陞寧武
總兵官加都督同知紫金梁諸賊破臨縣山西震動
六年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定應昌屯汾州往來
太原以禦寇五月帝以剿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
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
監曹文詔左良玉鄧玘及應昌軍仍發內帑四萬金
賚紅紵段四百疋紅素千疋軍前給賞七月賊攻彰
德應昌進剿次汾陽九月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
義即一盞燈也七年四月川賊三萬屯鄖陽之黃龍

灘分三道一趨河南一趨淅川一趨商洛盧氏應昌
與戰於均州敗績死之
張全昌字潤之應昌弟以父承胤廕歷官至靈州參
將崇禎四年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
全昌以五百人破之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
擊斬六百餘級趙四兒尋降陞宣府總兵官援剿流
賊七年二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河入鄖陷房縣四川
全昌連擊敗之當是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奇
瑜集數省兵聚於楚楚賊盡出漢中陝賊又陷夾縣
且分部略延鄜寧慶洪承疇進剿岐山駐三原賊十
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爲旦夕計賊又從耀

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
兵三千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兵艾
萬年將之僅足城守總兵全昌等兵六千專防賊犯
向爲援剿七月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犯將犯西安
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合擊又恐賊東
出潼關先令曹變蛟同全昌閒道走渭華遏其前而
自率兵至潼關紅獅溝追賊賊反鬭遊擊李效祖等
力戰賊卻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閒道剿之賊夜
走商洛八年五月曹文詔至五谿寇伏險以誘文詔
擊敗之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坪老回回營五十
里賊渡河走郿縣官兵追至秦王嶺值寇大至全昌

擊敗之自是商洛之寇逃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興平
飢疲遂乞降陰遣諸賊運營走潼關守將艾萬年等
兵潰全昌亦沒於陣子福壽武舉任宜府深井堡守
備福壽亦以勇力聞
劉光祚字鴻基國鏞長子也少爲諸生即棄去承廕
受兵當臨敵時謀深膽定人服其整暇積功至保定
提督三關總兵神京千里藉其鄰輿後以河南賊盛
調隨督師楊嗣昌援剿過南陽唐藩留守鄧城値李
自成兵數十萬來攻光祚血戰七晝夜力盡而歿湖
廣撫臣宋一鶴上言光祚血戰功高裹革疆場忠勇
堪憐乞賜優恤報可特賜諭祭贈太保弟昌祚字鴻

業由世冑歷陞眞定副總兵加署都督同知以母老
乞休人稱其孝闖賊破榆林遷其家於襄陽後從戎
所歸不仕
高從龍榆林人任固原參將崇禎中調征流寇從龍
辭陝撫出誓於衆曰將官乃死官耳故古者鑿凶門
以出令吾其伏節之時矣遂行至三水遇賊力戰而
歿陝撫劉廣生厚賻之弟起龍辭不受請給同陣士
卒三軍盡哭廣生疏聞於朝稱從龍爲淳涇三富四
邑之長城血以一死保全危疆其英風不在古名將
下又總督楊鶴亦疏稱從龍不惟死後知其忠勇性
成而生前奠定之功亦不可泯當固原飢軍脫巾以

逞從龍挺身往諭而解則平日之得人心可知也況
忠言聞於大衆烈節著於三秦者乎贈特進榮祿大
夫諡忠勇其族子鋌爲北京神機營參將李自成破
京師鋌闔門自焚死
吳國偉榆林人崇禎中以副將討賊每戰輒陷堅斬
獲甚衆後賊勢漫盛國偉力戰死焉弟性耀僧有傳
党威字振宇神木人生有才力便弓馬以西安參將
歷戰功經略丁啓睿器之崇禎十五年督師汪喬年
統兵二十萬至河南剿李自成威以中軍副將從當
是時賊八十萬衆一日十七戰威衝鋒冒刃稍稍奪
氣身被十餘創佷久乃蘇及賊勢日盛喬年移駐襄

縣爲犄角之計威與曹文詔以兵萬餘衛之賊又修
攻具威且戰且守城中乏食威見勢不可支乃進曰
賊驅飢民爲兵我即大肆殺戮何忍且城中無見糧
不如暫退關中休養再傷勁兵殄滅不足平也喬年
不可及賊圍急喬年知事去欲自盡威泣勸乃止登
城見賊帥旗在南威引精銳二十騎出西門從間道
衝其營斬左右數十人奪帥旗而還次日勢益危威
又率千餘騎突賊營當者無不披靡食盡外救不至
城陷喬年自經威復持佩刀格戰賊弓弩亂發矢下
如雨被數創自刎屍不仆者移時賊驚以爲神又有
副總兵樊來保及神木副總兵艾萬年與李賊戰於

[illegible]家衆死之
王學書字忠吾榆林人父保字麟閣鎮守昌平叔[illegible]
武鎮遼東備倭防海總兵有戰功歿於海州學書
補世職歷遷宣府總兵官尋轉天津防海總兵以老
致政林居値闖逆攻榆書念延疆重地世受國恩散
家資給守城兵民拒賊攻圍者七日外無援兵內叉
困之城陷被掠罵不絕口遇害子國鼎字新甫以蔭
授波羅守備旋擢遊擊從經略洪承疇招撫雲貴有
功題授畢節道僉事轉浙江寧波道時海警頻至二
載之間勞苦成疾卒官
王世國字御寰榆林人父繼任保定總兵加太子少

保世國幼歷行陣有戰績累遷至宣府析清總兵加
太子少保歸里未及旬賊四面攻圍世國破家財拾
套人爲援日擊牛享士士皆固守後城陷爲賊所執
不屈死
郭天吉榆林人以武進士仕至甘肅副將賊攻甘凉
城陷天吉巷戰被擒不屈賊怒磔之
黃廷政廷用廷弼俱黃演孫也以演死事廕廷政襲
指揮使廷用千戶廷弼百戶當李賊薄城廷政兄弟
曰念家世忠烈力戰抗賊廷政身當衝中炮隕廷
用廷弼益自憤勵所傷賊衆奪獲火器頗多城陷廷
用廷弼曰吾其從我祖於地下矣遂皆死焉

王世欽字敬之大同總兵[illegible]特進柱國太師威之姪
子先籍河南光州從徙榆林少歷戎行以功遷指揮
同知清平參將孤山副總兵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
樞營戰兵擢山海關南部總兵官時年二十八隱重
有方略幽燕老將弗如也時山海關稱雄鎮特設三
部以總軍要中部爲馬世龍北部爲尤世威皆三世
名將人咸憚之以功賜蟒玉尋以太師爲老乞終養
歸崇禎二年督家丁勤王至北京解嚴論功將名用
而世欽依依子舍不就徵十六年倡義守榆林城既
陷被執檻車送西安自成釋其縛欲用之世欽罵不
屈遂遇害初世欽方械繫宿傳舍中且歌且飲大醉

顧謂驛使曰此去長安幾日驛使以對笑曰行矣丈
夫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聞者感泣弟洪字純所天資
雄壯善騎射延撫署爲標下中軍參將遷副總兵未
幾尋爲天津總兵官據河海之會整水陸之師時稱
爲能以不善事權貴被論退而林居淡然無營出入
一騎人不知爲大將也崇禎二年出家貲募死士勤
王至都城屯營得勝門外之土城關苦戰得捷不解
甲者彌月以勞瘁卒於軍賜祭葬優異之世欽孫坦
武進士
侯世祿字裕齋榆林人以世職起家歷任固原遼東
宣府總兵加太子少保子拱極字樞寰任山海總兵

家居寇至守新添門賊從海潮寺潛入穴城世祿獨
之募敢死士縋城擊賊南門陷父子見執死之
張雲鵬字元舉榆林人舉人爲戶部主事督餉山海
關致仕歸賊至城守不屈死之子發字啓之定邊副
將先鵬戰死
李盛英榆林人以貢生知太湖縣事李自成兵至圍
數日城陷被執欲降之不從罵賊觸樹而死
馬應舉榆林人爲撫標中軍賊薄城應舉曰孤城不
可獨守也乞師於套寡其義許焉以數千騎至西門
衆寡不敵北兵引去賊入被擒梟於凱歌樓
鍾茂先榆林人爲綏德衛管屯指揮督衆固守及賊

勢愈熾茂先知力不支歸家中每門置利刃而藏[illegible]
匕首於左右蔽隙中賊入茂先家陽以酒勞之左手
捧觴右手拔匕首剚賊賊負傷出走茂先入殺其妻
子而自刎焉
尤岱字青山榆林人以步卒起歷邊功任山海鐵騎
營左參將性勇鷙不合於上官棄職歸里崇禎十六
年闖賊攻榆岱守水西門盡捍禦之術城陷死之子
捷字克吉以世職歷任薊鎭右翼營總兵駐扎平谷
聞京城陷即率兵奔河南志圖興復爲叛兵刺死
崔重觀榆林指揮賊臨城重觀散家貲聚衆於漢壽
亭侯廟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及城陷重觀至家焚其

積聚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
賀世魁榆林千戶從總督守薊門適歸值賊圍城悉
力固守攻益急世魁見城陷歸家陳衣冠取祖宗承
襲號紙置香案東向而拜曰臣力盡矣更著深衣從
容縊死妻楊氏亦殉焉
苗青榆林人任威武守備協力拒賊城陷同妻凡氏
縊死
李應孝字淮樓任西安參將方解任回鎭賊入城應
孝令妻女自縊率子挾弓刃搏戰斃數十人矢盡遂
自剄
楊明字魁宇榆林人充選鋒積戰功至山海副總兵

移病歸賊至守南門與尤翟文出戰不利城陷死之
子元勳亦有父風
馬鳴節世襲榆林百戶賦性忠勇賊兵攻城將陷鳴
節聚室中木器環妻孥於中舉火自焚復出持刀巷
戰殺傷數十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愈烈還入火中以
死弟鳴廉爲督師汪喬年中軍喬年被圍於襄縣鳴
廉單騎馳救出入賊壘者三沒於陣
李淮榆林人任西安參將値賊李過入城淮先令妻
女自縊率子持刀出門殺賊父子皆自刎死
傅佑榆林衛掌印指揮城陷不屈同妻杜氏縊死
劉光裕榆林人爲中軍官罵賊戰死

李耀字榆林人材官膂勇拒敵及城陷耀守衜衕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無敢近者矢盡投弓鬬死

李光裕榆林人材官慷慨有勇略賊入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遂鬬焉

張天敘榆林人右營掌操官誓必殺賊城破歸家擁圂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肯餉賊也積薪焚之而自縊於庭樹上

郭遐齡榆林人戎車後營都司性忠勇尤善火攻賊圍城時用神鎗拂郎機傷賊甚衆城破被逐西安殺之於隂河驛道中是時同難者二十四人自死之後每夕哀號城下如風雨聲偽帥王侵智數祭告始息

陳義昌榆林學增廣生性耿直闖逆陷城義昌獨正色罵賊爲賊所殺而諸生之罵賊死者又有沈濬沈演白其極白含章焉

張建元榆林學生劉連捷當闖逆攻城時兄弟在樓櫓中矢石不避及城陷建元兄弟奔入漢壽亭侯廟從容縊於廟梁又諸生李可柱縊死於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亦自經於家

梁文炳及弟文焰俱靖邊諸生崇禎末寇破城欲拍置幕下抗節不屈罵賊死文炳女亦投井死

張禮字儀亭威武人素有義風明季爲鹽商傾家財守城及陷賊索之罵賊死

熊維藩字振宇威武人宣府參將致仕歸高賊攻堡藩力戰傷賊甚衆堡陷藩自刎賊碎其尸焉

白元延安衞人闖賊入城兩手握大石欲爲狙擊計隣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

評曰李過者賊中名之爲小瞎子小瞎子旣破榆林寧夏望風瓦解李賊遂無後顧憂長驅渡黃河逾鴈門余聞是時總兵有周遇吉與其夫人者本蒙古人家僮三百亦皆其部族也守代州與賊遇戰十餘日殺賊萬餘會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合諸路攻之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賊肉薄攻城輒

出奇以應之如此者二十餘日賊兵百倍遇吉勢日蹙城破剋遇吉死之周夫人即縱火先焚其舍跨馬彎弓率家僮巷戰自晨至晡時殺傷無算後矢絕赴火死家僮三百人無一降者賊恨之遂屠寧武積尸與城平嗚呼此王蠋之守而田橫之客歟今榆中之將士下而至於商賈厮養婦人女子余爲掇拾無遺矣寧武去榆林未遠當時團上同遇吉死者不知凡幾乃咸與黃沙白草湮沒無聞可勝道哉然榆林寧武挫賊鋒於滔天之日使扶輿綱常之正氣爲之不墜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然於明朝養士之報亦庶幾見之

[illegible]成氛侯庖爨傳鋺僕也王母病患大便澀滯[illegible]
炙膚泣曰王母如此我受撫養於子也報恩者[illegible]
矣遂割臂肉一塊煎以進之病隨愈

覺明雲壘縣雙溝人從其主謝成夫婦戍嶽鄒成幼
子鏞在繦褓以道阻長苦不能進棄之時覺明而行
成夫婦蹴步及之覺明曰幼郎安在成曰已棄之道
傍矣覺明痛哭返求之得於草間乃能負之從成夫
婦無他出得鏞不絶

評曰余讀屯史獨行傳而知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
立方者洵亦衆也昔李善之風軌固足悅矣今又得
來鵬覺明其人者豈可沒其善哉遂著於篇使天下

曉然平陽家奴之尚玉不若李元蒼頭之立孤也

國朝

施光友定邊人任福建連江副將順治九年與海寇
戰沒於陣總督李率泰贊曰長驅赴敵鼓勇當衝臨
難不避壯氣貫虹

以上忠義

孝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三年未曾
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
慟哭願天自陳悲聲不絶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
云止止殷收淚視地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

夜夢人謂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
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
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司空齊
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
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常曰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
師矣遂以女妻之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
此何慮不得為公侯配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
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才識超世此人
終當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
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
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盛殷夫婦叩殯號

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
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
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
爵其徭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風倫辟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
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歷拜新興太守明刑旌
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
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
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評曰劉殷一門七業並崇史漢比之於經是可[illegible]

教而善學者矣故蕭梁時得班固漢書眞本寶逾金
科劉宣擊精於兩漢稱爲漢聖乃知古人之篤尚史
學有如此唐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列於學官名
爲三史設科取士一代文章猶有依據今之經史關
有知者不過爲兔園策而已宜通經令史之才不見
於世也

明

薛廣延安衛人幼喪父母周氏撫養成立廣性至孝
竭力供養母病醫藥弗効廣齋素三年懇禱於天遂
愈後母年八十卒廣哀慟不食三日既葬廬於墓蔬
食飲水負土成墳正統十三年旌表其門

高堂榆林人事母至孝以選貢除狄道縣訓導母申
氏八十餘不忍遠別以終養告歸

高景奎少喪父事母極孝母病目且多寠乃日夜呼
天請以身代景奎拭之慮其傷嘗舐之正德元年母
死既葬廬墓側旦夕哭臨負土築墳三年泉水湧出
有司延之爲鄉飲大賓不赴年九十餘卒

劉璉榆林人正德中父鑑疾劇割左脇肉和藥以進
父氣將絶復蘇延五月而卒母郝氏亦病革璉復割
右脇肉和藥人皆孝之何煇綏德衛人父母病亦分
割左右股以孝聞

評曰洪武初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疾割脇肉食之不
愈乃禱於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果
然事聞太祖大怒曰殺子滅倫敗壞風化遂逮伯兒
杖之遣戍海南因命禮部定制凡卧冰割股聽其所
爲不在旌表之例至宣宗朝有總旗衞整女割肝療
母以禁例不行旌表嗚呼孝者庸行也若務爲詭異
以驚世駭俗豈烏頭綽楔之初心哉聽其所爲而不
行旌表仁之至義之盡也

鍾暘榆林人事父母色養無惰志鄉曲歲時聚會有
旨食必懷歸奉之家無擔石父母嘗飽粱肉父祥年
九十餘暘亦七十尚勤子職終其身

彭楲榆林衛都指揮使自曾祖瑄祖震父清及兄弟

楲楲槿杲棟凡四世未嘗異財分爨貴盛冠於延綏
而子弟恂恂不失儒素鄉人化之

李登榆林人進士父欽雲南趙州吏目母萬氏卒於
官邸寄柩襄陽縉寺欽以朝覲至京病卒登扶父櫬
以歸斬衰三年未嘗見齒夏不再食寒不重衣萬曆
四十年徒步至襄陽適江水泛漲寺宇半爲飄泊母
柩沈沒僧告以故登哭而仆地幾絶顱之天曰如不
獲母予即從逝於江迺搿之泥中獲焉及歸形容摧
毁人莫識其爲登也咸相顧嘆稱曰李孝子後知四
川巴州有廉慎名

評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人能言之矣而亦知所以求

之之法乎吾見宣宗朝有權璫者爲光祿寺署丞事
母孝有司上其行驛名至京宣宗知其爲人賢寶宜
旌之以勸天下遂以謹爲文華殿大學士其門封丞
相爲富民侯之意歟故當時天下號爲太平庶幾文
景有以哉夫大學士者明之所謂閣臣也以孝子廁
其間而朝無異辭吾竊怪崇禎時特名山東副使方
岳貢入閣議者沸然至使天子不能自用一人而四
衙門之見膠固而不可解豈非陸贄所云用人之患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謂哉故孝如李登沈於下位
宜也

李尚先榆林人家貧傭工獲其傭金與妻羅氏奉母
袁氏甚謹袁年七十餘病思肉尚先莫能辦詣上帝
廟禱之割左股肉以其刀易酒一卣炙肉兼進母食
之愈母見尚先步履艱問之以他辭對其妻亦匿不
以聞鄰人察其事舉於巡撫爲之嘉獎

王建德榆林人節婦李氏子也十二喪父事母以純
孝聞家窶甚甘脆不時致必多方求之以進雖言動
取予稟命而行一日母病革即齋沐禱於天請減巳
算以延母壽尋以母多疾學醫精方藥請療者如市
名重一時活人甚衆

王璣綏德衛指揮父鵬高曠不樂仕進命璣襲祖職
璣性篤孝一日母病危璣焚香祝天泣曰吾母寢疾
如此醫藥罔瘳厥罪在我天若有靈願以璣代乃割
股作羹而進母疾頓愈歷官至洮岷副總兵子爵官
亦至安邊叅將又崔崇胤亦綏德衛指揮僉事父張
名任叅將患疾不食將斃崇胤於胸前割肉煎藥以
進父病愈又劉承芳榆林人性孝友祖母楊氏病甚
藥不能愈芳祝天以身代因割股肉煎湯飲之病遂
愈有司皆爲旌表

杜漢字本清號平湖本蘇州崑山人先世以軍籍
占額延安後入寧塞漢以武勇奏功累官實授百戶
性醇謹事父孝奉繼母尤曲意承志處昆弟姻族藹
如也仲錦之子嘗竊騎其愛馬以去或告之漢曰杜
氏之馬杜氏乘之言者愧而退漢年七十無疾而終
後以子桐貴贈鎭將進榮祿大夫右都督

查瓘靖邊營先驍騎將軍秉鉊之子也美丰姿善騎
射從父任太原時會交城山寇竊發父帥師出擊賊
寡爲賊所困報至瓘不及甲冑單騎彎弓以出老卒
一人從之突至賊圍且馳且射格殺數十人遂潰圍
救父出父乃與瓘步從之賊復合乃邀瓘於絶
地父不能與瓘廣鳴號猶手刃數人力盡死之時年
十九也卒名茂成者亦與難妻袁氏年十八聞凶不
食死督撫以其事聞建坊旌表立祠

李應榆林人署吳堡知縣性孝友繼母弟青原愛之

如同胞青疾病夜卧不寐遍聚傾劑後青李病哭之失明視青之子如己子終世同居

栁茂榆林人居家孝友睦族好施遇戚里有喪必躬往辦視嘉靖八年歲大饑往葭州負米出市獲遺金百餘兩茂即坐守以俟日晡果一人號泣而至問之乃失金者茂即還之市上人咸其遮留具牟酒爲謝茂固辭自後子孫以詩書顯

李應元傳井人事親最孝有遺金者追求其主反之有司欲以孝義聞元固謝人尤歎服

王世祿字爾康戚之季子也襲父廕積功至遊擊歷廣西桂林副將不拜且以兄世欽抗節守城爲闖賊所殺遂遁跡山林每一念至輒痛哭累日平西王聞而賢之欲授之爵而志終不撓隱居終身時人重之

子一勳武舉

郭泰字仁度鎭靖人崇禎十五年舉人八歲就學過口成誦年十四補靖邊學生性沈毅善騎射放榜之夕同舍生以泰年少趣往閱及歸問之無所語有後至者曰郭君儁矣何勿言於是咸多其器量明年上公車會試改期且知流賊將入長安念父母亟歸而疾作遂卒子允升亦有文筆

舊志曰嘗攷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而下瑜以類懷焉蓋雖寒壎大非盡人之子第夫竹猶護母葵尚庇根而況於爲人乎今論其人核其行猶然曰聲朱蔦蓼艸欣荆之遺意焉

以上孝友

延綏鎭志卷之四

嘉興譚吉璁重脩

延綏鎮志卷之四　四之四

人物志 列女列傳 隱逸列傳 流寓列傳 仙釋列傳

漢

覃氏上郡鍾氏婦也歸未幾夫死年十八誓守無貳志數年間姑及伯叔相繼亡家貧無以葬覃晝夜紡績十年之間八喪悉舉爲州里所傳誦文帝聞之賜粟百石旌表其門

晉

漢王劉聰皇后劉氏者太保殷女也聰立爲皇后將爲起鷃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

宋

李氏青澗人顯忠族妹也顯忠南歸家屬悉遇害李氏有國色敵人欲私之不從乃縛手樹下命左右射其腨遂罵賊不已而死

孟氏延安人父戍永樂城夏人攻城陷之父死孟呼號徒步亟入城中伏父屍而慟遂絕夏人憐之并其父瘞焉

明

王淑妻時氏淑以綏德衛都指揮守備寧夏戰歿時聞赴自縊宣德九年旌表其從孫婦趙氏夫死亦自縊人稱一門雙節

榆林衛生員謝欽妻紀氏年十九生子纔三月欽赴鄉試不第卒於西安紀聞赴即爲同窆計翁姑覺之督家人嚴備姻戚中又日爲之開譬紀意乃沮後翁死事姑唐氏最孝深居閨門日事女工雖至親罕見言笑鄉黨師之巡撫周金奏聞旌表又　靖邊營千戶張鏞妻周氏夫亡年十九子潔方二歲周撫之成立至七十餘歲卒潔歷官指揮

榆林衛監生范瑄妻戴氏瑄亡時戴年二十七無子以死自矢姑張氏勸止之事翁姑惟謹且立嗣以繼守節五十餘年後與　謝欽妻紀氏同旌表焉又

榆林衛指揮姜正妻紀氏　李時妻岳氏　綏德衛指揮王堦妻申氏　榆林衛軍李春芳妻梁氏　綏德衛舍餘傅鎧妻王氏　常樂堡餘丁楊明妻高氏

榆林衛千戶楊汝楫妻張氏俱年二十七守節各以壽終

延安衛指揮陶秉忠妻趙氏年十九秉忠亡其父以
無子故屢勸易節趙抗志不從紡績自給壽七十卒
舊安邊餘丁張紀妻梁氏梁玉女也[illegible]十七紀死
即誓以身殉威屬防之甚密越三日竟自縊與夫合
葬撫院以狀聞表其里宅又 綏德衛指揮王敏妻
趙氏敏卒即縊死 綏德衛應襲高俊妻李氏俊卒
自經死
榆林衛餘丁趙鑾妻薛氏鑾卒薛欲以死殉姑嫜嚴
守之越宿薛忽解憂容若不殉然伺備稍弛自縊巡
撫張問行旌其門
延安衛沙繼勳妻常氏繼勳早亡常年二十餘刻木

於室事之如生垂四十年雅操不爽鄉人重之巡撫
楊守謙旌其門
千戶張秉元妻馬氏榆林人[illegible]飲毒藥從之
巡撫楊守謙捐俸葬焉旌其門曰貞烈
榆林衛武舉田畬妻史氏畬死無嗣史撫幼女守節
居喪泣血行道哀之家貧無倚藜藿亦不充也日惟
繐帷中晨夕酌水奠祭不徹且足不踰閫親屬周給
多卻而不納嘉靖中遭歲凶數日絕糧母子閉門待
斃巡撫張珩聞之月給米贍焉
指揮傅潛妻張氏榆林人潛戰死張守節三十餘年
巡撫何東序表其門

榆林衛應襲梅禎妻黃氏年二十禎卒黃矢志守節
時有豪右厚賂其翁翁許之黃力拒不克號呼四鄰
控於巡撫張鑑得以節終
綏德衛指揮陶輔妻郭氏見人物傳
綏德衛百戶佘林妻柝氏林於威武堡陣亡柝守節
四十年巡撫楊守謙題其門戶
李友梧妻陳氏榆林人年二十八生子榮方二歲友
梧卒家甚貧陳上奉姑嫜下撫孤兒竟能成立壽七
十二卒巡撫張珩表其門曰孝節流光又 榆林生
員王經妻劉氏 舍餘周潤妻張氏 監生劉大學
妻曹氏 舍餘崔天秩妻翟氏 高家堡舍餘鄭維

緒妻閻氏 常樂堡人楊穆妻孔氏 榆林衛千戶
楊潤妻白氏俱年二十八守節至七十餘歲又 總
兵紀世楹妾薛氏榆林人守節至七十餘歲終
榆林衛指揮吳秉懿妻李氏秉懿遘疾伏枕四載訣
曰吾以貧累爾今卒年少善事後人李泣下誓以死
秉懿卒即飲藥死家人救之乃甦自是謝絕膏沐不
與親戚往來茹櫱自苦每晨起焚香禮觀音祈作清
淨身以見夫於九泉聞者咸嘉其苦節
延安衛應襲張世功妻馬氏綏德州侍郎汝嶷女也
幼習女誡端恪自持年十九世功亡三日不勺飲且
治凶具親族勸之曰汝有孤甫一歲不自乳而從夫

僣亡如宗䄙何曷若撫遺而存祀也馬領之畢志守
窮歷八十餘歲卒院道旌其門
延安衛百戶王國正妻李氏僑居榆林二十九歲國
正歿哀泣幾絕水穀不入口者數日將死殉親隣審
防之因勸曰卒有幼子子在猶夫在也死何爲李遂
悟日勤女工撫幼子業儒列黌序且以醫名孝慈兩
著聲嗣子建德有傳
榆林軍楊守禮妻于氏年三十守禮卒勺水不下咽
悲號不絕聲至三日對弔客滂泣而絕撫院旌表其
門又 榆林衛指揮龔懋龍妻姜氏年三十夫死方
葬嘔血數升卒

延安衛指揮張絕妻許氏絕卒許無所出媵杜氏有
妊許免身應繼者爭立以其世職也許佯許之後杜
產得男許抱示於族黨伯叔兄弟其見志求長者名
之曰承壽聞於衛自是與媵殷勤保愛及長教以義
方後襲經職歷官協守宣府關總兵
綏德衛馬文熙妻胡氏熙亡守節旌表其門又 紀
文煨妻王氏煨亡守節天啓中旌表
總兵時源妻張氏米脂序班某女也母亡與父合葬
張自榆之米臨葬啓穴撫父母之柩而哭之七竅皆
出血死
綏德衛千戶王大瀛妻李氏年二十九大瀛歿遺八

子俱幼二猶在襁負家徒壁立茶苦鞠育或勸之再
適李正色叱之曰所不與夫君俱沒者爲遺孤多未
成人耳甚厭貧改節何面目見夫君於地下乃截髮
自誓守節益堅督撫院道咸旌其閭爲後八子以武
起家稱爲王氏八虎長曰威任總兵歷世貴顯李後
以壽終又 綏德衛千戶史琅妻高氏年二十九守
節至七十餘卒
榆林衛指揮謝戩繼妻唐氏戩先妻遺二子二女俱
幼唐恩養備至婚嫁以時後戩卒長婦紀次婦田俱
少寡俱唐守節者數十年巡撫張問行旌其門
太常丞紀世綵妻丁氏榆林人世綵卒丁無出有三

妾宋年二十五張年二十三孫年二十九各有子丁
躬親撫鞠恩義備至比長延師教之三妾亦同以節
稱閭門雍肅人無間言諸子相繼科第而孫氏之子
文燦尤有聲譽嘉靖中舉人孫年至八十餘卒 又
綏德衛應襲高墨妻于氏 百戶管邦妻李氏 波
羅堡應襲汪道妻沈氏夫死時俱年二十五撫孤守
節皆壽至七十餘歲卒
威武堡彭翀霄總兵官清之曾孫也妻曹氏年二十
霄亡曹撫孤守節年六十有七而卒子士弘亦以孝
稱
鎮靖堡杜脩秀妻畢氏年二十六而寡撫四歲孤子

歷凶荒守節至八十四卒
綏德衛左所千戶孫榮妻李氏榮卒子二騰十二歲
騰二歲家甚貧李荼苦備至撫二子成立騰襲榮職
歷薊鎮總兵官戰沒
王氏杞總兵世楹僕杞儒妾也儒亡王哭不哀家人
怪之其夕即儒柩縊以死又　總兵謝朝恩妾張氏
榆林人恩死自縊　寧府參將張鋭神木人正統時
扈從死於紅門兒贈光祿大夫妻張氏二十三歲守
節撫孤子堅仕至大同總兵官見前傳又　榆林衛
軍郭璁妻張氏璁調防薊鎮陣亡張守節四十年卒
歸德堡韋芳妻王氏百戶王翠女也適芳治家睦鄰
克盡婦道年甫二十生子世江芳亡王日夜號泣將
以身殉爲隣婦所覺救免因勸云汝自斃良得矣寧
不念此孤乎王悟乃止世江稍長家愈貧一日因焚
楮延燒屋舍蕩盡少焉火滅灰中燦然有光得鎔金
一塊隣里相賀曰烈火真金天以完節降祥也後世
江白衣從軍斬馘功多曾秩指揮又　榆林衛應襲
雒鎮妻文氏鎮亡文年二十六子二長[illegible]　性俱幼
文撫之成立官俱至參將後文以壽終
李承祖妻高氏榆林人父汝極副總兵協鎮薊門承
祖隨之官病死高遂自縊薊鎮巡按題請旌表
榆林衛應襲何承爵妻徐氏生員[illegible]和女也年十七

歸承爵三年承爵死徐有遺腹自誓死將[illegible]姑俱老
泣謂婦曰能不爲何氏延一脈耶[illegible]則[illegible]
葬則相從地下徐泣[illegible]雖已[illegible]生以徐乃備[illegible]
爲事翁撫孤之責鄉人稱爲何孝婦居數年翁姑相
繼亡孝婦荷土成墳足不出閫閾者三十餘年[illegible]
見弟至閫外與語子某成立襲職千戶巡撫李[illegible]
旌之
榆林衛生員賀鉉妻錢氏鉉死子克紹方四歲錢撫
孤守節後克紹中[illegible]十三舉人錢亦壽終
榆林衛千戶姬璁妻李氏璁母病臥榻者三載李事
之甚謹鄉人稱爲孝婦寡時初[illegible]大[illegible]遍[illegible]
亂死於敵李年二十九遺孤爵方二歲李撫之成立
守節至七十八歲而終
榆林衛舍餘馮[illegible]妻麻氏[illegible]死麻二十七歲遺二孤
皆幼族人屢欲奪其志麻持之益堅奉姑甚孝每以
詩書課二子嘉靖中長子將古領鄉薦而麻已先死
鄉人哀之又　總兵姜奭妻張氏榆林人奭亡張年
二十四子直方二歲　榆林衛應襲白豸妻馬氏豸
亡子振方三歲撫孤守節俱至四十餘卒
杜氏照特進杜漢之長女年十六歸[illegible]撫丁一元夫
妻相敬如賓久而無子杜爲置二妾服鄭一與已同
妾生二子而一元卒杜年二十八誓以死殉[illegible]桐及

榆林貢生任書任則東其妻黃氏昭勇將軍黃近
朱季女也則東病革氏年方二十問氏曰余殁汝守
乎字乎氏泣曰烈女不更二夫今上有双親下有幼
子妾存即君存代君仰事俯育君毋字禽獸之行吾
豈為哉逾三年氏夢夫至堂前告曰余聞汝數拒權貴
並不易心若者汝嘉氏曰君雖逝前日之言具在安
敢背之氏志甘守節奉养舅姑教訓子孫備歷艱苦
壽六十三而殁子輔世孫朝柱俱入泮學政　朱軾
學院　王謨有操同栢舟冰燈　題奏乾旌扁於雍正五
年奉
旨旌表門閭於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附

孔廟立祠以祀

昭勇將軍劉紹唐子劉昌魯之妻王氏原治陽縣訓
導王國勲之長女年二十五歲于歸昌魯昌魯病故
王氏年方二十六歲遺子文蕙一歲王氏孝姑撫子蕙
雍正五年入泮乾隆元年中式武舉王氏甘心艱苦
志同矢石壽至六十二歲而終於乾隆七年奉
旨旌表入廟建祠享祀

劉氏係驃騎將軍秦仲宣之子秦傑之妻
年十八歲嫡子傑為結髮妻甫一載傑病故有
遺腹子甫數月公翁姑恐其年少改節失養絕嗣
劉氏堅貞自矢撫子希游入泮成名孝事翁姑俱各
壽終一切喪葬獨力肩承殁後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
北人方之柳氏建祠享祀至今不替
榆林縣民人劉全忠之妻陳氏係民人陳世發之長
女年十七歲于歸全忠為結髮妻甫二載全忠病
故遺子二歲陳氏孝事孀姑撫子成立甘心守節
備歷艱苦有司聞於上旌表其門於乾隆七年奉
旨旌褒入廟建祠享祀

節婦何氏係榆林縣民人李務結髮妻生長子朝鳳甫
四歲次子朝聯一歲氏年二十五歲務病故甘貧守節孝事
孀姑備歷艱苦克盡婦道撫育遺子俱各成立有司
聞於上旌其閭奉
旨建祠享祀

榆林縣鎮川堡節婦朱氏係廩生申維埏之妻民人
朱慶吾之女也賦性溫恭秉心塞淵及笄之年于歸
申門彼時申係寒儒之家而朱氏相夫有道甘守淡
泊俾得銳志芸窓名登膠庠後其夫不祿遺朱氏年
甫二十一歲遺長子紈年四歲次子鑌年二歲更有
堂上孀姑殘老無依他人有志必懈而朱氏能勤女
紅克盡婦道奉姑壽逾七旬而終里人孰不欽而稱
之曰朱氏洵孝婦也至於二子暑年長世他日成就正
未可量若節如朱氏既以婦而代子堂上之孀姑奉
養必周復以母而兼師勝前之弱息教養必至自二
十一歲孀居以至八十六歲守節六十餘載孝慈兼

全即古之所稱完人者何多讓焉似此松筠成性匪
懸金閨月冷金石為心矣抔繡戶春寒因而知縣弁
為慶於乾隆八年已旗匾額曰霜髮冰心今蒙奏
旨依議加恩旌獎續附縣案以誌不朽
旨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旌表

靖邊堡節婦者張氏女也及笄適諸生柴芝蘭崇禎
二年歲大祲芝蘭偕長子璠負販於外行未及百里
遇盜張時年三十聞之絕而復甦即奔告兩兵者往
求其屍時卒飢餒甚無敢去者凡數日不得屍張乃
撫膺慟哭指季子國梁謂仲子國棟曰此一塊肉足
以祀柴氏矣吾與若往求屍即不得則死耳蓋國梁
方生三閱月也遂哀號匍匐百里果得夫及子屍於
荆棘中負之歸葬於城之西原矢志自守備艱勿以
自給年七十有八而卒子國棟靖邊學生
中軍劉永昌妻高氏榆林人永昌為流賊所執高氏
欲就死永昌止之高曰吾得畢命於君前幸矣遂先
永昌死
榆林衛指揮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楊氏初聞賊警舉家
謀自全衛楊曰時事至此婦道以潔身為正惟有死
耳未幾城被圍急楊泣謂姑曰賊入我必死但不能
終養而以幼子永亨永祥上累奈何及聞城破投井
死永祥順治十八年武進士任新安衛守備多將略
而百戶坤者性篤誠足智幹才初從平西王在西安
給散難民口糧招回婦女八百餘遂署柏林堡守備
非其好也退而隸名延鎮凡有興作必藉其彌濟今
城之宮觀樓閣橋道皆其所繕治人感德之
吳守忠妻楊氏榆林人也性淑慎尤勤婦職年四十

餘守忠[illegible]撫三子成立經紀生業有加於舊門以內
肅如也崇禎十六年榆林城守楊督諸子及孫年十
五以上者持操戈登陴躬者布糒甚力備粆糗以餉
守禦卒城將陷孫一鯤泣請曰賊旦夕不可支盍去
諸楊曰吾年八十餘苦不得死所耳若有急不以餘
年累汝也去將焉往城陷結束新衣投鄰井以死子
光先光朝光輝光先柏林堡守備光朝光輝皆贈文
林郎孫一鯤貢生宜興縣知縣曾孫大方衛學生大
任武舉一門百口三世同居

陳氏寧塞百戶陳孝言之女年十八適韓城諸生解
志忠未匝歲而志忠沒時陳氏有娠五月乃隱忍苟
活以卜男解令都司明貴是也事繼姑劉氏最孝明
貴王父成任山海副總兵姑以為遠宦也欲奪陳氏
志執節堅不從以死自誓忤姑意乃不擕之官舍陳
氏遂留寧塞供饋不至幾無生望卒撫孤明貴成立
順治十三年明貴以軍功歷陞都司僉書守荊西道
中軍官迎陳氏以養遂壽終於安陸十八年覃恩誥
封淑人明貴有文武材性慷慨尚氣節布衣蔬食與
士卒同甘苦得賢母之教也

殷氏清平堡人榆林學生張威妻年二十九喪夫遺
子三歲時遭兆旱恆紡績以供饘粥苦節五十餘年
以壽終且教子鵬翼為黌上士闔學公舉貞節撫院

旌之

崔國安妻米氏榆林人聞賊入城率婢同羣婦匿僻
巷茅舍中賊至見米色麗甘言慰諭欲污之米正色
危坐賊逼之米起大罵亂髮爪面碎首出血賊怒刃
之

榆林衛百戶王仲妻高氏仲死孀居一十三載訓其
子永安為諸生城破鑿衣辮手攜長婦某氏曰吾寡
居不面姻親中一男子者有年矣今而賊乎同長婦
入井中死數日賊去出之井高顏如生後三閱月合
殯夫壙開棺視之香聞數里臨葬者無不異焉

榆林衛生員劉伯新妻張氏城破攜二女俱入井死

威武堡管登魁妻傅氏城陷攜幼男投井死

吳伯裕妻王氏榆林人聞賊至以石自碎其首未絕
復投繯死

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榆林人賊破城時可徵入井潘
知夫必死乃自縊可徵井旁匿七日尚生賊去救之
出又　榆林道巡捕喬國雲妻劉氏城破時投井死

趙之珍妻馬氏榆林人家於焦家川賊營於莊前淫
掠馬自知不免潛匿古窯內竟饑寒死

山海總兵王世欽妻高氏榆林人城陷高即投井死
賊退出之顏如生

榆林衛指揮使王國禎妻太原王氏二十八歲國禎

以事任江南客死赴至餌枉[illegible]不欲生鄰嫗偕其母
抑譬再三後迎母與姑同居孝養不怠鄉里共推節
孝有子三世臣虎臣俍臣虎臣武舉
白有庫妻劉氏榆林人年二十四夫亡撫一子雲龍
苦節五十九年壽終撫道以撫孤完節旌其門
榆林衛百戶王受璽妻苗氏年二十八夫亡家貧無
子不嫁舍旁有一圃苗當種菜自給鉏灌之時喃誦
佛經兄子苗可進恆負薪水助之苗後趺坐而卒卒
前數日圃中菜卉皆開小花如青芙蓉一夕而落香
氣不散者經旬苗可進亦好義人也以功授戎車營
守備嘗李闖之亂遂隱商山不知所終

綏德衛正千戶沈浣參將沈一清子也妻賀氏參將賀維禎女也
賊破城賀託男大中於妾高氏從容就義投繯自經甑周各府王
廷諫有私揚千古日月爭光旌扁大中設教河東子弟從者甚衆
評曰歐陽公五代史載王凝妻李氏事以謂聞李氏之風可以愧
士之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其於馮道六臣之倫不幾嬉
笑而甚於怒詈者乎吾見漢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
粉但以姣媚希寵幸是舉朝之丈夫而皆爲婦人矣見之而色變
如哀絲者有幾人哉而況時至末世者乎末世而爲五代者乎彼
馮道者何誅焉　以上列女

明　折鼎獨神木堡人洪武初以人材辟召授河南按
察司僉事過中部喜曰橋山葬黃帝乘龍處安期羨門
之倫必往來其間可求而得也遂卜築於西山之邸
遁心遺名超然獨遠居人莫之知也一日縣徵夫及
之鼎獨曰往役義也會令訪廬巳縛東當受笞乃曰
君勿怒我河南僉事也令大驚禮而歸之自是旁近
方知其名云其故宅墓碑俱存
出宏少爲榆林諸生涉獵羣書究心理學家徒壁立
一介不苟阜薊時義以爲宋人云甲科者苟粗知辭
賦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眞不虛也而今之八股其
果之詞賦更甚矣使天下士子不知讀書行巳爲何
物可嘆也遂謝病去所著有玩理心聲及厩輿諸詠
[illegible]可進綏德衛人參將從義子從義早卒可進哀毀

骨立性恬逸不求仕進輕財好施嗜莊老諸書兼通
方藥求醫者不問貧富亟往診脈心解分劑病輒皆
瘳而不取其直也年未五十而沒
評曰明初人才最盛皆出徵辟若劉基宋濂方孝孺
者咸表見於天下矣而建文時處士楊士奇以徵至
爲名卒相荅是時以秀才徵者多或數千餘人即下
至稅戶遠而及夫交趾無不[illegible]之搜訪自後徵聘不
行而隱逸亦絕少皆法使然[illegible]抑運之爲也天順朝
遣行人齎璽聘江西處士吳與弼僅一見爲天下想
望風采乃顧問支離無一語[illegible]對惟以病請世咸以
虛聲竊譏焉予入冠不猶夫兆雕騰笑乎宣宗常歎

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告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均失之矣誠哉是言也

以上隱逸

漢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

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單于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

評曰浮槎事載博物志拾遺記集林中甚詳然未嘗屬之騫也而唐人之爲詩者往往以騫爲歌咏焉余於順治十三年客京師見楚中程念伊先生云舊治神木縣有神松者騫入西域時坐其下枕石而卧夢遊天河見織女贈以石歸及覺而猶在松石間也遂大神異之余因作神松行以送府谷令楊介璜都人咸以余爲好事余亦自以爲妄也及康熙九年余之官過神木見神松在縣東山之上蒼翠可愛則騫之夢未必無也又訊之長老云縣之南十餘里有張八兒洞爲騫流寓處豈騫從羌中歸與其婦之所棲歟騫鑿空而世之迂怪詭譎若窮河源者亦貿之騫以爲信夫史稱騫卒後天子遣從票侯趙破奴通大宛而漢使遂窮河源豈破奴亦往來於浚稽伺河中與騫行事相類歟或破奴爲九原人嘗曾僑寓其鄉故附著之爲傳聞與然當時之求使者皆稱博望侯天子疑其言外國亦由是信之而獨以余爲妄也歟與否歟

程啓朱字念伊黃岡人順治六年進士任神木縣知縣遷刑部郎中出爲衛輝府知府坐有政績去後見思。楊甫仁字介璜仁和人順治五年舉人任府谷縣知縣遷人驟治同知任府谷十餘年循思晉稱去之日吏民截鐙不得行所在遺愛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有兎馴擾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白天子敕之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元甚敬待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奏定六經文字後又數直言時事帝覽而嘆息

曹節於後竊覦之悉宣語左右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衞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會赦得還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銜之密告邕怨謗朝廷邕慮不免

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中平元年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怒叱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

許曰昔人謂蔡邕無子而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之嗣子歟然中郎亡後孔北海見虎賁士貌類於蔡每酒後引與共坐曰得其似而可矣又何必求其後哉蓋司馬相如揚雄及邕諸傳皆盛稱其文章而不云無後其所以痛惜之者深矣

唐

羅虬餘杭人詞藻富贍與其族人隱鄴齊名將號三羅從鄜州李孝恭幕中寓雕陰時有杜紅兒者善歌常爲副使者屬意副使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贈之以繒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起詰旦手刃之既而追其冤作絶句詩百篇借古人以比其艷盛行於世

宋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

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轉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延之元初不識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裂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乃蘇元每夜遊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笞之乃逃詣元昊將行過項羽廟竭囊沽酒對羽像酬酒極飲又歌秦皇[illegible]劉項起吞幷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於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

元從大駕至此人始知元在兵中矣
吳昊華州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
縱橫材嘗與張元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
意張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
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又鸚鵡詩卒章曰好
著金籠取莫教飛去別人家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
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
躇未用間巳走西夏張吳既至夏國倚爲謀主連兵
十餘年四方爲之疲弊元昊改名曩霄以二人同名
故也又姚嗣宗者亦關中人與張吳相友善題詩崆
峒山寺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
山叟渾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
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大開雙白眼只
見一青天之句後不知所之

評曰昔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略細故如孫
威敏滕達道皆自謫籍中未牽復者人或疑之公曰
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
材不幸陷於吏議潔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
矣故公所舉用各得賢能之士何於張吳二人而失
之哉洪邁有云賈李在翟王猛留秦是忌壯士以資
敵國矣其論雖過乎然韓范亦溺於是矣

按宋史夏國傳不載張元事惟陳希亮傳云或言
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於房
希亮密奏得釋又熊子復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
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以
反間之却用此源字然則聞見近錄清夜錄集實
紀所書者非誣也

明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嘉靖七年由
戍所起用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陝
西三邊軍務會吐蕃侵擾甘肅瓊督兵擊敗之捷聞
加太保後撫定番寇又置下馬關門接修邊墻起甜

水堡至蘭州八百餘里邊人至今稱便初瓊謫戍榆
林楊廷和至之時張桂用事欲傾彭澤擬及廷和乃
上言㕘密不靖禍起於經略彭澤甘肅巡撫陳九疇
乞亟用瓊以寧西鄙帝從之遂有是命益澤爲楊之
黨也瓊至劾去之後召還改吏部尚書
胡偉字質夫山東臨清州舉人知州嘉靖初謫榆工
於詩賦士林重之
評曰延綏之流寓者寥寥彊半皆謫戍亡命益以虺
近西陲去王畿三千五百里而爲沆也夫蠻煙瘴水
尚無滄海可尋白帝夜郎猶有青山是邇當之者[illegible]
亦嘗牢愁有一日不能安其地巳而况於斯哉

以上流寓

唐

豐州有烽子者永泰初暮出爲党項掠去與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配馬數百蹄與之牧經半載馬蕃息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憐之夜名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閑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驟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至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惟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如願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鎖骨菩薩者延州婦人也白皙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狎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番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鎖骨菩薩不信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評曰余於延安道中之清化水濱憩白楊下作爨適有父老從田間來因訪以闖賊時事云延安府城崇禎癸未冬仲賊兵據之設有僞將張某爲河南人甲申五月張某叛去闖賊立遣小將子帥兵萬餘圍城至則索故所愛妓妙玉兒出告之故將屠之妙玉兒泣以請不聽因盡出其所贈繡鞋金璫遂髮囚首以死請迺得釋遂止坐罪於張某不然無噍類矣嗟乎若妙玉兒者豈以淫縱女子而忽之哉志叙小者可以傳矣

宋

白雲片鶴金明人爲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宋宣和初遊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後鼎紹興五年爲相

明

逍遙子嘉靖二十年間自東來揄斗頭赤脚隆冬不寒即大雪端坐於地竟夕不移汗猶津津出人愧之不食則食雖不餽累日亦無所需也人叩之惟頷之不語居揄三月去計日午出城而未刻已有人在二百里外遇之後竟莫知所終

王輔榆林人應襲千戶讓與其弟經修煉形氣嘗遊[illegible]
武當山深谷中習靜年八十餘步履輕捷若飛弟經
往迎之歸榆林年餘一日謂經云我於某日還山乃
遍辭姻知至日端坐而化有人自米脂來者遇輔道
上且囑云歸報余弟比至其家死已一日矣傳爲尸
解云

淸中和尚壽寧寺禪僧也性慧博學時引藏乘語擬
議六經多有合者詩翰亦奇警縉紳先生聞而禮之
三年前自言嘉靖庚戌歲冬當休屆期坐化

舉和尚波羅堡接引寺住持釋子也日以禪誦爲事
於萬曆年間坐化是日有人在靖邊遇葦隻履西行

甚急今於堡西南建塔俗呼新寺灣

一炁眞人字幼朔號海倜子不知何許人聽其言類
江右人貌甚古髮雖蒼而顏才如童子衆稱二百餘
歲能爲詩善艸書凡有餽者一無所受而性好施莫
知所自來也常攜家數十人及行李甚重往來大江
南北數更姓名人不能測萬曆四十六年春副使康
性學許汝魁鎭將杜文煥敦請邀致授以服氣煉神
存眞知命之道云能修此則可證隆砂八百之數矣
於指光中見未來事後一旦飄然去

烏思大師由西竺來自言常受菩薩戒於烏思藏向
行三人皆類有道者欲往淸涼山尋文殊[illegible]

城西之西方境誦經持咒晝夜不輟惟日中一食而
已後遂如五臺預期日而圓寂焉

國朝

性耀字洞然榆林人薊鎭總兵官吳國俊之弟少小
厭薄紛華及長欲爲之娶不顧即剪落爲僧住十方
院諦誦經論有深觀流賊之亂杖錫南去掛錫於嵩
山龍潭寺河南尊事之稱龍潭和尚於康熙六年化
去

評曰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爲研抱山山
左有水曰河泥津古雞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
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流焉其地名

曰板升杜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
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撒藏中塑大
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
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爲
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蓮莖長可五寸許製甚
巧有機捩之開便成蓮的上坐一三首佛而花瓣中
亦各有一佛卧焉楹之西爲馬頭佛一佛坐以俟馬
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獰惡當面飛來
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
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
竹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

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墉下左刀矛右旛幢少北皆虛置柱黃金塗梁闌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流蘇玲瓏珍珠燦爛焉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度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也闢窗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盼即大喇嘛蛻骨處其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啓一門而東西與北皆有配殿也殿中供者名瓦窯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豈即古之白龍堆歟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

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盂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最可異者以人脛骨作管銀筩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淸角焉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人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爲獲福矣復用柏樹一枝蘸五色小旗弁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於柏樹之傍其護或以金銀爲之任其朽而人不敢犯也時或旱澇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一磁鉢水禱於山以口噀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噀之雨即分雲而平澇則左手指間揷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瓶水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即愈或其人中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顫自呼伏曰某鬼爲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爲之其數亦一百八云若王以下或有過惡喇嘛即先覺拒之不相見必俟其懺悔而後面焉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湩牛羊耳今中外一統三陲宴然無纖塵之警者

帝之力與佛之教也大矣哉

以上仙釋

延綏鎮志卷之四　　嘉興譚吉璁重脩

選舉志

榆林衛學

文科

明成化四年李旦(十七年進士 工部主事) 十三年紀溫(太僕寺少卿) 十四年紀濂(知縣) 正德十四年劉倫 嘉靖元年何成(十一年進士) 楊松(宛平知縣) 四年劉九容(十一年進士 按察司副使) 十年高謙 十三年趙克紹 紀文焌(溫之孫) 十九年謝承芳 孫昺(南京戶部郎中) 紀鳳鳴(二十九年進士 長蘆運使) 二十二年張汝立 紀文煒(溫之孫 御史) 郭堅(教諭) 三十一年崔鏞(三十一年進士 巡撫山西) 三十七年馬希龍(通判) 四十年侯職 馮時吉(教諭) 四十三年李登(隆慶五年進士 巴州知州) 白棟(隆慶五年進士 大理寺右少卿) 隆慶四年王道 萬曆元年栢烺(知州) 十六年汪汝淮 二十五年何龍圖(解元) 三十七年姜紹農 四十年曹時新 天啓元年魯光國 張雲鵬(順天中式 戶部分司) 崇禎三年向慧元(七年進士 按察司僉事)

國朝

貢

明成化時一人李震(知縣) 弘治時九人高翀之 劉玨(戶部主事) 李逵(知縣) 韓鑾 周璽 王銳 潘琦(知州) 王鎰 石聰 正德時九人王紀 李迦 高智(忠州判官) 高晟(青州府同知) 賀質 王珊 趙信 韓瑀 嘉靖時三十八人楊瀾(知縣) 龍鳳(大同府通判) 趙理(忠州判官) 趙璋(主簿) 武鎰(判官) 李瀾(代府紀善) 王東周(判官) 劉九思(順慶府經歷) 劉文舉(稷山知縣) 杜滿 馬昂(四川合州吏目) 汪江(保安教諭) 周銳 范三錫 楊亨(汾西知縣) 高大榮 慕義(葭州訓導) 劉大學 趙玥 馬驥(河曲訓導) 張佐 宋鳳 高經(訓導) 郭世資(解州訓導) 周紹(寧武訓導) 高堂(訓導) 王琥(教諭) 陳鑄(山海教諭) 丁綸(訓導) 張允璧(代州訓導) 梁紀(定州訓導) 常泰 孟綸 高弟 姬國運(教授) 崔天叙(縣丞) 王聘(孝義教諭) 孫時誼(河州學正) 隆慶時七人王明(莊浪衛教授) 石璟(主簿) 栢炳(學正) 楊忠(教諭) 李茂林(南昌府經歷) 王濟(教諭) 王秉仁(宜川訓導) 萬曆時五十一人張尚德(教諭) 李宗堯(訓導) 蘇宗軾(訓導) 龍化(訓導) 紀紹基 張世倫(訓導) 李楹(訓導) 馮文瀾(元氏縣丞) 趙汝弼(主簿) 白守愚 劉可言 王賓(知縣) 趙英(韓府教授) 劉可竣 王所 馬應化(訓導) 胡濟(經歷) 王化行(教授) 艾月(順天訓導) 王三省(教諭) 崔巍(韓府教授) 崔養大 馬應麟 景象(訓導) 范汝山(平利訓導) 李士俊 栢世櫍(選貢) 楊明 袁世廉(教諭) 王問臣(教諭) 謝盛世 馬負圖 趙綸(內丘訓導) 王宜賢(訓導) 郭璉(訓導) 慕明道(教授) 栢汝楠(學正) 李廷桂(鄜州學正) 栢賓桂(教諭) 岳夌雲 郭巍然 米豐成(教諭) 李華先 劉光祚 王大宏 魚騰蛟(判官) 姜顯允 龍希契 陶承緒 丘宗華 彭卿(州判) 天啓時八人張雲鵬(元年順天中式) 李天承 趙世恩 劉永登 崔養直 高雲翰 杜華春 馬成捷 崇禎時二十八人劉國鎰

曹宗周(洗馬主簿) 李國俊(主簿典史) 張秉耀(學教典史) 楊捷(沅水縣丞) 張耀(巡檢) 羅家美(真定府運所大使) 許愁猷 賀秀 郭四奇 白弘祚 李茂隆

靖邊所學

文科

明崇禎三年宗洪議(解州知州) 十五年郭泰

國朝

貢

明萬曆時二十一人龐應熊(歸德府同知) 劉汝靖(潞州通判) 張繼芳(青州府通判) 俞方策(大興知縣) 宗孔(忻州知州) 張泰運(平定州知州) 趙立(同州訓導) 梁文煒(大同府同知) 李養捷(太原府經歷) 張承謙(沁州同知) 尹六合(壺上知縣) 羅四科(真定府通判)

牛成龍(知縣) 王建忠(無錫縣丞) 張鳳翔(汾州同知) 劉蘭(武昌府經歷) 齊以禮 楊墀(知縣) 溫學詩(縣丞) 高九策(縣丞) 郤宗周(永平通判) 李汝松(縣丞) 李應元(西安訓導) 天啓時三人張弘德(縣丞) 張堯卿(河南知縣) 龐胤昌 崇禎時五人張文映 趙文[illegible]錫袞 張國祥 盧建忠(副使) 沈躍龍

國朝

順治二年劉桂芳(鳳翔教諭) 五年徐洪功(判官) 九年梁維[illegible] 十一年張[illegible] 十二年梁國鼎 十三年李[illegible] 十六年蔣捷 十八年張大禮 康熙元年李一鵬 三年高潛 八年張應[illegible] 十年宗元珣 十一年梁舩

許曰自有明以來矜流品者動曰科目問其目又然不知其故甚矣世之學古者少也夫明之取士也科則有矣曰則無也何也先王知天下之人才甚難而求之亦不易故兩漢以及唐宋皆爲之科而別其目或四科或二科或以學究或以童子或以九經三史明法字算名其科務使天下之一才一藝舉得而入其目而登以科升之故曰賢能服休服采各得其職而朝無廢事野無遺賢抑至於有明盡舉兩漢以來之法廢之而止設進士一科試以八股之文章且授之官以係觀其能否若夫德行才能則槩乎未之聞也嗟乎天下大矣人才難矣而齗以一科盡之是猶入山擇者張一目之羅而欲致逸羣之獸也不亦謬乎故予於是志也去目而存科以正其失雖然有明初盛之時人才輩出則不盡然也是其世之衰乎

榆林衛學

武科

明傅津（遊擊） 王劾（總兵） 張四維 張四教（參將） 王國武（參將） 劉
霈（副總兵） 張一正（守備） 王輗（副總兵） 楊劉鏡（守備） 李志韓（游擊） 李芳（副總兵）
李汝櫃（副總兵） 劉芸（都司） 楊時亨（守備） 王國翰（山西掌印都司） 李春芳（都司）
李可進（守備） 李汝梓（游擊） 徐紹祖（守備） 張劾（參將） 王鏊（守備） 高秉
鈞（遊擊） 高繼先（守備） 高繼光（遊擊） 魏鎰（遊擊） 張元輔（守備） 張元亨
（遊擊）詹嘉猷 毘北鑰（守備） 張祿（遊擊都司） 高洪（參將） 白彥中（副總兵） 馮
李恩（守備） 傅桓（副總兵） 卜天兆（參將） 梁富國（參將） 李傳詔（游擊） 李光
祖（千戶） 姜顯祚（總兵） 王宗道（遊擊） 姜霆（守備） 白懋璘（守備） 盛以彰
（守備）張魁武 王仲（守備） 李曉（遊擊） 李承憲（參將） 高秋（守備） 鄭大

寵 李希泌（都司） 蕭夢龍 周至德（守備） 王宣（副總兵） 楊世威
允世功 郭天吉 王遷 李舜輔 賀倫 張一
輪 馬錦 白善樂 成功 邢寬 劉重光 張
應科 党成恩（崇禎十六年進士江南泰州守備）

國朝

順治二年高魁（三年進士明析衛守備） 白璽節 張弘圖 方震乾
（三年進士河南宣武衛）葉芳春（三年進士河南守備） 五年賀大成（千總） 鍾名鑑（五年進士南寧守備） 党承
恩（守備） 八年孫日乾（守備） 倪金湯 薛世卿（十五年進士徐州守備）
張衍珍（九年進士守備） 十一年孫寬 杜璽臘（十七年進士） 十四年張
福壽（守備） 張增壽 十七年樊弘基（十八年進士徐州守備） 楊永祥（十八年進士）
（守備） 康熙二年賀大用 高孟選 王允相 丘

維華 秦仲宣 王弘英 馬駿聲（九年進士） 紀大瀧 李
青 郭金湯 五年樊弘襄 王鑑 李文彬 栩
生芳 高駿聲 邢德 陳維新（九年進士） 高光斗（六年進士） 凤
年俱日吉 吳大任 康民生 王坦（九年進士） 張炳（九年進士） 李
永茂（九年進士） 王虎臣 十一年孟士英 李見龍 張如
湲 郝士俊 劉紹周 杜名義 王一勳 胡膺
傑 邢啓明

靖邊所學

武科

國朝

康熙二年黃振聲 五年党溢加 蔣特生 杜肇

升（六年進士） 十一年常茂勳 楊成棟 吳承周

武官

明陳輝 戴欽（綏德人） 李輔（綏德人） 趙岢（榆林人） 程九思 傅津（綏德人）
杜桐 趙夢麟 王威（綏德人山西副將） 尤繼先 鄧鳳 張承
胤（以上十保寧參將） 官秉忠 杜文煥 吳自勉 王定（以上延綏總兵官） 岳
嵩（寧夏人） 陸江 李鮮 安國（綏德人） 姜漢 杭雄（綏德人） 郭鋐
王隆 趙瑛 謝朝恩 牛秉忠 張維忠 杜弘
域 孫顯祖 官撫民 侯世祿（以上保寧參將寧夏總兵官） 侯勳
梁震 徐仁（綏德人） 曹世忠（綏德人） 郭江 張臣 李貞（保寧副總兵） 張
剛（堅子） 蕭如薰 王邦佐 劉國鋤 王撫民（以上固原總兵） 彭

淸綏德人姜瑄　白允中鄜州人陳銳綏德人栁紹宗　梁輔　栁
湧以上皆總兵官時源　王助　曾綱綏德人張鳳　彭傑鄜州人岳懋
戰歿陳鳳綏德人戰歿副總兵張堅　姜應熊　王樸以上大同總兵官神英　傅
鐸綏德人王効　白爵綏德人姜顯祚綏德人李卑初任神木白邦政　張
全昌初任鎭靖參將以上宣府總兵官卜雲　孫臏　李世忠綏德人以上薊鎭總兵官李杲
綏德人時陳鄜州人蕭漢延安人李琦　王保　杜松　王國棟綏德人
李榮　王楠　賀世顯安塞人白廣恩安邊人以上遼東總兵官王繼　姜
瑄俱保定總兵官王杲初任清澗王承勳俱浦口總兵官王世國柳溝總兵官白愼
修延安人保寧參將歷孤山副將王世仁俱昌平總兵官王世欽鎭靖參將歷孤山副將侯拱極
俱山海總兵官張胤昌寧武總兵官張天禮柳樹澗人三屯營總兵姜弼初任左營蕭如蘭
漢中子左輔初任洛陽姜輔　高策　石尙文鎭靖參將歷孤山副將和應薦

姜顯宗　文應奎　賀世賢　王瑄　李國樑　尤
世祿　李先漢　李世春　王洪初任入衛左光先　尤弘
勳　尤捷　王世錫　劉光祚　王學書孤山副將李自春
尤世功　侯世勳　尤世威　虎大威　猛如虎以上副總兵官
兪方略延安人戴延春　姜顯謨　戴燦　李釗
賀永寧　王戎以上孤山副將張淶延安人任宣府王璣綏德人任洮岷王爵璣子任平寧
楊爾干綏德人任大同李如楨綏德人任副總李芳東子見武科任洮岷副總兵戰歿陳守
振任洮岷李如梗任京州傅桓任洮岷王國翰任定邊許登瀛任甘州劉昌祚
任眞定以上俱副總兵魯聰綏德人李希靖　倪英　楊栗延安人劉滋綏德人
劉斌全　姜直　李紹祖　王學詩　馮友才　高
崇謙　李光榮　李崇榮　李榮　蕭倬延安人李成先

賀永寧綏德人高景完　常懷德綏德人杜希茂以上俱靖邊參將臧士勳
田汝經延安人張剛　王通　龔成　郭有光　李承祖
王學禮　王憲文神木人高繼光　李滿倉　高秋　閻
輔延安人王時禎以上俱保寧參將賀桂任西寧李勳吳子任神木卜相任西寧許聰任寧夏
李珍任寧夏孫朝棟任中衛戴春任伏州張夢登任中衛李朝棟任固原白尙
朵任右門參沈一淸任紅德城何堂任靖邊史啓任宣府于世相任恩州丁朝任平羅
高尙志任孟參閻邦　尤月　王延政任永寧李栄任定邊侯勳任延綏
袁登任黃甫川郭有光任靖平李茂先任左營李蕾任保固郭有中任前營李時
棟任大同李隆任雄州李杰任復州李棟任鳳和孟一陽任西寧劉文華任大同吳
世登任遼陽劉國顯同上吳世爵任復州崔張名任花馬池崔養志任右營崔
世榮任前營李國材防子任神機營高捷任大同王武卿任黃州許世岱任大同馮

守乾任神木李秉德任河州李騰霄德子任洛陽崔崇胤名子任左營栁國鎭
任徽州以古北參將張維豆任大寧李時榮任延劉丙一任靖邊李一彩任淸水藺
金任新平李國樞蕃子任延綏汪汝漢任淸遠戴守仁任雙山李鳴鳳任波羅孫
承祖任神木馮承恩任延綏鄧茂林鳳子任大同韋世江任宜府馮洪乾子任階岷
馮淮乾次子任懷遠趙承勳任宣府崇禎四年寨古人寇帥兵出戰於十里墩陣亡贈驃騎將軍以上俱守備榆林人

國朝

張大祿蘇松提督加二等精奇尼哈番胡亮三等阿思哈哈番左勷四川提督掛征蠻將軍印張天福提督江南
四川漢羌掛印一等阿思哈哈番加一級內大臣都統賀胤昌　胡茂禎左都督總兵提督湖廣一等阿思哈哈番
栗養志廣東潮州總兵世襲阿思哈哈番劉永亨宣府總兵劉友元湖廣總兵黃應傑廣東雷州總兵
高第提督河南總兵賜蟒玉楊一魁湖廣衡州總兵董學禮湖廣總兵左都督尼哈番加一級劉
忠湖廣總兵李遇春河南南口總兵石國璽湖廣總兵三等阿達哈哈番張鵬程貴州安順總兵

官世襲二等阿思哈哈番 郭虎（廣德州總兵收復兩廣浙征湖廣西山代管甘鎮事世襲一等阿思哈哈番） 郭弘魏 馬士秀（綏德人浙江台州總兵左都督） 劉芳名（寧夏人寧夏總兵） 劉芳標（芳名弟江南總兵） 趙良棟 高啓隆（以上俱總兵官） 郝爾德（任湖廣九溪） 封雄（任廣東廣州） 曹志（任廣東惠州） 王啓勳（任貴州） 張思達 孫喜策（任湖廣常德） 陳福 徐自貴（任蘇松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 孫加印 王雄 石玉貴（任鎮遠都督同知） 白成功（任雲南右營） 党世昌（任龍泉副將以上俱副將） 趙亮 趙舜雲 趙虎臣 高國勳 楊鳴鳳 李翀雲（任寧夏中營） 王魁 董瑞麟 劉之英 龍將 張成榮 李化龍 張鍵 劉國珍 高功 李汝能 李應先 李國棟 梁起雲

牛朝宰 李承印（中營） 喬京 李自友 郝陞（右營） 韓可桂（中營） 張光然 薛九成 張光先 方震乾 趙國鼎 來勇 楊文英 陳國柱 王相（右營） 戴光弼 栁生甲 張汝義 李國鑑 孫世堯 王自新 郭必昌 高[illegible] 尤國英 [illegible]成名（右營） 薛世卿 朱之棟 孫虎 馮寧世 賀友貴 南國威 郭秉金 崔基 平雲艾（中營） 劉光宸 高保武 梅豹 陳近龍 王國勳 張世雄 王英 [illegible]明 高[illegible] 劉成龍 李毓龍 傅金 閻雄 馬光前 戴九錫

評曰榆中大抵皆世祿之家當時甲第連雲三條四達之衢挾彈鳴騶調箏擊筑者比比即榆溪之濱大木千章與長城相蔽虧何其盛也自崇禎末歲大饑人齧其皮且盡闖既槁死更遭李賊之亂向之甲第蕩然灰燼即間有存者亦圮壞而成墟矣余于康熙十年夏疏理城中水道從故老而問之曰此某太師之宅也此某總兵之園也問其後曰亡矣噫乎明之承平既久首功復最重凡世祿之家破賊文書悉以一爲十時時斬降丁流丐以充數兵部中又以賄進非崇其官階即錄其子弟故其子弟未勝衣而已爲將軍徧官矣及其長也即以副參遊署事率一二歲而居然總兵矣故榆之人習見其官之易也凡爲總兵者皆名斥而輩視之惟鎮守延綏者爲真非真也畏其威也而人心可知矣故明之末幾同黃巢之禍求一大帥如高駢劉巨容之輩而亦不可得者其以此也與及師既喪矣國既滅矣而彼之富貴亦與喬木同盡傷已雖然榆之槁尚有萌焉者今人既亡矣且又火其居瀦其宮子孫復隨之而滅絕焉人心如此天道復然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紀事志

周

襄王三年王子帶以翟入寇　十五年王命翟師以伐鄭取櫟以翟女隗氏爲后　十六年王絀翟后翟入周王出居于鄭　十七年晉文公納王攘戎翟居於西河圁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晉灼曰圁音銀二合作圁即今銀州銀水是也〕　二十五年翟伐晉及箕八月晉人敗敵於箕郤缺獲白翟子

顯王八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四十一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築長城　四十六年秦惠文君遊至北河〔正義曰靈夏州之黃河也〕

赧王九年趙武靈王西略胡地至榆中　十五年趙攻中山地至雲中九原　十六年趙武靈王傳國子何自號主父詐爲使者從雲中九原入秦　十九年趙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　二十八年秦昭襄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　四十三年秦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滅其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

秦

莊襄王四年子政立北收上郡以東

始皇帝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即綏州〕　十九年秦王之邯鄲還從太原上郡歸　二十六年王稱始皇帝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上郡其一也〕　三十二年巡北邊歸自上郡遣將軍蒙恬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初置榆中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徙謫實之　三十五年除道自九原抵雲陽使長子扶蘇北監蒙恬上郡軍　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

漢

高祖元年正月項羽立董翳爲翟王都高奴八月遣諸將略定上郡　二年東略地翟王翳降置上郡

三年冒頓單于置左右賢王右王居直上郡以西接氐羌　七年白土曼丘臣立故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至平城

文帝前三年五月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遣丞相

灌嬰擊走出塞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前十四年冬老上單于大入邊爲寇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後六年冬軍臣單于三萬人入上郡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等爲將軍屯軍備之

景帝後二年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　中六年六月軍臣單于入上郡取苑馬殺吏卒

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李息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四年夏伊穉斜單于三萬騎入上郡　元狩三年秋徙貧民七十餘萬口充朔方新秦中　渾邪王降詔減上郡戍卒半　五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召祠之甘泉　元鼎五年冬十

月烏維單于入五原殺太守帝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　二年夏帝自泰山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　太初元年趙破奴擊樓蘭有功封浞野侯（破奴五原人也）　太初元年夏五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　三年夏四月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列城至盧朐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　秋匈奴黎湖單于壞光祿諸亭障　天漢元年秋發謫戍屯五原　四年正月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征和二年九月狐鹿姑單于入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正月狐鹿姑單于入五原殺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擊之

昭帝元鳳二年壺衍鞮單于以九千騎屯受降城

宣帝本始二年遣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出五原救烏孫　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上郡騎士詣金城

甘露二年十二月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請朝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呼韓邪單于上書告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八月上郡屬國歸義降人萬餘叛出塞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

光武帝建武二年十一月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帝據上郡登將樂元殺登以其衆降　五年十二月盧芳稱帝於九原　十三年二月盧芳自五原亡出塞　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吏人置河東　二十四年正月薁鞬日逐王比爲八部大人共立爲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冬十月比自立爲單于（于是始分南北單于）　二十五年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六年秋南單于復遣子入侍以初徙河東吏人歸本郡南單于以當于骨都侯屯五原

明帝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單于寇五原　七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以吳常爲之屯五原曼柏（在勝州銀城縣）　八年十月聚郡國死罪繫囚詣度遼營　九年三月詔郡國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

章帝建初八年夏六月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欵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詔設官邸與北單于合市南單于出上郡遮略驅還入塞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上郡龜茲縣有屬國都尉其秩二千石哀帝省併大鴻臚今復置之）

安帝永初二年十一月滇零等稱帝于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羌寇鈔三輔　三年秋九月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

都侯寇五原十一月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
慬等討之　四年詔以三輔比遭寇亂粟上郡貧民
各有差　五年春先零羌寇河東殺太守移上郡徙
衙以避之（衙白水縣北衙）　延光元年七月虔人羌攻穀羅城
度遼將軍耿夔擊破之
順帝永建元年詔安定北地上郡隴西金城常儲穀
粟令周數年（從虞詡議也）　九月復上郡歸舊土　五年十月
詔減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戍上郡　永和五年四
月南匈奴句龍大人叛圍美稷九月徙上郡居夏陽
朔方居五原　句龍吾斯等寇上郡
桓帝延熹三年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四年六月
零吾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共寇幷凉及三輔中
郎將皇甫規擊破之
靈帝光和六年秋五原山岸崩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魏王
操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至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
晉
武帝泰始元年塞外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
化使居河西故宜陽城（[illegible]）　七年正月右賢王
劉猛叛出塞屯孔邪城遣使侯何楨討之　八年何
楨屢破劉猛左部帥李恪殺猛以降　咸寧五年左
部帥劉豹卒以劉淵代之
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北翟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據
上郡　永寧元年六月齊王冏辟新興劉殷爲軍諮
祭酒　永興元年八月劉淵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
漢改元元熙　二年（漢元熙二年）　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
單徵王彌石勒等降于漢
愍帝建興三年（漢建元元年）　劉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奔允
吾
明帝太寧三年（趙光初八年）　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于趙石
勒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與趙中山王岳戰敗
死
康帝建元二年（後趙建武十年）　四月凉州將張瓘敗趙將王擢
于三交城（三交城在綏州東北七十五里）
穆帝升平元年（秦永興元年）　九月張平據有新興鴈門太原
上黨上郡十月平寇略秦境秦以晉公柳都督幷冀
州諸軍事加幷州牧鎭蒲阪以禦之　二年秦王堅
自討張平平降
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後秦皇初二年）　正月[illegible]薛勃叛奔嶺北
上郡貳川雜部皆響應後秦王[illegible]
安帝義熙三年（後秦弘始九年）　六月侍節安北將軍五原公劉
勃勃稱天王大單于建元龍升國號大夏　九年（夏鳳翔元年）
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築統萬城改姓曰赫連氏
北魏

昭成帝建國二十五年帝南巡君子津

太祖登國六年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垤川於棝楊塞北樹碑記功冬十月北征蠕蠕縕紇提降　九年三月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　十月縕紇提子曷多汗叛去長孫肥追至上郡跋那山斬之　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

太宗永興五年六月西幸五原校獵於骨羅山獲獸十萬　泰常四年十二月西巡至于黃河從君子津　五年秋七月西至五原　八年二月築長城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置戍衛

世祖始光三年六月幸五原田于陰山十月帝西巡伐赫連昌幸雲中臨君子津十一月帝率輕騎襲赫連昌徙萬餘家而還　四年詔執金吾桓貸作橋於君子津六月大破赫連昌西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　神䴥二年十一月徙蠕蠕降人置五原　大延四年五月帝幸五原征蠕蠕　五年七月帝至上郡屬國城

高祖延興二年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

文帝大統七年三月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反大都督于謹討平之　十四年五月太師宇文泰奉太子巡撫西境歷北長城東趨五原

恭帝元年五月柔然乙旃達官寇廣武（五代志延安郡豐林縣後魏置廣武縣）

周

明帝武成元年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種人附于齊柱國豆盧寧與延州刺史高琳擊之

武帝保定元年丹州綏州銀州部內與蒲川賊同反以達奚震辛威討平之　四年以王士良為延州刺史　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等反延州刺史于寔討平之　延州總管宇文盛城銀州　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

天元帝大象元年以王慶為延州總管

隋

文帝開皇二年十二月突厥縱兵入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　三年三月城榆關　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　十九年冬十月突厥染干尚宗女安義公主患雍虞閭抄略請徙五原從之

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幸榆林郡啓民可汗來朝七月啓民可汗上表請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八月車駕發榆林帝幸啓民帳宴賜極厚　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自榆谷東築長城（[illegible]）　十年五月延安

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以左驍衛大將軍
突厥通爲關內捕討大使擊斬之　十二年十月辛
楡林

恭帝義寧元年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延安等郡稱
帝國號梁改元永隆五月郭子和據楡林自稱永樂
王改元丑平八月延安上郡雕陰降于唐十月楡林
諸郡降于唐　二年三月五原通守張長遜以五原
等郡降唐即以爲五原太守

唐

高祖武德元年六月郭子和遣使來降八月梁師都
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　二年置綏州總
管府管雲銀興等十一州[illegible]　六年六月梁
師都以突厥寇延州[illegible]　八月突厥寇眞
州　七年八月突厥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頡
利突利二可汗請和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illegible]　四年
四月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爲豐州都督　秋延州
大雨雹　十九年十二月薛延陀多彌可汗入寇發
勝夏銀綏等十州兵擊之

高宗永徽二年綏延等州霜殺稼　調露二年夏豐
州河清　永淳元年勝州有兔千萬食苗盡兔亦即
滅　弘道元年四月綏州步落稽白鐵余作亂據城

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進攻綏德大斌二縣遣右武
衛將軍程務挺夏州都督王方翼討平之

中宗嗣聖十二年四月延州雹殺麥　十四年綏州
雨雹　景龍二年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
城

明皇開元二年閏二月徙大都護府于中受降城
九年十二月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
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十二年八月綏州
霜殺稼

代宗大曆十四年五月以振武軍使渾瑊爲單于大
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鎭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
度使十一月以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
綏銀麟勝州留後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
後

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　十
二年九月以河東行軍司馬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
使

敬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一産四男

武宗會昌三年正月以麟州刺史石雄爲豐州都防
禦使[illegible]

宣宗大中元年五月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
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破吐蕃論恐

熱於鹽州　三年十月鹽夏等州地震
僖宗中和元年四月以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權知夏
綏節度使八月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拔思恭爲節
度使　四年八月割麟州隸河東　光啓二年延州
膚施縣有死牛復生

後梁

太祖開平三年二月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四月
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乾化元年
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

後唐

明宗長興四年二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

自立爲留後三月徙彝超爲彰武留後不奉詔

後晉

齊王開運元年二月以李彝殷爲西南面招討使將
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六月以府州刺史折從
遠爲府州團練使

後漢

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
四月置永安軍于府州以振武節度使折從阮爲節
度使（避帝名更遠爲阮）
隱帝乾祐元年三月羌族㗅母殺綏州刺史李仁裕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請討之　三年三月罷永安軍

五月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爲本州團
練使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二月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
三年正月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
世宗顯德元年復置永安軍節度使于府州以防禦
使折德扆爲之　四年十月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
舉城降以爲麟州防禦使

宋

太祖建隆三年春延州雪盈尺溝洫復冰四月延州
大雨雪　乾德元年十二月折德扆敗北漢軍于城

下俘其將衞州刺史楊璘　二年麟州旱八月延州
霜害民田九月延州雨雹　五年十二月升麟州爲
建寧軍節度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七月延州水丈餘入城壞倉庫
廬舍　七年五月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銀夏綏
宥四州地納之其弟繼遷奔入地斤澤　府州兵破
契丹于新澤砦獲其將校以下百人八月府州民劉
善田禾三隴合成一穗閏十一月豐州兵與契丹戰
破之獲其天德軍節度使韋太　詔赦銀夏等州常
赦所不原者　八年三月豐州兵破契丹降三千餘
帳十二月詔綏夏銀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

仍給復三年　雍熙元年八月延州南北兩河水溢
入城壞官寺民舍　二年二月李繼遷攻麟州誘殺
都巡檢曹光實于葭蘆川遂據銀州　三年二月李
繼遷降于契丹以爲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
事　契丹冊李繼遷爲夏國王以義成公主歸之
端拱元年五月以感德軍節度使李繼捧爲定難軍
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十二月以夏州蕃落使李繼
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二年十月以定難軍節
度使趙保忠同平章事　淳化二年七月李繼遷奉
表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冬十月趙
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五年趙保吉寇

靈州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之三月李繼隆入
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五月
封趙保忠爲宥罪侯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至道元年李繼遷以良馬橐駝來獻詔封爲鄜州節
度使不受　二年四月命李繼隆爲環慶都部署討
李繼遷七月命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綏麟府州
都部署　三年正月以侍衛馬步軍都虞侯傅潛爲
延州路都部署十一月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軍節
度使以夏銀綏宥靜五州與之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以趙保吉歸欵詔還其綏銀流
民家給米一斛　二年十二月府州兵侵契丹五合
州拔其黃太尉砦　五年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
裴濟死之六月李繼遷圍麟州曹璨請濟師詔并代
石隰州發兵赴援知麟州衛居實出擊走之十月修
豐州城十一月詔麟州給復一年十二月遷麟州降
人於樓煩　六年三月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臼等
來降六月豐州瓦窰沒劑如羅昧克等族擊李繼遷
敗之　景德元年正月契丹言泥族拔黃二百餘帳
自麟府路來降三月杤谷川蕃部入寇麟府擊敗之
麟府路兵敗西人於神堆并其砦柵破之十月麟府
路兵入朔州破大狼水砦　二年十月以趙德明爲
定難軍節度兼侍中封西平王　大中祥符元年九

月麟州嘉禾生　二年延州建天節道場有禽素質
修毛赤咮丹趾集壇側槐樹翩罷去　六年六月保
安軍積雨河溢城沒判官趙震及兵民溺死者凡六
百五十餘人　九年七月延州定平安遠塞門栲栳
四砦山水汎溢壞隄城
仁宗天聖九年延州禾異畝同穎　明道元年十一
月以趙元昊爲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　景祐元年
二月詔麟府州賑蕃漢飢民　寶元元年十二月趙
元昊稱帝于夏州改元廣運以振武軍節度使知延
州范雍兼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二年十月
賜麟府州軍士緡錢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

揮使狄青擊敗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副都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州釋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凡民地爲寇所攻掠及兵之戰死者除今年夏稅以緡錢給之三月詔延州錄戰歿軍士子孫月給糧四月築延州金明栲栳寨五月元昊陷塞門寨兵馬監押王繼元死之又陷安遠寨七月遣使以討元昊告契丹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州驅塞門安遠蕃騎出境　慶曆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二月環慶副總管任福敗於好水川貶范仲淹知耀州七月元昊寇麟府州八月詔鄜延部署以兵援麟府元昊寇金明寨破

寧遠寨寨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陷豐州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十一月蠲麟府民二年賦租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四月遣保安軍判官邵良佐使元昊許封爲夏國王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　四年五月曩霄遣使來上表復稱臣七月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六月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十月賜曩霄誓詔歲賜銀絹茶綵凡二十五萬五千十二月册曩霄爲夏國王　五年春正月罷河東陝西諸路招討使契丹遣使來告伐夏二月夏遣使來賀正旦四月夏人來賀乾元節十月頒曆於夏國　八年春正月曩霄卒

二月夏人來告哀四月封李諒祚爲夏國王、
皇祐元年三月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二年三月契丹遣使以伐夏師還來告九月延州嘉禾異畝合穗
嘉祐二年五月管句麟府軍馬公事郭恩爲夏人所襲歿於斷道塢　六年十二月復豐州
英宗治平三年十二月夏王諒祚卒子秉常立　四年六月復西夏和市十月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
神宗熙寧元年十二月賜夏國王秉常詔許納塞門安遠二砦歸其綏州　二年三月秉常上誓表納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詔許之十月城綏州命郭逵選將置守具改名綏德城　三年十月詔延州毋納夏

使　四年正月种諤襲夏兵於囉兀城大敗之遂城囉兀三月夏人陷撫寧寨責种諤爲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　七年延府二州保安軍饑　元豐二年六月夏人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　四年七月賜麟府路金銀帶錦襖銀器鞍轡象笏八月种諤將鄜延兵出綏德城攻米脂九月夏人來救米脂戰於無定川大破之十月米脂降克銀州种諤遣曲珍領兵城黑水安定堡復宥州遂至夏州敗績　五年三月鄜延路副總管敗夏人於金湯五月豐州卒張世矩作亂伏誅八月甲戌給事中徐禧[illegible]永樂之永樂陷徐禧等敗死冬十月詔附永樂[illegible]

等有差　六年三月河東將高義敗夏人於葭蘆西
嶺麟府州將郭忠詔等敗夏人于乜離抑部河東將
高永翼又敗夏人於眞鄉流部
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夏遣使以鄜畢來求蘭州米脂
等五砦不許秋七月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二年
遣權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册乾順爲夏國王
三年六月夏人寇塞門寨　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
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
疆四寨與之六月夏人來畫綏州外十里爲界　六
年九月夏人寇麟府二州鄜延都監李儀死之　七
年夏人攻綏德城　八年夏四月夏人來謝罪以蘭

州易塞門寨不許　紹聖三年七月夏人大入鄜延
陷金明寨　四年二月夏人寇綏德城三月夏人犯
麟州神堂堡出兵勝之遂進築胡山砦　元符二年
三月知府州折克行獲夏國幹轄令王恰依十一月
詔綏德城爲綏德軍十二月夏遣使令能嵬名濟來
謝罪且進誓表詔許通好歲賜如舊
徽宗崇寧四年三月復銀州夏人攻塞門寨四月夏
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敗之　五年二月廢銀州爲
銀川城　宣和四年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遼故將小鞠祿攻陷麟州建寧
砦知砦楊震死之　二年正月王客員外郎謝亮持

詔書賜夏約和夏人襲取定邊軍金人焚丹州犯延
安府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帝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
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兵來會　二年金婁宿
孛堇陷延安府東城權知府事劉洪西城固守六月
以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十一月西城
陷劉洪出奔知府州折可求以城叛降于金　三年
二月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以節制司都
統制曲端爲鄜延經略使知延安府　四年九月延
安府復陷于金　紹興七年十月僞齊知同州李世
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　九年春夏

人陷府州李世輔以夏軍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四
月金鄜延路經略使關師古上表待罪命知延安府
五月李世輔來歸賜名顯忠以郭浩爲鄜延經略使
六月夏王乾順卒子仁孝立八月以關師古爲行營
中護軍前軍統制

金

世宗大定十二年罷保安榷場　十七年夏獻白頭
帳郤之罷綏德榷場其東勝榷場如舊
章宗明昌四年夏王仁孝卒子純佑立　承安二年
復置保安榷場　泰和六年春正月夏李安全廢其
王純佑自立

衞紹王大安元年五月蒙古入靈州夏王安全降
二年八月夏人侵葭州慶山奴擊敗之　三年秋八
月夏王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崇慶元年三月夏人
攻葭州册李遵頊爲夏國王六月夏人攻保安州
宣宗貞祐元年夏侵保安　二年夏人攻延安　三
年三月詔議伐夏十月夏人來攻保安延安都統完
顏國家奴破之　定興元年蒙古圍夏興州夏王遵
頊奔西凉　四年二月元帥慶山奴攻夏宥州圍神
堆府攻其城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　五年十
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入葭州金將王公佐
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自將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十一

月進攻延安　元光二年蒙古攻夏夏王遵頊傳位
於子德旺
哀宗正大三年七月夏王德旺卒族子睍立　四年
夏六月蒙古鐵木眞滅夏以夏王睍歸
元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作行宮於察罕腦
仁宗延祐二年十一月立武宗子和世琜爲周王出
鎭雲南　三年十一月周王和世琜次延安與陝西
丞相阿思罕稱兵平章塔察兒襲殺阿思罕和世琜
奔金山
泰定帝至和元年十二月遣使迎周王和世琜於漠
北
順帝元統六年七月延安路雨白毛如馬鬃　至正
十九年春二月詔河南平章政事孛羅帖木兒移鎭
大同　二十年秋九月孛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
罕帖木兒調延安軍拒戰於東勝州詔遣使和解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殺太傅太平於東勝州　二十五
年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總制關陝諸道軍馬
二十六年擴廓帖木兒調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張良
弼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與許國公李思齊行省
平章孔興連兵拒之
明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出蕭關下平涼
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　三年二月大同將金
朝興取東勝秋七月偏將軍李文忠與元脫烈伯孔
興戰於白楊門擒之孔興走綏德　四年大將軍湯
和攻察罕腦兒獲猛將虎陳定東勝置延安綏德二
衞　七年文忠敗元兵於豐州　九年三月湯和傅
友德屯延安四月伯顏帖木兒犯邊敗降之　二十
七年三月城東勝
惠宗建文四年九月移東勝左衞於永平府東勝右
衞於遵化縣
宣宗宣德十年九月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鎭守陝西

兼督延寧邊備

英宗天順二年十一月孛來毛里孩寇延綏總兵官張欽戰敗之孛來寇神木縣欽出兵擊敗之於柴溝　五年冬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　六年十一月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入河套阿羅出毛里孩寇延寧　八年秋霪雨害稼飢

憲宗成化元年九月阿羅出乩加思蘭孛羅忽毛里孩大入榆林塞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盧祥帥兵禦却之　二年春初置土兵　三年七月阿羅出入榆林襲孤山守將湯胤績力戰死之　四年十二月乩加思蘭寇榆林　五年九月孛羅忽

乩加思蘭寇延寧　六年七月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為大將軍禦之閏九月置榆林衛城正統中築　七年從兵部尚書白圭議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王越為督師搜套　八年三月余子俊為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九年延綏徙鎮榆林滿魯都孛羅忽并寇韋州總督王越總兵官許寧深入紅鹽池大敗之　十三年十二月火篩入河套　十五年滿魯都侵榆林塞三月總兵保國公朱永提督尚書王越出塞至威寧海勝之九月徙安邊營於中山坡　十六年冬封王越為威寧伯

孝宗弘治三年六月新寧伯譚祐調選延綏遊兵策應大同　五年始停鹽商輸粟於邊　十二年冬十月火篩入榆林平江伯陳銳禦之無功保國公朱暉代之十二月火篩入河套　十四年正月火篩寇榆林延安地震有聲二月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出禦之至河套而還　十五年五月大同守臣奏留延綏遊兵以備策應　十六年套人入榆林塞千戶湯量力戰死之　十七年火篩入套總兵官張安遣把總藍海等追及於黃河岸勝之　十八年九月火篩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命楊一清經略陝西邊務

武宗正德元年楊一清總制邊務請守東勝復河套

不報　四年總兵官馬昂出邊大捷　九年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請西安延安慶陽諸府糧草改折解邊　十年八月俺荅自榆林直犯米脂綏德無定河大川至山西石州黃河西岸大殺掠　十一年二月又入榆林塞　十三年冬十月帝渡河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林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

世宗嘉靖五年大水入鎮靖堡淹沒廬舍　七年總督王瓊請自蘭州至榆林三千里悉繕邊垣延綏夏潦秋霜　八年十月吉囊俺荅數掠榆林塞總督王瓊出兵禦之大飢人相食　十一年二月吉囊入榆

林塞掠陝西内郡大旱四月天黃三日蝗虫蔽天人
取食之　十二年秋芹河龍見　十三年七月吉囊
入榆林塞八月又入榆林東遊擊梁震敗之於定邊
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内郡叅將魏祥死之
八月又入榆林塞守將梁震擊敗之　十五年鎭城
龍王廟起龍　十七年七月建安堡獲五足鹿　十
八年十二月套人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　十九年
三月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總兵官周尚文駐
兵狄青原邀擊之以捷聞八月寇安邊總督劉天和
率兵禦之　二十二年八月套人入榆林塞　二十
四年套人大入榆林塞正月副總兵官李琦被圍於

靖邊高梁兒尋解去琦邀擊之十月套人數萬由寧
塞犯保安總督侍郎張珩調兵禦之　二十五年總
督曾銑議復河套鎭城有一産四女者又有産四臂
三面兒棄之街者七月套人犯定邊營入寇環慶
二十六年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十月總督曾
銑出塞大捷十月總督曾銑上復套方略十八事下
兵部議　二十七年總督侍郎曾銑棄市鄜延等處
地震有聲自是地屢震　二十九年冬十月朔大雷
雹　三十三年三月套人犯高家堡副總兵李梅死
之　三十四年十月吉能犯延安柳樹會葭州至府
谷叅將楊琳死之　三十六年三月都藥兒犯榆林

副總兵陳鳳往擊死之　四十年四月套人犯鎭靖
堡殺掠二千餘人去十一月套人犯榆林南下攻背
干川大墻至米脂守備謝世勳戰死　四十二年七
月套人陷黃甫川堡把總高秉鈞死之　四十三年
八月水淹鎭靖堡尋爲套人所陷叅將魯聰死之
四十四年正月套人入塞總督郭乾巡撫胡志夔會
議令總兵趙岢帥兵出榆林邊外至黑灘畔頁河兒
克之　四十五年套人入寇定邊總兵郭江白固原
來援死之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套人犯芹河副總兵黃演死之
二月榆林保寧懷遠諸堡旗杆戈戟火出有聲　三

年延安貢土墩二山崩裂成湫　五年吉能率部落
乞貢六月陝西巡按蕭廩疏取榆林入衞軍九月紅
山初互市　六年延安大旱饑人相食
神宗萬曆十年延綏大饑巡撫王汝梅疏賑之十一
月詔免延綏入衞標兵　十一年順義王俺荅請增
賞不許　十二年四月套人貢馬乞封允之　十四
年延安大旱　十五年正月有大星隕紅山市四月
榆林雨黑豆　十九年互市罷　二十年正月雨水
冰　二十四年清平叅將公署房脊瓦獸吐火有聲
大門石獅亦吐火十月紅石峽杏復花　二十五年
清明前一日怪風拔木吹人至三四十里次日始回

二十六年秋延安府大水漂人畜　二十八年春延
石峽西岸山崩壞邊垣樓閣擁水不流踰日始決
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東門樓災秋隕霜殺稼　三
十年冬十月鎮守府門墻西出泉西流百五十步越
三日東柵口又出踰日又出凡三次俱移時止　三
十二年六月綏德州雨雹　三十七年延安旱饑
三十八年大旱饑民多疫死四月巡撫涂宗濬修邊
去積沙　三十九年蝗　四十二年秋九月地震
四十三年閏八月吉能等挾討王封金印等十大事
不許大衆入犯大柏油孤山中軍劉聚等死之十二
月沙計歹成等謀犯雙山總兵官秉忠出塞擊破之

延綏鎮志卷五之三　三十五

四十四年二月寧夏總兵官杜文煥移鎮延綏至安
邊與火落赤等遇大戰破之是蝗七月沙計入寇高
家堡都司僉書王國安死之八月吉能乞款不許
四十五年九月吉能等乞補八年市賞不許　四十
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及其母妻子女衆降節加
恭順守備八月吉能遣台吉沙計等來獻馬九九求
貢
熹宗天啓元年插罕入套　二年九月套人寇延安
至鄜州延川乃去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二月草木輩府谷賊王嘉
胤起不沾泥應之衆[illegible]承疇[illegible]流

二年自四月不雨至於七月十一月大盜混天王等
掠延川米脂清澗諸縣延綏總兵杜文煥剿之　三
年正月綏德西川盜王子順苗美起南關韓城總督
楊鶴巡撫劉廣生率兵赴援賊走清澗苗登霧反於
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四月常樂堡數叛成隊北
行出邊外廣袤丈長不可竟大旱王嘉胤陷府谷六
月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巡撫洪承
疇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延安府知府張輦都司艾穆
破賊王子順於延川招降之八月王嘉胤句套人入
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十月王嘉胤
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遂破府谷十二月盜神一

延綏鎮志卷五之三　三十六

元破寧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遂陷柳樹澗
保安縣　四年正月神一元據保安副總兵張應昌
擊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
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突圍遁復糾賊萬餘略寧夏
陷合水四月總督楊鶴招神一魁降之降盜不沾泥
擁衆脇糧賞攻米脂巡撫洪承疇總兵王承恩侯拱
極張應昌擊敗之追至西川賊走官山嶺都司馬科
又邀擊敗之不沾泥乃降五月御史吳甡以賑至榆
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至綏德誘降盜王子順于市九
月降盜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張應昌討之其黨黃友
才斬以獻十一月賊譚雄僞安塞乞降總兵王承恩

誘斬之降賊不沾泥 存孟復叛陷安定王承恩討
克之賊走綏德銀川驛馬夫李自成往從之爲隊長
大雪至明年正月雪不止深丈餘人畜死者過半十
二月賊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諸降盜復叛
攻綏德　五年十月王承恩討安塞遺賊於西川賊
首喬六郎自斬其魁崙以降延綏稍寧大饑　六年
延綏賊首鑽天鷂開山斧據永寧關巡撫陳奇瑜縱
擊斬之插罕自高家堡入犯焚掠至石窰溝九月插
罕入延安至鄜州套部爲插罕所逼火落太及古魯
部來降不沾泥等至三岔川總兵王承恩禦之東去
掠葭州　七年鎭城每夜聞賣豆腐聲或東或西不

定至八月迅雷其妖始息　九年五月賊首李自成
張天琳至榆林總兵俞沖霄敗績於安定死之大疫
十年四月大雨雹平地數尺　十一年旱　十二年
蝗　十三年春二月風霾雨土大饑　十四年六月
大水　十五年二月雨土　十六年七月龍王泉水
赤如血靖邊大疫十一月李自成遣僞左營權將軍
劉方亮僞後營制將軍李過攻陷榆林　十七年正
月天鼓鳴

譚吉璁曰水曷爲乎如血也水之變也龍王廟有泉
焉滙爲方池視之猶水也何赤爾水中之素沫雲浮
取而沾在手則成血焉故稱赤也水陰也血者陰之
盛也京房曰流水化爲血兵且起榆林殺戮之禍
將成也

國朝

世祖順治元年六月綏德僞權將軍高一功襲殺榆
林僞權將軍王侯留十二月我
大淸兵渡河　二年正月十五日我
大淸兵至榆林僞權將軍高一功僞節度使周士奇
遁走　三年蝗　四年蝗　六年二月延綏總兵官
都督同知沈文華帥師防河至神木遂陷賊伏中死
之延綏叛將王永强神木賊高有才等襲陷榆林巡
撫右副都御史王正志督餉戶部郎中朱子昇死之

四月高有才據府谷蝗八月平西王率師圍府谷
七年七月中協副總兵駐防綏德十一月府谷平高
有才自沉於河　八年延安地震　九年七月設宜
君城守營　十年移中協副總兵駐波羅雨雹地震
有聲　十二年八月移孤山副總兵於神木罷延綏
督餉戶部　十三年三月裁榆林衞經歷司　十五
年十月裁中路管糧廳併二山饒陽諸堡裁定邊守
禦所幷裁榆林衞儒學訓導裁歸德魚河驛丞　十六
年六月延安大雨三日洪水發見二青龍橫浮水上
從城東過三關盡沒死有百餘人　十八年十一月
裁撫道標兵十二月罷靖邊道

康熙元年二月罷分巡河西道設鄜州城守營設榆林及綏德州城守營罷巡撫都御史　三年閏六月霪雨彌月大水壞廬舍　八年四月定鎮標三營兵制　十二年三月有星隕于定邊

評曰余嘗讀亳州志首以太史公殷本紀始猶與盛哉帝王之都也豈他州所可及哉周秦漢之本紀尚矣而余不敢及焉者以志鎮也志鎮者識其小者而已即橋陵相去不甚遠以地在中部猶存而不論而況其他哉聊爲紀事志一卷以附於後庶幾歷代因革廢興之故亦可以少見矣

延綏鎮志卷之五

嘉興譚吉璁重脩

紀事志 晉[illegible]

翟

翟王董翳者秦長史也二世三年冬陳涉所遣將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乃渡河擊趙圍鉅鹿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悉引兵渡河救趙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欣還走其軍言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陳餘亦遺章邯書約共攻秦分王其地董翳亦勸章邯降楚于是章邯與項羽盟於洹水南殷虛上因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封新安秦吏卒多竊言心不服項羽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董翳入秦秦得咸陽殺秦王子嬰乃分天下立章邯爲雍王立司馬欣爲塞王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漢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漢王之國用韓信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雍兵敗遂定雍地東至咸陽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于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遂部五諸侯兵（塞翟魏殷何南）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後章邯自殺於廢丘司馬欣背漢梟於櫟陽而翳

不知所終

許曰封建之廢爲郡縣者天也非人也當秦之削平六國統一天下是封建將終不可復矣不數年而項籍起六國之子孫咸出而取諸侯王如故初封者惟漢雍塞翟河南九江衡山臨江數王耳漢之元年正月定封四月各就國則封建者不幾於商周等哉漢王至南鄭未一月引兵出散道還定三秦猶曰此漢固入心思歸而東鄉以爭天下也若燕齊趙皆其故主故地而最先反者何哉是天之爲漢驅除而使其子孫相屠僇也蓋時至劉項天之所與者匹夫也已非商周之步矣而欲封建之循其舊者甑生之見也

夫漢之取三秦也史惟記其與雍王戰而于塞于翟不過曰降之而已然吾觀功臣年表有丁復朱軫者皆以別將降翟得封侯則高奴上郡閼以兵力取之也明矣向使三秦者爲合從計即雍敗矣而邯之弟平猶在北地連兵以出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夫三秦王者同功一體之人豈不知出此哉勢不能也勢之所不能者天也張良之策李斯之論亦孰得而孰失哉此封建之百世而不能復者也嗟乎漢郡五諸侯兵最驅出關無一人識其從者以蕭何爲之守也然是時有名襄者守上郡且定西魏地其功似不在何下史稱封棘丘侯而失其姓也惜哉

漢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遂立芳爲漢帝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

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通兵侵苦北邊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五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芳上疏謝詔報芳朝明年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

背叛與閔堪林相攻逆月單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南部中十餘年死

評曰殺子者賊恩之大者也惑於帷牆之閒至殺子而不顧無後者尤賊恩之大者也恩賊矣人斯怨之怨則思有以報之此固天下之公義而人心之同然也若漢孝武之於戾太子孝成之於牛官兒者是矣戾太子不宜死者也孝成帝不宜無後者也一以聽江充之奸而殺子一以惑昭儀之寵而殺子乃至御幸生子者輒死又欽藥傷墮無數夫虎狠之梟猶知自愛其子而況王者乎語曰雖有父焉知其不為虎雖有兄焉知其不為狠信矣然而怨之入人深者至數世而猶未已也光武時有盧芳者遂詐稱戾太子之孫焉夫上林之枿至異也中都之獄至明也掖庭之養以及幹獵之迎尤甚彰彰者也而芳乃托之以誑惑於安定閒人皆信之單于遂立以為漢帝而倔彊者且十餘年更有王郎者亦詐稱成帝子子輿亦自帝于邯鄲郡縣響應是時漢之屬籍尚多即更始盆子以及光武皆不敢斥言其非劉氏子孫者何也恐傷天下之心也天下方思漢而幾有太子子輿若疑若信以快積世之怨而敢斥言其非乎吾故曰天下之公義人心之所同然也始元初去武帝未十年耳即有詐稱衛太子者矣夫姦人者豈不知詐稱之得耐哉盍以辛無妄之禍而僨天下之怨也所以甚賊恩之惡也嗟乎中冓之言亦不可道而緣囊赫蹏之書發摘幾盡人主亦何益於此哉

後漢

劉淵字元海新興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屬董卓之亂遂據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絳灌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侍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五部之眾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懸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illegible]東萊

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成都王穎鎭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叛之也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遂都於左國城戎晉歸之者愈衆

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四方未定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卽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嬴公騰遣將軍聶元擊漢王淵戰於大陵元兵大敗淵遣劉曜寇大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又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漢王淵又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猗盧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毋豚詔假猗㐌大單于是歲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就邸閣穀留太尉宏守離石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侍中劉殷王育進諫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振誠能命將四出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克殄强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屬縣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大單于東萊王彌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淵僭卽皇帝

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于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于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拒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於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於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壁于洛水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修之又言於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

陽今晉氣猶勝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并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淵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爲聰所弒聰在位九年謚昭武皇帝廟號烈宗子粲立靳準弒之淵族子曜代立改號趙在位十年石勒滅之始淵以惠帝永興元年僭位至曜以成帝咸和四年滅三主共二十七年

評曰千古以來帝王之能文章者惟唐太宗一人而已即漢武帝亦不及也而況其他哉漢武之辭賦可謂工矣而求仙黷武其去暴秦者幾何又何論於文章耶故爲帝王者德爲上而才其末也唐虞三代之文章有德而有才者也若唐太宗手定制度身致太平文章之不及三代者時耳其德其才則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彼後漢高祖淵者綜覽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而自命爲弘道博物之君子矣然吾觀淵之才幸而値司馬氏之內亂方隅割據得以帝制自爲使遇高祖與文帝之時亦不過與數子等耳且文章又不少槩見乎惟曹魏父子庶幾可與唐太宗擬而德不足言矣嗟乎後世之文章若陳若蜀若唐

之三後王夫豈不彬彬乎觀也而終無濟於亡至西
夏之祖宗以進士及第而登帝位不一傳而滅則求
者豈所求於帝王哉雖然淵之師事上黨崔游習毛
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及春秋左氏傳史漢諸書孫吳
兵法略皆誦之非不有志於文章矣而究其功業與
秦趙十五國無以大過焉若劉淵之讀書不如石勒
之聽史也

夏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
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俗謂父爲鮮卑母爲
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誥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

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
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
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獻昭成以
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昭成末衛辰
導苻堅寇魏南境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
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
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
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并戰并前
大破之于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帝乘勝追之自
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
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擄

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衛辰單騎
遁去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營衛辰第三子屈丐奔
薛干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勃勃明元改其名曰屈
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高平公
破多羅没弈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
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
異踰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
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
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
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没弈于鎮高平邕固
諫以爲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

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
丐襲殺没弈于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
置百官興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
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
鐵皆堪伐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
豈能拒裕裕必克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于
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
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遂僭帝位于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
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性驕虐視人如草烝土以
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

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屈丏丏遣子太原公昌破璝殺之屈丏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丏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丏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丏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于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次於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示昌以弱昌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克其城初屈丏奢好修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

御史安頡禽昌使侍中古弼送昌至京師舍之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獊屈丏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凉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太武親率輕騎襲平凉詔武衞將軍丘眷擊之定被創遯走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璝所襲禽定送京師伏誅

評曰自賜姓之禮廢而大宗小宗之義不明大宗小宗之義不明而正姓庶姓不可考矣或曰漢高祖賜項伯婁敬之姓曰劉者非乎曰此賜姓之廢之始也禮云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姓者所以統繫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以百代而不別之此大宗之義而正姓之謂也以子孫之自出而別之此小宗之義而庶姓之謂也此先王人治之大者也今高祖使人易姓而從我而謂之曰賜姓屬籍亂於上氏族譌於下後世之士大夫遷徙世次皆不知其所自出者此其弊也大赫連勃勃者左賢王之後也豈知夫所謂繫世者哉乃自以爲夏后氏之苗裔國號大夏其說既美矣而又曰朕

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奴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者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嗚呼然後氏族之義明而正庶之姓別禮失而求諸野者其斯之謂乎且漢高祖自太公而上其世譜已荒邈而莫知矣而母曰劉媪安知漢高不即以母爲姓乎其以己之姓易人之姓也曷足怪哉

梁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爲鷹揚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北聯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州郡初五原守櫟陽張長遜舉郡附突厥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與莫賀咄設謀入寇唐王即遣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止其出兵又說長遜入朝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爲五原太守六月師都寇靈州驃騎將軍藺興粲擊破之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以爲靈州總管二年三月師都寇靈州長史楊

〈[illegible]〉 占

則擊走之三年七月師都引突厥及稽胡兵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擊之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illegible]八月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師都大懼遣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令突賀出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趣延州突利可汗與契丹入幽州處羅自攻并州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六年其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乞突厥救至德操引還貞觀二年太宗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互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拜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自起至滅十二年以其地爲夏州

〈[illegible]〉 上五

附

郭子和同州蒲城人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人素

下郡餓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屈下
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
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
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啓畢可
汗册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
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郇國公梁師
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遊騎所
獲寇羅河汙怒因子升于是子和危畏擧部南徙詔
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李氏拜右
武衛將軍十一年爲豐州刺史徙蔡國公顯慶初薨
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評曰天下之勢旣蜀漢而三大分矣宋幾南北又分爲
二幾閱十六國之紛紜六朝之更遞而卒歸於隋幾
合矣而亂又不旋踵者何哉此天下勢之將合闢有
唐之祚啓太宗之聖而直接兩漢之統者也周太史
儋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
而霸王者出焉隋唐之時其始周秦之季乎當是時
突厥之始畢可汗稱最强盛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
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幾何其不爲魏之[illegible]戍
也薛擧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李軌高開道梁師都
之徒幾何而不爲十六國之張遇也乃於開元之初
先後剗平而與遺種者勢之合也吾獨怪梁師都者
夏州之一分小人耳外與突厥非有葭莩之親內與羣
雄無蛛蟻之援而以區區之五原抗衡上國其取敗
之速宜也夫其意豈不以盧芳自居哉而不知芳也
者托名漢室單于之伯舅也屬籍西平更始之懿親
也其地近其分親與師都之勢萬不相若也而乃欲
案其舊跡以一丸泥東封函谷不綦謬乎故芳之敗
也亡入匈庭者十餘年而後死而師都之一敗塗地
身首異處生爲解事論曰至愚哀哉夫師都之所憑
依者突厥耳師都亡而突厥亦內亂是突厥尚不能
爲拓拔而師都之得爲燕涼歟嗚呼此天下之將合
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勢也數也統也

西夏上

夏之先本出拓拔氏唐貞觀中有拓拔赤辭者以地
內屬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處之其析居夏州者
號平夏部唐末拓拔思恭封黃巢得權知夏綏銀節
度使賊平封夏國公思恭卒弟思諫代爲定難軍節
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
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仁福卒子彝興嗣加定
難軍節度使歷晉漢周加中書令封西平王累加太
傅宋初加太尉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克睿
授定難軍節度使率兵破北漢吳堡砦獻其俘累加
檢校太尉兼侍中子繼筠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

節度觀察留後卒弟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
人入朝太宗甚嘉之繼捧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
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
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繼而其弟權知夏州克文來
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
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
為邊患有言繼捧泄朝廷事於繼遷者乃出為崇信
軍節度使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
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圖之因名赴闕賜
姓趙氏更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
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至鎮數月上
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二年
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化元年與繼遷
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益師遣商州
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
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
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為繼遷所圖
襲其營帳保忠單騎走還城為指揮使趙光嗣執送
汴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
怏怏不自得景德元年卒贈威塞軍節度使克文亦
死贈岳州防禦使天禧四年錄其孫從吉為三班奉

職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
戰沒贈宥州刺史曾祖仁顏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
嗣於晉父光儼嗣于周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
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
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緦麻
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
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
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
遷與其弟遯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
無常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
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
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與復乎眾曰諾遂與弟繼沖
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
光實於葭蘆川遂襲銀川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
三月破會州焚毀城郭而去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
繼遷册為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眾戰
於王亭鎮敗績淳化二年遼封繼遷為西平王奉表
歸款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四年轉運副
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
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
因撫慰之五年正月繼遷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
文岯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繼遷遂攻靈州詣李繼

隆等進討四月削捁保吉姓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
姦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
來頗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隳之遷
其民於綏銀十八年獻馬以謝至道元年遣左都押
衙張浦以橐駝良馬來獻且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
疆埸還所盜物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竇繼隆持詔
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以浦為鄭州團練留京師
二年春奪宋靈州饋運三年復命李繼隆為環慶等
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
餘圍靈武城上表告急九月帝親部分諸將繼隆出
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鄜五

路進討直抵[illegible]兵行數月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
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不戰而遯王超范廷召遇之
於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
遷復令軍主史不乱疑屯橐駝口以阻歸路繼隆遣
田敏等擊之咸平春繼遷復表歸順眞宗乃授繼遷
如保忠官加邑千戸實封二百戸益功臣號放張浦
還尋遣弟繼瑗來謝恩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
母衞慕氏衞國太夫人子德明為定難軍節度行軍
司馬未幾復抄邊四年秋八月帝以李繼遷雖入貢
而鈔劫益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
難固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

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
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帷臣咸言不可帝以問李沆
沆曰繼遷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
將吏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
靈州九月李繼遷寇淸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之繼遷
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
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
陷靈州初知州裴濟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
之繼遷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
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詔王超屯永興軍六年夏繼遷以靈州為西平府都
之詔遣張崇貴王涉議招劉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
六月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
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眞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
三面孤絕勠力可守但缺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
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衞居寶出奇兵
突戰殺傷萬餘人繼遷去遂率衆攻西蕃取西凉府
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谷
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景德元年
正月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諡曰神武廟號太祖墓
號裕陵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

即位於柩前時年二十三遣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
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
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
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
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
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德明遣牙將王旻奉
表歸順詔荅之三年復遣牙將仁遇奉誓表請藏盟
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
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
王餘如故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故事不遣乃獻
馬謝恩四年五月母罔氏薨以殿中丞趙積為弔贈
兼起復官告使德明以樂迎至柩前明日釋服涕泣
對使者自陳感恩大中祥符元年以天書降加賜守
正功臣俄境內旱詔榷場勿禁西人市糧以賑其乏
東封又遣使來獻禮成加兼中書令時遼亦遣使冊
德明為大夏國王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
不知所出時王旦為相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
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宮室
於鏊子山會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
熟戶遂出大理河築柵蒼耳平四年祀汾陰進中書
令又加守太保又加宣德功臣天禧初加守太傅三
年加崇仁功臣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城懷遠

鎮為興州以居仁宗即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
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天
聖九年十月德明卒年五十一追謚曰光聖皇帝廟
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
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子曩霄立曩霄本
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母曰惠
慈敦愛皇后衛慕氏遼以興平公主妻之性雄毅多
大略善繪畫能刱製物圖而高準身長五尺餘少時
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
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書蕃漢文字
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
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
諫其父勿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
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
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德明卒
即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西平王如故以工部郎
中楊吉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既襲
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
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
屬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臺
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
曰羣牧司曰飛龍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

蕃學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文資則幞頭鞾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皁地繡盤毬子花旋襴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諱稱顯道於國中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開運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運元年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

昊稱兵報讎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砦監押盧訓以兵七百與戰於龍馬嶺敗績二年加兼中書令攻唃廝囉取瓜沙肅三州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銜山築城兀川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凉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金張涉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臥㗸如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北備遼南備環慶鄜延西備吐蕃回紇又駐兵爲鎮守總十五萬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

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襍字爲蕃語復改元大慶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并入遂築壇受册即皇帝位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時年三十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爲定難軍節度使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康定元年攻金明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圍延州又攻鎮戎軍執宋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等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巡邊至高

平盡發鎮戎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將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懌以騎兵趨之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爲一軍屯龍落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川口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方知墮敵計中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

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憚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興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任福桑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歿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琦上章自劾奪一官徙知秦州秋轉攻河東及麟府不克乃引兵攻豐州據之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相半國中怨之會遼主遣使諭元昊與宋和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喻以禍福元昊復書語猶嫚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乃降知耀州時知延州龐籍謀招附知青澗城种世衡用計遺其親信野利旺榮書[illegible]臣如舊三年

復詔許招納元昊以書議和然不肯削僭號詔籍復書明年遣使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議者以侮玩朝廷不可許遣使更議且許封爲夏國主四月金党項及山西部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夏遼主詔諸道兵討之十月元昊上表請罷親率党項三部降於遼四年元昊上誓表稱臣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如常數館之遣使行冊禮賜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仍館于宥州終不使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八年正月卒宋遣使如故事厚賜焉謚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子諒祚立諒祚景宗長子也小字甯令哥國語謂歡喜爲甯令母曰宜穆惠文皇后没藏氏方[illegible][illegible]位遼主以伐夏來告皇祐元年遼俘諒祚母及[illegible][illegible]遷於蓟州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詔許之治平三年大舉攻大順城圍柔遠砦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蕃官趙明擊退之遣使詰之乃獻方物謝罪是年十月种諤取綏州嵬名山諒祚詐爲會議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事聞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諒祚鋼送殺定者數人十二月諒祚卒年二十一謚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子秉常立

延綏鎮志卷之五

嘉興譚吉璁重修

延綏鎮志卷之五 五之四

紀事志二

西夏下

秉常毅宗之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熙寧二年册秉常爲夏國王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又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才三千偏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大敗復圭劾誅詠等故違節制以自解復出兵攻州堡夜入欄浪市襲金湯殺掠老幼數百人以捷聞邊怨于是大起矣八月夏人寇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四年种諤謀取橫山先城羅兀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寨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韓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九月夏人遣使入貢且乞綏州易二砦如舊約詔不允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梁后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綏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諸路并節熙河李憲等大舉征夏八月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古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鄜州環慶經略使高遵裕涇原總管劉昌祚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於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將令介訛遇進攻石州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士馬多陷沒遵裕乃引軍還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於諸將對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宋師果無功五年五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繞橫山使夏人不得絶沙漠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復請于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城依山無水泉獨种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來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之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堡義台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

粟銀絹以鉅萬爲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矣六年遣使謝罪逆乞還來貢元祐元年六月復遣訛囉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今借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從之秋七月乙丑秉常殂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立乾順惠宗之長子也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即位元祐二年冊乾順爲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四年六月稍歸永樂所獲吏士一百四十九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六年七月遣使來賀坤成節九月圍

麟府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復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煙峽口八年四月夏人既得四砦連歲擾邊至是復遣使以蘭州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遷順不常却之紹聖三年九月大入鄜延十月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攻破金明皇城使張輿死之四年正月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煙峽砦二月夏復以七萬衆攻綏德鄜延將與戰退之知渭州章楶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帝悼困詔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秋八月鄜延經略使呂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遂遣將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爰在涇原日久嘗言夏昏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建中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崇寧三年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冬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

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而所築之城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夏所不爭故得冒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用蔡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斂兵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廓州高永年而去殺之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獄既具蒙奏上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

子玉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
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枝體也欲身不
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又攻湟州自是兵進者三年大
觀元年始遣人修貢政和四年乾順築藏底河城遂
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爲陝西經略以討之六年种師
道以十萬衆攻藏底河城克之宣和元年童貫過熙
河經略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
安城敗績遯走至盍朱峗爲一別瞭軍斬首而去是
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夏兵遂乘勝圍震
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乃解去先是金人滅遼黏罕
遣撒栂使夏國許割天德四軍及八館地約攻麟州

以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
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震威
城兵馬監押朱昭死之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
至天德遏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乾順改元
正德時建炎元年也二年正月以王客員外郎謝亮
爲陝西撫諭使詔乾順約和罷兵未幾夏兵襲取定
邊軍三年二月金帥婁宿連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
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
隸本國須發兵取之王庶因遣諜鬪其用事臣李遇
夏人竟不出是歲開封尹宗澤奏疏請北伐且言乞
遣辯士西說夏國東說高麗俾出助兵三年知樞密

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爲援奏請臣
詔從之後以謝亮往迄不得其要領而還紹興五年
乾順改元大德七年十月僞齊知同州李世輔奔夏
九年五月世輔復以其衆三千人歸宋六月四日乾
順殂年五十七在位五十四年謚曰聖文皇帝廟號
崇宗墓號顯陵子仁孝嗣仁孝崇宗長子也卽位時
年十六十年夏改元大慶三月詔胡世將與夏人議
入貢夏人不報十三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於國
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爲訓導十五年八月夏王詔太
學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爲文宣帝
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十八年復建內學選名儒
主之二十八年律成賜名鼎新始立通濟監鑄錢三
十年夏封其相任得敬爲楚王三十一年立翰林學
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爲學士俾修實錄金主亮犯
四川宣撫使吳璘檄西夏俾合兵討之三十二年始
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乾道三年五月夏
國相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共攻西蕃虞
允文報以蠟書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謀泄伏誅
初仁孝嗣位其臣慶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
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仁孝不能制乃分西南路及
靈州羅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金世宗爲得
敬求封金主不許仁孝乃謀誅之乾道八年金主

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
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又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
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
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
年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子純佑嗣純
佑仁宗長子也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宗殂即
位時年十七明年改元天慶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
廢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
宗陵號莊陵鎮夷郡王安全立安全崇宗之孫越王
仁友之子開禧二年正月廢其主純佑自立明年改
元應天嘉定四年八月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

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陵號康陵有子曰承禎齊
國忠武王彥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遵頊始以
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
立時年四十九改元光定五年攻金之葭州及保安
州六年攻金會州及涇州未幾又攻金之慶原延安
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八年攻金之環州刺史烏
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
國家奴破之又敗之於克戎寨宰相入賀金宣宗曰
此忠賢之力也又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九年
金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敗之於何彌灣殺
其將士百餘人金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

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以鹽宥夏州慶陽
總管慶山奴知平凉府移剌答不也攻威靈安會等
州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宣宗
欲與夏議和右都監慶山奴亦延安奏曰夏國決不
肯和徒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頊聞金將約和戒
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
弛宣宗以為然右都監完顏閭山敗夏兵於黃鶴岔
都統羅世暉却夏兵于克戎寨十一年五月夏人入
葭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峰十二年閏月夏人破金
之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自葭盧川遁去華
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

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暮乃還十三年金元帥慶山奴
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夏人陷金之會州又曰高
峰鎮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擊走之九月圍綏平
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提控烏古論長
壽擊却之十四年金諭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
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
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illegible]後足以無慮十六
年遵頊使其太子德旺伐金德旺諫曰彼兵勢尚彊
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
竟不能復何彊之有德旺固諫[illegible]從乞避太子位願
為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illegible]會天旱不果兵[illegible]

元兵問罪夏國自金太宗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宣宗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是歲遵項傳位于子德旺而和議成遣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命遣禮部尚書奥敦良弼報之寶慶二年春遵項殂年六十四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七月德旺殂年四十廟號獻宗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睍立二年寶慶三年秋爲元所滅凡二百五十八年而亡

評曰宋之取天下也亦何異於五代也哉然有意於忠厚爲治而遂大異於五代之主者何也不得已也彼習見五代之數易其主岌岌然若寄居其上彼以其暴我以其仁彼以其虐我以其寬庶天下之我諒而不我虞也故一以柔道行之而天下亦靡然而從焉然卒至於積弱而不振者非忠厚之衰而立國之道未盡善也夫契丹者固五代以來之所父事者矣惟周世宗能用兵取三關瀛漠之間皆不攻而下宋太祖出宜席其威北向而爭矣乃滿城之戰即與講解是以契丹日彊初則與北漢爲援既則與西夏爲逆而宋遂無如之何矣方北漢而既平也亦當因其兵力以取夏州況有折德扆爲之外主而不乏計而反以定難節度使授之何爲也哉彼習見五代之數易其主契丹者皆其子畜者也而今爲我兄藩鎮者皆所抗顏者也而今爲我臣固已幸矣又焉敢問雲朔之外與靈夏之間哉吾觀遼史與西夏列傳見其伐宋也必以告而得地獻俘也亦必以告及宋之伐夏也遼主時來問興師之由更爲主其和議宋奉命惟謹則西夏者遼之敵也宋必不伐夏以慾遼矣或曰宋常與金滅遼矣何不與遼而滅夏也曰勢不可也夫伐其子而與其父謀遼固不爲而況滅夏以益遼宋又不敢是以終宋之世夏即數有可滅之機如德明之初秉常之亂得敬之孽而宋終不敢過而問焉者非忠厚也不得已也畏契丹也夫唐之於突厥也常藉其用以取天下太宗時即統諸道兵討之致其來朝以雪前恥而宋之太祖卒不能乘周氏之勢以取燕雲使遼及夏與國相終始者蓋立國之道剛則積威而子孫猶有所守柔則日致於衰弱而不可救止矣嗚呼此宋立國之道之未盡善也

僞順

李自成小字碰生米脂人居於懷遠堡之李繼遷寨故亦爲懷遠人生而獰惡十餘歲即與同回婆家牧馬喪父爲酒傭日沈醉主者遣之去學鍛又不成僞人耕田常枕耒而臥不事事好使酒任氣鄉里苦之二十一歲應募銀川驛馬夫因挾弓矢習騎射時供

鄜傅夜陰失道有雙狠引之行竟不傷崇禎元年延
安大饑其十一月王嘉胤起府谷王二起白水相聚
於黃龍山爲盜不沾泥一座城五虎黑煞神等起洛
川王和尚混天王起延川苗美左掛子現綏德苗登
霧起安定各有衆三四千漢南盜又大起固原兵以
無餉叛略陽清水成縣涇陽富平耀州之間囂然矣
王和尚混天王等西略平涼南攻韓城官兵擊之走
西川自神木渡河陷山西之蒲縣分爲三部自稱橫
天一字王攻潞安河曲皆下之王嘉胤又襲破黃甫
川清水營據有府谷兒衆日盛而李自成者尚爲驛
子無叛志也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裁減驛站歲可

省金錢鉅萬朝議是之凡游民之隸籍驛遞者多亡
去自成亦復無聊始爲小偷里中更苦之謬相推爲
里長使主徵會以自給値催科甚迫縣令笞之加以
杻自成脫去竄入王左掛子苗美隊中號八隊闖將
八隊者一隊眼錢兒二隊點燈子三隊李晉王四隊
蝎子塊五隊老張飛六隊亂世王七隊夜不收八隊
李自成也名不大著而張獻忠已號爲八大王矣張
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爲府中快手不得志去
而從神一魁領紅旗爲先鋒有力多詭同夥咸尊事
之不沾泥攻米脂官兵擒之斬於綏德州其部多歸
自成遂渡河掠絳州三隊點燈子來會之入沁水縣

破隰州蒲州巡撫洪承疇總兵曹文詔擊之擒點燈
子於桑落鎮斬王嘉胤於陽城點燈子者清澗人趙
四兒也羣賊各領部曲數見摧敗乃議立紫金梁爲
首其餘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
塌天闖正虎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
鄉里人活地艸過天星蝎子塊黑煞神分爲三十六
營紫金梁者名王自用一名王和尚老回回者名馬
守應皆綏德人也當是時延綏之銳衆盡戍五嶺關
邊既虛三餉箕斂農民離散加以饑饉荐臻又不雨
者幾一年赤地千里米斗十六七錢艸根木皮所在皆
罄人相食巡撫練國事請發帑金賑濟不報至與秦

自十一月雨黑雪盡正月止雪深一二丈城中閒鑿
以行樵採遂絕咸撤屋材以爨盜賊蠭起轉掠求食
又別號諸賊若劉五可天飛鐵角城混天飛上天
龍馬老虎獨行狼出慮保德混天猴掠寧州環縣而
東至靖邊獨頭虎踰[illegible]合數千人者不可
勝數巡按御史李應期至綏德僞設偏誘降賊苗美
左掛子斬之而神一魁叛於寧塞矣初神一元起寧
塞攻破靖邊營及保安縣旋敗死弟一魁領其衆總
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之降於總督楊鶴至是復
叛其黨郝臨菴劉六出攻中部巡撫練國事合諸鎮
擊之於西澳數十戰陣斬可天飛大破敗之其黨斬

一魁以降混天猴郝臨菴劉六遯去而紫金梁等之在山西者破大寧石樓諸縣長驅出固關且至眞定會陽和巡撫來援遂踰太行依修武淸化復回攻臨縣破之當是時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者閻正虎也屯吳城向陽爾窺汾州者邢紅狼上天龍也從沁州而北入榆社壽陽者紫金梁張獻忠也陷遼州垣曲長子諸縣與遼州者混天王破垣曲李自成也由是賊之在遼子者出林縣在遼州者由武安在垣曲者出濟源而鐵顯道神活地艸鷂里入晉山西諸賊畢會於懷慶凡十餘萬懷宗聞之大驚遣宦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分監曹文詔左良

玉諸營督戰紀功過催糧餉總兵鄧玘左良玉戰於林縣敗績會參將湯九州以昌平兵至擊之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混天猴及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賊勢方盛而晉山西之賊復自濟源來會之遂乘冰渡河破河南二十餘城駸駸以入於湖廣矣信陽鄧州殺戮尤慘者蓋張獻忠之毒也事聞懷宗憂之特遣太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以弓矢監京營兵以往而專敕延綏巡撫陳奇瑜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隨方剿撫奇瑜遂檄諸道兵會於陝州混世王等又破隆德紫陽平利白河鳳縣而攻興安三邊總督洪承疇帥師援之城得以全適插漢內犯承疇

自漢中西防甘肅賊遂由鳳縣而陷兩當承疇追至成縣賊復向漢中有兵守雞頭關不得前乃出鳳縣趨寶雞求撫承疇以西事急姑聽之而湖廣之賊張獻忠等圍均州破房縣保康及竹山竹谿鄖撫盧象昇擊敗之獻忠遁入應山西奔商洛李自成亦由河南入秦破乾州爲曹文詔所敗亦奔商洛陳奇瑜招之不聽餘賊盡散入漢中且以至川川兵扼巴西諸險遂乞降於陳奇瑜奇瑜信而撫之解甲者萬餘俱釋爲民且傳送之及度棧道所過殘掠既而攻陷麟游永壽承疇招撫之賊在寶雞者亦叛去遂陷隴州靈臺崇信白水涇州于是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

至邠州長武西南至盩厔寶雞衆逾二十萬奇瑜始悔之無及矣兵部檄合河南湖廣四川山西所部兵各從便道入秦合三萬餘人以剿羣寇羣寇亦分爲三一出鳳縣攻漢中一出陽平關入梓潼一出寧羌犯廣元連營延蔓幾百餘里奇瑜以降賊復叛逮問乃特推三邊總督洪承疇代之賊聞承疇至盡走河南集宛洛間而張獻忠李自成獨留商洛山中合營出破澄城攻平涼邠州且由潼關而南與諸賊會都司陳永福敗之于朱仙鎮自成走登封密縣奔漢南循南山邊洛水而行至武功縣渡渭河走涇陽三原以馬少直趨秦州牛壽營掠馬數千匹攻隴州破之

將攻鳳翔且于三水縣役馬旬日閒有衆數萬陝西又大饑省臣請蠲崇禎八年以前逋租不聽河南大旱羣賊之在河南者凡十三營分道破滎陽胥汜水而及鄭州南圍汝寧破固始更自懷慶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且至襄陽張獻忠同老回回滿天星掃地王太平王金翅鵰從睢州入英山霍山至鳳陽焚皇陵釋高牆罪宗百餘人唐王之世子與焉後入福建稱名號者是也蓋鳳陽無城郭守者遇賊至便奔賊入府舍自稱古元眞龍皇帝三日後太監盧九德始來赴賊南下趨廬州陷巢縣合肥舒城廬江含山和州及無爲州潛山太湖而向麻城漢口矣皇陵

變聞懷宗素服避正殿祭告太廟令百官修省洪承疇師次汝寧令總兵鄧玘曹文詔守應山隨州以防江北賀人龍劉成功守信陽泌陽以控河南而鄧玘所過放縱甚於賊衆怨亂卒起殺於樊城而朝廷亦不問也當是時賊之在襄陽者十五營在宛洛者七十二營衆皆數十萬而援勦之師惟左良玉一軍塞新澠陳治邦一軍搤汝州陳永福一軍遮南陽既不敵賊兵之十一而且徵調時至入衞京師每以秋往及春而歸流賊得以更番休息日以滋大官軍疲於奔命故遇賊輒敗承疇既至汝寧老回回闖王破陝州南鄧自潼關入一字王撞天王自潼關出曹操又

駐兵光黃閒以犄角之洪承疇復自汝入秦檄總兵曹文詔以兵會至三水縣之鍬頭原與李賊遇自成頗怯不敢戰亂世王請爲先鋒自成大喜次日亂世王居前自成居中過天星居後曹變蛟先登敗走文詔繼至過天星與之力戰亂世王自成左右合擊之曹兵大潰諸軍莫救文詔自刎死文詔與其從子變蛟皆善戰時爲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至是戰死諸軍爲之奪氣變蛟以兵屬洪承疇焉過天星者張天琳也綏德人自成既敗曹兵從延安而西官軍逆擊之於羅家山大敗自成所收士馬器械無算遂從鄜州至綏德延綏總兵俞翀霄戰死賊鎗

衣遊城下呼鄉里親戚問安否于是鄉人皆艷羨從亂者日益衆漢中之賊過天星九條龍陷麟游止次蘭河洪承疇敗之於西寧州又力戰破之賊走降於陝西巡撫甘學闊學闊受其降安置其部數千人于延安闖王蝎子塊又自興安入漢中過天星等尋叛去甘學闊削籍以孫傳庭代之戰於盩厔擒闖王獻俘闕下蝎子塊走河西自成遂同過天星等出寇涇陽三原西安大震蝎子塊復來會之駐兵於涇河之濱者八閱月省城兵不敢出會曹變蛟與副將白廣恩兵至自成走秦川於舊營畔拒敵相持一年遁入華亭曹變蛟左光先祖大弼馬爌孫傳庭率師會攻

之連戰七日殺傷相當蝎子塊别為曹兵所敗官
軍食盡還保平凉自成亦奔隴州曹兵守汧陽自成
與過天星奔秦州蝎子塊降於孫傳庭自成自秦州
至崇信縣又為官軍所敗奔寧羌自七盤關而度朝
天關始犯劍州梓潼[illegible][illegible]青川彰明鹽亭諸縣皆破
之直逼成都攻圍七日不下自成引兵退屯汧陽聞
曹左兩總兵來會戰數却乃夜走徽州武功咸陽至
三原又分兵往西番族帳中掠馬將次老鴉關遇總
兵祖大弼與戰敗之自成復走四川廣元縣賀人龍
同降將蝎子塊追之俘其妻子自成僅與十八人遯
自成跳足行捫蘿附葛伏窟穴中數日得免闖走商

洛山中自成晝則射獵夜則讀書且觀乾象云過此
六月之卮九五可期以勉慰羣賊高一功從旁竊笑
之自成曰昔漢沛公百戰百敗而得天下汝亦知之
乎其所讀之書云為異人所授甚祕不得而知也自
是頗識字善占候羣盜益畏憚之為神人矣賊之在
鄖襄者黑煞神張胖子從南漳攻鄖陽總理盧象昇
帥兵追之三道并進會大霧賊迷道散走山官軍奮
擊之斬賊魁黑煞神飛山虎[illegible]賊奔荆州入西川賊
之在麻城者為總兵秦翼明所敗整齊王闖塌天八
大王九營分而為二一入蘄水一入桐城沿江賊嚴
曹操大會羣盜於陝州老回回過天星托天王十反

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各以夥至而河南
賊格麖鷹左金王起應之分掠內鄉淅川入襄陽熊
文燦擊敗之老回回等俱東奔襄陽曹操入內鄉淅
川山中踞險自守張獻忠又敗於鄖西乞降總理熊
文燦撫之分所部數千散處於房山竹谿兩縣會京
師有警名孫傳庭於陝洪承疇於邊相率出潼關勤
王曹操聞之以為勦已也遂乞降於文燦許之散其
衆與獻忠所部錯處焉自成既敗於廣元入山未一
月殘賊復稍稍來有衆三四千自成詈之山中旁略
近縣部分已定乃與十八人疾走至柞縣獻忠謀殺
之自成覺而逃問計於曹操曹操為之和解獻忠與

自成贏五十馬五十婦人十自成辭曰以身相依足
矣何必是也獻忠納之初獻忠之降也為總兵左良
玉所追乃遣孫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徑寸之珠
十賄文燦請降文燦昵之多所徵求文燦不能應尋
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焚其城與曹操合左良玉
擊之於房縣賊設伏羅睺山良玉麾陷伏中士馬
殲盡事聞良玉華職殺賊自贖而文燦論死乃以大
學士楊嗣昌督師伐之左良玉尋敗獻忠於瑪瑙山
遂遯入歸州自成與十八人復西入秦良玉不窮追
屯於平利縣獻忠伏巫山深箐中休息收集散亡羣
盜往往歸之曹操自巫山而西與川賊過天星等會

攻夔州陷大昌石柱女帥秦良玉來援督師監軍萬
元吉合兵擊之於夔州山中賊困過天星以百騎謀
奪尖山石柱兵邀擊於馬家寨敗之而楚蜀諸軍合
追至龍谿賊遯入七箐攻巡撫邵捷春檄四川總兵
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監軍萬元吉賀人
龍等間道追擊之賊驚潰曹操東奔大寧之小嶺過
天星關索趨開縣諸將又躡之於觀音山逐北至臨
江托天王常國安請降過天星奔達州曹操與金翅
鵬素不相能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曹
操知獻忠在巴巫間與良玉相持遂西合於獻忠過
天星又與獻忠有郄聞曹張合益懼不竝立之勢良

玉復乘勝移師擊之乃降惠登相者亦號過天星滑
湖人也初曹操之入川也凡九部整十萬掃地王小
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曹操西奔獻忠
其八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以聞叙賚文武將吏有
差獻忠曹操既合復入達州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
猛如虎率其子猛先捷與諸將戰於開縣先捷沒於
陣如虎僅以身免賊又出巫山大昌至當陽楊嗣昌
在夔州命楚將王允成等自巴巫邀當陽勦之鄖撫
袁繼咸悉兵扼賊於房竹曹操走河南獻忠復襄陽
無備簡二千騎持僞符夜至城下紿守者入縱火焚
襄府執襄王殺之投屍火中渡江破樊城并陷郟縣

光州新野楊嗣昌聞之自經死獻忠乘勝陷應山攻
寧隨州且攻南陽不能拔去之泌陽破鄖西左良玉
逆擊大破之獻忠負重創夜遯入山中收餘衆數千
向南陽因曹操以奔自成自成欲殺之修前怨也曹
操陰遺良馬五百騎資之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回革
諸賊合入霍山復出攻舒城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
昌深相結納文燦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乃
以兵部尚書督師賜尚方劒并鑄督師輔臣銀印給
餉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疋陛辭
日宴於平臺後殿寵餞甚至親賦鐃歌三章贈嗣
昌無方略惟請加勦餉三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萬

兩長吏益慘刻百姓重困及在蜀之順慶也自書其
旗曰鹽梅上將聞瀘州之敗猶云多辦長繩縛賊其
愎且闇大都如此時河南大饑飢民起爲盜賊以萬
數自成已西奔入商南山招集向所散賊數千人出
永寧陷宜陽勢復大振叛兵李仰皮以馬三百騎歸
之圍河南府有內應賊遂入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
乃發藩邸及巨室米粟數百萬石賑飢民自成跡福
王所在執之置酒大會以王置俎爵割雜鹿肉食之
號福祿酒世子奔懷慶後稱帝於南京是爲弘光盧
氏縣貢生牛金星降於賊爲其謀主山西卜者宋獻
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孩兒當

至神器自成大喜拜爲軍師李徇皮者曹變蛟之領
旗也亦延安人張獻忠已破舒城改曰得勝州出攻
霍山河南賊袁時中會之陷六安時督學御史較士
至廬州獻忠遣賊數百負笈衣青衿襍諸生入城夜
漏三下獻忠捲甲疾馳至城中縱火應之城陷遂略
含山巢縣還兵舒城且掠巨舟三百餘艘復大治舟
艦於巢湖習水師謀渡江攻南京選白晳男子僞署
總兵以下官總兵黃得功以大兵逐之奔灊山劉良
佐又破之於安慶獻忠入蘄水復東陷桐城屠之泝
江而上破漢陽武昌執楚王沈之西湖屠戮士民數
萬浮屍蔽江而下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毀目

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府自稱大西王改武昌
曰京僞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初李自成兵臨漢
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遣人賀之獻忠得書而
懼多齎金寶報使於自成自成留其使曹操不合於
獻忠來歸自成凡蘄黃之別賊格㷀鷹老回回胡闖
子爭世王治世王皆爲自成偏裨及破襄陽下荊州
合兵鄖陽自成令老回回守彝陵以逼[illegible]常格㷀鷹
趨德安以窺黃麻遂陷承天將發顯陵次風雷大作
乃悔賊懼而止陝督傅宗龍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
之兵會諸軍無見糧並散自成遂陷項城分兵屠商
水泌陽張獻忠糾回格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李自

成河南自成衆逾百萬攻陷襄城陝西巡撫汪喬年
到死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威振中
原前無橫陳者矣輕師攻陷南陽唐王遇害遂連陷
洧川許州河陰長葛鄢陵禹州殺徽王復圍開封巡
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置庫金於
城上爲重賞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遂走臨
潁偃師左良玉引兵來敗之獻忠已據武昌爲浮橋
謀向岳遂陷咸寧蒲圻岳州至湘陰分軍爲二親統
一軍下長沙一軍上荊州又陷衡州撤桂王府材木
至長沙起宮殿又分兵入江西至萍鄉攸縣分宜
萬載袁州吉安皆下之設僞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

陵爲順民縣獻忠歸長沙增兵爲九營攻建昌撫州
南豐遣人通好於老回回時老回回爲李自成據荊
州獻忠與修舊好合兵羣盜盡歸於自成合攻開封
先是賊數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賊乃築長圍以困之
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
政方國安諸軍次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皆不戰居
數日良玉拔營向襄陽諸軍亂啓睿同文岳南奔汝
寧開封被圍者八月城中雀鼠已盡周王庫金又竭
上廚曾無一臠之膳時曹操亦食盡將他徙自成餉
之賊晝夜攻不息守者苦不堪命以開封北枕黃河
潛作伏道引河水環濠自固更決堤以灌賊會河水

大至夜風晦冥暴雨數丈其聲如雷衝城而過兵民溺死者數百萬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以舟濟周王得免猶莫知所泊開封陷自成復攻南陽留之趨汝寧執崇王以行乃由唐鄧而西陷襄陽據之而自成始有大志矣分兵陷夷陵宜城荊門圍承天破之改承天府曰揚武州自潛江京山以及德安之雲夢孝感黃陂皆望風款附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曹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改襄陽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以牛金星爲平章軍國事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鼐党守素辛思宗容可成李友任繼忠吳汝

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爲將帥以喻上猷蕭應坤楊承裕爲侍郎以徐丘王家柱鄧巖忠爲中郎以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升爲從事以孟長庚陳蓋李之綱吳大鵬黃翊金有章爲防禦使以張虞機姚胤錫牛佺劉蘇鄧璉劉茂先爲府尹又使任光榮守荊蘭養成守彝陵王文耀守澧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馬世泰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禹州僞吏政府侍郎喩上猷等勸進牛金星不可此爲崇禎十六年之三月也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歸於自成由是自成始爲大元帥而制命行於羣賊矣惟格賫鴈左金王恃其衆不

相下乃置酒醉殺之格賫鴈者賀一龍也曹操攻鄖陽自成率數十騎晨往曹操臥尚未起即帳中斬其頭并軍將之曹操者羅汝才也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號之爲曹操自成在襄陽所營宮殿未成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孫傳庭遣高傑以兵擊敗之賊還襄陽大造戰艦遣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親軍有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步曰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男子十五以上撫之如子每騎兵一馬皆有副又爲置廝養二十餘人馱載馬贏不與焉衆實十餘萬且百萬也自成爲人不甚長高顴深顱鴟

目曷鼻反脣巨肩後髮際如聽聲似豺而語甚遲緩遙望之猶俗所畫鍾馗也性慘酷鋸鑿椎鍛不離左右斫足剖心日以爲常惟甘澹泊食無重味一妻一妾無子以李雙喜爲子尤嗜殺孫傳庭發兵出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爲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兵於下池寨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諭遼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陜西三鎭兵俱隨督師進討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命秦翼明出商洛爲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延寧二鎭兵爲後勁諸路兵先後次閿鄉自成亦盡發荊襄諸賊會河南傳庭進寶豐賊堅守

不下戰於城東自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後以精騎數千直攻中軍諸將復擊走之傅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攻拔之斬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擣唐縣殺賊家口始盡傅庭乃自朱仙鎮而南糧車不至士馬飢或勸傅庭旋師就餉傅庭曰軍已行即還已飢曷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傅庭復郟縣城虛無人集驢羊二百餘犒食之不給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前鋒搴自成纛進逐之賊披靡自成奔襄城築牆自守且食盡官軍屢勝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會天大雨不絶者七晝夜諸軍既深入餉道不通兵所至又皆空城士不能得食萩屠馬者膂而食食者輒病傅庭兵遂譟於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賊率精騎大至傅庭問計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堅師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遡賊易耳傅庭恐賊遯曰將軍何怯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徙去賊前鋒名三堵牆紅一白一黑一各七千二百人來戰望之如雲錦官軍股栗賊乘之遂大敗陷泥淖死者以萬數高傑立嶺上麾衆退奔不可止賊追至孟津官軍死亡五六萬人軍資器械盡沒傅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自成遂向潼關一隻虎陷華陰傅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高傑守關南賊來攻

傅庭死之高傑奔入省城取其家掠三原從延安東遯白廣恩西奔固原賊屠渭南陷華州臨潼攻西安守城副將王根子者以降書繫箭射至賊營約開門爲內應自成遂據秦府改西安爲長安稱西京授秦王存樞權將軍賊分兵徇諸縣皆降之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擣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擣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賊從之自成乃出秦宮女樂一部賜之以獎其功國號順建元永昌復五等爵設百官更內閣曰天佑殿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平章國事中書曰書寫房六部曰六政府尚書侍郎郎中曰中郎主事曰從事翰林曰弘文館六科曰諫議大夫御史曰直指使尚寶曰尚契司太僕曰驗馬寺通政曰知政使巡撫曰節度使布政曰統會使各道副使曰防禦使知府曰尹知州曰牧知縣曰令又置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都尉掌旅部總哨總等官服色尚赤品級以一雲二雲爲差紗帽團補用唐制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關防曰符方印曰契豈則有

中吉左輻右翼前鋒後勁等名旗纛則前黑後黃左
白右紅中青以五行尅勝爲色分天下爲十二州如
舜典焉大封功臣李雙喜爲義侯田見秀爲澤侯劉
宗敏爲磁侯劉芳亮爲汝侯李過爲亳侯馬世耀爲
巫山伯王佷智爲確山伯田虎爲寧陵子高一功爲
臨朐男追王其先代以李繼遷爲不祧之祖其曾祖
以下皆上謚號爲皇帝追尊其母呂氏爲皇太后呂
氏者懷遠堡人生自成時夢一冕旒如帝者旁有二
貉璫翼之而進因名自成爲皇𣏌子時萬曆二十五
年八月巳巳之酉刻也册封劉氏爲皇后陳氏爲貴
妃弁頒諱法於天下曾祖世輔諱世爲弁輔爲輻祖

海諱爲泉父守忠諱守爲寫忠爲衷自爲倉成爲成
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卽順王位是日風霾黃霧四
塞自成意不悅禮政府侍郎姜學一進曰乾坤有意
扶眞主日月無光掩大明自成爲之解顏大集士子
考試於禮政府出題曰道得衆則得國士子私相謂
曰仍不離盜賊二字試居上等皆以州牧縣令授之
先是秦府門外石街石紋成青蓮華拂拭之愈明至
是爲賊所據此白祥也十六年冬分遣田見秀徇漢
中李友徇慶陽平鞏臨洮李過徇延安大會羣賊戎
馬數萬匹旌旗百餘里自古出師之盛所未嘗有遣
爲禮政府侍郎姜學一祭陵升米脂縣爲天保府治

天保縣南割清澗以上東割山西之永寧寧鄉臨縣
保德河曲屬焉乃檄天保府礎賀時雨艾詔於市初
米脂諸生賀時雨貢生艾詔詣督師汪喬年上書請
發自成祖墳爲厭勝計喬年以聞報可事下知縣邊
大受親臨發掘及開有大蛇十數皆長丈餘回旋其
中枯骸成漆色生毛髮赤蟻數斛盡焚棄之故賊得
而甘心焉人稱爲二義士云發金數萬洛榆林諸將
榆林城守不從攻陷屠之破寧夏三邊俱沒至是以
捷聞自成遂帥兵從韓城渡河無復後顧長驅而東
矣自成旣入潼關獻忠自岳陽渡江入夔州陷佛圖
關圍重慶屠之瑞王闔宮被難進陷成都蜀王死之

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無人跡獻忠遂奄有兩川
國號大西建元大順當是時流賊之毒幾半天下惟
大江以南稍稍寧輯而蝗旱頻仍僵屍枕藉山東大
盜又起京師大疫死者不可勝數懷宗憂之臨朝而
嘆大學士李建泰進曰王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
人頗知寇中事請提兵西行上悅乃擇日以特牲告
廟臨軒推轂賜以龍節上方劒法駕御正陽門宴餞
之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受命
自成巳渡河陷蒲州有紅甲總兵者入河津縣鹵掠
自成斬以徇軍中凜然於是汾州太原以至忻州官
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自成擊之連戰十餘日

賊合諸路進攻遇吉退守寧武關悉力拒守戰三日殺賊且萬賊引兵迭戰遂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鬬被流矢見執罵不絕口縛於演武場磔焉遂屠寧武所部蒙古三百人馳奔賊陣皆戰死李自成旣殺遇吉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督輔李建泰過東光兵不戢士民閉城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至是聞山西郡縣悉降於賊懷宗特命內官監制各鎭軍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鎭盧惟寧監天津通德臨津方正化監眞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薊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元監薊鎭中協張澤民監西協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挐反使督撫藉口不聽兵定舉城降詔徵天下兵勤王史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自成入大同盡殺代府宗室留僞將張天琳守之宣府告急命鎭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是日命內監分守九門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徵兵 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淸赴京澤淸先已縱掠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即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迎降李自成宿陽和長驅向宣府總兵白邦正監

視太監杜勳郊迎三十里執禦挺以從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薊遼總督王永吉節制各鎭俱聽便宜行事賊警益逼有勸帝南遷者帝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賊自柳溝抵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僞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九門外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初吳麟徵請徙寧遠飛檄趣三桂入山海關三桂率大衆東行急不得趨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太監高起潛棄居庸關走西山賊自沙河而進直抵德勝門竟夜焚掠人心洶洶城外三大營皆潰火車巨礮蒺藜鹿角俱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日明天雨俄微雪須臾城陷崇禎帝殺袁妃又殺公主斷一臂仆地周后於坤寧宮自盡帝乃走煤山之紅閣經死時爲崇禎十七年三月之十九日也賊入德勝門晡時李自成絨帽窄袖衣乘烏駮竄僞平章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諸賊帥皆擐甲執兵先入淸宮自成自東安門入司禮視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迎至德勝門隨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不得乃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朝見俄得崇禎帝凶問賊往煤山臨而哭之曰我來與汝共享江山如何尋此短見諸賊無不灑淚乃以帝

禮殯之遼東總兵平西伯　聞京師陷帝后崩
遂縞素發哀乞師於我
大清討賊傳檄遠近李自成聞之大驚脇　父襄
格之　不應自成率兵數十萬東行劉宗敏李過
等從之至山海關之紅花店連營四十里　悉銳
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分兵疊進三
面闔關城賊營馬步相閉我兵馬步亦對壘而陣朝
出戰則先馬後步夜收兵則先步後馬賊見其整不
敢犯戰四五日罷極而賊衆我寡勢將不支會我
大清兵已至寧遠得　書晨起介馬疾馳一百八
十里至關而日方亭午也　出迎於歡喜嶺遂合

兵大開三關門命　之偏將劉可不免率五百騎
從北山西而出賊之左李建功以五百騎從南海邊
而出賊之右俱期會於二十里之外　與
大清兵衝其中堅震呼動天地自成大潰諸賊相騰
踐者數萬人會天黑雲起壞其營賊惶惑不知所之
爭投崖谷死者不可勝算四十里之營無立艸焉自
成以數千騎疾走永平　追擊至灤河驛又大破
之賊竄京師縱火焚諸宮殿燒九門西遁　追奔
至保定奮擊破之又追破之於定州北自成中流矢
墜馬掖而上晝夜兼馳度故關入山西　還軍京
師順治元年五月之朔我

大清兵至北京爲崇禎帝發喪謚曰懷宗端皇帝葬
思陵李自成自井陘西行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隘
我師躡躡及之於西安自成悉衆迎戰我以鐵騎衝
之賊衆大潰奔商洛我
大清兵旣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自成南奔
辰州將合張獻忠留屯黔陽部賊亡大半乏食至九
功山下賊屬者纔數騎耳往邨落中求食邨民擊之
騎皆走險阻不知所終李過聞自成亡渡湖入黔中
改名李赤心死於巴東順治三年肅王西討獻忠在
成都日擁婦人沈飲大兵至倉皇出戰我兵之先鋒
一矢斃之四川平

評曰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惟漢與明而已下此
皆不及也何也放伐之事爲之君者誅之爲之民者
弔之然爲之君者有不忍言者矣此湯之有慚德而
武之未盡善與況後世之有天下者乎夫爲漢之君
者二世也爲唐之君者煬帝也二世也而閻樂弑之
煬帝也而化及弑之二主見弑而天下解綱矣猶逐
鹿者掎之角之而惟人之所爲矣此漢唐得天下之
正者也吾謂
本朝之受命也過之流賊李自成者積十年之威驅
百萬之衆臨北京不日而城陷役崇禎帝身殉社稷
此天下之大賊也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之尤春秋之大法也我
朝聚義師入關討之大軍長驅朝至夕卷炳炎火之
燎飛蓬滄海之沃爝炭矣是殄卜之閫不若是之盛
也虎牢之戰不若是之捷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
戰此三代以來所未有者也漢唐之君不其愧乎夫
當時之入關也非有卞莊刺虎之計也非有張良借
箸之謀也又非有蘇秦收高壘之策也投袂是言以學
逵疾驅一百八十里至闕從入敵闕當有當天下之
心哉蓋拯焚救溺有不如是而不可已也是以至仁
伐至不仁疾如風雨勢如雷電有何勁敵之不摧滅
也哉不然自成之師衆號百萬奔竄楚豫有天下大

半恐未必能指掌而破之也且吾觀崇禎之變何其
與唐之廣明不亂之一迹也黃巢至長安一朝克之
稱黃王上尊號三年而後爲李克用所敗更一年而
斬於狼丘唐僖宗奔興元五年還京又二年而後殂
唐僖宗安擬大懷宗哉乃僖宗幾失而復得懷宗身
死而國亡抑李賊之運勢遜於巢亦不旋踵而敗以
至於盡者何也蓋藉口除而資帝王也嗚呼我
朝得天下之正三代以來未之有也

延綏鎮志卷之五　　嘉興譚吉璁重修

延綏鎮志卷之六

藝文志

詔

漢文帝

發邊吏騎詣匈奴詔

漢與單于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單于甚
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
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
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
高奴

隋煬帝

答啓民詔

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

宋哲宗

赦令能鬼名濟等詔 元符

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
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
竹從厥德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賜仍舊

敕

宋　歐陽脩 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廬陵人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師諡文忠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

敕王慶民省所奏准樞密院劄子節文以臣僚

府二州縉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右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算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鄙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營壘亭障屯防之要列爲九目彙爾條陳不獨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邇茲來上深識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制

宋綬

折克行彰綵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肆相賊虐致天之罰申命

六師開通道塗叛夜城壘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茲去重賞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效可

御札

宋歐陽脩

撫問麟府路臣寮口宣

卿等夙有時材府分邊寄顧藩籬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戒示撫存體茲東注

表

隋啓民可汗

乞依服飾表

巳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

宋西夏主李元昊

告即位表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

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

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甥爲南面之君敢竭愚
肝常敦歡好無來鴈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
鎮邊方之患至誠凝顒仰俟帝俞謹遣晉沛俄疾俯
斯闕卧普合濟寬崖嫋奉表以聞

西夏主李乾順

賀正表（金天會二年）

斗柄建寅正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
之辰四序惟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遐
方順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突奧務行
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群黎仰治受厲闕居春之早協
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
克皇獻歲之心謹遣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
德郎李膺等賫表詣闕以聞

宋曾鞏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所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
允仍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彌形
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兼凝屬在親賢誤及冲幼
伏深兢懼中謝伏念臣家休宸極託蔭慈闈未閱六
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
善可遷竊有自彊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
恩更崇命秩抗等威於元宰躋爵列於眞王自顧空
疎將安報稱茲蓋伏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
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光於穉齒致茲異數猥被
誤能敢不自勵童蒙竊慕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
坤育之私

奏疏

漢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至尚書令）

議復三郡疏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
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
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河山
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
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
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
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
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安定北地上郡）園陵
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
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後漢武宣劉皇后（名娥字麗華太保劉殷女性孝友敏識詞翰見列女[illegible]）

救廷尉陳元達疏

伏聞將爲妻營殿今將德足居鷗儀非急四海未一

禍難猶[illegible]勁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竊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念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瘵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

隋長孫晟 字季成代人官至秦州總管右驍衛將軍

奏處染干疏

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苦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并從之

唐唐休璟 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illegible]

乞守豐州疏

豐州控河遏賊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狄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

宋賈昌朝 字子明真定獲鹿人進士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元

請勿數更守臣疏

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反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帝嘉納之

滕元發 字達道東陽人知鄆州

請擊夏秉常疏

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張亢 有傳

請置總領疏

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矣事不相統一亦互異請下

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巳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今使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砦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苑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

奏邊機十事疏

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於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擊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邀鬭鋭氣巳衰如賊巳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爻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巳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巳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何如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無一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令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謄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類諸州弃募克敵制勝保捷廣鋭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廪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

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門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

劉平 字士衡開封祥符人進士及第官至鄜延副總管卒贈朔方節度使諡壯武

攻守疏

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家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衞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幷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於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幷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搆怨此乃天亡之時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

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朞月而人心自定乃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我苟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請名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未報

楊偕 字次公坊州中部人進士官至工部侍郎

修寧遠砦疏

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冰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險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

羌[illegible]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尾
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我[illegible]來攻賈
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築邊塞是棄屬系由
忽大患也況麟府五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壁由
何足惜哉

歐陽修

論不棄麟州疏

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
不若分其兵駐於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
可省轉輸於策爲便

夏竦 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歿官[illegible]累遷樞密使封英國公謚文莊

論兵事疏

環者鄉退逃背叛惡怨朔方至道初將兵征白守榮等
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過怨端溶河[illegible]首領等榮僅
以身免自端始欲發兵數路府鄜延環慶三路趨平
夏破其巢穴宋聚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
超張守恩五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十數日不見賊
守恩見賊不擊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
卒困乏相繼引退時繼遷尚稚擁入朝之後曾光寶
掩襲之餘遁逃沙漠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嚴
選制之敕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則驅逐去無
追捕也然係[illegible]之境自講武備設之後頗緩制禦已

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
明元昊相繼倡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
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
以興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
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
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
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
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
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
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明倪岳 字舜臣錢塘人天順元年進士翰林編修歷官至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毅

言邊事疏

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蓋
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
遠難於守禦擁衆長驅遠者踰千里近者不下數十
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衞輕佻者挫
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寇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以致上廑宸慮遣將徂征
然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
彼器械虛張聲勢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
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

并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所饑日深非細
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累邊兵
之功望敵奔潰久爲敵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
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
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喩此無
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
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
返不逭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萬一此或有
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
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
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

役道路愁怨井落空虛而至迤京芻百錢斗米倍
直不幸遇賊身已擄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
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
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
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
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
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貿倍蓰之利
官級日濫鹽法日弛而邊儲不充卽故也又朝廷出
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
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價益賤
粟日散而少則價益貴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堆

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麋廪之虞士卒無
飽食之日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
而無養之之實徒吝一時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
心效力乎採之廷臣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者率
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
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
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
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
爲累饋餉爲難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擊或鈔掠於
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
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illegible]損又謂綏

十萬之衆畢半月之糧奮揚威武使河套一空是亦
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
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然倖萬一邂
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
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富
彼或往來遷徙避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持我困憊幾
賊突[illegible]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
沒之轍矣甚者至謂[illegible]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
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
關陝得以安枕矣一民尺地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
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

那移庶幾可守府谷堡後出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利山土門堡移出十里坪太兎鶻堡移出響鈴塔门洛城堡移出號營兒寨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間道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撥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此匠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廣其規制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矣

余子俊 有傳

計處賊情疏

字羅忽乱加思蘭等自成化五年相繼入河套住牧沿邊一帶及腹裏地方被其出沒搶掠節次調集客兵及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軍民供給軍餉勞我軍馬疲我邊儲通查本年以來運糧四十萬石料五十萬石草一千萬束止足成化九年二月終止支用緣今年陝西山西俱被災傷秋收荒歉又况逆年供餉財力困竭若不急早計處或[illegible]外患未消內患復作臣等議得今冬無警及合措置明年三月起至成化十年二月終止此緊[illegible]定事勢非比臆度而言倘阿羅出等又復過套潛住我軍疲倦之何以待之乞勅户兵二部再行酌議行令總兵官武靖侯趙輔并參贊軍務右都御史王越目下將見調軍馬相機戰守候今冬無警自合班師若是仍不過河即於成化九年二月內就將陝西該運糧草人夫內摘撥五萬名每名於本年該納稅內免其遠運邊糧二石以充盤費又各於腹裏經過州縣倉分賜與食米一石及再免一年民間户口食鹽鈔貫并雜泛差役少示寬恤趁本年三月四月敵馬瘦弱各備器具圖築一處於正

統年間原埋界石堎上邊山劃削如壁俱高一丈五尺前項遠來官軍量與銀各一兩免放休息其揵中馬匹摘撥官軍送去延安綏德鄜州慶陽環縣固原等處趁草餵養就當休歇以防深入兩月之間前項剷削邊山縱或不能俱完要害去處已爲有限止以步軍守之彼若不得利必將遁歸先此計算措置以後事宜另行定奪

陳言疏

榆林切近河套東西相去二千餘里原設守備官軍兩班輪流不過一萬六千餘名一遇侵犯便調客兵防禦軍餉勞費無積[illegible]鎮守等官會議合於榆

林城添設三衛安邊營并鎮羌堡各添設一衛部議止令將天順年間陝西清出遠年無勾同名同姓連年奏告不曾着役軍人并召募壯勇各處情重罪囚編發充軍於榆林等衛收伍到今一年不及千名若將清解雲南兩廣福建浙江衛所不服水土軍人收發榆林等衛彼處軍伍未至空虛揆之事勢不爲無理伏望聖裁

邊務疏

榆林係延綏極邊總會軍馬去處天順八年開設榆林驛衛門不設官吏止將綏德衛見在本城操備馬隊官軍數內摘撥一百名委官管領專一在驛走遞

凡遇出哨等項俱免調遣臣等查得榆林驛至魚河驛魚河驛至銀川驛各遠八十餘里其魚河銀川二驛各設上等馬五匹中等馬四匹下等馬四匹騾冲頭馬因路遠沙深常致走傷倒死騾頭雖設不能濟用若將榆林驛添驛丞一員吏一員設馬一十匹照舊撥用廩給延安府管轄迤南半程歸德堡添腰站一處設吏一名馬一十五匹不撥廩給令榆林驛帶管魚河驛見有驛丞吏典設馬一十五匹照舊撥用廩給迤南半程碎金崖堡添腰站一處設吏一名馬一十五匹不撥廩給令魚河驛帶管所添腰站不必隸降印記銀川驛見有驛丞吏典設馬十匹照舊撥用廩給每站各止四十餘里馬匹雖少不致勞累但所僉前項馬匹數目比之腹裏驛分多寡不同合將延安府納米囚人照見行事例折收銀兩在官見無馬匹動支置買以後若遇各驛額設馬匹因爲飛報軍情走死動支前銀買補若係尅減草料瘦損倒死所設馬夫賠補還官合用鋪陳亦合從儉每二年動支前銀置買青紅三梭并棉花做造一次每驛止置青紅絹鋪陳三副以備應付上等使客著爲常例毋擅更易其榆林驛若似近年動調軍人馬匹不敷一時權宜量撥陝西潼關南陽等處軟弱軍人馬匹協濟却將榆林驛見撥走遞綏德衛慣戰官軍一百

一員名退出交與把總官員照舊管領戰守臣等所見一則增兵一則節財乞敕兵部再行詳議合無俯從

邊務疏

先該臣等議得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俱係平漫沙漠去處難以打[illegible]挑壕塹焉難於出入及鎮靖堡已行奏准那回塞[illegible]今定邊等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但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營合當照舊不動止將新興堡那於迤[illegible]古跡海螺城安邊營那於迤南中山坡永濟堡那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那於迤北白塔澗口以守則固以戰則利

其永濟安邊新興三處舊堡營房不許拆動永濟新興城小常川輪撥官軍三隊安邊城大常川輪撥官軍六隊守護遇警或欲撲營核兵老家及把都河石澇池三山三堡俱係創設官軍數少又且全無器械及沿邊創修崖砦八百餘座器械亦無合當奏請須給神鎗三千把以備戰守

開設學校疏

楡林城坐落綏德迤東二百五十里之達永樂宣德年間鎮守都指揮在於綏德操練軍馬守禦地方河凍之後不時出哨至楡林城而止正統年來侵犯日甚命鎮守總兵巡撫內外官員將軍馬那出楡林城

常住節制東西二路軍馬以為久遠禦備之計卽今東西二路城堡陸續增至二十九處楡林城實居其中近已開設楡林一衛生齒浩繁子弟率多美質儘堪教養況時常迎接詔敕幷進表箋無人供事及照軍中凡遇卜日用藥亦各缺人臣等議得楡林衛實當萬萬年鎮禦重地合照正統年間凉州洮州二衛添設學校事例開設儒學及陰陽醫學各一所設教授一員吏一名生員於本城幷東西二路俊秀子弟內選充其科貢等項事宜幷該設訓導俟有成効之日另行酌量會奏定奪陰陽醫學各設官一員於民間訪保術業精通者送部考用乞敕禮部詳議可否奏請開設

楊一清 字應寧巴陵人官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修理邊墻疏

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寇衆拆墻入犯誠非細故成化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巡撫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輙失利一二年來寇復大舉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廑宸慮敕臣經理臣自慶陽

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伏見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遏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齔脫巢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北邊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

之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
必終不可復也

王綸 字存之滄州人延綏都御史

因事摅愚亟圖整飭疏

榆林鎮城成化年間自綏德州移設榆林先任巡撫
余子俊長慮却顧規宏圖遠可謂詳且審矣彼時套
中生齒未繁故備冬防秋隄備有期主客兵馬調遣
不煩自弘治年間火篩盤踞套內䟦梁憑陵榆林遂
爾多事節令防備難以盡泥常格況事體積於因循
人心玩於積習若不及今亟反其勢而整飭之日復
一日愈難措置臣以菲劣待罪巡撫憂心如焚不敢
苟安謹條爲亦事爲皇上陳之

鎮守總兵官之敕諭者所以覊軏諸將調度各營
也臣恭覩延綏總兵官李輔敕諭未見開有節制
副參遊守等將字様將何以杜驕抗之漸此敕諭
之宜申明者一

西路參將正統年間駐劄舊安邊營成化年間暫
移新安邊原非奉有欽依今舊安邊之地勢切近
大邊東連寧塞西接磚井比之昔年孤懸者勢有
不同合無將參將仍移舊安邊以便調度此將領
之駐劄者一

東路參將與高家堡守備糓管大柏油堡西路參
將與清平堡守備兼管龍州城定邊守備與領班
都司兼管班軍平居無事十羊九牧一時有警彼
推此避非法之善也及查大栢油堡去東路參將
駐劄神木地方龍州城距清平守備駐劄地方各
止四十里策應頗便昔年定邊未設領班都司班
軍隷屬守備今既設有領班都司而守備豈得兼
隷今議將大栢油堡專屬東路參將龍州城專屬
清平守備班軍專聽領班都司管轄責成既專庶
事有統此專官之責成者一

西路鎮靖堡地方廣濶兵馬衆多把總名位太輕
難以制馭合無將鎮靖把總改設守備一員東連

龍州西接靖邊俱聽提調清平守備改援威武堡
駐劄提調清平懷遠二堡夫各堡既有守備不必
仍聽西路參將遙制合無將寧塞把鹽塲一十
二堡專屬西路參將管轄靖邊龍州鎮靖三堡聽
鎮靖守備管轄清平威武懷遠三堡聽威武堡守
備管轄官不加增而防禦亦不誤此將官之改設
者一

延綏鎮城先年開設綏德州今之榆林爲出哨水
頭也先任巡撫余子俊改移榆林實爲遠慮彼時
敵未入套防冬爲急因設安邊所於西路隷慶陽
衛鎮羌所於東路隷榆林衛以候漸次填實臣查

衍安邊鎮羌各所一帶流寓之人希圖開墾荒田逃避民差兩相影避今議將安邊鎮羌二所附近流寓之人願應軍者聽其應軍每軍一名許種地一頃永不起科各隨地編附各所其不願應軍者各將地查明還官召軍開墾則操備防守利有兩全此軍伍之塡實者一

先年投降男子解送兵部審實安置兩廣近年榆林鎮城遇有走回人口失迷鄉貫不願歸籍及西番各種被搶投降者不知起自何年俱收通事食糧一失其心遂而奔歘朝出此城暮入彼帳我之虛實險易無不周知臣以爲除原係本鎮本省人役或聽召認或收通事無容別議其別省失迷鄉貫者聽臣審明咨解山東巡撫衙門查沿海衛分撥給空地月糧米石勿令失所則投降之處置者一如果蕘可採伏乞敕部議覆

王遴（有傳）

量復城堡官員疏

臣撫屬延慶二府逼近河套爲秦晉門戶成化年間該先撫臣余子俊開設城堡二十六處并築邊墻一道沿至近年沙壅水決鮮有完壁而吉能等復占據河套可不預爲之防乎臣訪得本鎮先年俱特設修築城堡官員後因修築事完裁革雖歲月無從考証然故老往往稱述至嘉靖三十二年該都御史張珩援例題復前項修築城堡官員設參政一員於慶陽駐劄參議一員於綏德駐劄專一修築兩府四衛城堡此則見於今日文案俱存非徒稱述而已一時邊堡多著成績後至嘉靖三十六年隨將參政參議裁革原管修築事務責成守巡河西道榆林靖邊道帶管各官俱有本等職業不能兼理而守巡河西道又非臣所專屬以故節次題設卽臣所目覩者如榆林鎮城及綏德米脂義合開荒碎金魚河歸德常樂雙山響水等堡大槩城皆及肩之牆墩皆盈尺之土萬萬不能防禦以臣之愚再三計之合無止設府同知一員定擬專管修築城堡事務延安府帶銜榆林鎮駐劄先儘沿邊三十六城堡次及近邊葭州綏德州神木米脂府谷安定保安安塞清澗等縣次及民間堡寨窯窨逐一相度漸爲修理聽臣總視督考於中不許別衙門差占庶事有專責人無冗費矣

經理黃河運道疏

臣所撫屬如東路神木府谷及大柏油以至黃甫川諸堡皆道路阻絕人煙稀少商販不至而府谷一縣治之中逃亡殆盡存者僅三十餘家其他可知也卽各軍領去官銀一時無從糴買當圖多方拯救似難循襲故常以臣之愚計之禦邊莫先於足兵募兵莫

先於足食而足食之計惟有理河渠廣爲儲蓄而已若黃甫川清水營木瓜園孤山鎮羌永興六堡則皆近河者也臣舊爲岢嵐副使時嘗一通河運以濟偏頭關支儲而晉之興臨保德葭州吳堡舟皆直達於邊近者止隔二三十里遠者不過五六十里如京運間支通倉事例也當時謂臣所舉出於尋常心思之外咸以爲便臣愚謂今日足食以濟府谷一縣黃甫川六堡之急計莫有善於此者蓋府谷黃甫川等處地勢稍南尤便於偏頭關耳合無容臣量造運船二三十隻每隻約載五六十石一面動發官銀於山西興臨保德各積粟地方易買仍行之彼處撫按

衙門轉行府州縣官員嘗念恤鄰之義勿得遏糴自便一面聽臣行文陝西布政司將撫屬葭州吳堡縣應解本鎮錢糧改納本色俱聽臣運赴府谷縣量蓋倉廒收貯以濟一縣六堡之急蓋府谷爲總會之處去河止隔一里無盤撥之費黃甫川清水營去河止二十五里因而陸運及之亦無寇鈔之擾惟孤山去府谷四十里鎮羌永興木瓜園去府谷六十里雖跋涉稍遠若乘時放之及量爲運送較之商販不至糴買不出者亦大有間也議或者謂船多恐敵緣之而渡貽害河東然造船非自今日始也各處渡口官造渡船甚多民間亦有裝載柴米船隻節年未聞有窺伺之者況臣前在岢嵐所造船隻因破此議止堪渡人不堪渡馬羣情始釋此見在尤可考者也

議處入衛遊兵疏

嘉靖二十九年以後因薊鎮失事選兵入衛蓋謂薊鎮主兵一時操練不及特暫調耳故節年有責成督撫諸臣操練主兵減調客兵之議今本鎮入衛之兵四枝人既不勝其苦近年又該總督薊遼軍門於內抽選精壯九百名置之標下入衛之兵又責令臣等補足是四枝之外又加九百名矣乞敕該部從長議處延鎮前項入衛之兵何年可以減調薊鎮主兵何年可以練成如客兵果不可減主兵果不能練延鎮

危急至此作何處置應否將薊鎮操練主兵銀兩召募土著銀兩每年解送延鎮若干以憑另行召募其總督薊遼軍門標下所抽選者九百名原非入衛之數似當照舊還延者也

禁革調操疏

延綏一鎮設邊堡三十六座正奇參遊一十一營各有原額兵馬除遊兵四枝入衛薊鎮外其餘在鎮戰守保障法甚善也不知起自何時因入衛遊兵多有逃故補發不及就於各堡各營調軍搶馬較足而行此其原往入衛雖堡營空虛不計也近該臣按管閱視兵馬惟正兵營與臣標下稍堪出戰至各營不與

不堪且不成行伍求一精壯之軍一驃壯之馬絕無臣問之皆云挑去入衛矣即有一二又該本鎮總兵官挑爲尖兒手矣夫餼養好馬名選好軍旋復挑去征剿以後孰肯爲之以養人用哉此營堡所以日廢也以臣之愚當先自禁革調操始庶營堡戰守有資矣

東協移駐孤山疏

延綏原有協守副總兵一員所統奇兵一營居常駐劄本鎮有警則聽調堵截防秋則東路備守夫居常既有駐兵之費而防秋復有客兵之支至於各堡有警應援常失之不及甚屬未便臣愚以爲孤山在東路之中可將副總兵改爲分守延綏東路移駐孤山以守要害不惟秋防省行糧之給且應援無後期之虞雖河東保德等地亦有恃而無恐也臣愚以爲移之便

郜光先有傳

仰仗天威疏

黃台吉等盤踞河套族類漸蕃向雖納款求和猶是懷疑觀望邇來伏蒙皇上溥天地之仁容春秋之貢且准其互市均其封賞彼雖異類亦有人心此風一聞悉皆悔悟無不舉手加額羅拜感恩隨差使我勺太等齎執番文叩邊求市且套中吉能習見河東俺荅等皆授官職重蒙欽賞允行開市再三懇求欲要延寧二鎮一體交易由昔而觀恐猶多僞就今而論似屬真誠合無將延寧二鎮議過互市應行事宜開陳上請

一議處撫賞宣大互市宴勞賞賜所費不貲延寧二鎮荒涼窮邊難與彼同但彼厚此薄亦恐致有他議撫賞之用不得不力爲之計也及查宣大總督具題該戶部覆議行令各鎮各動客兵銀一萬兩專備撫賞合無比照宣大事例延綏於客兵銀內動支寧夏除支剩客餉并扣還折色共三千兩外不敷之數於大小二池鹽課內奏支專聽互市一切宴賞之用事完分別造册奏繳

一議定市期查得宣大市期原定二月套中互市當在三月每開市一次許十日即止今歲時期已逾難奉俞旨不拘月分姑與一開仍嚴諭吉能傳示部落此番事起倉卒官司買辦不全商販一時難集如大家止許市馬一二匹餘小家或每家一匹或兩家一匹不許貪多擁擠貨物不足徒費往返以後堅守明誓市廠嚴肅每年三月許開市一次預期曉諭商販多置貨物大行開市俟市完之後即各安生理再不許縱容

部落叩邊求市違者傳令加罰

一處置市貨延寧二鎮倉庫空乏既無官銀可權商本又無大商可與交易若互市一行部落雲集其勢有不得不取給於官者但入市之初旣難定數交易之貨亦難預約查得各鎮椿朋肉臟地畝等銀原係買補各營入衛倒死馬匹正項今旣互市前項銀兩該動買段布交易及查大小二池鹽課銀兩原備延寧二鎮緊急客餉合無於延寧二鎮內各動支銀一萬兩委官帶領舖商人等前往出産段布等貨地方照依彼處時估兩平易買星馳運赴市所專備易馬如

延寧椿朋不足容督臣行令陝西巡撫動支該鎮椿朋馬價銀五千兩分解二鎮公費應用却將陝西苑馬寺每歲二鎮應輸兌孳牧馬五百匹免行開領留給固原入衛遊兵騎征以抵前銀庶爲兩便其開市中有不願易換段布者再於二池鹽課內酌量動支聽以銀易其換來馬匹印給延寧二鎮各鎮入衛缺馬軍丁領騎事完將支過銀兩并買過段布易過馬匹各數月聽臣等分別造冊送部查考

一議給馬價查得先年易買邊馬不論大小齒歲一例給以貨物今宜大事例馬分上中下三等價定十二兩十兩八兩之異分等定價適爲均平合無嚴諭吉能傳令各部落赴市馬匹務要身膘長大齒歲相應者方許入市如邊馬四歲以至八歲身高四尺三尺八九寸者爲上等給馬價銀一十二兩十歲以下身高三尺六七寸以上者爲中等給價銀十兩十一二歲身高三尺五寸以上者爲下等給價銀八兩估定銀數照價以紬段梭布鈔葉易之其餘瘦小齒老者不准入市違者嚴行照例究治

一分定市地查得營堡俱在延綏黃甫川堡起磚井堡止各邊外并寧夏河東賀蘭山北一帶散

住惟賓兒台吉一枝近年以來或住涼莊山後或移賀蘭左右往來遊走原無一定今延寧二鎮市廠旣設若不酌量去鎮遠近分定市廠必致生怨闘係匪輕臣等查照吉能原開分有部落應將吉能并伊子孫女婿及伊見在弟打漢兒台吉銀定台吉已故弟都喇兒台吉威正台吉各子孫親戚俱赴榆林市廠其賓兔台吉著力兔台吉打正台吉或牧氣黃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炒哭兒台吉亦青黃台吉白馬台吉青把都兒台吉那木台吉各子孫親戚俱赴寧夏市廠容臣等預遣官通給牌面宣諭吉能傳布

各枝頭目遵照分定市廠依期隨帶馬匹牛羊
徑赴市口仍諭派定某頭目當先市某頭目當
後市挨次序入不許紊亂再照榆林市廠既有
吉能足可給來寧夏市廠雖有頭目緣無統屬
未免散亂一併諭令吉能就於彼市頭目內查
舉部落素服者一名給與號令督市約束事完
加賞以酬其勞如有不遵分定市廠入市逞兇
故違號令者許督市頭目即時照令責罰

一優贍通丁通丁從套中來降者產業既無家口
又多雖有月糧一石僅足餬口衣服器用之類
無從取給日復一日不惟銷壯士之志抑恐致

意外之虞近日各鎮通丁耕口稍[illegible]衰有亡去
甚爲可慮必須破格酌處方可羈[illegible]仍得各鎮
臨倉扣除官軍糧銀數亦不多俱作[illegible]項支銷
相應於內動用乞敕該部再加查議令無將各
鎮通丁除軍餘投充者止支本等月糧外查係
套中來降者月糧之外又加五斗於前臨倉扣
除銀內照例支給以示優厚

涂宗濬 有傳

保寧移駐參將疏

設堡扼險固守國家第一義因地置將尤禦備之先著
一者緩急異宜因時制變誠有難於膠柱者保寧寨

邇鎮地距紅山市口僅三十里先年原設參將彈壓
誠重之也波羅介在延西響水懷遠之閒先年原設
守備已足禦防萬曆二十七年前撫臣王見賓因邊
情孔亟議以波羅守備改設參將至二十九年前撫
臣孫維城查波羅將官分屬止二堡邊段六十里不
足一將統領故裁參將仍復守備無何前撫臣鄭汝
璧因查各路兵馬保寧參將兵止六百波羅守備有
軍千餘遂議保寧參將移置波羅波羅守備移置保
寧益彼時中路未有本擺之警故議設守備亦足以
守今臣到鎮以來西路火飭勾衆鴟張中路本擺乘
機豕突十日之內三次擾邊該堡守備兵寡權輕未

足備禦臣以便宜暫調署事遊擊于翔儀駐守保寧
守備麻呈駐守波羅幸保無事蓋波羅雖爲要衝外
隔無定一河戎馬勢難徒涉今以波羅參將仍復保
寧則有警先可迎敵足待鎮兵之援而保寧守備仍
復波羅則據河扼險亦足自立守備兵馬悉如舊額
多餘之兵撥歸參將爲數雖不甚多益糧餉不足難
以議增然比前守備之寡弱則有閒矣請將波羅參
將移復保寧照舊分轄保寧波羅響水魚河歸德常
樂鎮川七堡其保寧守備仍復波羅原額堡軍六百
六十一名馬騾三百五十頭應改敕書照例請發

飭有司以振吏治疏

臣惟四海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縣令於民最親所繫尤重然腹裏有司止於恤民瀕邊方有司兼之防外患腹裏有司之不肖止於誤生民邊方有司之不肖至於誤邊計其責任之重且難雖慎選以任之未必能有濟今臣所屬延慶二府各州縣有司非年老歲貢即歷任教官求以乙榜舉人選任已不可多得況進士乎臣非謂貢舉教職盡皆不堪鼓舞作興盡無可用但其人日暮途窮苦無上進之志民貧地瘠多懷觖望之心是以振作無能吏治日廢近日大計二郡有司幾爲一空則其在地方可知也詢求其故咸謂邊方僻寒人不樂就每遇缺出應選各官多方規避或託之鄉親或託之僚友究轉關說不曰家有老親難以遠出則曰稟受虛弱不耐風寒至再至三必求得請而後已間有以甲科選授者不三數月又以善地改調矣夫朝廷爲地擇官奈何爲官擇地策名委質不竭力以圖報而晏安是懷秉鑑持衡不執法以銓除而徇情是務其如地方何嘗記隆慶時廣東州邑故多盜賊原任大學士高拱條議多選甲科廣其薦額加意振作至今遂爲文物之邦今延慶爲國家藩籬之地藩籬固則堂奧安乃反不擇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廢墜民俗日就刁悍生計日就凋殘錢糧日就逋負無乃非計乎謂宜當此大計羣吏之後亟爲吏部選補以甲科與揀選人材有列州縣以後但有賢能稍優薦額以示鼓舞則百寮思奮而吏治日蒸蒸矣

清班價以裕修守疏

臣惟設險守國修防爲先延鎭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合四路之兵不過五萬有餘先年調集陝西西安四衞官軍四千二百員名潼關衞官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蒲州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河南南陽衞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潁上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直隸寧山衞官軍一千四員名每年輪班赴鎭與各營堡官軍相兼戰守尚且不足萬曆三年原任總兵石茂華等題准西安潼關蒲州各衞所官軍離邊稍近仍宜留戍以助修守寧山南陽潁上三衞所官軍離邊稍遠赴調不免愆期請照嘉靖四十三年撫臣胡志夔題議事例每名歲扣糧銀五兩四錢差官類解本鎭以資修守工費奈法久弊生政疎人玩南陽潁上二衞所歷年拖欠至四萬一千有餘寧山衞歷年拖欠至一萬四千有餘此豈皆軍丁之逋負其爲衞所官之侵欺都司官之懈弛明矣夫寧山南陽潁上軍丁飽食安坐既免遠戍之勞減口糧之半以養戍守之軍誰曰不可且久奉明旨而歷年拖欠則都司衞所掌印官僥

欺怠玩之罪不可掩也合無容臣等將各衛所歷年
拖欠數多者指名參劾以示懲創是亦振作之一機
也

酌議甎包衛邊城堡疏

守障設險全藉城池邊政八事城工是亟本鎮邊長
兵寡無地不當敵衝延東一帶尤爲要害東路十城
堡率皆土築低薄不堪保障非直衝突可虞且恐鉤
援莫禦何以據險捍敵議用磚石包砌誠爲一勞永
逸至計該道原議工費六千一百三十八兩五錢可
了十堡包甎之費今議先包黃甫川鎭羌栢林清水
高家五堡約用班價三千兩似可動給如或不敷另
議買備各堡工程先黃甫川鎭羌柏林三堡自萬曆
三十五年三月興工限當年報完次清水營高家堡
自三十六年春和興工亦限本年通完其建安大柏
油永興孤山木瓜園五堡城垣俟前項城工完日次
第興修包砌庶衝邊重地可恃無恐而軍民保障永
有利賴矣

收撫[illegible]夷請開市賞疏

臣惟河套之[illegible]與河東不同河東之勢統於一故約
誓一定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酋河套之部
分爲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彼此渙無統攝卜失兔雖
爲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所十二枝
者中西路則爲火落赤而鐵雷把都等其羽翼也中
路則爲擺言太痛父明安之死要挾中國而本拜等
其同惡也東路則爲沙計妄爭監市職名挾索厲虔
蟒衣從來不受羈靮而抄忽兒七台吉等則其朋謀
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又最彊最黠常與卜失兔爭
彊每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等主謀入犯套中議款
以來乍款乍叛倏順倏逆無寧歲者職此之由臣去
歲七月入鎭之時火落赤因四月間被創之憤志在
報復全套蠢動遑逝洶洶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爲
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邊長一千二百餘里秋高馬
肥假使同時入犯則防禦爲難於是因莊禿賴之援
稟於臣臣諭以皇上威德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
火落赤自取滅亡牌行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路將
石尚文等隨宜撫處五日一市以釋其疑示以恩信
以結其心莊禿賴回心聽撫中路監市官切盡反成
亦復傾心向慕不復助兵西行矣惟擺言太報父之
讎難以化誨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
保寧而擺言太始破膽矣火落赤八月初旬以萬騎
入犯我兵挫之於安邊而火落赤始落魄矣九月總
旬沙計以二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常樂而沙計始
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臨邊調度於是
黃婦始率火落赤叩關乞憐鑽刀設誓乞求續款督

臣姑許悔過洛行於臣臣思套寇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設誓也而口血未乾輒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計惟有分之而已矣套衆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二千騎而已彼分爲四十二我專爲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前此求款此東彼西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同時於是責成套主卜失兔而卜失兔威令不行且撫彝官急於成款或密許增賞或陰行交質而講折之時恐款事不成則語多因循苟且籠絡必至敗盟則襲所從來矣今其使見臣臣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審界限以識別地方順者先來先給號牌則

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給號牌則大兵勦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爲四十二段之畫壞而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中國得志之時後至者畏懼我兵之出擣其巢也於是鐵雷把兔炒忽兒七台吉本幷本把什力等密稟於臣自分地界願先輸順今託卜言太等俱以九九進矣莊禿賴亦見諸部效順數差其使投稟於臣叙永矢恭順之意不復再助各部爲逆矣各部自求保全彼此不暇通謀卽其使之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出眞意數十年反覆之警至今始成全局矣臣等案查萬曆三十年二月內本部覆議延寧兩鎮應與市賞馬價俱應力持定額仍遵明旨十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如其陽順陰逆查係某部落某頭目是實卽將某頭目市賞停革勿輒聽罰服苟且開釁今查各部所討市賞萬曆三十年者雖經前撫臣鄭汝璧會疏題明應給之數祇緣火落赤作反停革未與今應照例補給其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應挨次給賞合無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三頭目姑念悔悟自新准復續款以示天朝無外之仁其原停市賞在三十年聞者照例補給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准挨次給賞以示羈縻而已然今日合套雖已續款臣等亦豈能必其終守盟約而無再犯之時乎所恃廟謨宏遠分別順

逆可撫則撫無事而漢過不先可勦則勦有事而應不彼後但以血戰爲功不以啓釁爲罪毋以款爲必可恃毋以戰爲必邀功伸縮由臣等之相機事權無羣言之掣肘則將士愈加効力敵人益增畏懷保國彊圉之道不出於是矣

酌遷衝邊堡城疏

臣議龍州城堡爲延西首衝之地也必其城垣完固有險足恃而後可嬰城固守今舊城年久山地坍卸城垣頹圮不便修葺人多棄城別遷日漸空虛今鴉兒砦腦四面天險堪建城池足資保障且官銀之動費僅踰三百而軍民之保障可垂永久臣等以爲遷

之便合用軍夫與堡軍班軍內派撥其班軍幷顧覓匠役工食鹽菜及木料等項共銀三百四兩於原發班價銀內糴米九百二十七石於本堡宏阜倉各動給糧如不敷鎮靖巨積倉支用責成操坐官督理約當年完報

邊鹽壅滯偷鹽可慮疏

延鎮兵馬雲屯惟賴召買鹽引接濟軍需歲有常額往時召集山西商人承認淮浙二鹽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鹽發賣鹽法疏通邊商獲利二百年來未聞壅滯及至於今商人苦稱邊鹽不通引積無用其情甚苦其詞甚哀細詢其故蓋緣江南

鹽官失政恣肆漁獵弊竇多端如邊鹽每引每包重止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鹽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誰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邊鹽利少無人承買其困一也邊鹽堆積三四年發賣亦例也而彼鹽朝中暮鬻無容堆積人孰不急於趨利孰肯舍速而就緩乎是彼獲利捷徑而邊鹽運滯無人承買其困二也鹽誌開載商鹽必挨單順序候鹽院委官盤掣而後發賣彼鹽不登單目任意中發既免守候之艱又無掣盤之費人皆樂趨所以邊鹽壅滯引不得售其困三也且彼鹽發賣孰有小票聯艚販運江浙吳楚之間何處不到夫行鹽

之地有方食鹽之人有限彼之餘鹽既已盛行雖有邊鹽尋無買主其困四也先年鹽法通行或邊商安於故土不樂遠涉則有南商來邊收買鹽引引亦無壅今小票便而得利廣孰肯驅馳數千里踰荒之路而貿引乎近年以來塞上無南商之跡矣邊商迫於官刑納粟中引無人承買齎之江南株守累月盤纏罄盡雖減價而不得售其困五也邊方淮鹽每引官價五錢幷在彼加納餘價共七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分邊方浙鹽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還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

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及至還鄉債主逼索變產賠償其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鹽徧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忿折貲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力窮難支逃亡過半止餘見在數家號呼告退新鹽引目節行催派幷無一人承認三路鹽糧所藉以佐軍儲者盡化烏有司餉者日夜皇皇束手無策邊事至此深可寒心夫三軍之需國家效力者恃有此月餉耳月餉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鹽商耳今南方鹽法阻滯商鹽不行鹽引不售鹽商不願赴邊納糧中引則軍餉無所從出三軍枵腹荷戈何以責之竭力以禦意外之

廣哉伏乞敕下戶部從長酌議務使鹽法疏通邊餉
充足無徵目前之近利貽社稷之安危數利害覆請
施行

蔣允儀宜興人萬曆[illegible]進士時爲給事中

選擇有司疏

給軍全憑足餉況延鎮黃沙四塞無地可耕本道折
色俱仰給於民運則民運之征解於州縣者最切最
急時有司率皆玩愒或借名於花戶逋負或託言於
加派不堪或推諉於水旱不時即有征者撮那借用
私充囊橐遂至不可問況功令嚴而官之途寵觀破
者逆知出頭無日益肆貪求漫無清楚民且無死所
矣尚言軍餉之足哉則寬功令而擇有司以挽凋瘵
隨材而用斷不可拘以資格者也故當選授之時或
調轉之地亦必爲此疲地另書一分眼界即如薦揚
之奏章保舉之次第亦當念此苦地另出一分照顧
才眞者勿拘常限至如洛川宜川等縣尤當用邊才
例三年即准行取不准調繁如此則一年內轉爲充
足之境矣

積貯疏

安邊之道必以積貯爲先延綏兵馬甲天下宜乎積
貯之多奈近日民運逋欠京運愆期倉庫蕩然敵人
幸兢我家尚得苟延歲月倘一旦告變如辛酉故事
瘦馬餓夫欲以對敵必不得之數也若環而攻之以
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忍言也凡年來
水旱不時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辦於一時則積貯
一著最爲喫緊查廣有庫正項餉專聽正項色買
給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糴之法合無於新庫內暫
措撫賞等項銀二萬兩併請移各堡節省賞銀併易
買撫賞節省銀各若干分發各路監收官於就近米
賤地方委賢能官每人多不過千石限以時日糴買
酌量某堡應貯多某堡應貯少其見在有糧者不必
再貯秋成買米入倉另廒積貯來春出舊糴新一如
常平法各另置印簿於院道存照然計利又須計害
恐名買之人插和糠粃借口價值不等各要精米足
數不許作弊尅落騷擾民間其中撇移傾倒未必無
升合之折耗量照時價每斗多五釐而買者不若於
虧折則可繩之以法矣三年內餘米五百石監收官
并委買官即與優敘紀錄以示激勸一以爲軍糈之
先謀一以爲救荒之碩計其於邊疆利賴良非淺也

吳甡字鹿友興化人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子元萊戶部郎有才望

確查秦賊疏

延慶地方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西
路則柳一元破寧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
之又破合水閻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

郝臨庵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壞縣鎮寧開此保安
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氓始亂出掠米脂
綏德清澗膚施甚衆幾於無民流劫延南黜燈子衆
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
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
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於榆林餘賊遂徙而北
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於是有官賊之謠而入
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黜燈子衆五六千在清澗旋
撫旋叛慶陽郝臨庵劉六等亦爲受撫今攻陷中部
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
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賑銀九十萬賊後横索二十
給之雖謹要挾重發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
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
猶可爲也

急圖安戢疏

三秦爲游内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籓屏榆林又爲
延慶籓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
自盜發以來彼城屠野四載於茲假以盜衆我寡盜
飽我飢内餉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
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
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illegible]視此流盜爲飢
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
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
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敕所司亟措餉二十萬
給民牛種爲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
安矣

練國事 字[illegible] 永城人進士時爲巡撫陝西都御史

五事疏

今日最難有五一曰缺兵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
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
以剿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剿賊而防秋
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
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庫無可借餉將安
出三曰缺官荒盜頻仍有參罰戴罪有追贓客死有
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
員何以治民辨賊故缺官宜急補而參罰亦宜少減
也四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
長五曰驛遞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令募夫之苦更加
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馬懋才 號[illegible]安塞人進士官至四川參議

備陳災變疏

臣奉差事竣首經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
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至十月以
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殆年終而樹皮又盡矣

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以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聞有獲者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則所棄之子已無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更無踪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煑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拮据獨苦以弭盜而兼之極救捐俸煑粥以爲率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以極濟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臣仰窺皇上宵衣旰食無念不爲民生慮無刻不爲安民計若不急救此一方遺黎恐死者死矣爲盜者爲盜矣見有之民旦夕莫必其命西北疆域幾成無人之區矣伏祈敕下該部從長計議或發賑濟或蠲加派或姑減其分數或緩待之秋成惟在皇上急爲湔汗耳然臣猶有說焉國初每十戶編爲一甲十甲編爲一里令之里甲寥落戶口蕭條已不復如其初矣況當九死一生之際即不蠲不減民亦有呼之而不應者官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如一二戶止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而賠一戶之錢糧一甲止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見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棲泊無依恆產既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消溝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爲盜者乎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臣目覩此光景心幾痛裂知皇上亦必惻然動念疊奉諭旨自有籌畫然蚤一日則救數千萬之生靈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性命惟皇上速加之意也

國朝

姜圖南（字滙思號眞源順天籍餘姚人順治六年進士 庶吉士授御史河南鹽驛道參議有詩文集）

酌議湖茶并行邊茶疏

茶法中馬故明舊有川茶漢茶湖茶川茶自隆慶三年題改折價臣前有蜀省文移一疏業經覆議行彼中撫按酌議開徵漢茶自萬曆十四年題改折價所有茶園茶課見在催徵冊報每歲招商散引前往漢

南及湖襄收茶轉運官商對分以供搭中耳顧漢南
州縣產茶有限且督撫複嶺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
漢江於襄陽接買臣衙門據引給票照驗比以湖襄
水販店戶將茶斤貪圖價值專賣別省無引私販官
商齎引無從收買臣查故明舊例湖茶通行各商搭
畢隨將引單號簿行湖廣寶慶府轉發新化縣照引
註定斤數多餘盡數抽稅該府仍委府佐一員監收
接管嚴加盤驗如有低假茶戶牙行一體究處崇禎
十五年題請在案今湖南茶法未能通行陝商統聚
襄陽收買湖襄督催盤驗自不容已除漢中鞏昌兩
刑官於湖茶照常盤驗外其襄陽收茶處所應請歲

給官商引單號簿一冊於該府執對盤驗稽覈責有
攸歸此所謂湖茶宜趨也至內地茶法故明嘉靖十
五年御史劉良卿議酌西鳳等八府地方廣狹分派
各府對半抽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
外官茶價銀呈臣衙門計算或備軍儲迄萬曆十三
年計小引茶西安行六萬斤漢中鳳翔行二萬斤今
西漢二府尚行小商其對分官茶各交司中馬若延
寧等處道里遼遠茶法久已絕響矣臣擬於榆林神
木二道照舊小引例引茶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額
定每斤折價一錢三分報交延鎮官庫所過關津一
體盤驗計榆延二處可行茶二十萬斤則由榆延以

至寧夏俱可漸舉既以便民又復裕國此所謂邊茶
宜行也蓋趨湖茶則商運速通邊茶則茶路廣斯實
於目前茶法有裨者也

白如梅 字茂森滿洲人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任山陝總督

請蠲黃甫川煙稅疏

黃甫川悉係褊小邊隅因先年茶商順帶之黑煙希
圖墊納茶課乃緣坐稅又致虧本賠納隨即星散前
撫臣張中第目擊其艱故有每包徵銀一分之請蓋
冀其稅輕或可招商復來不意迄今商貨兩絕杳無
一至非惟遞年之稅課無望而從前之逋欠亦萬難
追徵矣今經臣查駁該道屢營路各官僉稱無商無

貨甘心具結夫孰無身家功名之念而代商隱稅自
干罪戾耶且黃甫川逼近殺虎口地方若果有商有
貨道路之萬耳萬目共覩共聞自所難掩前撫臣林
天擎必不敢兩請題豁於先陝撫臣賈漢復亦必不
敢繼請蠲免於後也此項煙稅委係無徵仰懇
俯念邊隅之賠苦爲難屢查之情確非謬特賜蠲免
在朝廷不致徒懸稅額之空名而地方臣民可免追
徵逋課之賠累矣

題復加米疏

各省額兵於餉銀之外每月加給米三斗自前督孟
喬芳因本色兼支裁去加米本色仍用舊斗收放蓋

舊斗比新斗原大較所裁之外尚有贏餘之故原并
未計及地方有無本色嗣後兵鎮因各營路無本色
兼支題請准其從給加米在案其寧甘延南營路已
有本色并無異說惟延鎮所屬中東西三路兵丁全
支折色茲新鎮陳奇策目擊邊地不毛士卒困苦詳
請復給加米今應議給以資士卒　兵部覆題戶部
議准見任總督及前任總兵官既歷任地方明知遠
邊士卒困苦屢經題請應照與安以三斗米折銀四
錢加給之例延鎮三路兵丁准其加給月米三斗嗣
後本折兼支地方不得援以為例可也

劄子

宋歐陽脩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先有奏議尋准樞密院劄子備錄鎬等所
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
害與明鎬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裁減
兵費已具逐著奏聞此外臣別有經久制置條陳其
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
眾說臣竊見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
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
城堡以招誘蕃漢然廢為寨則不能減兵則不若不

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其城堡堅完地形
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
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
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
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
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
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
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
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
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
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今
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
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
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
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
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
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
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
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
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發於防秋若使夾
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
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

曰減寨卒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爲葢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置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

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置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入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葢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令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略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僞凡於

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爲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按宋史禮志有作坊使王吉於麟州神堂砦以功業建廟惜不見全傳

延綏鎮志卷之六　　嘉興譚吉璁重脩

藝文志

序

國朝

高光祉（字敬悟真定府晉縣人祖惟萬曆五年進士累官太常寺卿父去春崇禎十年進士累官大理寺少卿俱有直聲贈名御史公以父蔭授河南府通判治盜寬循聲振香院疏薦陞江南安慶府同知郡濱大江瀘洲縣址逼近水濱役不可理百姓屢經渰沒公為申請再三題遷內大臣轉丈經界正面願狀家至今祭祀擢陞山西大同府知府值歲饑公多方拯濟為民請命得蠲稅糧之半又請發帑銀十萬兩遣官賑恤存活數萬餘人陞榆林道副使崇學校嚴保甲綏互市精儲餉邊圉乂安回任□□建學宮水陸並進數年以來風雨時而□□□□戶□不□而文廟官寺□□□□□）

當官功格序

吾儒讀書稽古幼學壯行莫不自期為廉吏良牧也迫一行作吏心志違惑往往與平生讀書之時大相逕庭矣何也皆由不留心於政務耳予也樗質庸材淺見寡聞附仕籍者十餘載毫無善狀自揣實愧偶於公餘之暇編為功格數十則不敢謂服官之政盡乎此然切務要績庶皆得其實濟云爾凡有治民之責者所當知而行之者也誠能行之施惠于黎庶邇福于子孫詎淺鮮哉

李良年（字武曾嘉興人以貢監召試鴻詞 著詞賦尤長于詩著有湛園集）

送譚舍人佐郡延安序

榆林一邊衛也在明為重地昔李自成提百萬之師來攻諸將之在秦者皆集於榆林轉戰至七日夜可謂雄矣卒之兵盡矢竭同時以身殉者七十有餘人自成得以長驅入軍都關蓋明之亡實決于此三十年來邊陲晏安日久死事之臣人或不能舉其姓氏可歎也舍人能文章又負當世之略今送佐邊郡觀其戰處見三秦之父老而攷其遺事必有發為文章者夫闡揚節概為安不忘危之戒此亦守土者之所有事也

胡鍾鼐（字湘於歙縣人徙居嘉興幼孤事母最孝科名遂苦志讀書見揚雄酒藏遂絕飲長於詩賦所著有白鶴山房集）

榆林秋夜襍懷詩序

一滯秦榆兩歇寒柳逢秋憶遠入夜添愁樹影疎而戍火明笳聲咽而朔風慘城當河套天文應井鬼之區堠近橋陵地勢控羌戎之右漢稱上郡唐號勝州星轉穹廬玉帳斜依於北斗煙浮小驛銀川直接於西京夥鼉曲之丘墟珊瑚墜檻惜章臺之綠翠留函蛩吟艸砌以增悲人去連峰而不見碧潯沙斷紅峽泉飛閒榜抱芹水之芬下榭傷鴛湖之麗所恨因人成事只無介子之才作客廢家徒抱終軍之志迺棲遲于絕域空醉蒲桃雖生長于東吳難嘗檇李華筵敵月每勞香橘之懷高隴凝霜嘆切充梅之寄對蘭燈而欲滅蠟屑花蟲望錦字以不來書緘編鴈鄉園迢遞獨傷題柱於當年詞賦淒清誰共征傀從

此夜悵雕陰之漠漠何處夜軍覽金牌之茫茫那堪試馬鳴機愴鍊無非閨婦之情落葉飄螢盡是征人之淚既凭欄而不可將就枕而未能彊爇龍涎漫交雞肋珠簾宿露乍迷蕭館之魂珍簟生雲難作巫山之夢念借枝於松柱跡類鳥鵲愧索米於江湖技同鼫鼠邈焉無儔寧如魏勃埽門出則有車豈效馮驩彈鋏然窮途之餘潤類仗友生柰故國之多艱安諆朝夕雄心未已羞舌猶存發古長短之吟莫寫羈離之意抽毫十幅恨與秋深搖筆千言辭難黜盡

譚吉璁 [illegible]

府谷縣志序

府谷志者吾友楊介璜令于是邑而作者也余受而卒業焉於有宋用兵之得失不能不三歎也當宋之世元昊以區區之夏為敵國兵連戰結終為邊患即經略如韓琦范仲淹而亦致好水之敗遺書之辱者何哉用人太疑而議論過多也如狄青者鄜延之名將也不敗年而遷之廣南綏州者青澗之外蔽也种世衡城之而欲棄者至再三而不已麟州者府州之西門也歐陽脩欲以土豪王吉守之而不聽蓋用人太疑則將士不用命議論過多則邊臣之事中制於文墨矣此宋之終於敗亡而不救者可不重為之歎息哉余於康熙九年冬之官榆林過府谷所見者崇丘城蕪邑荒煙蔓艸而已詢之云遭流賊之草高有才者據邑稱亂為其所殘殺至此惟於城之西尋所謂折氏百花塢者猶隱隱在也蓋府州之於鄜延一彈丸邑耳當西夏之師無日不至乃折氏之子孫雄長於其間且得以耕戰之暇營所為遊觀之地有如此豈府州之固獨異於鄜延綏哉誠得其人而世守之故也夫青澗之种氏猶府州之折氏耳种氏再世而易金明之閒敗者數告而折氏之在府州自五代以迄南渡且二百餘年則宋之所以待西夏者可知矣善哉蘇軾之言曰使忝人斷然如戰國之世則夏人舉矣而宋終不能用者皆其安危而幸焚興益功未成而先疑其人事未立而輒議其後也嗟乎狄青純臣也一為樞密而議之者蠭起即賢如韓范猶不能以一日待其成而況其他哉我朝以赫斯之威驅迅風之勢而流寇遠竄不顧順逆抗我顏行者至二年而克之非地利使然迹折氏之遺跡也府谷志雖小有宋用兵之得失具焉後之讀斯志者其亦可慨而興感矣

送郝處士歸隱雕山序

士之賤於今也久矣士之下凡農工商賈以及執技之末無不以老者為師獨士則不然以佔畢為學以

褱駿爲功其志在於收一時之富貴衆人仁義道德之微孝慈忠信之旨兵農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不足以入其中白首窮經而不遇於用閒工爲時文者試於有司不合如是者數科輒疲老時人嗤其訾笑之即有一二延致家塾亦不過爲童子句讀而已可歎也玉藻云居士錦帶箋之者曰道藝處士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有吉事則與欲成有凶事則與哀戚之或謂之賓或謂之介或謂之老或謂之先生皆士也皆士之大德行而不仕老於鄉者也故其時之弟子方欽崇之不暇而敢訾笑之乎此尊老尚德而風俗

〈全遼金文〉卷六十三　五

之所以成也顧今之人何獨不然無他爲時文者皆使之也綏德州郝生鴻圖舉所謂時文者不學惟旦力於古文詩歌年五十即投巾衫於學宮而去人尤訾笑之而郝生不顧也余時以事出在州聞之曰是可以風矣若郝生者其亦猶行古之道與奚與一二同志作爲詩歌以送之一時和者數十人向之訾笑者亦爲之改容即學者咸知古文之足尚爲由是而知人心去古未遠尊老敬德之意猶在惜乎當世之得位行道者未有以興之致使居士之名流爲二氏之所稱而顧不得與農工商賈執技之末之師相爲引重也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檄

西夏仁宗李仁孝

尼劉錡等檄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犯□，□夏令兵討之）

西夏國檄告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指討成侯指討吳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切以恩宣大國澤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狐閒驕戎不道殘賊輒興姦稱好以和親敢叛盟而失信逆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三十餘載恃其巢穴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爲於春秋之所其貶恣行暴虐惟務貪殘當中興恢復之期乃上帝悔過之日九重巡幸昔聞太王之居

〈全遼金文〉卷六十三　六

邠大爲覩征今見獻文之駐渭其誰與敵將爲不戰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其或恣睢倡亂抗衡王師願洗滌於妖氛庶殄除於巢穴勿令穢孽重更跳梁雖蟣蝨之何殊亦危難之可殺廟堂禦侮有首係於長纓帷幄謀兵復前伐於武服如孤若雖處要荒久蒙德澤在今則賜姓至我宋又復稱臣頃因回鶻之憑陵遂阻瑜誠而納款土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悉領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搴旗之際願惟雄賊來寇吾疆如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殺死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遯敗轉而歸豈知敢犯於皇威無

遠辱率兵而大衆期君如約作則國人無封豕之愛待予若衛公使邊境行長城之倚神明贊助草木知名功勳不滅於太公威望同於尚父力圖翦滅無使蔓滋觀彼風聲簡畏之首當見乘中收兵而走孤敢不樂觀天討練習武兵臨中原皇帝之尊臨東南天子之氣八荒朝貢願同周八百國之侯王四海肅清再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佇聞撫定當貢表箋檄至如前言不盡意

教

國朝

楊三知 [illegible]

與城堡同知譚吉璁纂修鎮志教

風翻沙錦雨滿青何討料滿榆關耶足下以錦綉之心敷藻褪之筆椒志告成喜就文心一段樂事然考古証今經濟之學寓焉無本者正未可幾此居恒常以境閱識暗爲蓋展閱大章瞭然心目擊節者久之又何能更贅一詞也

書

漢呂布 有傳

與蕭建書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天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嗟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

宋范仲淹 有傳

答趙元昊書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嗟呀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詳曰非不能

貝因前之方交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否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與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首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延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

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心何同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改明宗爲顯宗避御名也）祈於上天日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僭閩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曾非應天順人之至乎於是能諸侯之柔革五代之暴迄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變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汾就羈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靜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天王貞禮白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書邊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攝人孫馬奔衝還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蓄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陰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

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將帥而下入郊紀律莫不各思效命爭議進兵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有律曰生降者賞死降者斬獲精强者賞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

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賢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金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朝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同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不然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明高拱 字肅卿新鄭人進士官至中極殿大學士諡文襄

與延綏何巡撫東序書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爲鎭綸非君不可蓋爲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恐將士聞而懼懼則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披襟度以隆將領略文法以撫士卒得其歡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願君之垂聽也不悉

不見正於我

世祖皇帝也若嵩先生在官之初能一上聞必爲之禁樵採設祠官如昌平矣至於今狐兔穴其中樵夫巡其處曾國民族葬之不若也可勝歎哉或曰凡地方事有宜與宜達者惟知府推官可言之而撫可道可行之耳至於同知通判者不過旅而進旅而退焉左之提右之挈而已即言亦未必信或從而取咎未可知也彼又烏能爲而況事之在上聞者乎若先生者行其意可也夫然若一官效一職嘗其事有所不敢言并使之不得言以至委曲而行其意先生固仁人君子之用心矣而爲先生之前後左右者將何如也夫有

世祖皇帝爲之上有先生爲之下而

朝廷之德意止行於昌平而不能行之於鳳泗吾又以知同知通判之不足爲也先生之從叔已載之李自成傳中國志類而於他州縣者皆有所不詳故未敢爲作傳也惟先生諒焉

[illegible]

答劉敬又論無定河沙書

來教云朱子楚辭注引沈括筆談言在延安渡無定河其沙急流人馬如行幕上多陷沒之患爲流沙千里之狀似矣及攷諸書禮注流沙者不云則無定河之沙非弱水之流沙也明甚頃從[illegible]歸涉說忽河說忽者即無定河之上流也得李將軍先以入馬往來於河中數過而後敢渡猶必躡踵而行稍失足即陷陷矣居人名之爲潰沙唐輿地廣記注云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更今名較爲翔實每讀宋史見王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士馬多陷沒竊謂中正奄人躁妄冒進以取潰敗亦猶是下所云朱子之注者然而今歷其地乃知沙在水中而非地也益見沈括之有據矣其非古所云千聞不如一見者乎若北史刁雍表中稱薄骨律鎮道多深沙輕車載穀二十石必至陷滯則今之榆林城外及清平堡一路皆是而盡名之爲流沙也可乎注書固難而作史也亦不易自今以往益不敢妄下筆矣雖然即歷其地而不博訪土人猶不知也使僕非李將軍爲之鄉導則不幾又蹈奄人之轍耶易屯之二曰即鹿無虞往吝窮也需之傳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余方在屯之時而需之以養庶其險在前而不陷矣乎辱在同志故敢以所見者進惟爾教之

[illegible]

啓

國朝

譚吉璁

謝府谷楊令惠石花魚啓

某啓東中凋敝已近十年江外素書未逢一札喩喁南徙不無鵬海之雲灑濟東來即有龍門之鬣須垂文竹異龍宮人尾隱綠蒲同慚獻者縱吟金鱠目類懸珠水動石鯨腸堪作劍饋辞風渚曾戲道東未擬上餘何爲木上伏蒙具官惠均九罭感踰十畨恩已逾於下池味自調於中饋豈陽鱎之貪餌仍長鋏之來歌江海詎忘濠梁匪樂赤鱗似錦色勝合桃白腹如銀光搖浮竹張翁僮從於天漢甘英不惢於龍圖是曰石花實生金鯉香流玉鉢如烹芎藭之和膏盜瓊筵似劈麒麟之脯膾饌白雪肥出蟹膏羹潟紅鹽芳宜鴈翠餅葱以十葉影猶流白酒且多珠光欲泛冰鱗三尺即不待於王廷鹽豉九秋情有同於張翰翻憐竭澤誰知漁父之衆能調老饕自發大人之夢既頌以禱敢諷且規

簡

國朝

張文弘 [illegible]

與楡林譚使君

暮春漸暖西歸何日殊相思也李道士已到與之對坐學生納法甚佳彼以鉛汞爲心腎比喩之說但須內丹成則黃白隨地皆有豈非子美所云不貪夜識金銀氣者耶僕好事二十年一旦解悟矣寄去舊志八册是李號能手抄者騎射之餘能好筆墨勿謂秦無人也聊意觀之不盡

陳文道 [illegible]

與楡林譚使君

絶塞高秋著述復何似耶以作史之才作志定有可觀也劉第說傳奇頗靡靡可聽聞江南有栟櫚亭鐵以此伎遨遊王公間劉第即不能及其萬一而節音飛暢姝有風情無佛稱尊不即江南之敬亭乎笑笑

陳先鳳 [illegible]

與楡林譚使君

昨接芳訊知體力清安慰甚慰甚中路餉已到車騎曉發夕至散給姝不遠也然銜辱驚𩞀行來不飲軍中半杯水在先生之清徹賤可矣舒地王之謂何

傅爾珍 [illegible]

答楡林譚使君

有客自天津攜糖蟹至謹分其半以佐先生持螯拍浮之用而乃以石花魚見賜何報之厚也昔先生云江南冬筍安肅黃芽入爲南北所推在馬舍中手自營謂名爲王芽羹今河珍海錯一時交計漢武人惟

有大飲長歎而已書此發先生一噱也

謝吉恩

答懷遠李將軍

使歸狂教愧荷交至向聞懷遠產蘑菇大佳故聊以相詢備志書蔬菰之一非爲口腹也不意久已絶種而足下誤聽反從他處購以見餉旨旌節初臨欲以是殊故事相矜異耶大抵地方生一物即多一累每見秦中有漢唐碑文新出土者惟恐當道聞之輒見椎鑿殊可惜今此物不生是亦地方之福耳

李將軍守成原東州衛人[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同知[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答魚河齋將軍

前語云魚河頗多亦鶡鶡未來時鶴先舉至飲啄於其間必數日乃南去及春北歸亦然雄者玉羽而朱頂雌者其色蒼頗類牝雞而大過之雖見之甚真似可入志鶴者水鳥也然榆中西去有瀚海或鶴之所產與然古人所不道未敢深信也其贈德堡新任李玉道中與之語及從姜瓖闌中突出至江西征逆諸處事焉上爲之忘倦來教云雲中之傑不虛也

[illegible]

答嚴將軍

很遠誨帖具審杖履佳適爲慰長公政聲日著僕雖相隔數百里猶得挹其餘芬知先生家學清華風流有素也昨僕過扶蘇見有石碣在馬檻下云昔年用兵將曾立旗竿於其上豈乎愛人及樹者勿翦伐況扶蘇具忠孝之節耶比得長公禁樵蘇并去竿碣將樹石以記僕之所爲弔文者慚愧愧情[illegible]叔佐爲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祠設薦之爲史稱之此禮賢之道也僕不能爲而長公爲之追問風烈能無慨然

嚴子義守茂芝山陰人[illegible]

頌

送胡義周 秘書監

功德頌 [illegible]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朽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平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元古德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泰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絶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緜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極滄海之表裒

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斯由五德革運於
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論
前王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
弦之衆自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
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躓擬涇陽
推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
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
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
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
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元符告徵大猷有會
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

龍升北京則義風讋於九區鳳翔天漢則威聲格於
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
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
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
北口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
教與武功并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
著曁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illegible]邦域開建京邑背名
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illegible][illegible]闕隱日崇墉際雲
右郭天池周餘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
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

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
帝坐而營路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
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囿可以蔭映
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并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
帶皇穹閶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寮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
之妙匠援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
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路
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元
棟鏤欀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
序啓美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

室[illegible][illegible]涼殿崢嶸[illegible]以隨珠綷以金[illegible][illegible]職望互升
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
之別故觀名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
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蹤如來須彌
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
矣昔周[illegible][illegible]室而詠於詩入闕宮有恤而頌聲是作
況乃太微[illegible]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illegible][illegible]始咸秩
百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
得不被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
御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

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元穹
帝錫元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泰
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
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元符瑞德
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
名教內敷犂妖外殄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
王者常經乃延輸圖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
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樹連閣
萬閣接屛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旣作別宇云施
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淵室嵯峨
層城參差樞彫虯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
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
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

北魏崔浩 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

廣德殿頌

肅清帝道振攝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
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煌煌

議

國朝

王廷弼 字調鼎孟津人以諸生從入關有功授官府西路通判

中東兩路鹽法議

馬湖峪鹽皆以人力煎熬隸之綏德者爲三眼泉隸
之米脂者爲周田寨隸之魚河者爲永樂倉當日止
計鍋稅鹽而無票稅票稅之徵自明之天啓年册始
國朝因之斯時鍋少鹽行額稅易完故中路幷不扳
及東路領鹽而東路亦不分認中路票稅也兩路皆
得其便而食邊鹽與食湖鹽幷皆置之勿問及至順
治十二年以後部中嚴催復額而荒課漸加魚民不
堪於是扳及東路而有察苦恤民之控矣於是兩路
道廳有邊市抽稅之議焉每買鹽一石進城抽鹽三
升馱鹽一石出城抽稅三分神木市約定三十兩黃
甫川市約定二十四兩以幫魚河稅票又有分票完
課之議焉夏秋聽東路就食邊鹽春冬著東路領食
魚鹽以輸一千三百五十道票稅又有按地分課之
議焉中路地廣分認五分六釐鹽課東路地隘分認
四分四釐鹽課將邊鹽禁絕又有另稅邊鹽之議焉
在於黃神二市口另立一項鹽稅每石抽銀六分以
抵永樂倉荒銀延撫焉於四議之中而獨從另立邊
稅之說咨請戶部蓋言東路就食邊鹽之非制而不
得不另創抽收之議中路之鹽稅亦當照舊輸將而
不得告扳東路之說貼矣其如部議不行爭訟無已
失以引行鹽食鹽有稅今東路不分認官票而食不

稅之鹽是與鹽法終有未協況化民之道里遠近不等焉得人人向市口而易之此烏河之板升爲近理也至於神黃二口之鹽既不屏絕於創定經制之時今欲禁止於久成互市之日不特未便於東路之人實恐垂拂夫北人之意然小民升合食鹽而易於邊市者當弛其禁何也律有肩挑背負之說可援也若買食鹽而因以貨賣於內地者宜嚴其禁何也律有貨賣私鹽之款當循也此東路之行鹽亦有可議於今日者也爲今之計下酌民情上遵經制莫若仍循分票完課之議耳按永樂倉行鹽地方原有東路掌樣應將額票分發一千二百四十張於東路計其地方戶口神木應領七百道納課四十二兩府谷應領五百四十道納課三十二兩四錢責令店戶領鹽發賣銷引完課此邊鹽可食而不可販魚鹽宜行而不宜幫之意也若神府必欲邦中路之官引而食邊鹽則無引終屬私鹺倘一旦彼疆我界邊禁與海禁并嚴又將就食何地之鹽乎此聽易邊鹽爲從權而領販魚鹽爲從經矣

屯政議

古之實邊簃塞者莫不以耕屯爲首務故有地而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是必耕之者衆而後民多積聚之陳邊無癸之慨即遇災與災告可免匱乏之憂又何有流離失所與弃兵潰池者哉項奉戶部經理流民議修屯政給貲本寬賦徭制甚善而民甚便也但延榆綏三衞現荒屯地四萬二千一百餘頃皆處沿邊絕塞沙漠不毛祇非平原沃野可以成賦中邦在昔止募商人輸粟於邊計其所輸而給鹽引商人饒其利招納貧民以事耕耘倉庾既盈地日墾闢兼有素裕之商又市粟屯民屯民有日不足而歲有餘者也春糴以五秋糶以十恆有不廢本之憂商之市者衆而穀踊矣穀踊而耕耨益勸矣迨至明季賤粟貴金遂徵銀而不徵粟商病而鹽政壞矣鹽政壞而屯地廢矣數十年來荆棘成林所既莫施今欲招一時饑饉之流民而屯久經廢棄之邊地竊恐勢所難行而民亦未必稱便且流移者之去留恆視年歲之豐歉故園各有恆產非若兵戈失業之流離背棄故土而事荒屯莫若將此地畝聽土著之民自墾不在牛種之給與不給而在薄賦寬徭倘不照三年起科之限例則民樂於播種矣不遽繳地方各官之功罪則官亦樂於招墾矣如有奸民乘機兼併繼以脫漏之條不數年間生聚招徠又安在[illegible]之人與[illegible]之地哉語曰藏富於民則國自富弭盜實邊莫過於此謹議

對

夏王買德（初爲姚興鎭北參軍後歸 五年中爲并州師中郎將）進圖長安方略對（劉裕五年晉將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眞鎭長安夏王問之欲進圖長安買德以方略對）

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靑泥上洛南北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絶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閒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

問

明張珩（有傳）

榆問

懷德公問於憂心子曰嘗聞王晉溪議余肅敏遷鎭失策何如憂心子曰鎭城原設綏德州本秦上郡地也其形勢則離山疏鶴蕪峣橫峙無定大理瀰灘奔流有葭蘆府谷神木之險溢之於左有禦水土門筆架之阻環之於右中有米脂魚河直抵潞安一千二百餘里皆屬內地足堪戰守縱有猖獗中有榆林百里沙磧我主彼客我逸彼勞何能爲哉懷德公曰晉溪以河套爲內地果何所考憂心子曰河套古朔方郡地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此也歷秦漢皆郡縣其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受降之外有靑山迤邐東西二千餘里山之上置斥堠千八百座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減鎭兵數萬省費以億計是山之北方爲境外至宋仁宗時爲夏所併及元滅夏立西夏尚書省以隸之逮我洪武令受降而衞東勝巳失一面之險其棄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所幸者邊境帖然耳及正統十四年乘土木之變阿羅出等始入河南入犯敕都督王禎鎭守延綏提輕騎三千晝夜兼行五百里卽追出境遂奏築榆林城南作延綏之昇[illegible]

北保河套之沃壤以爲重險耳至成化七年巡撫王公銳奏立榆林衞八年余肅敏代銳始遷綏德鎭於榆林故晉溪謂失策正在於此何也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可爲也値勢有所阻雖豪傑不能以有濟今考自正統十四年一犯之後歷景泰以至肅敏遷鎭時十五年間絶無警報正所謂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時也使肅敏果欲立萬世之業卽復張仁愿之所經略者挈榆鎭守肖之軍置靑山見在墩臺則烽火明矣移榆鎭畚鍤之夫築沿河塞垣故址則保障固矣採套中之材木則公廨建矣因套中之鹽池則國課興矣治地分田則屯田舉矣立置設郵則王命傳

矣豈不爲久安長治之策哉余蕭敏智不及此顧乃
脣脣以就河套之利置重鎭於沙磧之閒譬如棄珙
玉於道塗終必爲人所得河套之利又安可保哉果
至弘治十四年火篩入套迄今吉囊據爲巢穴已爲
門庭之寇深抱饑食之憂及覽蕭敏奏議原議榆林
將士耕種於套以省民運牧馬於套以省內帑今兩
利俱失而且外困於兵內困於食皆蕭敏失策之所
致也公曰在事難料矣套利既失通變宜民必有其
道願吾子思之憂心子曰青山之北爲境外彼既險
我青山復據我河套河套之南爲墩臺彼既攻我墩
臺復掠我樵牧又不時輒至我內地於東路侵三角
城花石崖答兒山等處於西路侵白洛城窟關嶺金
湯寨等處於中路侵碎金驛銀州關魚河埗等處至
秋高馬壯輒爲大舉如嘉靖七年入涇州十九年入
固靖二十二年入綏德清澗二十四年入保安二十
五年入環慶榆林雖有防秋之備而侵軼之患不能
一朝居也懷德公曰子今計將安出憂心子曰余觀
今日榆領與前迥然不同苟不急爲之計必致燎原
莫遏自量會題添設二官經畫腹裏遴選能幹
武職處歸邊使隨處堅壁人皆賈勇自爲戰守以
保身家亦唐府兵遺意也至於三十五城營堡每空
四十餘里地勢平漫無墻可據則地利尚矣復於石

門鎭石門子野猪峽礙檎嶺隘背千川開光堡秦灣
兒黃峁塢自晝山兩灣司五吞城俱有峻嶺深溝爲
大舉必經之路乃挑塹築城嚴兵伏遏庶得用少守
險之要使彼不得南下更於各路選鋒令驍將統領
預發遊兵夜不收臨哨水頭如見大衆聚結分投飛
報相機而擊之是我守隘者步兵當鋒者精騎彼衆
聚以攻我合兵以拒勢亦不分此防秋之計也若彼
夜伏邊外偵見窺伺我偵知要擊有功者即與超陞
賞以示鼓舞人自爭戰彼自不敢近邊矣倘或陡遇
塞垣覘我虛實哨探得實速發驍健擊之彼將膽落
心寒必遠我邊三四百里不但樵牧之人可保無虞
河套之利亦得必資萬一余昔撫榆林鎭嘗集議王
勳大將劉文尚文偏裨梁震白爵三年閒頗多斬
獲至於梁震直搗其營今彼中猶稱梁太師來以止
兒啼云懷德公曰彼未入犯乘吭搗穴豈非備怨啓
釁乎憂心子曰攻之別鎭出大邊爲境外榆林青山
之外爲境外見載蕭敏題准事例有馬官軍夏秋牧
馬於套每軍復採秋青草以備春冬之用無馬官軍
亦然嘉靖七年有神木參將王劾入套奪馬百餘匹
被爭民辟天祿者挾財不遂赴登聞鼓奏劾降臣邊
釁下陝西撫按會勘有云果如辟天祿所奏王劾當
正典刑但不知所謂境外指何地而言若是河套乃

我祖宗內地王効仍當論功行賞蔭天祿從重發遣
此余巡按陝西時事也且河套內地備載陝西通志
官軍牧馬採艸明載余肅敏奏議總督楊邃菴經略
三疏亦論及之俱可考證夫以境外視河套者固失
考國家故實其盲昧復套者又不察事機之會可勝
嘆哉今彼據我河套使我耕牧樵採之利盡失在套
則犯延寧出套則東犯宣大西犯甘涼猶爲四肢之
疾至二十九年東擄與俺答小王子糾衆數萬由古
北口直犯畿輔上厪我皇上宵旰之憂以致調各鎭
精兵入衛又於都門之外議築重關是腹心之病矣
今日者臨邊斬使遠振軍威而謂之搆怨啓釁可乎

公改容曰子之言是

辯

國朝

譚吉璁

韓王母墓辯

予治榆林之明年以事往來於淸澗者甚勤顧淸澗之北五十里爲官山嶺嶺之中有韓王母墓不封不植而居人至今不敢耕牧也詢之云爲韓王信母冢又云爲齊王韓信母冢冢之下有坎窨數十處皆深至丈許詢之云作竈拜爲軍士設伏者也韓王信起橫陽徙封馬邑人知之者少而云齊王韓信者甚衆是不可以不辯韓信者生於淮陰封於齊未嘗至秦之所謂上郡者而況淸澗乎且高奴上郡皆爲翟王翳地高祖出故道時即已迎降而韓信未嘗來征也即來征而能奉其母以周旋乎居人又云昔漢王恐其墓有帝王氣陰壞之今之嶺畔有斧鑿迹是也此其尤者經矣北盟會編云韓世忠綏德軍人少年時嘗戲槊於三郎山上此宋史所不載宜其母墓之不著也則今之所謂韓王母墓者其爲韓世忠之母之墓也無疑矣至坎其下鑿其旁者是皆宋人拒馬處也宋自南渡之後世忠封於蘄以秦檜用事謝兵柄優游湖山終老以死則韓王之故鄕已淪絕域尚得

而封識之乎況宋之園陵皆不可問又何論於臣子哉嗟乎生爲侯王不能一上先人之丘隴播負而封植之而究同於北邙之壘壘也可勝嘆哉雖然有宋去今已五百有餘年而居人猶相戒不敢耕牧是有所禁之者然則淸澗之民可謂仁矣若韓信者史稱其營高燥地爲母墓下可容萬人豈不欲垂千百年之遠哉當漢之世已蕪滅無復有存者尤可哀也已今韓王之母墓依然無恙者固淸澗民之仁俗之厚而亦王忠義之報也與故感而爲之辯

判

國朝

譚吉璁

梔養抗師判（榆林學生陳某之弟與妾徒劉某同鬻舊鋪算帳不明誣匿與宿媢通其妾斷無嫌生禮）

陳某七十老翁戒之在得二三小子皆不及門已抱冊於兔園豈持籌於鮑肆自行束脩以上亦有多年必求龍斷而登實維其弟遽鳴攻求之鼓託彎射羿之弓繐帳高懸敢招魂於蘭燭綠錢將滿詎接席於櫑裙雖曰連荆固是友恭之誼既名負笈何無授受之情脫陰鳳之衣恆遭影質吹馬融之笛故索謝章大損儒風宜懲誣訟

蠱婦滅倫判（榆林衛賣油人張守紀娶綏州樸家田氏為妻別去數年往州探望適河水泛漲不得渡遂疑其奔其妻云常嗣以米聚）

公無渡河箜篌寫怨人多涉水江星動搖況無定之狂瀾係斯民之背溺疾雷百里聲似廣陵之濤噴雪千山怒作陽侯之氣黃流混混不讓桑乾白馬浮浮何殊竹箭女來帝子猶借襪于凌波男去牛郎尚作橋于飛鵲張守紀情同鳩逐志類狐綏彼自謂可浮壺入將疑其抱石而其妻田氏者處脂不染未有油鹽醬醋之香匪斧伐柯嘗遭粟粟榛棋之利豈無膏沐朝朝每貨新即顛倒衣裳夜夜自同棄婦致老夫之灌灌為河水之盈盈雖牡不求鶉奔速訟且敦舊匹勿作行媒

藝文志

記

明劉珝（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和）

新建榆林衛儒學記

成化八年春巡撫右副都御史青神余右子俊言延安之榆林地本春秋白翟所居自秦迄今無所建置入國朝永樂初守臣奏築營寨集軍望守積二三十年來城郭漸完生聚漸多宜於茲立衛學以宿重兵以訓武冑與戍卒之子弟俊秀者俾讀儒書知夫尊君親上之義以攘外安內豈非經理邊陲萬世之策哉疏入制可子俊乃即城之西衛之右相地為學宮心畫指授已有定規未幾擢總督關陝以去十二年春浙右丁君大容巡撫是邦詢謀於衆首舉茲事迺訓百工迺飭五材爰自大成殿櫺星戟門文昌祠而神之廟貌備矣明倫堂東西四齋師生講肄之所燕寢之舍而人之遊息具矣又於學之西為射圃為內外舍以處生徒聖賢有像祠祀有器制度煥然猗歟盛哉一時子弟環觀盛事莫不忻忻然願學衆至數百人遂禮都進士紀溫司教事噫窮邊絕徼學校郁郁乎可觀如此固不可無言竊惟自昔將家之子讀孫吳韜略之書講坐作進退之法挽彊引重越騎

運槩乃其職也而今乃以文教豈不曰吾儒之書所言仁義之言其所為教則孝弟忠信之行也今使介冑之子弟以白衣咕嗶其間使仁義之道孝弟忠信之行熟之於平日用之於緩急知義利之辨得仁勇之方識定志堅見危授命於以親上死長安內攘外無不可者故孔子曰我戰則克又豈孫吳之足云哉

姚 鏌 有傳

巡撫延綏都察院題名記

延綏在秦時為上郡歷代以來皆為邊塞地而黃河以南則時亦有淪為異域者我高皇帝再造區夏盡復秦漢之故境河南地皆我中國有時議者不能因

河為塞乃就近地設榆林莊等十八寨屯兵戍之正統初火篩遂渡河朝廷始遣都指揮同知一員監察御史一員議控制焉於是修築榆林城立石為界增立屯堡置墩臺以偵伺其備亦漸以飭然旋又去御史不設以陝西副使代之正統三年又去副使不設以鎮守陝西右副都御史陳公鎰徙來提督之繼者為右僉都御史王公翱大臣之行邊者自二公始已而更革不常正統十二年復擢前任榆林監察御史馬公恭為右僉都御史參贊軍務始專制延慶二府軍民事矣馬公前後凡七年以老去乃以右僉都御史陸公矩蒞焉俄又以大理寺左少卿耿公瓉更為之皆駐綏德以控邊陲亦未有定設也天順初河套失守乃就榆林建都察院命徐公瑄為右副都御史身臨邊制之改參贊為巡撫去綏德而駐榆林於內地則關一歷焉自是專以都御史為之矣歷成化來未有改者至余公子俊建議於朝人為指畫再拓榆林城添置公署相度形勢東西列營堡共三十有六屯軍四萬有餘士馬精強甲於西陲榆林始號為重鎮矣弘治間復用御史陳瑤議以延慶州縣盡屬於陝西之巡撫而延綏巡撫專責之巡邊事權已不無稍異敕諭猶以巡撫延綏為名者仍其舊也夫上下數十年來大臣從事於此設置故不必同其為都御

史者蓋十之九也顧未有記其名以示後人非缺典乎夫都御史臺官之長也明初專以司糾察伸理冤抑其職獨雄於諸曹其後用為巡撫則於事無所不理而所謂糾察與伸理者固在也及用之以彈壓邊鎮則地方之安危繫之得其人則一邊蒙治外却戎翟內奠軍民其於鎮綸之寄視內地愈重矣居是官者得不思所以自勵哉古之人有功業彪著遂其榮名以歆鑒後世者世之人聞其名輒想其人有不能自已今吾人之為此也官雖殊惟其能職雖同亦惟其人人有賢否而名之輕重繫焉可不慎哉是碑所記共二十有七人其聲績卓然名世者正不少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觀者當自得其人爲觀戒焉榆城舊有都察院已敗陋不可治予視事之二月始爲稍改作以新其規於是質之父老考之册籍因志其沿革自陳公鎰而下其姓名則已勒之碑陰使後此者可續而書亦世有徵焉

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謚文簡有西元集）

榆林道題名記

嘉靖庚寅歷田張君以寬由刑部郎擢陝西按察司僉事奉勅理延綏中東路兵備未踰年庶政咸舉百度惟貞庫委豐盈邊陲晏如暇日乃取前任人姓氏載之石而問記於史氏汝驥汝驥者其同年進士夫何辭記曰夫按察方嶽尊也厥職司法人之司命法者人定受之天子天子受之天也故善必獮慝必糾必明必執明則不罔民執則不反令非智而剛者不能其難也矧延綏絕漠所治武弁未必悉法必作其氣俾仁勇治儲之事斂民饟卒豪以勢撓盜以姦作權利而府怨尤難也故非文武經濟綱紀之才尚克以稱乎夫馬一日而千里奚必康衢大道利器之遇盤錯迎之亡弗解者言才也延綏自漢唐來宦蹟不乏然後武臣獨求之韓稱圭兆范希文氏以文士經略時要賊方倔强害亦不拒乃後名山永樂之議興危矣故才大者勳立慮淺者事僨以今觀古詎不其

然夫車轍直則不敗前車敗則後軌改後之人苟即今之所載者稽其政行要其終始亦焉能亡勸鑒矣初是司之設也以副使任歷數人改僉事正德間中官瑾用事嘗停除瑾誅復舊云

張四維（號鳳磐蒲州人進士官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脩邊記

延綏址北邊爲塞東起黃河塽西接於寧夏境延亙千有五百餘里其繕塞爲垣塹自寺神余肅敏公始當是時邊患未甚織垣塹甚庳薄取足限內外而已比套人久屯河南時時侵軼正德中楊文襄公整兵將驅之北渡尋代去嘉靖初王恭襄公視西師以爲套去邊絕遠而出師攻之非計不如畫疆自守使其不敢近而已乃尋肅敏故蹟分爲三股自定邊而東至於龍城爲西一股自龍城而東至於雙山爲中一股又自雙山而東至於黃甫川爲東一股西邊最衝故役與自西始工未半恭襄又代去嗣是相繼繕葺至隆慶中而西邊之功始稍完然中東二路不暇及也今巡撫大中丞大石張公初以副使分巡榆西西路自邊垣屯衛廨宇無不躬自經營且城二鹽池營田萬餘頃歲徵租以供軍府後調巡榆東相度形勢乃築建安抵黃甫川邊垣計袤長四百六十八里未幾告成天子嘉公治績進秩中丞遂領全鎮巡撫事

是時套中虜酋款約不敢寇邊而公益汲汲爲戰守計又增築鎭城視前加一倍關三之重樓其四隅堞甃以磚凡諸公宇倉庫學舍祠廟一切興舉因邊爲墩因墩置院因地築寨補脩改移計脩墩堠一百有四墩院四百八十有四寨城五十有九又石砌大河口四石洞瑜門八十有三水口四十有五水孔五十有一水道四百三十有二由是邊城以內無汎濫衝決之患進戰退守咸有永賴而向所分爲三股邊牆千五百里者今得崇墉蜒蜿屹爲巨障矣是役也役軍丁不過三萬八三年而終事用銀十萬兩三千有奇公乃不言其狀天子疑之復增秩右副都御史錫

之金幣用顯前猷蕃錫典也余之文武耆彥總兵姜應熊舉人馬希龍大參楡浦徐公以狀來述公創建之詳及諸蒐卒乘簡器械完庾廩固斥藏汰奸宄豊軍實稽程督餉寬急咸宜則有憲副李公承式于公誠張公希召總戎程公九思其襄厥事以余從太史後爰識於石俾後世有所攷云

于愼行 [illegible]東阿人[illegible]尚書

清平堡新脩水口記

清平之西有河從套中來貫牆而入平沙曼衍岸阯屹岌久未有塞也萬曆九年明吾文公備兵靖邊既已中布要東術循吏之咸有成法始以其暇躬率將吏行視城堡至其地而駭曰使敵攻吾之瑕如枕席上過矣遂用長城爲哉參將李君進曰聞塞外數里有鮮鯢洞者則水之源在焉意可循而導也公立行視馳出塞南三里得水所從來有大石廣縱數丈水瀰漫越之而流公曰此天作之險也鑿石爲竇使水潛出其中吾因石而城之以介內外其庶乎於是度石之徑輪疏爲三竇引水而注焉因甃石爲牆於上以捍河之兩岸夾河而垣之東長四百七十丈五尺以屬於邊之東西長五百二十一丈以屬於邊之西纏聯迤靡若張兩翼而關於石牆之間爲樓三楹匆列夾室戍者處之其水減汨濺瀰投灘赴節既備天

險亦稱大觀信可謂規宏埶巨垂利無窮者矣清平於上郡一斥堠之地耳進而度之上郡延袤千里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又進而度之諸邊起山海至於隴西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一時賢大夫將吏建牙擁旄人人如文公各思畢力殫精規久遠之圖以稱上旨因以震懾戎匡耀威靈而講武事豈憂邊患哉公名作四川涪州人隆慶二年進士

鄭汝璧 有傳

都督府題名記

楡谿爲九塞巖險第一綿亙千里而遙逴守綏州視此中爲頸脫至成化間蕭敏余公子俊始建議移鎭

馬時朔守僉謂非善討迎格者再余公博之堅上始
報可公後三振其賊遂屹爲巨鎮云鎮西人將軍挫
重居中挈三路將領若臂指然其慮詳哉萬曆癸卯
予銜命來榆時遂左李大將軍業在事相與助勤戎
務士氣丕振無何套中尋盟乞款余爲宣王上德意
威靈無不慴服一日大將軍過余言曰榆之總戎始
自湯公和繼有傳公友德及馬公溥王公永皆開國
元勳榮鏡宇宙王公禎以正統二年開疆廣城厥功
最高而許公寧勳亦爛然日月不若遂越三朝當時
諸公不可縷指計矣如樟懼久愈湮滅前徽莫致業
謀樹石堂左勒姓名其上俾蒐講之暇舉目得以著

鏡不揣敢以記請予作而言曰夫名者樹功之表也
太上忘名而名實歸焉其次功名之士思得一當疆
埸疇不願垂勛竹帛聲施後世使千載而下如或見
之若相如之慕趙藺武侯之比管樂是已噫人往矣
而石則存因石以求其人因人以論其世登斯堂也
覽斯石也千載而下人得而妍媸之能無惕然有概
於中乎若第以履歷爲籍記等秩爲軒輊固知非大
將軍意也大將軍世以勳烈胙土一門之內綽有餘
師而猶事此其意遠矣

清寧臺記

榆林都御史院之北有臺焉予十年前備兵中路嘗

登斯臺今[illegible]而臺廢余請復之爰高昔之二廣倍之
上爲拱辰堂四望廣漠豁然見全鎮之槩焉維時李
大將軍如樟劉觀察餘澤實襄厥事請命名曰清寧
之臺而爲之記粵自文皇定都北平聯絡九邊而樹
之鎮延綏古上郡也正統間徙鎮榆林得勝筭矣然
地苦不毛儲胥難峙迴環千二百餘里外寇不時出
沒三路關制馭綏懷厥維艱哉夫今之籌邊者無踰
戰款兩端夫款者柔而撫之坤道也戰者自強震而
服之乾道也握先天之符而含弘厚載以居之要以
大生廣生而成功則常清永寧之道歸焉爾今套中
款塞業已互市予至則飭經制申約束委三萬餘金

畢款事而一意戰備爲銳兢夫邊若幅也今世承平
日久正虞日中之昃脫邊烽之時聳中外驛騷安得
晏然而已乎予疆吏也以固吾圉而已爰紀歲月用
志予儆因鑴之石而系以銘銘曰崇臺言言四履洞
屬崇高以軒鎖鑰秦晉控扼邠連蟠方截圍爰清爰
寧爰錫嘉名耀我文明於昭日月倒筆余湯獫狁來
王欽哉守臣爲憲文武保釐茲土外攘內脩自公退
食于焉燕息匪惟佇游是謨是畫朝乾夕惕衣袽炯
戒任彼安流肉食敢謀厲我士馬飭我戈矛桑土綢
繆億萬斯年永綏廟社乂此區夏[illegible]其居敬勒貞
珉以告來者

涂宗濬 布傳

鎮北臺記

萬曆丙午秋七月予銜命來撫茲鎮會火落赤挾賞
被創糾萬餘騎穿舊安邊塞南掠我兵破之乃遁去
而擺言太亦以三千騎入犯保寧莊大將軍松出禦
敗之東路沙計亦以三千騎入犯高家堡杜大將軍
松又邀擊破之於是始款紅山市輸誠獻罰誓守外
藩余會制臺徐公上言畏威狀天子下部議從之於
是貢市如舊約予念紅山邊市去鎮城止十里許當
貢市期萬騎輻輳脫有意外悔無及已於是題請因
築為臺下為城俱甎甃計費一千二百六十緡工肇

延綏鎮志卷六之三 十

於丁未之四月竣於戊申之七月又會制府徐公奏
報成事於是予與王大將軍陳左方伯許大參登臺
以望若躋霄漢鬪黃河如帶青山隱隱唐張仁愿所
築三受降城在焉美哉山河之麗我二祖成功之偉
乎夫河南地自祖宗以來至正統間為我軍士芻牧
地一日不戒使諸胡竊穴其中若成化間經略青山
因受降故址增置墩堡移戍固守則屯可舉食可足
兵可强何至為全陝憂策事者誠經遠之難哉而往
事無論已夫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詩咏徹桑易稱設
險聖人之垂訓遠矣今榆鎮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
延袤一千二百餘里其間重山峻阻足以衍周池樹
藩垣者悉如此臺因險阨要而戍守焉彍弩乘城
神器卒發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乎時萬曆三十六年
歲在戊申秋八月

重修靖邊所儒學記

靖邊所故無學隆慶間憲副使北海楊君錦始建龍
圖書院於城北之阜蓋宋范文正公曾駐節為俗所
稱范老關是也萬曆間大中丞昌陽鄧公光先總督
義昌戴公才疏請建學後不果至萬曆九年觀察使
涪陵文君作言之於大中丞遂城王公汝梅改掀殿
廡堂齋門坊祠宇略倣州邑學宮之制而觀察使中
江余君之禎今任總督高陽徐公三畏駐靖邊時各

延綏鎮志卷六之三 十一

捐俸助脩之二十八年別駕謝國珍議文廟峙高阜
非宜移置山下而觀察使濟寧張君子忠商城劉君
任巡按御史東明李公思孝弁鄉之士大夫各助成
之建大成殿五楹兩廡十楹儀門三楹東西角門各
一楹欞星坊教官公署各具然制猶未備也今參政
王君愛謀之郡丞楊嘉猷續建明倫堂五楹東西齋
房共十楹啟聖名宦二祠尊經閣省牲所東西角門
外豎二坊環以周垣煥然改觀矣其費取之俸餘及
倉貯積粟民不知役也余方與起文教與榆士講學
論文靖邊遠在數百里外聞風興起者將喁喁焉能
無言以諗多士余惟今天子中興功令嚴學官別

了河內罹然嚮化涵育二百三十餘年雖山陬海澨
間不家弦誦而戶禮樂則靖邊多士固將無待而興
矧大參所以作興鼓舞如此其備哉顧今所習舉子
業昔人比之芻狗所以爲贄也而堯舜君民之具則
不盡於是也假令得一當於有司即推擇爲才及試
而不效則虛車之誚其何說以辭余因告榆士以大
學之教所以告靖邊之士夫豈異也夫人生而有天
下國家之責而其道備於身其本根於善善者性體
也人人所固有不待外求而得者也孩提之愛敬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此善之端也
微獨其初如是即梏亡之後而其機常生是孰使之

哉此其端可想矣諸士試反之平旦之氣苟所爲有
愧於心者豈不忻然得有不愜於心者豈不悚然愧
即此一念可徵全體要在不失其初而已矣惟夫知
見日開情慾日熾以機心生機事儒名而跖行者非
其質矣夫性無人我本之身而通乎家國天下者也
故曰仁者人也我與家國天下皆人我與家國天下
之人皆仁也即身是善即止爲仰則鳶飛魚躍皆體
天地萬物皆身存以如見如承之心達以不爲不欲
之節止於至善洙泗淵源之宗傳在是矣出而爲經
綸參贊何施不可哉夫十室必有忠信靖邊多士豈
無豪傑得是說而存之光明俊偉之業吾方翹首以
徵於他日王參政任丘人楊郡丞懷遠人時萬曆三
十六年歲在戊申春三月吉

榆林學田記 楊兩官份例

士有真品必以其節觀之仲尼之門若顏子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曾子七日不火食纓絕踵見歌聲若出
金石卒傳孔子之道此皆學者所共知若士志於學
而以貧窶動其心則其所志所養不言可知故孔子
以爲未足與議誠恥之也蓋內外本末之分既所未
明則輕內而重外忘本而逐末勢所必至故非有不
欲不爲之操而欲與於斯道未可以易言也雖然古
者一夫百畝之田皆上所養士生其間專力於道德

而無衣食俯仰之累是以得從師遠遊以大其所受
四十而後仕五十而服政自十五以後二三十年之
間所以明其在我者專且一矣濟濟多士不可勝用
非其平日作人之厚詎能致此哉榆林設在極邊成
化間余公肅敏始奏立學宮設官師募民間子弟之
俊秀者選充衛學弟子員教誨之當時學校始創廩
餼之需未議也至大司馬蕭公備兵榆林始以鹽稅
充之余丙午來撫茲土軍政之暇每月以朔望丈日
與諸生講明大學之旨聞者咸不靡然興起而供會
之費頗艱會原任大同總兵姜公顯謨以署事時捐
價五百金助成予志予以百金助建凌霄塔於巽方

以四百金買地一區於武場之西約四十八畝有零又買骯房官地創學內四十四間於南門之南約每年得稅若干貯之衛庫凡士之有志於學而會講會文之費量數給焉雖不能如古者養士之厚然有志之士甘貧苦學以求見於世其亦少有所助矣恐事久而淪沒故為記其始末如此時明萬曆三十七年夏六月吉旦

重脩榆林武學記

古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伍兩卒旅軍師之帥卽比閭族黨州鄉之長當時所謂卿大夫皆夙閑於三物之敎考其德行道藝以次而升焉者也故功高天下

而恪守勞謙之節位極人臣而不失退讓之禮如吉甫以文武憲邦郤縠以詩禮謀帥勳烈著於當年令名垂於無窮故足術也自秦以下功利尚而禮義衰權謀勝而心術壞若韓信彭越之儔往往卒於敗亡而不可救豈非血氣用事無禮義養心故至此乎宋富鄭公請立武學於仁宗之朝神宗始用其說建武學於武成王廟其法甚美我朝惟京師立武學敎授之法大略倣宋制又有武舉之法儲士於鄉升之司馬而都試焉則養士儲將之法其效不既可覩哉延鎮自靑神余肅敏公移鎮以來議創武學於鎮南門內相沿百五十年日久政敝生徒渙散縉雲崑巖鄭公來撫茲鎮偕觀察劉君餘澤假文學西書院為武學課之神木道陳方伯性學幷諸將之在鎮者咸是余言於是改築武成殿五楹東西兩廡各五楹儀門一座場大門一三楹周垣皆朱彩堵塀皆文石學之東南隅創敎官公署又於南門西鶩空地計若干丈築射圃內建演武堂三楹為觀射之所至於神位祭器煥然一新春秋祭儀以文廟先師之次三日規模略具焉夫吾之所以敎非謂孫吳之說諸生不能習也戰伐之事諸生不能曉也榆林故稱將藪其登壇立幟拜封疆而顯功烈者豈皆自武學出哉惟是王者之師必以仁義為先社稷之臣必以忠孝立節若

夫先身後君不可謂忠貪利敗檢不可謂義虐驕恃氣不可謂勇沽名市譽不可謂廉滅倫傷化不可謂仁狃詐反覆不可謂信敖上虐下不可謂敬有一於此皆足取敗諸生其愼於所向而無負於建學之意矣夫是役也經始於丁未秋九月之三日落成於戊申之冬杪費金錢若干緡而會議重建者則鎮守王大將軍威署榆林兵憲陳左方伯性學督工則前參將沈一清把總牛承恩協理則城堡同知王國昌管糧同知左之龍榆林衛掌印指揮楊汝植皆與有勞例得並書時萬曆三十七年季夏之吉

歸還鎮軍艸地三場記

榆林沙漠不毛軍士之苦□極有邊外艸場三處若紅山市外之爛泥灣常樂堡外之白厓兒河雙山堡外之邵家梁湖則正標左右前後營歲時採艸處也鐵嶺李將軍來誤爲衙門養廉地而鎮軍遂失其業夫鎮軍月止糧一石外此惟餵馬艸地耳又攘而有之苦將何如歲丁未閏六月鄧大將軍調任以來首爲余言各艸地宜復還軍余聞之擊節稱歎以爲不可及凡人情徇私易克己難今遇鄧大將軍則艸地歸軍矣倘後繼此者謂前地宜資養廉則予奪不可知且將軍故有養廉地八處皆在邊以內若七圪塔湖劉官兒寨大桑坪黃沙磧墩官莊鍾家溝魚河歸

德有定所矣復侵軍之有其忍乎夫古名將與士卒同甘苦庶幾三軍用命而可以有功馬艸事最細而忍奪之耶吾是以嘆鄧大將軍之克己從義有古大將風也因爲具其事之始末勒之貞珉以垂示久使知榆林之苦在上者當恤而鎮軍之常有此患亦鄧大將軍之義之在人心終不可忘矣夫大將軍諱鳳榆林衞人

郝名宦 字中□□澗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贈尚書

延綏中協題名記

延綏久無中協副總兵復有之自杜公始蓋從御史大夫劉公之請也其疏曰鎮中舊有副將軍協理軍務視大將軍有輔車之義無何東路事急罷中協而設之東駐節孤山又無何西路事急尋加西協如東路事而定邊駐節焉臣以爲撤閫閾而恃藩籬不如中彊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宜復中路副總兵如故而以魚河等十一城堡兵馬屬之以清保二營參將及鎮中五營遊擊兵馬聽節制焉寇萬一闌入與大將軍將奇兵當鋒踵襲而相爲應與東路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依與西路翼擊而夾攻爲常山勢即寇善捩疏數爲堅瑕揣摩厚爲虛實時分時合而三路相爲表裏大將軍坐而運籌決勝千里矣制曰可大司馬選北邊良將無如杜公結髮從

戎數立奇功於是分虎竹陣龍沙至出軍令立表下漸軍正左右覘士騎植毋敢毫髮忤又飭治軍旅之暇則與士大夫相與講禮敦詩有郤縠元帥之度故三年來三奏大捷則中協復設之當豈不彰明較著者歟今杜公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爰采前人之名氏而勒諸石使後有所稽考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嗣公而受協事者得景仰而憲章之庶於劉公復協之意爲無負云

國朝

王正志 有傳

同沈將軍游紅石峽記

丁亥仲夏沈大將軍邀余遊紅石峽因覩是山凌空漢表峙秀城西險陁白土之街壤接烏孫之界石映霞而欲赤樹隱寺而來青芙蓉列障苔蘚緣階巉巖峻削曲徑幽深此遐塞之別天抑窮途之勝地也若夫水來朔漠入自山垣岸絕虹飛濤翻鯨吼環淸帶練豈特潤色郊原漱玉浮金猶自聲迴戍壘幽洞開而雲扉啓象教演而花雨香岫霧依關鳶魚自若塞艸迎車作浪河楊夾岸成陰茲時也鼙鼓初懸烽烟遍息指嶺雲連異域笑譚日麗錦帷路無羽書戎馬之驚入有登臨嘯咏之適寫冰以銷兵氣濯塵纓而聽漁歌詎不佳哉然先憂後樂曩喆芳規追廉藺之高風躡峴荊之雅趣斯游囘不讓矣是爲之記

譚吉璁

楡林學記

今天下之士豈不甚賢也哉未嘗有所謂養之也而廉恥之風不息未嘗有所謂教之也而禮義之俗猶存未嘗有所謂擧之選之也而弦誦之習亦不因而衰且滅豈非士之賢出於天性者哉而在楡林之士爲尤難有沙磧鹵而不可爲耕也有學校焉而不可爲遊也有制科焉而幾百年來無一人出而中有司之式也是養之教之擧之選之之法盡廢而彬彬然有三代之遺其殆孟子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者歟亦然抑其地近岐周淪浹於文武周公之澤深故歷千百世而不廢者與予治楡之明年見其學宮頹廢已久爰爲之請於府并上之於楡林道及延綏鎮倡率葺治而楡中多士奔赴恐後或畚插以往或餽饁而來計其役則三千有餘計其貲則五百緡有餘計其期而不數月以告成楡之士俱不以爲勞且費也楡之士豈不誠賢矣哉於是門也吾飾之以黃金之榱殿也吾周之以赤墀之階以至明倫有堂序賓有廡尊經有閣啓聖有祠更於釋奠之外脩擧鄉飲酒禮使秀民畸士幼子童孫咸得從先生長老之後以雍以嬉入其門而僾乎如有聞也拜於階而肅乎如有見也登於堂而獻酬揖讓有其節文廟於廡而賓朋進退有其宴衎闈則翼翼然藏書可讀也祠則秩秩然孝享可思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然與以楡士之所難如彼衍王道之所易如此文武周公既爲之君於前孔子及七十子之賢復爲之師於後有謂禮義廉恥不登於三代者吾不信也夫三代之待士分田以養之如此其厚德行以教之如此其勤司徒司馬以升之如此其隆而猶有不賢者爲移屏戮辱之法今楡之士擧皆無之而咸彬彬然有可觀者其賢於三代也遠矣吾於是喜學宮之成而并樂楡俗之美也爰爲之記

尊經閣記

今世所謂十三經者古有之乎曰無也者五經六經七經九經者古則有之矣未聞有所謂十三經也十三經者自有明始也蓋尊傳而同之於經也傳且尊矣則經之尊也不加隆乎然經而使之下等乎傳爲之經者不亦難乎哉夫漢之世六經皆有師傳猶去古未遠而後人尚云諸儒窮經而經絕而況乎有明之世距乎漢者又且數千百年也且明不以尊傳而[illegible]尊註矣夫三子之傳猶曰聖人之徒也今於集註則皆宋儒之書矣而謂果皆得聖人之旨耶夫尊註者蓋謂設科取士試以經義而作今之所謂八股時文是也尋章摘句比偶襞裂惟集註之是工而大悖乎兩漢諸儒之傳而亦有所不惜也自六朝以來皆有經義之名而未有如明之八股之甚者也觀之於漢則經之亡不幾於澌滅殆盡耶然聖人之經猶日月之經天而不爲暈適背穴之所蝕也明矣況時文者爲集註之糟粕乎雖無傷於日月而使尊經之士不見聖人之全經者且三百有餘年不亦其可惜哉故取所謂十三經者藏之於閣使檢中士子知漢唐以來先儒之傳如此再退而考之宋儒之集註不爲比偶襞裂者所誤其於聖人之旨或有所顯闡而不失尊經之意云爾

檢林衛學復舉鄉飲酒禮記

今上之九年冬允禮臣請滿洲蒙古一依漢制舉行鄉飲酒禮誠孜孜求治思所以敦教化而風勵天下其厚也余是時甫蒞檢林屬學官敬閱諸生有年高有德者將於春王正月親式其廬以仰副
朝廷德意諸生咸進曰檢林自有明以來寇擾洊饑民之死於兵與死於歲者十八九今之孑遺皆死事之孤也閒存一二耆舊又皆遠遯荒野鄉飲酒禮廢而不行者四十餘年所矣余爲之慨然者久之雖然
本朝湛恩孝養幼終長遂斯民之沐浴膏澤者已踰二紀而使敬賢讓老之風不訓於子弟何以稱
上意哉況檢林爲九邊重鎮今即中外一統塞上無織塵之驚宿兵尚有萬餘欲教之知方而使有勇非示之以禮不可乃請於分巡副使高公督學僉事鍾公著令於有司遂以十月之朔脩復故事得爲大賓者一人介賓者一人順承用周禮參以明制先期與諸生習隸贊明以次人明倫堂賓主有事俎豆有數三揖三讓有其文拜至拜況有其節揚觶而讀律者居左讀論者居右論者爾今
天子所頒禮部之十六條也蓋律之令甲既新而使讀諸者猶仍其舊非所以尊王而大一統也爰取十六條便言諭之與鹿鳴而山樵什升歌迭奏於是園

而觀聽者莫不肅然敬藹然和歡欣鼓舞咸知禮之
所以教我者如此其厚也周之鄉飲酒禮有四漢以
後郡國下令長從太守相臨之禮此其一耳使爲之
上者或三年一飲或一年再飲或一年一飲如鄉大
夫州長黨正之制使之相賓謂教化之不能行於今
者吾不信也若三年一飲以明之鄉試當之則猶斷
狸首而懸射焉以爲諸侯之節在是非徒名實俱亡
而敬讓之道失也

碧濤橋碑記

榆林舊志載西門外有橋曰清波蓋跨榆谿而通西
路各堡者也詢之故老云橋有二已亡其一今之在

西門者尚有一二梁柱存焉而俱不知其名及余自
波羅堡轉餉歸時方十月之望渡榆溪水澌澈湊亂
流以涉而馬且介俔於其間甚恐顧覗向之所謂橋
者宛在水中猶取魚者偃水爲關孔然因而嘆曰十
月者孟子所謂徒杠成之時也而余乃以游泳爲幸
是不知王者之政而并不知涉者之病矣次年春力
請於　憲副使高公　大將軍許公各捐私錢遂作
於四月之辛卯而成於七月之壬申用匠一百八十
六夫一千七百九十有五木二千二百八十虔楗石
一百六十一尋望一百二十六石薪柴七百五十車
索級六千九百五十七束麻五斤鐵七十五斤甃九
百二十枚米五十四斛鹽豉十五觔爲錢一百二十
萬八千得除三軌三十六丈堤三百二步旧五十一
畝有奇民不知役役不知勞榆之人始咸歸功於余
余曰夫王者之政至今蕩然無復存已而僅得其遺
意者今之刑書耳刑者先王之法也先王之政不可
見得見先王之法焉可矣先王之法正月始和懸於
象魏而又紀十二月之政以爲命季冬之月命百謹
關梁蓋三代之時凡徑術阪險與夫門戶道橋城郭
牆塹有一月不可缺者因時脩舉而不限以土功不
待其壞墮而爲之也今俟其旣壞而爲之且不爲非
而爲功是殆未知律文所云脩理橋梁之科若與先

王之政寬故懸之而爲法後世之法嚴故懸之而爲
律若詡詡然自以爲功不幾與王者之政相刺謬哉
大絕水之梁與偃水之梁鳥獸所在而非人所往還
者先王猶有虞人之政焉況與徒所經而不可一日
缺者乎及其壞墮而脩舉焉其不見正於先王者幸
矣若曰功也則有高許二公在名之曰碧濤紀一時
之盛以告來者

芹亭記

榆谿之西有芹河者緣歷沙陵東注榆谿環城闉而
南入於闉碩榆谿之水自塞外來遡洑激盪泥沙渾
渾與黃河水無異至紅石峽出三門而下門之水絕

夋即長城也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水出焉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疑即此歟然無所謂芹河者豈以其小故略之歟吾觀芹河之源甚近委曲流潦潔清可愛傷多水桒中有擺魚彷彿有江湖之意顧而樂之今年自春入夏往來延川閒渡無定河過奢延水遇雨漲時幾有滅頂之患其水奔注於兩崖閒橫流激石環波怒溢每畏而不敢涉也因思北方之水凡余之所歷者如桑乾如滹沱以及今之榆谿無定河之圁與奢延諸水皆黃流而湍怒與濁河有爭雄之意而不相下故禹貢統名之曰逆非無謂也至於今天下被其患害惟江湖則不然清可掬

而澄可泛且又資其灌溉以爲民利余生長江湖宜見似水者而喜矣然樂之如此而畏之如彼者取其小而愛其潔也其勢小則其性自下其流潔則其溉及人昔人以澗溪沼沚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尚云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此芹河之水與余署之東偏有小圃蕪穢不治𢍆而蔬之且撤屋之廢材以構亭於其北日呼圃丁而灌之桔槔軋軋然地甚鹵蔬亦不甚植不若擷河之芹而飲芹之水爲不奪民利而且不勞人力也因取以名吾亭

白龍王廟記

鎮城龍王廟不啻十數而東山之廟爲最大次則城北之白龍王廟也皆有泉東山之泉疏注城中而白龍王之泉渟焉廟已頹落前有方池廣輪許泓然以清汲者便之其旁小竇潺潺有聲若欲出而不出者然詢之居人曰遏之也遏之者何爲城之北皆沙磧無所用其灌溉也嗟乎同一神也同一泉也彼則導之使流此則遏焉致利澤之不得施於人豈非所居之地則然哉至於他之十數之廟或祠於山岡或禱於坡陁而未嘗有泉焉者也白龍王廟既有泉而不得施而顧反出無泉者下不又可慨也夫余生長句吳澤國泉則無乎不有也龍則無乎不在也固昔所云與龍子游者也然龍皆淵處或見或否而非神之

尤靈異者不廟也今西北之地高宜龍之所不居矣而廟焉者以十數又何論其泉之有無也哉信矣物之希者貴而有才之不見用者之不足爲患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既渫矣而用汲則福之受也可俟是以君子貴脩已全德而履得其地有如此則廟之脩而爲之祀也不亦宜乎

延綏鎮鐘樓記

鎮榆樓成予既書其事矣其明年　大將軍蒲城許公　兵巡副使寧晉高公以樓在四達之衢地稍卑下行夜者之更唱不甚遠榆人之耳目未必能盡聞也乃訪駝山之北阜有臺焉高三丈許舊置鐘於其

上今雖廢可舉也爰命鈐下楊坤董其事楊君善心
計役取其山下之石以甃以甃未五旬而臺與鐘俱
復其故城中於是乎麗觀矣然予竊有感焉乃言曰
嗟乎予之不聞鐘聲也久矣憶疇昔之在宮府也當
寓直之夕襆被以徑會今
天子勤於政事至丙夜猶然聽覽不倦予惟危坐於
鳳池之東序時或池邊月午秋至霜濃厚載門之鐘
聲鏜鎝焉殺若曲盡風雨陰陽之變態而通曉不寐
者其常事也乃今遠處塞上時無犬吠之驚入夜便
睡睡亦不復醒甚矣予之衰而且惰也所謂憂苦則
陽虛陽虛則氣懈氣懈則好臥故至此耶今幸矣二

公之築斯臺也度鐘於亭以爲漏鼓之節適視玉堂
既出而不能復入矣然猶得於宴晦向晨之中忽焉
深省若置身鳳池之東而彷彿其意使之朝考夕慮
以庶幾於無過豈緊鐘之賜而實二公之賜也至於
節昏明之候啓作息之常予之耳目未嘗不與榆之
人同而所感有異焉者亦由心結日久聞幼眇之音
不覺爲之歎息也夫爰記之藏於壁

黑龍穴記

余結髮行役自粵之燕中闕歷涉山川見所謂龍之
處者多矣或於淵於泉於井於湫於潭於洞於池大
抵不離乎水以爲居也今龍之穴處者則怪甚穴距
鎮川堡十餘里覈穴之旁皆深山絕㵎中有峭壁可
數尋而穴其上長不盈尺而廣半之如人之張口者
然俗傳爲黑龍王穴者是也試以手探焉微有寒氣
而津潤循其上下又如口之有兩齶也而深則不可
測矣凡歲旱禱雨則有所爲有報焉始之有事於所
者先以瓶承其下餟水則津津從穴中出時有古錢
及珍寶金銀物流入於瓶以水之盈縮驗雨之多少
及報也必稱其物而納焉而龍之應之者如響之答
也蓋龍既穴居非水矣而復有水自下而上以應人
之求將穴如口而其泉亦若舌下之是出乎抑別有
所呼吸而似潮之涌乎將其中仍然有淵與潭而故

使之逆行乎抑變幻爲寶物而希取人間之所有乎
是皆不可得而知也怪者聖人之所不語而齊諧有
志怪之書若以其有寔跡之可尋而非等於虛誕也
是可不記以爲好異者之一助乎

城隍廟贍田記

康熙十有一年秋碧濤橋之西堤成水去而平土出
相物地以求之宜稻及春涉揚其閑得下田五十一
畝是今之渴澤而鹹瀉者皆昔之狂潦而濟沙也作
而治之禾雖不甚長茂而亦可得下農一夫之食矣
若種之時而糞之勤將或不止此夫成之也難而繼
之也亦不易使瀦防列澮之法一不治則仍爲狂潦

而濟沙也木可刈也泥陵谷有遷石變遷家雖有時
而敝弁哉爰擇城隍廟道士世守之約謂中年之所
入畝穫三斗歸民之外歲留十之二爲治橋之資餘
則其其薪蒸供城隍廟爲一簿之用促風雨以時而
物不夭札者神之力也而可不爲計懶燃燈香哉
嗟乎此人事也而歸之以大神猶夫亦爲後世無窮
之慮藉陰陽禍福之說足以惕其心而守之俾勿墜
也與

俞亮〔號庭菴江都人順治十七年武舉試第十八年武進士除西河口水師守備陞紅山堡守備〕

重修孤山堡公署記

康熙十一年六月予以秋防道經孤山堡至之日堡中州
深三尺唯見敗垣不辨街巷兵民寥落官無廨
舍予愀然歎曰我
朝定鼎三十年於茲矣豈瘡痍猶未復耶哀鴻猶未
集耶古所稱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豈虛語耶抑守茲
土者未得其人耶不然何凋殘若是苟非有以振起
而整葺之地方何賴有此官
朝廷亦何用有此堡哉於是率父老子弟登城堡一
望丘墟煙火寥星寂寂慘慘欲下隨問疾苦舉曰塞下
與內地異全藉士馬爲富饒自協守府將移鎮神木
兵裁十之九是堡中無米粟也移鎮之後市口亦禁
是堡中無商賈也去此二者而兵民皆鳥獸散矣
之日急議招民復故業與如官寺爲先今之官寄居
民舍何以爲治乃於舊署之廢者創而新之有堂有
室有庫有廊有賓館有廄房有門翼然有垣截然事
出神御催趨是役也始康熙十一年秋八月之
己亥迄冬十一月之壬寅乃告成用役千夫用財百
緡一錙一銖皆出予之捐給不累民不擾兵告我上
游凡二十年中所謂稽謀而不克就者豈非此乎今
堡有署矣官有治矣率而婦子聚族於斯有幹有年
以長子孫文知哀者之不得盛危者之不復安也
願後之莅斯堂者必仰而思廢興之由廻制作之艱
難且俯而念兵民之疾苦蚤夜勤恤以期匪懈庶幾
美可傳而盛可繼爾

俞來右記

康熙癸丑立夏前二日閑程子以佐余與弟亢宗劉
子看之訪焉程子喜余至開新釀延余三人款坐余
亦欣懷豪飲酒酣酒未忍舍主人而去也遂相與散
步於溪上白茆黃茅紛披蒙路中露一石可丈許余
曰是必有異急腰鐮芟徑尋之其石狀如伏虎嶷然
孤峙石之前復有小水水泂潔可愛石亦俯但可坐
矣去石許隱匿絕壁水下如瀑匙窮花聚下所未易
見者余偶得之寧能忘情耶主人知余之愛之也乎

章攜酒復飲余三人於石上余深爲石幸又浮杯溪中彷彿有蘭亭意余又爲溪幸今而後石闢生面而溪流無窮或有與余同志者顧而樂之飲酒於其閒必知好事自余始余又爲余幸矣嗟乎自有孤山即有此石數千百年以來賞之者固不可知今之賞者誰乎閒有賞者未必坐臥石上低徊右傷又未必便狂歌浮白與石酬酢而不忍去如吾三人者也故名之曰僉來石

墓誌銘

宋歐陽脩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塞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留後後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以西鎮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殁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眞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於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閒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挐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

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於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於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躍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彝將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豈弟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爲子後可知

國朝

艾元復 字亨伯米脂人父翀號九峯崇禎元年進士早卒公性孝自號思九示終身之思康熙五十五年舉於鄉官嚴州知縣以循卓稱擢御史掌江南道多所平反文哲聖通鑑有治蹟以勞卒官子一俞拔貢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固始縣知縣馬君墓誌銘

馬仲融字以和號木臣綏德衛人也天資穎特六歲授左氏春秋稍長爲文立就弱冠補州學生文興日起遂成順治三年進士除固始知縣當是時河南爲流賊所毒千里絕煙而汝寧爲甚蓋汝寧自崇禎十三年有土賊劉倫者據其城羣賊皆散布於屬邑攫肉而食暴骨如莽固始又處楓城霍山光黃之間綠林嘯結砦中之豪往往相屯聚亦時相賊殺其不知有朝廷也久矣順治二年冬始歸版圖其俗之污者

猶然也木臣至官即召父老而告之曰吾奉新天子命爲爾邑長當敬聽我訓凡寨處者爲山民有不解刀劍而力田者罪之城居者爲市民有不聚廬而好游鬭者罪之衆皆唯唯用是下墾荒之令布減丁之條緩征平役禰伏發奸繕城峻隍練鄉勇招流移立社學因民之政次第脩舉未期年固大治木臣爲人素羸而當此劇任早夜以思所以爲治而治亦漸有成效一時稱其勤練而已大病矣未幾卒於官固始新脫兵火人未知學羅山有薛仔鉉者名士也延致之講論道德力倡正學而邑之士大夫吳橫谿侍郎祝山公孝廉皆就賓弟子之位有綏德舊守李時蔚於綏有善治木臣訪其後而其子掞爲人牧羊木臣歎曰清白吏子孫竟淪於皂隸乎名之來授以經遂爲黌上士會當事有怨於吳橫谿者將中以危法諷木臣糾其短木臣力持之當事後授意於人吳遂遇害木臣所以存恤其家者甚厚其立心豈弟不畏彊禦類如此至於事親孝視諸弟宗族友愛備至尤人所無閒言者也余少與木臣及里中名宿五六人聯文社今之明經者二鄉貢者三以制科起家惟木臣與王圖公才兩人耳而兩人先後死則誌其墓者非予而誰也爰爲論次之其上世始祖諱興河南唐縣籍明綏德衛指揮使數傳而生曾祖諱文科

封將軍子三長武舉諱承聘次河南省都司諱應聘三諱三聘都司應聘子五季諱光稷號羲藝生子二長郎木臣而次則猶龍也木臣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巳時終於順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時年三十有九無子以弟猶龍子晉繼之卜於順治八年十一月葬謝家溝東陰隲原太孺人母劉氏阡之左爰爲之銘曰爾才既長爾名既揚胡不壽考而用臧爲斯銘永不忘是爲篤行君子之藏

墓表

管律 字芸莊人進士刑科給事中侍經筵

參將王戟墓表

王之爲榆陽者始尚矣至叅將公其裔孫也公諱戟字世威系出揚州府泰州高大父得全從高皇帝定鼎功授四川成都中衛百戶曾大父保應補調綏德衛大父敬父振皆守其職公以天順八年甲申入官駸駸焉思邁其跡矣逮成化二年丙戌破北寇於三眼泉進副千戶四年戊子平叛賊滿四進正千戶六年庚寅破北寇於鵓兒巷進指揮僉事十七年辛卯改銓榆林衛自是爲榆林衛人九年癸巳破北寇於佛樹會進指揮同知動賢之譽廣著臺憲交薦若章數十上十二年丙申遂以薦進都指揮僉事守備定邊弘治二年己酉擢左叅將分守延綏西路甘苦同

士卒臨陣直前靡所顧慮是故戰罔不捷邊人倚以爲重北人嘗擁數萬衆屯青羊岔公率千騎夜挑賺馬小窰萬餘以木骨朶破之寇懾號飛王名動大漠矣自後望幟遙遁四民安業軍中以李北平擬之十年丁巳退處林泉十四年辛酉寇大舉震撼京師皇帝下廷議議者謂公獨能以少擊衆於是起公於家操練團營賜飛魚服以示殊恩既而邊報交馳乃出提兵於延綏衆猛氣橫發率千騎突入敵萬騎中悉披靡引去不敢南窺者又十餘年人有問兵法於公者公曰吾平生不諳兵法惟馭士也結之以恩固之以信束之以嚴其臨戰也惟身思死敵使士思死將是故數戰數勝嗚呼將死於敵忠也士死於將義也忠義者立國之本也世故不患無將亦不患無兵其所深患者患忠義之未至乎公以忠激義而靖邊圉如此雖古良將又豈過哉公三子長勛以戰功爲指揮使進都指揮僉事遷廣武營協同分守寧夏西路尋遷左叅將分守延綏中路無何遷副總兵協守延綏以甘肅有警加都督僉事挂平羌將軍印移調延綏挂鎭西將軍印復調大同挂征西前將軍印皆鎭守其地次功歷官榆林衛指揮使次効負文武才正德十二年武進士以都指揮守備寧夏南路協同廣武營西路遊擊遷副總兵協守延綏嘉靖十二年

癸巳寧夏告急轉總兵官挂征西將軍印鎭守寧夏其冬十月奏鎭遠關之捷明年秋八月奏沙湖之捷九月奏馬家莊之捷明年冬十二月奏清水營之捷明年冬十月奏打磑口之捷皆開鎭以來所未有者加右都督階光祿大夫柱國嗚呼父子兄弟咸篤忠貞服勞戎事建殊勳躋峻位顯於天下明興百六十年孰有多於公哉爰爲之表於其墓

碑

國朝

韓應琦　字紹公號謀宇南陽人性忠勇長於謀略順治三年爲贛州副總兵金聲桓謀反大兵征討琦在圍城中緊閉執爵射出約爲內應者三九年正月琦立城上以黃綢招外兵聲桓覺之縛騎來刺琦琦即縋堞而下幾死大兵收之去聲桓遂滅以衆

旗纛廟碑

靈巖皖戰船布衆陳先登生擒辯極等斬之捷聞授二等阿達哈哈番世襲康熙四年爲延綏鎮兵官駐知文武練精兵民樂建蘓製器學校勸農田嚴互市賑貧窮孔宮觀撫衆及文武二廟皆捐資修葺且爲文勒石立成有儒將風爲立生祠附業縣大夫子祭葬子六又娛龍縣文爆布政司經歷文煊庠生文燦利津知縣文焜州州文烜庠生

蓋凡推轂於朝仗鉞以出者璽書符篆之外更有王命令旗拜而受之然後任厥事焉且旗之爲言示也所以昭示號令整齊歸一也古者有所征伐則告禱天一以壯荆畫旛象日月登龍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是以大將建牙羽葆華斾厥制甚重取數有六者以六師所統有神焉尊而奉之象其威也是以謂之軍牙六纛之神莫不有專祀以彰神道之教也延綏爲

河西重鎮自鼎革之後烽煙屢仍予承乏於此殫心所夕培扶湔祓凡祀事之有關於政教如澤宮武學城隍諸廟咸得次第脩舉惟六纛之神向祠於鎮署之東偏而無所特置因念軍旅之事所以期約示信合萬耳目爲一耳目萬心思爲一心思者咸於此賴豈昔之人念不及此遂無所從事歟今季春之月巡行郊野博訪耆舊始知有所謂旗纛廟者在於城南新樓之東遂趣轡往視之見其棟宇傾圮廟貌頹折余盡然傷之乃亟捐俸以守備楊坤精於營搆乃令之董其事一時協路及在鎮諸偏裨皆踴躍鏹助以底厥成於是爲正殿五楹左右廡爲軍械庫前廳一爲審機決務之所旁亦爲兩廡廳之外爲門門外之左右各置館舍一區廚廄備焉於是奉木主祀之其昭式號令以宣我

殿廷之聲靈者不旣有所憑藉而赫靈乎或曰今天下偃兵矣公何振武乎余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脩廟者脩奠安之功也祀神者祀消弭之德也豈非祀典之最大者哉諸有事者咸稱善故爲之記

譚吉璁

太白廟贍田碑

太白山在武功縣界距榆林幾二千里何以祠之曰

爲禱雨也禱雨者何明萬曆初鎮城旱甚巡撫某聞太白山神甚靈遣人持錦織銀瓶以往取水歸遂成霖始爲之作廟然太白山見於李太白杜少陵之詩者久矣未聞其能出雲而降雨也其神有三皆有封號或曰太白山神止一其二卽李杜者是蓋太白山得李杜而名益顯則山神與詩人并祠也理或近之吾聞禱雨者莫著於雲漢之詩今其詩傳安知其人不與山川圭璧而俱傳乎而況乎李杜之彰彰者乎春秋曰冬十月不雨又曰夏四月不雨傳曰閔雨也勤雨也皆爲恤民而志之也今禱雨之祠旣爲恤民而作予樂得而志之又爲祀詩人而作予尤樂得而

身其廟中之道士苦無衣食且不能爲行潦溺
爲予因相其山之麓有田三十五畝零計其穫
可三十斛爰募其值買爲贍田俾道士世守之庶止
崗山神式靈亦且於詩人增氣嗣今以後風雨其以
時大田其多稼乎至於祠之始末載於原碑甚詳予
得而記之也

王赫連勃勃

大夏龍雀銘 鳳翔元年勃勃造百鍊鋼刀爲龍雀大環號其背

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
以柔邇如風靡艸威服九區

呂溫 字和叔又字化光河中人進士爲知[illegible]貶道州刺史

三受降城碑銘

[illegible]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疆制以全策亙漠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血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覘陰山仰看陽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旻秋盡
孅塵不來將維韓侯方逝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弭
原乎窮荒盡日所胎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羅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于襄千裔示裕後昆

文

國朝

譚吉璁

禱雨告龍王文

夫龍之爲龍者蟲也蟲而謂之龍者神也神則蟠乎
地躍於淵而升於天能出雲雨潤萬物龍亦甚神矣
哉天有雲而非龍不能自爲行也天有雨而非龍不
能自爲施也故曰天用莫如龍則龍之用乎天與天
之用乎龍兩相須而兩相合也故歲之旱也禱於天
必禱於龍天之神也亦龍之神也天心仁愛乎民而
龍可不仰體之乎若曰雲雨在天龍亦不得而自主
也則是蟲而已矣何神之有民有疾苦而不以上聞
於君吏之罪也歲有旱乾而不以上行乎天亦龍之
責也龍其勉乎哉

弔秦公子扶蘇文

昔秦始皇有二十餘子而獨長子扶蘇以數諫使外
將兵上郡於三十一年先死其後六公子戮死於社
公子將閭三人內於內宮拔劒自殺又公子十二人
戮死咸陽市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死葬
於驪山之足胡亥遂賜錢十萬以葬嗟乎始皇死未
幾諸公子殺戮殆盡所存者不過子嬰及其子二人
而已又復爲項籍所族天之報秦者何酷也然二十
餘子之中最賢者莫如扶蘇即其坑儒一諫推崇孔
子及得遺詔尚擁三十萬衆以父命不敢拒遂入內

含自殺余以爲恭世子後一人而已今數千年後扶
蘇之墓巍然獨存於綏德州治之北山上豈非儒者
之效與爰爲文以弔之其詞曰維乾冈之天醉錫金
策於彊秦翦翦首而是宅滅六國而無垠爰去秦而
著皇示一統之威祕遂坑儒而焚籍放典則而不遵
何公子之直諫能奮士而信人乃北監於上郡爰蒙
難而遣屯辭三軍以加劒戚折骨而銷魂雲霧甦而
慘澹水湧溪而嗚咽尊仲尼於日月揭大道於乾坤
啓赤帝之過魯與太牢以明禋宜誦法於萬世豈當
代之稱仁覩弩𨅊之遺蹤一灑淚於城闉

延綏鎭志卷之六

嘉興譚吉璁重脩

藝文志

詩

隋煬帝

車駕次榆林幸啓民所居賦詩

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
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膻肉韋韝獻酒盃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唐張敬忠平盧節度使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只今河畔冰開
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王無競字仲烈東萊人擢下筆成章科仕至太子舍人出爲蘇州司馬

北使長城

秦世築長城長城無極已暴兵四十萬興工九千里
死人亂如麻白骨相撐委殫弊未云悟窮毒豈知止
邊塵未北滅楚兵遽東起六國遂亶亶兩龍闘觜觜
卯金竟握讖反璧俄淪祀仁義寢邦國狙暴行終始
一旦咸陽宮翻爲漢朝市

崔滌

望韓公堆

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孤宦一身千里

外來知歸由是何年

丁　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歷尚書右丞）

新秦郡松樹歌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心向君君應識爲君顏色高且閑亭亭迥出浮雲間

榆林郡歌

山頭松柏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艸色黃河東流流不息黃龍戍上遊俠兒愁逢漢使不相識

杜　甫（字子美襄陽人待制集賢院肅宗立拜右拾遺歷檢校工部員外郎）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

思明割懷衛秀岩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行速如鬼

諸將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來不覺潼關險能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錢　起（字仲文吳興人官至考功郎）

題延州聖僧穴

定力無涯不可稱未知何代坐禪僧默默山門宵閉月熒熒石壁晝然燈四時樹長書經葉萬歲崖懸拄杖藤昔日捨身緣救鴿今時出見有飛鷹

盧　綸（字允言河中人開鄉尉累遷檢校戶部郎中）

送劉判官赴豐州

銜杯吹急管滿眼起風沙大漠山沈雪長城草發花策行須戰伐寇在莫言家余亦祈勳者如何別左車

送饒從叔辭豐州幕歸嵩陽舊居

白須宗孫侍座時願持壽酒前致詞致詞何所擬請自邊城始邊城貴者李將軍戰鼓遙疑天上聞屯田布錦周千里牧馬攢花溢萬羣白雲本是喬松伴來遶青營復飛散三聲畫角咽不通萬里蓬根一時斷

豐州聞說似涼州沙塞清明部落稠行客已去依獨戍主人猶自在高樓夢親旌旆何由見每值清風一回面洞裏先生那怪遲人天無路自無期砂泉丹井非同味桂樹榆林不并枝吾翁致身殊得計地仙亦是三千歲莫著戎衣朝上清東方曼倩逢人輕

李　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曆四年登第出身受末秩從事後爲幽州劉濟營田副使秘書少監仕至禮部尚書）

賦得路傍一株柳送邢校書赴延州使府

路傍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處此路起悠悠

拂雲堆

漢將新從塞外來旌旗半上拂雲堆單于每近沙場獵南望山陰哭始回

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
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登長城

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天長慘無風鬥自鳴
當今聖天子不戰四裔平

過九原飲馬泉

綠楊著水草如煙舊是□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
夜何人倚劒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道今日分流漢
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官至檢校禮部尚書

送渾大夫赴豐州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漢家故吏來辭辛屬
國精兵願逐李輕車氈裘君長迎風馭錦帶□豪踏
雪衙其奈明年春日好無人喚看牡丹花

白居易 字樂天下邽人進士第為翰林學士長慶中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官至刑部尚書謚曰文

城鹽州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蕃東節度鉢闡布
忽見新城當要路金烏飛傳贊普聞建牙傳箭集羣
臣君臣赬面有憂色皆言勿謂唐無人自築鹽州十
餘載左衽氈裘不犯塞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
百里外諸邊急警勞戍人惟此一道無煙塵靈夏潛
安誰復辯秦原暗通何處見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
藥肆黃蓍賤城鹽州城鹽州城未城天子憂德宗
按圖自定計非關將略與廟謨吾聞高宗中宗世北
虜猖狂最難制韓公創築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漢兵
東西亙絕數千里耳聆不聞邊馬聲如今邊將非無
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强兵固
恩澤願分今日邊將恩褒贈韓公封子孫誰能將此
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李 賀 字長吉鄭王之後仕協律郎

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空留三尺劒不用一丸泥馬向沙場去人歸故國來
笛愁翻隴水酒喜瀝春灰錦帶休驚鴈羅衣尚鬬雞
還吳已渺渺入郢莫淒淒自是桃李樹何畏不成蹊

賈 島 字閬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韓愈教其為文遂舉進士仕長江主簿

送陳判官赴綏德

將軍邀入幕束帶便離家身暖蕉衣窄天寒磧日斜
火燒岡斷草風卷雪和沙絲竹豐州有春來祇欠花

杜 牧 字牧之京兆人舉進士歷殿中侍御史遷中書舍人

哭趙縱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國都是古來
有驍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數
骨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安

薛 能 字大拙汾州人進士累官都官刑部員外郎京兆尹徐州節度使

麟州寓居寄蒲陰友人

蕭條秋雨地，獨院阻同羣。一夜驚爲客，多年不見君。邊心生落日，鄉思羨歸雲。更在相思處，子規燈下聞。

陳 陶 字嵩伯鄱陽人自稱三教布衣

出塞行

誓掃□□不顧身，三千貂錦喪□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進士及第

隨邊使過五原

偶逐星車犯塞塵，故鄉常恐到無因。五原西去陽關廢，日沒平沙不見人。

于 濆 字子漪堯山人咸通進士

長城

秦王豈無德，蒙氏非不武。豈將版築功，萬里遮□□。團沙世所難，作壘明知苦。死者倍堪傷，僵屍猶抱杵。十年居上郡，四海誰爲主。縱使骨爲塵，冤名不入土。

胡 曾 長沙人爲漢南節度從事

殺子谷 今名嗚咽泉

舉國賢良盡淚垂，扶蘇屈死戍邊時。至今谷口泉嗚咽，猶似秦人恨李斯。

韋 莊 字端己京兆杜陵人進士校書郎[illegible]

綏州作

雕陰無樹水南流，雉堞連雲古帝州。帶雨晚駝鳴遠戍，望鄉孤客倚高樓。明妃去日花應笑，蔡琰歸時鬢已秋。一曲單于暮烽起，扶蘇城上月如鉤。

陳 祐 世次莫考

無定河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羅 虬 有傳

比紅兒詩

五雲高捧紫金堂，花下投壺侍玉皇。從道世人都不識，也應知有杜蘭香。

巫山洛浦本無情，總爲佳人便得名。今日雕陰有神艷，後來公子莫相輕。

天碧輕紗只六銖，宛風含露透肌膚。便教漢曲爭明媚，應沒心情更弄珠。

宋 文彥博 字寬夫汾州介休人進士官至太尉兩鎮節度使太師謚忠烈

麟州

昔年持斧按邊州，閒上高城久駐留。曾見兵鋒蹄白草，偶題詩句在紅樓。

其二

控弦輓粟成陳事，緩帶投壺憶舊遊。狂斐更煩金石

刻覩顏多謝鎮西侯

范仲淹 有傳

麟州

宣恩來到極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見耕桑見烽火願封丞相富人侯

王 珪 字禹玉成都華陽人進士甲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

种將軍謌米脂川大捷詩

神兵十萬忽乘秋西磧妖氛一夕收匹馬不嘶榆塞外長城自起玉關頭君王別繪凌煙閣將帥今輕定遠侯莫道無人能定國紅旗行去取京州

蘇 軾 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中乙科官至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聞种謌米脂川大捷

聞說將軍取乞銀將軍旗鼓捷如神應知無定河邊栁得共中原雪絮春

明王 越 有傳

榆林七夕

碧天如水晚雲收凉夜西風滿戍樓爲客十年經七夕思家一夜抵千秋人知嘗膽方爲苦事到聱牙便覺愁珍重榆林河下水不關興廢自東流

秋日過栁河

黑山南畔幾經過秋色偏於右栁河山影瘦分黃葉少水光寒浸白雲多時逢晚景猶如此人到衰年可奈何莫向天涯贈離别西風愁聽渭城歌

李夢陽 字獻吉安化人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有空同集

秋懷

會爲轉餉趨榆塞尚憶悲秋淚滿衣沙白凍霜月皎皎孤城哀笛鴈飛飛運籌前後無功伐推轂分明有是非西國壯丁輸輓盡近邊烟火至今稀

唐 龍 有傳

秋日出塞

五鼓嚴軍令平明出塞行青霄橫殺氣白日振軍聲野闊千營肅秋高萬馬鳴單于皆遁北不用築長城

其二

鼓角川原振旌旗日月明屯兵紅石峽斬將黑山城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淸陰山應有淚飛檄到神京

翟 鑾 字仲鳴諸城人官至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榆林閱總兵演武

鼓角聲催萬騎雄旌旗光照百營紅綵標破處弓如月雲陣開時馬似龍重著錦袍春尚淺高張翠幕日方中聖恩眞見深於海佇看燕然勒大功

劉 燾 字仁輔天津人進士時爲榆林道副使

題榆林

千里如飛斥堠明榆陽自古擅彊兵城懸紫塞雲常慘地擁黃沙草不生日落邊笳悲牧馬天空漢月照

連營誰憐套裏中州士獨向丹墀一請纓

楊守謙 有傳

遊紅石峽

倚劒臨榆塞開筵傍斗城銀川留劫氣合衆森雲平

虎帳依緹騎龍沙拔漢旌封侯思定遠投筆愧書生

孫愼 字[illegible]鎮定人延綏巡撫都御史

西巡邊

長城迢遞接虹霓此日登臨信馬蹄泰地山河連草

合漢家州縣入雲迷旌旗高出青霄上節鉞親持紫

塞西自愧儒冠膺重寄願將方略共封題

胡志夔 字舜翰安邑人任延綏巡撫

夏日遊紅石峽

邊外笳聲隔岸還兩山高竝赤八晴潮魚龍擁壁雕房

古烏隼迎風豹幟閑折俎壯懷迴殺氣倚天長劍截

危關好將能事酬西顧期列嫖姚伯仲閒

陳其學 字[illegible]登州人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西巡牆

天入圍河帶朔方秋雲壓塞草茫茫不妨飲馬櫻桃

澗正想彎弓杏樹梁屯戍經年龍鳴烏雀山城日落下

牛羊前與遙指烽臺北九有孤城枕短牆

王遴 有傳

偕給諫曹公及諸將遊紅石峽

炎天冠蓋出邊遊野草芊芊帶澗流代馬北移雲氣

靜漢垣長及日光浮聖恩浩蕩來天使軍令分明頌

武侯暢飲弦歌紅石峽渾忘此地是麟州

登北樓贈副戎張將軍

孤城絕塞敞高樓漠漠風沙檻外浮遺恨朔方失故

土空憐秦李賦同仇飄飄片壤春色處處笳聲縮

客愁才調如君今定遠行看談笑取封侯

李攀龍 字于鱗濟南人進士陝西提學副使著滄溟集及古今詩刪

上郡

高城鼓鼙四山開西北浮雲睥睨迴鼓角疑從天上

落乾坤自日邊來防秋尚借秦人策射石猶傳蕭

吏才萌說朔廷思孫士羽書飛過赫連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進士官至鄖陽撫治都御史有弇州山人四部稿

答寄延綏王中丞愼微

中丞開府下青霄十萬軍聲靜不囂何限五原春艸

色黃昏笳戍馬向秦驕

其二

北風吹墮五雲輸念我餘生傷鈞聖三尺愛離無左

臂祇前用膽待君看

徐禎卿 字昌穀太倉人進士官至國子監博士有迪功集

榆塞歎

榆塞西來草似煙洛陽東望月如弦迴腸時時轆轤

轉蘭心夜夜膏火然蟲吟下牀露入幔天河沈沈雲
影曼青桐亞井一葉秋滿城寒砧星物換空傳草草
一行書誰倚遥遥千里歎會日苦少别離長人生失
意恆過半

雀　鏞 有傳

塞上曲

鼓角聲喧塞日孤黄沙白草走單于大荒自古無分
地指點而今入版圖

馬希龍 有傳

八月望日泛舟赤峽

兩巖屹倚青天險一水中分赤石開山色空濛留宿
霧河聲澎湃迸奔雷柳垂十里蒹葭岸人宴层樓歌
舞臺欲到夜深衣不解醉頭臥小舟廻

萬世純 字伯修[illegible]人

傳龍淵美貞尊李古臺闩占軒李平崗指遊紅
石峽

龍圖遥控大荒門一望闗河入望來[illegible]樹欲低斜日
月烽煙爭識漢[illegible][illegible]遊人小憩歌三捷元老紆籌屈
泉才得附[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誰峥嶸幾思且銜杯

傅　津 有傳

遊紅石峽

綠水穿紅峽青山臥白雲潭深魚自樂沙闊鳥成羣
聲入灘聲靜香餘梵語聞臨流拚劇飲回首夕陽曛

鄭汝璧 有傳

重遊雄石峽

倚廻高碣憶并州十載行邊復此遊夾岸雲旂開細
柳當關天塹鎖清流解鞍士共投醪醉緩帶名虛擬
峴留唱能銅鞮歸路白蘇鍾新月正南樓

飲李大將軍延清堂

西園開逕象滄洲緩帶從容散晚籌日永華堂延爽
色天空大樹映清流琴尊夜靜龍沙月鈴閣風恬鴈
塞秋一曲銅鞮花下度何如山簡習池遊

中秋集清寧臺

榆林鼓角報新晴鈴閣中霄坐月明四顧璇光浮兔
苑平分秋色擁霓旌天垂蒲海連沙白風靜龍堆大
漠清不淺南樓生遠興聯開高宴狎儕朋驪珠座上
探爭得裘帶尊前照自輕眺滿刀頭催越思歌廻羽
曲失秦聲玉盤挂戶人皆醉金柝消烽夜不鳴朗潔
渾疑同永日驩呼不道是邊城星軺夙駕曾行部銀
漢安瀾已洗兵未許纖雲微點綴所希大樹劇峥嶸
魄盈或恐輪難駐桂頁劇愁蠹易生欲向廣寒排帝
闕瓊樓萬里不勝清

何　白 字[illegible]永嘉人

遊紅石峽

赤峽岐嶒摩碧空橫崖翳翠閟琳宮兩山垂合忽中斷大關重關相對雄淵流百折日東注盤渦轉轂風雷怒雲生榆塞接烽煙日懸駝嶺低邊樹邊樹烽煙萬里心憑高眺遠一披襟英雄割據空塵土辭賦悲凉自古今清時幸際風塵淨暇日登臨此乘興翠幔還從初地張石壇實樹午陰凉葡萄酒瀉蓮花榼豹血寒凝馬乳香禿衫小隊催歌舞南部吳歈出新譜重譯齊翻敕勒歌操檛更按漁陽鼓健兒角技校前分萬馬嘶風日欲曛試按絃開滿月笑看驚隼落青雲樂方已彈軍中戲鹵簿傳呼引歸騎冉冉行塵擁去旌微微纖月扶殘醉回驕飛磴轉冥冥峽色煙光晚故青況是單于初解辮天留片月待新晴

李維楨 字本寧京山人進士官陝西布政司參政有大泌山房稿

杜鳳林大將軍城南別業

將軍別業肆賓筵半是圖書半管弦擊劍寒芒衝斗坼揮毫采色鬬春妍金屏暖坐孤城月火樹晴開萬竈煙忽漫相逢多樂事教人忘却遠行邊

郝汝松 字茂南榆衛人進士官山東按察司副使致政歸里擁書以百城自樂綏民紀議撰從志至今便之著假我集十六卷子宗元諸生有野雲子人間集宗頤風翔訓導孫廓四選輯著□經內外篇及袖元包諸書

陪李中丞榆林夜飲

邊方多暇開朱閣說劍銜杯得未曾玳席月移雙賜筆雕旗風落九微燈煙消魚海開金甲酉寫艮可快

玉纏醉後彎弓還射石高才誰似李中丞

劉敏寬 有傳

鎮北臺

重鎮秋聲霽色開巡行不是為登臺千山遠向雲霄列一水還從沙漠來戍閣催鬼天關近塞垣繚繞地維迴凭高極日狼煙靖恍是逍遙閬苑隈

劉餘澤 字[illegible]高州人官榆林兵備副使

春日過杜日章五岳隱居

五岳參差一水開喬林青藹半含山窗前靜取黃庭讀汀畔時看白鳥還谿似杜陵花可浣門如彭澤柳堪攀春郊飛蓋淹歸騎不道風煙是玉關

陳汝元 字起侯山陰人舉人官城堡同知

秋渡榆河

報道微霜昨夜過垂楊搖曳近芹河影沈煙水橋邊冷聲入關山笛裏多病葉正宜殘月照柔條無奈曉風何秋來喜得平安信門巷誰翻出塞歌

白崖沙

玉塞層崖爽氣高晴沙四望滿平皋衝飈忽漫迷青嶂落照蒼茫湧素濤宿雁三秋分月色射鵰萬里掩星旄清時正奏鳧鷖頌偶語何人敢繹騷

蕭如薰 有傳

萬佛洞

孤峯懸嶺自半刹擎雲根到覺入天近平看佛日尊
河山連遠塞花木隱高原不盡登臨興惟聞鐘磬喧

錢大紳 字友三河陽人進士官至鎮番知縣

雨後觀園丁引山泉灌畦

鋤吏憂民事朝朝看密雲自從占礎潤不復歎芝焚
泉近宜澆竹臺空好種芸泉香連楚畹少別莫移文

其二

決竇雲根出奔湍磴道斜自能消濁滓未忍棄黃沙
樂徑微霑草寒塘淨浣花若能辭簿領小摘似山家

其三

排沙來塞北導溜自湍東寫照清流外尋源暗石中
蓬窻還聽雨藤架別生風靜愛山雲好休矜出岫功

其四

春盡榴方吉疏泉出淺汀門無看竹客野有灌花丁
剩水能穿石頹山似建瓴蕭蕭風欲至清聽滿疎欞

其五

尚有林中興疑非塞上官峯雲來絕壑剪水落晴巒
掃石還移榻穿林每礙冠瀟湘煙雨半題字惜春殘

其六

登朝誇大隱雲壑亦脩然井圃全因地山農只信天
官貧生菜美愁苦細流分三徑荒蕪後踦嶇愧昔賢

其七

頻年憂竭澤一勺敢相輕蒔藥家多病疏苗僕慣耕
休糧天棘蔓易粟地黃生莫道涓涓絕還滋碧澗縈

甲戌初冬同萬堅之偏部行邊觀紅石峽盧副帥置酒烟堂

弭蓋期荒徼彎弧跨錦韉歲時分大閱部曲領中堅
馬度驄峯外人行鴈塞邊水鳴山寂寂河亂石濺濺
削壁皆銜赤嵌空各鬬妍荒城曾易馬列障可屯田
入峽濤彌怒緣谿草尚芊洞山巖北戒風景異西偏
石磴臨煙渚雲窻啓梵筵漢臣頻出塞戎騎未消煙
起舞風生谷酣歌月映川甲兵須洗盡片石即燕然

夏日觀龍王泉小憩喜雨亭

宛轉平渠一徑開探奇緩步出巖隈憑軒暑退知秋
好倚檻泉鳴作雨來龍窟餘嘽銜絕谷魚潭澄影上
新苔故園丘壑渾無恙沙磧經年客鬢催

國朝

孟述緒 號繩東遼東鐵嶺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漢知縣有異政徵為刑部郎陞雲南提學僉事文士蔚起轉補神木道政德流著

五原署中漫興

新霽晴嵐爽砧聲啓暮隣花香風送客院靜鳥依人
寂夜分清月深簷虛舊壘追追更漏至嘹嚦過重闉

許占魁 字文元號公魁陝西西安府蒲城縣人父仲盈性孝友高尚不仕累贈驃騎將軍公幼習舉子業及長以戎功遼瀋間初授鐵騎營守備陞督標都司復推徐州參將陞歸德副總兵從王南征將撫孫從江陰太倉授撲先陽平副總兵時為巨寇盤踞帥兵直抵其地剿剿平之路始通後有偽定遠侯都案督率偽兵余上與王應當等十餘萬聚龍安府

重陽前三日署中即景賦懷

颯颯林皐影風高塞鴈還黃花寒曙色紅葉醉秋顏
說劍悲年少彈棋喜日閒重陽近在望郭外擬登山

賈從哲 字皖明臨汾人順治十五年武進士及第初授□□□□校剿西山有功陞延安參將衛署嚴衛陞寧夏中衛副將

題紅石峽

香閣依巖構關山望不遮賢王多款塞戰士盡還家
石峽雲爲障沙隄雪是花即今堪置酒何必聽悲笳

張國彥 字翼公京衛人順治十五年武進士及第選授一等下□爲南雄副總兵移鎮黃岡海參遊戰陞延綏中協副總兵駐波羅

榆林譚使君招飲紅石峽

鐔河此去向城偏萬堞連連鎮朔邊峽水元來流絕
地花宮直欲逼諸天可憐平夏英雄盡遺恨陽周滯
泗湲酒後悲歌君白怨追隨應有仲宣篇

周　凌 字采扶溧陽人武進士江南武平衛守備戰驗有功陞延綏西路靖邊遊擊崗地勢高天氣早寒每六七月即隕霜殺卉土人不知農利凌至以荒地十數頃勸耕人皆效之

登靖邊城有懷

登臨絕塞一孤城極目蒼茫萬里情鳥道斜西通蜀
棧龍堆直北是燕京花殘日暮風沙暗柝落秋深鼓
角鳴倚劍天邊歸未得空教人說亞夫營

黃離焰 字爾作號東新會縣人順治八年舉人任米脂縣知縣清靜爲治民用安集

題榆林壽寧寺

山寺倚高墉千家聽曉鐘軍閒常早獵僧老亦知農
洗鉢龍泉裏懸旛花雨重邊聲還四起獨坐對駝峯

署中雪樹

樹樹梅花發還疑在五羊乍看驚有色近接恨無香
庾嶺書何寄羅浮夢更長多情寒夜月移影到西廊

江　雯 字文章號伊蔚江南休寧縣人授貢任清澗縣知縣歷職累陞而勤練加一日敎養兼施文武登科者濟濟

秋霽遊紅石峽書懷

花窟紅樓入塞天秋山雨過百泉懸雕闌乍轉何人
倚石斗空遺此地傳一片黃沙驚萬里十年墨綬老
三邊憑高北望愁無極戍岫關榆鎖暮煙峽有石斗俗云楊六郎轄馬處

嚴　謙 字六吉京衛籍山陰人康熙六年武進士任綏德衛守備爲政勤慎兼工書畫

署中漫興柬榆林譚使君

郡右開秦日城高築漢年銅章新幕府沙米舊屯田

引水驚鳴咽登臺憶赫連孤關迷塞雨兔窟起人煙
生聚兵戈後羈離戰伐前一官依鴈海雙劍愧龍泉
細柝通三徑明棠倚數椽春來啼鳥換客至落花妍
拂箄秋雲疊銜杯夜月圓平原堪射雉孤閣憶鳴蟬
戍曲寒生笛羌歌淚灑弦冰霜留石洞苜蓿贍銀川
鄉信憑誰寄愁心此獨懸詠詩思綵筆開政惜蒲鞭
不到炎方苦安知刺史賢因風逢問訊也只是榆邊

過扶蘇墓

荒臺無樹草芃芃臺下幽埋帝子宮千古只留嗚咽
水涓涓長共泣西風

程　曉 字服先號東白黃梅人武舉任□□衛千總有功陞都司僉書榆林衛守備補有得民心

康熙壬子上巳譚使君招遊翠然閣禊飲分得然字

兀坐正蕭然攜遊喜欲僊紅泉聞遠峽畫閣直中天楚客頻移屐秦風數枉箋同傾脩禊飲詎意在荒邊

楊　蘊[字公含潞城人父宗儒贈文林郎[illegible]有大節多隱德生蘊及[illegible]蘊歲十九舉於鄉與兄同成順治十八年進士任安定縣知縣清操有惠政著述甚富安定署中]

不寐

離人寐孤幌靜與几硯宜夜久不能寐深坐以延之鑪火漸已灰信手理殘詩古人如古香漠漠濇人思支頤聽汞漏燭灰生駢枝

其二

披帷下階砌蛩吟聲已闌疎星橫冷碧缺月吐城端影不及隱牛四壁多陰寒滲滲天風發清響凍而乾蕭颯難久佇還以息所安

榆林道中

一㬋征鴈逐飛蓬百雉巖城隱霧中通市即今來宛馬健兒何事帶雕弓笳吹孤月風初落沙擁荒山雪未融却喜戍亭烽火息殘碑猶勒舊時功

鎮北臺春望

關門直向大荒開日日牛羊作市來萬里春風殘雪後遊人指點赫連臺

遊紅石峽

紅山峽下水南流碧樹深深隱畫樓此地不堪長北望寒沙橫斷暮雲秋

其二

登臨獨醉陶潛酒寥落空憐慧遠詩清磬乍鳴連鼓角傷心偏在月明時

飭　偉[字來塋江南江寧人以武學生爲撫兵營把總隨征江西[illegible]]

晚渡葭州河

水遶葭城遶縮鴨斜暉山半紫霞浮漁歌岸外聲歸急樵影波中水倒流燈火高低含萬井星光隱見在孤洲葦杭可自如河廣倍憶秦淮古渡頭

九日自榆陽同堡登崑崙閣有感

榆陽匹馬暫將回攜友重尋舊日杯秦地秋驚寒信早楚天風送鴈聲來閒開籬菊增寥落望接蒹葭苑溯洄獨有三山倦游客幾人引手上高臺

祖允圖[字洪九[illegible]]

榆林道中即事

銀川驅馬過榆城細艸萋萋雨乍晴十里曉煙紅峽近一溪秋水板橋平涼天木落霜花氣野戍樓高過鴈聲沙曲忽聞歌吹起將軍遊獵在前營

譚吉璁

響水橋遇劉將軍說龍門諸勝

西北諸源水獨能通中國激峻從高注楊奔下流急
清澄六斗泥千里還一曲混混圖谷流欲與黃河敵
東遲鴈門亭天封井火出雲洩復雷淬湍沙浩難測
北過響水城野渡名說忽幸有三門險關防似禹跡
信哉水非鑿而能穿入石中門水交衝素沫隨風發
旁流二門深潛波浮竹疾我來一問津窺踞眞悸魄
若非此安流不然將大溢何必登龍門神工懷巨阨

劉有謀字六吉順天大興縣人由改晝鴻臚寺序班父爲固延綏鎮標中營中軍守備因征剿廣寇殁於陣有謀萬里扶柩以孝著推授響水堡守備邊情熟悉才勇兼備

神松歌送府谷楊明府介璜之官

昔聞漢使有張騫乘槎直犯斗牛邊乞得支機石一
拳征問君平在西川秋水何處空雲煙駕潮跋浪疑
神仙誰知博望鑿空傳洸洋怪迂非真詮古老指示
神松偏獨樹槎枒相鬱斬霜皮百圍蟠根堅怪石岝
崿紫磨圓云是張騫枕之眠夢入玉繩閣道巔彷彿
天孫雲母軿流黃織錦墜花鈿至今石上生綠錢不
見黃河水通天惟聞山中嗚咽泉程子爲介當鄜延
目擊木石心芒然余爲問奇醉華筵窮搜冥探自無
前乃知古人多蹄筌如讀莊生蝴蝶篇近者楊公仔
蒞焉問訊流輩徒戔戔更聞黃河水回漩石花鯉魚
槎頭鯿楊公操刀烹小鮮訟庭風靜撫朱弦占夢維
魚兆有年應與張騫槎共編趙中丞朱爲神木知縣見前

曉發殺艸灣過石窰王大將軍廢圃

艸灣迷曉騎石壁見淸渠澗水頻迴互山雲自卷舒
繁華何處問古木幾行疏禾黍傷心地寧論許史廬

其二

輞川已陳迹斤竹欲何依松子時時落山雞泄泄飛
曲池榛艸合高閣石欄稀獨使無家客遙憐舊板扉

重九後三日課園丁刈圃適孫將軍至喜而有

作

繁霜摧小圃祇對菊花開不意白衣客翩然黃甫來
要鎌驚歲月擘饌喜趨陪剩有重陽酒相判醉幾回

孫維統字衡南山東臨淸州人以將材任直隸山東河南督標後營都司僉書參將改右營進珍原陞黃甫營遊擊防河督衆聲高沙漠

春仲歸自金明於芹亭看雪有懷白頌五孝廉

郄寄

辭君無定水愁絕短長亭風起雲常黑春深艸未靑
有誰來玉塞聊自酌銀瓶肯枉相思字幽蘭此一聽

康熙壬子三月三日佁同榆林諸子集紅石峽

翠然閣禊飲分韻

榆溪逢上巳聊復出郊坰沙鳥依新桺山橋入遠汀
灘聲遙峽水天氣近蘭亭得藉朋簪合猶憐塞艸靑

其二

祓堂開綠浦禊飲向紅川邊地尋蘭少花亭對酒閒

浮觴冰曳曲藉艸坐爲班歸騎城闉晚欣看士女還

東定邊　將軍

榆關飛雪滿輕裘射獵曾同出塞游沙淨旌旗迎上郡風高笳吹雜京州別來蕭瑟空聞鴈客去羈離倦倚樓月近賀蘭人獨遠何時燒燭看吳鉤

字圖雲奉天人拜他喇布勒哈番任山西平陽副總兵署寧夏總兵官已陞將軍延綏定邊

榆林長至

邊城月午漏聲遲此夜蒼茫有所思翠管尚留宮女線紫薇誰進舍人詞沙峰高欲臨黃閣雪路深疑待玉墀馬度溪橋流水細還憐影入鳳凰池

同党將軍登長樂堡高閣 佟傳杜將軍名文煥者此地望之如猿形常以此取勝

連天衰艸夕陽曛野牧驅羊數百羣瀚海悲風吹急管花林歸鳥入閑雲腐儒此日堪乘障高閣憑秋好策勳聞說天狼經百戰至今猶憶杜將軍

党馴昌字建伯富平縣人以武舉從軍授勦江寧生擒偽副將林某有功 欽賜袍帶陞長樂堡守備訓練嚴肅塞有威名

王翻元 字晉伯涇陽人順治十一年舉人任榆林衛教授才學博辨英敏豪邁

三月三日集翠然閣分韻得探字

禊堂開古戍賓從此停驂慎卷迎鶯坐杯流喜盍簪蘭亭花正好榆塞柳初含芍藥還相贈新鉤試一探

王思同 字留賓西泉人順治十一年舉人父永論性至孝任黎城知縣公清慎廉爲百城最思同有辭采能繼門風任綏德州學正

初秋過榆林譚使君留飲即席口占

明月映簾鉤團團玉露浮芹亭入清夜桂影動初秋竹簟紋如水梅花笛起愁使君偏愛客不惜醉還留

胡鍾鼐

榆城早秋夜望

搖落今如此花殘又早秋風塵孤客老離別幾年愁板屋燈明滅芹河葉亂流金笳空逐夢飛繞玉關頭

三月三日陪譚使君榆溪祓禊因登紅峽之翠然閣讌集分韻二首

上巳他鄉席臨流共握蘭幾憐新火節頻怯敝裘寒曲水杯何數山陰會獨難蹣跚登眺意春事已將闌

其二

紅峽開華宴佳辰悵客心艸芳猶雪後燕語又春深邊酒經年絕鄉愁幾夜侵獨憐南浦別蕭瑟對花林

重九夜宿摩雲閣有懷金陵舊遊

銀川驛路隔金陵夜望茫茫客思增白鴈秋風催尺素黃花疏雨暗孤燈情知作賦曾何益每欲從軍久未能回首十年同一夢江樓別後有誰登

春日讌三秦諸子於翠然閣因而眺望有懷歸至鎮榆樓張燈重飲即席口占兼寄解將軍三十韻 解將軍名明貴城守營都司

麗景雖如此登臨尚寂然金門空萬里玉塞又三年鼓角鄉心亂風沙戍路偏野棠迷舊驛江燕泄吳天愁極書難作愁深病若牽艱危聊自慰辭賦與誰傳

久客能騎馬餘寒愛坐氈獨將蘆酒絕幾惜柳條妍
彌笑催歌扇闌情向舞筵錦纏留恨遠塵繞覺聲圓
羌笛吹新調秦箏弄急弦芳華依翠閣明媚蕩銀川
鴻雁南來早雲霞北望連直須銷歲月何處問神仙
乍對人俱異因悲地屢遷身間羈旅後家破別離先
有淚霑長袖無兒寄短箋飄蓬終未定懷橘總堪憐
多難傷劉峻微才愧仲宣他時謀竟左暹日眼應穿
啼鳥隨珠絡游絲拂綺筵黑山春樹外青海髑陽邊
葉密陰疑雨花穠氣似煙幾香通杜曲暗水接甘泉
徑入孤峰暝樓虛眾象懸絮飛愁積雪腸斷剡溪船
幕府知名重窮途賴拙全與閑思枕席老去厭戈鋌

欲贈流黃帶還吟紫綺篇歸驂銳夜色紅粉擁燈前

榆林塞上曲

榆關西望雁行斜二月東風十里沙誰道異方春不到嶺頭偏發故園花

許登隆 字景星蒲城人大將軍許公季子英史秀立以勝龍文

遊紅石峽口占

榆中尋勝地石峽異城邊峰出當圖畫水流急若天
危岸懸石室飛湍瀉紅泉登臨同此日桂樹行新篇

顧 字 隻士 忠 … 有 … 騎射絕倫

定邊秋夜

莫上東城烽火樓漢家兵甲舊防秋只今牧馬常西
度夜月空寒故壘愁

塞下秋日

定陽秋嶺接風陰城下黃榆落葉深夜閉旌門歌吹發那知征客倍傷心

王嶼 字山甫山陰人工詞藻尤善書畫風采清遠府參宗之

遊紅石峽

石洞開金刹飛濤夾岸喧巍樓倚雲漢峭壁列屏垣
險阻分邊境崢嶸鎮塞疊起然塵世外不異武陵源

任雲鵬 字漢升會稽人對… 子南… 畫

題石空寺

一望龍堆樹樹空雁行南去水流東可憐日暮香城
下滿地黃榆是朔風

沈錫蕃 字晉三德清人頗… 伯… 然自適

經嗚咽泉有感

日暮渡銀川沙迴路疑絕十里風蕭蕭泉聲復嗚咽
惆悵登高闕浮雲隱者碣知是扶蘇墳憑弔轉悽切
黃葉墜清霜枯枝壓殘雪我來滯秦關苕溪幾年別
如何故國心翻向他鄉結回首客愁虛几上燈明滅

張鵬鑑 字幽江鎮峰人拔貢官南豐知縣有善政性好學藏書甚富襟情豁朗傳贈多通

夜泊盱江舟中望月有懷

萬里盱江月應懸秦塞城盱江孤棹晚秦塞小樓明
倚檻悲紈扇臨流憶濯纓舉頭不忍望共此一輪情

上巳同譚使君裴然閣脩禊分韻

三日同脩禊開筵傍翠微惠風高閣滿曲水羽觴飛舒鬬風煙靜山深鳥雀稀釣魚還更酌薄暮醉芳歸

鐘樓初成讀譚使君碑記有感

百年烽火戍樓殘此日憑高獨倚闌司馬才名新綵筆將軍鼓角舊登壇鄉園亂後餘雙鬢松菊凋來老一官眺望渾忘歸去晚晴簷坐擁塞雲寒

宴紅石峽

勝地開雲外香臺隱樹端來迷騎馬徑坐即釣魚灘曉日明紅峽春風響碧湍煙霞孤閣迴苔蘚舊碑殘華席人如玉芳杯氣似蘭歌聲迴出塞舞袖拂闌干羌笛梅花落山僧貝葉看興酣分劇韻詞賦盡琅玕

米國寶 字仲珍號頤齋舊籍蒲城以避地居榆林衛崇禎九年拔貢為嘉知縣有善政歲暮三川兄昌齡定州副將城陷與其夫人馮氏同時殉難弟昌基安邊參將城攻死節皆有名郡河東王鳳米氏其亞也

夜登清寧臺讌飲

攬勝層臺端登臨天地寬星河低雉堞刁斗靜金壇極目時搔首深杯倦倚欄當年歌舞樹長共塞雲寒

郝濬 字九疏又字太深綏德人副使汝松之孫也恩貢考授縣丞性恬易好讀書纂文中子以辨天作為學勤於著述遠近推宗

遊紅石峽

榆谿隨塞曲蘭若此巖幽花雨孤峰曙蒹葭兩岸秋黑山常北遶紅峽獨南流烽火邊城息西風入畫樓

張文典 字叔乾清澗人性沉克若承孝父教授生徒數百人常苦嗜而滅其稿故詩不多得子曜戚亦有文采

小寒食過榆陽橋寄興

紅山十里渡溪橋寒水東流雪正消岸曲鳥啼樵路窄柳深人語戍亭遙迴風作煖催花榮小雨初晴暗柳條芳艸踏來春已半傷心寒食是明朝

劉爾燦 字敬文中部人篤志博學尤工於詩律兄爾怡貴定知縣一時齊名比之機雲

碧潯橋

榆塞孤城沙莽莽烽墩夾道路迢迢幾經戰伐有今日詎意溪津復此橋西去賀蘭通戶牖北臨河外足耕樵異時詞客追遺事應與峴山思共遙

謁榆林新學宮 康熙十一年秋為郝玉璽先生纂輯

斯文知未喪吾道從有輔小東瞻天漢今復留祕府邊地百戰後詩書封塵土不知孔子殿何時經頹腐登堂發潛喟采芹念昔魯方斷虔松柏丹雘漆楹廡中郎書六經餘慶遷石鼓健兒釋甲冑干戚咸文武荒塞雖削薄固足託四部治世誰循良文翁與名杜鄭坊千里外於此亦快覩

白壽宸 字紹五清澗人順治十一年舉人祖宗舜萬曆二十五年舉於鄉後知蒲州森潤爭遷省有治績父懋元崇禎十一年鄉試以榆林學生中式七年成進士知任丘縣事風政嚴明縣多大猾化者以法繩之一境肅然會城陷死節贈河南按察司僉事而壽宸其第四子也性淳正綜典雅涵歷五嶽尤深於性理闡西宗師之所著四書五經說得程朱之奥焉兄翔宸歷生聲宏通判禧宸舉人子其翰登賢書從子珩康熙九年進士科名濟濟稱榆中鼎族

和譚使君亭雪詩

二月留連雪閒晴倚短亭遠山猶戴白老樹已占青

寺不妨農務儘堪倒酒瓶湯茶雛鷽和清韻一同聽

白乃建 字仲立府谷人曾祖雲從嘉慶元年舉人知宛平縣事有聲從遊業者數十百人[illegible]

亭雪詩奉和

曉日收餘雪春風向艸亭不看苔色嫩那識柳條青
觴酒纔消凍硯冰已釋瓶殘書如有興鳴鳥小窗聽

白璧 字君公府谷人文清先生之孫翰林乃貞之子性清淳才情秀出工詩善隸有[illegible]

春和亭雪詩原韻

林霏開曙色殘雪滿虛亭凍解榆溪碧雲歸朔野青

晴煙橫石峽春氣入花瓶莫厭餘風起松濤喜共聽

馬如龍 字方水榆林人康熙十一年舉人質直而多風

雄石峽

路轉芹河碧徘徊欲步雲悲笳塞外起清磬寺中聞
烏翼穿空縮山光逐照分今朝雪浪裏酒傾夕陽曛

馬猶龍 字水臣榆林人拔貢[illegible]長於[illegible]體

過響水堡石橋

禹門稱古蹟此峽亦奇哉急瀨噴珠雨湍流響迅雷
孤鴻音嘹嚦行客步徘徊欲作驚波句愧無曠世才

李成惪 字秩園榆林人隱居西山[illegible]力學天文地理諸書無不精究

遊雄石峽

峭壁飛雲立雄關湧浪穿垂虹川[illegible]風漱石雨花濺
鮫泣宵多淚龍吟午未眠亭迴沙障合臺迴塞城連
塵有熊羆將巖棲虎學禪洗兵今盛世大漠靜霏煙

郝鴻圖 字于有榆林人副使汝松之曾孫[illegible]之子也[illegible]詩集

翠然閣禊飲分韻

寒艸春風晚芳尊禊飲開相將尋翠渚徙倚向蒼苔
遠樹輕煙合飛流斷壑來晴霞當暮起欲為賦天台

九日登鎮榆臺

秋氣來窮塞蕭條自可憐城高樓近日野曠樹浮天
鴈影悲笳外花開古戍邊登臨歸去晚煙月下銀川

秋日過王大將軍廢園

今日荒園裏看山復聽泉郊煙開霽景巖溜譜新弦
雲族苔猶濕峰奇石欲顛流觴芳蹟在紀勝足佳篇

郭允升 字[illegible]鎮城人孝廉[illegible]子也[illegible]英敏有家風

把都河道中

長城關外暮飛雲蕭瑟秋風鴈幾羣戍士牧兒頻借
問只今誰是李將軍

其二

落日平沙接大荒蕭蕭衰艸蔣河隍受降城在今何
處此地空題古戰場

呂開恭 字[illegible]母教也

譚使君招集翠然閣脩禊分韻

聯轡紅山去登臨醉禊筵水聲疑峽雨花氣引山泉日麗平沙岸風清垂柳煙狂吟歡莫盡應勝永和年

王師文 字秉岐榆林人祖加彈榆林衞百戸早卒父嗣甚襲職死於賊祖母李氏母李氏皆以二十餘歲守節稱世德焉師文亦多才藝有先風

紅石峽禊飲分韻

禊日尋溪遠依稀入茂林樓高堪作賦風滿欲披襟河曲他年事稽亭此日心雖無弦管盛飛瀑自清音

李煜 字闇公榆林人祖纍有隱德著書甚富以詩酒嘯傲山水間人欽其高父士華嘉中遊擊隨征四川歿於軍煜以才藻知名

上巳日脩禊分韻

曲水采蘭日招尋載酒過目隨雲樹闊興入遠山多

翠靄凭虛閣寒煙起綠莎倚闌一望處沈醉復高歌

趙圖麟 字聖友榆林人直府元節守備承勳嗜驍騎將軍之孫也姓王孝父景雲早殁圖麟七歲而孤母樊氏年廿二即矢身撫姑以孝氏防姑甚力也父昇雲又勤愍再門始以孝始撫子爲白金計家貧每縫紉以給教子成立圖麟上士圖麟苦志力學色養備至鄉黨稱其節舞昇雲廣東惠州參將也

翠然閣禊飲分韻

豈有蘭亭勝招尋翠閣虛綺花邊地發絲柳野雲疎水曲還浮酒山空更著[illegible]歸來得芳艸意何如

段顯蛟 字德普榆林人祖之符榆林衞千戸早亡遺子士選甫七歲廸母郝氏年二十八撫孤及嗣變墨井死士選若顯蛟父也任守備病歿母陶氏亦不食殉之人欽其節顯蛟有學業克繩其武

和任漢升尋石空寺

花宮寂寂水雲空欲度天橋路向東焚磬不知秋色

冷數聲林外落邊風

周虎兆 字岐生榆林人父一麟叔德衞指揮任建東都司早逝虎兆八歲母□氏年二十五矢節撫孤教養虎兆以節孝自勵教授生徒遠近從之者甚衆

登壽寧寺樓

試入香臺路危樓象外懸虛簷翻落日古壁挂蒼煙縱目千山合令情萬竅連誰知城市裏心地向金仙

喬弘鼎 字公鼐榆林人父國霖康熙初爲巡道標官是時新出湯火兼爆墓勤扶韓氏處之母劉氏端莊自持城陷殉難死從父世璽崇禎三年任鎮標守備從寇王嘉胤攻府谷世威隨征覆歿于陣鄉黨稱其忠節弘鼎力學有時譽

觀獵

鐵騎紅山北邊榆騎亂飛雕弓鳴玉塞朱旆指金微兔起黃沙冷鷹呼白晝歸晚來圓偃月霜露滿征衣

李蔚觀 字斗樞榆林人祖云臣爲德於鄉早亡祖母焦氏守節者三十年父維光以孝聞蔚觀好書

秋日登鎮北臺

一聲羌笛日初曛愁見飛蓬逐鴈羣獨倚高臺秋又盡關榆蕭瑟鎖寒雲

辭

宋范仲淹

秋思 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延綏鎮志跋

方輿之不可無志猶國家之不可無史然史十七家並傳於世而遷固之史漢爲稱首惟志寥寥且不著作者之名又奚論其書豈志不足傳而泯其人歟抑亦作者未盡其才而其人與志俱泯也今
天子欲脩一統志已
敕都邑獻書悉登秘府則志與史並重宜君子盡其才以成一時之業矣雖然使有才無學即欲盡之而不可得況夫才之不逮者耶是故史之獨稱遷固也比見譚使君所撰志書每條流次第綴以評章此志體所創觀而亦作者所未能者也或以陳壽三國志有評使君殆欲與之爲頡頏歟余謂不然使君有才有學具良史之資典校秘書且爲文學代言之臣而弘博典雅有以過焉昔司馬遷爲中書令班固爲蘭臺令史遷元武司馬出居延塞今譚使君不獨其才相似而官亦類之讀是書者當知其匠心以爲志中之史漢亦無不可也而何區區陳壽彷彿哉

康熙十二年癸丑仲秋望日嘉興胡鍾甊潔蒼父跋

延綏鎮志終

延綏鎮志六卷 內府藏本

國朝譚吉璁撰吉璁字舟石嘉興人由內閣中書官至登州府知府明時以延綏爲重鎮設重兵以防
河套
本朝順治初年罷延綏巡撫不設而延綏鎮尚仍舊名康熙十二年吉璁以延安府同知分駐榆林城乃因明巡撫涂宗濬舊本重修此志自圖譜至藝文凡分十二類所載皆明代邊防之事

蠻司合誌十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蠻司合志十五卷》提要

西河合集

蠻司合誌

卷一
湖廣

卷二
貴州一

卷三
貴州二

卷四
四川一

卷五
四川二

卷六
四川三

卷七
四川四

卷八
雲南一

卷九
雲南二

卷十　雲南三

卷十一　雲南四

卷十二　兩廣一

卷十三　兩廣二

卷十四　兩廣三

卷十五　兩廣四

蠻司合誌一

蕭山毛奇齡[illegible]稿
徐[illegible]昆長校

蠻司者土司也自古無土司之名有虞氏征三苗高宗代鬼方漢武檄駹冉邛僰統謂之蠻禹貢曰三百里蠻詩曰用逷蠻方皆是也其地踞湖貴川雲兩廣六省自巴夔上下迤及海嶠數萬里溪峒巒箐之中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凡數十種歷代迄今各有大姓爲領袖如北魏之冉氏田氏向氏南宋之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皆雄長其地呼嘯羣族特未嘗建設州司隸之銓選如所稱土官土吏者惟有明踵元舊事悉加建設其法倣之蜀漢昭烈授羅伽李恢爲郡功曹主簿晉帝用興古爨深作本郡太守宋太祖舉猺人秦再雄使之自治辰州而推廣其意乃遍設官吏盡布籍屬于是土司之名興焉彼其大姓相擅世積威約雖同爲編土而主隸之分定之已久我因其已定之分而假以予奪初不過借朝廷之名器用相羈縻而等威所至折箠惟命所謂以虛名收實利者猶然之繫維生駒之羈靮如此而已然而以蠻治蠻

即以蠻攻蠻儳溪峒之間竊發時起則彼我徵調頗
易爲力因之設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後展轉假借凡
議大征者無不藉狼兵土兵遠爲驅遣雖周武伐紂
亦嘗以羌髳彭濮諸蠻同會牧野而究之控馭無方
利害各半故王文成議勦賊不用狼土而武功成焉
按有明洪武初年凡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
而稍其土官土兵及賦稅差役駐防守禦之制但定
銓選不拉徵調其定銓選法凡土官名號曰宣慰司
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初皆隸吏部驗封而
後以土兵相制半隸武選每襲替則必奉朝命其無

子弟者即妻女皆得襲替雖數年之後萬里之遙亦
必赴闕受職迨天順末詔許土官繳呈勘奏即與襲
替於是控制稍疎動多自恣至成化中又有納穀備
賑急公補授之令則規取日陋離畔日生雖孝宗發
憤釐革而正德以還陋習未除暨嘉靖九年始毅然
復祖宗之舊令該府州縣正二經歷巡檢驛傳三百
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一百三十三
隸武選其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
使司領之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股掌易運
蓋蠻實難馭貪悍桀驁其性猜忌讎殺其習恪遵
走衿服善陽其力馳戀窟穴不忍遠離假重爵命威
制服屬其勢知其性與習則不宜喜功生事而知其
勢與力則勢可以爲我用而力不可以使之自用故
自洪武暨崇禎一十六朝二百七十餘年之間凡治
革向背大征大役或得或失稍見史乘者略輯其大
凡彙爲一編名曰合誌考古者覽焉

湖廣

湖廣土司踞湖南北黔中地內錯辰常外連川貴溪
峒深阻往往爲寇元末尤甚僞漢陳友諒竊據湖湘
間每招引諸苗長官以邪肉肘吊喫之立應本寨不

足即取之傍寨破城陷陣所向無敵時高皇帝即吳
王位大敗友諒於鄱陽諸苗大恐跳岸走是年湖廣
安定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徹律以故
元所授宣撫敕及印章來獻請改置官司命仍置安
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居
之遂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以所附向大旺什用爲宣
撫使南木什用潘仲玉爲統軍元帥沒葉什用硬徹
律爲抽攔不夜黃石三長官司而慈利土官覃垕亦
以故元所授參政照會三道來獻即置慈利軍民宣
撫司以垕爲宣撫使原貢馬二十匹合吳元年左相

因徐達投親湖洲以楊琛爲黎政令之招撫而洲遣指揮使王遇成等攻討諸苗之未服者乃陸服陸叛遂命江夏侯周德興東川侯吳復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遏平蠻將大破黔辰九溪施南散毛鎮南大旺諸洞于是改保靖安撫爲保靖宣慰以土官彭萬里爲宣慰使改永順宣撫爲永順軍民安撫以土官彭添保爲同知總兵官一將劉陽黃甯茶鄉諤悅道湘陰吳仁琮劉玉容美洞田光寶思沅兩界黃元明桑直荒溪諸洞蠻色什用各以來歸附並授官去當是時田州岑氏龍州趙氏播州楊氏貴州安氏其雄

處兩廣川雲諸大姓長威懷德以次服屬有明三百年撫有西南諸土司實自此始 大抵苗種自長沙沅辰以南與氏羌混雜其人蟻聚蠡集有村寨而無城市隸官者曰熟苗否曰生苗髻結跕蹺躧荆棘若猿狖斑衣無衿衽納首以衰而插雞毛於其頰負蘭抱甕寶時搦馬郎銜環耳鬧婦女襟祓以海肥銅鈴藥珠如纓絡然行歌誘馬郎而致之淅至仲春合婚則大集馬郎出室女襖吹愁笛壺笙擊長腰鼓跳舞月前名曰跳月老人騎木馬酬酒聽馬郎擇女負去自爲婚然後估女貌而責以婚儀有貌美儀多不能償

者蔵責之雖白首不小貰謂之癩虫 飲食苛惡草以簪灰和秫糜釀爲敗漿褓役諸魚肉蛆蚉營營名之曰酣俗以酣之寡多驗家之豐嗇嘗曰是家多酣憒不負每遇歲時名親串撾銅鼓鬪牛而封其負者乃截牛角藏于家雖子孫數世猶必持牛角示人以爲雄誇要約無文書刻木爲契爭訟則推一人斷曲直曰行頭曲者輸以籌計所輸籌多則擲籌三曰天滅一地滅一行頭又滅一然後責賠其餘者 言語侏儺非重譯莫解呼其曾曰同年呼其爺曰卍呼人曰歹自呼亦曰歹翁吳人呼儂然 性猜忌好讎殺操戈索

行報復不已諺有曰毋讎苗（音讎尤切）世不休 頗嗜利艷禮讓廉恥擲片肉于地爭趣若犬承歡而相親稱佛郎老爺相向世嘗爲之語曰喜人怒禽（人食）生不識年月以鼠馬記子午每歲首諸苗慶賀擇冬三月朔各尚其一曰開年俗信鬼祀竹王祠及磨蜂神廟時時治蠱設蠱神合藥矢中之血濡縷殺人 其在金筑者爲克孟牯羊二苗在獨山者爲九名九姓苗在平樂爲紫薑苗在白納者爲貢爺苗在都彭爲夭爲短裙苗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天苗凡數千里內相繼歸附其爲種不一而風俗略等 國初設宣

慰司二曰永順曰保靖其在永順者有南渭施溪上溪三州土官在保靖者有臉隆杜望滑石三巡檢司土官俱隸布政司其既也以三州隸都司而保靖所轄長官祇五寨田氏因元世襲至永樂初指揮龔能始招來筸子坪等處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四百五十三戶乃設筸子坪長官司隸保靖以彪爲長官而別設答意治古二寨長官隸貴州宣慰安置生苗各野龍答哥等凡舊置施南衛軍民指揮使司有故元世官不能襲者重設施南散毛諸長官分隸安撫令覃田黃向諸大姓各有所屬于是設宣撫四先置忠

建容美而復以施南散毛並爲宣撫設安撫八曰東鄉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峒曰龍潭曰大旺曰思峒曰高羅設長官十九以臘惹洞麥著黃洞驢遲洞施溶溪白崖洞田家洞六長官隸永順以五寨筸子坪二長官隸保靖以搖把洞上愛茶洞下愛茶洞劍南木柵鎮南唐崖七長官分隸施南散毛忠建其餘四長官曰椒山瑪瑙曰五峰石寶曰石梁下峒曰水盡源通塔平則專隸容美蠻夷五長官曰鎮遠曰隆奉曰西泙曰東流曰臘壁洞則分隸東鄉五路及金峒大旺之間至宣德二年增設石關洞長官隸之金

峒而其餘如故

大抵可宜者保靖宣慰使也與彭藥哈娌同管司事爭淫土吏婦雞腰殺彭藥哈娌而自死于法其孫彭惠爲土舍據西江口地恨祖死革職無所襲而彭藥哈娌孫九霄得襲祖職爲宣慰使忌之目爲讎正德中參政奉檄清宣慰司地則惠所據西江口實宣慰地也遂奪西江口七寨還宣慰使九霄而于是讎愈甚會永順宣慰使彭明輔與惠婚姻惠假明輔兵大起讎殺鎮巡官屢檄不止前後訐奏凡八十餘上時多不直惠值明輔娶惠女爲子婦鼓吹迎于途惠結

綵繒爲鵰籠坐其中送之鎮巡官勾惠出惠鵰籠中縶之內於獄明輔怒率男婦百人攻獄奪惠去既而官兵討明輔明輔請還惠仍繫獄上乃遣都御史吳廷舉會鎮巡官雜治之獄成謂惠當坐誅第夷情難盡法因徙惠辰州特設大剌巡檢司一使流官主之而惠爲流土舍協司事令聽調贖罪焉

沅州麻陽苗以迎龍神醵錢相殺沅州衛百戶陳恩詢之忿殺恩苗自知有罪推二花頭爲主擁衆奔貴州會貴州白苗許龍保與吳黑苗合爲寇出略保靖間附之嘉靖二十六年兩廣總督侍郎張岳奉命勦

諸苗甫進兵偵苗陷印江寇石阡府教授毛淵統民兵嬰城而叅將石邦憲勇敢能殺賊大破諸苗擒斬千餘人許保恐聚母妻子女變所衣詐爲湖南婦令麻陽苗以繇繩束之闌舉行過保村餒甚攫村人槃飯曰我苗也村人報邦憲邦憲追及之殺諸苗而函其所闌舉者惟許保與黑苗跳不獲 二花頭還湖密結湖苗田應朝等爲應援而身與許保入思州詐稱瞿塘卒番戍入城執知府李允簡去邦憲知其情乃役提兵邀賊歸驟擊之奪允簡還殺二花頭而許保仍遁 岳乃購降苗龐舒盤吳老群等偵許保所在則許保方匿靈溪洞中裸而居裹日變衣過苗家取食岳乃伏于路擒俘之而遣土目斬黑苗于別洞中爇其頭以獻并捕殺湖苗之陰附者田應朝等賊平

萬縣黃俊者本湖苗于嘉靖三十三年入龍潭安撫司踞支羅山洞與其子黃中白讐殺人捕繫之 會白草番反中乃爲父上書請從征白草番立功而自乞爲副許之及從征則附反者 副使熊逵等復以計擒俊瘐死獄中而中以漏網仍歸舊巢築牛欄坪寨守之號天城自稱天城王流劫奉節雲陽間 四十四年川湖兵夾勦中力竭復降梟市中

劉堂艮岔處諸寨苗也其寨二百餘故辰沅所部致近桂林貴筑盤亘八百里阻山爲寇萬曆中上遣將提兵勦之不伏 先是叅政項思教與叅議龍宗武等每以恩相結爲撫綏計諸寨勁心 至是湖撫李江貴撫劉庠一意請撫檄叅將鄧龍等大會辰沅下將徠之令久之劉堂艮率苗萬人來于而辮詣軍門請降月言願歸土六百里得附編氓求生 死唯命 乃遣指揮一人屯天柱所專以撫苗爲務分寨立寨長一人或三四寨或八九寨則立總長一人凡歲九月朗封輸賦稅以金入靖州庫而以餉入天柱倉爲兵備按驗三年無過舉則用鼓吹花幣賞賚如令兵部尚書張學顏上其議可之 上乃賜李江劉庠銀三十兩表裏各二項思教等銀十五兩叅將鄧龍守備周弘謨千戶陳文魁騰霄百戶郝文渙等銀八兩有差

草坪苗石鑾祿奪天星寨苗兵總滿勝等而殺吳順和逐寨民三十餘家 其明年天星吳什傳天文糾龍集塞苗胡才殺草坪苗龍顯等以報之 而石鑾祿復殺龍集寨苗吳天保等十餘人謂其助天星也于是讎不已 萬曆中黎靖叅將黃斌移之撫諭使卻歸及御史畢士价分守郭棐兵巡僉憲煇聞狀乃遣邏司

方承蛟詣草坪天星逮兩家苗不至役道吏日吳廷
季往又不至於是敕百戶黃鐘音文獻朝就問鐘音
即請兵與俱許之翼日赴草坪至月團坡銃鳴諸苗
恐遣婦女出覘值風急庭旂聲獵獵婦女反走各閧
其外戶不敢出既而偵者謂官兵少易與乃皆擐甲
貫弓矢迎鐘音馬前鐘音叱之曰爾苗欲反耶石篸
祿殺吳順保不過輸銀五百兩貰其死乃不恭乎奐
故我承敕來就問祇欲出篸祿一對簿耳此與爾輩
亦何與而爾輩無狀致拒我何也言畢趣獻朝下坡
而自策馬先軍行至瀾泥所有楊慶和者與石曹楊

道總揮衆前謂官兵馳我無郄迎且五百銀誰輸者
不如乘其少攻之衆曰善遂擁衆向鐘音刺其喉弁
殺兵王明等三十六人守巡二副使急率靖州守鄭
雲鎬辰州判官祝蓌蒙汞從令孫夢熊五開指揮戚
元勳並提兵至草坪必撊滅乃已于是諸苗始大恐
請出石篸祿楊慶和等而自願輸贖罪令分守副
使先以他事遣使石惟忠來火麻至閙屯屯長石篸
寬循之何其嚮請將苗衆皆聚謀集惟忠所惟忠稍
示以利害衆懼然目視天漢豎手捧其耳怨散去少
頃老少負藏運草食碓磴入箐簻中有以牛驢運者

見漢使不顧漢使問之亦不答婦女跣足走有婿婦
者騎人項以趨移時也衆爲客乃膠致楊道總石若
大[illegible]至守巡所而餘苗閉山箐不出守備吳時禱請
之守巡二副使將選師偵特洞龍集諸寨備草坪亦
援兵來會願効力先驅必斬其渠魁乃已于是守巡
二副使檄廣西六甲苗千人助之遂大破草坪生得
楊慶和及田能老王等斬首數十級餘苗悉定湖貴
撫論使上書諸襲黃鐘音予卹而賚副使及府縣官
守備千百戶等議以辰沅諸苗屬之永順保靖二宣
慰如嘉靖故事制曰可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字于稿
陸爵文端 彭凱元車 較

蠻司合誌二

一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火濟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嗣後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世居水西有爵土洪武初阿畫子靄翠與蒙古歹又名宋欽者皆以元宣慰使獻地歸附太祖嘉之使仍爲宣慰而普定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甕亦以來朝授適爾

女知府賜以錦綺當是時已開貴州設貴州長官司命都指揮顧成指揮馬華鎭守之築城建石門五將以立州縣而未遑也既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爭先納欵獻鎭遠古州軍民二府及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地即以其地隸雲南普樁而以靄翠所守地隸之四川琛復請開隨居犵狫以拓巳境不許于是成乃討新添諸寨嘣掌來使征南官軍得以取道而指揮張佁平谷峽刺向關破的敖寨同知吳汝平江力江松殺播桶破下沙木洞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思州諸亂冦破上王洞殺吳面兒俘四萬餘衆且與江陰侯吳良平潭溪古州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人都督楊文同知韓觀勒古州洞蠻林寬俘其衆三千兩等而顧成又復勦平平洲六洞蠎蟒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冦凡一百三十七寨會文皇即位思州宣慰田琛與思南宣慰田宗鼎搆怨相殺而副使黃禧佐琛攻宗鼎宗鼎走琛殺宗鼎弟發其祖墳墓而戮其母屍時顧成封鎭遠侯以兵五萬討之執琛與禧而琛妻冉榮復招誘臺羅抗命上乃囚琛禧思赦宗鼎而宗鼎倔強且自愬祖母阿

施會名禧與姦造禍木殺巳祖母亦許宗鼎殺親母潰亂妻女乃合治宗鼎琛重罪使子襲而琛母楊氏宗鼎妻冉氏皆前後赴闕朝貢乃以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改設思州思南鎭遠黎平石阡銅仁六府并普安永寧鎭寧安順四州隆貴州爲省而以布政司領宣慰司一曰貴州領安撫司一曰金筑領長官司五十二曰貴竹水東青山劄佐龍里白納底寨務龍坑上馬坑小程番盧番程番韋番方番洪番臥龍番金石番小龍番大龍番羅番盧山水德江蠻夷思印江沿河祐溪偏橋石阡苗民葛彰葛商龍泉坪銅

仁省溪提溪大萬山烏羅平頭著可蘇役頂營十二
營康佐寧谷寨西堡木瓜麻嚮大華都勻邪水平浪
平洲六洞九名九姓獨山州合江洲陳蒙爛土豐寧
領蠻夷長官司二十曰中曹乖西都坪峨異溪都素
司溪鎮遠金容金達卯水十五洞濕溪八舟洪州泊
里曹滴洞古州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
驗洞赤溪湳洞龍里都司所領長官司十二曰新添、
小平伐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麻哈樂平平伐大平
伐清平平定其布政司官爲俱用流官獨府官以下
參用土官十五人鎮遠府同知一通判一推官一司

獄一安順州同知二普安州判官一黎州縣知縣一
縣丞一曹沙渡瓮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單韓偏刀
水都儒五堡三坑巡檢七其後隆慶中改貴州宣慰
司爲貴陽府普市守禦千戶所爲凱里安撫司而省
樂平平定二長官司于都勻府蠻種不一有犵猶
犵狫木猺猫猶諸名皆剛悍嗜殺外愚而內黠信巫
屏醫人死則曰鬼棄之矣不哭至明年杜宇鳴然後
號咷而思之以丑寅卯三日買易曰牛場虎場兔場
每把忌於杜門不出越若干日而後已犯者不吉其
居水西曰烏蠻爲烏羅羅居蒙役曰白蠻爲白羅羅

深目長身黝面而戴笠束以蔘索左肩肩羊皮佩長
刀箭箙多力爲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
至死猶健也爲人戀主故安氏四十八部世長其土
無所忤男女皆跣足棄絕禮教父兄弟死則收其後
母而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曰奉堂白
蠻稍貧食鼠雀蠡蝝遭喪若魚女子擇善淫者而送
之其名犵狫者遂頭赤腳輕死好鬬殺腰繫柵裙以
布爲之花布爲花犵狫紅布爲紅犵狫在平伐者爲
打牙犵狫在新添者爲剪頭犵狫又有豬屎犵狫不
潔臥猪欄中別有狆狫有狆猶一曰楊黃好楸髻善

淫其名狆家者頗類中土嘗樓居飾婦以長裙細績
而覆以青衣鬘髻蒙單縠若冒絮然未嫁者裸奔不
禁嫁即否家家擊銅鼓爲樂有宋家蔡家相傳春秋
時楚子伐宋蔡二國人而放之南疆遂爲夷而龍家
爲驍後冉家爲䆢後冉有砂坑土人皆採砂若欝謂
之砂床艮者比箭猴設戍守之而因以爲利別有尾
濮家尾濮者水下也人死以杵叩椎塘而歌椎塘者
曰也至若龍家則俗類狆家而衣尚白遇喪服則易
之以青然有所謂小頭龍家大頭龍家狗耳龍家者
大略諸蠻尚淫多女子爲政其髮髻多女土官異于

他族如建昌知府師克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
古烏撒知府實卜皆洪武中女土官也當其時在水
西有奢香
奢香靄翠妻靄翠與蒙古叛同歸附而蒙古叛死其
妻劉贖珠襲宣慰使朝貢賜錦綺靄翠美之于其再
朝則遣妻奢香隨贖珠後率土酋十五人貢方物馬
匹太祖大悅襍賜文綺織錦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
遂于靄翠之死奢香亦得衍例赴闕襲宣慰使頑香
皮事上而傲于待物既襲頗自大都督何福討羅羅
還奏香桀驁不用命當並致討不報而香感上意于

其年多急遣子婦奢助率把事頭目允則隴隨入貢
則賞賚尤厚將都指揮馬華者開普定驛傳役以官
兵將盡驅諸羅爲郡縣地而苦無其間會香爲他羅
所訐華故惡香傲至是欲辱香激諸羅怒然後俟其
反而加之以兵乃驟檄香至貴築香不勝此壯士裸
香笞其背香怒甚斷所佩華帶誓必報而四十八部
羅咸集香軍門受顏頫揃境反香曰反非吾分且反
則人得借天兵以臨我中反討矣我之殺反者有在
也謀之贖珠贖珠曰盍見上愬之乎曰愬則何以殺
之贖珠曰夫上之所以重華者以其能開郵驛恢邊
境耳今四川道梗曾未通達我能助發兵爲上開思
南鎮遠龍肇羊腸諸道以達邛蜀上方倚我之不暇
何惜此區區啟邊釁者香曰然遂邀贖珠行而已與
奢助率各部把事隨之入貢具言華激變及諸羅欲
反狀願效力開西鄙世世保境以乞除此害上且驚
且喜曰吾固知此奴妄果然微若言幾敗乃事矣乃
責香開道而中華以事殺華香遂開偏橋木東以達
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且立龍場九驛歲歲供
馬匹廩積以通往來而西南益闢
宣德二年水西宣慰頭目阿閉妨宜與普定衛西堡

長官發民阿骨阿哈共爲亂貴州總兵官蕭授上書
請討上不許敕遣官撫諭而羣苗大起有底寨干炒
豐寧羅父藹谷旺甲農甲恕乎若阿夜谷把韋子裸
普安州裸韋治古答意石各野銅仁平頭著可兌榕
石雞娘草子坪吳畢郎等各聚衆相應初朝議主撫
湖發夷僻遠不宜與爭第寬以撫之使之自來因盡
錮其戶丁銀糧諸賦稅而負固愈甚遂至治古答意
新郎諸寨殘苗吳不見等結生苗龍不登糾合下高
大刀蠻民刼略城郭殺軍民燒公私廬舍不得已乃
始詔湖廣四川諸官軍及各長官土兵以總兵官蕭

授及三司御史統之且撫且勦而其忠稍息其既也
新添衛丹行長官故土官子羅朝爲與逃民羅阿記
等復叛叛動會指揮僉事李政鎮撫有方爲蠻民所
信而以他事被逮去至是復政官俾守之其餘都勻
衛陳蒙爛土諸苗韋翁同等有未靖者議調廣西泗
城州土兵千人立堡鎮其地至正統中兵部尚書王
驥征麓川悉調貴州兵以行而貴州空虛久之諸苗
及驥還討擒韋富撓等獻俘而驥以老病告歸使
侯璡代之璡駐師雲南相去遠保定伯梁珤自湖廣
奉命入貴州未至其當推貴撫無敢往者獨修撰王

恂慨然請行行則平越新添畢節龍里諸衛已圍困
久兵少不敢近景泰元年吏部侍郎何文淵上言貴
州總兵官生分激變已非一日今兵疲民困又當遣
將征南之際湖廣雲南四川三布政司轉運不給貴
州山高嶺峻本難設守而蠻人叛服不常乞敕兵部
會多官議其被賊燒燬官舍勿再造暫將布按以下
及各府大小官吏並從征官軍一切撤回祇照洪武
年例設宣慰使司俾爲土人設都司都指揮等官鈐
束軍衞而以大將鎮守之便時邊警方亟衆唯唯謂
文淵言是獨兵部尚書于謙執不可以爲太祖高皇
帝開創于前成祖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于今將百年
矣法制已定勢無可更比來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
征南之師數出遂致賊寇猖獗勞師遠征然且一年
之間各該城池雖被圍困而官將死守未之稍變今
總督總兵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初未嘗言此地可棄
也其請兵諸僚亦未嘗言此地難與守也夫土地者
祖宗之土地人民者祖宗之人民萬一缺軼猶宜補
救今堂堂布按藩轄其地小有枝梧而動言棄擲日
蹙百里伊誰之咎文淵先曾奉使貴州備諳山川險
易夷情向背宜量從陞職給敕以往令相度形勢便

宜行事至貴賜銀幣即就彼官廩支給不必京師運
發議定請旨景泰帝是謙言然不復差官祇着侯璡
梁珤整理進勦時王驥尚僚代來行并敕協力於是
副總兵田禮進兵解平越圍侯璡調都指揮鄭倫攻
都盧等寨宣慰寵宣勦永西寨稱調雲南兵由烏撒
會于畢節同普安州土官除本援安南衛遂赴爛勦
安南等一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璡自間
兵擊邦之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攀老壁解清平圍仍
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安王鎮
遠道路皆通而普定之圍未解璡還雲南普射者爲

前鋒自將之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驟之時
田禮等以兵來會遂大破龍里兔桥及新添平越清
平都勻諸賊貴州遂平
成化十七年貴州程番知府鄧廷瓚奏本府學校中
有土人子弟在學者宜分別處置以示獎勵上曰蠻
夷獞化其意可嘉既已建置生徒有同內地則一體
相視原無分別祗科舉文義未易猝辦先應歲貢生
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諸蠻大悅既而蠻性終未馴廷瓚去諸苗稍稍叛乃
復起廷瓚憂服加副都使提督軍務豁糜之至弘治

初提學毛科以文試士生做延瓚意多獎勵會士官
鐵氏負固其姻家有毛氏土生入試利優禮之取高
等嘗以大義令諭鐵氏使歸順鐵氏大感與毛氏相
約納賦稅入貢而太監蔣琮謂科與蠻族通姓利蠻
所有大不道賴巡撫解免其後蠻氏亦稍稍有向學
者
普安州土判官隆暢有後妻曰米魯負美色皆以忤
暢出居其父霑益州土知府安民家暢前妻子禮因
暢老恭朝命替暢爲州官而聽皆長阿保讒父子間
不相能米魯覘知之諷阿保使禮迎巳而先與阿保
通阿保盛稱米魯思禮狀禮念魯色美且惡暢竟迎
魯同室居烝魯且名阿保雜淫之暢聞大怒立殺禮
殺阿保衆阿保乃挾魯統其子阿鮓莫阿歹兒抗兵
攻暢破暢衆百餘暢敗竄之雲南蔣東寧伯焦俊爲
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召阿保及暢出爲調釋而蔣以
官法兩家各唯唯于是暢臨決米魯出送暢拜且泣
親接暢上馬枕暢股哵哵若不忍去暢者遂陰中暢
毒暢路死阿保與魯據衆友會暢別有妾適烏生二
子曰珂曰琛居安南保魯欲弁殺珂琛絕暢後事成
王諸蠻不成稱得以女土官襲職乃于安南城外築

阿先硬寨阿保與魯親守之而別築青菓猴場查剌
三硬寨于普安州拖長江諸處令阿鮓莫阿歹兒互
爲防守更名所居寨爲承天寨號無敵天王出入建
黃蘸御史張淳敕捕之不克賊益橫鎮巡官以聞乃
命務十衞官軍及諸長官司土兵爲三千餘人分道
進兵且召安民責以匿賊狀使殺賊自贖民乃率土
兵攻斬阿保父子于查剌寨米魯亡走久之焦俊奏
言賊弁兵十年先後據其寨百三十餘殺傷官軍人
等無算而女戎擁衆尚匿土官安民家不法孰甚仍
宜責民勦餘賊或獻牝自贖而安民承命陽爲進勦

反陰貧米魯蠻兵五百襲殺適烏及二子珋琛絕頗
蠻乃潛遣營長福祐隨米魯斷據別寨大殺略且投
牒鎮巡乞以女土官襲職巡撫錢鉞及副使周鳳都
指揮劉英吳遠指揮任禮張英楊芳少監楊友總兵
官焦俊皆受魯賄請宥魯聽襲朝議獨不可切責之
必得魯乃已命貴州副使劉福自說如兵衆倚之追
勦而仍作移文取賊賂賊憤甚乃襲殺周鳳吳遠劉
福等執楊友而指揮史韜閭鉦李雄郭仁李宗武等
皆轉戰死上乃命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巡撫陳金都
指揮李政等統官軍進勦奪楊友還破阿舊阿滿阿

黑阿維二十餘寨斬衆首阿烏阿宗及福祐子阿昝
猺賊複車生擒米朶阿舊目波衣江西賈人龍濟監
生洪子華而米魯福祐皆竄走匿馬尾籠無何大兵
合圍之乃擒米魯福祐及祐妻擄受妾適阿子阿雄
等斬之而下安民于獄既而民自辨赦民正德元年
暢族土婦適擦襲土判官職親赴京朝貢馬上懇
嘉之或曰適擦亦暢姿
阿溪清平衛部苗猙獰多猜有養子阿剌饒膂力能
披甲三重躍地而起越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
諸苗間假子母附苗利而誘他苗爲偷兒間劫旅商

有官兵探捕者反爲之居間邀重賂否則捕遠苗之
不伏巳者誣指爲賊鎮巡以下則貨納歲幣以爲之
地弘治中巡撫孔鏞初到官患之詢之監軍總帥皆
舉溪剌如一口鏞大怒親往清平訪部曲中有能者
得指揮王通歷詢苗皆應如響而獨不一及溪剌鏞
微探及之通愕然旣而嘿嘿鏞怒叱曰汝謂我不能
殺溪剌耶雖然吾能殺汝按劍而道不得已始道狀
且備言所以貨緣要上官者鏞詢得其人一指揮王
曾一總旗陳瑞鏞立劫曾瑞欲殺之令畫計擒溪剌
自贖曾瑞乃謝去畫擒溪剌法曰非鬭牛不可俗鬭

牛以券多爲勝必集大姓置草間鬭之乃陰令各砦
出兵伏牛傍而鬭以大姓刻期應援遂往謁溪剌語
鬭牛事溪剌喜欲行以雞卜不吉遲回間溪言吾夜
夢魚習張吾而如何二人曰張習得魚此吉徵也牛
必勝王矣溪剌益喜乃與二人刻木行至牛場相牛
伏四起進矛進剌剌徒手傷百餘人竟就執并溪禁
之膠車至鏞前鏞詢之溪垂首不語剌獨仰頭視鏞
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然不知擒我若是易
也溪剌死有子竄都勻檄往擒之悉殲焉其後有阿
方阿皆阿革於正德十一年據香爐山稱王通攻與

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路皆阻巡撫曹祥檄諸路兵進勦不克乃奏請總兵李昂及湖撫蔡金會勦擒賊阿革阿義阿黎而香爐山險百攻不能下乃維製繩梯及鐵貓爬山虎諸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選精銳緣崖而上拔木柵縱火焚巢斬賊首阿傍等乘勝勦黑苗破龍頭寨及都勻都迷酱西大支馬羅擒脅阿兹等其天漂天塹黎從楊保苗坪諸寨悉聽招撫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斬首一千五百七十九級遍撫苗衆三百七十五寨捷聞下璽書獎論賞賚有差

安莊女苗撒得爲土舍林天仲妻不相能嘗擠得足纔曰此非苗家法裂之衆中得怒甚值富蟲倡亂得乃挾土兵三人牛四頭從富蟲圍平越蟲感之迎得匿爵寨通得住三日許事成爲后令王驥征麓川歸擒蟲并得解京師時香爐山賊惟蟲與韋同烈最强天仲憾妻得并爵曾借同烈兵殺得不克至是得自請于朝願爲香爐山向導立功贖死但于謙奏遣國初降番從置河間東昌者令從征香爐山勦留南中以絕也先之應于是許得請剪殺蟲而使得爲向導師降番行且指之曰苗女之美如是也以歆之得乃引保定伯梁琦直擣同烈巢擒之而天仲懟死

正德十年金石番長官石承隆殺其兄承恩及守臣擒之死獄中其年銅仁苗龍童保與鎮溪苗龍麻陽拏子百夫長龍眞糾衆爲亂都御史沈林湖貴都指揮潘勳會兵征之進破須拿亞酉亞保生擒童保麻陽及其家口而釋其餘叛者

水西安氏者靄翠後也自奢香之死其弟安匀孫安貴榮先後承襲故世稱安氏但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邀重賞不赴且渺視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illegible]彩[illegible]寨耳正德中榮以從征香爐山

有功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怏怏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兵部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榮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責榮止其事其略謂祖宗制度不宜擅改擅改者謂之變亂雖在朝廷猶不可況其他乎夫使君之先亦何嘗有積功累行可長斯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以有朝廷法制在也今日驛可減則世官可革久矣且夫既爲世官則爲朝廷剗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征調用以邀賞則使君歷代恩寵將置何地況使君得改參政原非設官之舊今復干進不已萬一典銓

者曰向係土官故長有其地今参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于是下方尺之檄委以他官或闕或獨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揚諸驛非使君所有也榮得書悅然驛竟不減既而朱氏部羅叛徼榮兵不至守仁復貽書責之竟至榮死子萬鍾襲萬鍾驕縱甚于榮有漢民張紘土目烏掛導之惡游獵酒酣輒射人為戲嘗撻夷民角藥抹鬼阿內抹蔥四人怨之一日集怪府怪府未出候于外有賊刃萬鍾頭去索賊不得既而稍稍知角藥四人四人逃時萬鍾無子其三弟萬鎰宜襲鎰以賊未獲故辭謝間紘與烏

掛遂保其疏族普者冒萬鍾弟曰萬鈞告襲指揮胡來遠朱蕃祖勳前後承勘受其賄匿情報鎮巡等官謂普者襲是但普者幼請暫委鍾妻奢播攝宣慰事待普者年長而後承襲于是萬鎰悔辭謝使人說烏掛不聽大恨乃借所親雲南女土官奢爵兵并已兵共數千人襲烏掛烏掛覺之亦集兵數千相讎殺而角藥抹鬼阿內三人適在境為亂兵所斃惟抹蔥逃免烏掛因誣鎰殺兄鎰亦誣兄為掛殺疏十餘上下鎮巡勘驗巡按胡瓊上狀言萬鎰宜襲但與烏掛互相誣訐宜各治罪令輸贖紘坐遠戍蕃勳來遠奪俸

俱逮問梟角藥等首捕抹蔥而罰布政司趙文奎等之納賂者鎰乃承襲收嫂奢播為妻仍雄諸蠻鎰死子阿寫幼嘉靖七年提督尚書伍文定請其弟萬鈐攝事俟阿寫長承襲久之阿寫襲鈐去位而阿寫又死阿寫子國亨幼夷民仍請鈐視事俟亨長承襲至嘉靖四十一年亨承襲鈐又去位而于是有安智讎殺之事

蠻司合誌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邑天嗣狀上　田舒名鄭卿較

貴州二

嘉靖元年貴州巡撫湯沐上治苗三議一預定土籍夫土籍不明則爭奪所由起也今土舍傳接應如軍職貼黃例各于歲終上其世系履歷及有無嗣子于布政使司司又上其籍于部而起送襲替可按籍定矣議一一嚴飭土學凡土舍應襲者年三十以下俱飭入學習禮否則不許起送襲替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凡一切補廩科貢與軍民武生一體則禮教可行夷俗可變議二一清查軍伍請以五年為率通計天下衛所軍士皆在新勾以科道在逃者指揮以下議罰都司參問其清軍御史不第清坐勾軍丁且兼理缺乏軍伍令所在有司各開報解發收伍名籍于都布二司二司呈送清軍及巡按御史彼此參証則諸弊可革議三

三年鎮遠土推官楊秋背以土舍襲職嘗中貴州鄉試巡撫楊一渶請如武舉襲廕例加陞一級以為遠人向學之勸吏部執不可謂土司額設原有定員且俱已在任有何加陞但于本衙量加俸給著為例報可

都勻部苗王阿向者屢據凱口囤稱亂官司不能制遂于十五年夏發兵攻平浪鎮巡官指之不下詔遣巡撫陳克宅調土漢官兵三萬集囤下囤故絕險賊復于要害設弩樓壘石防守攻三月不克乃先分兵歷破賊黨凱習等囤附招降附近諸苗至四十九寨賊稍離散然後令土官安萬銓購壯士能猱扳者乘夜雷雨以鐵鉤縛手足若指爪然攀崖援木以上然後用緪梯鉤縋使衆軍魚貫躡絕頂發弩石下擊總兵楊仁等督各哨仰面夾攻之萬銓兵自山後馳下開圍門遂斬阿向及賊黨十餘人凱口盡平是日斬首二百五十級俘獲四百招降夷衆男女二百餘口遂旋師既而賊復振先是阿向之祖世襲土官忽為平浪王仲武先人用計奪襲遂為世讎而阿向亦復與仲武爭印劄地相攻殺于是有凱口之役乃凱口既平克宅議盡逐苗黨以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種改前囤曰滅苗鎮仲武因諸夷尖嶫險遣人招復旋科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餘孽王聰王祐朱兕

等爲主謀糾合黑苗與其黨攻擄前囤縣遂耕稱亂民多所殺鹵。鎮巡檄副使參將守備等官分領土義兵進勦。賊亦乘雨夜襲破守備鐵冠諸營，生執參將李宗訢，指揮陳佐周鍾并百戶王命等三十餘人。詔革總兵官楊仁及前任巡撫陳克宅職，停監軍副使陳則清兵備副使林茂仁俸，視指揮守備等官及鐵冠王遠周仁等四十人冠帶而下王仲武于獄。既而巡按御史楊春芳遣官撫諭賊，爭赴訴，求還土田，并復其官印，乃願釋宗訢等謝罪，而究無成說。嘉靖十六年，都御史汪珊仍調土官安萬銓、都指揮朱文指

揮李木，統土漢官兵三萬有奇，集關下。萬銓親率花鎗手與賊相拒，賊敗走渡河，萬銓追之，朱文等三面並進，因樹招降旗于道，賊走旗下者五百餘人。聯兜據險下矢石，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囤，斬兜等。應昌冒雨潰圍出，爲萬銓部兵所執。已而賊酋王祐等復入據囤，既就之。賊平。是役也，前後斬首二百六十三級，降苗寨一百五十，俘獲賊黨男婦二萬餘口。

蠟爾山界辰州銅仁之間，有筸子坪土官田興爵者，以事繫辰州獄，諸苗賂吏，險脫興爵歸，藏蠟爾山久之。興爵稍聚衆，自大友恃土官勢逼淫諸苗婦，且

諸苗之脫已者，嘗至土兵隆友家，呼其婦不至，殺其子，猶罰之。值隣人龍阿留死，或告興爵，阿留有弟婦貌美，弟死與阿留同洞居，興爵遂令阿留弟婦負以牛將入山，隆友忽率衆邀，興爵諸苗被虐者亦仍向前，興爵如不敵，乃挾刃且戰且却。會銅仁苗久逋賦，知府拔遣籍責見戶，見戶且亡命，知府乃責其土官償之，于是平頭長官者假印與所部諸苗并逃至蠟爾，遇興爵，興爵遂附之，合拒筸子苗，共保蠟爾，擁兵反。官軍討之不能克，鎮巡上其事，上特就家起萬鏜爲副都御史，開府辰州，命相機進勦。鏜徵諸路土漢兵

討之，仍不克，去。嘉靖二十五年，湖廣巡撫姜儀言：「鎮筸銅平諸苗皆互相結援，而土官從征者復故爲陰縱以牽掣之，遂至蔓衍不可拔。自今以後宜專責宣慰彭藎臣、彭明輔，指揮田應朝等督土兵同漢兵合勦，不克者治之以法，如是則事可立辦。」上是之。于是遣侍郎張岳督諸路會勦，責成土官之從征者，遂破蠟爾山，斬其渠，且以計擒貴州苗等，并杖殺田應朝，而其亂始定。田應朝者，本土指揮使，以田氏與興爵同族，岳用爲巡捕使，伺興爵，及結興爵煽諸苗亂，是時鎮筸銅平及貴州諸苗龍許保吳黑苗等皆其所

陰結爲應援者至是杖殺之餘見潮陽臨陽皆誌
當萬鈴之失位也有二子曰智曰信智出居織金阿
魏而信留事亨亨淫虐嘗聽吳琰吳珂而通其妻若
姊絕愛幸令百姓謂琰珂皆跪起叩頭如謁亨信諫
之怨信其既以他事罰信馬信貲珂馬進亨如爲珂
馬也復給珂信大怒嘗醉把劍呼上廳必覺語曰吾
欲殺吳珂如何上廳唯唯會夷目阿戶問之以告亨
亨殺信信兄智馳告其姊夫求寧土吏脅效忠同稱
兵討亨會亨與母祿氏擊烏蒙土知府祿祭祭本祿
氏姪會與弟烏處有郤祿氏呼烏處來妻以所部女

皇司合誌　卷三　五

貴佐使慮借烏撒兵同擊祭而慮以出兵時淫所部
路珠妻女爲路珠所殺亨弃留慮妻貴佐使訟祭殺
慮正會勘問而萬鈴妻疏窮與土同知安國孝以忿
信告且發其殺四峒人及烏處事上遣給事與鎮逆
官雜治之未行亨已與兄智及脅效忠戰于烏泥橋
大閧互相殺脅亨脅智及效忠所部阿租馬雅沙那
者抵者陸者頗褒遮班鳩阿宗而智及效忠亦脅亨
所部勒普革普豆得刱果底威索務鹽白非自水西
谷里威溝香香陸廣金雞諸驛皆阻塞不通都御史
沈文中御史鄭國仕等初議調諸路兵大勦亨亨自

知不法頗思既而議夷俗讎殺經稱兵莠當就吏議
曲直不宜煩我兵革遂遣宣慰宋一清約法令究殺
信罪且獻諸主謀者亨大感立獻阿弟吳琰吳彤務
卒怨卒吳珂何高等從興前而後乃對簿伏殺信狀
當死于是以三萬五千金自贖而以六千金賂務卒
等事定亨與智俱去職令亨子安民行宣慰事智子
國貞行夷曰非下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復
以私憾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智復報殺仍具獄
萬曆改元都御史蔡文都司高金宸麻哈守親詣水
客河讞不決其明年秋都御史羅瑤下同知高任重

皇司合誌　卷三　六

司理常正和雜讞復不決當是時智所主謀者吳鶴
駕亨所主謀則吳阿軻吳阿箇也亨聽阿軻與阿箇
甚于琰與珂而阿軻與阿箇之妻若女其爲亨所有
與琰珂等于是按察司林廷章直索阿軻阿箇與鶴
駕同治罪且盡逐讒人之藏夷者而後使亨智對簿
亨乃大恐請愉的都尕你及毛家可厄大苗王非張
三壩豆紅崖左王右王歧花苗官梨兒餅臘二十四
寨與智和解終智世而後還亨其一切所訟俱置不
問僅罰亨入穀千石智三百石贖罪軻箇以下皆輕
重輸贖有差亨乃益感矢報效以湔前恥時貲蓋從

阿古界首阿崖阿散皆強賊阻山為寇亨悉擒捕戮
致凡威清平壩之間道無伏莽又水西酋長者皆犯
十二營鹵土婦隴氏亨遂以獻兵備使佘一龍為之
奏間值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右之酋白歸之
酋白縱之酋阿批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奢香有沙
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虐之酋普也
麦之酋金雞有阿遂之酋其久充諸驛驛騎馬匹皆
前後散去亨忿為舉廢驛騎譏復乃悉令夷酋辟地
墾草勸農桑祭賻貧者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三
百一十八人于是四十八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

十麻桒末則阿儂等詣闕告都御史王緝請復亨冠
帶許之至萬曆十二年復以他事議褫冠帶旋褫旋
復其後女土官奢社輝與安邦彥合為亂即亨後
苗坪天漂黑苗種也在湖貴川廣界與者亞鼎足居
毋入漢必道者亞顧為生苗前此未為漢所屬其俗
男子遂跣短衣而長褌女子則花裙銀鐲鐶而深墨
色獨多力好鬬萬曆六年天漂阿淼等三十餘人詣
長官余家所願輸賦役為編氓請刻木立信都御史
何起鳴下兵巡蘇愚問狀遣指揮郭懷恩及長官金
家同往而阻于者亞乃遠從丹彰間道通天漂會苗

坪黨銀等十餘人亦詣家所同天漂所請皆以者亞
閉關不得通時都御史王緝新赴官使使者撫賚者
亞酋阿斗聞斗故我屬何至梗道阻歸化者斗叩頭
服謂我等本平定部也為養善牌所誘因斃去平定
而歸養善今養善奴視我寧能從乎閉關所以拒之
也今願往平定請以者亞定所屬因下吏議議屬之
都勻獨都御史執不可謂平定孱弱無可藉其願往
詐也此必有主謀其間者復下吏案驗吏乃呼阿斗
密詢之果得實謂漢人天金貴及張受主謀教言往
平定而陰貲借諸家兵以襲養善乃治天金貴等罪

令者亞一十五寨仍屬養善牌如初而者亞路通于
是苗坪天漂皆請奉貢賦歲輸賦二十四兩天漂五
十七寨歲輸米一十二石貢馬二苗坪九十九寨歲
輸米二十四石貢馬四遂請符驗更冠服以華名名
其牌曰歸化隸都勻版籍凡使往自生苗以上悉跣
拜送使至平定夾騶從行前吹蘆笙杖鼓唱盤地歌
呼道而馳事聞上嘉之各有賞賚令苗坪立都保一
人通事二人頭目十八人寨長九十九人天漂立都保
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而以指揮
一人軍二十八人常從把總巡徼塞上曰將軍令卌陞

亡命奸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越七年者亞阿斗反
伏誅乃復罷樂平吏目加麻哈州州判一人令栝樂
平司而以養鵝者亞羊場落邦餘甕洞樂戶西諸苗
皆屬焉
毛吳壁者永寧苗寨也其隣有長牛阿田者于隆慶
初骨出切白鄧脅打畢廣三屯都指揮斷鼎持斧逐
捕之中流矢死而毛吳壁酋長光養光見攻剽紛紛
華張斌匡廷爨殺羅顯奇五人斌上變言養見及斧
及長牛殺指揮事萬曆七年詔令都御史王緝御史
馬呈圖督兵進勦而緝與呈圖疑所上不實遣普安

九

永寧二知府按視長牛毛目諸寨覘變而光見知狀
府至負弩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小人死請
輸貢賦比編戶氓沙友乃拘使對簿無實釋之而逮
斌等誣罔律且以斌錮永寧廷爨錮烏撒獄上初斌
上變時謂養見所居在五龍山北京箭林閣宮室輿服
皆擬王者出入張黃蓋樹幡幟擊鼓號雲陽王大不
道故廷命進勦而皆無有張斌嘆曰吾北行時有阿
迷土自方仲八賄我百金爲治裝以我能告見反也
不如是吾何以對方土目哉
貴陽苗寨有也香狗場與者亞通婚姻酋長老頁宋

已歸附輸租賦有年顧貧甚歲比逋負不得償寨傍
有高山以爲險每漢使至輒走高山頂鼓譟詈罵使
還報有司無如何于是稍稍輕漢使乃陰集亡命劫
人奪金帛久之遂至反十一年都御史劉庠檄宣慰
安國亨宋懋德統紅兵勦之生擒老頁宋等九十人
梟以狗曰致亂者有如此刑
答干雞買甲多皆都勻苗寨也都勻苗者亞阿斗反
而答干寨阿其應之斗誅阿其以幸免乃累累犯塞
十四年土合吳楠王國聘慮阿其叵測禍及已請以
答干雞買甲多都定崖堡屬蒙詔立宣威營設把總

十

一人而以蒙詔佐之凡答干一十三寨歲輸賦三十
九石中間答干輸十石者爲令阿其獨不伏引者亞
歿苗圖宣威營鼓譟曰阿地誰令而營居中乎蒙詔
嘗使使者阿那老亂徵秋稅阿其度使至先以血塗
門令勿通枯嘗張皺鼓角給龍爲什器遂與雞買甲
多阿貴卅同阿烏斗留戲仰枯高閣亞仔阿場豹火
者負磨箕諸苗擊牛酒爲誓稱兵劫歸化亭長巡徼
至答干問狀阿其出與戰詈罵亭長去官軍莫敢進
獨山土吏蒙天眷請于都御史顧提兵進勦而先使
閑者詳言漢已黜蒙詔令以宣威營地還阿其立阿

其酋長朝聘嘗撤兵去阿其乃親馳衆邪牛塲洞往
來者言言皆符弛備天會乃設伏左右伺其間驟入
斬阿其并阿貢鐵仰枯等一十六級雞賈甲多會歸
降而于是屬衆詣者自答干雞賈甲多外又有增蛙
當井斗拨甲樹與白祿馬崖理等一十七寨
小僑熟苗龍朮恰會賜冠帶視寨事年老請子倖替
僉參議給糗糧與倖勿及恰恰奪之倖怨諸參議下
守備逮恰恰摔其屬龍黨蘇鎮泱使巳而逐之曰走
此是我家事如再來則我當以烏雞諸寨殺汝及𡚁
府參議寨舜輸贖立誠罰其諸即給[illegible]與恰而以討

擒之死獄中亡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焚其
邑居巳圍銃塲帶哨曰漢無故殺苗苗請報之官軍
戰不利既而都司蔡兆吉齎奉旗牌諭令降苟以不
死于是諸苗皆散去倖視事如故
羅金寨生苗吳老夭爲諸苗雄長激浦張把高鑪溪
吳老虎下里楊武楊再興五寨黃牯牛水德苟朝隆
苟朝祖等皆依之時陳策爲將軍嘗捕㧺得苟朝祖
楊再興榜掠放去而阿酉下水有酋長龍老朋索老
夭通錢掩至羅金寨擄張把高妻向氏及楊申兒等
九人去老夭贖之不肯與反辱之他寨老夭與黑潭

寨吳小老夭過索之稍間申兒貲龍老求家發婦而
向氏無有苟朝祖故惡將軍策謂將軍策貪受賂縱
苗匿嫡婦啖把高怨御史所而策疑吳小老夭陰陽
執小老夭同至羅金寨呼老夭質問老夭怒即令吳
老虎陽再興等殺策反都御史舒應龍勳捕之老夭
與黃牯牛苟朝隆走湖廣轉入大山崖匿錦衆山久
之貴州副將陳天祐搜諸山設伏獲老天等梟之劍
仁市
邛水土舍楊光春行邛水長官事而貪頭目彭必信
爲之爪欽民怨甚逃諸衆土巴野六甫鬼計諸苗寨

參議以上皆議請免春改土爲流議未行春與必信
單騎遍馳所部莊寨給言漢兵勳夷民當飲金贖夷
民死凡三十六莊七十二寨合得金五百兩兩人分
其金都御史何起鳴詗知之下都清道逮捕春繫獄
瘐死不及必信于是用漢經歷劉試到邛水署事立
青頭茨死四哨每四戶擇壯兵一人邛水四百戶戶
不下二百人出爲兵凡不爲兵者佐糗糧三斗魚鹽
月人一觔有八兩皆廩食餘稅而簡土吏何文奎等
掌四哨別選精兵五十二人立營居中裨將徐柯巡
徼之未幾必信乃密誘諸苗謂新法不善不利苗請

與十五洞洞長約爲我治裝我當怨之朝以復舊例
洞長雌唯乃議每洞出裝銀三兩合得四十五兩走
長安上書訴巳野衆上六甫鬼計諸寨酋長喬鵝苗
女喬苗柴虎苗高艮等數百人阻山爲亂樹旗幟鼓
角攻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陶啓忠不
之問也反索土吏楊光春錢而殺之改舊例用新法
欲求苗不反難矣嘗上不合然而必信意自得歸謁
知府王一麟陽陽一麟叱縛之送司獄乃檄召諸苗
以爲必信所奏喬鵝事此在萬曆初與今日今日
若等弟不利漢吏耳乃假此爲挾復計有國法在不

便思若等所患苦或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
爲若等寬之故事本司歲給白虫鋪米每洞月八斗
凡一百五十石他于平溪驛剩餘徵二十二兩此皆
可足餉今巳後毋苦諸洞諸洞皆叩頭稱便乃坐信
詠妄而新法竟行

皮林苗吳國佐少入學爲永從縣生員驕黠有大志
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寨相度形勢自謂皮林與九
股接壤山川險與可因之成大事於是帥皮林諸苗
反始播發難時皮林嘗助逆至是播滅乃結聯他寨
講營陣攻破永從縣燬城郭廬舍殺官吏劫獄囚而
去萬曆二十八年沅撫江鐸廉指揮李楷智勇請授
楷勦事會楷征播還自謂當便道掃除不煩尊上其
明年先進他總兵進勦地險不得入且所過溜老諸
酋引衆萬餘盡爲牛首陣當者多傷楷嘗探苗洞得
其根株從叢菁中取道道僅尺餘旁臨淵不測步騎
相持如是者數十里且苗又斷澗塹塹布以竹簽楷
所在塡棧使壯士鄉導逐步按簽而後行乃先擣溜
老寨奪其險隘遂進擊賴洞岑朝二寨斬酋楊滿金
首生擒龍貴才吳寅龍諸渠移師軍門轉攻六背山
斬酋華海艮萬等三十八級於是破洪州破草壇斬

獲首虜及婦女牛羊無算乃進逼將洞將洞者國佐
所據寨也然國佐已竄去楷乃分遣裨將由他洞裨
入而自與遊擊董獻策沈弘猷嘗其險者曰耳坤即
俗名銅關鐵寨破之而入窮追至赤沙惹高茶生獲
國佐及石纂大金董四吳海等斬首五百八十二級
諸洞悉平捷聞上乃賜金幣獎厲自總兵官陳璘以
下

永西安國亨子疆臣曾于萬曆中從討楊應龍有功
及死無子而弟堯臣襲其職尋堯臣又死子位幼妻
奢社輝攝宣慰司事天啓元年永寧宣撫使奢崇明

反者安本世娟而社輝又者氏攻其明年土目安
彥說社輝通兵應崇明社輝然之遂通烏撒土酋安
効良合四十八部頭目安邦彥連安若山陳其愚
陳萬典等殺都司楊明廷于畢節戕知州郭僉爵于
陸凉州境參將尹啓易自烏撒夯回霑益命霑益土
婦設科合安効良拒戰殺守備李加培周鴻肰貴陽
大震先是水西米友烏撒衛指揮管良相說事有變
與巡撫李橒曰洛安久毅酋者反安必繼之烏撒孤
城與水西相錯良相變身無子當以死報國明庭奈
何圖長策保障此一方民乎橒洛璺而泣良相亦泣

至是邦彥破烏撒良相自殺然後遣賊宋萬化截撥
龍里而自提兵圍貴州時城中兵少糧久匱橒與巡
按史永安悉力禦之賊四面攻擊造雲梯滚廂矢以
必拔鎮將張方彥將兵二萬赴援阻龍里不得近既
而廷命新撫王三善進勦三善忠勇止平越平越兵
萬人副將徐時逆將之戰敗城不利參將范仲仁坐
視遂大敗殺前鋒馬一龍等而軍士皆退三善急召
諸將曰事迫矣前則以戰死後則以法死夫死法與
死戰孰優尚何待也乃命諸道何天麟楊世賞各將
兵從他道進而自將二萬當賊鋒一日抵新添又一

日進母猪洞又一日次新安是夜報賊至合營驚擾
議退兵三善手劍疾呼曰退則死此既而偵無賊乃
命劉超爲前部超三善同里人有智略疾行抵龍頭
營三善身尼之相去不二里聞砲聲衆懼不欲前三
善怒之既而劉超提首至初超兵遇賊卻超下馬斬
卻者二人而自揮刀斷賊標時賊首阿成驍甚超與
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披靡會大兵至齊進奪
龍里賊復大集乃大戰卻之遂據龍里城衆議休息
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此可以破竹而顧卻之何
也遂策馬前進衆隨之自平越至此凡六日抵城下

而邦彥已遁遂乘勝窮追至畢節鋪賊步騎如雲皆
自相蹂踐而追騎如墻並進斬獲無算安邦俊戰死
[illegible]重山積時城守十月旦夕陷忽賊兵奔潰如蟻喊
聲甫震俄頃五騎銜鋒至城下曰新撫至矣軍民大
悅屢更生是時三善同將李披甲單騎冒矢不以二
萬人破賊十萬橒等迎入城三善不許曰賊兵不遠
軍心猶未定也我不可即安遂營于南門外坡上大
雪次日移營宅溪賊遁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人諭奢
社輝母子使縛邦彥降不報無何諸路兵至三善既
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因糧于敵又諸軍視賊逃易

前鋒楊明楷出戰失利陷賊中三善收兵入城既而
邦彥復糾宋萬化等來攻三善逆戰于龍里青巖定
番八姑蕩屢捷擒宋萬化諸蠻多降者邦彥復退守
陸廣鴨池諸寨當是時川撫朱燮元破奢崇明兵窮
蹙投水西邦彥復助兵令謀一寇遵議一寇永黔三
善乃統兵擣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逆破
天台水腳婁石牛酸崇諸囤并大壩洪鳥岡賊所借
鳥芸等部苗壑風奔避三善按轡直入大方救出田
景猷楊明楷等奢社輝焚大方老巢擎子位竄火灼
堅邦彥竄織金會川兵入龍場擒奢崇明妻安氏及

十七

其弟奢崇輝等奢社輝懼遣遊把劉光祚赴鎮遠乞
降于總督楊述中而述中主撫與三善議不合遂授
城券狀勒擒獻邦彥崇明自贖時三善駐兵大方邦
彥亦令其黨陳其愚詐降窺三善意三善謂楊督既
立撫局則勢難自異因受降而其愚大猾善伺三善
喜怒三善信之遂被害將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與其
弟民屏同受調從征而民屏亦死既而監軍御史傅
宗龍獲陳其愚誅之于是永西烏撒永寧諸賊皆合
兵向霑益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破走之時水
西苗老虎阿引殺奢崇明子奢寅來降無何安邦彥

復寇貴州焚劫麻姑孫官壑官軍敗績巡撫王瑊遣
按傳宗龍遣都司張雲鵬等先攻河沙劉羅鬼并廣
順定番青巖白納諸蠻以翦其羽翼然後拒邦彥于
遏官堡敗之值朱燮元以艱歸而參將楊明輝諭安
位爲邦彥所殺崇禎元年起燮元五省總督討賊先
是三善由陸廣入大方凡百七十里皆羅鬼巢窟前
衝後截已失地利燮元初議與兵出霑益遏安效良
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何等以絕其走別兵臨畢節
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
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邦彥巢而搗廣鴨池擣其

十八

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率大軍由遵義鼓行
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
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用兵當自永
寧始由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
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于此而漸進漸逼
爲白巖爲層臺爲畢節共二百里至大方然後以頭
兵扼之可一鼓擒也亦不果用至是燮元至乃檄滇
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率大
軍駐陸廣以逼大方時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
大長老其下反賊阿睢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

犯赤水樊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敗引之深入賊已抵永寧分道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樹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邢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崇明邢彥皆被創斬其首以獻樊元騰徼安位許其來歸位懼恐不敢出樊元督諸將屯據要害四面迭攻凡百日得首功萬級生口數萬俘獲鄉導輒殺督眾就食賊饑甚遂降乃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位衛首聰命賊平樊元乃條陳便宜九事大抵謂不設府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且訓農治兵永為扞衛上皆許之越二年安位死無子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樊元上書諫乃止遂傳檄十二分其地以授渠長使力分易制乃復奏曰西南皆蠻服也然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雲南之定番止彈丸小州耳為長官司一十有七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時識者皆誦其言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甡 稿
朱世昌伯原 單之倫天常 校

蠻司合誌 四

四川 一

四川古西南夷國卬漢冉駹卬僰笮都牂柯夜郎諸地故其地外雜氐羌而內盤羅猓屠屯烏合龐有定居在前則小番大番實界松茂皆全川西北屬為邊患而沈黎越嶲建昌諸衛環繞猓獠皆全川西南其中烏蠻閟吽交牙互嚙寂易移數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楊鏗來朝始置宣慰司令仍舊職而其既龍州土官薛文勝天全六番土官高英以次歸順仍使文勝為龍州知州高英為天全六番招討司正招討是時邛州六番招討使芍德本元世官明玉珍據川德從明氏至是亦來朝貢馬乃稱降其職為黎州長官曲靖宣慰使祿哲亦元世官至是要貢卜與弟阿哥亦來貢授卜烏撒女知府哥齊益知州其餘作降作叛茂州土官楊者七已授知州而以叛伏法于是稍稍經理定播州宣慰司賦稅改永寧長官酉陽宣慰為宣撫司置平茶邑梅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而以

土酋爲長官置威州千戶所松潘等處安撫以龍州知州薛文勝爲安撫使又置阿昔洞等十三族長官及副長官會錦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命將袁洪討平之而巴縣蠻王立保仆稱應天大將軍號僣飼關犯通遠南絕二門播州江慶蠻王安茂州土酋黃貼巢龍州土官趙宗壽先後爲亂皆移兵勦除之而立重慶衛并復威州千戶所及茂州衛指揮使司互相鎮守時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天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疑爲襲已集部落阻陶關道皆擊勦無遺其他茶蠻洞獠眉縣賊彭普貴宋僕茶洞賊

田大蟲皆隨叛隨滅惟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并柏興州賈哈喇摩沙等相繼稱亂已遣藍玉爲總兵擒月魯帖木兒父子獻俘而哈喇來伏會瀘縣吏高福興土民田九成僧李普治謀叛有何如順者號天王大敗官軍焚略陽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銑去復焚徽州治殺學正顏叔彬諭遣都督徐凱指揮黃中討哈喇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九成等皆以次勦平無遺孚于是改播州安撫司爲播州宣慰使領安撫司二曰黃平曰草塘領長官司六曰播州曰餘慶曰白泥曰容山曰眞州改設東川烏撒

烏蒙芒部四軍民府而以黎州長官司爲安撫司永寧長官司爲宣撫司領長官司一曰九姓與平茶洞直隸長官司同隸布政使司而別以酉陽石砫二宣撫司并邑梅洞長官司隸之重慶衛泥溪平夷蠻夷沐川四長官司隸馬湖府其都司領者則軍民千戶所一曰龍州招討使一曰天全六番軍民指揮使司一曰松潘等處領長官司十八曰隴木頭曰靖州曰岳希蓬曰占藏先結簇曰蠟匝簇曰白馬路簇曰山洞簇曰阿昔洞簇曰北定簇曰麥匝簇曰者多簇曰牟力結簇曰班班簇曰祈命簇曰勒都簇曰包藏簇

曰阿昔簇曰思曩兒簇守禦千戶所一曰疊溪此皆隸兵部武選司者土官則知府四人曰烏撒曰烏蒙曰芒部曰東川同知一人曰烏撒判官一人知事一人曰龍州把事一人曰馬湖巡檢八人曰信寧曰傍伲溪曰贏刺村曰貽平堡曰寒冰曰寧戎曰明月曰三渡驛丞七人曰溪龍曰阿用曰祿馬曰發夷曰白水曰太平曰瀘沽改流知府一人曰馬湖此皆隸吏部驗封司者乃設四川行都司領建昌等六衛而爲以昌州威龍普濟三長官司永樂初指揮丁能杜福撫諭亞堅等十一寨生苗三十六戶已認輸照納賦

布上以苗人叛服不常命悉隸酉陽宣撫管轄而兌其賦役四年管鎮溪鬱郎二長官司令屬之筸溪守禦千戶所設吏目一人是時諸土官皆遣貢獨末宗宣撫使阿誰妻谷鮮親入貢乃增設赤水宣撫司隸永寧衛又設垂安長官司令屬之播州宣慰而以張佛保為長官又設馬剌卭部二長官司隸行都司設八郎安撫司隸松潘衛又改酉陽宣撫司之邑梅洞長官司隸重慶府大壩烏蒙烏撒東川芒部以東皆烏蠻雜蠻上徭諸種其君多板屋椎髻披氈出入佩刀劍相見以去州為雄男長將娶擊去左右齒以子

用貿易名所集地為鼠街其在播黎諸地稱縣卒風婚姻以銅器鎧刀弩矢繫牘聚則擊銅鑼鼓板笛歌舞每博易不用錢以綢緞茶布等以紅椒鹽馬宣德初麻兒匝族去松潘七百里有剌麻者八讓卜聚眾侵掠遮邀八郎安撫剌貢松潘衛指揮吳瑋招之讓卜向化使其兒子完卜入貢且言其地廣過于八郎請置宣撫以轄之上乃置麻兒匝安撫司以者八讓卜為安撫使既而龍州土官薛忠義請陞龍州為宣慰以鎮番戎不許時播州草塘安撫所屬穀撒等四十一寨蠻長作亂攻小竭乾溪等堡被撫之不

從遂勦平之因改龍州宣撫司隸布政司會烏蒙烏撒二土知府祿昵（一作尼）尼祿等爭地雜殺道行人章聰侯璡齎敕往諭而烏蒙讓地上甚獎賚無何茂州岳希蓬長官司長官血只同與靖州隴木頭長官弁各寨羌民一百七十餘人來言茂州僻處邊陲與松潘蠻溪生番接界累歲被害有知州陳敏在官能撫輯人民制馭生番今敏以親喪去民失所請本官起復以安邊境敕令復任乃增設阿用族長官司隸松潘衛

先是威茂二州南路生番多夾居十五關堡臨河阻山蟠踞為患國初丁玉討定立衛祇就中通路一綫為中國所有其他如鐵鎖溝走石坡鸞鷥橋石花樁奇子灣木驢溝樁冰巖三哨嘴楊廣墩砲腑溝老虎石竈黃哨石筍墩關門石陡溝子大小橫梁溝沙灣龍溝泰王箭鐮刀灣擂水巖京水井黃沙斷索橋頭五哨溝乾溝黃土坎野猫坳石門坎亂石窖石蛇兒獅子嘴龍打溝洞子溝沙灣麻答嘴諸處東路如天花石三岔溝乾溝子琵琶頂谷騾兒溝高哨子旋風巖險頭哨高子哨出龍洞母豬洞落魂橋月兒巖山葱溝高哨子大灣松杯子撈耳巖踹老巖丹巖子龍

黎兒溝高橋雞公嶺大沙灣鵬茱坪諸處北路如寮
石巖虹橋關絕塞墩鐵門墩銅柱墩八吅口林燦口
恰作口惡拓口婁府口了務口麻府口唐弄敵貢墻
栢木橋東勝墩諸處俱番姓出入路也來則遮官道
行劫去則匪河而居諸衛餽餉多被剽截雖歲增防
兵不能捕宣德初大征安南管調松潘軍而衆皆憚
行千戶錢宏奸黠計惟蠻亂可免調乃與其黨尚清
入番寨捕番番大恚番長阿用等號衆出掠殺指揮
陳傑上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宏命都指揮僉事
韓整以三千人馳捕而蠻五萬人圍松潘城焚上下

四關、威茂諸衛皆被圍、都指揮僉事蔣貴同松潘指
揮吳璋急拊之皆不從乃勅都督同知陳懷等會兵
四萬人自洮河取路進而蠻方攻圍疊溪指揮吳玉
等遇之失利韓整兵亦敗內臣令番僧失剌藏卜等
至諸族寨慰諭番馬布帶番長結弟言我向化四十
餘年未嘗敢亂而錢宏陳傑無故統官軍恫喝索生
口捕男女大小而取吾磵錢是豈吾歸懷意哉今朝
廷宥我罪我我敢不惟命遂令結弟遍諭生熟番十
一族古藏卜九族黑水生番二族皆納款去蔣貴遂
止陝西官軍令勿進時尚書蹇義以龍州勢極請陞

龍州軍民所爲宣慰不許乃改龍州爲宣撫隸布政
司已而諸蠻復出掠破綿竹縣仍劫威茂二州官軍
戰不利鎮撫侯璉等死之遂勅都督陳懷及方政蔣
貴進兵乃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揮何敏
等四人督戰蠻方攻衛迪巡檢吳璘出家財募兵守
城大兵至合擊破走之乃摘官軍及土兵分道進政
以精銳五千人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督兵七千破
任昌大寨而都督指揮趙鬱分道各進兵以次討平
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
死者無算餘悉撫定因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

前後二千戶所且增置潘幹寨阿角寨芒兒者三長
官司隸松潘衛諸蠻懾息不敢出巡按御史王翺上
便宜五事其一謂松潘近邊去省城八百餘里番寇
爲害都督陳懷居省城緩急未便雖委官領軍難盡
約束宜令懷往彼鎮守以壓邊境其二謂松潘威茂
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所運多被劫掠
若令暫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
集諸有糧者人齊力起運而都司撥軍護之且令布
政司委官交量則道路無虞而收受亦無弊上曰善
遂敕陳懷往鎮松潘正統四年以王翺代懷著威惠

番酋商巴等感悅羞率諸部受約束入貢者接踵其寨初諸蠻並起撫臣羅綺檄擒罪不聽乃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統精銳乘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介冑隨之破撲爬諸寨擒劇賊阜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既定治以簡易蝦卽與番人接杯酒歡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成化中諸蠻大劫掠參將請增兵巡撫夏塤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時䝨虎寨寇強相傳有神術先知官兵未至卽遁去或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衆按察使吳鑑獨曰我自來密耳彼何能知夜半密勒諸將統兵進凡三十里平明搗其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餘潰死無算既而大征破寨二十餘斬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輸糧副使東思忠于大石佛剏鑿山開路人皆便之乃復遍勦惡匝平山諸寨斬首兩餘級萬曆中復大征人荒沒丁丟骨三寨南路盡平時自威茂達松潘從小阿三合漳臘官道兩傍修築邊牆傍護諸往來堵禦竊發一時稱便其後牆稍圮隨時補甃議者謂南路後山自雄溪西寧以達浙江北定抵鎮平界俯山爲償築城設敵樓而鎭兩頭以重關且復增脩墩聯絡相接以防番寇則輸班戍軍可以裁革歲省軍餉可數千萬其周遭屯種歲之所入亦不下數百萬而其說不用

山都掌蠻在敘州西偏介川貴間與永寧芒部烏撒相接諸峰盤互大壩爲門戶其東則進爲凌霄又進爲九絲旁峙都都寨鬱稱九姓後以蠻族禁雜改九絲所在結寨無慮千百族衆煽寧間蠻叛用白芳子兵破之因作誓蠻文稱民壯爲白芳子國初諸蠻皆出降入稽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之戎縣而水都平衍遁逃無所匿獨山都寡奧不可窮詰故但稱山都掌蠻宣德初蠻叛官軍討平之正統中復叛時西北用兵不暇及至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史劉斡始議討以疫作不前天順中都督許貴再討不能勝撫論而返至成化改元猾甚川貴撫臣各奏蠻分劫州縣遂命川撫江浩貴撫李浩總兵官芮成副李安徵原調官軍刻期合勦時翰林侍讀周洪謨謂蠻各有主請擇蠻人有望者立爲長官司隸之本府統各寨夷民而漢民則統之戎縣流官使各有分屬則夷情自定而副總兵李安復請委永寧宣慰奢貴赴大壩令諸夷說宣慰招撫議莫能決國子學錄

黄明善獨昌言曰夷漢分隔不無近迎倘如安焉則者黄平日所轄土係羿獠尚不能鈐束以致攻燒屯壁殺掠軍士其能撫都掌之衆哉命下總兵官審處而黄成等已先進兵剋西華等郷分道擊殺遂破賊寨斬六百餘級合貴州兵至並集金鵝池合攻大壩并遣指揮孫忠督苗部土兵截賊後路永寧土兵守落放山口賊不能支乃遣阿圭等三十七人詐降軍門思倉卒生變以圖内應成驟擒之阿圭袖小刀左右挈刺無所用乃燒賊三十七寨斬賊首五百八十七級報捷前還師賊復出掠值給事中秦崇御史吳

遍勘軍政卸遣崇等合川貴兵敗賊小峰埡青岡坎諸處斬賊首四百七十餘級復遣師敘功諸賊滋猖秦崇等皆次第陞賞而賊以次年召諸蠻阻山大寇乃決計大征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程信爲兵部尚書督軍往討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水腦並入期共合大壩而自督兵入金鵝池時南寧伯毛勝亦至爲左哨敗賊李子關伐木開道官軍發神鎗勁弩乘風縱火焚龍背豹尾七百五十一寨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二所斬首一千六百餘級生擒三百四十人進至大壩

攻山都六鄉焚一千四百五十七寨米倉九百八十一所斬首三千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獲銅鼓六十三面牛馬豬羊盔甲鏢弩牌刀旗幟弓箭無算餘賊遁山箐者皆披剃無賴願降者聽有匿天非水磨諸洞者下令遍衆諸洞門而環以兵月餘死洞中臭達十餘里官軍爲謠曰洞易開有臭發乃拜平九姓土係之附賊者遷瀘州衛於渡船鋪增置江門水流崖洞播處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州設長官司分故都掌地隸永寧芒部加信兼大理卿進瑾爵爲侯餘各頒賞有差

播州漢牂柯郡也唐改郎州既又改播州楊氏世有其地元世祖授楊邦憲爲宣慰使賜其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内附使仍爲宣慰改隷四川領黄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爲田張袁盧譚羅吳而田張宋大世爲目把永樂初楊昇奏所轄當科葛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上命昇討之宣德中楊欽正統中楊炯楊綱皆世修職事獨綱子輝傑黠多豪舉天順初私閹土民黄保等爲火者嘗嬖妾田氏以其所生子美居長愛欲奪嫡安撫宋韜長官毛釗執不可曰湯

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獨奈何素之輝不得已收立嫡因名庶曰友名嫡曰愛言相友愛也然而變庶之心終不忘俾客張淵說輝曰主官欲貴孟主而卿卿與仲主爲讎毋論勢有所未便卽使奪仲以與孟不過剝吾左以益吾右耳且重貽口實以滋後讒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則立是使孟創業而仲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宮部境也山箐險遠恣而易虐誣之曰賊因請兵討之然後歸功孟主而請立安撫以治其地誰曰不然輝大喜乃立召容山長官韓瑄重安長官張通告以生苗反狀使止

發瑄爭之謂苗實不反輝怒杖瑄通懼恐叩頭曰反反請從輝著名上變上命都御史張瓚同輝進勦殺諸苗千人輝乃賂瓚疏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時友甫十三歲乃請設安撫于安寧授友安撫使而以張淵爲長官然友實未嘗之官也安撫集作宣撫旣而爛土諸苗貴杲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于凱里築城衛之費粮數十萬成化十九年輝死愛修怨于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二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參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

翼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士元等坐學宮臨觀愛復置酒至訓導楊禮艴然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咯等威而欵下屬竊爲明公恥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時淵伺愛隙謂愛實通苗越境爲亂故欵官軍迎道修私怨爲文報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使之通路偷安撫宋韶獲其書以示愛愛乃易其書遣使投義義信之遂詣貴撫陳楊愛反狀貴撫不聽且曰播非我轄也義爲書復友而愛執之愛遂據義書報川撫將發兵發難友大懼淵唆友上變言愛結苗夾反叛造火器旗纛金瓜鉞斧調總旗等號親軍閹割士民

立金龍門于宅前而開尚甕等鐵冶令僞閹官煉熟鐵爲軍刀置織造院收民人趙其一百餘戶充織匠造龍鳳蟒袍立兩袍局于白田壩起調軍兵三千餘衆假水西送喪演習武藝設教坊司以僞閹官掌其事鹵民家麗兆期女勝真福真等一百餘名充女樂教習裸劇每遇節旦愛衣龍衣自稱國主天王而稱其妻地王且置後宮奪趙高儈幼女王鎮爲宮妃用巫師魘魅庶母貴氏禁父妾馬真蔣真等宮中姦使有身者避淫宮婢宋眞不從裸之縛于杌亦嗾狗導之淫褻辱狼藉而後殺之科派各里人民分上中下

三戶得金銀若干萬兩養老莊田子粒若干萬石珊
瑚樹若干株珍珠簾若干維玉圭若干匹馬若干匹
牛若干頭嘗夢騎龍登天門上帝謂之曰此南方帝
子也既醒龍成五色因作詩有霹靂一聲震天下南
方須起赤鱗龍之句廷議大駭立命刑部侍郎何喬
新錦衣衛指揮劉綱會川撫及巡按鞫之俱不實迴
坐妖言律路義例籍友論死賊兇發保寧城中羈管
未幾友黨蔡友歸與愛讎殺不已且糾衆攻播州焚
愛府第及公私廨宇略盡廷臣方請討會大征鄧藍
兵不暇及未幾友卒廷議謂道友雖死子弘尚存當

仍調兵食以彰國法而川撫勘奏謂弘父友搆亂法
固難宥但友搆亂時弘尚幼穉似當開自新之路與
以更始況友所焚殺已經始土例折償及還所侵奪
千官宜授弘冠帶土舍而其既愛死子斌家甚舊制
土官有功祇賜予衣帶及旗賞部下人員無陞職加
銜者斌以平普安叛功于正德初加四川按察使銜
賜蟒衣玉帶弘忌之仍起讎殺及弘卒重安土舍馮
綸等又以怨弘誘諸苗攻安寧貴撫鄒文盛反命斌
討平之而請復安寧安撫令弘子弟得襲舊職廷議
不許嘉靖六年弘弟張復以爲請時張盜邊劫得自

泥司印信復與斌子相重相讎殺數前更烈守臣乞
改凱里爲貴州以張爲土知州以解釋之事久不决
初廷議謂楊張皆父兄之惡幸免于辜職故隸然執
印以要君且其所爭田莊及椎埋殺人等罪尚未得
决正宜收置于理令其悔過還印償所奪察苗諸地
而衆議復職未便其後用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
罪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旐禍無已乃復張凱里安
撫爲治貴州而相則襲播宣慰如故然其讎殺仍自
若也諺云骨肉讎臨參商播凱

蠻司合誌五

四川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又名甡 稿
門人仲卫 蔡文子閱 校

正德二年鎮監羅籥奏威茂所轄上南村曲山等寨自弘治四年叛後不服征徭者十七年矣至是來歸乞為白人請衣巾願納糧差白人者其俗以白為善以黑為惡也

嘉靖二年馬湖土巡檢安宇自言從征年久累獲首功奏乞改註職官兵部覆宇本土知府安鰲之子法當安置廣西因四川用兵暫留行間雖有功例應給賞而宇故辭之陰為開復土官之地則先朝岑猛卷案事可取鑒也上然言遂不許

先是楊斌子相襲播宣慰職以祖父嫡庶讎殺訟稱數世至今不已相不之器仍寵庶子烱欲奪嫡烈而其妻張氏甚悍與子烈盜兵逐相相走水西死烈乃乞水西還父屍播故有水烟天旺地與水西近水西宣慰安萬銓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歸地而後予屍烈賜許之及得屍悔約讎殺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岳乃奏三省接壤民苗之衝若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度關貴州石阡之龍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人督兵防守仍移銅仁參將于石阡移思石守備于龍泉鎮撫播州令犬牙相制而後設重慶府通判一人使之駐龍泉以收糧稅則控馭較便也上然其言

靜州長官司土舍節貴以叛見誅弟亡失印信其弟東勻請襲職部議謂叛人子孫法當廢革但東勻頗著忠勤宜特與承襲貌猺苗仍照例納穀五千石免其赴京報可

天旺落六寨土女酥郎絲廝化北而歐尾泉以為女與商交故有此三慶關守者白之總督馮岳將訊之岳曰蠻族本穴居巢臥人獸相襍此即梁狐馬人之故習也何怪焉遂毀壞所產而逐女不問

芒部土官隴慰死其子隴壽與隴政支祿爭立朝命以嫡故立壽而隴政支祿倚烏撒土舍安寧等數為亂且稱兵向壽壽亦借水西兵相抵衙而政竟殺壽收壽印川撫王軏與御史劉徽上其事徽言宜順從夷情以立支祿而軏言隴政支祿同以犯公殺朝廷命吏罪不赦詔遣參將何卿督勦之斬支祿并賊黨

二百餘級俘二十餘人降者數百而政奔烏撒卿合
土舍安寧及土婦者勿擒政以獻安寧初許諾既而
出獻阿核阿迭屍云政無有久之傳政死兵部議奏
芒部隴氏釁起蕭墻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
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芒部軍民府爲
鎭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爲夷良母響落角利之
地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
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統之其朝貢馬匹如程番府
例以重慶通判程洸陞試知府松潘參將何卿兼提
督守其地許之既而夷目沙保謀復立土官隴氏遂
挾衆叛攻鎭雄府城將之執試知府程洸而奪其新
印殺數十百人洸奔畢節川貴守臣急遣使招撫沙
保已送出鎭雄府印乞降然尚持兩端欲復立土官
如故上遣川撫王廷相同何卿提兵進勦土官阿濟
稱沙保已殺死廷相據聞而芒部諸夷復挾沙保子
普奴爲亂萃言詐有子隴勝在河濟處隴氏實未絶
請復土官而使隴勝襲其職官軍與戰于畢節不利
既而御史施山總兵牛桓且稱沙保亦不死阿濟言
不實敕行提督尚書伍文定同鎭巡官搜捕沙保等
擒獻普奴而兵部尚書李承勛復以文定專主用兵

爲非計詔文定回京于是或勦或撫相持不決者數
年川撫唐鳳儀新任仍致勦捕且奏責阿濟使之擒
沙保斬于軍門乃奏言烏蒙烏撒東川三土官故與
芒部爲昏尚自芒部改流官諸夷懷不平反者數起
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擒賊而其復土官而存
隴氏之心實未嘗忘也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
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禍源永塞時川按戴金貴按
陳講奏與同而兵部尚書胡世寧亦言芒流官而復
隴氏未便夫芒部自成弘以來數自讎殺斯時未設
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誅死隴壽又死而隴勝方幼
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軏不得已奏設
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制非不善徒以軏
等遷去知府程洸任情不能拊循故芒部復亂今諸
夷輒易其制云願復隴氏夫壽政皆隴慰親子猶相
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也一旦得立使阿濟
得并諸股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衆爲一不平而
各尊一隴姓者求立守臣能爭之乎若謂烏蒙諸土
官咸懷不平而芒部土人終願流官約束則請諭與
巡以仍設土官之意然後收芒部舊印與鎭雄新印
敕四長官司及各衆頭目能守法奉職三歲不爲害

者聽巡撫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立土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皆隨所願其隨勝令布政司稱留教育俟別處改用無何戴金奏苗部夷穴不可守宜俯順夷情以立土官而府屬儀等奏勝實隴將真爭益熱通長官阿濟妥奢即所生者夷僚亟骨脒衆所傾服宜量授府佐令統束四長官司仍選流官經歷如舊三年之後果能率職奉貢始准復衔街其鎮雄之名不必更改四長官司亦照新設諸從其言後復叛亂消兵備仍還安非添設兵備一員于貴州住劄畢節專制畢節赤水永寧烏撒諸處而增防守官軍凡百

名于各站所率平與其戍畢節者則量從貴州撥入統之兵備作防禦焉

嘉靖二十五年白草番爲亂陷平番堡及奥酒關與指揮使丘仁殺百戶狄爵等朝議龍川撫王大用副將高岡鳳而以都御史張時徹都督何卿代之時徹乃議分石泉壩底龍州兵爲三哨復調天全招討使高繼光馬湖長官王祥續等率土兵禦剛及麓昌諸衛兵助之生擒首惡黑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刺等斬首七百級俘男女二百七十七人燬碉房四千八百七十餘牛馬器械儲積以萬計

山都掌蠻有凌霄九絲都都諸寨凌霄者阿苟之所據也苟之先在天順成化間謀不軌兵部尚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平之其後有阿共者爲盜未敗嘉靖間以從征賜冠帶即苟父也苟有壻阿辱（作大阿事說）與其黨阿盃幺兒阿繆皆桀驁多膂力至是重以爲可恃遂衣紫衣張蓋策駟馬所至用鼓吹響呼火道而馳萬曆二年都御史曾省吾御史孫代鬧于朝下兵部議先是兵部尚書譚綸曾撫川奏都蠻爲患其來已久今遺孽復熾當先練關隘游兵以備不測乃募浙人製鳥銃者銃發口啞而死者數人蠻甚憚之至

是綸請征敕省吾及總兵劉顯進勦至大壩僅獲其酋長阿果梟斬之然苟益不平乃流殺長寧諸處椎埋坑儒生剗剔孕婦其時有羅氏女冬兒被執不可辱則支解而挂之樹間都御史貴劉顯觀望且慮諸蠻多效尤相繼起乃調永寧宣撫奢效忠與永西土舍安國亨各以萬人至同指揮守備據險從三路入而副使李江參議沈伯龍轉漕軍中會武衆人李忠實與阿苟善同知洪一貫使爲間誘執之乃乘勢與戰連獲阿辱阿盃等斬首二百級檻阿苟獻軍前苟仰首笑曰幺兒在雖執我何益哉幺兒苟義兒多力

者也顒乃設伏馬卉坡褁落刃惡淚炊寨然後向凌霄攀藤援木而上都蠻皆走獨么兒以滾木壘石當我軍我軍稍却步兵鄭龍奮而前曰諸軍弟望我火箭火箭衆則濟發而入于是各貫弓挾矢目逆能龍忽燃火箭直衝蠻鋒諸軍爲鶩進蠻盡墮既前執么兒所劫大波等九十五人斬二百餘級焚死無算阿苟問么兒破橋哭曰九絲不復守矣其後餘黨據他寨者盡爲劉顒等所滅于是有都都寨九絲之戰

都都寨寨王名阿墨與九絲蠻同據險稱亂乃諸軍擊凌霄時即欲剿九絲而都御史獨決策謂先攻都都可斷九絲右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淸親帥三千軍軍藍澱坡用火攻都都而總兵郭成吳鯨等亦擧火燒蕭府塲及紅崖過寨寨中鼓譟出四走會雷雨火熄蠻復聚大兵乃迎諸蠻戰諸蠻皆殊死不可敗賀日顒與成各分兵二路攀崖仰攻而印塲諸苗千餘來援顒回擊却之乃督鎮雄酉陽諸土兵更番入斬蠻王四首則阿墨在焉乃大搜諸寨生獲阿歐阿當阿死阿掛等蕩茶穀金鼓梭槍無算而九絲乃大恐

九絲之蠻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其著者也當是時阿大阻雞冠嶺而阿二方三娶九絲城壁壘相望乃以凌霄都都相繼滅覺惕思詐降以覘虛實會長寧諸生王希忠與縣監生何鉦有機智請入賊用間乃令二人持銀牌綺幣往撫而阿大大喜遣隨二人出徙跣叩軍門請得備編戶不敢反都御史初疑之必得阿二方三來始受降既而予冠帶遣受約束使捕阿二等自贖阿大乃遁去顧其勢與九絲脅險爲聲援將何我師走陝中則翼而覆之諸將詗寶戒勿進然同時諸蠻若雞冠黃土內官母豬弔猴崖得君印靶諸寨則實以阿大降故皆先後歸順九絲由此勢太孤先是副使李江司轉餉遂從萬山中逆舟而上中有趙本二灘亂石縱橫水勢直下若建瓴長年篙高崖牽引多死至派僧夫數千人猶不足管山苦神二主簿相繼道斃成都知府陳大壯嶋工鑿二灘値梅雨暴漲督工巡檢曾本死於水相頭嘆嗐至是諸蠻降諸軍多因徼于賊省轉餉乃遣劉顯爲大將佐以郭成劉綎冉維屏秦效忠等將入都都寨而先從深溝楊柳坡印靶它口穀爆以扼其險期日請決戰不勝乃簿責效忠隴淸等謂前以一萬騎三日破凌霄五日破都都寨今合兵五萬騎而逾月不克一九

絲何哉效忠發憤提弊兵夜半陰襲臨詰旦爲重陽
門我師方就發飽食將發藉藉而變作以是日賽神
天大霧晝晦度我師不能至皆踉蹌躡跡謀者得其
狀令發兩夜半傳發胥兩入營經而上未明斬守關
者變大驚自變殺躡將我師銜銜擊之遂大潰追獲
阿大于雞冠寨斬阿二方三于夜郎大盤之間先後
下寨柵六十有奇斬首捕鹵得四千六百餘人酋長
十人獲銅鼓爲諸葛鼓九十三面他若牛羊諸物不
可勝計時阿大見銅鼓耗而泣爲大將軍言曰是鼓
有神凡鼓價劍蝕而聲宏宏者上鼓也可易牛千頭

能響而聲淸淸者次鼓也亦易八百頭蓄人得上鼓
二三面可以王矣嘗語與帥聯鼓高山諸蠻聞山
頭鼓聲鼕鼕來椎牛而饗之而後出行劫劫勝則後
椎牛祭鼓以爲神今可得乎初戎縣以都發得名狙
是更名曰興文縣名曰都掌名曰恒裕并易九
絲曰恒積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都曰都定印把曰文印鈞
猴口降發雞冠曰金雞且又通內官衆道置總兵食
事以鎭臨之隷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山
傀厦爲卭部羌衆有下命趙永成者與土人獎哨啷
五十呷聚衆將爲亂令竹麻寨撥七洗鎭西軍陝黑

子者而漲質其婦黑子欲嫁之七不從羌裕賀易必
還居貨至鎭西號爲趕集黑子嫂是時七必贏錢至
至則執七素還婦乃約崇人陳禮保捕七七覺跳身
走追至羊圈河禮保發弓射諸羌中羌人能扒死七
引諸羌寨黑子無故殺龍扒當抵擁至傀厦寨偵羨
呷呷方聚兵至是號衆曰漢兵將滅我果至矣鳴鼓
發城門從鎭西站縱火燒官廨百戶魏繼武持印走
殺而奪之時王廷瓚爲巡撫聞于朝且議守備丘紹
先令戴罪勦捕而五十呷賈千叭冠鼈經關道路不
通于是副使景永芳統指揮王還及丘紹先軍竹獅

有神將李獻忠者發兵鎭別于鬼皮果寨諸之非鶴
部別即亡命趙永成所時自鶩于五十呷者也五十
呷與永成如火首目而諸軍破鼈經關捺宰探轉戰
二日諸羌助之張高嶺上大小冲二尖三棱各以兵
至官軍用鳥銃連擊連勝于是諸羌皆乘船浮江官
軍追北至江上矢發如雨淮其船羌兵溺水死水爲
不流且日乘勝復擊之諸羌大敗先是卭部長官嶺
相死有姿沙氏與嶺應昇爭掌印衆火延燒利濟站
而官不之問以故李操鐵洗始都遂焚入里鎭蠻不
然一無所忌今哨呷等殺官解殺百戶并兵與官軍

轉戒而懲其逋逃渠魁未殄何以服衆兵部督勦捕甚急王還丘紹先皆拨部不動未幾禆將劉綎忽奏記都御史曰傀麼卒猓洗馬竹麻諸寨已捕剿殄咱呷那一加廓那加買別冬谷兒短褚張田保鎖那加等若十人且獻褚那呷執散喇呷傀鮓枯撒廓廓乞等首級詣軍門叩頭請貰死於是都御史以聞斬咱呷等鎮西市而諸羌讋服

南路四十八寨惟玉骨人荒沒舌寂大兵備一作千戸王詔巡邏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道崖下乃並伏伺詔邏擊詔墜馬死副使林應節乘傳道沒舌沒舌人掠

應節貲裝臨行褫其衣萬曆元年冠安化關明年冠歸化關又明年擊斷我糧道遮奪松潘諸轉運軍食故事歲正朔撫賞諸夷遣判官賫銀幣堂堂道三寨至是劫賞殺官吏黃甲等四人于是御史撫前事奏遣指揮曹希彬徐承業禆將易鶴陽勦之殊死戰斬酋長白臉兒而三寨俱起希彬承業乃統諸軍軍楊廣墩木瓜坪羅鍋頂諸處十道並發先破人荒寨盡焚其窯房碉房兩寨見火舉鼓譟自相騰踐然後官軍故乘之賊大潰死者甚衆其明年正月復賞羌會他寨媧媧兒子川將匝三寨導甲仲牛兒等陰入城

以爲耳目賞羌者覺其姦乃搜得四人殺之當是時西有呷竹諸羌東有林洞諸羌爲四十八寨其外喇麻番衆耳阿舍思熱浪牢熱等皆同將請降三寨蠢平惟黑溪諸羌爲梗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興深逃黃頭山後拒絕羌衆不與通石泉令張勉往論其酋納麻舌皆降且嚴除三寨需索陋例曰新班錢熱衣錢架梁錢踏草錢放狗錢掛綵錢斷酒錢而其後白草復叛

白草風村野豬窩諸寨在武宗朝嘗率白若羅打鼓寇劒底指揮使何卿討平之其後嘉靖中胭平蕃是

時卿已爲都督都御史張時徹奏請仍拜卿爲大將軍捕斬黑殺白石嗷喇等于是風村一十七寨並傳箭介肉掛兒寨餓枯詣軍門請降願獻馬羊及腦包吟喇弓矢番刀等物都御史王廷瞻許之方刻木盟去丁何他寨若番腳大力係子皆請歸降獨風村故事日循道大印龍州期日詣軍門兵備使使石泉令李茂元受之羌俗囚首無冠茂元具羨冠易其名姓書冠間相日敬軍門鐃吹數部撾樹鼓大鉦令諸羌魚鱗入諸羌間鼓鉦發見羨冠及朱杆彩旗乃大喜舉足盤跳舞謔呼震天乃山羨冠冠諸羌諸羌嘵

起各左視其首跪躍東西走既而又跪捧其首以謝乃言願歲輸黃蠟一觔元日長至赴縣庭朝賀參謁一白幟側木視皇帝萬歲編戶得二千四百四十尨子四千二百五十六女四千一百三十八事聞加賚賚其後楊柳羌冠普安傍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之間頗間白草導穀粟寨反有據都御史徐元太遣請兵擊之白草絕穀粟往來自訴歲寨貢黃蠟一觔賦穀粃二斗如故今請益穀一斗示不反是時周嘉謨爲安綿兵備道龍安知府按驗降冊實得蠲底堡白草河西風村顛轉架孫兒甘馬鹿坪桃桃紅椒窩子龍藏野豬窩鵝燕溪啞浪蠲瀨隊太白白羊嶺落落坡等二十八寨作新降獨坪大卦名對通寧日四寨編戶如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行十九 稿
吳尚高定 項登文蔚 校

蠻司合誌六

四川三

茂州羅打鼓宣德中嘗盜邊上遣大將軍陳懷蔣貴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擾淡境是時房駿爲將軍請國門外建東勝萊園諸墩以備之萬曆初再入茂州茂州城晝閉驛路不通既而麥𥟖九絲軍大捷斬首虜千級將刀農雞公攻強乃畏威率頭目列余之等來降于是羅打鼓谷國日列寨獨密寨並叩塞願附如刀農雞公兵備使王維賢下其事指揮田賦問狀皆猶豫未決茂州知州張安美直前請曰此古冉駹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氐地也幸而歸化使我不受之以示德意甚失諸羌心且使諸羌雖當誅以將軍威重不假斧鉞于境外而款塞踵至將軍其歸御史御史大夫于以彰國威而風邊境不亦可乎會虞懷忠爲御史王廷瞻爲都御史皆謂茂州議是遂受之是歲也生羌血熱血書伯什及黃草坪水磨溝墟立寨吉革寨亦皆願降如羅打鼓延瞻乃名諸

羌潑暖之其在黃草坪寨有紅門說太兒等水磨搭
立寨有白說等吉兆有西日巴等
楊柳者疊溪羌也番牌財主兒子淫太平鋪鼓刀
居者擊牛番牌見之垂口涎必強山牛酒強中與之
飲番牌死楊柳疑強山鴆番牌乃于河東邀東路寨
溝大小寨殺丢骨人羌沒舌諸羌于河西邀思答危
地王各非燕耳別乾溝牛尾諸羌直犯金絣堡大索
賞賜贖番牌死不與遂大鬨指揮豐承業張應時擊
破之復合麻答蛛蜱寨再寇金絣殺百戶陳克勤去
時黃焯為兵備請都御史徐元太追勦且按諸指揮

卷六 司 俗 誌 一

先軍狀先是指揮田賦曾稱貸于楊柳葉兒追得五
百金久不還兒追每至輒但飲酒去兒追怒與諸羌
同入寇至是並逮訊田賦而別遣偏將擊樹底雙樹
西坡牛尾諸寨俱勝之乃調天全大渡諸土兵發樓
船人至搭魚背窺楊柳楊柳方與牛尾麥兒數百人
張弓弩在河涘見樓船人至弓弩齊發我師踰河救
殺傷相當副使劉禹謨復與偏將劉用光遴之垣議
議先攻麥兒以分其勢然後徐圖泉水崖則楊柳可
禽也命兵備黃焯重帥田賦豐承業張應時等使戴
罪殺賊遂佯攻麥兒且日引兵至泉水崖其酋長財

主兒子出硐房所貯青稞麥菽及蜂桶牛羊諸畜以
誘我軍我軍不一顧遽舉燎燒土圍硐房而稞用烏
將百子火礮噴筒諸藥器並擊楊柳楊柳出不意返
走自蹂踐乘勝追北至後溝雪山會日暮慶楊柳必
且走麥兒麻答預令土官舍坤安溫中引步兵渡河
伏道左楊柳果以詰旦至伏起大敗之諸羌降既而
喇麻機復起犯漩江關將軍曹銓箭引兵堵禦會蛛
蜱剽略還自黃沙壩遂逐蛛蜱擣其巢裨將遴之垣
等力戰皆捷其明年寇溝大小二姓復寇漩江關副
將朱文達悶關迎敵多斬獲于是將軍李應祥兵備

卷六 司 俗 誌 二

黃焯謀大征諸羌而辨其向背計前殺戮我裨將趙
世爵等及商民四百八十餘人實東路溝寨滸丟骨
人羌西北蜈蚣龍溪土官姑兒阿孝惡陽旺答甘燕
戈臘燕溪別柘思答地諸羌其殺我許丸等八百二
十餘人者寶大小寨穀北定王柱阿牛王龍交舍安
貫烟蔥列柯歪地西革牛尾鹿上石硅諸羌他若次
上游人羊思定雞公上木泥下平泥野和尚頸寨阿
思洞上泥巴叩竹叩二為熟羌胡子川羊光結阿讓
臘梅老虎為降羌分別進勦苦松潛寒搿不生五穀
往往窠食他傍郡他傍郡飛芻輓粟佐軍餉不給于

是上書請輸餉幷調土官楊應龍冉維屏楊光祖統
播州酉陽平茶天全諸兵及敘馬鎮雄兵合二萬餘
而國師喇嘛亦聚阿牛丢骨諸寨兵屯裝輋鐵鎖濟
待我軍于是郭成周于德邊之垣等大戰郤敵歷破
裝壩沒舌龍溪惡剛黑漭蜈蚣諸寨斬首四百六十
餘級生獲酋長喇麻漭仲臘臘帳主答兒功兒及番
婦番女生口無算時惡剛丟頭諸降而思答丟地乾
漭以阻河負固如故乃既克剛東羌遂治浮橋擊河
西思答剛柯丟地黑水乾漭大小衆殺凡下十五寨
斬首三百一十餘級生獲酋長黑眾者兒柝柯樣

柯及日者聽子合兒結番婦女一百餘口先是征樣
柳時捕得生口白失結既而逃去會白泥和尚楊樑
歸降仍命捕白失結及樹底保保兒子以贖罪至是
諸羌願降者當捕其酋長來獻如白泥和尚例乃各
獻其酋長閣卜利兒子等數十人生埋之道傍因復
反者有如此冢又羌初發難刻石爲誓其石一在廟
子溝一在牛尾寨仰命力士椎碎投于河諸羌亦曰
所反覆不如將軍令者有如此石其後兵部稽功得
有云參將邊翰首骨漆器一具按之則嘉靖中斬兒
寨羌酋斬指揮邊翰首以爲飲器至是翰孫之垣于

攻茹兒時奪其首歸葬之垣孝子翰亦烈士云
漳臘之羌二十九有元墹濟啞商巴石將與北庭小
王子吉襲相通嘉靖二十九年吉襲寇河西欲服屬
租兒結白利不從吉襲死其子揷幹兒及傳蚌並當
强仍欲服屬租兒結白利仍不從會俺答念吉襲渡
河久託言鐵嶺山有生佛出欲遣他子賓兒往鐵嶺
建寺因盡得揷幹兒及傳蚌馬畜而使傳蚌誘租兒
結使租兒結誘白利並歲奉貢獻萬餘三年俺答親
渡河迎佛入寇牟泥寨包子寺與松城相去止三十
里而元墹濟啞商巴石將四寨並附出物與俺答交

易且以二百騎寇介介墹聲言欲過寇保定撒喇洮
岷松茂諸邊是時副使來經濟兵備李汀並請于都
御史李尚思徵天全六番播州土兵得六千人以萬
鏊郭成邊之垣軍漳臘松林西寧諸處以禦之部使
李化龍上書曰松潘者全川之門庭也臣案輿地由
松潘而北則爲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洮岷西可望
莽提以松潘而視西部僅有此山爲之間耳其中嶮
巇高峻盤屈土番土番外結則爲患不小矣是不可
不早爲備也會俺答賓兒供徒去猶火落赤留伏撒
工川如故而兵已旋罷

建昌土酋伍虘咱與主舍馬米粒阿乃等弒土婦瞿
氏而奪其土田至千餘頃遂率麻科諸羌樹黃幟鼓
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
泗高仲彪等千餘人而略軍妻趙氏等行司莫能治
先是邛部長官嶺柏死其妻沙氏與舍目阿祭通爲
柏印與祭祭子嶺鳳起據有其印遂自立于廣洪茂
布祭邛部亂至是越巂衛黑骨夷猓阿弓凹浪咱等
與桐槽王大咱聚黨爲寇殺把總佘興國及千戶丁
應時等燒軍舍與伍虘咱安守安四兒爲聲援巡撫
徐元太遣將李應祥逐之趙朱文達分道進勦先進

昌而後邛越大敗賊衆于河上賊衆走樟木我師力
追之不得既而過捜磨旗大牛毛山朋土坎及河水
熱水諸寨俘斬甚衆會元目伍咀咱安守將乘間徙
去文達追之遇于阿羅堡乃先斬那綮吽咱等賊而
諭諸酋來降者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燒紙房堡平川
驛爲我師所敗爭先乞降而把卜番牌惹加栢等亦
請歘寨皆詐諸獨贊畫陳忠請曰以予所聞伍咀咱
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爲險樟木麻柳可通
西番虛郎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
縱橫數百里悶若不先據其險則西部一通何以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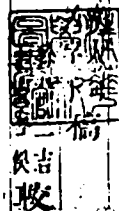
應今當以一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一將軍軍別
溝以備虛郎一將軍軍魚水以備科州置衆既布然
後議勦處白木木拖而事成矣夫處白木者伍咀咱
之女兄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夫欲擒安守
與伍咀咱則非勦二寨不可于是以王言爲將軍征
木拖果獲安守而處白木慴告伍咀咱所在擒之樹
村遂并問桐槽黑骨及諸邛部皆次第懾伏惟黑骨
夷阿弓遜衆公行相嶺間乃設伏大孤山待阿弓阿
弓至大戰擒斬之時斬首二千級降羌三千鹵獲男
婦牛畜無算其所獲器仗中有金冠銀冠各造蟠龍

護其頂而所獲番刀有名梅花聯五道聯者皆羌中
異物當時僭號諸蠻俱佩之
厭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嘗僭號稱王殺略衆丁
嶺因村沐川長官安氏以狀聞會廷議方征九絲及
桐槽建昌黑骨諸蠻但設六堡命官軍戍守而其後
諸蠻殄滅始遣總兵李應祥引兵擊之是時贊畫吳
時泰獻記曰沐川北有西始擺氣狛秋哥耶有小宅
卯包威咱而厭乃酋長撒假寨于安與親外兄弟相
得甚驩恃其勢不遜依海水爲險耳乃日夜與雷坡
楊九乍之屬戕我人民無論其他即最者採木之役

往來烏蒙尚索我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他可勝
言哉今案輿地則由回龍岡可走黑乞由兩河口可
走涼山由大河壩可走瀨因由龍腦關可走新檢負
用武地也誠欲征之莫若屯軍兩河口以土舍諸兵
由回龍涼山環攻之則覘滅獻乃猗射隼耳于是議
大征以守備劉繼祖等爲將軍率總旗胡祿戰于大
赤口賊假張降旗誘祿諸射祿祿及走中流矢死繼
祖等皆彼執都御史徐元太上書按赤口失律狀而
都司李獻忠直以孤軍搗賊巢諸將郭成等四路並
入擒斬渠魁撒假與氣拍秋罵西姑擺諸大酋所俘

獲俘衆而獻乃始降其後馬湖設屏山縣御史何倬
陳善後六事多採爲例
石砫女土官覃氏行宣撫事土吏馬邦聘惡之與思
奪其印與其黨馬斗斛馬斗霖等集衆數千人持鬬
器圍覃縱火燒公舍及民房八十餘所乘勝殺了汝
馬玻英及土民洛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
守志鹵金銀什物無算覃乃以書請于上大略言臣
自從征播茂驛賊大雪山斬首捕鹵皆有級數兩臺
不以臣女流汚蔑不足棣乃幸而賜之璽曰嚴紀律
嚴行銓土婦之傑出者也今邦聘無故而過爲殘賊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豈不能出一旅與之角成敗
決勝負哉以爲非奉命而有不敢也今叛人見在臣
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覃碧謀篡事願與叛人同就吏
是年爲萬曆二十二年其明年兵部咨撫按讞獄未
央會楊應龍及覃與應龍爲姻家而斗斛亦復結應
龍陰相繫援兩家各覩豎無服鬭辨獄遂解先是覃
行宣撫時頗有智計然性故淫尖曾見應龍有儀幹
悅之與之通覃故有兩子長千乘次愛愛次千駟武功錄作馬斗斛誘其子千乘奇賦于漢猎又云使其子千駟提向末叅兵殺馬邦聘等皆誤以覃氏子爲斗斛子矣今改正
奸欲使千駟襲職訐應龍可恃因聘應龍次
女爲駟妻因緣爲姦至是駟入播同應龍及長千乘
襲馬氏職乃應調與酉陽宣撫冉御龍同征應龍應
龍敗千駟伏誅而千乘襲職如故

蕭山毛奇齡大可稿
吉 校

蠻司合誌七

四川

播州楊氏自楊鑑（一作楊鏗）內附以來世襲宣慰使嘉靖中楊烈逐父相水西客死而自爲宣慰生子應龍少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及九絲賦乃楊柳灣有功歷賜金幣萬曆十三年（一作隆慶中誤）進大木六十本助工賜鎮國將軍給飛魚服應龍甚黠兗我川兵弱每征討祇調土司而川將且從借給漸驕恣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用綉女閹人嬖小妻田氏雌鳳誣嫡妻張姦淫出之已而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刀取張并其母首居其家居平酷殺樹威以睚眦殺人初毀七姓虐所屬黃平五司久而覺七姓欺已遂結關外生苗戕七姓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飛書告龍反貴撫葉夢熊請發兵討而議者難之總督李化龍即給言龍實無反令就吏于是逮應龍詣重慶對簿槃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關白發難久大將軍以

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待罪得與往許之既而關白已就修款報罷川撫王繼光初任復追逮應龍勘結則抗不復出時廷議勦撫多異同而繼光一意主勦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一軍由川南出黃平消灘入一軍由川北出永寧綦麻入一軍由川東出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而統苗兵據婁山關衙都司王之翰軍盡覆殺傷相當會繼光論罷即撤兵時川兵既撓而貴兵協勦者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訴其詞頗哀上仍命郭成等戴罪立效而以兵部侍郎

邢玠爲總督會應龍遣行間者懷金入京爲原奏何恩所執（紀事本末作執何恩誤）所蔡江縣而其姻黨馬千斛通播則黃平白泥諸司路扼之玠乃馳檄諭應龍稱引孝劉事待以不死時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邀應龍就吏得貰罪而疆臣妹爲氏亦以勸應龍應龍乃上書軍門請就吏玠乃遣重慶知府王士琦趨應龍安穩聽勘應龍復不至使弟兆龍赴安穩治郵傳儲糗芻迎郵頭致餉資僚牽如禮日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能至安穩者以安穩故多葵氏也應龍誠北心死法第

恐無故爲奏民遮殺則不茸耳使君幸枉車騎臨覡松坎使應龍得生所驛然後隨車騎至安穩以伏斧鑕士琦許之遂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左泣請死罪士琦乃與之還安穩應龍頂擲大木十圍以上者爲安穩治公館仍面縛叩頭跪起檻獄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依夷法論贖輸銀四萬兩助採木工仍革職以子朝棟受土合事而羈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贓梟斬黃元等總督以聞且議設撫夷同知治松坎而以士琦爲兵備填壓之故事黃平設通判治獄訟賦稅而黃平五司樂符貢馬諸

表箋必用宣慰印故宣慰得以制五司今議改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屬黃平通判詔可乃應龍既釋益鞅鞅既而次子死重慶則益痛且憤嘗促取屍棺以勘殺未結不肯發遂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將覘而去先是石砫土婦覃氏行宣慰事與應龍通而以次子馬千駟聘應龍次女其長女則洪邊宣慰宋承恩所聘也承恩以龍反告官請絕婚而馬千駟方入播願踐舊約于是應龍兢兵擊承恩多所殺略遂分遣夷目據關守險遍牒五司七姓置江內七牌江外四牌爲巡司搜戮奏民取諸苗健者謂之硬手劫殷戶以養之乃勞餘慶土吏毛乘雲楊傑其屍掠石阡大塘焚略餘慶草塘及興隆都勻諸衛抄重安長官張熹家既而劫江津縣臨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縋城下縛割之既而侵貴州湖廣諸屯卻原奏仇民宋世臣文繼及羅承恩等李家臣偏橋衛城築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繼承恩及子女盡車裂以殉巳又令苗兵與婦人交或對父奸女或面夫淫其妻或裸僵坐木籠北叢射或誘蛇入牝而嬲其尾又或掘墳墓焚屍使雷風飛灰川撫譚希恩請于合江綦江二縣各設遊擊一員

以扼之而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等以三千兵進勦賊佯敗誘入殲之國柱不屈死于是罷東之以郭子章代而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議大征方檄調間應龍遣引苗兵六萬人繞綦江以火炮攻城城破殺游擊張良賢等將賊謀士孫時泰勸應龍入重慶應龍曰不若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乃于東塘立播界號宣慰官莊取貲財子女實之而殺老弱者投屍蔽江既復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將分兵清理總督乃得日夜設兵備搜奸細殺之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議撫局

以綏其勢未幾劉將軍綎至總督乃移軍軍重慶賊
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苗大治拒衆官軍相持不敢
前黃將童元鎮坐逗遛革職劉綎亦赴師踰期戴罪
殺賊有疑綎與應龍昵者總督延綎入臥內輸心腹
且以危言激綎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
死報効乃委綎專制救黃平諸司將石砫宣撫馬千
乘軍鄧坎速破金竹青岡七寨酉陽宣撫冉御龍攻
官壩斬關而入賊方攻婺州聞敗反顧綎與總督分
部諸道兵八路並進而已統勁旅從綦江入速戰破
三峒踰楠木山羊簡壩諸峻嶮奪其隘應龍子朝棟

卷七 五

以苗兵數萬迎敵我師火攻綎身親督陣苗大驚曰
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
罪不赦又應龍懼綎威名冀首推其鋒故屬朝棟悉
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
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諸軍分道並進遂
奪天都三百落囤賊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
西龍溪舍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
顯守備陳雲龍等俱死之時有謡永西通賊者龍溪
大恨（紀事本末因恨誤服遂誤大恨爲顯日名字誤）以合賊詎田氏修好斯
溪溪斬其使且與安疆臣約發番殺賊綎乃戰九盤
入婁山關時賊以婁山關爲前門諸軍爭從前門入
總督急下令揭使向後防賊衝突已而賊果抄後山
奪關都司王芬中矢死綎勒騎陷堅大戰木牛遮擊
破之先是督臣與諸軍約約關外宜撫詔多不可勝
深也關內宜戰詔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瀾洪三
寨生口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瑙
保崖諸囤已前後擊破殺虜數千人於是曾父子計
無復之乃相率登海龍囤海龍囤者賊所倚天險當
時所稱飛鳥不能踰者也時沅撫江鐸裨將陳璘周
敦吉周以德等皆急攻囤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

卷七 六

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裨將吳廣
廣輕信約緩攻已覺其詐乃令八路兵共集囤下總
督聞父喪徒跣墨縗益治軍應龍散金募死士無一
應者乃四顧倉皇偕諸妾閤室自縊已而火起吳廣
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而曳龍屍出焰中計出師
至滅賊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餘詔斬朝棟等剉龍
屍而以綎爲軍功冠自總督李化龍以下各進級賞
賚有差其後議分播爲二府屬川者曰遵義屬貴者
曰平越遵義領州一曰眞州縣四曰遵義曰綏陽而
改夜郎曰桐梓改懷陽曰仁懷平越領州一曰黃平

領縣三曰湄潭曰餘慶而合甕水重安曰甕安又改龍泉縣隸石阡專設播州兵備道駐遵義控威遠衛建學增驛

土婦奢世續者永寧宣撫使奢效忠妻也效忠初娶水西安萬銓女名阿節嘗隨效忠為其弟安信報讎與安國亨戰朵泥橋多斬獲人稱其能既而阿節生一子名崇禮與阿節先後死烏蒙祿氏與安氏世婚媵效忠因安氏娶祿氏養女之美者曰世統無子其同時養女中有鋪罵者美且少效忠并娶之為妾即世續也鋪罵生二子曰崇周曰羅哥效忠死崇周當

襲職顧稚弱總兵劉顯者見鋪罵而喜遂以世續名請冠帶掌印視宣撫事先是效忠有弟曰沙卜惟陰篤善淫通其嫂世統據有之兒死將妻世統襲兒職而朝命屬世續大怒時世統居水腦世續居落紅沙卜竊夾目胡遷喬安三溪目袁初攻落紅破之世續遯永寧而奇崇周羅哥于鎮雄會總兵郭成以赤水之役過落紅遣指揮使禹嘉續郭天心問卜為卜擒而成恃兵衆為言詣獄耀旌旗戈甲將以脅卜卜奔為畏懼負弩矢郊迎竟反扉突殺其裨將黃希忠等御史交劾成成亦自辨訐花統以黃金四十餘萬賄

赤水白河諸衛使之申請當是時兆亦以千金餉臣臣未有動也封而寄貯之同知高文企家若干日矣今臣欲除姦將出其不意擣其虛以散其金錢偶一不幸而言者持短長議其後鬨生分訓激變天下尚復有賞罰哉上惡其彊辨奪其官而賜二婦並冠帶食水腦落紅二地塡以一指揮使崇周以髫髮衣巾稱博士弟子守其印俟稍長承襲沙卜姑貰其令退居撒魁如初萬曆十二年指揮馬懷義往塡落紅鼓吹導之行世統喝之曰止詣奪崇周印爲之淡史然後許塡守行事懷義怯遽返世統出金賂懷義而私

使火者嚴世才詣水西乞兵時播州楊應龍未反有雄名世續亦遣使胡卿就應龍乞兵戰于席滌堡及張旗落淵落耶諸屯各相當上乃下兵尚書問狀且責讓懷義而懷義自十二年至十四年凡三年寄食他所衛對無一語乃以嘗受賂計贓且罰兩婦黃金勅各復冠帶而以參將一人塡守之十八年詔崇周襲職世續乃爲崇周娶烏蒙女素聆居落紅合盤茂徵兵崇周從征大雪山有功二十三年楊應龍反崇周復應徵已提兵行沙卜乃乘隙伏川道左將以殺崇周崇周覺力戰斬首鹵二十八級追沙卜至河殺

十卞有子白僕挾世統略世續金六十萬亡之貴陽
密使白春芳以蠱飲崇周崇周死時素除有身撫巡
仍請世續復冠帶護印覘宣撫事世統益恚恨然無
如何時白撒諸生有衆宗遠者多智謀世統聘之至
而身事之不足復佈夾女阿委挑鎮帶請爲主謀宗
遠令白僕出告謂效忠無後僕實效忠庭得承襲臣
名崇翰爲所司問狀世續乃爲疏奏曰臣不天效忠
即世兩妾不相能予弱氏疑臣以少寡婦佸莢間歷
千戈險阻閱二十年雖不死然已老矣今白僕實殺
崇周尚遁于就吏乃反欲襲崇周職臣生不願見有

此事幸臣旦夕死任其所爲上乃下兵尚書議不聽
襲既而世續死效忠疏族有襲者名崇明而于是有
奢安之亂

崇明奢氏本猓稱世爲宣慰使傳至崇周死無嗣崇
明以族入冒襲性陰騖與子寅並蓄異志天啟元年
詔以遼事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土兵三萬赴援先
遣土目樊龍等將兵至重慶川撫徐可求核之汰其
老弱及殞餉餉匱龍走馬舞槊直刺可求可求死遂
一擁而上殺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
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
兵黃守魁參將萬金王登爵等原任諸昌同知董盡
倫聞變帥衆入城殺賊遇伏死餘科臣明時舉等皆
負創踰牆走賊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水口諸縣危
至遵義下納溪瀘州江安諸州縣惟江津知州翁登
彥知縣周禮嘉能嬰城破賊餘俱死解賊乃乘勢向
成都指揮冉世洪等戰死之賊直薄城下懸雁僭號
四面夾攻城中僅留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
龍安兵一千五百人左布政朱燮元登陴固守先是
燮元以輯瑞就道驛間發從者趣速行避之去燮元
故徘徊不行已而蜀王出國門率百姓遮道留燮元

燮元乃遠還慷慨治兵先令土司坤汝常乘賊而以
指揮常恭等架大砲助之破賊先鋒數人賊稍却決
日賊數千人以革裹竹牌障其身將登矢石無所用
燮元急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抵
暮賊擁鉤梯數千攀城而前燮元戒士卒第燃炬稍
石無譁進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濠水涸賊率降民
持畚束薪祓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蓽形類行屋設伏
弩仰射城中而垂簾以蔽矢石燮元夜縋壯士持芻
登壘殺守者縱火火舉山隤賊大阻燮元又遣人決
都江堰水以灌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紆復城

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于城四面立
望樓高與城等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
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
燒樓而還當是時諸路援兵相繼至復安岳樂至諸
縣戰于劍流灘及石橋永清諸鋪各有斬獲且有衛
至城下者將石砫女土官秦良玉頗知兵崇明初起
時即厚遺白金求助良玉斬使留金率所部兵同弟
秦民屏侄翼明出援遣兵夜襲兩河燒賊船阻賊東
下而自率兵三千星夜赴成都與賊相犄角然賊亦
日增無退意圍城將百日歲且盡城中人不祠臘賀

正弟時聞賊發塚聲達谿號哭既而賊數千自林中
譟而出視之有物如舟名旱船高丈許長五百尺為
重屋罩桁左右而板其中伏力士百人張以毳袴而
以一人仗劍執羽旗驅牛數百頭運石鼓行旁翼兩
雲樓如左右廣俯瞰城中人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
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箭
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車不得
近乃設大砲擊牛中其當軛者牛驚返走乘勢縱
擊敗之會諸生范祖文陷賊中密遣使言賊將羅乾
象欲自拔效用燮元即遣使同乾象來來則燮元臥

戍樓乾象方衷甲佩刀燮元呼與飲飲酣呼榻前同
臥幷鉤如昔不之疑乾象叩頭曰公天人也絕而出
後凡賊中舉動無不知者燮元乃造水牌數百面投
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斷橋梁嚴兵以待
賊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火起崇明父子拔營
走還保重慶而乾象來降燮元即遣乾象復江安幷
復新都時燮元已陞巡撫秦良玉譚大孝諸援兵皆
燮元節制敗賊牛頭鎮進復遵義僉賊據重慶重慶
三面臨江惟佛圖關至二郎關為出入要路賊自遵
遵至二郎連營一十七精兵數萬副使兵志統總兵

杜文煥與土司秦民屏等夾攻前後賊驚敗遂復二
關殺賊三千餘人乘勝逼重慶斬樊龍等而安邦彥
叛水西貴撫王三善擊之三善死會燮元與石砫兵
復遵義敗崇明父子崇明窮蹙走水西與邦彥合兵
謀仍窺遵義官軍戰于芝麻壙大破之水西酋老虎
阿引殺奢寅來降時燮元喪父歸以閔夢得代之相
持不決至崇禎改元詔燮元起原官燮元甫赴任即
檄貴兵下烏撒川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
帥大軍至陸廣撲賊賊勝已備號疾趨永寧燮元乃
佯北誘賊分道官軍從四路襲入賊四應不給羅乾

衆復出奇兵繞後急擊之賊大驚潰遂陣斬二賊以
獻。燊元乃諷安位降不至遂攻之遂降時斬首數萬
級歯役無算燊元乃復討撫金兩江巴香很蠻火烘
五洞叛苗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
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又討平紫南
土介普明聲西南大定因以苗地疏闊難設守遂卜
擇要害建石城三十五曰黃州北關曰開州曰敷勇
衛曰鎮西衛曰息烽所曰于襄所曰修文所曰濯戎
所曰濯靈所曰威武所曰鎮龍曰赫聲所曰柔遠
所曰定南所曰廣順所曰雞場曰青崗曰馬場鎮曰

烏江曰連雲曰有嘉曰鷙氛曰恬波曰奏膚曰平黔
曰清豐曰舞千曰順化曰懷仁曰馴象曰黃絲曰楊
老曰涼傘曰廣興鎮曰龍落堡曰巴香修衛城十三
曰普定衛曰安莊衛曰新興站曰查城驛曰普安州
曰鎮安縣曰施秉縣曰烏撒衛曰赤水衛曰永寧衛
曰普市曰摩泥曰不嚇堵築官署祠廟并道路館鋪
屯哨百有餘所開闢水田一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畝
科田五萬八千餘畝
女土官秦良玉者石砫掌印宣撫使也秦氏嫁馬氏
爲宣撫使萬曆末良玉兄邦屛邦翰皆以援遼力戰
死邦屛故爲宣撫使因從征諸父弟掌印而其幼弟
民屛者亦同時被創力戰潰圍出歸不能視事良玉
忠勇多大略諸部使之請襲終其身合前賊奢崇明
反攻綦江遠多響應崇明念石砫與巫夔門戶地
遣使齎白金詣秦氏求助良玉開緘召使入斬使留
其金料所部兵得萬人親將之而使弟民屛姪翼明
分左右哨捲甲疾趨衛枚度重慶駐兵于南坪之間
阨分兵襲兩河燒其船使不得順流東下別留兵一
千爲疑陣張旗幟守忠萬界爲犄角復移文夔州使
設兵防瞿塘通上下聲息而後親統兵溯江水陸並

進合朱燮元大破賊良玉乃迎賊于佛圖關敗之至
二郎殺賊三千人復其地值水西安邦彥反良玉追
賊戰新都而遣弟民屛以別哨援水西大破邦彥于
平越當是時勤王兵論功良玉第一民屛次之獨惜
民屛橋大方從貴撫王三善行三善死殉之崇禎七
年自成破夔州良玉統土兵出戰却其衆使自成無
西志十三年獻賊既降于督師而叛驟與過天星出
寧昌分兵窺羊頭坂渡大昌將劉貴邀擊之轉而向
巫山良玉卽陳兵洛門扼于百子溪賊不敢近已而
嗣昌至嗣昌謂人欲使湖地無賊盡驅賊入川而後

乃徐圖勦滅䝉言吾以川困賊勢不得不先困川盡
收川兵之壯者益守洌而弱以罷弱者也夔巫門將
良玉將兵三萬援夔城川撫邵捷春檄之使駐近重
慶與守將張令爲犄援而復分其兵半要重慶城會
綿州知州陸遜之能官歸川撫遣之按行諸營過良
玉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左右男妾數十人皆嚴裝
然謹畏不敢仰視較他營整肅旣見設饗禮酒數巡
徵與遜之論兵事甚悉已而嘆曰開府不知兵吾一
婦人受國恩死固不惜所惜與開府同死此耳遜之
請故良玉曰開府移營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

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冋已失地勢矣大賊在歸巫
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驅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
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川無慮
智者知之開府不于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仰我
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無何官兵敗于土地嶺
溯將汪之鳳轉戰死良玉疾力偕張令扼賊衆于竹
箘坪大敗賊已乘勝出而賊以伏弩射張令殪令死
官軍潰良玉力救之不得還傾石砫兵皆殲無一駐
者乃急集餘衆轉戰大敗遂單騎入重慶城見捷春
曰事急矣盡出吾溪峒兵不減二萬我自廩其半而

以其半給之官猶足破賊吾土官家法調兵急則以
箸曰能飯者畢至也再恐則以帶曰帶境出也捷春
開事敗偉皇獨念嗣昌不相中且川無見糧如之何
項之謝良玉良玉哭而出其後獻賊破四川僭號而
自成已陷京師良玉毀冠帶再拜號哭曰吾兄弟三
人皆死王事而吾以孱婦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
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諸所部約法曰有從
賊者族無赦于是設四境杜通澳路守以強兵獻賊
遍招諸土司用降人爲誘鑄金印齎之以彰其官從
否秦半頑無有入石砫境者

黎州馬金者故馬岱後年十六有器識獻賊招土司
至黎州念黎故險阻邛崍飛越溪洞窅寞有山曰斗
門三面懸絕僅通道一綫阻之易爲便乃貸庫幣鑄
宣慰金印叩頭獻馬金馬金笑曰而欲使我從王八
賊耶以金印擲賊使面血出捽其首而走金好酒色
嘗爲晝夜飲醉則裸睡數人伺醒復飲越一年卒
雅州有高克禮楊之銘者兩家互讎殺而之銘有弟
之裔乘亂弒兄請獻忠兵攻高氏獻忠大悅辭言遂
境初附免租賦三年命雅州知州王國臣西安人初
歸馬鎮旣而歸獻忠嘗與川南道胡寅不相能將執

寅赴成都寅不得已遁之雅州高克禮家孫忌國臣
通之喬共以攻高氏爲名執剄寅家口數十人送獄
忠殺之而于是高楊二姓皆從賊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一字于稿
李日䮾次卑 何倬炎卓人 較

蠻司合誌八

雲南 一

雲南古梁州南境史稱西南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漢元封中始兵臨其地滇王請降而後漢稍郡縣之自後或附或叛蜀漢嘗官其酋長龍佑那賜姓張氏其既迭有著姓曰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大各世稱王其餘諸族以百數名

百夷大抵居黑水之表者曰僰人居其裏者曰爨人且亦以表裏分黑白如所云黑羅羅白羅羅者他若些門麼些禿老猫人和泥蠻土獠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漂人古刺哈剌而人結些哈杜弩人山後人哀牢人峨昌蠻僰蠻魁羅蠻傳詩蠻色目𤃞河詩丁蠻栗些各以族類據諸蠻中自漢唐迄元但以兵力羈縻之入明南征竟版籍其地俾部落而加以經畫彷彿神農開地至日月之表者創置雲南楚雄臨安大理諸府爲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旄川車里諸地爲西南夷一如舊時成都之視滇池其

府以元江爲關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其西南則通緬甸而底于南海其東南則通寧遠而竟于安南其西北則拓麗江而達于吐蕃幅員廣大至是已極雖夷性靡常叛伏不一而控制羈絡櫽箠可使故當洪武南征時甫命三將軍入雲南而來安府土知府岑㵒忠與其弟㵒艮招諭定遠諸府縣十有八處進表願附上以原官嘉勞而武定府土官法叔妻商勝率諸部按兵獻印請爲編氓詔授勝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女知府錫之誥命并賚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蠻人

大附惟大理段世致書請依唐宋故事備奉正朔爲外臣征南將軍傅友德與副將沐英藍玉共討平之獲世獻俘以次撫車里麼些和泥平緬諸蠻遂移兵討烏撒東川芒部霑大渡守禦千戶所率兵守之以通往來乃以烏撒烏蒙芒部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已得上諭謂地廣兵稀不宜分屯但當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衞而駐一營于黑張之南瓦店之北會征南諸軍方分兵出攻未伏諸蠻而土酋楊苴謂城虛守弱遂相煽叛糾衆二十萬合三十六營攻城時城中乏食守將馮誠嬰城守出奇兵殺賊沐英從烏撒還援斬賊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遂定乃于麓川之外征緬何及八百媳婦詔國擊破今川上知府王春于金沙江就諸府築城建衞擒廣南土官儂貞佑送京師開建昌新道置驛徙中土大姓以實之討樂蘭州寧窩及廣南特摩道雲南猺洞西浦攏金攏𢢽諸蠻并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大置屯田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營率兵屯種獨麓川思倫法遣使朝貢已獻元所授平緬宣慰印而結砦入寇沐英遣甯正張因大敗之于摩沙勒賊復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再寇定遠乃以火銃神機箭擊象焚象

背戰樓俘斬萬衆生獲象三十有七其渠昭祿昭綱刁斯郎理等皆被矢死象背蠻俗稱宣慰爲昭總領爲昭孟把事諸目爲昭祿昭綱昭百昭哈斯昭准以次臣屬遂轉向討越州土目苦麻部蠻阿資敗之普安斬其渠滿已青阿資恃險不伏復合擊斬其火頭弄宗等阿資窮蹙與其母請降因置越州馬隆二衞以控其地已而再叛都督何福再平之乃置府二十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間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瀾滄其官軍戍守及五方之人或旅或處錯雜相儺者是曰漢人其生夷曰夷人分爨僰爲界

爨屬郡縣僰屬羈縻總討夷獠則漢三夷七分討兩
夷則僰三爨七開設土司衙門置車里木邦孟養緬
甸八百大甸施川平緬六宣慰司及孟定南甸芒市
三府鎮康灣甸大侯威遠四州十二關納樓茶甸干
崖鳳溪等十二長官而以諸夷數叛賜姓刀襲罕末
樂三年擄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撾宣慰司四
年孟猜生夷酋來附置孟艮府遣中使楊瑄典雲南
千戶孟景賢往諭百夷諸生部落于是大古剌小古
剌及其降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皈曰孟倫
曰八落搭背遣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西南

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于是詔置
宣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賫誥敕印符賜之乃以車
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施川平緬八百大甸七宣慰
司十二關納樓茶甸教化三部王弄三鄉容甸溪處
甸思陀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祿谷寨剌次和菲甸
香羅元尊之因遠羅必甸馬龍他郎甸者樂甸十七
長官司屬布政使司潞江鎮遠楊塘三安撫司鳳溪
施甸茶山促元散金里麻六長官司屬都司統隸之
兵部武選設武定麗江景東元江順寧永寧鎮沅蒙
化孟艮孟定知府十人寶山南甸騰州灣甸寧州富

州北勝大侯雲龍蒗蕖鄧川安寧威遠霑益羅雄鎮
康陸涼知州十七人臨西嶍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
知縣六人廣南姚安同知二人鶴慶知事一人干崖
經歷一人巨津師宗蒗蕖通安北勝鎮南姚州順州
州同知八人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雲南楚雄
亦佐易門定遠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廣通嶍峨
定遠楚雄主簿六人威遠州吏目一人五井順蕩鹽
井副使二人迤爲古剌騰衝樣備觀音山涉橋德勝
關洱西在城打牛坪曾寧易龍驛丞十二人金齒水
眼鄧川州寧蕃順寧尋甸不摩村東山口瀾滄江師

井打牛坪蕩井金沙江十二關備溪江青索鼻納延
山蒲陀崇鎮南箭捍場關索嶺鐵爐青水江黑鹽井
西金沙江赤水鵬定西嶺龍街關蔓神寨倚白水關
南平關白鹽井阿雄村憂賴元江禾摩村安南坡脉
腰練象關楚雄縣松韶鋪觀音山鳳羽鄉東金沙江
回登關湯池英武關巡檢三十六人改流二十五人
增設鶴慶尋甸府西知府三人馬龍彌勒維摩阿迷
知州四人路南蒙自知縣二人楚雄府同知一人麗
江府照磨一人浪穹典史一人彌勒沙鹽井副使一
人永平潞江羅卜思庄雲南驛丞五人宣化關何頭

擽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闕彌沙井雲龍甸嫁彖鬧楚場巡檢一十二人統隸之吏部給封其所設土司皆置長食其土歲各量出差發銀多不過二千五百兩少者四十兩或十五兩遞互數千里貢道分上下二路宣德七年鈕兀生夷酋新附置鈕兀長官司正統三年以麓川思任法叛討平之革麓川平緬宣慰司改置隴川宣撫司于隴把隴南甸州干崖長官司爲南甸干崖二宣撫司改芒施府爲芒市長官司四年給死生夷內附置孟璉長官司成化十四年尋甸知府安晟死兄弟爭襲改尋甸土知府爲

流官知府廣西亦如之弘治十七年增設寧州流官知州隆慶初以武定鳳氏屢叛討平之改設武定府流官知府增守禦所二年增設鄧川州流官知州萬曆十三年平羅雄州土酋者繼榮亂改羅雄州爲羅平州調曲靖中左所爲定雄所二十五年平順寧知府猛廷瑞亂改設順寧府流官知府改大候州爲雲州設流官知州四十二年以雲龍州知州段進忠殺土官段嘉龍受誅改雲龍州土知州爲流官知州裁革五井提舉以鹽課并歸之其土官著姓者土知府則景東陶氏蒙化左氏麗江木氏順寧猛氏永寧阿

氏廣西昂氏鎮沅刀氏元江那氏尋甸安氏武定阿氏土同知則姚安高氏廣南儂氏土知州則安寧董氏鄧川阿氏雲龍段氏北勝高氏寧州祿氏大候奉氏落恭安氏路南秦氏羅雄海氏寶山蘭州羅氏富州沈氏土知縣則嶍峨祿氏雲南楊氏元謀吾氏其土司著姓曰蒙段七姓後雜以卜氏多氏思氏莽氏普氏猛氏沙氏及刀氏聶氏罕氏大抵諸夷風俗與中國大異冬夏寒暑晝夜長短一切均等惟臨安以南五邦之民稍苦瘴熱咸翦髮以避鬱蒸地多海子有江水可通舟楫其落坎處飛瀑流沫弥陷數百丈

俗謂之嵌則尺桴寸筏所不得渡其十三府地半屬梁州益州之間但多裸蠻舊爲莊蹻所開本名滇國俗無禮儀男女趨捷不鞍而騎食貴生貿易用貝凡貝數一貝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雖租賦亦用之椎髻編髮處子孀婦必先私耦而後成婚其在臨安爲何町國澂江合強宗休制羅伽三部景東柘南漢末有其地永寧名樓頭睒順寧蒲蠻其夷俗將與漢同然究不相習七軍民府多麼些新丁阿僰成僞諸族自楚雄迤南有名真羅武人者人死則裹以豬鹿犀兕虎豹熊羆之皮棄之深山久則其人

即隨所娶皮化爲其獸而去又湳人繚人鈐刺其人
色黑如墨有被殺者視其骨亦黑麗江屬州男女然
松脂束髮每一歲爲一綫行則鏘然有聲地產犏牛
不能耕惟斷其尾茜染之以飾層介州界有關人皆
不得人惟府吏得入故人皆願爲府吏諸何本土羅
羅和泥人好相殺死則償以財家無姓名其有名者
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類無姓弘治中知府陳晟以
百家姓首字每分一字加于各名之上諸何皆受
惟納樓不受其外百夷餚以木邦爲首木邦與孟養
同俗男貴女賤雖細民視其妻如奴僕男子白衣文

身婦髻圓桶猪鬃稀其趣西南何設南牙山關甚險
在騰越南有山名半個山者山巔北積雪南炎瘴如
炊蒸婚禮置桑設于筒婦人怪者或化異物富家化
牛馬貧家化貓狗至夜伺夫寐以短木置夫懷中夫
不能覺即化去攝人魂魄至死食其肉有守者逐得
則夫家亟出金往贖否即殺之于崖土熱四時皆蠶
取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瀾川雞鳴無時牝雞亦能
鳴魚有鯰頭鯉身者牛有水牛頭黃牛身者惟威遠
莫蒙寨有河汲水煉炭止可爲細鹽溝何名細睒水
不可涉有黑泉如黷漆漲時飛鳥過之輒墜夾以竿

絓布濯而暴之用拭盤孟人食其物立死芒市名大
枯睒小枯睒又名怒謀男裝足衣絡布女分髮直額
爲一髻跣而衣皮者樂何互市五日十日一集旦則
婦日中則男更代貿易永昌舊名金齒即古哀牢國
唐名六詔蠻地稱王曰詔有湳人其在永昌鳳溪施
何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濮種不知荷擔負竹簍于
背入水不濕其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者號野
湳其八百館八百大甸先有土酋置妻八百各領一
寨名八百媳婦洪武初其酋刁攬那內附設宣慰每
遇改元則須敕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俗事佛敬

僧見客無跪拜之節把手爲禮男女皆刺花樣於目
間以爲飾老撾車里亦如之車里則額上增刺一旗
其地過紅衣及景東界度險數日皆下地戶多樓居
樓出陛謂之掌可晾衣物其下畜六畜人娶四五婦
不妒供作皆妻妾夫死則棄之無娶者曰鬼妻有過
客願贅謂之上樓上樓則剪髮不得歸其家人聞之
輒痛哭如聞訃然曰車里上樓矣凡食牲不殺兒而
死其緬甸館本元邦牙軍界金沙有屋燕舟稱其國
書爲緬文進上者書以金葉次貝葉次檳榔葉緬僧
椅桌悉用金出則乘白象張金葉曲柄傘以竹皮爲

冠環插珠翠以飾之國人稱曰卜刺浪男女衣白
氎白莎羅布裸而塗以白檀姜黄之末頑地熱日三
浴于河日沒時海如雷鳴日入即止立阿兎刹城那
啞直根諸寺有事則抱佛說誓自諸府州衛以及百
夷犂何所稱三宣六慰者其土俗隨在各異獨正火
把節在六月二十四日云是日南詔誘殺五詔于松
明樓故以爲節自二十日後家燃大火樹于庭不分
老穉人執一小炬互相燋灼以爲樂有鬚眉焚脫者
日具牲醴吸酒名烟婭貧家亦醵飲于市醉則聚廣
地明火相撲遇水則執炬者躍波而行無炬者浮奪

之自貴州晉安以達於雲南一境皆然無敢禁者
雲南府本爨鳩猓僰寿獞男烏蠻所居唐後爲南
詔改名善闡歷鄭趙楊三姓至大理段氏以高智升
領善闡遂兼有其地元末段氏世襲宣慰使有段功
者初爲蒙化知州以兄光死無嗣襲總管時元宗室
皇子忽哥赤爲梁王鎮善闡明玉珍自湖入川統紅
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功駐兵呂閣
敗紅巾于關灘江時紅巾收合餘衂再戰功在陣中
得玉珍母奇其子書戒勿輕還功摩其書跡易之促
之歸玉珍得書疑國中有變又新失利竟旋師功追

之至七星關大勝而還王素讎段氏至是深德功以
女阿蓋主妻之奏請授雲南平章而意承奉功遂留
善闡其原妻高氏在大理善文章樂府詞邀之功乃
歸已而復來或譖于王曰段平章歸而復來此必有
不利于善闡者盍早圖之王曰然密名阿蓋主付孔
雀膽一具令毒功主不忍夜語功曰我父忌阿奴將
殺奴矣願偕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不信曰爾父
視我厚吾趾自蹶傷爾父尚爲我裝之何得有此再
三言不聽明日王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王
令番將格殺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致

有此雖然吾不負阿奴起自裁王守之嚴主愁憤將
死乃作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閑雲到滇海欲
隨明月還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吐嚕吐嚕段阿奴
押不蘆花何處採肉屏獨坐細思量昆西鐵立霜灑
灑踏裏彩被也吐嚕無知也押不蘆回生草也肉屏
者槖駝也昆西昆陽之西鐵立松也時主從容死而
功有子寶女僧奴不忘復讎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
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冤恨非男
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時高皇帝即位金陵改
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與元主相通復奏舉寶爲

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僞善闡王借兵大理寶答書曰不韋巳亡兄弟辭絕止遺一獒一奴恐不足配阿襪主矣乃謝其使悉奉表歸高皇帝高皇帝答慰之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諸國中花謝子孫殊別有明主來未幾寶病死子明嗣明又死叔父世典國事洪武十五年三將軍破善闡梁王敗走世上書請奉正朔修歲貢不從再上書詞旨倨傲三將軍大怒督兵並進大敗之擒世幷寶二孫苴仁苴義俘京師上釋之賜苴仁名歸仁授雁門衛鎮撫苴義名歸義授永昌衛鎮撫以寶曾表降故也餘悉伏誅

景東古柘南地元始內附以所部隸威楚萬戶統威遠州及案井母龍猛統阿龍三甸洪武初士兵至楚雄土官俄陶襲知府阿只侈職爭先納款獻鎧仗馬匹并元所給牌印上嘉之即授陶景東知府須印世其職既而思倫攻景東陶奔白崖上爲立景東衛命陶往鎮而別以流官掌印蒞府事陶至鎮勤慎守法不敢踰尺寸夷漢安之因仍復知府須賜金帶且鑄誠心報國四大字褒之陶死子陶幹嗣遂世氏陶正統中陶瓚征麓川有功加級至陶金以它事未襲印被參及追得印始襲後有陶明卿旅名

永樂二年上以百夷新附命製信符及金字朱牌須給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緬緬甸車里老撾六宣慰司干崖大侯里馬茶山四長官司潞江一安撫司以及孟艮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其製以銅範信符五陽文者四陰文者一以一合四俱相符陽文分刻文行忠信四字而陰文則派刻之乃作批文勘合底簿自一號至百號止其號之字則車里以車字緬甸以緬字各編底簿而發陰文信符及批文勘合百道于諸土官發底簿于布政司其陽文信符及批文百道則藏之內府凡朝廷遣使齎陽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然後遣人送使往令土官比同陰文信符及勘合即如命行其信符之發初發文字次發行字周而復始又製朱牌鏤金字敕書其上諭之其文略曰敕土官爾以遠人慕義慮大小臣民假朝廷差使需索特命禮部鑄信符付爾凡調發及當辦諸事須憑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號不同與有信符無批文有批文無信符者皆詐也其擒之至京處以死罪至勘合百道凡軍民疾苦及奉信符所辦諸務與貢獻方物俱塡寫勘合與司比號而書

之底簿然後司官亦遣官同齎奏聞若遇緊機事徼
發調遣從三司官會同計議已經承行則亦具寫勘
合奏聞如例毋忽
初孟璉屬麓川平緬宣慰司其後屬孟定府永樂四
年設孟璉長官司以刀派送爲長官而孟定土知府
刀名扛本平緬頭目與派送等夷派送遽服屬不肯
遂于其子懷罕入貢時上言孟定孟璉比有族無統
轄統轄未便遂改隷都司而促死散余二長官司亦
以土官註伺八請不屬之麓川平緬而屬之都司順
夷情也其後溪處甸長官自恩以所屬臨安歲貢納

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本司無有仍須向臨安買給
未便因願改隷他府廷議除其稅而仍不改隷上從
之
車里爲倭泥貉黨蒲刺巢角諸蠻種居自昔不通中
國元將兀良吉鯓伐交阯經其部降之置徹里總管
領六甸洪武十七年設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
使司以土官刀暹答爲宣慰使永樂改元刀暹答內
侵㓕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遣使諭責懼遣所㓕
及地入謝徐八百者乃八百大甸初附設二軍民宣
慰使司以刀招徐刀散爲二宣慰使而暹答惡之遣

頭目攬線恩奏請舉兵攻二宣慰不聽暹答死子刀
更孟襲職刀更孟死子刀霸羨幼叔父刀怕漢請暫
典州事俟刀霸羨長還之詔之借職既而刀怕漢亦
死怕漢妻恃勢請以妾出官借職不許將各而夫子
刀弄冒爲暹答孫請襲職竟于永樂十五年襲宣慰
使而以刀更孟之弟刀雙孟爲土同知十八年雙孟
惡刀弄强冒友壓已事參聖附乘蠻人不服奏言弄
暴民民無寧居乞別設治所分其衆因設靖安宣慰
司而以刀弄爲車里宣慰雙孟爲靖安宣慰相抗弄
大恚日與兵事讎殺先是永樂末布政司承差劉寧

徵差發銀于車里諸弄派取諸部銀預輸之官應免
常年差發而每年徵輸仍不免至是益甚宣德三年
承差洪溢來徵銀數太大証謂刀弄賓已自賄遂聚
衆佐雙孟逐弄弄不敢投之老撾洪溢乃奏稱車里
宣慰刀弄與靖安宣慰刀雙孟讎殺棄地投順他族
請差官察治招撫上令黔國公同三司按問令刀雙
孟死子刀霸供襲靖安宣慰而刀弄亦死老撾丁忠
刻弄母乃具言兒弄爲承差劉寧所貿預利差發銀
而復徵之蠻人不平故兒弄奔老撾貸貴恩以償民
乃不幸蒙霧露死矣又不幸蒙惡聲兒弄實未嘗棄

地亦未嘗與雙孟雠殺投他族三司乃上狀罪亨壽
而更孟之子刀霸羨亦年長遣土目名哀入貢并請
襲職上命霸羨襲車里宣慰而以霸供爲靖安宣慰
如故九年刀霸供上言靖安即車里舊地但以析作
二治致起爭端今請仍合爲一歲貢差發悉如舊例
以杜後患上從其請遂革靖安宣慰司合之車里而
以霸供霸羨並爲宣慰遣使賫信符敕書文綺賜之
傳至嘉靖間緬甸侵車里車里附緬然有二宣慰其
在大車里者應緬在小車里者應滇至萬曆中官軍
大征緬宣慰刀糯猛畏之乃始貢象進方物升一應
差發如故是後無附緬者

高思弄楚雄土官高政女也永樂中政朝行在會成
祖北征昭皇帝監國命政語悅之陞知府且命其子
孫世襲同知政卒無嗣其妻請承襲知府許之既而
妻又卒宣德五年政女思弄來朝仍以承襲知府請
上命襲同知時楚雄同知無土官例吏部據例駁上
曰皇考有成命何可沒也乃特設土同知一人而以
思弄居之楚雄之有土同知自思弄始也
思弄既爲楚雄土同知于宣德六年進貢自卸冠帶
作土婦裝騎象入彰義門觀者爲之繪土婦貢象圖
及思弄所配土舍刀賢死賢弟刀浪兒請收思弄爲
妻思弄不伏愬之布政使李榮榮初命隨蠻俗聽見
思弄頓改其語謂同知命官也豈有命官爲他人據
有之理無已或官夫弟無妻者則任本官擇有之然
此爲官有非有官也于是浪兒愬無妻思弄仍得收
浪兒有之榮嘗留思弄飯臨更衣思弄裝皮帽約帔
已繫花桶裙將覆織衣榮遽謂之曰問蠻俗官婦必
刺艾旂于兩臂有之乎曰無有也揎袖出雙臂示之
然後徐斂袖而束以花紺容止秋然思弄嘗赴部部
問官何名曰思弄曰官何以思弄因改思能然蠻人
稱思弄如故云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一名甡稱

郁雲鼎公蔡文子閱較

蠻司合誌九

雲南二

宣德三年設東里靖安隘非巡檢司以通事王敬爲巡檢五年又設廣邑州置土官知州同知以阿都魯爲知州莽奧叔爲同知先是金齒廣邑寨木朮昌副千戶阿千所居千崖來朝命招生蒲五千戶有功至是千遮孫阿都魯同蒲人莽奧叔阿類詣京修貢且乞于廣邑置州使阿都魯代已掌州事以蒸蒲非所招生蒲屬之報可又設孟緬長官司及瀕灘木納甸傍哈丘塊磨孟倫五巡檢司時景東府奏所轄孟緬孟梳二寨僻遠屢被外寇乞升孟梳于孟緬設長官司授把事姜嵩爲長官以隸景東歲增貢銀五十兩而茶山長官司奏所轄夷民悉居深山獨以瀕灘當小茶山孔高之衝寇常出沒請以通事段勝爲巡檢置司瀕灘以鎮之又南甸州奏其地先被麓川所侵賴朝廷威力復之倘不置官司以正疆界恐侵奪未厭乞于木納甸傍哈丘塊磨孟倫各置巡檢司上從

其言又設金齒軍民指揮司騰衝州置土官知州時騰衝守禦千戶所土官副千戶張銘言本所遠在極邊每以麓川佻殺驚擾夷民乞設州治置官吏與騰衝守禦千戶所相兼守鎮撫許之仍以張銘爲騰衝州知州

八年設騰衝州庫扛關庫刀關庫勒關古湧二關并南甸州賴那哈九浪莽孟洞八巡檢司先是騰衝州奏本州路通麓川緬甸人民多逃徙差發貢獻時時有誤舊設四百夫長隸騰衝千戶所故庫扛關五處皆軍民兼守今四百夫長已隸本州而所守者止居民未便乞于諸處置巡檢司以土軍尹黑張保李甫郭節爲巡檢又南甸州奏其州與麓川接境舊十二百夫長在騰衝千戶所故賴那哈諸處亦軍民兼守近以麓川侵擾軍民不守者十餘年今朝廷已諭麓川還所侵地惟恐再見侵擾與逃徙未絕乞于木州賴那哈九浪莽孟洞三處亦各置巡檢司以土軍楊義趙得趙榮三人爲巡檢皆下所司議可如議又設臨安府河底威遠州播孟二巡檢司先是臨安府虧容甸長官司奏河底路通車里八百諸長官司自洪武中曾置官渡船以濟往來今軍民逃逸出境許冊

使者巡令乘祗往往被害且緣河刼盜多有乞設巡檢司以故把事妥凱之子瑪爲巡檢威遠州亦稱其地與車里接境累被各土官縱賊攻掠播孟當其衝乞設巡檢司以把事刁禄爲巡檢從之

初元何長官司言曲石高松坡馬何其地山高林深寇盜出沒乞置巡檢司以通事楊資楊中范與爲巡檢下三司及巡按御史覈勘至是奏以爲便遂置三巡檢司命資等爲巡檢資于曲石中于高松坡與于馬何

大侯長官司土官刁奉罕奏大侯蠻民復業者多歲

納差發銀二百五十兩按前永樂中蠻何鎮康二長官司以民多復業歲納銀各百兩俱陞爲州今納銀已倍于昔而復業日增請得援二州之例上願行在吏部議其撫綏竟從其請至八年南安州鄉老言本州俱係羅舞和泥烏蠻頑獷成性向無土官涖治之多致流移并差役賦稅俱難理辦近因本州缺官委琅井土官巡檢李保暫署州事保甚善撫綏民流皆歸此眞良牧也倘能陞本州土官幸甚行在吏部尚書郭璡以非例不從上曰聊但知守例而不知爲治在順民也遂以保爲南安州判官時緬甸宣慰昔得以所轄當莽地侵欲殺其頭目新把的而據有其地新把的遣子莽只朝貢具愬其事且乞設司授官庶免侵殺遂于東倘地置東倘長官司而以新把的爲長官既而鈕兀五隆二寨亦以其地與和泥蠻近其舊任者陀比朝貢至京皆奏其地近蠻請設官授職以總其衆乃遂併五隆于鈕兀設鈕兀長官司而以舊者爲長官陀比爲副九年命改元何長官司不隸金齒而隸都司以元何目把刁怕賴等言本司離金齒寂遠而去都司實近因改隸焉

瀾滄衛有力些賊每聚衆殺人燒廬舍宣德初緬甸

招綱巴罕入貢賊奪其貢物而射死其子同時有順寧雄摩一十五寨蒲羅夷賊倚山出略殺死順寧千夫長阿茂并土兵等上命都督沐昂發鶴慶順寧土漢官兵分勦二賊俱不之

永寧蠻寨矢不刺非于宣德四年糾合四川鹽井衛土官馬刺非殺永寧土知府各吉八合去官軍撫諭之上命卜撒襲知府職矢不刺非復殺之上命卜撒弟南八又襲而馬刺非據永寧衛上上下三村逐南八大掠夜白尖住促卜元諸寨事聞上命雲南三司撫矢不刺非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鹽井衛諭馬刺

非還所據村寨事遂寢時爲語曰土官數奇逢兩刺
非

永昌千戶所千夫長刁不浪班攻剽潞江逐安撫曩
璧并金齒而據有其地宣德五年黔國公沐晟與三
司官遣使招諭刁不浪班懼罪盡還所據地復歸田
居且賞賚如故已而八百大甸土官刁招散遣貢方
物且奏波勤諸蠻嘗以土酋土雅兵入寇殺人掠貨
乞發兵進討上不聽但敕使諭之且曰聞八百大甸
去雲南五千餘里而波勤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吾
安能勞中國之人爲遠夷役哉

永樂初寧遠州土同知刁吉罕奏稱其本州所轄猛
慢七寨爲安南所奪且虜其壻及女去而徵差發銀
于諸寨上遣禮部遣使諭安南王胡奃令還所奪并
不許私徵差發已而臨安亦以地降安南每被奃黔
國公沐晟奏請駐民兵于黎花舊市立營柵使與臨
安官軍相兼守已復陞黎花舊市柵爲臨安衛中右
千戶所頒印給冠帶如例至宣德中寧遠州復爲安
南所侵掠刁吉罕告急廷議詔官兵委都督沐昂討
之上諭昂曰蠻夷譎詐未可知也往[illegible]兄征南皆謝
徵寧遠土兵七千竟無至者而反助黎利爲逆今安
知其非仇殺而樞役我也其察實以爲進止毋忽

麓川一名白夷在金沙江南與緬接境元時思氏居
之洪武中三將軍下雲南思倫請降授麓川平緬宣
慰司使未幾思倫叛逐景東知府俄陶大殺掠西平
侯沐英討平之已而思倫與土目刁幹孟相殺上命
沐春何福進討何福擒幹孟因分其地設孟養木邦
孟定三府屬雲南而以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
司隷焉永樂元年改設孟養木邦爲宣慰以刁木旦
爲宣慰使廢思倫舊職而木旦爲緬甸土官那羅塔
所殺兄子刁賓玉以土同知典宣慰事然又阻于緬

寄居金齒者有年正統初思倫子思任性桀黠善兵
每大言復祖父遺業至是乘釁據麓川略孟養地傍
及孟定灣甸南甸潞江并攻騰衝而自稱曰法法
者夷王號也四年敕黔國公沐晟爲征夷將軍討之
并諭木邦宣慰罕門發協力會勦師次潞江思任遣
其將緬檢截江拒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
玉嘗遣思任質晟府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降
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而賊將緬檢數挑戰
時左都督方政爲前軍怒甚請攻之晟不可政不勝
憤獨率其麾下夜渡江擊走緬檢破柵斬三千餘級

復象三十餘遂與其子瑛部將傾勇等乘勝深入過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發兵大集攻以旂那乞晟援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久之以少兵往從不進攻知晟無援意遣其子瑛還面身與傾勇陷陣死事聞晟自知不免以冷水攪酥餅啖之發疾卒上乃敕沐昂代晟討賊而思任益橫犯景東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璉諸長官司昂抵隴把以糧乏引歸喪其叅將張榮丁苴部下詔切責昂乃條攻取之策請兵十二萬分三道進下廷議廷臣多言不可而王振用事欲示威四裔乃于六年春命定西伯

蔣貴為平蠻將軍同兵尚書王驥監軍曹吉祥率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征之陛辭賜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過賊大侯州解其圍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會大風縱火焚柵斬賊數萬級賊將刁放戞刁招漢俱死生擒刁門項等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進環七寨下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棄妻走緬甸會維摩州蠻韋郎羅作亂自稱廣新王驥復擊之遣安南安南人械首來獻驥還京論功上賜宴于奉天門進蔣貴為侯而封驥靖遠伯賜方政威

遠伯謚忠毅餘陞賞有差時思任既遁而其子思機潛歴孟養復求撫乞守故地劉議誅首惡未擒餘孽復熾命王驥再鎮雲南驥同蔣貴將兵征緬甸索思任父子緬甸約往取驥難之郭登請行由金沙入緬緬酋卜剌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緬即首聽命登還其國相緬剌劄以大金樓船載思任來獻時嫉登功者別遣登守沙塌剌劄至江不見登徘徊驥貴擊緬焚其舟剌劄復持思任去而思機亦遁驥乃遣千戸王政諭緬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剌浪箝縛思任及其屬二十人付政政遂斬首函獻京師以卜剌

浪長子銀起莽為孟養宣慰而思機與弟思卜尚潛據其地銀起莽不能有也十一年攻麓川為隴川設宣撫司于隴把以土目恭項為使降敕激思機思卜罪令其來朝不至時沐昂卒兒子璘襲爵又卒斌又襲授敕之進兵終不能克十三年復議征麓川王驥與平蠻將軍宮聚副將張軏田禮方瑛等統兵十五萬弁調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諸兵自騰衝整師由干崖抵金沙駐吟笭二渡時賊柵西岸緬甸陶孟備船二百餘為梁官軍從梁渡一鼓破之擒斬數千里賊走保鬼哭山立大寨三小寨七餘寨設巨柵數

重官軍乘勝縱擊之連破諸寨擒殺賊殆盡而思機
思卜仍遁乃班師留方瑛守雲南救緬甸宣慰卜剌
浪孟養宣撫錁起兵捕思機思卜而發人復擁思任
少子思陸攻麥項走之仍據孟養地且言緬人不能
撫民衆願仍立思氏永當差發時兵力已疲且度賊
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許以會目得部勒諸夷居孟
養如故而無官職且不許渡金沙江一步立石江上
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叶佑渡然其時有孟密蠻罕
弄事
孟密本木邦部落明初設木邦軍里孟養緬甸諸軍

民宣慰而木邦在六慰中分土最遠孟密十三處皆
在其內時有陶孟司歪者守孟密陶孟土目稱猶漢
稱巡檢也其地有磚城而無樓櫓倚南牙為險而環
以寶井金沙二水所產瓜菓花蔬與中國同獨寶井
多利木邦宣慰罕揲者利寶井所有特以愛女囊罕
弄妻司歪罕揲死孫罕乞立嗜酒好殺囊罕弄自恃
始行思奪遂結族人與爭不得景泰中與兵侵木邦
逐罕乞據之傍略麓川孟養諸地自稱天娘子其子
思揲稱宣慰務以金寶結內欲自立為守臣所抑不
得行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貪孟密寶石許得

自貢不關木邦而太監錢能貪沈微其地自是囊罕
弄益怙勢縱橫無忌十七年黔公沐琮以勘問囊罕
弄大懼會大學士萬安倚用事有劉賓玉者江西人
也適孟密謂囊罕弄曰無憂萬閣老權而貪陰結昭
德宮與皇親萬喜叔厚盍賂以重貨而陰持之時兵
尚書張鵬請用兵安與劉朋就不可雖安邊息兵其
言甚可聽而不知其以私阻也既而安遣官出撫使
劉大夏往喚以美遷大夏辭不行適副都程宗以憂
歸卽起復偕譯使蘇詮往至雲南大言孟密宜開設
衆驚駭巡撫吳誠有難色宗叱之曰一何怯汝敢與

內廷抗耶誠倉皇不知所為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
三司會勘杖木邦訴民而犒囊罕弄使者時鎮守謂
囊罕弄當出迎既而不至且請曰我婦人不能遠涉
願都堂就我宗乃踰南牙山就見又請曰我見都堂
須有坐宗乃命坐囊罕弄坐定互譯良久已而笑曰
我孟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
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之大象胞胎中乎宗曰然遂
別立孟密宣撫司以思揲為使開設衙門徙隸布政
司與木邦抗安聞狀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
侍郎進南工尚書而思揲奪木邦地逐罕乞如故弘

治五年罕乞迎婦孟乃衆思楪襲之據其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商各落放卓孟信發等罕乞不得還依住孟乃衆者三年巡撫張誥遣參政毛科副使荆茂詣猛密曉以利害思楪猶不服乃遣參政方守僉事周鳳等督理糧餉參議黄東山副使趙炯等督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兵共逼蠻遮思楪度不能抗引去罕乞始得歸廷議詰罕乞雖返故土然思楪未悔罪委官召思楪出見與罕乞歃血盟還侵地而思楪終抗命且復稱兵阻蠻遮蠻遮求援不能應於是孟養思陸請自效勦思楪

先是思陸既受約去官不過金沙江一步然桀傲夷中核昔尤甚居常怏怏必欲復故地會成化中太監錢能鎮雲南思陸乃以祖母琛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名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陸益自負及弘治改元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雖廢而兵部失檢僞以舊號頒給思陸遂以牌符呼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矣諸夷信之遂略取傍小邑自廣至是請勅思楪而諸夷競傳猛密畏思陸兵嘗從思陸請參政毛科以爲然遂請于總兵鎮巡官檄召之未至思楪遣人賂思陸思陸不受曰吾破猛密則賞將焉往而需賂爲科等聞其語益疑乃約木邦爲內應而木邦罕乞亦密遣夷目陳思楪可擒之狀會副使趙炯與科會騰衝而參議黄東山則先之隴川儲糧科欲急爲功令兆人納賄米及徵潞江土舍使川歲例銀犒軍促調孟養兵孟養兵至其領兵者爲大陶孟倫索過金沙江指飛鷹笑曰我曹猶此也得食即食其不爲人使明矣科聞大懼值科營失火營燬狼狽移屯不能軍且飢甚日採芭蕉心食之遂引退而孟養兵無意戰將取道干崖徙去思楪遂遣兵躡之孟養敗然思楪終以勢不敵遣土目擺方請和願獻象

二隻謝罕乞仍備方物入貢科喜方自以爲功而鎮巡委副使荆茂及黄東山往驗且受其請奏錄茂東山及炯科功而以科營失火使對簿科不平奏辨功過炯以茂東山功在己上賦詩十二章以進上惡之罷科炯官而孟養則從此遂背渡江大攻猛密取蠻莫貢章諸寨撫諭不聽會罕乞死子罕烈襲宣慰職年幼不能自立欲借思陸兵報猛密思陸遂自稱宣慰阻山四出黔公沐英上三策上大征中雕勦下撫諭始用下策遣參將盧和統官軍同參議郭緒副使曹玉詣思陸開諭思陸聽命渡江去將鎮巡請暫

于騰衙，擬官軍堵守。錫恩陸名目冠帶，朝議不許。嘉
靖初，諸夷以仇殺侵奪各上訴，下鎮巡按勘，鎮巡遣
官徧歷諸夷，各伏罪，還所侵地。今恩陸已死，其子恩
倫與木邦罕烈各入貢。思倫約罕烈擊緬，擄其宣慰
莽紀歲，語具緬甸誌。於是紀歲子莽瑞體仇殺孟
養，有之，而思氏遂衰。當是時，木邦罕烈與孟密思楪
子思混仍爭地不決，朝議以蠻莫猛地十三寨土地
遂開輸戍，不能守，莫若分其地，仍屬猛密，俾納歲徵
差發銀一千兩，而制孟乃七寨，仍歸木邦。未果，既而
木邦、猛密俱入緬，見緬甸誌。

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酖其嫡兄祿仁，
而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
平之。事聞，上命革蒙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為新安
守禦千戶所，調臨安衛中所官軍戍之。十六年，潞江
安撫司土官安捧奪其從弟抵庄寨三十八所，抵虜
訟于官，不報。捧遂集夷兵圍抵寨，縱火焚掠，抵母子
妻妾及夷民男婦死者八十餘人，因據有其地。鎮巡
聞狀，乃統官軍誘執之。捧尋死于獄，上命仍戮尸梟
市，其子諸及黨與皆斬。

彌勒州十八寨夷久為民患，有阿寺、阿勿者交通寧
州土舍祿世爵，遂于正德十五年相約稱亂。都給事
劉洙以聞，上命巡撫何孟春、巡按陳察討之，擒寺斬
勿，併俘其黨一千七百餘人。先是，寧州故有土官知
州職事，巡捕至州事則流官知州掌之。武宗嗣位，土
官祿俸惡其礙己，乃賄璡，罷革流官。至是祿世爵以
叛故論死。世爵，俸子也。乃復設流官，調通安州知州
竪昂補之，而祿氏土知州竟罷襲爵。

廣南府知府廖鉉避讐臨安，以府印令土同知儂仕
英子添壽護之。添壽死，家奴跛別竊其印，并經歷司
印以逃。既而歸印于族叔儂仕祥所。時仕英親弟仕

儛例得入襲，遂把季爵請追仕祥印與仕儛，而仕祥
不許，遂獻地與泗城州土官岑接，與之連婚，日謀搆
兵滅仕儛家。亡何，仕祥亦死，其子琳乃以府印送接，
而經歷司印則琳弟璦攫有之。巡撫王懋中廉得其
狀，調兵往問，璦懼，還印于通判周憲。命承差李志聰
道經泗城，接詗問官兵虛實，志聰張皇之，且哄以順
逆利害，接亦懼，遂以府印還志聰。時所調兵甫至境，
遽遣班師。廷議褒憲及志聰，而治鉉擅離與守巡失
撫之罪。至璦、接抗命，既已輸服，姑勿問。詔可。

尋甸、武定舊皆設土知府。成化中，尋甸安成死，兄弟

爭襲巡撫王恕與黔國公沐琮請罷尋甸土官改流官知府而武定知故正德初武定阿英者以賄通逆襲知府改姓鳳氏爲言有軍功當破例陞布政司右參政仍理府事擁衆鼓吹迎入布政司堂上任不許乃就司儀門上任而去先是陞參政時請乞金帶禮部覆無例上復破例令賞鈒花金帶一束至是怏怏手把所束金帶曰安用是遂畜異志尋死子朝明襲朝明有叛狀火頭吾泳才告之官巡撫唐龍參請從鶴慶諸例改流官知府而朝明賂金二十萬入賂錢寧事得止嘉靖六年尋何知府馬性魯徵涘揆銀繫

馬頭安銓妻于獄辭比褫下體笞之銓怨名衆亂略嵩明州由楊林木密攻尋何將掠知府報怨而知府已遁乃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郭彬去時參政黃昭道副使周奎統官軍討之大敗于是巡撫傅習急調土司兵援剿而以武定鳳朝文統兵千餘守殿江朝文者朝明弟也先是朝明有叛狀欲改流未果朝明死子詔幼當襲其妾瞿氏請護印朝文忌之皆名衆與安銓往來且銓妻被笞者又鳳氏也至是據㰐口邀攻武定嚮之殺同知袁依知州萊繼等一十三人合銓兵二萬于會城西北門外聲言鳳詔母子已就

戮朝廷且詔勒武定鎮案激諸蠻叛廷命兵部尚書伍文定統禁兵出征未至按察徐讚議調各土兵與衛兵協剿已敗朝文于會城會鳳詔同母瞿氏督兵自會城出諸蠻望見詔錯愕爭投詔降朝文知事去絕普渡河走官兵追及又敗之乃取道霑益思亦東川土舍禄祐斬其首而銓衆尙盛復歸據尋何劫掠數十官兵分哨進破之至必古老寨銓突圍將走芒部爲土舍禄慶所殺文定至部署而還當是時武定雖亂然尙設土官如故而其後有鳳繼祖者鳳繼祖即鳳朝文養子也初鳳朝明死其子鳳詔以

幼襲令詔母瞿氏護印而鳳詔又死繼祖名阿倫至是遂更名繼祖欲以奪襲而瞿氏不許請從土婦襲職例令詔妻索林承襲後使索林又娶婦爲後襲計既而瞿氏有外行與索林稍嫌隙繼祖乘間走京師獻金納指揮級陽言襲武定知府得朝命揚揚其與馬冠帶以歸土人不知者附之如鶩遂因禁瞿氏而逐索林巡撫放宗慶討之不克會易門土縣丞王一心反與庄戶李向陽土巡檢王行道等聚黨萬人自稱混天大王以晉文爲軍師攻陷州縣而繼祖應之且與尋何土賊蘇遮共拒官軍復誘索林與講解

襲殺其火頭鄭竑等七十人，出寇民羅夭大掠，分遣東川營長阿科等攻曲靖、尋甸。時敖宗慶已罷，新撫呂光洵以工部侍郎奉命至，與黔國公沐朝弼、布政使鄔璉、參議虞岐鳳、副使張天復統土官李爵等兵由馬頭井、龍分道攻入，搗其巢，擒斬賊首李向陽，而寇從間道進兵遶尋甸，攻破五寨，擒虜邀及王行道等。乃與鄔璉、虞岐鳳、張天復議築武定城，建守禦千戶所。而繼祖復連姚安高欽據鐵鎖箐，仍出四掠。朝弼議招撫，光洵不許，復以旗牌調土漢官兵，剋期集武定，分爲四哨，令土官儀玟寨等各以險隘入，而監以諸司，且移檄川貴巡撫各率兵應，大敗賊衆于武定之西關。繼祖奔，乘勝焚其巢，追及于會理州阿五賊寨圍之。土官瞻綵、先土婦安素儀先登，斬高欽及賊首二百餘級。繼祖乃領兵萬人分哨術營，綵先與指揮盤珠麼戰，陣斬賊三十餘級，賊大敗，墜崖投淵死者無算。光洵令綵先以計撫繼祖頭目者色，令領兵趨賊寨四面匝伏，而以健兒隨者色入帳中，斬繼祖首並火頭卞大才等數十人。光洵乃自至昂陽，計擒王一心梟之。因請改土設流，降姚安、武定二府土官，裂木府經歷不得統領軍務，而除易門土縣丞職。

上安撫六事：曰增流官，曰立學校，曰更驛傳，曰移巡司，曰置捕館，曰遷州治。光洵以功進尚書，餘賞賚如例。而于是鶴慶、廣西、尋甸、姚安、武定諸府皆流官焉。

三十五年，武定酋阿克有馬頭四十八人，恆聚衆稱首，傑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索以兼金，置魚腹中餽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衆惡其無厭，乃與阿克等攻破府城，殺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等男婦四百五十餘人。時陳典以入覲在會城，賊擁推官白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進公移請以冠帶印信給阿克。閉城三日，復分其餘賊四出焚掠崧村鎮市，所至殘滅，盡殺諸老稚而擄其壯者爲賊。鎮巡不得已，從閉城給印綬與之去。攻元謀、[illegible]曲諸城，未一月，陷一府三州四縣。時尋甸土目大理保楊總結火頭招誘阿白者色及土婦瀚冲爲亂，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先奪印逃，遂殺吏目常宗孝、學正龍旌，由楊休還尋甸，復殺指揮諸藩等。會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駐曲靖，調瀾[illegible]安、綵慶土兵自嵩明追賊尋甸，歷戰歷捷。三十六年，三司官亦分道追賊，而鄭泰等已西破祿勸，知縣穎勛力戰死。已而諸路兵大集，擊賊，斬其家屬十一人。阿克與衆逃東川，官

巢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衆獻軍前并其黨鄭
文鄭崇舜而參政楊俊臣亦率廣南儂兵擊敗海沖
等奪還爵明諸州印信副使羅希益斬楊禮楊成俘
其孥于是尋甸武定賊一時俱平天啟中武定吾必
奎以從征功受官既而反連陷祿豐廣通諸縣進攻
楚雄府破之副使楊畏知分巡金滄統官軍追勦生
擒吾必奎伏誅乃留畏知駐楚雄爲諸蠻鎮畏知後
以附永明死南寧中

蠻司合誌十

雲南三

蕭山毛奇齡（一名甡　字齊于）稿
田易（字蠡吾）　王錫（名絅肅　字文增）校

沅江那中洪武初歸命授世襲土知府嘉靖三十年
那鑑以爭襲殺土知府奪其印與聚數千人流刦郡
縣巡撫石簡督兵進討鑑詐降請赴軍門面親師勁
賊與左布政使徐樾抗戰樾至沅江鑑劫江上流人
馬飲之輒死師少却鑑乃縱象騎直趨樾軍殺樾巡

按趙炳然以狀聞詔奪簡官而責黔國公沐朝弼令
戴罪殺賊朝弼調土兵大勦鑑敗自殺遂革土官收
印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然其印猶藏那氏每
文移指揮取印必以夷兵蜂擁送印至瓊伺之署訖
復擁去萬曆中土舍那天福襲兄自立即鑑孫也
老撾近安南成化十六年安南王灝以兵攻老撾連
破二十餘寨殺二萬餘人逐宣慰使諸蠻震動先是
太監錢能貪賄密以文幣良馬易灝珍貨因與灝往
來互市灝嘗遣使入臨安大理假爲商賈貿易其地
至是蹂躪近邊間有窺內之意朝廷飭將吏隄防而

諭瀨遐國藩聽命去既而瀨復以兵六萬再攻老撾值老撾有備敗歸死者二萬餘瀨大憤自將兵九萬繼之復為滿剌伽所斷援其軍死者三萬瀨憤且恚得疾去十八年車里宣慰報陂兵數萬駐老撾界上八百所報亦如之未幾又去嘉靖中老撾宣慰刁攬章入告言安南鄭氏奪長子光紹為叔父所逐出亡老撾欲調象馬送還其鄉而廷臣恐啟邊釁謂邊臣藏無私交倘攜隙有形其患叵測嘗勸責攬章以私納之罪而遣光紹歸國詔從之

嘉靖十四年安南叛人武嚴威武子陵等亡命於雲南邊界木尾州與八寨長官司副長官龍徹教化三部長官司土舍張澤交通已而安南國人捕二武急移文八寨二武疑龍徹貳已誘執之黔國公沐紹勛及撫按官奏請敕府縣衛所所在防守遏其豕突而遣使布朝廷威德以取回龍徹并寬張澤等以私通之罪上是其言後龍徹遁而武嚴威等亦遁去餘竟勿問

猛密產寶石武宗朝錢能出鎮每歲採辦逐嘉靖初猶然巡按劉臬疏止之不聽時猛密曾思貞猶在也年一百歲凡採辦例必先應官府然後與商賈貿易每一往五六百人其屬有地名蠻莫在猛密東往來致道所必經者寨中男婦皆黃斑面刻鬼頭首釘銅鈴聯絡之繞兩足間以為飾然工幻術能易人心腎手足致死即馬牛亦然時以採辦者多人有與索其食者既去腹痛死已而所乘馬亦死剖之則馬服皆土石也思貞嘗勸之凡殺數千人不得絕至是復議勦以兵少中止思貞一百十歲死

麗江土官木得在元為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功授世土知府凡徵調征討皆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從征思任亂有功後以若西匪能抑吐番每有徵調但輸軍餉免其兵公八世至本增值北勝擒亂以兵擒首逆進秩已九邊軍興助金二萬已又以殿工助一萬褒之乃復條陳十事下部議可進三品秩尋請老子懿襲萬曆中有兄弟三人長名木公次名木么三名木厶長即土知府也三人皆好禮有名碩善取金其法每雨過輒令所在犁其地伺之及又雨輒而礫拾皆金矣特拾金皆輸之官民間匿銖兩皆死嘗貯金數十庫傀人每傀以千計人謂之木公金云其地近西名狗西番

姚安鐵鎖箐本猓猓前代無內附者弘治中稍稍歸

命問諫之姚安姚川諸土司知所領無專屬至嘉靖
中始專屬姚安高氏遂稱姚安鐵鎖等俞迎僧屬繼
祖及姚安有約崇祖者統等賊出犯崇化爲繼祖應
及繼祖敗後他一切勿治等以謝綱及歸羅思爲亂
是時賓川大姚各衆聚等錯列有所部赤石崖蛛蛛
古底烏龍壩大波那你甸楚腸各左木茶刺羌浪金
旦俄打喇小茶喇喇摩歪等首只甌苴部酋李引等
賊爲鄉導其地有所部瀦刀嶺猺避愁者甘懸巖大
等天險可恃以故傈僳無顧忌有火頭羅思者與百
夫長羅勤快等火頭潑言衆魁也勤快者異志而長

羅思等不發會巫人李仙子挾幻術至等謂思曰等
中饒王者氣當今有赤手搏虎大酋南仲者豈君乎
思應聲曰吾而不王誰當王者矣將勤快方治游移
藥矣聞思言亟賂思與謀思乃與勤快羅革等十人
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有南仲立爲冲天鐵副十
大王拜楊莊三爲相子撒爲將軍造符籙印送兆兵
隆慶六年瀾滄兵備周汝德徵兵討之無功都御史
鄒應龍遣將楊州鶴潛至三姚偵諸羅狀三姚爭徒
跳訴諸羅不道州鶴返命命臨江娳獲攻政江城殺
府吏奪印諸部洶洶都御史乃決策進勦陽倫所司

令勿擅興師即興師當先擒獲且必俟冬春瘴消而
後請期當是時姚安知府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
史都御史問勦賊事汝允曰羅們已薄罪宜能兵都
御史怒應曰諾既而語裨將胡瀚曰太守豈以賊爲
負可撫耶太守掾史與賊故等夾營遣人邀賊寨來
請謂爲聽撫索貨去一旦上官移檄令持斧逐捕賊
先告賊賊逝逃夾官借捕亡命報仇指示仇帶劫人
有姦賊賊出夾官手但借路實仇者非夾官與賊分
姦賊去凡所請皆許吾欲使瀚爲諜者往慮無因乃
令給二圖分勸善戒惡狀令瀚持往盡得其虛實印

令前軍軍安寧駕言使永昌而密遣人以羽檄徵武
定葭郡兵由紅古底喇叭等入攻鐵鎖箐以器械盛
橐中陽爲估商既已十道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晉寧
安寧諸郡以親木利郡中尙鼓吹開閣如故而都御
史已微服至洱海騾臨赤石崖由俄打喇經房吾
賓諸寨自將中軍而以副使劉伸軍大姚僉事田汝
衛軍賓川征南將軍沐昌祚軍威楚各與葭郡武定
兵應乃令匠建坊山間手書之曰平賊嶺遂督瀚等
攻阿寧喇喇鮓摩烏只苴朕衆喇厥姑衆次何頭嬰
職直破鐵鎖諸道兵皆集爭先陷陣斬首五百級捕

獲生口七百餘人羅思羅苴走山洞死徐賊保雞足
山鵰鶻郎官軍又破之生擒李仙子王勘伙等大撤
諸箐下土官庄庄人縛僞相楊桂三將軍子撒來獻
乃破螳螂古底江郎小抓郎倚諸箐盡平事聞賞賚
有差先是箐中多幻術能令人入箐迷惑且技巧男
婦舞雙刀上下山如蜚及執李仙子試之果能役巫
鬼預言吉凶常夜易軍中樣卒以亂刀斗勘伙亦能
令屋死作滚石聲驚人嘗其彼鐵鎖時御將盧雲入
箐中見一白衣人持斧立巖上雲追之忽上樹不見
軍中望之者以爲猿云時亦石崖增設判官一人專

以逐捕爲事而分鐵鏁箐外何羅奈衆喇只苴賊只
摩膩姑他俾拔章谷排紅古苴黑雞苴的務喇叭俄
打喇各左屬雲南赤石巖螳螂古底邋山屬北勝徐
部署如初
納樓普沙曾從高皇帝征伐積勞賜沙曾副長官使
食邑于納樓茶何遂爲納樓茶何副長官司四傳至
普星以叔父普顯食三山北泰使備陂南紅衣黑脚
諸閼星死子安在襁褓顯乃鹵安欲害之朝廷論顯
罪當死會赦徙貴州旋復逃歸奪死喇孔及五畝水
塘二寨嘉靖初安卒子銓嗣顯復殺銓奪印而去銓
子崇正幼與其母訟諸制府與子普宗又坐法徙騰
而宗妻遺腹生阿乃請得食乃奄寨及崇正長奠宫
阿乃亦長據乃奄倚紅衣黑脚諸險慨然曰死喇孔
五畝水塘吾大父食邑也不與崇正崇正訟之竟不
與于是相仇殺會儂人記來阿烱矣隊三百人藏匿
祿谷崇正密名至主魯寨而以酋長易兎掌之阿乃
亦名黑脚陂南諸蠻兵並爲亂當是時曲在阿乃未
幾阿乃死可飛兵崇正欲盡并從弟崇新崇頫寨令
東昂李朗鳴引記來等擊新等思奪其地不克歸臨
安衛經歷鄧鎰從李英亡命納樓崇正名與議陰貽

千金一聰英所爲英復引儂人阿桃阿樊七百人擊
破芭蕉箐非官寨殺阿賈等崇新亦帥酋長別者雹
王廷相阿寫等引陂兵五百人擊破羅白俄賈法克
諸寨殺略刀撐俺他等崇正憤甚復引儂兵擊破打
娘多寨殺落書等會萬曆改元下令逮捕諸亂者坐
遣材官騎士驅陂兵出境乃襲捕崇新崇頫[illegible]亨自
維王廷相阿籠等十餘人而臨安亦捕獲東昂李忠
等並繫之獄已復逮崇正不至御史按之急始就吏
竟坐法免子儀襲而吏議以崇順不與亂謀乃山順
令其子五官保並食別者雹寨餘與死獄中李英問

順出怒復引僰兵擊破別者雹殺刀博等明年銓復令李英趙春擊破別者雹殺崇斯其斐楊氏及五官保遁芭蕉嶺英乃據宗恰孟弄以爲險守將楊州鵠出戰不利別將楊守廉復調蔣何兵轉戰復不利都御史鄒應龍會征南將軍沐昌祚總武定新化兵四而攻擊大敗之生擒李英阿桃阿樊習輸阿掌等合僰死英等亦死應龍予告去僰人阿六矣登乘間出殺略御史郭廷梧等議以僰攻僰立調廣南土舍僰文舉往捕果生得記來阿烟矣兌阿六矣登及阴阿耶楊等而餘黨悉平其後紀平僰功謂應龍撫御失

宜免應龍其他邊將楊守廉等皆以要功啟釁坐市死論者冤之

緬甸古朱波地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至明則謂之緬以其道里之緬邈也其族不一種呼十緬有所謂得楞子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游洞吾摽古者而梁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間遣將軍九良吉𨙻擊破之建邦牙至高皇帝二十六年緬王南速來錫明年置宣慰司以其長卜剌浪爲宣慰使卜剌浪緬王稱也緬人呼王爲卜剌浪王之妻爲米㿄剌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猛密去黔南二千二百八十里出金齒衛漂過怒江踰高良弓山取道施川經蠻牛莽港蒙叟沉金沙江至緬境有城郭廬舍金銀寶玉且饒鹽利王出入乘象馬有文書其行軍者名錫剌善火器置鳥銃獸弩錫剌所持兵在前則眾荷供具隨之故軍行五六萬戰者不滿二萬永樂三年緬酋那羅塔來朝那羅塔者卜剌浪長子也詔使襲宣慰而更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古剌底馬撒靖定爲十宣慰司至五年緬酋馬者速復來朝馬者速者卜剌浪次子也初卜剌浪分緬地使那羅塔管大

甸次子管小甸暨卜剌浪死那羅塔盡收其土地人民有之而逐馬者速馬者速往依速哈昔土官板洋爲贊埒至是來朝訴其情而請復小甸以從父命詔諭那羅塔使悉還土地資產既而緬人與孟養刀木旦侁殺敗行人張洪持節往正其罪那羅塔遣使乞宥許之十五年遣緬甸舘于京師宣德二年宜慰新加斯與木邦侁殺而死子弟皆潰散緬者父老共推大頭目莽得喇權理其地而緬人便之遂請莽得喇襲宣慰使五年施川思任及緬何莽得喇各遣使上言木邦擎門占據其地黔公沐晟諭還之至正統中

麓川思任遁緬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索思任于緬
而許以地緬乃獻思任幷其妻子兆徙板踆等語詳
麓川誌中弘治元年緬何來貢且言安南侵其地二
年遣緬修劉戩諭安南罷兵而其後有莽紀歲者爲
木邦罕烈孟養思倫所殺
當思倫罕烈之擊緬也既殺莽紀歲而瓜分其國緬
人赴闕訴不報嘉靖六年始命永昌知府嚴時泰往
勘時孟養尚遣思倫夜縱兵鼓譟焚驛令時泰等僅
以身免乃別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時有瓶金牌
千戶曹義併爲所殺值安鳳之亂不追問其事也莽

紀歲有子生于雪中其體有光滿室因名瑞體少奔
匿洞吾母家洞吾酋養爲己子既長與養母通洞吾
酋死瑞體妻養母而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一名
擺古濱海與佛郎機隣古喇酋兄弟爭立瑞體和解
之古喇德瑞體爭割馬革地爲獻受其約束號瑞體
噠喇噠喇華言公道主人也瑞體乃舉衆絕古喇樹
道殺其兄弟而併有其地令緬僧有妖術者跡之樹
海隅七十自衛諸蠻畏之尊爲金樓白象主當是時
滅緬者木邦孟養而與緬相抗者猛密也猛密思烈
子思忿思糯相爭忿訴于瑞體瑞體殺忿僞立思烈

次子思混改名思忠而假途于混以掠孟養即留土
目卓吉據其地既而卓吉爲忿增猛乃會別混所殺
瑞體破猛乃執別混卿欲入寇內地時朝議用總兵
官沐朝弼請巳于蠻哈設兵防緬瑞體見有兵遁去
故事土司襲替皆勘貿請命于朝隆慶二年木邦土
舍罕拔遣使告襲官吏有索賂者拔怒與弟罕章集
兵截旅途使漢人不得通會乏鹽乞于瑞體瑞體餽
之五千籮拔感緬而恚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
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鍔白象猘緬珍貝
香藥甚夥遂約爲父子時有官府只要一張紙打失

地方二千里之謠而于是向之爲緬讎者今且臣緬
矣潞江安撫線貴聞之亦投瑞體日謀寇內侵且遣
使名隴川多士寧士寧不從既而士寧爲岳鳳所殺
鳳隴川秤弄也會于崖宣撫刀怕舉死罕拔請瑞體
襲于崖于崖下則隴川多忠幼而漸立可乘勢攻之
瑞體上于緬僧吉其子莽應裏悍而狡謂瑞體曰隴
川于崖雖無主路遠難攻遂西思箇地廣兵強世讎
殺箇我遠鄙川崖而乘虛襲我此敗道也莫如稍助
拔兵聽其自攻夫遂西木邦在我肘腋若遂西不爲
我有尚望能出三宣侵永騰于瑞體然之借拔兵一

萬令自取干隴而已。率兵侵迤西。迤西思箇出應敵
相持不決。而隴川指揮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亦貸
重賂拔緬。拜爲父。蠻莫土目思哲亦迎降緬。緬納爲
義子。乃調緬兵萬餘爲疑兵。出入于緬何迤西界上
而制思箇。復檄罕拔兵會岳鳳隴川襲多忠。萬曆元
年。緬兵至隴川。多士寧妻罕氏。木邦女也。力不能支
懷印信攜二子多忠多孝并二女及姪罕朝光并奔
永昌。當事不能救。仍遣罕氏還隴川。罕拔素旋朝光
欲爭襲木邦宣慰。惡之。至是鳳見罕氏同朝光還。遂
貽書拔。請爲拔除朝光并戮罕氏。拔喜。令罕章罕難

等助之。夜襲罕氏。罕氏攜二女走于野。鳳執之。斷其
右臂。奪其印。并擒殺朝光。而生送二女于緬。多氏族
屬殘殺殆盡。鳳遂受緬鐸。據隴川。乃與罕拔思哲定
盟。必執思混下猛密。本瑞體以拒中國。時僞爲錦箋
象函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莽噠喇弄王者
報天皇帝。中多誇誕之詞。皆鳳所爲也。而罕拔則恃
緬勢。侵干崖。乃怕衆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娶
汝并汝兄宣撫皆爲汝襲。可據干崖以臣緬。怕文挾
二子奔詣同知薛衍守備李騰霄愬言。拔欲怕文背
漢事緬。妻嫂滅姪。無天理。怕文世受國恩。願與戰。次

日方戰。適瑞體遣子應裏喇鮪率衆二十萬分戍隴
干。聞拔以其兵驟臨之。怕文潰奔永昌。而衍與騰霄
俱退去。拔遂取干崖印。令罕氏收掌。罕氏即拔妹也
且與緬鐸。令罕氏以女土官臣緬。而名叢達副使刀
思管。管弄經歷廖元相佐之。給貝葉符令同守干崖
以防中國。當是時木邦蠻莫隴川干崖諸夷俱已附
緬。而迤西獨未決也。僉騰副使許天琦遣指揮侯度
持檄招諭。迤西思箇乃刻木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
莽噠喇。率衆拜之。以卜向背。而莽噠喇木墜地。思箇
乃受諭與瑞體抗。瑞體大發兵攻迤西。思箇告急

會天琦已卒。署事副使羅汝芳知其事。犒思箇使者。
給寀衙。許以世襲。令先回待援。而募商人慣入緬者
予金縢。令往密伺其虛實來報。于是檄近緬諸夷說
以內向。依期援迤西。遂調漢土兵馬躡至騰越。思箇
聞援至。喜甚。立令土目烏祿剌送領兵萬餘絕緬糧
道于阿瓦。衆且督大兵伏叟撒。誘緬兵入。截其歸路
然後自衝其前。而請援兵自隴川尾擊之。緬大敗。會
糧絕。撮金易合米。將象馬屠木判草以爲食。疫癘大
作。死者如丘山。瑞體請和。不許。將水兵開江中石閘
衝潰緬舟。而近緬諸夷如景邁猛璉密受汝芳檄者

各調勁卒聽指使便宜大計諸道入覲者恐軍興阻行
移書諸同事合文止援因汝芳不聽遂揭巡撫訐兵
連禍結失馭夷之道不便撫臣王凝馳檄止汝芳汝
芳援檄投地大罵然已無可如何思倚力既疲援不
銜發岳鳳偵知之睹集隴川兵二千兼程援緬導瑞
體由間道遁去思倚力追之且追且殺緬兵生還者
十不一二然而已失機事矣五年巡按陳文燧上請
經理然與時宰相牴牾事亦變六年廷議遣使將迤
西所俘瑞體兵象佾以金幣諸物送還瑞體瑞體不
謝七年木昌千戶許鳳奉使買象于猛密猛密酋思

混卽向瑞體所立改名爲思忠者也時亦臣緬執許
鳳幷軍件送瑞體會瑞體修佛事遣使持檳榔葉緬
文送鳳回是年瑞體復率兵象侵迤西報戛撒之怨
思倚以無援敗奔將之騰越中途爲奴郞鄒等執送
瑞體瑞體殺之盡據迤西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
人李阿烏諭緬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引
先年將貴王驥征麓川事瑞體不許及言罕收岳鳳
不法假緬力擾漢地瑞體賜應曰吾不知也居何日
越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干崖土婦罕氏久
臣緬今復奪其印俘之無何莽瑞體死子應裏嗣

酋岳鳳罕拔之臣緬也爲瑞體招附諸夷拒中國凌
已成勢頗厭心忌拔常譖拔于瑞體不應至是唉應
裏殺拔併木邦地時拔子進忠守木邦應裏遣弟應
龍代之拔孽子罕鳳與耿馬舍人罕虔謀共擒進忠
獻應龍乃以灣甸州景宗眞爲鄕導追進忠于蠻哩
江進忠挈妻子內奔兵象從者不十一餘悉俘于緬
緬兵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孕婦以十
男冠木昌女冠順寧腹破得女攻順寧俘猛淋寨指
揮吳繼勛千戶祁維垣死之是年冬又攻蠡達副使
刀思定求救不應糧盡城破妻子族屬盡爲所擄酋

是時干崖刀怕眞雷弄廖元佾遮放刀落恩南甸刀
落意蠡達刀思定皆陷于緬給事傷文舉先爲保山
令稔知緬事上便宜七事部下兵部議巡撫劉世曾
巡按董裕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游擊移
武靖參將鄧子龍爲木昌參將各提兵五千赴援副
以土兵應裏亦西會孟養猛密蠻莫隴川兵于猛卯
東會車里八百孟艮木邦兵于猛炎大併衆入犯姚
關綎與子龍大破緬兵于攀枝花地斬宗眞罕虔首
乘勝追招罕招色所向無敵其提奏有名地者曰蠡
達曰隴川曰怕略曰魚刀山曰朋緜曰猛林曰南甸

曰黑猛弄曰大窩蒲曰章拜寄曰蔗子山曰猛淋峽曰黃連關曰夾象石曰小隴川曰西山曰六庫阿曰憂陽曰遮放其捕獲土目有所謂頼眞綵乖從伯講綵唵喇哞喇亥喇斷波唵波猛喇喃捧貴久院怕痛喇怕喇衣老戊喇喇喇立喇莫喇應吉項作者而行問紀功有名則土同知高承祖土縣丞楊如貨土舍者繳粲土舅小羅奴李八姊土婦安素儀等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斬首萬餘恢復舊地三千里乃復用蒲人爲偵探以計擒招罕招色于三尖山獲罕虔婁朽姿博招罕斐羅送獄于是綎子撲率兵出隴

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會莽灼瑞體弟也聞官兵至大懼糾猛密思忠發莫思順詣綎請降旣而灼行至蠻朴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决勝敗不爽每出兵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是問不應應褒乃以灼子乃篤改名思斗莽府者守阿瓦而岳鳳贈顧行問深悔緬不足恃乃遣姪岳亨妻刀幼子喃歇先請降綎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之一斬陪臣首二追罕氏于崖門三獻僞錄四還被擄男婦五招徠逃西鳳初出緬所給錄無干崖門不許旣而復遣子襲烏送罕氏金牌救書及緬賜象馬然後詣軍門請罪時劉世

曾等謂鳳有必計欲借之以招諸夷議處之金沙江游許不死故當時猛哈思化進西思威木邦罕鳳皆殺緬使詣綎降進忠亦集其餘衆來奔今六月焰莽緬調官軍必不前綎乃率緬甸土舍莽末順發莫發酒阿線養凱挨旦猛莫遮思噶得猛密所部五萬發莽允莫八外猛撞光腦遮傲錫跛猛廣猛炎來於小猛養噶諸夷兵不避瘴暑先登斬首捕獲無算姿提陞賞將諸夷向背多覗岳鳳爲去留故綎欲暫假貸效俟事平正法而嘗斗日索獻俘而不之察也十二年冬征南將軍沐昌祚等檻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

莽麋聖晏得皮一人致京師上御皇極門受之祭告如例于是諸夷解散發莫思順阿瓦莽末順征密思忠錫跛思奇進西思威俱先後逃去仍投應褒詣讀綎等調劉天俸爲將軍而應褒得意令曾長喇緬臘塔答等帥阿瓦遮浪兵分屯遮些喇麻哈戛麋補尹然勘紀哈俵喇爽博辟等城而自以精兵留密堵且札阿瓦江以爲險天俸帥指揮楊棟等擊破遮些蠻喇諸城直逼阿瓦江緬兒潰兵至蠻游乘勝斬殺生獲緬目多囊長等拓地二千里金騰兵備李材上其事將在陣多土兵不知取級旣而復往廟澁且報

數多參錯御史蘇酇劾李材冒功殺降首當緬兵
祿以我兵禦莽死者甚衆其數仍不合帥皆多敗因
上怒逮材天倖俱下獄法司覆上狀原罪不報時材
與天倖前後上書大抵謂執緬酋大閔長散奪存臣
也從遊西戶八章罕猛頁之請造杜杻破遮浪者臣
也而謂秋毫無所捕則當時孟乃猛准猛養受散是
誰捕獲遮些猛曼黑安都六是誰安撫夫金沙江去
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遙又擾莽酋恒尚不能往來
豈有兵爭之日詣商得洋洋鼓棹而行使臣用殺如
臺臣所言者如以爲割屍抵級則士卒當將以殺戮

死者約五百人即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瘞
道左何至數月後猶聚屍一方尚無腐朽以待臣割
剝乎且夷賊自報在猛堵城殺呀泄泄別在遮補城
殺喃者別者在大別養衆殺喇死在戛慮補彝蠻城
殺喇過在麻哈城殺喇別散未聞夷商行名氏者上
終不省論棄市其後以他事出獄先是思忠等歸命
時朝命嘉其義以思忠爲猛密宣撫思化猛哈同知
思順蠻莫安撫比信符至而思忠等已復投緬乃以
忠妻罕烘順妻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至是應裏攻
猛密罕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從子思仁奔猛廣而

猛密失猛哈思化復逃奔蠻莫據之罕送率其子思
華奔騰越時有謂非思化之罪巡撫蕭彥令撫夷
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化營化稽顙聽命且
云奴有功遮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給食蠻莫從
之十七年孟養酋思真爲緬所擄其秤哥思遠奔思
真友來歸給以冠帶令思遠依思真妻守孟養而思
遠乘亂自立爲宣慰莽諸部夷諸部夷引緬兵至蠻
言遇思真殺思遠妻妾同知漆文昌率思遠思皆奇
蠻西緬遂破孟拱偽罕猪罕于孟養妃罕于孟拱而
去而攻孟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奔雅益而猛廣

亦失十九年應裏欲乘勝至騰永祭告墳墓率猛別
阿瓦科堵罕遵罕兵采蠻莫思化告急時思個據
遮西侵猛密以雍會爲部落依蠻哥洞吾擇擾而緬
復助之征南將軍微諸夷兵邀擊莫多俘從至那莫
江接戰會天炎官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遂敗騎二
百伏等練上下令夜舉火縛諸炬于樹人執三炬植
二炬地下高岡鳴金鼓賊呼震天緬望見火光如徐
卒至蔟十餘萬衆及郵遁而我兵追之俘斬無算時
給事張應登上書條緬事謂騰永去京師三千里而
遊一應土司諸襲者隔道不與勘給但經驗發勘二

三十載乃令土舍管事漸凌衆暴欲其部不亂難矣夫諸部分布原憑調度今棄緬事者尙言遐荒罔在緬後牛蹉喇在緬旁皆約令擬之而我得中遜鴉蚌之勝況姚安鶴慶景東北勝蒙化羅次之屬皆近部也夫得楞素有積忿阿瓦久懷不利加之以木邦孟養孫羅蠻莫孫拱孟養遙西新被讎殺而不因之以徼結諸夷令自相攻擊此爲失策至若各省直有正副總兵兩人而滇南獨以一總兵居其省分宜改騰永參將爲副總兵其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遷轉之例當隆其體統以遲同官行同知事鄧子龍往顧猛

邦可屯令羅苟緣出在三宣鼎足之中度道里北去騰衝南何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盞達東去小隴川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耳誠付子龍以屯而招遠人以與川緬爲令中國占籍者聽其自便復倣王驥故事凡武職有納粟百石者許陞級予廕以爲屯費乃收軍中善造火器者爲一營歲時監造土司豈稟不得以金銀什物爲常例餽者務令則緬事可效不用是年應襲遣使等丹海奔查貢貝葉緬文求通而思仁復叛投緬先是思仁隨罕拱奔孫廣時有丑線姑者思忠妻也思仁乘思忠投緬于奔行

時烝嫂線姑即欲得之以爲妻而罕拱不許至是罕拱與線姑及線姑子思禮皆奔隴川而思仁奔雅益率兵衆犯隴川欲擄線姑去令隴川宣撫多思順有備弗克遁懼中國問罪乃同丙測歸應襲應裏僞署思仁于孟密而罕拱思禮復奔芒市二十一年應裏欲以允罕守蠻莫思仁乃以孟密兵及孟拱堵罕孟養蠻罕集衆三十萬象百隻擁送允罕據蠻莫思化敗走壘等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分道內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額一入杉木籠並出隴川多思順不敵奔孟卯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出

駐永昌先懸重賞購思仁頭乃以參將王一麟攻猛哈指揮錢中選攻上關守備張先薦攻打線中軍盧承爵攻哈嗷左右大斬獲遂克復蠻莫追之踰等練賊狡甚僅以嬴兵數人馬數匹遺道左既而以象數隻嬴兵數人遺道左而伏其勁者于箐崖中俟官軍過出擊之官軍遂不敢窮追而返時御史李本固倡設關屯計而用賓成之築八關于騰衝之邊曰萬仞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關設一守備戍之而募閩人黃襲使暹羅約與得楞夾擊緬緬初以孟卯多俺爲鄉導寇我東路

至是遣木邦罕欽擒多俺殺之以絶其黨于是樂杰麓于猛卯大興屯田會是時邊事旁午餉不給運米石廿金而值不與故鋭意與屯三宣之內以營兵任屯其他非營兵而願屯者聽二年小成免其賦三年大成始十一而賦之是年緬酋思仁寇蠻莫大敗之斬其渠丙測二十六年車里老撾刁擯猛刁伯猛等入貢而耿馬罕們瀞何景從鎮康刁悶枳蓋達刁思樵皆修貢事獨孟養思箇以來歸爲緬所擊檄各土司合救之緬潰去先是緬遣孟璉孟艮及士舍刁派遵等乞欵貢詔賞應褎及予崇踐荷戢捐詔銀兩

使其赴騰衝來領復申之禁令曰毋賜順陰叛毋交貢子犯毋報怨思化其欵思化亦曰毋絶緬貢道而緬竟違詔至是思化子思正乘多思順之喪襲隴川據其妻罕氏三十年阿瓦襲罕與木邦罕玫子罕稔俱幸兵討思正當事者殺正以止其兵三十一年襲罕罕稔亦入貢緬勢頓衰而暹羅得楞復連歲攻緬殺緬長子莽機撾擺古酸破自此緬不敢內犯然蠻莫擺古洞吾等綵諸近緬部終先後附緬如初至崇禎末蠻莫思綿爲緬屬守蠻木河會明亡永明王僭號僞年永曆南徙與黔國公沐天波等走蠻莫思綿使

告緬緬使人迎之且傳語述爲僭將事并出神宗璽書索今象合之差一分以爲僞天波出已印相比無差始服蓋自天啟後緬竟絶職貢無可考驗故也將天波與蒲纓謀乘間走戶臘二撤不果遂入緬居阿瓦對江阿瓦卽緬酋所居城也永明從行者皆分給土人爲奴惟岷王子八十人逃逕羅去八月十五日爲緬朝會節各衆俱至邀天波等行禮天波不詘同官馬吉翔李國泰輩歸而恥之道緬永明妃弟王維恭家索酒飲維恭有蠻妓黎心令出歌舞黎心泣曰此何時尚作樂耶吉翔怒撻之會永明將僞西寧王

李定國以兵索永明敗緬兵于洞武擒碰及瑞羊岳逕抵南鴨喇江屯洞伯別將白文選屯象腿各去緬城八十里以無船將造船于馬得很井角緬大恐謀殺永明以絶望值緬酋弟莽猛白弑兄自立慮諸蠻不伏欲示威集兵殺永明從臣沐天波以下四十二人然後出兵與定國戰定國以十二舟濟師風發覆五舟急引還屯黑門坎文選遠北走迎

大清軍于錫泊歸命定國走景線復走猛臘道病死而緬人執送永明王于

大清軍前請降時同降者有孟艮孟定木邦蠻莫猛

密孟養諸有名部皆緬屬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稿
山陰吳升 較

蠻司合誌十

雲南 四

者繼榮羅雄土官也父濟爲知州見管長妻美殺管長奪之生繼榮十四歲卽持刃逐殺濟濟大驚欲竄繼榮死終以其母故不忍假爲就學錮他室實囚禁之隆慶中濟老無子乃釋繼榮出使替職繼榮據州遂逐父父訴之鎭撫鎭撫收繼榮迎濟濟歸繼榮踢事之實則囚禁如他日因巳狀且別囚其嫡母隆氏而遍烝父妾有沙氏者不肯從縊死濟密遣土目者希訴鎭撫繼榮覺殺者希會萬曆九年大調羅雄兵征緬繼榮將行恐留濟爲難遂弒濟時霑益土知州安世鼎世絕其妻安素儀典州事亦提兵赴調繼榮見素儀大悅遂誘合兵宿其營逐之且陰倚霑益兵力得自助而越州土舍海見其寡嫂資氏有殊色繼榮夙與通至是出師卽頓兵其家繼淫至數夕乃去知州越應吞憤甚白兵備謀陷兵資氏柴擒繼榮繼榮脫走繼榮自以爲不容于衆且陰恃兵力遂聚黨

占據土不輸貼馬强洱諸夷婦無道先是繳榮生踣
有異徵及生廣額大鼻雙目如炬兩手垂過膝嘗自
吾以此二肘揮斥天下足矣至是妖僧王道妖道楊
五郎見繳榮貌大奇詐依繳榮繳榮喜造望乃鍥丁
甲祠見殺處妾舞旗鼓號爲神兵且鬪場演戲梟募
諸土兵別徼馬卜古獰諸部諸部多應者獨水西隆
有義本繳榮外家畏禍且恨繳榮因婦母隆氏不應
當是時臨安普安臨元諸兵備統土兵甚嚴而巡撫
劉世曾巡按李廷彥並移檄諸道防不測繳榮乃以
阿東阿古李志明等各提兵發法郎偏頭龍何羊街

蠻司合誌 卷十一 二

子諸處攻破陡坡鴨子塘六旗析土舍沙東土婦資
氏奪其軍梁石城于赤龍山寨高抑天廣六十里建
龍樓鳳閣于其中而圍以寨寨其下有龍潭九口險
不可越料諸軍妻若子盡質寨上繳榮誓蹕樹黃纛
旆次日率羣寨淫諸軍妻諸軍妻無敢抗者十三年
巡撫世曾遣副使程正誼僉事鄭發爲將軍調諸土
兵寧州祿華諾嶍峨六志貞師宗隴勝水西隆有義
霑益安絡廣越州資氏尋甸木邁春路南番勝雲南
世文新化普同春武定俊世功亦佐沙勝蚊今祁將
劉綎萬鑑劉綎理郭九疇李延之等統之軾驍胥蹲

營自撤馬發兵攻赤龍寨斬阿姑擒隆氏資氏海
氏賊渠楊達孝妖道楊五郎等進攻普得龍及陀木
舌星諸寨斬王道張道仔獲男婦及降賊一萬七千
四百人器械什物無算追奔至阿拜江隆有義所將
李斬繳榮捷聞賜劉世曾沐昌祚舒應龍程正誼祿
華諾等調曲靖衛中左所軍羅雄改名定雄建城設
流官知州赦者繼仁續者氏後給以庄田一切豁書
獄訟盡屬流官而是後有必六
必六土舍羅稱府羅雄自繳榮滅後必六娶繳榮別
寨脂據其妻小隆氏且以名梟時羅雄初城知州何

蠻司合誌 卷十一 三

倓甫赴任以土舍者繼仁繼者氏兵衛稍弛必六乃
壁大壯寨與電速阿非速理阿擺阿五得六人挾四
姓寨反萬曆十四年破羅雄州殺土舍者繼仁及土
目李本忠田承賓等而執知州何倓驛丞張雲錦二
人將出城合沙人三百人從他寨還同州城急馳州
觀必六諸其援州也大怒合兵殺沙人百人沙人奔
追之至河上復縱擊沙人溺水死殆盡時必六兵少
諸夷惡沙人死無依不直無附者而悼何人析林等
謀移兵討必六必六懼乃挾倓爲質強倓作移檄太
府謝沙人反破州狀必六擊賊賊乘州走倓見符罪

必六軍請給必六等冠帶旌其功而後治俟以失守之罪時臨安兵備文作曲靖兵備金從洋知其詐請與兵討賊都御史劉世曾止之即日給冠帶然祇給必六竜速二人使諸賊自銜忠於是賊益困兵文奎諸夷風必六入謝必六遣阿吉詣軍門世曾厚賚之必六喜乃與文奎宴文奎密飲諸監門僮夭大風雪衆甚令俟易夷服賺諸夷家夜出走江上江上軍伺援者皆夜至衛俟間道至曲靖而世曾已遣副將李存忠參將蔡兆吉守備張允聲等統寧州越州水西霑益尋甸亦佐諸土兵及馬進古衛沙兵攻大非

寨破之斬必六阿五得生擒阿束阿卓等攻都宜二硬寨破之生擒方俗阿恕者洗等攻阿邦至大箐遁擊自硬普拖破之斬阿攏等攻色屋阿野迤西七黑安革本外破之斬阿菜等其捕獲生口及斬級俘鹵牛馬器械無算上賜沐昌祚文作及土官祿華諸等世曾先有論賜告於是改羅雄州爲羅平調維摩州黃寧以同知行羅平事何俟視維摩

順寧與大侯接壤皆請發也順寧土知府猛氏大侯土知州奉氏世爲婚姻萬曆中順寧猛廷瑞與兄猛思賢爭襲相攻殺而大侯奉赦奉學兄弟亦然學嘗奉赦分州治各設官署稱上下二衛雖赦居上衛學居下衛顧相抗無次第有司雖知之亦不問而廷瑞者奉學壻也二十五年廷瑞與兵攻思賢奉學助之巡撫陳用賓疏請征勦而以僉事李先著參將吳顯忠統兵攻城擒其寨廷瑞急請降先著不許令擒奉學自贖廷瑞乘間遁觀音山顯忠追及之速破數寨斬奉學于陣而執廷瑞送軍門誅之事聞改設順寧土官爲流官知府而改大侯州爲雲州設流官知州併坐先著縱賊罪論死未幾順寧猛廉與奉赦子奉光奉學子奉恭請復土職稅交堵十三寨共抗等復

擁兵叛二十八年用賓復遣顯忠調土漢兵征之未幾平

孟定舊名景麻洪武十五年置孟定府正統間知府刀祿孟爲麓川所侵遠徙他部舍木邦舍曰罕葛以從征功靖遠伯王驥令饒食其地嘉靖間木邦罕烈侵孟定奪知府印私令舍人罕虔饒食之是爲耿馬萬曆十二年官軍克耿馬復以罕葛之後罕仝爲知府十五年始給新印令死子榮襲榮死子貴襲崇禎末孟定屬緬何明亡永明僞將李定國索永明于緬駐兵孟定合元江土兵攻孟艮兼與緬戰而孟定以

畏新不少助定國乃徙去
臨安阿迷州普覺本東山營長官總中以東山多冠設巡檢司命普覺為巡檢給以印既而以他事坐廢正德二年巡撫吳文度奏廣西維摩王弄山與阿迷接壤盜出沒仍令普覺後普納復繼前職給以冠帶然或設或廢無定制至天啟中有普名昇者為馬者哨哨頭者安之亂每奉調從征有功巡按傅宗龍題授阿迷土知州既而驕甚崇禎五年御史趙洪範按臨安名昇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謀巡撫王伉列奏請檄川貴兵會討黔鎮府士傑布政周士昌撰名昇攻之進圍阿迷明昇恐陽使人約降而陰以重賄誘吾必奎
吾必奎者元謀土知縣也其先吾氏襲知縣以罪久廢必奎征奢安論功復官與沙源普名昇結納名昇被剛使謂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之語乎阿迷平行及元謀矣必奎然之時必奎在調中先登與名昇接戰陽敗走官軍辟易遂大潰士昌轉戰死事聞兵部熊明遇責伉起龔與洪範俱被逮名昇就撫然驕恣益甚會總督朱燮元自貴至怵之以威不敢動燮元去跋扈如故廣西知府張繼孟甫到官昌言曰名昇忝俟覿伺法人自斃之耳為牒移臨安道經阿迷從來移牒過阿迷名昇必拆觀繼孟故為獎勵語謂名昇可大用不宜過激名昇大喜欲一見繼孟會繼孟調兵備使赴雲安名昇陰遣人道候繼孟繼孟預戒從者至阿迷當訪知州去及至熟睡不得請遂踰州治繼孟怒立撈從者飭柴曰此行甚急當速赴而州公又必欲會如何乃先檻驛騎使之俟而獨以數騎回阿迷名昇使還已聞繼孟撈從者狀及見繼孟乃大喜過望跪迎坐方進茶繼孟謂曰聞公善療人果否名昇大驚曰如公者方恨殺身無以報何為是言易既請先辱遂從繼孟手取既一仰而盡繼孟遂告別名昇苦留之不得曰兵備有事急俟回痛飲未晚也繼孟疾馳凡三易馬至臨安而名昇追騎將及遽入城免是時名昇死以名昇易既時繼孟已挑毒匙間而名昇不知也已而必奎聚眾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州縣時寧州土知州祿永命石屏州土目龍在田俱與必奎名昇及沙源從征著名而二人者曾奉調至襄陽從總理熊文燦擊破流賊巷里眼射塌天于雙溝文燦留軍前殺賊文燦敗二人乃罷歸至是黔國公沐天波檄之統土兵會剿遂擒必奎

當是時名昇娶萬氏本江西寄籍女也狡而善撫其衆役使諸小夷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侍帳中合趙源與名昇往來其子沙定海定漢定洲三人者皆與萬通萬欲於沙氏兄弟中擇其一爲贅婿而撫定海稚魯智言附其兄弟名曰天定而以說定洲因伙定海酒酖之名昇有子曰服遠服遠耻萬所爲與萬分樂居定洲幷竊殺服遠而併其地時張獻忠已陷蜀定洲思據滇偪必奎之變定洲赴調既至而必奎已擒定洲遂稱亂

方定洲之赴調也沐天波實主之定洲怨言曰何爲

役我命婦人饒希之余錫朋通天波金無以償錫朋常入土司營誘天波家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率衆譟而入白日焚劫天波山小竄西遁時祿永命在城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誘已殺之其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皆舉火自焚死定洲乃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鎮滇而挑故閣臣王錫袞與之傳檄州縣祿永命與龍在田俱引所部去萬時居阿迷聞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投誠既至見定洲陽陽南衛警蹕建旗纛晨夕旂鼓與王侯等乃大喜問天波所在因決策追天波至楚雄時楚雄爲必奎新破金滄副使楊畏知奉調至楚雄楚雄留之及見天波將合力許守禦未其畏知乃曰公在楚賊必以全力聚攻楚攻城必破公何不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卽西追恐楚襲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畏知乃遣人紿之定洲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賜之射殺甚慘畏知乘閒撤城外居民盡入

城清四野築陴濬隍檄調土漢兵守之定洲聞祿永命各守固不敢至永昌至是恐畏知截其歸路急還兵攻楚雄雖百攻不下僞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焰蔽畏知賊謂已死及烟散畏知端坐如故因相驚爲神畏知伺賊閒輒出奇兵擊賊所殺甚夥久之賊引去復東攻石屏不下還攻寧州祿永命戰死于是趣東稍稍定乃復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統大營一環城挖濠爲久困計命張獻忠死其義兒孫可旺率殘兵由遵義入黔詐稱黔國焦夫人弟求復仇民久苦沙亂望其來迎之不知爲賊也定

洲解楚雄圍去築于華跎附大敗逃歸阿迷可旺復
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山臨京宜良入省據城池官
署法禁背切較背尤甚既而分遣李定國狥迤東諸
府而可旺自率兵西出畏知禦于啟明橋兵敗被執
可旺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為賊矣與爾
共扶明如何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忠
偽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掠婦女可旺皆許之即折箭
對誓乃以書諭天波如畏知言天波亦歸省而李定
國之狥臨安者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
國穴地置礮礮發而城陷屠之殺城中官民于城外

卷十一　十

白場合七萬八千餘人斬獲不與焉初意定國破臨
安必襲阿迷攻定洲乃僅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
攻破晉寧而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殺數十萬
人且盡殺臨安所獲婦女數千人于路是時迤西以
畏知在軍免屠戮而定國迤東之殺與獻忠同乃旋
師會可旺營是時定國偕可旺及艾能奇劉文秀四
人皆獻忠義兒稱四王拆呈貢昆陽二城磚石及會
城民居萬間造四王府于演武場而以可旺為國主
置六部官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
利可旺欲示威戲下念同儕獨定國抗顏忽縛定國

于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命定國攻定洲以贖罪定
國雖憾之顧相牽久無如何遂承命行初定洲歸也
兵洱華竜與萬氏分險守且私通安南借其援以自
固會其目有陽嘉賓者迎定洲歡飲宴定國偵得
之率兵圍繞凡什拒數月出降遂械定洲萬氏等數
百人盡殺之而狥定洲與萬氏剝其皮市中

西河合集

蠻司合誌二十

蕭山毛奇齡字[illegible]同又字子稿

王培生公載 趙[illegible]惠子鄭 較

兩廣 一

兩廣土司其先皆槃瓠之裔相傳高辛氏將犬戎爲亂槃瓠銜犬戎之首來遂以女妻之槃瓠犬名故兩江大姓尚有以槃爲氏者特其種不一其在桂林之興安義寧柳州之融縣懷遠界者則謂之猺椎結跣足不供賦役種芋攻爲樵薪偷而狄不足獵山獸鏹食兒時燒鐵石烙其跟蹠使不仁

蹶能履茨棘捫拘而兆之傷其在慶遠南丹宜山及平樂之荔浦修仁桂林之永福則謂之獠雜處谿峒頑冥不馴即隸版籍輸賦謂之熟獠否謂之生獠在忻城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尤難于向化好殺無禮元夕祭槃瓠十月朔日祭獨貝大王每祭必合樂雜進盧沙銃鼓胡盧竹笛令男負女去香溪以爲樂或有剩女必殺之謂爲人所棄也有曰獞者據左右兩江爲盧俗稱山獞依山而居無戶從版籍以射生爲活推其村之豪曰郎火餘但稱火族首取土杯十二貯水臨辰位布列即火者所焉繼夕集衆觀郎寅有水而卵耗者則正月兩三月獞有曰狑者生兩江奧谷中狀若狙獮往與山獸名野婆者爲夫婦故有葦莽間不室而處有曰犵者如猿猱黃睛深目語咿嚶不可辨能採片腦鶴頂犀角象齒以爲業皆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面赤褌之屬凡二十一種其曰蠻者有撫水蠻其酋皆蒙姓以游犴傳矢射生取鳥獸盡則他徙有西原蠻率甯氏相承別有黃氏居黃磯洞在南寧西南有廣原蠻夯鬱江之源阻險絶蹟其在南江之外稱有孫名者曰羅氏在宜融之西南寧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酋爲王

世襲爵爲大抵廣西諸屬槃猺錯居其最險者曰左右兩江曰大藤曰六十三山曰六山曰七山曰磨頰征伐而廣東則五嶺迤西蜂房蟻穴根株盤錯者十三州縣其地里川原綿幅之延袤者千有餘里而總在麼于桂柳潯梧之間自高要南岸至新興百餘里間有雲浮山王三坑鐵場峒官膠地黃沙邏簕行雲蕉黎峒良峒密峒料峒林峒諸巢自新興至陽春百餘里間有高峒雙峒崩石洞富林鴨閘黃沙小東白梅峒背水紅豆深掘雲背諸巢自陽春至恩平百餘里間有牛牯突白面石磨刀水開村洗馬潭十三村諸

巢自高要江行二百里至德慶以瀧水爲界下曰東山則有宮祿峒柞峒上臺下臺石狗天所北所水瀏赤土歐塘柴坑東模大千火燒下埇封門大峒頭大𡶶尖底崩楊柳桐村芽坑茯芋塘逕苦竹根石背諸巢上曰西山則有羅旁大力石𪚥磊嶺埇百片大埇拱埇封門思律思逍木埇强車敎馬𧀠野芋下城水口瀧塘古逢諸巢雖種類不一而總名猺獞間有僻峒闊歷與四方亡命相依爲生者又謂之㹭受撫者曰㹭民否曰㹭賊設營壘屯哨于德慶上下江道與高要高明四會廣寧新興恩平瀧水諸州縣間調歸

順下雷東蘭那地狼兵戍之而狼兵則擇取諸狼提調編保別給田任種且耕且戍謂之狼家洪武元年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齎印降命廣東初平都指揮耿天璧取南安僮蠻諸州遍降黎岐生熟小陽峒主汪官泰等編籍定賦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而廣西則道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洞官民兩江備服命上思州黃英傑抗戰兵廣擊敗擒斬英傑及黃權等上思州平遂以廣西行省所上便宜七事設南寧柳州二衛併兵守禦而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置

靖州衛命指揮劉才僉事孫惟劉福等築城戍守更以殿中侍御史尋适爲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啟胡子祺爲僉事且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盡化當此兵革凋傷之際恐不能撫恤又從而蠹害之因特命往司風憲而以寬裕嚴明撫輯其衆其明年田州總管黃志威招來岑議等州一百一十七寨上甚嘉之乃平柳州道村寨蠻寇潯布等并定廣東南海蠻蒼雷廉山寨猺蠻并羅旁蛋戶黎岐等復以田州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嘉忠竹峰土兵捕寇遂于其地選取健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嘉忠之子振

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以備不測乃以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曰永安曰上林曰安隆隸兵部武選設土官一百五十七人其知府四人曰思恩曰田州曰思明曰鎭安知州三十二人曰思明曰結安曰下石西曰利曰都結曰奉議曰思誠曰上思曰龍英曰鎭安曰江曰結倫曰思同曰果化曰都康曰茗盈曰萬承曰全茗曰上下凍曰泗城曰太平曰向武曰南丹曰歸順曰安平曰忠曰思陵曰龍曰歸德曰那地曰東蘭曰上隆同知一人曰左州知縣六人曰羅白曰憑祥曰上林曰陀陵曰羅陽曰忻城

縣丞一人，曰上林、王甯一人，曰懷遠典史三人，曰桂平，曰貴巡檢十三人，曰末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縣、甲鎮、慈樂寨、東鄉副巡檢九十八人，曰木盤浦鎮鄉寨、白石寨、羅觀旺、思隆鄉、述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祚鎮、那龍寨、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眉寨、群峰寨、白面寨、巡隆寨、西舍寨、羅壁市、桑江口、古堂鎮、三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新興鎮、歸化鎮、吉滿鎮、廖洞鎮、江口鎮、章駱鎮、安洲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㟃

鎮、通道鎮、淸流鎮、思管鎮、鵝頸隘、伴江鎮、西峒鎮、蕩江鎮、高石鎮、安末鎮、縣郭鎮、淸水鎮、李廣鎮、思能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晋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鎮、金城鎮、方村、蒙村、窮巢、兩江口、客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白渡寨、邊遂寨、信都鄉、沙田寨、樊家寨、白花洞口寨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宜鄉、馱演寨、鵝頸鎮、都名鎮、丹陽鎮、周冲、大宜鄉、靖寧鄉、大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湘山、渡頭。其後，降田州府為州。思恩府為軍民府，而移桂林之荔浦、修仁、永

平、樂、南寧之武緣入思恩，增桂林之永寧、平樂之永安、昭平、潯州之武靖、南寧之上思，新寧而增設知州一人，曰武定吏目一人，曰思州巡檢二十六人，曰臨驛、㟏馬、耶大、田子甲、子甲、陽院、思耶、累彩、怕河、武龍拱甲、床甲、婪鳳、下隆、孫甲、篆甲、岜柔、怕牙、思幼、侯周思恩、白興、龍定、羅定、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改。流知州二人，曰養利、曰上石。流知縣二人，曰崇善、曰永康

隸吏部驗封

慶遠土舍莫宮挑，其先在唐宋時世有東蘭、西蘭二州及儀宥、高及、寬歷失官，逃其父安努始據有東蘭

故地。洪武初，富挑遣土目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東蘭州印，貢方物。時錢保欺殺故歷富挑名而設以已名上之，朝廷不察，即以錢保為東蘭知州。奉朝命赴任陽陽設施，富挑無如何，既而錢保以徵歛暴急虐土民，土民不服，乘富挑快快，遂名衆挾富挑稱亂官軍進討之，先擒其黨韋公煥，力言錢保冐襲不平土民激變有所自。於是乃奏聞，挑錢保去官，而勑富挑贖罪，責後效，置餘黨不問

初，洪武改元，龍州土官趙帖堅以萬戶府歸附，詔改為龍州，知州許世襲。及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

土官知州既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其地帖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爲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妻而茂納其一爲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共治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閽者趙觀海等亦素與宗壽爲難宗壽乃與其把事頭目用計取土官印上封事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而帖堅妻亦使人告宗壽擄掠與李圓泰謀劫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且搜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呑龍州之地因觀至京言宗壽貿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上詔宗壽勿問獨議帖堅妻與

圓泰罪既而以殺戮遠人并釋之無何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詔都督楊諭如茂果存宜解京贖罪如果死宗壽親來京具陳其由而宗壽不出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鐸齎勑往諭復不出會

臣告奉議南丹諸寨蠻人梗化乃遣發湖廣江西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人及諸衛漢達官軍進征龍州勝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僞大王韋召僞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上乃命韓觀還軍廣西而以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副以韓觀并僉事宋晟爲左右將軍進諭安南王令輸米二萬石助糧而遣江陰侯吳高安樂侯吳傑統諸衛兵衛宗壽宗壽懼請伏罪來朝仍乞唐鐸還京而觀率耆民儂里等六十九人伏闕謝罪貢方物詔釋宗壽勿問而勑移兵向奉議南丹所至皆破僉事胡昆等追捕柳柱西山猺小諸洞山賊擒梁康節孫斬之韓觀等分兵討都康向武諸州縣連破更吾蓮花大藤峽諸寨斬梁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蠻寇盡平唐鐸乃奏命相度形勝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守焉

宣德四年上隆州土官知州岑瑛卒無子有姪岑松尚幼土人訴于朝言瑛母陳氏有才識可理州事願得陳氏襲職以撫其民詔從之土官之子死而母襲者自陳氏始

泗城州女土官盧氏故土官岑瑄妻也瑄卒無子盧氏襲職知州事既而盧氏以其姪岑豹年長乃致仕請豹承襲豹既襲忽佻盧氏率土兵五百人刦盧氏廬謀殺之且毀伯父岑瑄像盧氏欲廢豹疏言豹無道所爲不孝難使承襲而豹之叔父利州土官知州岑顏亦奏豹與兵謀殺盧氏侵越地方州民被害獨

都督山雲謂豹實故土官岑瑄之姪雖欺凌盧氏有據而承襲其本事也若盧氏瑄妻本豹伯母原以借襲致仕宜量撥田土以贍終身仍請勅諭岑豹毋肆侵擾上乃遣前使烏撒烏蒙行人章聰侯璡賫勅與雲并三司巡按御史發諭之

思明府土官黃玹世皆土官其弟堈以世嫡爲思明知府正統中玹積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至景皇帝時堈之嫡子鈇怨不得襲玹以計授球聚兵五千圍府執堈及兄鈞等弒之既而又圖奪嫡乃盡殺鈇罪使其子激陽

聞于官若欲爲堈伸理者巡撫李棠總兵官武毅廉得其實坐玹罪當死會憲宗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玹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令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翺有難色循持筆長跪強翺翺署名上上如議于是出憲宗號沂邸行賞翺頤足歎曰此何等事乃出自蠻囚耶玹遂蒙大赦原免復職升進都督賜誥命極其褒獎勢焰熏灼人多趨其門榮致仕去未幾見濟薨英宗復辟憲宗亦復位東宮而玹已死命發棺戮其屍

大藤峽在潯州蕩山中山有水名潯江發源柳慶東流至州經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境夾江兩山皆岭岈嶻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以其有瓜藤渡磵如徒杠然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其地惟藤峽最高峻峽則數百里皆歷歷在目故蠻族往來瞰盼立盡諸蠻以此爲奥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岩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尤極險阨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爲又南始爲府江週遭六百里其中多箐巖奧谷懸崖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其山多緞土而飼耕危稼不服租賦饑則拾橡蕨射狐捕鼠卉衣血食言語侏㒧且慣見官府往往逼向化猺老結城市豪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其力山猺人又善傅毒藥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猺亦憚之景泰中猺首侯大狗倡亂猺聚萬人修仁荔浦平樂力山爲之響應遂攻陷州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勦以招撫爲之時朝廷方北

忠苑剿未遑也天順七年賊劫上林縣攻梧州城府
總兵官泰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御史吳
璘副使周璹等方議調兵而賊夜綴梯踰城啟門劫
府治官庫放獄囚大肆殺掠執副使周璹爲質殺訓
導任璩而涇等擁兵自衞不敢發一矢時致仕布政
宋欽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被害黎明賊辭言册
勦勦即殺周副使涇等乃使人與賊講解逃歸時賊
方出城去既去縱璹還將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
自後奏報劫掠殺越城市無虛月有州縣被圍經年
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與戰頗報斬獲然

總督司合誌 卷十二 十一

終以恇敵未經勦盪遂奏班師及軍迴而賊復集于
是御史王朔遂奏請大征而副總兵范信乞調遠兵
并衞所旗軍有才力者協同進勦諸能捕大狗者予
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甚至蔓延廣東高廉雷諸境
兩廣守臣皆待罪兵部尚書王竑乃言峽賊爲亂久
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之啼者愈
愉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參政韓雍有文
武才爲之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
勇略可任上乃以雍爲左僉都御史輔爲征夷將軍
僉事和勇爲游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戶

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森紀功而一以便宜專
屬之雍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
以軍法論成化元年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方略
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
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
驅之在廣西者因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衍而所
至與戰是揚禍也藤峽爲賊穴吾以全師擣之則東
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南可以援高廉雷而北
可以斷陽峒諸路所謂腹心既潰則遊寬自息合此
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據而浸流流賊愈多州縣愈

總督司合誌 卷十二 十二

破所謂救火而嘘之者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
軍三萬人乘程而進方至全州值陽峒西延苗賊爲
梗先以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瑛等四人一軍
股栗及至桂林復合諸將按圖議曰修仁荔浦藤峽
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
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
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乃進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岡沓嶂三
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尚莫得要領且兵勢既振賊
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則不戰自斃矣雍

自不然峽山邈瀰綿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將士離弛驕既飭突安能悉防兵法有之先聲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既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褫魄因而乘之何堅不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令總兵歐信參將孫驥高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令都指揮白全楊喚張剛王屺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復令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

而白與趙輔和勇營前振嶺以督諸軍且

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

于是諸道並發腹背夾擊賊既失利乃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據險立栅而悉力出捍于峽南置滾木礧石鏢鎗弩矢下如雨注官軍仰山而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二色諸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裂山谷賊氣奪乃縱火焚栅因而乘之歷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厦紫荊竹踏梨腳老鼠婆嶺林峒沙田古營牛腸大岵大寨諸寨賊屋廬藏積俱燔會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雍恬然整暇衆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崖抗戰前樹大栅用千觔礧石從崖轉下聲如驚雷且弩矢雨注不可當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其巔覘發竭舉炮賊大駭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拔籬而升前後不絕如蟻援山奮擊然後發火銜焚栅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賊大奔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級指其流亢千餘人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士人謂自國初用兵未有窮巢

破穴如此甚者

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亙兩崖諸猺皆緣之以渡至是斬峽藤斷之名斷藤峽

當大軍由修仁抵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香迎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叱左右縛斬之左右股栗謂何故殺良民及縛而利刃出袂間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刳腸剔胃纍纍挂簷棟中賊望見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既平雍乃上言諸猺之性惟見官吏撫以流官終難靖亂上陞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孫益姪謀見故推猶在禁乃五年之間竟無証佐臣愚以

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許自中潛聞其人驍勇冠軍倘被以特恩而復其職改隸潯州爲諸猺長則效治可立計也又言諸流官巡檢不諳猺俗往來遞轉難以責成請授諸有功土人李威等爲土官巡檢因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仔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而添設東鄉能山巡檢司各一至于別類猺人國初皆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皆效順請仰木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作渠帥統之上皆允納于是設武靖州于斷藤峽以岑鐸爲知州隸潯州府進雍左副

都御史官子錦衣封趙輔武靖伯世襲時輔如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受命督戰故所向有功雖雍以艱去諸猺稍稍謀叛御史龔晟僉事陶成請立總府于梧州兵尚書白圭仍候雍服闋加右都御史再往總制復平那浙剛婆古平諸賊兩廣大定乃與太監黃沁不合求去遂以右副都朱英代之英承雍威力招徠荔波力山馬平陽朔諸猺定爲編戶眠而使之輸賦自是之後民有寧宇者凡三十年其所斷大藤中空被其兩端而釘以牛皮爲大鼓置祭征府門蓬然聲聞十餘里其後兵備移鼓至行臺叩之無聲

歸印如舊以爲神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僧彌稿

姜之琦幼韓　來洵佳眉良較

蠻司合誌十三

兩廣二

趙楷者龍州土官族子也龍州自趙宗壽襲後五傳至趙源其妻岑氏本田州知府岑鏞之女嘗自負家勢專制部事無所忌會源卒無子州人推源兄溥子名相者當立楷即相弟溥次子也妒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爲地耶相誠立則州非主有明矣主盍聯孔

子擁之而親以護印掌州事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腹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子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自大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匆克楷乃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與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楷挿千金賂兩舍人詭云有旨以土舍王祥持僞檄遍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諸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攻相相挈印走匿兇村猛遂縱兵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左江大震兇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憐愛之曰肖我當後我至是猛乃以寶去兇爲奴都御史楊旦總兵朱騏以變聞猛復賂鎮監傅倫得旨僅勒倫捕祥而逮分守彭夔分巡李淳去餘勿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弒燧州人立其族弟燰會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道上思州知州黃熊兆勘其事而熊兆庇楷言楷當立宜以州印畀楷楷遂弒燰大亂州目黃安黎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爲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將督府林富與總兵官仇鸞皆言楷勢張未易驟滅不如姑因勢利導之乃諭楷令還寶職而使寶以

五千金并腴田三十二村謝楷楷私計寶終易與且趙宗罪寶死官必及已不如徼厚利圖之乃欣然還職而陰以嬴財招奸猾自扞且復求韋璋之子阿應育之令往來寶所阿應美姿容談笑寶妻與通勁息必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宮妓男子王艮以爲閹者楷名艮激之曰汝絕代人也幾何之民願殘身以干進者爲富貴耳汝安圖哉臧頭陰姻與猶豕無異曾不若騾牛騰馬之得遂其欲也艮曰根不剔腎以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之何如

民唯唯楷乃鳩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伐賀州人
怨賀莫為言十六年楷遂以千人抵州夜及賀門呼
民曰至矣民開楷登開門納楷執賀殺所斬之被枝
撫及以賀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
征之登庸奏曰中國土官以弒逆為事數十年無正
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酋李寰與楷通
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兼圖寰楷萬達密受命
乃獨行部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
趙氏之族殲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可我故遲之
耳楷聞之大喜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

村贖罪我當貴之且界以官楷益喜報命萬達乃時
聘稱楷智勇冠軍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
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
旬日楷浸懈弛不為備所攜兵衆多以乏糧遣歸寨
萬達乃名楷及鄧瑀入伏壯士劫之曰汝罪大滔
天不得活命且盡今日矣特汝死此地吾憐汝吾欲
以官界汝子汝當為書諭汝黨勿亂其靜以俟命楷
惶懼以頭搶地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罪楷
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不及楷子官吝何萬達曰
有如此曰乃流涕而與之盟楷亦流涕為書諭黨曰

事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得
書即呼壯士杖斃之而以書諭其州人立楷子匡時
年四歲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
治附太平郭其同時戡定者有憑祥李寰事
憑祥李寰為土官知州李廣寧庶子其先李昇洪武
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
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阯鎮南關為左江要
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有十
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不決凡三四年而竟
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又死族弟珍珏又爭立珍

挈印走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
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濤李滿趙琪蘇奇枝等謀
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吾主也不幸為逆
弟所逐倘以君之威得復入奉烝嘗者願以全州服
事備下屬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
奪其印珏奔磐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絎各憑
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猶仲也今屬思明則
父子矣竊為明公恥之珍遂悔約不肯屬思明蘇奇
枝李滿爭之不得因有隙會黃朝有外婦生子時芳
長矣詭云此廣寧孫也當其父璉與珍珏爭立時避

居思明實生此兒乃以千人納將芳兆克將珍蒞潞甚醉卽手刃人部民患之寰乃謀廢立有成局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寰與之通十七年寰名欵紿賢周緒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脩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紿賢等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爲公探之往見泰曰南海之濵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其妻之父兄勿加怒也則可謂大度矣乎泰曰不然夫不禮其妻是不有其父與其兄與弟也而銜之是胆垢也而謂之大度何可紿賢等歸謂寰曰泰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滿蘇奇枝將爲亂慮趙琪掌外甲以

兵劫琪琪許之紿賢等曰珠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敵鑰而無貨難以入矣寰曰善將珍妾苟玖有淫行寰遣刺客趙應就苟玖所詭爲珍所使道淫之夜半斃然曰爾死期至矣如何苟玖驚問故曰主官知汝有私人使我試汝卽從者當取汝頭去否則貫汝今竟何如矣苟玖懼急裸起叩頭呼救我趙應擁被坐故躊躇間還以被擁苟玖曰吾亦惟憐汝以使汝知也雖然吾夜當再至汝第毋動夜俟我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仰子排闥勿驚十郎寰稱也黃孟唯唯旣而內人爭以酒進珍珍沉醉乙夜趙應

竊苟玖穴垣出蘇奇枝巡徼佯驚詐曰間寶何爲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斬珍于床李滿開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挾黃孟升坐部兵發用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詰旦寰置酒高會名李滿滿不得已赴之臨觴而嘆寰就坐殺滿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寰爲嚮導曰緩急鉏細皆以聞將督府蔡經聞副使翁萬達用汝成並治龍州憑祥二亂而汝成撫藤峽萬達獨行乃先誘殺龍州賊而遣人論寰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乃

厚與之而名黃泰謂之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然乎泰大驚辨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則不辨自明耳泰諾諾乃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奇枝等皆論死郎曰枵其黨曰罪止寰等一州帖然旣而李珏李濟芳復爭立萬達汝成共將之將芳偷黃朝勢逼路上下皆云當立而奸民農球復控督府言將芳貞李璉之子廣寧之孫萬達力斥球乃論將芳死黜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上思州土目黃鏐于正德之末聚衆攻城都御史林

廷選捕之下潯州獄已而越獄復叛官軍禦之許降
副總兵張祐不爲備復叛攻破州城已而復勦捕獲
之伏誅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嵿奏廣西上思州舊本
土官中改爲流遂致土人不伏往往稱亂今宜仍改
爲土官而擇土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爲然
思恩土目劉召叛令其黨黃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
兵備副使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按兵境上不
進都指揮僉事孫震直前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
人省諭召詭言擊回田州兵當還震守巡不得已從
之又欲盡擊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

而是時諸州土官皆黨逆觀望不用命總督都御史
張嵿請調湖廣永順保靖土兵各萬人與本省官兵
合勦且仍留折糧銀二十萬以給軍餉部議各減半
且先令遣官撫諭使急出震賊始懼受命事遂定
岑猛田州府土官也自稱漢岑彭後洪武初元安撫
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
世襲知府三傳至溥生二子長名猇次即猛也弘治
六年猇以失愛弒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猇嗣位
未定而驥與蠻復搆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
溥官納之田州兵備使江淛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

府岑濬以兵衛猛時濬方雄視兩江驥遂賂濬脇猛
分地猛不得已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
猛奔思恩濬乃留猛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
濬歸猛濬不從乃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
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是年
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濬攻陷田州猛走免濬乃
以族子洪據守其地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
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
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矯旨以猛爲田州
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背自

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贖復舊職命江西盜起都御
史陳金檄猛從征猛所至剽掠然以平賊故疏功稍
遷指揮同知第非猛初意頗怨望而督府旗校初受
猛賂日衆猛至是賂稍減毀者漸至而猛復自恃兵
力凌轢諸土官諸土官不堪稍有言猛不軌者都御
史盛應期借以恫猛索猛賂猛不遜應期怒疏猛反
狀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應期鏌雅知猛無反
心欲不與而鏌子淶以書上鏌願勿征猛時巡按御
史謝汝儀到官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
入儀門鏌聊從官屬之汝儀大怒廉得淶書誣淶納

猛萬金鎮皇恐乃再疏請征猛側曰可嘉靖五年鎮偕總兵官朱麒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鑾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鎮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于工堯隘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鴆殺之斬首以獻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與邦相出亡惟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鎮謂岑氏罪弱計田州可遂滅乃請改流官治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

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仍黨汝儀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鎮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僞以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以爲岑猛糾交阯叛臣莫登庸反金遂劾鎮輕信罔上鬪田州不得并失思恩上大怒落鎮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遺孽復亂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上命動支廣東司府余錢不得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但知思恩未降欲徵兵擒蘇受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事而張邦信分巡

蒼梧欲陰壞其事紿郵吏發檄東西交寘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封還鎮竟不獲集兵而去七年守仁將至田州調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夷皆懼之守仁乃自汝聯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遣人招諭使來輸罪蘇受本怵守仁威武將乃命會有浮言軍門紿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至守仁復遣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并乞易軍門左右衹候以田州將校守仁許之蘇受乃出謁盛兵自衛守仁數其罪箠一百赦受衰甲受箠諸夷驚莫測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攜禍荼

毒兩省已逾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疲于奔走地方就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測況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猺獠盤據使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而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即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

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土酋從之乃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兵官而親率蘇受攻入寨賊破之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已議涅毀守仁處田州非是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稍易守仁議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夷非流官所能控禦但降田州爲州則不必別設府治以騷遠夷乃以岑邦相爲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幾十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興復岑氏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

虛位不平遂與盧蘇有隙會張佑將代望邦相厚賂已邦相但治供具無所賂佑大怒乃以他事撻邦相而陰與蘇比賺邦彥子芝已髫齔育之別所邦相欲殺芝不得適佑不果代留鎮將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中以行而邦相乃治供具毒佑佑死芝奔梧州都御史附詣亦兒子畜芝于是盧蘇遣人刺邦相不得邦相名土目羅玉戴慶謀代蘇蘇覺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且爭入問疾蘇伏甲臥內而後出見諸土日諸土目慰勞曰願布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若何足恤特恐未保首領耳諸土曰驚曰布伯何故出此言此一州人誰不甘心爲布伯死者蘇曰噫吾敢望州人哉第得坐中人憐我足矣諸土目覺蘇言非是皆相顧眙盻蘇乃指羅玉戴慶曰如二賢何言訖甲興執玉慶斬之因劫諸土目曰邦相之不德公等所素知也齎子芝質岑氏裔不于此時立而安立乎諸土目皆頓首曰唯命蘇乃附諸土目妻曰乞留此爲質即日以甲士千人攻邦相弒之焚其屍賂都御史詐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立遂立芝歸田州于是孫伸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眞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

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蘇走免會歸順州土舍岑瓛爲蘇將蘇求救于瓛瓛乃乘虛襲眞寶眞寶敗兩江大震諸乃遣人諭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爲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佑諸已變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咸不欲興問罪師朝議下核實副使葉侃參議陳大珊議曰盧蘇稱亂弒主罪在不赦縱若之不誅亦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反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議遂置蘇不問諸夷聞之皆解體十七年以征滕峽故調

盧蘇與其子鳳兵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而鳳故逗遛且給良輔軍他所而自以女子爲一軍副使翁萬達不平與副總兵張經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已耳盧蘇罪十倍峽而今豺狼而貴狸鼠非法也吾欲與公等倡議斬之何如皆唯唯乃召蘇侃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與之合兵爲書暴蘇罪狀上之督府其詞甚厲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征蘇何監軍之多事耶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之使勿發而其機頗洩蘇夜遁萬達頓足曰惜哉不先發而後聞也

先是都御史姚鏌征岑猛時歸順州土官岑璋猛婦翁也鏌慮璋兵強當助猛名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平時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請就璋探實以覘將希儀所部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臣語故臣曰是嘗以計取之希儀曰如何臣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莫若徵兵鎮安而中其忌以劫之可立致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嘿然璋曰趙君有頻乎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頻也稍與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飲臣臣若不豫者璋曰怪哉趙君軍門督過我耶臣曰無之曰臨壞有所搆訴將速勦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託君腑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今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殺發敗機事則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悟矣我何忍獨生反令君死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速及願擒

猛自效希儀許之遂佯追臣返以其事白鏌鏌乃不備璋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希儀及李璋張佑程鑾張經將之而參政向克元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遣人告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臨戰時乞識小白綴衣與者希議許諾及戰歸順兵佯敗奔田州兵亦奔遂大潰希儀斬邦彥猛欲他奔璋使招猛曰事急矣何不走歸順以達安南圖與復耶猛倉卒不知所出遂佩印從璋璋陽泣迎之恭之別館飾妓女妖童牲殺咸備且詭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問

君走交南不敢輒犯將詣軍門請進止矣猛喜不疑會胡堯元嫉希儀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問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急遣人持百牛千醞迎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犒將飲每牛加牿縶之一樹侑列十醞堯元怪璋整暇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乃親詣見諸將曰猛敗走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走不知所往急之恐生變幸緩五日當捕致戲下堯元等許諾璋還說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可請急草封事爲君上之猛乃乞屬草出印印訖璋知鑑印所置酒賀猛樂作持鴆一巵飾衣二襲曰天

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呼曰不意爲老奸所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并擲諸軍諸軍爭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飈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潤毀璋而布政使嚴紘欲壞鏌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耳御史石金因劾鏌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璋恨致仕子獄襲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大可稿（字 名姓）

徐苗二吉 王蟠杏侯 校

蠻司合誌 卷十四

兩廣 三

斷藤賊久爲良民至正德間稍有橫江掠人者峽南尤甚時武備頗弛賊易之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蠻令蠻就木渡受去如稅榷然蠻初獲利聽約道路稍通金亦謂法可持久乃疏其事易名斷藤峽爲永通

峽久之蠻征商無厭小不愜必剽船而扼之江中重賂乃免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總制定田州亂還至潯州父老遮道言斷藤及八寨亂狀守仁集諸將會議乃以二萬人遣副使翁素僉事汪溱吳天挺參將張經指揮謝珮襲勦仍密督永順土兵勦牛腸諸寨保靖土兵勦六寺諸寨部署既定先是峽賊聞軍門徼湖廣土兵皆逃匿深險及聞以盧蘇王受歸降罷兵稍稍弛備至是守仁駐南寧故爲散遣諸兵狀湖廣兵皆假旗閧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火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

之連破油碎石壁大陂諸巢賊憮奔斷藤諸軍追擊
之賊奔潰橫石江獲溺死者六百人諸軍自後急擊
俘獲甚衆賊潰散遍搜山峒無遺者還兵至潯州守
仁寨檄諸將移兵勦仙臺諸賊仍分布各哨水順兵
由磐石大黃石登岸勦仙臺花相保靖兵由烏江口
丹竹埠登岸勦白竹古陶羅鳳賊鬭牛腸諸寨破大
懼方據險設伏而諸軍聚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
永安力山乃分兵剿之賊復大潰其奔諸路者多爲
防截叅將沈希儀所擒于是斷藤之賊略盡初守仁
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

佑督廣蘇王受兵五千勦八寨賊各乘夜銜枚襲擊
已破石門賊始驚覺且戰且走至日午賊號名二
千衆還拒官軍猾黠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
潰奔入重險官軍搜勦連破古蓬周安古鉢都者諸
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計前後擒斬凡三千人兩江
底定守仁乃班師
已而守仁卒于道嘉靖十五年武靖州知州岑邦佐
以庇賊多受賊賄峽北賊漸起其目侯勝海者居藤
灘號名多人武靖土目黃貴甞吞與勝海有隙且利
其田廬言于指揮潘翰臣請殺勝海翰臣素寡謀即

遣貴香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
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閲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
旦請討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開杏江
源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訐閲曰是
大淺妄攘功者閲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考
灘賊皆逃去斬一病獠而還遂言賊已歛跡請立堡
戍以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彰立堡難守
且不聽已而堡成閲命黃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
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猺大忿邦佐又
陰嗾之公丁遂鳩衆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

餘人貴香走免御史諸演疏其事乃奪閲與繼武職
而以侍郎蔡經代旦經集諸司議咸謂兩廣軍政
自韓襄毅後大抵用大征勦二法而無備用勦有
備用征勦用少兵征用多兵經謂用征便會朝議征
安南未遑也已而公丁乃益橫時出殺掠先是副使
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贊之經乃會安遠
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
雄素通賊有狀乃劫雄曰能擒公丁者免死否則論
法不少貸雄皇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乃陽言公
丁本良猺爲讎家誣搆耳寇係小事吾當爲白之遂

捕桀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啟釁公丁以違人怨列究狀萬達許諾復令雄以百金貸諸猺指公丁本桀公丁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旁縣以計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紿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冤係之究翁公知之田公不知也今田公新到何不仍列究狀如前將而乃熙熙爲公丁然之遂隨雄見汝成汝成曰亦聞之誠究汝弟歸乃陽爲遣勞而密令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譁于市游徼速逮公丁并毆者皆入獄亟遣雄詗諸猺曰冤係事公丁供諸猺所爲而廂民以爲實公丁爲之今以此詗果出自汝諸猺則當釋公丁而逮汝等如其不然請爲汝等共棄之毋以一公丁爲禍本也諸猺競言事實由公丁願棄之毋敢竄者遂檻致軍門磔示之汝成乃急上督府謂首惡既擒急議鴟勦無如此時失此不討則開春雨水脹路窄滑且賊稍知覺魚驚鳥散非用兵之利經然之會沈希儀病遂以副總兵張經將右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輔柳浦周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左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成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晩紀功叅政林上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

卷十四

四

欲以少兵勦之示威而已又欲舍紫荊諸賊數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兵徒損威何示威也且諸猺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勞萬達又言峽南亦劇賊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經然之遂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木攻二騎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絲木冲諸巢孫文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六廟攻碧灘絲木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淥上峒成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敗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千二百級時捕得生口謂賊計往年據險結砦以致官兵困勦無子遺者今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賊日持久飢餓退之必速近日漫走入羅運山矣萬達乃移兵攻之徼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盡發諸賊陷所設蒺藜掀簽及礌石滾木等道逝數

卷十四

五

百級賊巢窟俞右軍迷失道懲剿三日而土目盧蘇
受賊賂欲兵縱逃賊乃得漫歷山谷險不可蹤跡捕
羅運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此土者
經乃令勿復窮追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
諸猺亦據險抗命萬達復剿之乃招撫餘黨三百二
十人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以千計藤峽悉平萬
達汝成因獻議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冊新民立
營堡以遏江道設備禦以控上游清很田以正疆界
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欽兵以慎邀防榷商稅以資公
費督府多採納行之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使援倭寇于蘇州
瓦氏提二孫并狼兵數千應之日索有司捕蛇檻
犬爲軍儲然頗有紀律總督張經分隸總兵官俞大
猷軍會賊犯松江分黨三千趨金山衛大猷遣瓦氏
邀之遽報斬獲時趙文華至江上謂土兵可用厚犒
之至漕涇堵賊不勝土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戰死
賊初畏土兵至是易之復大肆焚掠大猷乃與瓦氏
奮擊賊敗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土舍彭翼南
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躡其後大敗之斬首二
千級時土兵有臘其肉者人爲訛云化瓦家能殺倭
腊而噉之有如蛇

韋銀豹桂林古田猺也猺種甚繁其敢亂者廿韋曰
閉曰白而皆并于韋韋黎閒韋朝威據古田縣官舍
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
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
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豹與其從父
朝孫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韋
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四十
五年提督吳桂芳因以其閒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
撫諭之諸猺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度勢孤詭降桂芳

乃奏言古田自弘正來知縣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
能撫賊有功宜量陞主簿而徐擢爲縣且本省總兵
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爲
撫夷道所持今諸猺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奏
若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居之部議加都督銜
兼制柳慶廖元陞擢皆如議而銀豹愈猖獗嘗挾其
五子據鳳凰連水二寨襲殺洛平知縣魏文端更自
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金珠若干殺
署事參政黎民衷縋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久之臨桂
永福各縣兵夜起捕賊始得賊黨扶嫩上婆顯等三

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未獲也隆慶三年朝議
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殷正茂以僉都往正
茂至奏請勦賊令土漢兵十萬集衆會議時八寨功
逆衆議先勦效者亦原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之請
正茂獨不可謂兵法攻瑕者堅況首從自分不見上
六里已平乎先給榜諭八寨八寨懸命然後分兵七
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而使副總門崇文參將王世
科黃應甲都司董龍參因賢游擊丁山等各領一哨
布政郭應聘與副使俯惟中爲之監視乃令各哨所
屬役分土兵爲二隊更番濬道必先濬數里而後行

數里及至信地則合營而攻之步伍嚴整生擒朝玉
衆于軍陣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餘
口撫其不爲冦者六百六十餘村銀豹窮蹙覓背
巳者斬首以獻將主簿廖元把總王綱認之以爲是
相與謀明捉閉院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僉事
企桂縱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枚
廖致戲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檻車獻俘正法古田
悉平因併八寨與龍哈咘咳爲十寨立長官司并設
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等爲之而收藺紳陸雲
騰充土舍名目總守禦調度更陞古田縣爲永寧州

條善後十二事議行
府江有兩岸三峒諸獞皆属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
間巢峒盤絡爲猺獞淵藪于是江上諸賊皆倚借爲
窟援日與府江會長楊公滿雷公來黃公東等奪荔
浦坊郭下樂樂山及峰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
惟魏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周滌鄧厚二士合客
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無算而遶江之北三來賓之
北五皆右江獞亦時時與東欧西里及三都五都諸
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劉馬賊常陳兵走嶺東
掠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

府庫已而劫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産殺土吏黃勝
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
松李茂蓑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劫殺道左有南
四遞舖幸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抵右江廟武宣諸
生米如銀焚大蘆七村及博樂二十一村劫驛遞佐
史周于義所持文牒而殺其人隆慶六年兩江守巡
劉穩沈子木告于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督
官軍進勦遂以李錫爲將軍十道並出雜徵東蘭龍
英泗城南丹歸順諸土兵而以土吏韋文明等統之
攻古西巖口笋山古造及兩岸黃洞古相擂洞斬獲

賊渠楊錢甫黃公讃袁𤇆沈婆鄧琶娑盤賊娑鄧郎等餘黨竄入仙迴古帶諸山疏捕殆盡乃移徹北三北五越其歸降會峒老阜法眞等司原鹵來貨遷江民蒙濱蒙莠君詐兵備請命許之乃爲定善後六策以開而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巡司爲諸猺所奪至是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始襲世世勿絕乃于東岸水滙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爲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于西岸仙迴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

內六章于龍頭磯爲一軍軍一千人爲漢官備馬尾田冲黃牛及三峒于上峒古西復峰門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厄峰門廬仙大南兼視中峒于下峒東練復南源爲一軍軍一千人備大宅東死皆屯田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戶百戶一人兼視選事稱職者得世守其地是時左江以潯梧參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選司桂平諸軍皆爲之於是西岸通五道自貽平明源洞口達仙迴自仙迴達古蘇直走永安又自蔡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藤上下兩洞而東岸自貽

平達水滙自水滙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逕桃嶺兩岸皆孔道復以府江地逖潤置縣于平樂之貽平名貽平縣爲平樂而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貽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迴土司隸之每歲得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零石

懐遠爲柳州屬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爲諸猺所竊據隆慶末以大征古田懐遠知縣馬希武欲乘間築懐遠城召猺老加伸才論之伸才唯唯希武乃以撫牒移督府數守巡李文稹等行縣希武先誅芋爲廬然後次第建城郭衙舍倉獄且與椅黃大地

太平河裏諸猺約于築城時當以三十金擊牛酒爲犒及城亡過半諸猺請牛酒希武弗與諸猺以食言徼詬而去當是時諸猺常以易米至城下城下諸役夫詬之曰以汝等作賊故累我輿築築成必盡滅汝等而後愉快諸猺因疑畏有咋去意而希武政尚嚴急盡罷戍卒軍趨召隆起兵登城射騎馬走城上且葬鳴金鼓砲聲如雷諸猺愈自疑以爲役夫言不謬日語稍稍合希武行城上巡視巷頭廬見方嚮呼來戟而馳猺人有雛童來縣見希武不知避左右呼之曰走童勿走希武怒強縛而笞之童死諸猺譟而起

合編坡頭板江諸峒凡數百人皆露齒瞋目如猿猴然由北城踰入役夫走希武及經歷余晃典史陸錦等出禦敵皆中流矢邏司鄧元戰而死希武乃棄印潛遁隆慶六年總制殷正茂請勦遣總兵官李錫率將王世科統官兵會長安鎮賊乃約猺肉田寨蕉花諸猺治舳艫百艘大入石世傘頭諸村村人鏖戰于平琴洲官兵鼓行至板江與諸村約自東崖直搗懷遠會大雨雪不能進有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而猺賊皆至自貴筑及黃土紋岡伶洞據險而守所至羊腸鳥道不可卒度又道上多猺巢常自言阿猺但

守家襲當奈我何將正茂調加諸猺獨長末順鈎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巡撫於貴於潮於浙徵鈎刀手三千人鳥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會巡撫郭應聘布政司楊茂等先遣使招自果黃土皆棋大梅諸猺趣使歸降然後擊太平河裹四港牙寨橋黃大池長江港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源皆助猺爲虐而古田上朱僧長章狼要亦與其弟章狼金齊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援官軍乃分爲七道西面攻入諸猺以木石塞江灘磐官軍甚盛皆反距走遂攻木毀石大破之進攻丹

陽蕉花中岡田寨古立洛巢火燒合水諸巢斬酋長榮才富吳金山等賊棄旂走追至大根天彌二嶺破七岡四寨愿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羊斬王伯牛爺等奪獲風紀嶺寬諸寨及鵝頂榆木黑花帶皮印襲諸什物進破八寨斬榮田師等前後斬捕凡三千三百四十有奇俘獲男婦及牛馬什器無算事聞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裹太平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溪波浪塘塘屬武洛洞人猺岡七岡屬章單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巢屬上猺能郡鄧勇尾屬中猺能橋黃大池屬下猺能坡頭田寨

及板江河源大田蘆屬浪溪獞人河源蕉花屬背江獞人前是諸當事議兵防欲改萬石宜艮丹陽爲土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于末福加游擊衛坐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加余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并田金寶頂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過龍翠屏諸堡皆加兵爲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會城自古田變難後議改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等不欲曰我已有梧州之役何以重戍我因改鎮安及湖潤爲一年思恩及田州

江州上映下雷爲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戍桂
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爲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爲
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遂隆峒爲一年龍英及忠州爲
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
韋狠要亦獞也與鳳凰獞黄銀成有隙州僱殺常
安巡司欲窮治之狠要乃椎牛遍召永福陽朔碎江
諸獞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殺千戶章繼宗合右
江荔浦山獠諸獞稱亂令指揮徐民贈兵捕服道左
執狠要而諸獞大訌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乃檄
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參將王瑞

參政吳一介進勦斬廖金鑑廖金盞韋銀花韋狠花
等凡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女八十一人牛馬
四十五頭器械九十五給衞黃衣一襲當是時又有
韋朝義者
萬曆改元洛容知縣俞廷臣以歸養去任令上元夜
主簿湖漳行縣事單騎巡徼萬山中獞酋韋朝義統
托定洛斗古底上油諸獞夜半出掠遇漳欺其人寡
日此可禽也逐之追至城城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諸
獞鼓譟入竟殺漳奪縣印去是夜指揮朱昌航土巡
檢韋顯忠並提兵決戰斬賊三十一八禰將文斌獲

朝義單三官等已奪還縣印而終以殺漳故守巡莊
國楨沈子木李文纘上變命總兵李錫參將王瑞康
仁等進勦歷破古底上米大蟲天心塘托定洛斗上
油上艮里廟諸巢生獲單金鉢陣斬單金倒單銀郎
陶狠金陶狠讚等凡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獲二百
二十人牛五十五頭器械二百六十有二書籍五冊
關防一顆自殷正茂以下皆詔賜有等其後大屋諸
村殘獞黃朝貴黃金鼎復合融縣陽老柳城上油諸
酋單金磊等號萬餘人聲言欲入富祿鎭而王世科
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等事遂定始洛容在萬山中

城小逼北依山無雉堞縣官皆寓府城以爲治故知
縣佘涵請遷城于白龍嶠約費四千六百兩不果余
是謝漳往就治而遂及于難
岑溪潘積善者岑溪地勢左近羅旁負嵎三面自僭
號稱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及六山七山諸猺獞阻山
公行居民請進勦會大兵征羅旁不暇及總制凌雲
翼先以檄曉僭積善積善喜願歸田愉賦得比編戶
雲翼令知縣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貸
其死且以其子附學官受背嘗是時七山爲蒼藤信
地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衡北科爲六十三山咽喉懐

集爲貧縣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營營六百人合
得三千人人月食餉一錢二分推擇指揮使五人爲
將軍每季給傜糧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中且治大
峒鎮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
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堠二十有二開亦黎至馬嶺北
科平河諸路七十餘里鑿連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
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徭人歸降者四千二百
七十一人雜豫耕兵韋月等八百人給牛種月四錢
自四月至九月如是三年始計畝輸賦如例
北三會長韶公柄號劉馬賊善治猺弩傷行旅每一

出嘗百十爲羣會獄土吏黃勝不治萬曆六年公柄
名韋三層韋三丈等以二千人出令鳳山龜鷺塘與
河塘韋朱武傍江結壘方是時羲寧有韋總管韋千
里之猺永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猺末福有廖勝朗
良快之猺犂相呼應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道
路不通命昕呟寨監公游挑土吏黃如金奪其土司
如金以狀告巡撫吳文華檄分守吳善分巡陳俊徵
永順白山兵及狼兵馳大若上下橫山昕呟諸巢大
勦之諸猺請還所戰地及被鹵生口願輸賦爲良民
而後官兵及狼兵稍鄰蒯此亦僻有敢亂者

右江十寨爲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
者龍吟昕呟隆慶中總制殷正茂擊破古田即以撤
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
慶藍公咎羅公印黃公遨等詣軍門上謁自言十寨
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而居者亡慮二千一百二十
餘家而右江兵備鄭一龍參將王世科賓州知府吳
梟訓十寨既請爲民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凡二
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五錢當徵銀一百
八兩三錢五分宅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
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

思吉周安落紅古卯龍吟立一州爲向武黃九疇羅
墨古鉢古憑都者昕呟立一州屬那馬黃賜皆爲土
知州已移思恩守備于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
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每長官各提兵千人以琴
水橋荒田南丹衛屯田賦糧作兵餉不足則取三里
魚峰巷賢傑兵餉二百五十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
約戶每加三錢伍分歲以爲常復名三里十冬三潮
峒老印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
然後建社學請以義勇蕭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騰
爲百夫長姑與冠帶俟三年稱職爲真而兵備霍與

瑕又以爲八寨故不甚廣當陞爲州而使黃賜提兵六百人守之龍哈咘吱則立土巡司而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典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咘吱卽以守備移鳳化城黃村仰與黃賜並得調度二邏使其後總制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賜爲長官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食二寨如約居久之十寨復聚黨萬餘據人田産白晝入都市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殺官戕民六七年間盡失樊公懸賞時所約於是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統兵盡勦諸寨斬首捕鹵凡

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上乃陞賞并論諸土吏功復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鴻充爲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戍之至三里舊屬上林之循業典撫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屬龍哈咘吱其下增建二堡請自楊渡水爲界盡作墾屯給南丹衛通道廢遂賓州使思恩三里聯絡不絕而于是右江十寨皆安戢輸賦如故

蕭山毛奇齡 字僧彌 又字于 稿

宗世昌伯屏 姜公銓山啟 較

蠻司合誌 卷十五

兩廣四

韋王朋者馬平獞也初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王朋視參兵如仇讎常率東歐大峯諸酋要挾營堡分守彭應時兵備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千總會縣官度田王朋復無忌反爲阻撓甚至白晝劫村落官軍相顧不敢捕于是總兵王

尚文請于制撫劉堯誨郭應聘統兵攻勦大斬獲盡俘其男女牛馬器械而後返初馬平獞常請鄉大夫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閈而鄉大夫亦親入寨峒交錢財謀和貴息出入縣庭以致生變至是兵尚靑粲蘿龍請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加譏察所與獞通而因而致富者仰以其財産沒官詔可之大峒三寨女土官所臨無子自以土官娶寨女老卜沙爲婦將嚩印與老卜沙有年矣前此洲客尚邦功與客三寨與老卜沙通愛之許娶爲婦嘗爲詩曰作客留中寨尋春到北沙穠花和露吐思絲洞田花時

右江郎火岑爵過三彖
從也至是尚邪功入廣
三彖土官角鹽所娶大
公然婦人也于是釋角
啟六年角鹽死僨大峒
張縣四巡檢皆就裁焉
高江諸猺皆出自大小
三妹平峒諸猺與假羊
皆亡抵其間隆慶中常
明犯邊邊吏執殺之亡
燒大結堡明年僞大北
小董灘諸猺劫略之無
轉犯小結灘奪商鹽會
擁衆走猶兒堡潛伏西
尸劉卿及廣運堡哨兵
溺死於是將平守備陳
兩江兵備使葉朝陽郭
賊標兵二百人馳高江
岑璉諸土吏兵合剿斬
如岡先是把總陳賢往

總兵戚繼光呼良朋徵兩廣官兵及羅定東西山酒城郭康諸土兵分為五道命參將鄧應麟等擊金鵝松栢坳七諸寨斬秀珠章胡道等進破深坳佛婆麗坳白蓮黃沙龍岩大灣磨刀伞岃諸寨斬區世奇韋亞養歐福正等遂徙斗馬器械無算餘賊悉奔青水尾鐵帽古婺大山飯甑坳諸寨復進破之斬鄧仕綠逕進等于是銅鑊牛欄丁口約四百人俱踵懷集縣庭中巾頭願為撫民從之上乃爵賞諸有功而安輯諸寨時叛賊李月庄久匿羊橋峒不出至是峒老亦縛獻軍門梟示無敢抗者

恩明土官黃武崇于國初歸命給府州印各一以長子黃忽都為恩明知府次子黃均授為恩明知州忽都數傳至承祖均投數傳至泰則兄弟也泰有七子長子恩詔次子恩錫先後死遂以三子恩隆行州事而奪兄恩詔妻趙為正妻次兄恩錫妻黃為次妻黃同姓實承祖姊也趙生三子長洪極次洪宸次洪閎黃生二子長洪延次洪聖時州印貯太平府庫萬曆八年始以從征功給印予冠帶弟恩隆繼黃甚慮他日洪極嗣印當予洪極因謀之承祖預嘗洪延當承襲下領印參內而復以承祖曾侵其田土如黎能白鵰苗遂那橫那姚諸村索湧還不得與兵與承祖仇殺遂大悔謂承祖實憾我他日豈肯為我予孫計久遠合瑀瑧大書遺命取族自恩祐黃兒及州民眾結悉付印參與洪極而恩隆遂死既而承祖謀釋憾洪極與兵入州仍索還向所奪村寨且以立洪延為名與洪極搆戰洪極勢不敵請于都御史吳善御史黃鍾願還他官行州事而以指揮楊桂芳往鎮其地亡何洪延得暴疾承祖視以醫其母黃及姆金邀的臺親來藥餌竟不起承祖與黃揚言洪極酖弟洪延死不法當奪襲與弟洪聖提府兵來州以黃受周佛為

左驗執洪極及弟洪宸索州印會楊指揮至洪極託言印在指揮所承祖叱農二倪指揮衣裸之實無印于是鎖土吏鄧鎖于柱鞭之百使供所在而以次裸洪極妻許洪宸妻趙乃得印許衣間奪予洪聖去釋弓絃勒殺洪極弁殺弟洪宸洪閎及母趙以板盛洪極與母屍而縛洪宸洪閎屍以茂燒灰擲江中洪聖挾印擁大森陽陽為知州論功賞土兵鄉寧農二等為哨頭而罰恩祐黃兒金遂紮洪極妻許洪宸妻趙于獄察二氏有身以鋃鐺繫兩手高懸之欲因而墮乘其腹時南寧太平移左江兵備請于都御史吳善

下兵備統兵逮捕洪聖奪印封府庫令許生一子名
黃世延許之匄家弁訴于都御史都御史救釋許弁
世延使外家領去而逮洪聖赴太平府對簿時龍州
江州龍英太平全茗恩城諸州及下當上映諸土嗣
皆發兵爲右驗乃坐洪聖死而以印封太平府庫令
世延襲職其母許代爲官且令太平諸生黃恩承土
目鄭鎮輔之俟世延長給印當是時南太二府議請
以州改隸他府而黃冕等以本州賦稅故愉南寧隸
南寧府便及事聞廷議謂思明去南寧四百餘里去
太平百里當屬近者于是斬洪聖思明市褫黃承祖
冠帶而以思明隸太平如初

黎福莊者不樂上四屯酋長也其地近樊屯通廣東
大羅山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召諸猺大略富
川弁橋及鍾川石寨巳又略霞江龍眼寨萬曆二年
遂與猺人韋六哥等大德鄧崇廖屋村因岡石面山
執陳眾人索金錢贖還令富川割二五圖賀縣割昭
賢鄉延昭平縣福莊伺隙約下四屯酋長居淋湘韋
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千人直走賀縣桂嶺巡使李
延輝提兵邀擊賊少却走大桐江而是時白冒與五
指嵓險阻可守在正德嘉靖間常征討弗克以故酋

長盤福成專爲保姦而福非依之且令昭平諸民屯
小倫擧牛酒揚兵突犯府江令指揮何倫壹行縣搩
言慶用州出不意襲執福非于廢選俘後與致軍門
乃遣使持檄招示天龍有如捕拏方相韋六哥來獻
得除罪弗治天龍不受命且結盟上龍村糾樊屯諸
徭抗戰將都御史吳文華收徵向武常安福祿土兵
參遊江民兵屬守巡陳應春沈子木等統指揮進剿
破其洛容荊峒北賽諸巢而後環白冒五指斬獲甚
夥獨天龍轉戰不已終遁去追捕無有越六年平樂
通判朱應辰議請立土司于賀縣里松八峒而以把

總黎邦佰往臨之且立堡于江華隘口設兵五千人
以鎮其地詔可于是天龍竄匆閩而其時有黃邦綠
者

黃邦綠鬱林酋長也其巢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
屯自上代爲邊疆患成化中酋蠻破其巢至萬曆初
生齒日繁背與北海酋長黃章第椎牛與諸猺約合
五六百人並馳水頭水綿大坡羅克金質樟木諸村
南略人民畜產縱兵焚廬舍去乃復招集城壘諸山
反狼而竄之博白沙川之間大入寇與萊諸縣兵巡
王原相告于總制劉堯誨徵七山六雲北科連城指

揮李汝賢等提督兵及戍嶺土兵五屯旗軍先後殺
至邢緣見言兵盛自度勿能敵皆遁匿故集于是也
兵典粟橫州烏蠻郡萊橫石磯索蟧林道上先後斬
梁善寶黃四單全諸寇然後分軍塞諸隘以計禽邢
緣等雜破木頭城臨不磁排表紫峒銅鑼諸巢而諸
賊盡平

羅旁諸猺者盤瓠裔也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周
一千五百里多林木巖洞自昔實獠猺生長其中出
入跳躍閒亦自逃所歸往但以峒姓爲別號峒猺偶
遇征代輒走他旁寨附匿且多兼名如孔子成曰孔

紹太釐力王曰釐公定釐勝龍曰鄧勝龍萊冊陶匿
亦莫得別識又四方亡抵于巢者號浪賊爲猺耳且
峒長鳳三舍陳地平盤大面倡亂殺人奪旁近田宅
殷正茂爲總督議討之弇遷去不果繼以郭守乾進
兵行至隘口逡巡不敢入乃遣使撫諭猺浪多就撫
者因名降猺曰良猺浪賊曰撫民然旋撫旋叛官軍
將入其藤蠟蜜漆砂椒之利爭相掩匿居民受害者
訴下跡捕不可得及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四年總
制凌雲翼赴官度此爲非用閒不可乃以便宜擇衛
所官十人來做以往約令願降者皆詣招撫使自占

姓名書于册招撫使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始集衆
將議皆曰猺峒荒昧難用兵且兵力不敵時一老卒
請言事進曰猺所畏惟狼兵徒以調至不給貲使自
搶略故無功若先賞而鼓其勇猺不足平也從之詔
于朝乃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土兵凡十五
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也副使李材涖之張元勳總
兵是將東山則有富祿之險恐子之險羅石之險欖
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瀉口之險西山則有都
門之險古蒿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十道
偏將朱珏軍羅旁劉天慶軍瀧水陳璘軍信宜王瑞

軍岑溪楊瑞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中化軍德慶黃
允中軍伏峒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黍政沈子
木道可懷周活等兼監軍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
賞銀一兩皆大喜赴鬪盡力自四年十月至明年三
月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
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被
鹵者萬有餘人提閒先是瀧水縣斗絕在東西山之
中孤懸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賊守瞭望之用至是
陞爲羅定州設神電衛且于東安峒設東安縣西山
大峒設西寧縣東安南六十里日南鄉又西南一百

里曰富豪西寧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
里曰函口設一守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徼攸嶺
西巡道爲兵道駐紮定州嵩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勛
右都督告廟宜提至七年東山復賊誘撫務興西山
岑溪及六十三山七山諸峒賊及逃卒亡慮千餘人
犯忠慮烽心大參諸營殺哨官張文明丁天祿等既
又犯封門所僉事侯應璧引把總五科擊破之斬首
捕鹵二十三級於是御史龔懋賢以其狀請及明年
巡撫使使者齎浙印至州州遣典史梁有達遣送舊
印行至道洲賊邀殺典史奪其印去故事自南江至

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以晉康
巡檢使巡徼江上皆以辰時發舟至是失事自守將
以下至巡檢使均坐劾參將陳璘請戴罪立效乃與
朱文達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首三百六十六級鹵
獲器仗二百五十有二爲還州印此皆紅豆鐵場餘
黨亦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西寧
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忽走江上奪舟遁去蒼梧
將佼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也行至清遠
所過鹵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至十
一年東山進武安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八充

役且令各出金錢以施時正月積雨役者多怨適後
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由南山至拉博水東
門飲醉略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鰲誚責之營兵執鰲
抉幾死遂反東安知縣陳公大從城頭撫諭不聽璘
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及其黨百人餘逃入賊寨科
令撫猺及守備歐洋所部敗兵並竄廣西劫陸川北
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梅淳誣劾璘虛冒
軍倫激變力辨得白乃復擊餘賊斬二百餘級時總
兵戚繼光方至亦在軍
蜑戶在雷廉間淼珠爲生其酋長不一有蘇觀陞周

才雄爲二酋其先皆安南夷嘗欵石城寨願爲臣僕
因得充蛋戶阻烏兎多涃爲險招致大賈使禁池盜
珠禁池兵衛故甚設蛋自度不敵乃陰集四方亡命
出劫前此酋長羅淡卿阻中路港諸偷襲殺之於是
他酋曾國賓以二十艘入海康烏昬收元犯北海明
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永安還入
太廉所既而悔禍肉袒請歸命其七年作爲珠商所
廹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
兵備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觀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
合浦犯乾體村殺蛋民林三焚殺男婦六人其後又

犯安南永安州官兵逐之急仍遁竄烏兎烏兎北枕
高山背濱大海可爲窟穴乃採大木十圍以上者建
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塹壘聯校木柵開東西二大門
面封之獨啓南一門面海通出入誠門者勿輕啓凡
啓必張旂志鳴金鼓紛吹閉亦如之夜用邏卒數十
人銜枚擊刁斗道上至日出乃巳巳乃椎牛饗諸賊
治艦艦二十艘出海九年犯斷州當是時斷州去永
安所近有百戶張祥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涯哨
皆援於撥田出戰祥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于擊劍
橫行諸蛋中諸蛋中當之輒創痛僻張寧赴水死勿

受創以故劍所及祗斬九級生獲林細武等八人而
餘死于水自是之後蛋人自以爲勿及也無何蛋屯
亦募善擊劍者出指治治久易蛋不爲意蛋倫李圖
治治及兵士王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
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吳三等數級
觀陽陽陽令彷人擊鼓還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
邦造吳得賢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鍾
及分巡徐時可薛夢雷請于總制劉堯誨遣樓船軍
以二十七艘爲西哨把總李如桂統之以二十一艘
爲東哨指揮文濟武統之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

不支聞大兵至夜半從攬樹港逃之井村官兵追之
生獲蘇觀做陳鷹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協
等二十一人及再追生得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
人保姦王廷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
多湛溺死者無算而前後斬捕不下四五百人諸蛋
狼狽有林允厚者倡曰與我散蛋死易若聚蛋詣軍
門唯將軍命之之或尚有臘蛋哉衆曰諾獨曾長陳
泉不從諸蛋乃縛泉及蘇三等獻將軍將軍赦之而
周才雄者別爲石城將所獲衆皆定其後梁本豪復
亂

梁本豪者亦廣海蛋會也先是海賊曾一本稱雄海
上豪與馬國政陳世元誘一本入城一本死豪黨守
海曲賊黨漸集乃有梁本明馬本高石志和布尚幽
諸會合千餘人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
水戰所制艇務或八槍或十槍不用榜人諸蛋自操
濯乘風濤波濤中倏若閃電一息有緩急輒走入水
水不能爲災俗號人獺其族女子勇倍丁男男少時
脖力及過于壯者以覘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
捕即百不得一弟捕急則山中編氓爲僱姦者往往
藏諸倫于家深閩之官軍在門門中無老少男女眥

出視堅稱此門中無盜不稍闕口前此海賊誘倭奴入寇頗得利本豪既東結倭奴乃復往西番交歡林道乾約寇會城總制吳瑞御史羅應鶴與布政李江按察道可懷等計議謂本豪曾殺千戸濮瑛與史林燦鹵執通判駱秉韶等情罪重大且復與倭奴林曾相依爲奸此不可宥請復廣州標兵治戰艦進討初漁人楊正在艮沙港見倭操舟人不滿八十既而漸衆則皆游上人無賴往附之者故海上俗慣造烏槽橫江船因緣爲利頃以徵稅尚報罷海上人無以爲資皆闌入倭舟總制乃移總兵黃應甲令先逐倭舟

倭舟沉溺不敢前時諸蛋方劫畧沙頭鄧氏執其男婦索贖金指揮徐瑞陽住老萬備倭把總張容正往虎門參將楊爲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艇分道並出鏖戰沉賊船八十餘生俘本豪等一千二百餘人俘獲三百餘人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撫者無算凡倭番土人之在蛋者皆殲之然後奏捷告廟論功賞如例

馬人拔馬而生猶梨狐之拔犬生也其族痳嫪偉人道如馬然入啟中有馬都子者願輸賦與日本貿易綱截日本女二人還衆聚族謀浮之二人不勝死而棄諸海日本佑遼倚州鬬其事于國國遣兵鬻戈船一隻向都子問罪都子懼將泥民歐球通洋去留舟妻女姆在衆都子出求妻女於姆令四人償貨之適球客日本見妻女大恨向日本乞贖而身借日本兵百人殺都子衆殆盡海防守備闞于撫撫不問一云馬人即淡伏波將軍馬援之卒逃海傍者歲久成爲族因馬姓以食蜃蜒水瀰際故夠豈下微而無毫毛棺平以捕蜑爲業韓愈詩有云龍戸馬人是也龍戸即蛋人一名崑崙奴以舟爲家能入水三日舟人以

繩繫其腰繩動則緣繩起或爲蛟龍所害則有血一縷浮水上曰蛋死矣顧其族分三種能入水攻魚者曰魚蛋取蠔者曰蠔蛋入山取材者曰木蛋木蛋不入水但編蓬水際居之近崖州

黎岐瓊州島上蠻也相傳有女嬴居感南風生蠻故其地有黎母山而即以黎名其又名岐則諸蠻有折居五指山者五指者岐也雖名雖有二而總爲一黎其歲時輸課縣官者爲熟黎否爲生黎皆環山起巢衆而生黎居內熟黎居外其山在瓊萬儋崖之中高峻出霧靄中久晴游氛消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

中然山水分流而下惟熟黎分隸諸州縣耕作其地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然至于山顛雖生黎亦不能至也黎性獷悍兒能引弓習矢少長則射麋市皮于漢取利其力田不耕以牛踏土而藝以木爨出入弓矢不釋手雖燕飲亦然漸見漢火器則遁走不及頓自剄主以下咸悉棄爲屋有如爲欄宿者乘馬鳴鑼鈴則否男結髮服飾以毛羽女子皆跣足獨刺面爲花文耳綴銀鐶一箇年將笄置酒會鄰峒春時鞦韆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答名曰作好設有相觸成婚者父母勿禁但以牛馬

之多寡爲婚禮厚薄顧勤女紅得漢綵帛折色綵線和吉貝而織之爲花所稱黎錦黎單是也其地產沉求黎初不識廣商闌出財物公請爲貿名曰香仔然黎之爲亂則實廣商多導之在唐爲瓊管之地宋紹定以後黎人王氏往爲寇屢起屢滅元至元間將雅朱斌捕得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有七峒六百刻石五指黎存而遁高皇帝平廣東獨深峒生黎不至海南諸將軍並稱兵討之爲言于上令然終不可羈縻也永樂中大學生潘隆請往招黎上賜隆視知縣秩使往諭之亡何黎人陳忠等果如隆指請朝見後成

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稱亂指揮使王瑛發兵破之既而落窰峒符那推又亂副使塗棐又發兵彼之至弘治時動符南蛇黎議劉信獨敗績幸伏羌將軍毛銳率漢達狼士兵十萬出儋州賊大潰斬殺幾盡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復倡亂千戶執州判知縣殺丞史莫致誰何萬曆十四年長田峒出掠兵備使執而戮之會革子坡諸黎專報復召衆來寇戰于長沙營于是兵備使提兵出白兔嶺同知董志毅提兵出萬州訓導林立提兵出南陵共斬首百餘級黃村田尾諸峒皆匍匐請降乃已初黎習馳射發三十步內偶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其大言如此因自稱阿弓神弓至是民諺曰弛神弓來歸降

蠻司合志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紀明代土司始末凡湖廣一卷貴州二卷四川四卷雲南四卷兩廣四卷亦其修史所餘之稿也

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

〔清〕姜宸英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提要

清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譔

岷江會眾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鄂渚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黃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徽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眾流泄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橫故小則漁徒鹽戶出沒藏奸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挾風濤而負固者不

可誰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于應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汛下至南直圌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餘里以時分班操練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督岸上互爲策應而兩御史巡閱之于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巡司保任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柵相望櫛比而縝密矣

本朝定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裁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并轄之于總督都御

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于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爲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善識時勢者哉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刱業之大勢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分勢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爲居重以上流爲控扼以全蜀爲根抵蓋由京口而至秣陵是爲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爲荊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荊湖者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

之宜請于淮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其說偉矣南唐罷湖淮把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溫亟戰于淮上溫不敢渡江而楊氏遂能以淮安一隅與中原抗此則淮江相爲唇齒之效也晉羊祜據襄陽險要開建五城給吳人羅守石城杜預以收江南之捷晉陶侃取襄陽命桓宣守之而趙人不敢越漢沔以取荊此則襄陽與荊湖相與唇齒之效也然而根抵尤在于蜀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晉之滅吳隋之平陳元之甃宋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獨典午南渡未嘗得蜀而得晏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符堅既克漢中復平蜀密令人預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于是蜀漢爲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使其不輕身先進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有幸哉故蜀固而後襄漢得爲荊湖之藩蔽荊湖守而後兩淮得爲金陵之門戶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荊南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吳也

所出之道六涂中 江西 武昌 夏口 江陵 益州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六合 襄陽 永安 江陵 蘄春 廬江 廣陵 南海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淮南 襄陽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日決勝于吳楚之閒其始由和州渡采石取集慶尋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旣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爭于境內乃溯流直上而西殪之于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刱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于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持籌長筭

之士無所得騁其閉其視長江衣帶固漁人舟子之所以泳游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吳紀涉之對魏主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彊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爲數處者不過西陵荊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國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大于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閒劉齊之寇泝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者三如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

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團風鎭飛渡武昌陷省會全楚魚爛同時羣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經焚掠烽火照于江南然皆秦豫來也如是病有所從起患有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乎而況即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支港傍溪曲徑觸處成險雖節節分營而于各營之中又自有其護風寒者其規模既廣其布置宜密故善爲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邇聲息眞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而不致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

隅偏安者苦于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之大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拔之患者非萬世一時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

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將軍都統以下星列棊布于荊州江甯京口諸重鎭奇兵遊兵巡江諸營或守禦非常或往來探哨千里之遙應若呼吸隔江南北若運指臂以故比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暨九眞日南珠璣孔翠異香文犀翡翠寶蠙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于枕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荊楚之秔稻連檣接艫輸于天府

散給吳越者若取諸左腋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芟薙萌芽堙塞罅漏圖大于其細制近于其遠吾之法一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其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之也明矣臣謹按明制江防與唐宋經略微有不同者嘉靖以後懲于倭患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者也江自京口金焦起下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戶外泛于廖角觜營前沙南北相對則爲入江第二重門戶也江南以及通泰之呂四場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凡以防江卽以防海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而我

皇上矧今海氛既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于門戶之守者明主之意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明操江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吳時來作江防考王篆繼緝之

本朝順治間操江臣李日芃具有成書皆略載當時現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證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

本朝設官各汛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于大江源委亦詳著于篇

海防總論

清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譔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汔于無垠唯是東南縮波而州者千餘里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烟時擾吳越閩至不得安枕而寢

皇帝御宇之十八載神謀潛運削平反側從疆吏請以次用兵于臺灣樓船直指繫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略定其地

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職之易鱗介

爲衣裳于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厦門間尋奪臺灣居之遊船入犯飄忽南北軍吏苦于奔命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鎭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樁連歲遣官巡閩邊海諸郡縣八年有

詔稍展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承閩叛藩居漳泉

王師收闕寇遁疆臣再修邊備而海壇金廈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內計可萬全無虞

詔許之關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各省開界得

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諸要地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都

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福建廣東

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督撫巡視遂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兵戍疏上

報可自是沿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堡關隘皆改設于外略如明初之制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于四省徧于占城暹羅眞臘滿剌加浡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仍設榷關四于廣東澳門福建漳州府浙江甯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莅之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諸番緩耳雕脚之倫貫領橫裙之衆莫不累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環寶可效之珍畢致闕下輸積于內府于是

恩貸之詔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忻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然而帆檣接于內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于外國則狡黠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不警戒而後稍弛防患輒中之宜

皇上之惓惓南顧慮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甯各州縣洪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侯吳楨爲總兵都督僉事俞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建漳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綦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于家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縈迴二十里設九衛道五

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
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六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
練民兵十餘萬戍並海衛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暠
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
吳傑練兵海上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處
屬逋逃蜑戶爲兵增設依山碙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
于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
役故閩廣江浙一切海上阸隘城堡傑德興和所建設
爲多蓋是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

淮安三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
祖深憂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于衛衛轄于都司而
總隸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
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軍凡五
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糧屯
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征其什之一軍屯錯列分墩
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望而並海
以南道近倭故其戰府備尤密云廣東瀕海之府八其
六府分爲三路東路惠潮按壤閩疆商舶通番所必經

也左㧞惠潮右連高雷廉而爲中路者廣州倭寇衝突
莫甚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
西物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以三路爲扼要福建設
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福
州曰小埕福甯州烽火門皆控制于海中浙江立沈家
門水寨兩浙衛所戰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至
馬蹟洋山而歸重于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
有海塘而無海口其要在陸金山衛爲之衝蘇州之沿
海多港口者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爲賊所必經也故

兩處皆設重兵鎮之至狼福山與圌山三江相呼應又
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戶江北之戰水陸並用登萊三營
連絡曰登州曰文登曰卽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
遼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棊布足嚴守望此其
大凡也自成宏後迄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邊
備廢弛衛所屯田并兼豪右軍戶亡耗不復勾補水寨
移于海港墩堡棄爲荊榛哨船毀壞不修而奸民逸囚
漁人蜑戶咸伺隙思釁勾引山城失職之貢使嘯聚稱
王騷然蠢動一旦鋒突四起武夫喪氣抱首鼠竄賊無

亡矢折刃衄衄蹂躪徧于江南城野蕭然白骨塡路矣然後謀臣猛將分道出鎮增兵設屯人人扼擥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中國始得安息此淩失祖制之故也善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國初每衞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墩可泊後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及劉家河夫乍浦灘塗淺闊無所避風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海防

要地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鼎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每于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內地可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淸水馬蹟蒲嶼丁與長途衢山楊山普陀馬墓等嶼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于浙江共設樓船蒼船數百隻分伏

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遏之于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棲經月必有颶風撓崖覆嶕廉厲倖剡戟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蛟龍驚砲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風雨大作飄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棲宿始至必泊陳錢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驛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覘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

地不避寇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賊入寇之路蔽吳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衞者以此而洗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于春汛時用兵備數員暫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而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使譚綸甚善其說而謂陳錢馬蹟者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

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于聲援三也將士利于無人掩功諱敗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于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守謹置汛于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蕭條無居人得採捕小民嚮導以來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禦洋之法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則藩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而當時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甯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于淮揚獨山東竟未嘗被兵何也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躪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衆不多兵力散渙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寇來獲少所失

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壞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煩苦民力大竭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朝創業徵都指揮千百戶之兵而概統于將軍提督總鎮分領于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浪之賊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致大困者兵力之出于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于古三代以前尚矣秦命南海尉任囂築瀧口漢陽嘉中亦詔緣海縣屯屯兵盜賊至晉咸和間趙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葛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今常熟縣地尋寇婁縣武進郗鑒擊卻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入會稽上虞終于廣州始興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時謝炎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龕山而東至闞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潯陽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

越之閒史記恩會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遜出爲民害然則海防之亟于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概見考宋時嘗于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詳矣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會哨海界及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然後備列今制別爲篇如左嗚呼強弱因乎時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遠略來則撫之貳則絕之選將練兵修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後人反是卒以召亂

今皇上端拱於穆清之上聞昧幽阻罔弗燿以光明以故天威所震陸讋水慄猶數諭邊吏慎固封守毋敢邀功生事疆埸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
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覩所經略若纖悉過計一旦有事舉而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測量而以遺萬世子孫之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所撰次依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徧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自爲一卷共沿海山沙寇船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

2072336

7121·5
16a

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己卯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爲正考官修撰李蟠所累逮問蟠遣戍宸英卒於獄是二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各冠總論於前而條繫其形勢之畧於後題曰附錄案江防論末稱依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衛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所經各省郡縣自爲一卷與論後所附錄全不相應又稱其沿海山河寇艅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今亦無圖知曹溶刪節其文非宸英之原帙也

ZW 21101000514096

史 227—712